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冊目次

春卿遺稿一卷 （宋）蔣堂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武溪集二十一卷 （宋）余靖撰 明成化九年蘇韡等刻本 〇一一

安陽集五十卷 （宋）韓琦撰 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 一六八

徂徠石先生全集二十卷 （宋）石介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四六五

春卿遺稿一卷

（宋）蔣堂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春卿遺稿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蔣堂撰。堂字希魯，宜興人。大中祥符五年擢進士第。仁宗朝歷官左諫議大夫，知蘇州，改給事中，仍知州事。後以禮部侍郎致仕，因家於蘇。事蹟具宋史本傳。案胡宿文恭集有堂神道碑，稱堂以皇祐六年卒，贈吏部侍郎。此集題曰春卿，仍舉其致仕之官，殊未詳也。碑稱其有高情，富清藻，多所綜述，尤邃於詩。其辭所得，往往清絕，善作尺牘，世致觀詣，得人得之，藏為名筆。及退居林下，神機自若。雖飲食寢處，未嘗忘詩，亦天性然。有文集二十卷。本傳亦稱其好學，工文詞，尤嗜作詩，與碑文合。所載文集卷數亦同。然原集今不傳。此本乃明天啟中堂二十一世孫鏡援拾佚篇而成，凡賦六篇，詩五十七篇，記一篇，不及原集十分之一。其間惟詩獨多。則碑所云尤邃於詩者信也。其詩雖興象不深，而平正通達，無雕鎪纖瑣之習。此宋遺集流傳日少，錄之亦可備一家焉。

[illegible]卿遺稿敘

[illegible]卿公弱冠成進士才名籍甚公卿間王魏公揚文公亟愛重之公以春官侍郎再守姑蘇有吳門集二十卷歲久逸不傳鑛修世譜博稽往牒自漢守至今載在史官者無慮數十[illegible]散見各編志裒集之公文載郡乘暨故家遺麓中僅廿餘篇而已公先後守姑蘇數年自常刺史由司馬後文章政事風流蘊藉輝映千載唯公一人至於勛勤中外偉議照績勤仕太常公始自義興遷吳城七葉簪纓甲子江左宗季式微渴處遷粤含華隱耀名漫逸

望祖蘊陰追於成弘間科名繼起泝厥源本實公感遊茲編帙雖尠為賦為詩為記三體具備取材超遠托寄深邃萬世瑾瑋居然不朽讀其文想見其人庶幾函牛之一鼎矣求多乎哉既以壽諸梓因述其崖略假於編末

天啓元年閏二月下浣二十世孫鑛書於蒼梧署中

春卿遺稿目錄

北池賦
謝李兵部詩二首
隱園詩
溪館二首
南湖臺三首
和梅摯北池十詠
詠金竹
吳淞江三首 附和
絶句
吳江橋
尭峯新井歌
再題半峯亭
題山亭
過舊墟讀蔣冽大宗碑
虎丘山
再熟稻
泰伯廟
題月禪師方丈
秀野亭
蘇州府重脩重大廳記
附
本傳
跋

目錄刪去不寫

一頁

宋蔣堂

宋禮部侍郎蔣堂著

裔孫　鑛　校梓

北池賦 并序

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館涼即其地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誇其景自韋白後僅三百年鮮無歌咏者余景祐丁丑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常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安道為邑崑山亦留風什傳刻於石故事在焉

去此涉一紀余復佩蘇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

澤國秀壤句吳故城其野齋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碧曉漲迴光晝渟接瑯津之餘派分銀潢之一泓危橋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目清如構蜃乃飛蓋之所集露芳塵之不凝主人一去余去此十二年春草羅生賦詠幾廢嵗寄來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與景會神將喜并是時霽色跌淨群動紛盈魚在藻以性遂龜遊蓮而體輕禽巢枝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之篆蠹黽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羣嬉不觸不驚菡萏成列若將若迎崖產并柯之木波孕紫莖之萍灘露沙而金紫坦疊鮮以衣青新蒲鍔鍔挺水心之劍篠竹盤盤矗羽林之兵別有島檜高聳枝幹相撐水石結操冰霜厲英若古君子與世寡偶而獨立特行吁可異也噫景之勝者可稱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者已吾方岸野幘踞風亭觴賓友奏竽笙或獨喬靜釣或扁舟醉乘惟蔗有漿用以析朝酲惟菊有花可以斟頹齡而況邅無留

事身若遺榮泯得喪乎意表育乎粹於心靈姑徜徉於池上亦何慮乎何營

謝李兵部詩

靈芝坊在杉瀆橋西侍其巷內皇祐五年為侍郎蔣堂立初名難老兵部員外郎李晉卿守郡之明年因所居產靈芝故名

黃菌誕丘園靈睨貴醴泉至和非我台美化百公堂
秀色鄰三逕幽光被一塵時髦秉筆者為我列群編

前題

使君有意飾门间雅為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
者從兹認得野人居

隱圃詩

隱圃在靈芝坊蔣樞密堂所居堂西守蘇謝
事因家馬自號遜翁圃中有水月菴烟雨亭
鳳皇亭香巖峯古井貪山等景自賦圃隱十
二詠

雅得菟裘地清宜隱者心綠葵才有甲青桂漸成陰
獨曳山屐往無勞車駕尋湛然常靜雲水月一菴深

溪館二首

宅南溪上結宇千餘楹名溪館又築南湖臺
於水中亦皆有詩皇祐中於溪館知州李仲
偃集府僚賦詩為壽因立靈芝坊胡宿撰溪
館記

年来納組去林下得身還泚泚清流處童童碧樹間
淵魚樂且靜遊鶴壽而閑祖有淮安趣誰同賦小山

其二

野意本自遂兹溪稱獨醒雲蘿環靜室水石照睐櫺

簇竹編書古紉蘭作佩馨王通昔不遇時亦坐汾亭

南湖臺三首 有序在前

危臺竹樹間湖水伴深閒清淺採香徑方圓明月灣
放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自喜歸林早全勝荷老還

其二

峣榭水中央兹為隱遯鄉小園香靄靄一派曉泱泱
烟草碧彌岸霜桃紅壓墻鷗夷倘在此未必入滄浪

其三

水次揭危亭烟堤四面平栽蘆延宿鷺種柳待啼鶯

雲霽清流漲風来夜艇横輕肥莫臨顧我考彌逢迎

和梅摯北池十詠

池上有虛閣暈簷迅若翔百壺多盛集四座仰惟良
辭印文綦綠蓮依桂楫香何由陪嘯咏教祇納激涼

其二

池上有奇檜青青歲紀深舊枝攢茂植時亦欠清吟
夕月漏孤影秋霜滋勁心今方遇真賞風竹播瑤音

其三

池上有孤島影搖波底天蓬壺欣髣髴仙客得留連

岸草襯舟數灘蘆隈西船羨君休澣日寄傲一尊前

其四

池上有修竹遥聞手自栽我因風韵響時感年謨来
杉檡任梅脫乱根遇石回嬋娟緑陰下小閣為誰開

其五

池上有垂柳烟籠渭〻枝芳根逢茂育老翠勝平時
體弱因風舞詞清入邃吹金城久不到遥想嘆羈離

其六

池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惜頻翦杉蝶浔幽棲

醉卉誰同捧香牋手自題還思清賞處野步岍東西

其七

池上有時釣閒忌侍從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閒無人
藻映鮒魚尾風搖獨繭倫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蓁

其八

池上有時宴笙簧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
席容詠持辦女娼歌来姿醉来忌萬事風靜水波澄

其九

池上有雛鵝来浸淮水壖舊巢離海樹清唳入吳天
骨峭翅霜月翎疎刷野泉使君宜浔伴仙格木千年

其十

池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軾慣且免兕罝驚
遥草賦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靈囿可使遂滋生

詠金竹

百鎰先寒一徑深潛鎚造化鑄成林貪夫或有凭闌
者不見修篁但見金

吳淞江

江人見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

去一罇白酒扣舷歌沙邊歷〻辨雲樹島外濺〻弄
月波興盡歸来還更喜舞鷗相送入烟蘿

其二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縱橫睽遠汀濤面白煙昏落
月嶺頭殘燒混疎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
鱉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来隨爾帶笭箵

其三

月晃長江上下同畵橋橫截冷光中雲頭艷〻開金
餅水面沉〻卧彩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

壺中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附和蔣希魯前題

春後銀魚霜下鱸遠人曾到合思吳欲圖江色不
上筆靜覓鳥聲深在蘆葦日未昏閒市散青天都
盡見山孤橋南水漲虹垂影清波光合太湖

絶句

歸來深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
丹心長戴在君親

吳江橋

春卿道龜

雁翅橋橫五湖北翬飛亭屹天江心魚龍淵藪風月
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堯峯新井歌并序

堯峯顯還禪師有道行居常遊吾門一日且曰
山中鑿石造井踰僅成既洌而甘大為叢林
之利願得紀述以久其傳因作歌云

白雲莽莽青山頭一穴四面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
涸枯鵰燥吻海衆嗟於時大士寶雲者顒指土脉智
慮周山靈所感道心與檀施率來工力鳩雲錬齊下
遠雷動石火內聲飛星稠百尺虛空廓地表鑿井求水出土
一尺即百尺虛空見內書 一泓清洌呀深幽人疑從天墮月窟藏
問何處移龍湫次則其被蹊珠勝競持應器嘗甘柔
飢狖連臂喜跳擲渴鳥引喙鳴鈎輈碧梵光中轆轤
曉銀牀側畔梧桐秋寶方金地互相映谷鮒坎蛙難
此留停覩江形水表帶下窺湖面罕浮漚何茲鑿飲
有功利一掬入口醒醐優熱者濯之昏鈍袪病者滌
之沈痼瘳而我時邀墨客去松澗遠挈都籃遊淨瓶
汲引試香荈雅具羅列無腥甌 甌茶任體偶醒 甌非器也 比之玉乳
本縣道高
不羞別 曲阿有玉乳泉 請彼錬丹多謗慳 俗傳天竺有錬丹泉而茶佳水記皆不載
今茲泉眼在魯塢所喜雲液隣莬裘 魯塢乃堯峯地子所居去之一舍
学翁既往之鑒者水記未載將予倩此山丹井永不
廢此歌其庶傳南州

再題半峯亭

何名半峯亭半峯路之半遊客趨層崖斗上多股戰
寶雲搆此軒接引心不倦所冀冠蓋來少休松石畔
雄視金仙居巍乎倚雲漢自此更攀緣須臾跡彼岸

題山亭

山亭深處枕清溪萬日回環畫翠微梅萼破香知臘
近柳梢含綠認春歸風前列嶂琴三疊雪後群山玉
四圍猶我此來盤礴久塵勞消洒頓忘機

過舊縣讀蔣渕大宗碑

天寶羊年中立此碑軒裳鱗次羨當時自從殲絕牛頭
夢力推家聲合在茲

禿丘山

林端生色美新晴樓閣依山若畫屏石坐最宜人選
勝劍池潛想地遺靈僧窓松竹冬猶茂寺路烟霞畫

亦冥自愧逾年假塵守一迴方得扣禪扃

再熟稻

隔日草青牛引犢往秋田熟稻生孫

泰伯廟

泰伯何為者不以身為身遜避天下位奔走自吳濱
隱德招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廉讓國合生廉讓人

題月禪師方丈

我到雲房是有緣坐移蓮刻聽禪詮江邊異日人應
記吏部曾來見太顛

秀野亭

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蕖綠篠媚滄浪下山居主無歸
意卻借吳儂作醉鄉

梅

玉骨絕纖塵前身清淨身無花能伯仲得雪愈精神
冷淡溪橋晚殷勤江路春寒郊瘦島外同氣更何人

梔子花 時六歲作

庭前梔子樹四畔有椏杈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

景祐丁丑創曲水亭寮屬同賦

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
綴不似當年有罰觥

又

危構跨淵淪清宜滌世紛飛湍逢石轉激玉隔山聞
影亂林花落山叢磵草熏茲為禊飲地何羨右將軍

嘉祐院 在台州

老被詩名繫此身思深山去避人羣寶臺千尺隔江
見清磬一聲歸路聞巖上開扉燈照月菴前掃地雪
和雲終焉此是清涼處淨住無慚相國文 宋參政庠

蘇州府重修大廳記

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設修事舉府至精明完葺之初見梁間有題識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所建乾寧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者接踵不絕民受署訟即臨便閣頹歎沉遂其於廳事或旬日不一至以至年禩寖遠棟將撓焉余昔兩綰蘇印歷祿餘閏每浚惶遽構臺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衎以追章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為遠然於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

為有過人者圖新補廢俾唐末之遺搆巍乎顯明吏民瞻之靡不忻悅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余目是事慨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附傳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為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受大理寺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於死歷通判眉許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為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請致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大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

也詔原之論奉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句院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淮發運事特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為非便堂言唐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常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卞袞王嗣宗劉師道是亦止為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議淺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馬

臻所為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自
占多為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戶
部句院歷戶部度支鹽鐵副史安撫梓夔路擢天章
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進決舟
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歲入
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
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
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
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為學官選屬
春州建昌 之
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
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廚傳尊尚寬假頗要日嚴
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
伐喬木於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
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
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
侍郎堂為人清修飭邊幅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
學工文辭延舉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
二十卷

武溪集二十一卷

（宋）余靖撰

明成化九年蘇韡等刻本

武溪集二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余靖撰。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天聖二年進士。累除右正言、知制誥。出知吉州，經略廣西南路安撫使。預平儂智高，遷工部侍郎。英宗時官至工部尚書。謚曰襄。事蹟具宋史本傳。靖初為諫官，以申救范仲淹外貶。蔡襄因作四賢一不肖詩，頗涉標榜。（語詳蔡襄集條下。）然實襄蹈累其譏，非靖之本志。蹟其生平，樹立要不失為名臣。其文章不甚著名。然狄青討平儂智高，靖摩崖作記以旌武功，當時咸重其文。嘗奉命使遼，作契丹官儀一篇，頗可與史傳參證。他如論史序潮諸作，亦多斐然可觀。以方駕歐、梅，固為不足。要於北宋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隊也。是集乃其子屯田員外郎仲荀所編，有屯田郎中周源序。凡古律詩三百六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二、制誥九十六、判五十五、表狀啟七十五、祭文六，卷目與歐陽修所撰墓誌相合。其奏議五卷，別為一編，今已散佚，故集中闕此體焉。歷元及明，幾希湮沒。成化中邱濬鈔自內閣，始傳於世。今所行本為嘉靖甲午都御史唐胄所重刊云。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流自瀧來者曰武溪湞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爲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蓋有意以匹張獻子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不行于世於張公文僅見其賦扇感遇等數篇余公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始與曲江集並得於館閣群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徵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疑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才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才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者也進士科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倫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率皆秉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

俾者蓋絕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往輕吾越產予故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鈔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解官還家携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韡同知方君新通判涂君瓊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為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越之人士解嘲云

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

翰林院侍講學士瓊臺丘濬序

余少師襄公武溪集序

朝奉郎尚書屯田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源撰

天性之相近其得也殊文之參尚其體不一甘辛互嗜華質異好其所由來尚矣尚書余公之才長於屬文亦如之不名一體初舉進士天禧天聖之間文尚華侈公以詞章鼓行名場取高第與尹師魯會應拔萃科公又為冠穆伯長歐陽永叔起文復古公亦變體兼華取質以道理相交與歐陽蔡諸公好名價當時公卿士大夫碑碣銘誌序記引道釋觀寺撰述不得公文為不尊不可四方爭來鐫辭藻相間晚節芸殖不落積存海涵益工逢究公簡編貴氣節以功業為己任以文章怙職是正落落不常免文正以直言與遂遠郡公以章疏辯忤權貴奪職監筠州商稅仁宗慶曆中挽治新其後置諫官四員公與歐陽蔡公並命遇事不顧爭抑權倖溢於文辭知制誥使北戎者三究探會辨方言賦詩虜庭推少文者作丞相忌公至習番語出知吉州不快意奪官屏居曲江九六年遊山水益自肆於文學起知虔州丁父憂服除儂智高陷邕州中積年蓄發兵一日乘虛擣十餘州公以農兵扞御里州將以公方略聞於朝起公於家知潭州未幾經略嶺西制置盜公以經兵強番禺城下料賊勢獨上言賊無他志止欲復舊充南闕乞朝廷南顧處與狄公青孫公沔以兵逐歸路賊兵循其逆戰歸仁鋪我軍坐左右翼橫絕賊陣以鐵騎擊之盡

殲獲其首竄窟穴兵馳其地斧將磨酋蠻誅智高并擒母子以獻馘于轅門磨桂崖為文紀之觀乎邕作記以旌武功志與氣兩雄故觀公之文可以知其武矣後韻澤師有與齊聲張賓劉大取急官止八座不益三事文不化成儒效不極賢人君子所以為之痛惜矣嗣子□□□田員外郎仲荀編公遺藁得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狀啓七十五祭文六凡二十卷泣而謂源曰先人知君深常五屬君於朝得君文及書必命別藏巾篋存先人集非君而誰源不敢辭而為序云

武溪集卷第一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兼兵書左僕射
贈少師諡襄公余靖

律詩五言

送曲江知縣遊節推

命將又征蠻騷然數載間（戎士死傷將帥數人十兵）一言良先破千里
戢旗開刀倉無私蓄（□人□□□□）耕桑有復返（□□□□）居
民此休息逍遙畫丘山

寄題廣州田諫議顧堂

退食公堂暇應無俗慮侵簾開雙燕外吏散百花陰
迎送猶嗟途清治心政成先發正惠愛及民深

送僧惠勤歸鄉

雪洞起歸與三江一棹輕夜吟逢月白曉渡趁潮平楚岸
雲藏寺吳宮水繞城羨師塵外去何日過吾瀛

題劉太博棲心亭

宏構小寂第避擁長途閑地分金穴（□□）共白雲開野色
春滿外池香暮雨閑燕申志萬廣（□□）萬竹寒山

送歐秀才歸鄉

半歲接高論一朝歸故關道存憂謗（□□□□）不遇別易登
臨山進取為龍瑞冷當江海闊無為塵俗趣碌碌利名間

贈文松（□□□）

自古論達理多為陽與吟誰知抱高節生處亦同心鳳至

應交鬱侖接得並陰歲寒當共守霜雪莫相侵
新息道中遇雪
寒添雪壓春去去我傷神巢穴有歸鳥路岐無住人遠光
天共白夜色月相親獨酌不成醉自憐名利身
次韻聯孫明復見寄
門外車塵絕尋前俗慮無輕身脫羈絆曳尾得泥塗出處
天真在炎涼物性殊守言欽雅意相望隔江湖
送游琳遊南海
觸目盡塵累知師真不群圓明水中月去住領孤雲慕松
秉風狀名應過海闊循然此高迹世網復紛紛
荔香亭

虛亭何所賞爲愛東中奇氣稟南方秀生當火王時燒益
燒積變經庚久梅萎不共花爭豔殘暑美傍枝
送容州杜秘丞
官備一身歸高懷俗竹照家藏雅韻皇民政在聲詩騎
驕騎翰衆勤秋霜並吟多夜月知知賢無路薦何以報明
時
謝達州杜秘丞惠石
遺我巖叢石拜嘉賢史君何嘗天共補應免玉俱焚愁自
來甆得知從欽羽分緘將奮野累尚滯故山雲
寄題寧峯山玩雲亭
指月猶為幻玩雲名僅息一雨猶能俊六塵猶望岫

出人與觀空達士情何當扣禪寂言論傍軒楹
留題龍光禪剎呈周長老
尋幽逢勝地方外趣無垠雙澗流寒月千峯鎖暮雲路盤
塵境斷世係祖燈分却悔留題處徒煩說見聞
送峽州推官
決科儕漢宋佐郡得荊州地勝詩鋒銳兵銷鞅筆閑路岐
高鳥外城郭白雲間歲晝應餘刃何人薦補遷
留題心空亭
湖光湛寒碧峯影挿蒼翠魚鼓應同樂禽閒亦自來雨餘
輕露錦合竹外碎花開久欲留詩去慚無綺麗才
靈揭喜長老為聚月見寄次韻酬之

咄韶山下客多病似吾身每想猶天辯誰為問疾人泉清
偏照月松瘦不知春未遂尋高論相逢一水濱
和伯恭殿丞登武江門樓懷揚叔武太保
徙倚江邊檻旌旗望處遙交情深莫語風韻渴聞韶寄遠
緘靈藥迎歸棹畫橈伏波祠蕩宛氣入嶺雲飄
同李秘校謝貝外宿月華上方
上方逢夏夕月色滿千山但覺星河近偶同江海閑事拋
塵廢外談極有無間却笑明朝俗紅塵隨馬還
同李秘校謝貝外月華長老話禪師會宿
寶林道場
祖堂留勝迹再宿此登臨雲月自明暗山川無古今谷聲

後嘯遠泉欹虎跑隨共到忘[illegible]休論佛與心

送施純田知太平州

天闕漢郎居新榮刻[illegible]蘭在握到境春先驅地並
途分楚州封半入吳仙科存俊望歸路約蓬壺

送欒駕部

賦政古循良恩威著一方[illegible]文日點吏畏秋霜直道
經摧折公心愈激昂冰壺[illegible]紛綸畢蕤周防度領[illegible]裝
簡孳轅父老忙挨詩如有招持此贈甘棠

寄題田待御廣州西園

善政偏脩梁[illegible]先[illegible]岑氣早月映暮潮生石有
群星象旋[illegible]花[illegible]之上[illegible]與民同

雉兎邀客醉[illegible]吟[illegible]不適野情疑應持左[illegible]
快欲餉長卿積露藏樓閣驅馳識旆旌甘棠留表蔭高倦

越王城

詶和蘇夢得運使

選任逢明主休寮尚散郎遠均天雨露全燕越封疆早振
連城價曾陪照乘光官遷交險易人事變炎涼遠喜軒
至同朔遠俗乘交情重推[illegible]民意樂舒兵況有江山助無
慷節物傷鋤前且歡醉一[illegible]久陌望

塞上

漢使重領朔胡臣舊乞盟靜烟壺[illegible]望可斗絕霄嶺虎落
雲空鎖龍堆月自明邪連山更北新築受降城

送李廷評知福清縣

世閱[illegible]儒御殿閣寵命新縣圖遠表海羽樹密藏春供[illegible]
聖將老登車雖已刪行閭[illegible]召節舊美政如神

子規

一叫一春殘聲聲萬古寃啼煙明月苦[illegible]雨落花村易墮
將乾淚能傷欲斷魂名[illegible]愁自東[illegible]爾憶家園

桂源早行

聞雞已行邁策馬更徘徊月色依山盡秋聲帶雨來白堤
悲王璞誰復築金臺[illegible]官空羈束西齋長緑苔

桂源晚別秦廷河堤

迴館逢清論長亭遽別離亡[illegible]南北路聊為利名心酒市

揚風幟花村錄霧林行行俱得意誰復有知音

山館

野館蕭條晚[illegible]對竹窗[illegible]秋色老[illegible]夕陽歸遠烟
穿雲[illegible]畲田得雨肥淵明誰送酒殘菊遶[illegible]飛

微凉

妓娟嬋娟薄袖蓮水紋流雨送三金伏風生一葉秋檀槽
鍊彩亂茜茜遠香浮飛蓋宜清夜天高舞玉鉤

晚至松門僧舍贈寄李太祝

日暮陟行役解鞍初息肩霧昏臨水寺風動欲霜天裊[illegible]
初聞雁人家半在船思君正惆悵黃葉更翩翩

舟中送人

離語方揭耳別鐫已凄然草莉湘[illegible]備花[illegible]時魂天數山
猜梯漢帝付冷燈煙殘夜思君意空歌皓月篇

贈[illegible]大師

已向南宗悟本來外學精士林傳寺從僧國主詩[illegible]
形容古貌天語翰衙因君支遁[illegible]名

遊[illegible]

興[illegible]利登臨雲石軒絕世塵捨[illegible]千[illegible]雨茶圖一枝香夜梵
金龍燈暗朝香象火新暫來猶永日[illegible]是人

暮春

草帶金鋪翠花房半壁紅襄家輸[illegible]兩江國[illegible]鳳[illegible]是桃
綠爭掩山樓火共[illegible]長安少年客不信有衰翁

宿山觀

孤枕秋宵永山寒夜不成殘燈背窗影[illegible]
山中老空居日下名區區如逆旅此際春為[illegible]

和伯恭遊西巖山寺

休澣清遊從[illegible]先[illegible]涼山色寺[illegible]
朕[illegible]千[illegible]張[illegible]松柚孤如欲遊[illegible]曲似相從
共快雲[illegible]吳國[illegible]桂[illegible]
東西[illegible]五色[illegible]迴六時林[illegible]
自[illegible]雷出地未省雪[illegible]陰谷鳴歸[illegible]
激起[illegible]龍[illegible]入花[illegible]滑[illegible]
[illegible]對竹間[illegible]語洽春和[illegible]

吟多貢雅[illegible]有語[illegible]大[illegible]
所[illegible]歸來郁回[illegible]春[illegible]已重重

送岳師歸潁川

千里起歸[illegible]物外身海山經[illegible]到時春[illegible]更
別新[illegible]年[illegible]重方[illegible]此送行人

謝伯恭[illegible]硯

[illegible]文[illegible]書世間多[illegible]伏休[illegible]
[illegible]

享廟詩　永樂四年進

[illegible]時[illegible]聖[illegible]將[illegible]百世祀孝[illegible]
[illegible]丘[illegible]因[illegible]承[illegible]光[illegible]勸進冊叙[illegible]

遠[illegible]洪介福[illegible]明[illegible]至治純[illegible]壽

禋郊詩

函夏[illegible]文治禋[illegible]隆[illegible]天[illegible]通制度
[illegible]儀[illegible]我容[illegible]仙[illegible]國[illegible]昭
事神[illegible]報[illegible]大號王[illegible]

仁宗皇帝挽詩二首

丕承三后續盛烈古[illegible]陪納諫[illegible]開[illegible]孤
園月[illegible]冠[illegible]英[illegible]花[illegible]
四十載居[illegible]化源精[illegible]教[illegible]孝[illegible]竟言武尚
[illegible]戈[illegible]刑[illegible]恩[illegible]于[illegible]乾[illegible]

古詩

遊鵠石

世務常嬰鞅掌勞有其實結友探勝聚故情諸奈想諭也
南國旌麾儉官數日暇閒倚天秀一邏寺雲上長江遠澄
帶矣鬱嵯峩角稱千里耿平視萬形羅維秀于鄙巒崖畫嶂
特冠方大帽佛髻高群玉仙都敵霞城晴溢綺挑奐巷
吉蕩仰登曾溪近俯瞰神理况洞深滴如雌雄並竝成響
造化異真貝勢畫胡能做將子生海隅遂辰岸翔猴塵成
舜辯劍甘從丘壑往鳥舍宿故材因疊見高枝效益待沙
派同議樂消暇世言帝有虞朝南省教唐丹穴下運幸至
華臨春秦爵留此奏鳴石無遺像但餘靈氣存餘飛入
岩奚磨公著詩與歷代所遊仗元野莫山川高岡遍所始
露聞宴吳錄牟列改戒瑰四時迎氣佰稿煩禮官學況乃
祝融巨群物資其含養采鎮威嚴居樂芸青裁吳曾于起成
舜崇高一方仰蹐之佳衛霍無愁公侯子

南齋新植牡丹初冬忽開數朵愛玩不已因而感詠呈知郡中舍

嬌南足跡假秋莘不凋霜孤根自此來編簇嫁詠裝豐消
本國幽芳色含天香滋氣入春暮紫宛生初光蒙少走鈕
東林翠姸新推其門陳廣宴金碧黼黻生雀從風雨三不
羞玩舞狂意備占韶景衆娟弱態紛大茲植荒園空寂寞
短看蒲物寒蜂後林木野撈湧胡心吐奇丹特此味溫涼
秖知逢日暖豈測非春陽蜂蝶不飛煩攀摘帶夜守古廿于
久社門荊榛三徑荒獨酌難成醉徙倚徒彷徨獨甫守常
性幽叢不改芳

遊山三題

題白蓮菴贈□君又生公

捨室昔宴居冥心遺萬化無苦本無際紛華共南謝夜穩
彩月落晨霧庭鳥下棲間雲氣停池面秋香談演佳餅故
捧曲敬貴爽野煩殘興同遊顏結宗舍杜

題慧賢亭

屋亭從高出來登臨日相離松篁下吹寒聲雲著江雪高興
山光映泉影依舊細區區塵刹從前丹前一時題

贈青林庵主

佛性深如海中與見各異道在有無間語論皆見戲義多
名刹僧義習誨安為武貪嗔尚纏索生成何由離三世古今
佛堂論根本智拾此見善提譜證善提住吾師識自心省
爲皆義人宴坐不知年了了忘言意

遊大崗山詩并序

予昔恨遊觀山川皆前賢所抑圖籍所著者耳未能窮幽
訪異與其言爲迹之外得古人所遺絕境一寓其目狀其奇
物與好事者傳之無窮也鄙之境見富於山水而佛刹占勝
相望於野其名亞於四方昔無幾因開居里舍與上競
從事于元王君賴其道得太平焉始自州治水行七十
里得月華山捨舟從肩輿登嶺行又十五里乃至是山

觀其旁礴壁峭秀倚天際絶頂之上千里在目日浮月沉
雷驚虹斷隨方下視聰明異趣則雖丘垤衆山蚊蚋蟻落
不足論矣高也相與探幽石蹊脩林礀壑紛紛清入毛骨
眞可遺世而絶俗然所爲殊勝異而已耶各爲詩以誌之
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庚午歲始平越爲郡縣凡一千七十
年至皇朝建隆元年庚申歲始有僧建刹而居之又七十
九年始爲什方院又二紀嘉定壬午庚辰歲始有永兒蹤
者豈天作地藏有所待哉王君秀登同游李府參衣事前月
華山羅浮建二禪師咸書名于長老者公方丈題云
十里松檜風萬仞千峭壁陽崖陰自有陰雲積氣華
衡霍雄地控粤越兆胡爲千載間名未光圖籍物乃因人

彭閩人於在昔不降巢許高其山亦願碧我今共遊所共遊
選非俗格劇邇諸古今玄談中亞取樂遨遊永多和靈坐
幽石濯纓清冷泉留爲不朽迹

留題龍潭

峭巖盤遶郊幽泉生石罅江飾成深潭神龍隱其下無宅
雲霧朝光寒風雨夜無境以豈官餘假以衣稼秋節貝包
澄晴炎虹影射勢非蚊宅早名將爲他亞存身此路雪得
時扶造化何嘗威大旱移敞潑西夏

送陳京兆評

曲江居嶺院楚頻封疆間去吳特置冶官嶽入不盈萬將
潭控材能招徠奉成勞雨豪大野扶桑蘋重崖斷間吳開

度人奔走通皆早千夫鄭山錡畢給未酬斗三公居江湄
銃華日光美地官奏計最遂爲天下冠當路卜大夫名摩
傳史漢書發聘符程遲足何由耕

酬黃都官舟次近陶見寄次韻

南州若炎酷薄宦滄翔偶怙然賢若心五㭍若一瞻歸程
江海遥永日風波進暴極漫壑險且棊帆播順怨傳郵驛
音雅什渾全振披襟誇見過握蘭欣入覲衛門又素居貴
陝滿錦綢褧止君子容王光寵千仞高誰盡今古不獨期
康衢相送勿惜醉別去生憂杏

和王子元過大庾嶺

奏皇成五嶺茲爲楚越險嵌仡上太黃屋南通海外峭壁

倚雲漢推輪日傾害曾我挑令君鏟衆澤行總地失千仞
險途消九野乘安穩時人心盡夷坦險閟

謝鄭拾草回入南路夜宿江寺對望邪郡

高城鎖夕霭遠水浮秋空此時行役心展轉如飛蓬路入
淺沙斷堤衝草岸窮豈無舟楫利枉道非所從雖有泉石
趣暫到從怨怨兒啼不入門敢辭身殉公勞歸身未歸躬
官眞泥縫披衣復起坐聽鴻鳴西風

送林秀才南歸

紅塵倦客遊綠衣歸故山滄溟朝風勁攜手江之干江聲
萬雷變帆影孤鴻翻暮雲從之[illegible]淨冰雪凄人肝不但川陸
險所思在承顔親膳足甘滋[illegible]仁山林泉樂安貧[illegible]敢名無

[illegible]桑江閘浙衡[illegible]共賢負參渦天輪

江西守風

彭蠡古來險湯湯貫荊衡浮長靈共浮望極天無際傳聞
五月交盛時一陰至颶風生海隅鉉力千里推萬竅爭號
彌谺籥寫得狂奔湧吞楚山扶聲疑夏鼎沸鼓蓬吐濃煙層
蓬散狂飄奔雷鳴大車連鼓聲相屬昔感陰陽乎長愛天
地閉扼舟一葉輕飄如存在無所以祈諸人未曾負既講
逆舵上叛丸順比飛鴻翅直待浮雲收乾坤蕭然湖光
百里平波色連天羣艇發樯帆競以避狹龍害進退共違
留兒保無故悔我額修身者體此操舟德動靜惟時戒畏
慎存識芥蒂足雖平易盡心防便狀長如發險時終身不

危殆

夏日江行

解組趁宸覲蕩舟泛江綠健帆鷹齊鳴輕颺雲一片水潤
煙難收雨昏風易轉曲浦遍留多倚程夢魂倦舟子枝風
波終朝殷交戰[illegible]雷霆禱先吉虹蜺斷安知衰夫望又
顧行人便愚倚有所思自愧心如面追惟亡異才承恩得
為縣監錯非所長耕桑當勉勵十日盼一雨失恐延農時
靡費帑與牲群望走之徧山川未應誠輕淺不敢欲霖然
得嘉澍荷天知免譴何以迅流聞遠疑痛夫變江淮民穷
餓猾鰥未克膺柔盛有無害[illegible]心玉爛良均[illegible]付
進真君額

過大孤山

有形天地分設險山河壯孤山鎮南服沙流[illegible]空中立
亡彷彿屹然雄其狀石參人春空[illegible]柱猶秋[illegible]片時空雪
震萬項撫[illegible]氣專呼吸呼噴流以為限行人多畏[illegible]鄉
紛明得長不[illegible]風濤險卒就江魚葬[illegible]與劳往往乞
靈既建因以[illegible]名[illegible]立經盈像辭殉始[illegible]巫峽[illegible]
如何方面祠將古來其妄五岳視三公降殺不適而不經
孫子男何以遵禮孝四氣均分風雨[illegible]各[illegible]其恕
勢亦何利於性乎青天地心遇險恐　正直是神德非
名[illegible]不使愉吝使愚衆是信仗在人不在神勿為慶
禱嘯

觀釣

趙[illegible]浦波鞋子[illegible]空月[illegible]得[illegible]鯉　[illegible]健[illegible]
吞香餌錦文紅[illegible]將為[illegible]保[illegible]
望江湖明[illegible]香[illegible]其[illegible]能[illegible]資一[illegible]委
身刀机上寄言洗耳翁從名真可尚

讀草千秋傳

漢武好[illegible]江[illegible]險賊引對大[illegible]宮[illegible]臣自相得世亂
讒人勝[illegible]多造飾元良天下本[illegible]春坊一劍
擬[illegible]巫蠱無色孫[illegible]君[illegible]亡[illegible]
戮同[illegible]臣心無以明野死不容[illegible]秋[illegible]
共直一言能[illegible]歸來及[illegible]東[illegible]

使君政術相分茅非舊德因思壹興老兄此際奇策妻符
君時用生蹄香宕益茂新不縈當為頭為上客使遺用人
輕取笑著寬狀

送希丞上人求嘉親覲

闕國西風高振錫出門去三江君侵天作持一盃送別悲
梧桐秋雲中荊楚僧間何言歸觀侄桑榆暮尋僧寺奇
作鄉為聲澤具吟師金石詞鄉里加欽慕燒瓔泉上對拜
春先儀寺教林中鳥鉄翼受子哺云何豈常童勝衣絡
能語口授徒自曹惰因行路降本夾空人[illegible]
未出輪回身圖心應有信縣坡孜喻言標之[illegible]
林詩官舍今不孝懼

山寺假宿

崇卓老縣封題悠說致默急兩端溪雄殘蹤寄跪影無蹤
下士身塵原客入景山寒夢不成終多知夜永

詠史

王氏席世寵嘉組鬼朱輪五侯同日拜四海黃霧塞氣
徒勤匈爵王各終身官青君在天禍淫真報云

寄題石長老求栢栽

森森桃李陰當春皆手植更求青青枝要見歲寒色

寄題秀才求桃枝接頭

自喻閑宗居豈食桃色成蹊真不言可以通三徑

和王子元中秋會飲

混元鼓橐四氣平西商之氣爽且輕皇舒按轡出東海孤
輪斲水磨太清碧落坦夷輪不停銀河浩蕩波無聲千家
萬戶翻管絃嘯吟遊氣觀至明秋深夜永靈澄壹老免不
死六六青冥世間榮辱易反掌得喪難與良晨弃我詩閉官
歸故里君承新澤來江城相逢無產叙離闊把酒共見圓
蟾生常娥研陶不肯嫁破鏡飛台光發白露作零群動
息浮雲一開萬目領但知吟處傾前樂易問區區時世情
高人洗耳蘇天下下士胎骨終枯朽坐爲瑣相逢九年毛寵
辱去就何足驚醉鄉無關好遊處勞生萬慮兹焉瞥

代贈

幽房寂寞時春晝輕桂衣可憐夜永不成寐空恨春殘猶

未歸歸來一見伸脩眉會挂新眉良謀移多少相思說不
盡欲倩王寧君自知

送鄢陵莊君崇班赴長樂都尉

新命升雄序發薪辭鄢都去乘關更傳歸遇戍兵符雲闕
遙掛相風和見海桴南枝羨君樂還我愧尊罍

武溪集卷第一

武夷新集卷第二

律詩廿首

留題舒國傅中中堂

寫居[illegible]一齋寬每到高談暮忘還坊勝自容[illegible]

諸[illegible]龍[illegible]橋前水石盼寒芬寒下琴書寂[illegible]

來[illegible]有龍義君因此寄思山

送淩屯田知和州

[illegible]郎守一麾郡門[illegible]岸[illegible]作定知[illegible]至且

[illegible]破浪歸仁政[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任[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道尚[illegible]正[illegible]

送任[illegible]丞知[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識[illegible]二十年來因下[illegible]本[illegible]許國世

[illegible]休[illegible]老登[illegible]青[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化海[illegible]共[illegible]

題[illegible]

[illegible]隨春力[illegible]物寧知造化情[illegible]雪解風

和[illegible]助羽毛[illegible]雲空闊歸[illegible]遠[illegible]尚[illegible]不學

[illegible]因肉能背人飛去[illegible]

謹[illegible]五十六字[illegible]仲[illegible]之任[illegible]川[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冠歸閑而仲求兄弟[illegible]部守[illegible]

其[illegible]誠欲賦迷詞不[illegible]意

一門二

[illegible]予[illegible]又見[illegible]制[illegible]三[illegible]親庭交[illegible]

河子舍[illegible]風雪[illegible]行[illegible]吟[illegible]江山[illegible]我亦

[illegible]東[illegible]南浦[illegible]

和王子元同歸曲江有感

年少登科今白頭不才多病分歸休[illegible]

貧[illegible]蒲柳[illegible]知命自[illegible]相逢

[illegible]問市朝事綠水青山是勝遊

[illegible]中[illegible]千[illegible]對[illegible]伯[illegible]

[illegible]南卉木少[illegible]奇且喜逢春見數枝百[illegible]大[illegible]一

年全[illegible]是花時芳心未[illegible]先到[illegible]

[illegible]可能[illegible]家[illegible]

賀運使學士分散[illegible]人

狂[illegible]湘東多謝招降息戰攻千里山川還漢界

人戈甲[illegible]秋風牛羊野放[illegible]心伏[illegible]大[illegible]空不

[illegible]論[illegible]知全活有陰功

聞[illegible]部[illegible]因寄

又[illegible]境[illegible]還朝[illegible]須[illegible]安民[illegible]靜

[illegible]富國材高[illegible]

[illegible]野[illegible]除[illegible]

[illegible]侍臣交[illegible]能[illegible]若著[illegible]

[illegible]清節似冰[illegible]

同黃[illegible]林精舍書[illegible]長老[illegible]

淨土三兩處日昝會何訪禪居耳目醒尋勝已窮極塵外談
空花有鬼神聽松篘不變春長在風雨無時地本靈便擬
着屐不結紅塵緣從此扣巖扃

思守韻上謝知叔見寄次韻

六義心關類晁及豈期朔漠今蘇軒不愁君命從天降醉
吾郎音友後家男重午蒿三杀投使尊彷徉一枝梅切望
申得依賢掄選巫刪陽今有未回

寄題一醉方亭樓

香樓幽趣彌登峩高名素藝其西年開志世塵深
山最樂是家林松聲雨千峯又雁影輕塵落照深景
為君詠賞甚起予一興欲抽簪

謝崔僴副急末利花栽

來從南方獨出群只應瓊蕊是前身自緣香發宜晨露勿
謂開遲怨晚春擬故將賓移近舟青董盈囊圖香移根
得地無春前後斗飛觴不設筵

先賞牡丹寄提刑考功

花期何事早追隨獨未逢香無未來由搖喬逢看日暖香
苞先發曉風開發還歌舞同歡樂都教先後急最催可惜
韶妍莫虛擲餘芳留待使車回

又知寄提刑太保

常記臨岐把酒盃芳心應得見歸來未從去日丁寧約已
向東風取次開清無因難待燭待門韓須是着撥催攔過

毒見其奇兵寬突戰爭不適了回

扣伯共胄造新茶

謝庭無事即仙家野宿[illegible]成茶百茶錄消半宿回暖氣輕
雷初過得新芽松樓精謹松齋靜林稱[illegible]衙路斜江水
對面[illegible]新鼓雪交[illegible]一搶試烹春尤早[illegible]歲
勝句更加多斟[illegible]羅詩筆思無涯

和三千元重[illegible]千善寺會飲

人主髮[illegible]海渴尾伏徑如逢黃菊日昏
盟[illegible]須翁黃[illegible]多悲亦[illegible]景
芙[illegible]

無[illegible]

舍人尊兄新創西園數成絕句用伸賀殿

祖 無擇 皇恐上

瑩閣清風正凜然歸付車騎曲江邊又觀已具三栽秀須
郭新添二頃田桑子長年榮采服衛公雅意樂平泉管開
道任心無閑惟有光陰事簡編

謝祖太傅見訪西園

初聞結駟訪幽齋拂曙亭隨擁蔚徊方愧蓬蒿開徑晚已
驚騶馭過江來林間載酒情偏厚門外回舟事可咍交態
于今易離合感君敦篤重徘徊

無擇啓伏蒙

舍人尊兄許借山居要借司成長句以謝之

祖無擇　皇恐上

頭白已作歸田計[illegible]術僻種樹書須借山居精要術欲

幽當落筆

[illegible]大博借山居要術

經濟餘[illegible]莫務收藏教秘老農當相從莫求山居好編

去荒山有直廬

送蔡如京知安肅軍

曉戟備恩出午城塞門經范草初肯新提司馬臨戎節帶

應衣鳥近極星壺子戍兵長綏帶單于歸候已空庭地橋

自得家傳業不問人間太白經

送劉學士知衛州

朱轓新命鎮諸侯地宥荆湖古上游隨派水聲侵古堞說

仙峯色入晴樓書畫三紙[illegible]扮過春[illegible]寺[illegible]

星垣歸綴步論仙廻[illegible]道[illegible]州

送黃秘校[illegible]南[illegible]司法

早年擢第[illegible]尚[illegible]福[illegible]平三尺法隱

賢期趁一[illegible]乾[illegible]市[illegible]

桑水過[illegible]

送[illegible]

天家頗[illegible]譯[illegible]正[illegible]行[illegible]史分

新策入編年江淹賦筆[illegible]郭[illegible]縣[illegible]以恐仙南國勿

思終計最[illegible]丘[illegible]知[illegible]

招[illegible]學士館中庭樹

仙材封植九重[illegible]何年別故林曉色[illegible]

光[illegible]王山岑靜臨高閣[illegible]清吹[illegible]

井梧能待[illegible]霜堅守歲寒心

送楊學士益州路轉運

芝函新命直仙[illegible]又見岷山叱馭[illegible]日下

牛[illegible]花時[illegible]家[illegible]

判文[illegible]約[illegible]行[illegible]民風

思[illegible]陽[illegible]居[illegible]民園亭

嘗借芳園石友家[illegible]

[illegible]

追想滄[illegible]境[illegible]方中走[illegible]

和晏[illegible]張學士暑夕

危空[illegible]色低三金才[illegible]火將西[illegible]細草流[illegible]

上[illegible]林[illegible]野[illegible]羽扇枯[illegible]

羨[illegible]

送許太傅通判眉州

道守方[illegible]

路正逢蠶市春[illegible]

不待[illegible]書至[illegible]名在搢紳

送鄭秘丞知德安縣

里閈後[illegible]心又降[illegible]

閒[illegible]洄[illegible]江且喜見歲長及[illegible]不題求公有
更近[illegible]明宅寄[illegible]情[illegible]此[illegible]
遂[illegible]屯田通判[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可[illegible]本西征天[illegible]
[illegible]吃取行[illegible]曲尚[illegible]同[illegible]
[illegible]方豈[illegible]取[illegible]耳[illegible]
從[illegible]太[illegible]佐四方[illegible]
[illegible]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天王子[illegible]一[illegible]矣

未[illegible]步近相陪[illegible]
今天意[illegible]
出日回[illegible]官無[illegible]
[illegible]
集賢侍郎晏成公[illegible]
之勝長句四韻奉寄觀文殿大學士尹
定州路安撫使兼知定州[illegible]

[illegible]
政和公餘講雅歌兩城煙柳盡春[illegible]口[illegible]
玦一嘯雲入山門晚望開[illegible]圃[illegible]有[illegible]
邪無冠破[illegible]才當時不後交符印根朱[illegible]
到巢後有[illegible]青社詩今錄之

初到[illegible]陵未始回決[illegible]風物[illegible]利[illegible]通[illegible]
春聲和[illegible]開天際[illegible]中[illegible]仙才早[illegible]
未許早閒去[illegible]山石[illegible]
[illegible]君狀[illegible]
觀文昭公以靖未承[illegible]
和[illegible]
辛未[illegible]所[illegible]開身更[illegible]
[illegible]房達郭開[illegible]
[illegible]非才[illegible]何[illegible]在[illegible]
次韻李和[illegible]下有懷青社之作
十二山河[illegible]東[illegible]日[illegible]行[illegible]

孝子今[illegible]開[illegible]元是
代天才看明[illegible]
和[illegible]使[illegible]學士[illegible]詩
[illegible]清數路[illegible]列[illegible]已歷年[illegible]
[illegible]田惜落花天[illegible]風[illegible]星文[illegible]
更[illegible]山驛去不須[illegible]易別[illegible]
九日賞[illegible]上謝王[illegible]
雅集[illegible]思[illegible]山[illegible]
苑[illegible]去年[illegible]下又[illegible]路且同[illegible]酒[illegible]
涼天今來古往情何[illegible]水亭[illegible]
和[illegible]不見賀[illegible]子詩

天幸依仁守列藩佳篇為賜荷謙尊固欽歎鼎新[illegible]數篇宜
善喜柔孫有子孫豈比芳蘭庭下秀預知若李道傍[illegible]
麻嶺處陰[illegible]敢望高開幼[illegible]駟門

和董職方見示初到番禺詩

五嶺風俗古難并千載猶存故越城[illegible]
聽訴雖迷早夜[illegible]人[illegible]母議陰晴[illegible]
波濤洶湧天邊闊犀象[illegible]外生太守不才[illegible]
[illegible]農耕

次庾嶺三五亭詩 叱馭樓

山嶺層構與雲平登者[illegible]叱馭名為要[illegible]洽道不

辭艱險表忠誠南去初見梅林秀九折[illegible]枝橫若使
當時無遠宦海陬何得有歡聲

次南雄亭

南方舊說無[illegible]嚴存嚴凝亦暫來天[illegible]雨過春
前先送暖風回人歸弋射增休逆[illegible]魚類納莫
猜况是象兄封境接登臨因此[illegible]

通越亭

行盡章江遂水窮[illegible]梅館[illegible]千年[illegible]
外占風九譯人嶠嶺古來稱絕徼[illegible]山從此識過[illegible]
[illegible]與珊瑚[illegible]歲徒[illegible]朝白雉馴
[illegible]

[illegible]城更隱[illegible]朱疑旋架高[illegible]
我風俗訟簡稱[illegible]方寸但覺仙蹤在四圍花木
陰[illegible]來[illegible]使忘機

頑石

萬堆頑石[illegible]遏江流氣勢[illegible]苦水
犀軍亂爭[illegible]須休[illegible]道[illegible]
波聲猶可避中傷祭路不相饒

落花

小園斜日照殘芳千里傷春意未忘金谷已空新步障馬
嵬徒見舊香囊[illegible]知夢雨狂清賞
又成經歲別却歌團扇寄迴腸

遊靈聖宮

驅[illegible]出嚴關[illegible]祠宮絕世[illegible]不知[illegible]甲子斷
山多見舜君臣兩皆仙丸丹砂井雲[illegible]居玉洞人只待
策[illegible]書竹帛抽簪來此卜比鄰

西山

萬壑千巖[illegible]關訪道生涯一壇星斗倚真[illegible]
里雲煙[illegible]竹溪[illegible]影碎路穿松[illegible]
自有神仙宅未信明河八月槎

和錢學士見謝新栽竹

移從深院斷[illegible]山前共得[illegible]有堅
心[illegible]似玉休[illegible]石骨[illegible]使

菁莪逢此地　也應同喜育良材

和孫杭貞分春書齋居

萬事皆從適意休　何須扶馬騁長[illegible]　教高人詠吹無蛙地　當
世神仙笑覺樓　[illegible]到孫蘇如舊　分花開迸雨　晶[illegible]齊[illegible]來
更學嘗茶訣　白乳翻旗帶露收

許申工部招九華許亮山人因有和贈

聞說古平鎮往來　曾見立排徊中真　又得君君會家
信頻鶴使催　王斧祖風應共繼　環[illegible]資養更誰陪[illegible]人
[illegible]　西山五色[illegible]發得[illegible]浮名譜似笑

謝孫[illegible]貝分惠酒

白衣遠遠到江樓　報道[illegible]壺[illegible]腸[illegible]便[illegible]日[illegible]
腸先破一　春愁梅[illegible]背[illegible]開[illegible]晚　雪片當風舞未休[illegible]
淵腸方得意　不須二[illegible]敵封侯

馬當呼鳴不至偶成呈同行諸官

昔年曾從馬當[illegible]飯喚[illegible]閒　今日江頭呼不下[illegible]

冬月和青字有感

知人世是[illegible]閒
雪霜不到海山隅　陰分[illegible]助歡　餔[illegible]物無情來　脫[illegible]泰
皇何事[illegible]沉儒

謝伯恭[illegible]陽惠酒

早將新[illegible]讓[illegible]過人家空酒卮 [illegible]
[illegible]謝使君憐病殘　先教叔[illegible]東[illegible]

再簡伯恭

[illegible]京華九日期　帝家園苑辭金卮　今朝[illegible]話坐
[illegible]泉[illegible]竹籬

謝送篆文屏風因次來韻

一局[illegible]將萬[illegible]祛　非同得免守枯株　北窗[illegible]添奇物　却
想淵明舊日無

答伯恭招恭

豈知坐隱妙通仙　國手那能得萬全　對局[illegible]測度　臨
危一着讓君先

端午日亭

江上何人弔屈平　但聞風俗彩舟輕　空齋無事向兒戲　學
[illegible]詳五兵

端午日寄酒無回都官

龍舟爭快楚江濱　弔屈誰知特[illegible]神　家釀寄君須酩酊　古
今應見獨醒人

謝[illegible]崔王寺[illegible]碑帖碑文

南方異產是瑤琳　藿[illegible]與[illegible]不忍聞　一見知君清白[illegible]
中[illegible]對色絲文

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　各被方色　非時不見　若士大夫
將遊是山　則先日群翔　寺僧以是為候　其庚辰
歲[illegible]官來遊　將至之夕　翠雀亦集　感之成詠云

五方飛色儼衣冠趾包鯖朱蘆扇應是山靈寄羽翰多謝
相逢一笑俗眼謫官猶作貴人看

寄夢長老

三徑荊榛盡力開千株桃李手新栽慈悲莫怪尋芳客又
喜春風過嶺來

曲江津亭謁華嚴長老見所賜御書因成二韻

數年不侍玉爐傍夢斷千山隔帝鄉今日見師堪下淚御
書開卷滿天香

重遊芙州碧落峒

幽景前賢恨到難長歌清興出塵間五馬官路重來此鵬
[illegible]讀碑臺世難逢特地開

感春

醉吟曾共倚江樓穠艷清香萬斛秋蕩子再歸時已暮
滿溪流散水悠悠

送靈谷山人工相

萬壑秋風一路蟬渡頭重艤木蘭船自然風骨非奇骨操
問清朝躍馬年

武溪集卷第二

武溪集卷第三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謚
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序

陳相公羅浮山詩序
孫工部詩集序
朝賢贈李[illegible]部[illegible]序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曾太傅臨川十二詩序
朝賢送齊[illegible]詩序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宋太博在川雜撰序
宋職方易[illegible]序
海潮圖序
送江秀才歸[illegible]學詩序

宮師陳相公留題羅浮山詩序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二羅
浮在洞天之七而幽宂北通金壇蓬萊之一洲神仙
之所宅豈獨樂公侯之祀禮登臨之美已彼世俗終南中
條太華挾乎名利之場故吟詠者日爭明賢時以買名
聲而羅山磅礴海上寂寞千載自非安居樂幽靜者孰
肯於名外稱為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相君嘗以成平

中領郡來此節其爲而被兩淮川煥燦之區景泰寅心之
地咸有留詠共成四章猗夫大君子之存誠也巻道而遠
迹不羞於窘遭時而調元不諱之泰所以托言寄意安於
適而已矣故其辭相印如脫𥌓豈不表然於開腸式傳道
令黃君以改袪之舊而希其高惜其新守虔奉以遲設面
不能遂買石而務之以求其傳某踊發來游今其題詞以
……戊月寸右

孫工部詩集序

詩之源其遠矣哉唐虞之際君臣相和……
與夫周之興也姜嫄后稷配天之……
任姒思齊之化文武太平之功莫不歌詠……
敘于絃歌協于鍾石者矣周召沒而王迹衰……作……
雅變而亦優善刺過與政相通蓋所以接神明察風俗
小雅之……憤怨不獨諷詠而已迨夫五言之興時更……
作者衆矣大抵衆樂之所感情性之所發雖……
實與好其有樂高古縱步驟……不同……
歸比興龍拔之辭矣其亦……服北來交……和叔
繼以三編見寄自華……守至廬陵與城七八年間凡得
千首觀其動精編……目之所經迹之所接一事
一物亡虛聞覺其間瀋輔大臣之美禮義良朋之祭問
泉石四時之嘉景關河四方之行役有美必宣雖憤……
雖語存聲律而意深作用……

宋之新律謂李杜之老詞其他靡曼之作不足方也且其
取譬引類發於胸臆不從經史之所蓄不為文字之所局
如良工飭材手習規矩但見方圓成器不觀斧斤之迹在
詩其深矣乎世謂詩人必極窮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蘊寫
情景之……蓋以其孤憤鬱結觸物感其言必精於理
必錯也和叔自關中用兵時即佐華原預聞……以材名
入御史府屬……作使於湖湘奉詔安集過家夫職守……
陵拜謫……數年徙守上軍……得……
周旋萬里間遭風……月……不……其
為窮亦以矣今天子……治四海無……我任……
孫集既已……明堂矣方將……中……宗告成天地而
審其樂其討論……和叔當於此時……有勞功
紀於草木之瑞……我將……之什……太室
與吉甫……之頌相……千古乃詩之用也……
而已哉

朝賢送行詩序

古之賢士大夫尚沖退而羞進取者無他焉蓋所以寡過
足遠恥……也……
……

臣宣閣清贒搢紳偉望率用揄揚高趣詩詠素風或詩或
序其美行色又其豫章所居搆閣東湖之濱不離簡牘有
雲泉之致不出戶庭離魚鳥之樂朝廷文雅之士聞其風
而慕之咸寄英詞刻在翠琰欲俾遐存錄之以為子孫之
藏適會其有嗣者不克從命輙于茲矣今茲為國文陷
今子比部司門二君悉以書見貽俾敘前意且司門之書
曰大門世父詩本各在一石今欲合而傳之且子兄弟亂
先妣之喪已終矣兄嘗俛俛還甚定乞便官差養且及侍
立未嘗不讀及此冗老父十年之意不為不勤矣吾友之
文不可斬也恭狀自惟念當世儒宗故司空李公故翰
林宋公白英宮保晁公迪皆有詩故翰林楊公億前相國

晏公殊皆有序於李氏世德非不光矣豈假鄙拙乃盛其
遺耶李而雍及其父子間今勤知是雖父教牽甸敢念於
詞業於藏求之舊更累代華麗[illegible]者多矣全於智
守退靜就去榮利世雖其高者无窮其人可尚矣武故宜
書而序之凡序五首詩一百三十二首列之于石
傳無窮焉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今天子皇祐紀元之四年廣源州蠻人寇嶺南燔毀一十
二郡殺三郡守縣掾吏民還據邕州王師數萬討之明年
大敗蠻衆留屯萬人于邕[illegible]民之供役運糧餉完城壘未
得休息又明年改元至和[illegible]

兩西路[illegible]運使轉運職務於期會則軍用或闕不及於聚斂
則民力益困必須周才通人乃稱其任初政府以員闕難
擬數人上[illegible]詳細並却之及見夢得姓名遽可其奏夢
得正直自守上知其名故自陝右越錄見從乃知吾君之
愛恤遠民不容專於利權也前相國太師杜公諱元老
叙朝廷任賢恤遠之意著於篇詠賓客王公當世宿儒龍
圖包公在朝清德發丞王君後學文辭並能其作以寵其
行其年十二月君下車出諸公新什為示故直叙所聞以
刊于石

曾太傅臨川十二詩序

古今言詩者二雅而降騷人之作號為稱傑[illegible]患靈均

及才矜已一不得用於時則憂愁[illegible]不能自裕其意取
譬適人才雖美而道不足尚也欲著於言嘯而莫自也今
茲得罪[illegible]同年不疑曾兄遷然寧有見觀
曰其言臨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詩以露其奇其詩皆諷
詠前賢道藝當代絕境未嘗一言及於身世陶然有飛遁
之[illegible]不疑不以時之用捨累其[illegible]所尚哉[illegible]題
[illegible]

[illegible]送寶生詩序

僧捷[illegible]日搬公卿之門不可[illegible]數其至見而款洽者固
少矣柔以誠接去以言贈[illegible]高方外無忝[illegible]
遣有存耳湘衡之郊梵侶尤盛[illegible]而[illegible]持之

雲巖住師爲書法家以名動京師息以南還道過吾發矣一日出諸公送行詩一軸示今之名將因其言旋修成雅詠師留撰其字跡形之奇玩巖韻辭文萬金石流潤前所謂去以言贈無忝延譽者也竟玩數四不能去手師乃懇請追序所得遂書之篇首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易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丘京氏費高諸家之學列于學序而傳異詞師異說往往入于五行讖緯之術故其學中絕惟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于隋唐之際大有言陰陽變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獨爲學者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譎說相高自成一家之言考之卦辭爻象象數之變有所不通矣今寶學宋君貫之補注周易蓋懲諸儒之失而摘去異端志在通王氏之說合聖人之經學有未安意有未貫必引而伸之用明文王周公之旨初著易明數十篇後得唐郭京舉正之說考與己合後得蔡氏舉正與易明相參綴于經注之下辯□篇之所疑釋後人之未悟未嘗發端其奇說觀其自敘詳矣於戲古之儒者以明經爲本兩漢名臣未嘗不以經進自備材文充於分已求擢紳之士視經猶蘧廬耳貫之學必稽古昔貫通以詞章取科第以通傳副名實皇祐五年在流落補注既成聞于諸府頒中旨附郵投進其明年寶學中息因敍經旨述得奏御副本爲示西周而所之嘗觀劉氏鉤隱圖言宓犧氏出龍圖龜書之文以畫八卦又言天五地五大衍之用謂其深於數者及溯貫之之釋以謂宓犧稽象於天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以畫卦矣獨取於龍馬之圖耶又其言乾坤之策生於四象其於尼父之經輔嗣之注亡所考而有所明焉固可敘之鐵究流之學官學止是正文字而已哉其言近旨遠故題而序之

宋太傅尤川雜撰序

康定建元之明年余在寶泉廣平貫之以本常侍士移刺邵管於蘇曲江因出文集若西篇示其一曰劍池編次曰龜城集次曰尤川雜□次曰求平錄皆一官所成之集也且曰劍池求平二集今待制宋人子京題入翟丞王君子元各爲之序以冠篇首獨以尤川一編見示吾誠莫自量識淺才下幸得同年科十八年矣官途暌蹤運蹇江嶺之間雖復緘口鉗詞揣摩不敢不爲當時所信矣盍其重辭哉辭不得免乃言之曰夫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垂明萬代之法自戰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作文章之道於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士亦習尚聲律以中其選暑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吏才成績或以民政爲績或困簿領之煩或耽燕私之樂迴顧筆硯如長物耳其能恭官之暇孜孜文史以究當世利害著之篇牘豈非懷文抱質未嘗其用精力有餘不忘於學者乎嗚呼道之

難行也久矣今觀貫之始以鐵錢一議忤於宰臣而擯人協心卒成讜議可謂也已大史公曰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於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論書策以舒憤著空文以自見豈非此耶貫之行為時所推存乎宇京之序至於自叙述大發其蘊繫乎遭辰之會此但序一集之意云耳

宋職方慶餘集序

君子之道行之當世以為範言之後世以為楷詞章之作寄諫賞而明教化也同年貫之自登第以來苦政退公之暇朋遊獨處悲歡榮悴未嘗不發於文故於著撰為多今論思近臣侍讀龍圖宋君子京侍講龍圖宋君祐之搢紳聞人王子元巖穴高士李泰伯並為君之集序其言文之

體要道之用捨極矣皇祐四年以蠻獠干紀侵軼郡縣余自喪次中起為桂林守兼總師政貫之自曲江守移倅虔西漕車明年蠻事卒息得還郡治劉孜之次貫之授出居艱所著文集命曰慶餘索序於其請而數四惟增感歎嗚呼古之君子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不欲餘事亂其哀思也其不幸執親之喪不得終其哀填墻塞去几筵驅馳疆場萬里之外貫之喪中所著則段弃讖又論文清詞而已後世之指豈不高哉故並而叙之云耳

海潮圖序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鰌出穴其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illegible]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嘗

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矣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

矣今通二海之潮爲篇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
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隨州）海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
朔則旦而平日毅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爲晝
潮望已後爲夜潮（[illegible]）月加酉而潮
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
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爲夜潮望已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
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之南浹）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
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
爲晝潮上弦已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
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爲
夜潮上弦已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文以齊相
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以禮客其食客三千有餘
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之客皆
背文而去莫顧文者通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某叨位於
朝黜廢而歸羈旅窮寄日尚惶懼剋欲以死生貴賤責人
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識遠雖嘗屢擬於門下而亡力
推薦忽自廬陵涉江逾嶺來款見顧其色溫然其談毅然
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嘗聞大
將軍青任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
任安不去史氏以爲美談今之士大夫能爲人軒輊者豈

少我廻首間關千里訪我陋巷若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
媿耳及其告歸以詩爲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梓和上客杯盤欣忝主
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雨多日暮
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武溪集卷第三

武溪集卷第四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來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論

堯舜非謚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正統論
姚孝宗論
三遊論
禘郊論

堯舜非謚論

跡驗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焉遂列之爲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因不宗焉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粤自遂古聖人迭興眞淳作散制度未備尊盧赫胥以前未有氏姓皆以敎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乘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爲興衰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爲高陽氏帝嚳爲高辛氏堯爲陶唐氏帝舜爲有虞氏皆以所與之地爲國號也帝摯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以名言之則顓頊嚳摯堯舜皆名也顓正也嚳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爲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仲王者有酗酒者有之荒禽貪色者有之飾非慢諫者有之鄙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易名之典爲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覩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時臣舉善之初將降試舜之善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反陋而先定其號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爲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焉有怠誠勤而厥質略哉若以周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者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爲訓解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興於周詎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創帝基革天命纘華之[illegible]之盛[illegible]孝武同文軌

納烝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誅其廢沒則觀其謚所以叙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群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毁者祖宗之隆也肯武皇之撥運紹宗祚之重興拓疆宇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勳立而民疲於干戈矣惑神仙之說則少翁樂大之寵崇而吏煩於祠祀矣悅韓嫣之佞而處以謙卑則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譖而誅及戾園則父子之恩絕矣舉其大槩何易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謚曾不爲靈若厲而反壯其武廟爲世宗猶周公之法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議其樂章遂抵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物然始謂之宗也周人自文武

而下雖德如成康猶不用宣王中興道昇盛稱任造毁亦無異論蓋漢高帝以英武特起繼嬴氏暴亂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省刑罰薄斂服飾儉而國圖空虛寓內太平號稱太宗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惡謚亦宜矣尊之爲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略開置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南攻徙庭既越請吏脩典禮紹儒學登封告成而漢之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邪土雖闢兵已顯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雖封禪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壞可勝道哉末年下哀痛之詔進輕犯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

家雖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廟弗毁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別至于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使利使之然也所以舉春進討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莘以立功克守其業而附在岐雍諸侯以夷狄畜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秦由任賢之效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弃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爲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

接以殊禮坐則同席食則傳器及其東歸以客禮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暨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強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孝公增脩穆公之德藉祖賢者剖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策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霸後世遵用先驅范雎蔡澤羈旅歸而取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

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爲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誘胡亥殺扶蘇與四海刃辭而宗社墟矣愚竊以爲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擅形便之國氣凌山東務公任申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積穢有起以括籠其兵斃說脛撣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強李斯始以儒學西游於秦乃進一大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長其計破壁擅橫卒并天下以斯爲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爲不遇也海內既一屬心於斯六國餘戰爭之

苦兵待我乎惟秦人因虐并之虐主待我乎關父子兄弟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既或載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背矣古始投本塞源燔弃詩書愚弄黔首絶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心棼官獨山川勤銘徧海內誅誹謗禁偶語刑繁人怨國紀隳矣紀綱既墮西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蕩斯有著名儲貳而握兵邊徼發弦誦之大業肄鼓鞞之末節衣裳顚倒莫甚於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之變趙高以褒近之資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

許以視天下乃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輔以洽道可致太平若刻去嚴刑罷建議成民無怨咎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擁錄而扳胡亥小人在位兵搖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積驪山比至智者半爲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乘屠三川卒被高譖夷三族之戮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矣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賊莽乘之盜竊神器僞祚中絶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

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决而繼之使其橫流不已爾浸于哀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也昔者高祖帝承秦蹙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寶位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租賦而已貴則大誅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摧怯仁弱呂后殺三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斯建之漢正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彘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辟疆之謀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祿產假不近下一有并吞之封則漢之社稷叛爲他姓所

得□天不曰決而泄之使六獲流不已乎歟後擬其侯以賞
后元子武安侯以王后之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之親□
相年武最稱英明而田蚡爲相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
未吾亦欲除吏此盡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內獨償恩而言
於言也衛青霍去病並以軍功取大任然亦因姊妹之寵
幸爾之時上官桀父子霍媼之謀幾傾漢室皆帷幄之親
也許史丁傅之[illegible]尊乘綬者若分其土握符節爲卿相
未□[illegible]羣敗而□者不可勝數不曰階後於景武置元之
[illegible]漢之暴所以不務者賴忠賢之士間而持之耳及著
后之在位也趙氏姊弟專寵賢子王氏五將世擅外
權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業篡其寶位以取名

盡操縱哀平短祚國統三絶張禹師丹之輩尚使邪佞故
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授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絶者
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縱於壑乎西漢之禍於
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戮新都[illegible]符應四七之主
賞諸臣將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爲胙土錫爵不侈夫封[illegible]
帶河厲山克保其胄胤因謂高祖創漢基剗秦餘[illegible]
王吳趙齊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威[illegible]
以夫其情欲故韓彭英盧身陷菹醢繼世史學而不[illegible]
咸曰高帝之負也地廣力強所以速叛建武之封[illegible]

殊者所以勿奪於是謂二祖之爲一而非而光武之謀爲得
爲者不教者謂不然何則賞元勳者大公也順世情
自古以患者特也聖人立法先乎順時堯舜授禹湯放
桀武王伐紂特也秦并六國蚕食天下尺土寸戈不在他
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豈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僻左
返汶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爲敵當此之時齊王韓將爭逐
秦鹿者衆矣陛下之從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與功臣楚
乃可破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illegible]於項氏無益於
之爲家封三將尚愁項籍況韓彭肯名[illegible]君臣勢等隊敵
不設重餌六雖有來豈能以臣侯[illegible]其去就哉安可
比吳楚[illegible]邑數四而已耶叉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

躬除凶亂以順制逆以仁易暴[illegible]之民成復漢之
業先帝取臣之與天得以增損前代之制而得以益
革於是限其土宇削其兵[illegible]足以全[illegible]而存其勳社稷
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illegible]者斯亦可
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illegible]時爲大順次
之宜伏之其此之謂乎必若吳楚[illegible]之[illegible]則可矣若又短
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統論

夫上古明王言爲天下法動爲後世則猶恐怠荒故立左
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
千古不獨紀歲月辨甲告而已矣三皇五帝典記言之

文非徒褒貶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
亡之跡較然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雀
白鴈醴泉甘露鳳凰麒麟之應豈古史略而後史詳
乎蓋有司失爲史之本意也敢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
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
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與湯以
行仁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
聖且治乎癸以侈奢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
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
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爲害
矣麟獲魯哀公出奔漢鳳凰至平帝失國此則闇主在
上瑞不爲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崩星隕螽
生鶂飛之類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修德見災
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獲麟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
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鳳舞舜庭龍見有夏不由瑞至而
不紀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
推輪作譜其啓國也以斬蛇大澤爲受命之符而英雄之
畧存矣其定都也以龍見成紀爲易服之感而古人之
象隳矣及乎肅宗患其失之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
意與其疑而刑之是舍正而爲之飾乎今之郡縣時假
祥瑞以爲紀事之功而謂之良直之法也況若德施於民
政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爲畜日遊於君之宮沼
郊藪矣又何用索異與奇以惑天下之耳目哉苟爲紳者黙
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璹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述辨朝會同異而
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怒哀樂之容舉措生
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從其言動所行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言而不敢過擧者也觀
其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亦稟承未躋大中
致議論之唐之命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
近陛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璹建
議東封之臣奏議要錄嘉猷善謀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
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數叙矣累朝著作之
局不復刊修矣後世議論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
後跡使時遠然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發言解網之言廢
棄成勢之端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
何由知之錄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
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
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
已彰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所得是使自司其過者
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翦桐葉而與
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與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
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

則是用史臣於須臾之間耳戲言過行且莫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職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誠孰詐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為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扃鐍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鉤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碩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輩毅執而自序兼略人猶疑之況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

度者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璹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救誠惜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乎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豈非旨深而意遠乎何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為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與夏同正朔三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

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曆歲推攝提古之為君因民而治故唐虞已上無變易雖夏后之繼統也自以擅衰不及二帝文知夫時將醨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於革薄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統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夏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寖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今與昔已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亦是乎由是與為殊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

君之出令象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損度於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微不可以垂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上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曆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與古曆而符朔正也又烏聞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己之懋當天心與不審至於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曷觀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illegible]則制簡俗薄則政備

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盖所
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該有偏矣夫有偏
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
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正者又可行
於帝皇之代乎斯九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但伏於
五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祐
孔頴達之徒復引爲證惑誤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盖欲尊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鈐鍵
援古有據無世不惑者也祭祀之議周之大典今之禮經
以鄭注爲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殽雜大傳曰禮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云謂祭感生帝於南郊
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
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
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此鄭所解以有未悟嘗
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不言郊說故五年一大祭而及之夏
亦禘黃帝商周禘嚳盖舉其代所出是爲始祖也以此行祖之禘
則降於王者立祭始封之祖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
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云太微五帝遞王而王者之興
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
丘而祀上帝於南郊雖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既是星象

昊天亦謂北辰及蒼□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爲二祀
斯皆牽强然用緯書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
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實也豈可郊丘分爲
二祀祖宗合爲一祭乎康成但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
必尊當□圜丘皆周研經意肆其臆說又以祖宗五帝
五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爲失旨誤
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
謂太微五帝即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是天尚
有二合爲有六案天官書太微官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
神不在蒼蒼之列若以爲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
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

於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爲
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盖其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
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遺其旨惜哉漢
承秦滅學之後欲使儒者進無所據康成最爲明經而於
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即
云祭昊天於圜丘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注左傳
釋郊配靈威仰而□□頌又釋郊爲祭天首尾紛亂自相矛
盾孰爲辨之哉

武溪集卷第四

武溪集卷第五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刑部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諡襄公余靖

記上

大宋平蠻碑　大宋平蠻京觀誌

韶州新修永通監記　海州社稷壇記

同遊湖溪石室記　韶亭記

湧泉亭記　韶州新修望京樓記

韶州真水館記　韶州新修州衙記

大宋平蠻碑

聖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在宥之三十一年天宇之內海著之外罔不率俾粤五月蠻賊儂智高寇邕州陷其郛賊衆大寇驅脅雜支遂沿鬱江東下所過郡縣素無壁壘之脩然寇至吏民棄走因得焚蕩剽剗無所畏憚乃攻圍廣州五十餘日不克大掠其民而去然所存者官舍倉庫而已百年生聚異域珍玩掃地無遺矣國家於嶺南不宿重兵故賊起三月而後師集將階張忠蔣偕驍將相繼覆沒由是畏懦者望風潰走賊鋒益熾邇連賀毀昭賓再穴于邕矣驛騎繼聞上甚憂之樞密副使狄公青以爲將帥之任古難其才若再命偏裨事一不集則二廣之地禍連而不解矣亟自請行天子遣之遂改宣徽南院使荊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

略制盜賊事九月拜命既授禁旅仍啓以衛鋭騎兵荊湖銳卒從行十二月至桂林督部伍親金鼓然後兵知節制矣明年正月甲辰至賓州先是鈐轄陳曙領步兵八千潰于崑崙之關公推其罪首戮曙及佐吏已下三十一人然後人知賞罰矣兵將股慄咸思用命是月己亥引師至邕城一舍賊悉其徒以逆戰公之行師雖倉卒道途皆有行列賊至駐先鋒以接之公憑高望𢹂騎兵以翼焉賊徒大敗追奔十五里斬首二千二百餘級生擒五百人尸甲如山積于道路僞署將相死者五十七人是夕智高焚營自遁復入于蠻中先是命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邇嶺與廣西經略使余靖同共經制東西路賊盜故命公督大提舉然孫石贊謀而軍中悉稟公之節制賊之再據邕也農者輟耕商者輟行遠邇惶惶不聊其生及公之拜命也朝野之論中外歡然以方郡之才兼樞軸之重山蕃洞蠻無哄斯矣賊之巢穴曰廣源州交趾之附屬也父爲交趾所殺遂棄其州奔南蠻界中淵藪偫儆以猾僭號自名其居曰雲南道又曰南天國再名其年曰景瑞曰啓歷雜名其左右之人自侍中開府已下署之其主謀者黃師宓侯保儂志忠等戰沒於陣未有翦其羽翼而能飛制其腹心而能全者也故實遁矣嗚呼智高之謀十餘年間招納亡叛共圖舉事十餘月間連陷十二郡所向無前夫豈自知破碎奔走在於頃刻之間

乃知名將攻戰其自有[illegible]三月甲戌敗蠻賊[illegible]月丁亥
至桂州詔從[illegible]國軍節度使以龍宮副使名仍曲赦廣南
民得休息矣遂磨桂林之崖石以書其勳其詞曰

有宋之大　天覆地載　四海正朔　百蠻冠帶
蠢茲狂寇　起乎徼外　父戮子夷　逃死交界
招納亡命　殺[illegible]逆言　[illegible]臣用上　[illegible]尚以偁
卒陷邕州　來犯東[illegible]　志圖全越　肆其雄[illegible]
廣城言言　[illegible]　攻之五旬　[illegible]民而旋
賊鋒一至　千里無烟　[illegible]十[illegible]邑　五嶺騷然
天生狄公　[illegible]　[illegible]　志殄頑兇
請纓南路　[illegible]　[illegible]　猛將風從
賊之致閩　實惟天誘　來送于郊　奔走群醜
當我雄鋒　易如拉朽　脅從偽署　叢聚投首
羽翼既剪　心腹既刳　雖欲自拔　人誰與圖
焚廬而去　回巢必逋　六親不保　曰[illegible]其得
厥惟甚邊　南國之紀　九絧襟帶　列城脣齒
險固一失　兵禍無時　[illegible]民萬[illegible]　息[illegible]
我公之來　電掃雲開　叛渙斗破　綱領重恢
師成衛弟　民得春臺　天聲遠振　繄公之材

大宋平蠻京觀誌 并序

大宋皇祐四年夏五月廣源州蠻[illegible]儂智高之叛江流[illegible]
[illegible]東陷九城遂圍廣州廣人怯戰堅壁自固賊將駐兵侍
城攻之五旬案得土山據[illegible]其巧城堅不能下乃還經邕
復殘二郡覆四將再入于邕凡害將佐三十餘員男女口
萬計牛畜貲貨無算所過焚蕩無餘楚越騷然天朝[illegible]
之君臣為之旰食樞密副使狄公青抗章請行願殄凶弄
上重其誠從之先是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
彬同本路經略使余靖經制賊盜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
舉總其節制明年正月己未青帥三將兵至邕州歸仁鋪
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騎兵追奔十五里所殺獲衆二
千二百餘人及偽署侍郎黃師宓等腹心將領五十七人死
于陣[illegible]首[illegible]智高其夜焚城自遁詰朝引兵入城俾供奉
官賈[illegible]斂戰場斂賊尸而瘞之爲塚于歸仁之南又遣都
騎尉區有鄰[illegible]城而死并活擒而戮及奔而踣踐
殉灼者復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為一塚[illegible]之于城之北二
月有部即其所為京觀乃命立石以誌其伐銘曰

庸臣罔邇　率職不虔　盜起其間　蠢背異類
藏亡納叛　以輔救煩　竊[illegible]無備　乘虛擾[illegible]
遂肆兇姦　順流而東　列城皆空　嶺表騷然
師徒桓桓　失勢摧兇　天下側焉　帝命樞臣
握節[illegible]　拯墜縱殘　師行之律　賞罰貴必
其謀乃專　兵家之勢　動靜有制　折衝無堅
千里耕既　扭於[illegible]勝　致[illegible]長衛　驅彼犬羊
敵此兇氣　血膏于原　弃甲如山　遺骸豆野

百里腥羶　武功外揚　仁心内惻　念及幽泉
育骴之葬　京觀之封　銅柱賽年　天聲遠振
皇澤重宣　永鎮戎蠻

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古之建國者義以制事財以聚人八政之先曰食與貨即山鼓鑄三代而然禹鑄歷山之金以救水禍湯造莊山之幣以拯旱虐周以金錫之利分隸虞衡唐以郴桂之郡並建鑪冶貨之所產本無定處興造之謀期於便事而已國家年一諸夏龍綏四海開寶興國之際收復征閩因其故區作爲泉布特移歲積地產雖常比年已來治民幾廢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年特詔翰林學士葉公青臣宋公祁經度山澤之禁以資國用乃僉作奏曰謹按郡國歲銅和市之數惟韶爲多而受處錢院由江淮資本彼以酬其直實爲迴遠謂宜即韶置監分道金工以往按一歲用銅百萬斤可得成幣三百萬三分其一以上供餘發市銅錢得二百萬如是則其息無涯矣詔下其議於廣東轉運使直太史博公某知韶州比曹副郎然公某二公協恭設詔以經厥始郡有故堞號爲西州遺趾高亢宛二頃分乃相厥土瑩則食焉凡棟宇之制管庫之嚴詢于故實斷以心匠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錯水鉴鐁爲一並列關鑰互有隄防當其中扃控以嚴事誰何警察自無逃形其鑰館之備用薪炭之兼蓄別藏異室布于兩序出內謹密前

大闢冶官列署于關之南群工屯營于垣之外市材于山市瓦于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動筋力之用率平價而與之金不發督責不徭民籍而功用成爲屋八百楹最材竹鐵石陶旅之用一百四十萬惟材木六千資于湞山封口十萬出自眞陽錢悉辦于郡之境而民不知役乃知循良之政誠自有體哉以皇祐冠年龍集己丑三月甲午始築其基而妨其材八月辛酉棟宇完實鎔備物有區工有居九月己亥大合衆以落之董其巧勞新者勗怠勵惰縱以程準日課千緡不愆于素初韶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觔太守潘君一歲市百萬及樂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歲運美銅三百萬以賴歲功諸冶苟非主計者通其神規綱者揚其職守土者宣其力則何以協規制模成効之速如是哉且韶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弃農畝持兵器募利而至者不暇十萬前則公私劉塹生殺禁亡所忌憚與兵爭往則嗾拳而聽強悍急其行劫則獸駭而遁竄故境壤雖狹而獄訐冤抄常倍他境必資威肅恩和兼被于物乃成善政觀此圖功賦事備至詳簡則民之受賜其可知矣初以遠方置監議者不一故朝廷有以待之明年四月乃下敕賜名永通特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五月記

海州社稷壇記

古之言社稷者其尊與宗廟等諸侯始封授以茅土歸其

國而立社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教民美報也漢制郡縣置社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子祠今則知郡國雖異而祀事無改春求秋賽未之廢也東海郡社稷壇在孫山之麓地形險迫儀度卑略索亡壇壝高卑之式絶無畛域外內之限牛羊所踐蒭牧罔禁㵼慢神瀆禮闕孰甚焉范陽祖君擇之繼曆戊子由蘭臺丞佩郡印既下車之三月以爲群神之在祀典者衆矣惟社稷得用籩豆薦牲幣以脩發民之報而祠所弗嚴何以示教乃相羨土改而築之去舊址五十步得平壤焉廣輪裁命以官田易之封土爲壇隆殺有儀按令據古一本於禮樹以所宜之木繚以門墻奉祠從事者肅有宮侍有次又蜀章聖皇帝所頒堂器制度之未如制者咸俾新之於是政禮具舉人祇交穆風雨以時田穀順成秋八月行事于新壇以報神懽民心熙熙規盛儀而樂嘉應也於戲擇之以通材遠識宦在外補觀其臨民賦政先於典禮得古君子之風焉循祀以求究者得不愧乎贊役者朐山令李良輔云

同遊沏溪石室記

人之好高慕遠樂在林壑者厥遊不得其勝則無所託焉地之蘊靈蓄秀於方域者所賞不遇其人則無所發焉遊賞之會其難乎哉予以分司歸鄠之明年江夏黃君子京始牽樂昌其明年以書見遺曰弊邑雖小地多勝槩沏溪石室宜爲稱首元和中番禺從事李文孺嘗志其遊稽其景出函瞕之右而文不逮於到難故使茲山不甚顯聞於世若往尚車以尊臨之願去道茀蠋導以從又明年乃往遊焉其始去縣郛西北平行五里而近西爲大山其尊無並東亘岳峯積石所成層溪下流入逕中斷揭溪即負峯爲大巖外洪步異中如華屋平有廡廣之廣高適結構之隆寧中四注舒至則幽崖疏入如曲房小檻之㝏斜嘗旁通有泉[illegible]穿竅之勢[illegible]閑陰闕陽冬溫夏含凄氣[illegible]炎[illegible]所不能制固仙遊之所宅蛊樓之嘉致也既而[illegible]兒幽翠爽達前軼洗塵而視則有陸羽題名墨迹在焉[illegible]炬而入則有六祖假息石牀存焉嗚呼苟非子京奏刀[illegible]之暇以奇勝見招何由崎嶇百里一屆其域又窮彌迹則古之賢哲隱淪爲常乃知世稱今人不如古宜哉子京時又招攝尉唐甚進士譚某同遊既書名于壁復鐫石以誌之今天子親享明堂之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部亭記

賢人君子樂夫佳山秀水者蓋將寓閑曠之目託高遠之思滌煩[illegible]開納和粹故遠則攀蘿捫雲以躋乎杳冥近則築土飾材以寄乎觀望惟部山去州治八十里自元精旺胎陽結陰流不知鑱鑿有韻獨秀茲境在昔虞舜南狩蒼梧九部之樂奏于石上山之得名起於是矣國家至眉海隅擇材綏遠興省丞潘君伯恭持膺詔選來守領兒鋤強耕弱有意於古下車暮年人用休息乃曰山爲州鎮厥

名者自秦隴五嶺迄今千載爲吳之使從舟之賓大雅
之下仕遷如織不知觀游之地以爲山祭宜守土者靜所
而吾遊哉遂按郡牒而相之背山東渡五里而近得地曰
淸溪卽道左建亭而山之奇秀森然在目矣俾來以圖授
之矩畫先是賜紫僧法榮者植誠遵義衆所欽信者於是
稽謀樹以壯州邦既勤於將事既竣太守曰吾以事
託人無事於修可去華就實務其用於茲亭淸明使君
之言非唯集事兼存爲政之體辭是拾飾直之浮實市儀
拜之儀材特務梁遷所斤者予衆而樂成焉之所出晄而
亭就則茲山具美盡於無隱矣者如闘斷者如處乎者如
臺呀者如谷向者如問背者如進人立鳥斂霞明霧晴
玉千仞靑綠萬疊殊形詭制殆不可名狀凡接物巧不能
備信塵外之絶景也旣而請名太守曰亭以山稱而能盡
山之美其名韶云歲月日記

湧泉亭記

嶺南俠山之勝曲江稱最然其絶境多在遠郊從州治以
東二江百餘載其亭榭池館兩高臨深前御後擁不逾雉
堞耳目所詣不必郊野能尙書外郎杜君挺之之爲守也巡
無寃私跌佚以外事擧條領民用休息近郊勝槩亡不周
覽環溪負水越一舍得湧泉焉始其出也□□入香□□
陰曲澗嵐□□□□庭平泉源在焉擴而□□隱若伏
歇疏窒爲沼泉出石罅大若湯□如飛□久旱不竭經
冬洊□□古□者皆知伏□暫息泉上來憩從之以
開一亭□命□永日□□□嘉有無窮□□賞傍有精廬因以得
名於是知事從謁於衆曰古之君子必觀於水蓋有道焉
昔氏之名千載若存蓋有遇焉令太守適意水石而露坐
泉傍雖曠然自適宜吾人之所安也乃募金伐材構亭泉
心貫之飛梁虹橫波際翼以堂室備賓遊之憩外營碓磑
爲民事之觀挺之暇則造焉以滌煩慮旣罷郡歸闕具本
末求與後太守潘伯恭南廣守李仲求共賦泉亭一飯一
啜不同於俗之□□乃書名於壁以識其遊後一月又書
亭之始以寓仲求請援石而書之因歎曰韶處嶺南襟產
五金四方之民衆而逝手檮許紛爭稱佗他郡挺之以誠
歷物鹿無留事自自適於山水間乃知爲政自有體也斯
遊斯景書之其無愧焉之名且伯恭名夙仲求名定庵
七年五月日記

韶州新修望京樓記

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在嶺爲邑在越爲交衢治據
居武水東其水西□□□□□□□□□田大庾二嶺故地
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宦得名城暨善地故其擇守於□尤
閭人最□唐漢之西都也縣□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
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眞水最便騎田雖乘
驛猶逆而三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舍
從任□不視溪山巧拙而備診左右若使之然耳今

郡守河内常公承命而來，城也心樂易而政寬，緒力先定
郡歲課丁夫刺船南海餽鹽幾十萬石，俗固餘力而薄從
矣，又重之以困擾，日益窮急，而貧者私公之下車，適遇主
計集賦泉，公昰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庶工巧占名之李
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
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廢墜茲舉，惟疣贅爲之道
帶甚闊，下捷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阤然莫具，前所謂
備詠左胥之失也。公因暇日撫郡郭而四顧，則山川精華
之氣森森滿目，既嘆且喜其久廢而有待乎，乃命有頒土
完缺，繁飭美材，籍工伍，然後蓋之，訓以門其下，因隆觀之
殿以臺其上，民不辭，公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遶，一望
四野，重巒複岫，周遭萬形，短額而態，遠近異色，寒煙淺流，
逗碧細清，鳥聲猿唱，出入青靄，君子謂其訪境也。昔紀其
命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樓
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獄市，賽軍雄者能撰其殺
識，徹署其入之門曰通闕之門，除道梁川而郡國無大故，
標其出之門郡勝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故題其北
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境偕適，浩然之氣果擾
人身，如躋臺中而何物休也，非守臣之賢，此景斯爲來哉。
蘆爐環合，凡二十檻，其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
者創物，夫豈徒然，又況登臨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
勞爲便，亦所以輔官成而尊王命也。時寶元三年五月日

記

韶州真水館記

真水館者，郡守田曹副郎清河張公所建也。按地誌，真水
出大庾嶺（舊本作松嶺，水經作大庾嶺，水出今韶州）南，與武水合，二水回曲而
流，故名曲江。虞舜南巡，奏樂韶石，韶石之右，故名其山曰
韶，由是州以山名，縣以水名。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
陵下灕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
武水者，亦由韶州。無慮之官嶠南，自京都沿汴絕淮，由揚
直入漕渠，泝大江，度梅嶺，下真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
嶺道九十里爲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
致萬里，故之嶠南，雖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劉氏之自王
也，割韶之璞置英雄二州，璞雖減而道如故，韶於嶺外爲
劇郡宜矣。今上嗣位三改元，而得景祐。其三年，公自淳江
郡易地而領是邦，政均而易從，令約而易又，兩灂霜露之
之有宜補陸地廢理無道。其先是郡有二館，一臨武水，曰
清辉，一據城之東隅，曰皇華，惟真水之要津則皆亭以居
艤舟之次。公乃與賓佐謀曰：若天子之使、諸侯之賓，將至
命宣民，必乘舳艫由真水而至者，不授以館，則鎮守弗禮，
雖厚不得盤桓上舍，優游山水間，地主之禮猶爲缺哉。然
由是擇境於勝，相地於隙，取材於羨餘，取工於卒伍，民不
知役而功用畢，東瞰真水，故即水名之。凡一堂一皇二室
兩廡，以翼乎門，宿息有所，揖拜有序，前攬飛閣，命曰仁智樂山

水之趣也溼霧遠水風生白蘋擱檻千家松蘿四望其仁
智之所樂也後之至者有以見清河公求樂之外又能樂
山水之嘉不獨飭廚傳以異上賓蓋將使仁智者同此樂
云耳時景祐五年歲在戊寅四月日記

韶州新修州衙記

古者諸侯宮室車服各視其命之數故臺門露寢將將就
就自秦人罷侯漢公郡襲郡有守州有牧領條部專生殺
慮其久而固人心必三歲而易之循職貢於天子在千里
外則遞促其期再朞而易者故州民視刺史如路人刺史
視公堂如傳舍民病尚不介療矧肯完葺廨宇耶韶在番
禺之北去天子都城三千里而遙故爲遠官去留之心不

固又可知矣皇上即位之八年以今尚書外郎太原王君
守其土下車之始綱目咸振束縣吏以繩墨制豪宗以斧
斤威聲一馳境内知禁然後險者傾瘵者平痼者愈屈者
醒仆者起昧者明霜清物寒日和春融畏愛所交衣被黔
首於是中部得符比内諸侯端三歲以所請也政成事簡地
居衙要築室乎陋人何所聽不然況傳舍如前人之視民
病也繇是因山之材程用度壯棟梁嚴楹桷山有美材不賦
於民官有餘工不與其役擬諸侯之章謹列郡之儀式
翠臺所以授符戟所以示威乃伉高門以備其制分爭
辨訟夙興從事外皇中堂各有攸處肩御公也兒穴防姦
簡書山積虎符領兵甲卒列對峙二廊加以胥徒

涼也從賓客各有所解則有東西小廳地暇春早百卉
先媚亭曰擷芳疏池釃流一水迴合亭曰環翠郡侯之亭
曰百中可以觀德也燕居之亭曰清虛可以頤神也臺曰飛
霙靜不偕不倡城隅一棲景最奇絕東溪北山秀在眉宇
落成之日靈芝藂竹拍味韶類珠圓美可賞亭曰甘露紀嘉
瑞也至於胥吏分曹廩儲供上風雨之庇使者之工既畢
民足趨走扶伏固請鑿石刻文以紀成績星飛一介見屬
真命遂按圖經控扼五嶺韶爲交廣員舜南巡奏樂於此
郡有遺跡因山得名漢置曲江縣爲南海之屬邑晉立東
衡州居湖南之屬城梁爲始興郡置内史以隘之隋劉
割據析其地建英雄二州故始興之名移於他部皇朝開

國軍事民政咸俾儒臣領之邕容經略名存實亡擬於舜
部彼則負矣胥從江湘咽喉交廣地之重也露瘴比均疫
癘南盡氣之和也覈駭萬揆雲蒸千楼署之廣也合是數
美爲郡國最不亦善乎君以天聖庚午自殿中丞領鉅宛
符朞年之間再增秩至屯田員外郎則爲郡之才之政爲
萬眾知可見矣明道元年十一月日記

武溪集卷第五

武溪集卷第六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吳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洪州新置州學記
韶州新建州學記　雷州新脩郡學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廟記
興國軍重脩文宣王廟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筠州高安縣重脩縣衙記
英州盤城縣南場公序記
虔州司錄推官廳記

潯州新成州學記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爲善地𨽻江東北上無夥惡蠻溪谿洞不際其境民之從化宜罔然哉國家疏期數佑丕冒嶺海偃革橐弓七紀于茲亦嘗詔牧守立庠序以崇化厲賢爲本而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欽然慶曆紀元之七禩京兆杜君應之被詔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宮既而務左周視見其庭堂卑陋像設簡剝冕服章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褻雜常用爵觶拒衣居無容席乃喟然歎曰明經進士之科其特貴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之第者蓋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營學官卜郡之東龜則食焉辟命從事刁君舒以董其役鳩屋衆役正厥王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爲堂乎東尊師教也築宮于西絜齋祠也翼以二序布爲授舍且坐弟子入知所勸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菜之儀無坫俎房罍雲洗海尊矩罍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靜惰則祭事畢翌日經師執快以正厥位縣徒說席坐立以齒出說入雍容憤發潯州人觀者知邦君以爵冑周孔之教而爲政先與夫束刑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君等數而請曰君之丕訓于我而廣其黌榮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之費故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以狀來請記予謂杜君上以宣朝廷興學之意下以成閭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異時取名爵於朝當自今始有志教者可記也哉

洪州新置州學記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黃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之義本於太學右廟而爲學者設之矣也大江之西豫章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爲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歲有人焉宜宜與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槩叔平以祠曹副郎來東豐閣書之職來守是邦郡舉循名立群善和氣

被境定無宿新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平八十年耆白首老不識攻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興學校之風未甚流布於守臣之閒請遂蒙褒章介在江左為支郡泮的狹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為比即其祠宮觀遂實合詔從之爰是舊樓移數增卑廣其壖垣峻其庭陛或易朽而杉或築基而增起廣為講堂齋舍奕奕儼然南面龍袞珠旒子王[illegible]自高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于堂于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為役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數頗其附贊給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廩選文行之士[illegible]官牒[illegible]表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職得請焉

又守說也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抗俎彝犀之器見於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始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既用半年後不務於民賦以養材不歛於衆而克成焉漢承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焉其或者理劾務於吏大抵摘墨挾鉤距尚威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為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代相[illegible]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舉而知者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徵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為政者有所趨焉今取士以文學舉進士而升甲科以縣識居官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為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徼福於神祗祠廟者異矣又豈知佚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為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饒州新建州學記

漢承暴秦之餘治定五世乃升著功令建郡國之學以育孝秀之文翁作守巴蜀克變其風比於齊魯然為循吏之首者蓋詔令書條教也國家承五朝之季崇儒雅祖功宗德節期四海今上興葺治本二紀于茲乃詔郡縣立學許延廣博士歲舉官副郎清河張君自南陽倅車移守鄱陽舉遺坊事亡不綴一日集其僚而謀曰今天子思

得賢俊基固太平詔落黌校以廣聲教郡國當以新書從事肅副上意且古之教者以學校為本鄉佐脩之於國父老脩之於鄉亘而里父坐塾上以視民之出暮視其入以齒為急者又師氏保氏以德行書射共訓于民鄉之秀者移之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皆學之制也善為政者固當先之矧奉天子之詔乎矧是郡先聖祠宮棣宇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構也君於是卽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郡之秀民聞是謀者爭出家以助其費乃命從事之賢曰胡宗堯蜀城之良曰朱璘籍而司之得貲三百五十萬於是令番紫購梗梓利匠程工力度堂室謹儲峙采木之暫一本規矩遠就城闉取乎居國之陽傍睨

湖光象乎雍水之半嚴俎豆之習以隆乎禮正師資之位以傳其經萃乎群賢貢之六藝悉三代之遺則也乙酉仲夏始克其役越朞年而有成凡為屋百二十楹晝講夜習各有攸居又市義田三頃以賦其日廪仍奏署舊縣宿儒胡寧以為其表率貢君子樂育英材之意也移其志以及於天下其善豈可量哉文翁先侯不得獨擅美於前史矣

雷州新脩郡學記

三王四代質文殊途圖治之本惟學為先閭有塾堂巷有校室列於郡國其可廢耶本朝一祖三宗以聖繼聖雩落之外威無不讋瀛寓之內澤無不浹先皇帝頒詔郡縣謹乎脩精里選凡生員歲廪舍講經籍崇儒術然而州邑之

吏或迷於簿領或急於進取故於承流宣化有不至者海康郡瀕海之遐郊也地域雖遠風俗頗淳聖訓涵濡人多習學頃修者怠於考習至于今上格明詔下學群望乎殿省丞揭陽林君奕世儒學被服文翰既奉休命出守是邦嘆得材賢而教育之乃移前詔廣學宮而新之相地考古以就少陽之位春秋菜則先聖先師之像不可不嚴也朝夕講誦則函丈接武之堂不可不廣也群翔博習則居處不可不淮也勸勤懲惰則洗令不可不肅也將俾其稽古力行以孝睦其親以道致其君不徒誇威儀考聲病而已矣今天子紹堯舜之明內脩曾閔之行以復權綱安求後又周應馳弓旌空嚴穴以收四方秀茂之餘吾閱光皇夷

易之道也諸生當體郡太守之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記也書來丐詞故以此視嘉祐八年九月日記

康州重脩文宣王廟記

古者立學必行釋奠之禮三代諸侯皆親臨之周人祀周公魯人祀孔子為先聖自漢以來遂擇用魯禮蓋三王之道備於周堯舜文武之道備於孔子故後世無以易之而加崇焉孔子之殁與天子正朔相左右以被四海雖庠序廢興靡常而廟食不絕者教之存焉耳康州在嶠南千里北人吟嶠而至者率以南方暑溫蒸鬱長疾瘴瘼于內地日月以計歸至于政之或未暇緝也殿省丞李君仲求被命到郡自以壯年蒙國委用得守土宇不復計遠邇若向

之為者凡可以濟當時利後人者罔不營度焉先是郡無黌舍彝建廟室以應令華祠于廟在子城西偏廣不占畝棟宇卑陋不稱明德且郡枕端江下流其源數千里其派十數以合而東每春夏積雨流潦溢隘侵術毀民廬舍澤走高以避江怒蕩細摧剝盆入廟下潰侵神宇非嚴師尊教之意也迺相爽塏去郡東五里而近得舊校官之故基而鼎新之殿堂門序凡五十楹先聖先師及世所謂十哲者皆扶土為像于殿以其侍從七十子而下又設色肖形于廡以存制仍以弟子之位于堂以肄經凡廟之式皆備焉既卒工捐財羨餘以為記請予有出壇之不克書其明年為郡又明年部而誌之

成以慶曆癸未歲董其役者端溪尉王兹進士樂其成而来居者百餘人云

興國軍重修文宣王廟記

孔子抗帝王之法於六經而百世宗之故其血食與學校無窮然教之興衰存乎其時惟至治之代其道乃大行漢四葉始建郡國之學而進儒術在唐六帝乃克用王禮而尊夫子五代兵革雖祀典不廢絃誦之音蓋寢矣聖宋在宥七紀于兹今上纂三聖之丕烈踪御大器息武行文澤浸八荒常以隻日視朝雙日講學開成均文擢多士故天下靡然知所嚮焉郡諸侯獨大府劉部能以崇其學今爲諸率報聞從之餘或畢於省獄賦政而未遑顧朝廷亦置之不問在其自視何如耳興國軍者本隸武昌以鎮山鼓鐵之利遂建軍壁故廟學草創而不完景祐受冊之明年太原王君以成均博士知軍事剛斷柔惠教和於下劉去蠹弊民懷其生抚卑恭年簡肅成政乃謂其僚曰古之善教自學校始家塾黨庠職在鄉老況今領縣五社以有兹土人不知學何以示教先聖先師之祠而不若浮屠之鬼何以示德二者皆爲政所當先也惟舊祠在牙城之西風殘雨陊不自撐梧先生弟子居無容席之地歲率常祀俯仰其間實所病焉於是度費飭材以萃百工罷不急之用而用之不瘠於民不割於公而儒然餘力以克有成殿寢夾夾負陰嚮明龍卷王琢顯昂其象東陛岌峻旋序

閣廊孔侍於唐讃於先朝作配從祀及得國形太學吾塑坐繪立咸備其制向之不如制者悉俾新之延閣崇堂以登師儒局列技室以采俊秀是焉者處于東偏大爲二庫藏賜書以蕳生徒之業猶禮器以識春秋之祀是焉者居于西偏學之稽古先乎制度乃案三代車旂器服圖之壁壁使來者觀之渙然在前祀之有齋致其虔恭修樂齋室于宮之南湖光上照山翠欲滴太虛之庭始肅可滌事神誨人之道備矣新宮既就而行禮其中邦人怡然知學校之所以爲教也寬像以書來俾爲記將伐石而刻之以永其壽年昔魯人美僖公遵伯禽之法能脩泮宮播在詩頌蓋以能脩其宮又脩其化故國人思樂泮水而往觀之禮有飲酒養老之儀兵有受成告克之事咸在泮焉則化民成俗之道捨此宜何先哉王君能尊仲尼無窮之教宣當世所宜之治脩祠宮建學館知爲政之本故不敢默而記

惠州海豐縣新脩文宣王廟記

夫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周人有鄉先生遂大夫分掌其令以董其習而薦其賢能爲鄉校所建則有皮弁之薦小雅之歌以享先聖先師古之道也自秦人蠶食六國燔周之令詩書之教輕於蝉翼漢興雜霸學者惟集于長安郡縣之學寂寞微矣唐室雖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釋奠專爲孔子祠宮已事而遂葺生荊棘因循其弊以至于今則今之縣令惟以斷訟折獄徵租爲稱職

耳其能勸學以警俗者幾何哉吾友譚君初命爲豊民
守農諭吏守曾事圖境恬然夜亡犬吠聲下車朞年政既成
矣乃曰首俎豆所以敦風俗興學校所以勵善良嚴祀事
所以教肅祗考前計所以辨制度古之建學必居公宮南
之左明堂亦學也在國之陽縣雖小亦國也子男之制其
可忽哉舊有廟學與之西偏編竹覆茨以爲其宮陳兩楹
風以蔽其像歲二月上丁率諸生祇其常事瞻顧屋下遲
與諸生謀建新廟而崇學館諸生聞之傾私積以資其
成遂以其事得請於北徙祠舍於邑之東南陽伐山飭材
易瓦以赤冕服王梁儀容大備顏孟西嚮以爲先師十哲
坐配以爲從祀丹朱其器以爲主牢蠲潔皆白其堂以翼序

講誦工既畢遣書請詞以識之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日用於百姓而不知其仁
澤及於萬世而不爲其私口頌目睹不加損益所以尊而
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今海之濱被王化廣被天子之道
同其汙隆與昔翁合肅風鄉者此亦政之所存焉耳乃書
之以示於後泰定二年六月日記

筠州高安縣重修縣署記

國家以縣令專諭選部用人爲輕故難理之邑皆命於監
少署丞佐之官以爲之長由保任得寺省官者必之兩川
以廷謝日爲次未之兩川而之他處則爲權入大江之西
縣不滿五十難理者三十以風波之險獄訟之繁人固畏
之而不來其來以權入爲者又者或歲年少者三數月其
斯也又三數年民之病所以痛而不瘳者其由是乎而政
尚然堂屋頹圮莫誰顧之哉高安劇邑也籍在難理中皇
上以其祐年之初高陽許君舉進士登甲科得秘書省
校書郎試治茲邑故得久於其政君啓迪中道留意撫字
郡之所在雖遠必以志有所守雖威不移吏畏其明而罔
欺民信其令而必從滿三歲謀建暴其成績就增祿爲廷
尉平不易其地君之始至也上漏下濕不蔽風雨越二載
廼撤而新之乃爲署以卜攸寧取材計工皆於羨餘論年
而復成民無勞焉堂飛鳥革首猶之興一本於制度晝訪
夕修四時之居各爲其區吏至於室容宴豆亭張射侯可

以序賓可以觀德古君子之事也向使尚年而去則於是
署也不暴斂以成之則孰其基必也守宰之不數易觀此
可以知政矣署既成俾予記之不敢以陋辭泰定三年十月
日記

楚州鹽城南場公署壁記

國家循唐舊制籠山海之藏以佐經用瀕海斥鹵至廣而
民食至寡故斂散之權不可不專其法一綏則奸人大賈
擅之矣此所謂與奪貧富之柄也淮揚煮海爲鹽專其者州
界五嶺北距臨淮野踞桐柏以南踰九江及荊衡之
郊凡六十餘州最天下之鹽歲入息錢三十五萬萬而淮
海之鹽息錢實二十萬萬其富國也將安設守令兼地必

擇官以董之自計祿及其佐及主計予文者皆取[illegible]
外之士以充其選然自建元迄今殆且千歲而尚有遺利
者豈廢置不常當官者未之思乎景祐初太史吳公遵路漕
征南畢兼制置使公事乃奏言楚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
將縣倉亭竈基列相去且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為主而不
出郡郡故私鬻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傅海七十
里命一官督察之俾次伏可見私鬻可禁天子是其議可
其奏公因擇殿直曹元素蒞焉其收畢鹽[illegible]既蒞今
三司副使張公存復舉曹君俾奉以續其職曹君生鄒魯
之族而能以清勤自飭才為人知官無遺事是府復大其
家者也欲書石於署以謹其始且為他時之誌以書來請
遂記之云寶元元年十二月日記

楚州團練推官廳壁記

漢制郡將掌佐刺史提政綱而舒卷之其綸詠勞逸群吏
[illegible]錢刀盈縮獄扞邪正無處蕃出歷入咸得旋奏其書
山府而損益焉有唐天寶之後行兵四郊分建元戎以屏
王室大者擁旄而制數郡其次持節而綴一州各立監佐
輔其條教然郡曹掾不得聞軍謀單尉於民事亦以之兼
而贊者必求文雅之士為其上賓故參謀幕府必名而
命之山陽楚之東鄙北據淮東負海吾壤貫中天下輻輳
百年四達用武之國南走廣陵為大府次持節者不得制
團練之名得以此宋皇朝命文吏治州將總諸侯之
事也實佐之任委於[illegible]計者不由辟召而主禮輕
先是團練推官受署之館仕得其表接賓客入會局列
廚廨容妻子各有攸處前居者皆者才識而權不足郡郡
尉緣隙而受棊之徙居河序才庭風雨近市而喧囂巢而
危執謂官庭返隘民舍狹隘淺底何以觀政蘭陵蕭君經
佐之秀由進士擢第歷官而佐楚會其人為太守仁賢偏
費綱領克振民得安業豐無然贊襄政之違缺及居室乃
根源前事上白廷中頹斂坦以正民之聽視詔可其奏
乃擇池於子城之東南隅出緡金市山材與卒徒利工器
一毫不取於民間費府緡若干萬考室若干上棟下宇可
以遮[illegible]厚垣可以卜清曠噫世之處官局者苟非
門行畢肱則與民動豕瘦勞下民矣今蕭君革因循之弊
抗罷勞之役而安厥居愈見其兼濟之能也異時享大名
踐佐三之國則覆其佐東諸侯之政斷得之矣若乃案挽
翰英彥聞望素高無意於華侈故略之明道二年五月日
記

武溪集卷第六

武溪集卷第七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寺記上

筠州新砌街記
韶州翁源縣淨源山就石院記
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脩寺記
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思長老壽塔銘
韶州開元寺浴室記
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
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
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筠州新砌街記

予至筠州之明年道者僧體謙袖謁及門既坐遂言本永嘉人寓筠二年去居廬山筠之崇善者曰吳太元命之復來募衆得錢一千萬召工鑿山陶土得石與甎若干千萬砌成大道北斷于江其南西繚于闤闠凡若干萬尺瀕渠暗竇爲橋以通之凡若干所喜捨之士以道計者自五百以至百又凡若干人以錢計者自三十萬至一萬凡若干人一萬而下不可勝計所得錢不以毫毛自私皆寄其氏之皆朱出墨入悉某氏主之麻衣草屨以董衆役暮宿甄舍飢食於施者家凡若干年而工畢乞書其事而誌之吁今夫址征物賦官司列將督謹期會上監下督民猶有斷圄而逋負者至以西方之教一呼于衆則發蓄積割珍愛欣然無所惜其故何哉蓋儒以禮法御當世使人遷善而去惡佛以因果諭未來使人脩福而避禍然世有積善而遇禍積惡而蒙福者雖有仁智無如之何釋之徒則曰彼前世之所爲今獲其報耳今世之脩報在來世又言設有天堂地獄苦樂之趣次序纖悉故無刑而威無賞而勸歸之者如川之流壅之不停去之不竭其爲教大抵若是其有竊佛之權愚弄於衆財未入手先營其私衣華飯居宏麗啜甘脆極力肆意無畏憚者十六七焉彼上人者獨毳衣糲食苦其行而外其利又能得閭信同心成此利益彼夫趨官曹遊蒙肆者出滓泥入清淨之境真奉佛事勵戒行而好方便者也誌之無愧詞

韶州翁源縣淨源山就石院記

古之學佛者內樂空寂以照自性外作饒益以濟群動故行脩於己而功施於物雖巖居穴處草衣木食委去得累超然獨往而萬家之城十室之聚率有信嚮仰爲開導由是攀蘿躡磴棧險梁深畢入所居必立精舍就石院者翁川之列剎也山川葱鬱香絕紛靄泉石幽奇足以就藏宿大中三年有僧法光爰此剪茅披翳去榛構貸遂以就

石爲名劉氏亾割亂離斯廢鍾唄之聲幾乎息矣開寶初因其故號遷于上源香火僅在風帷無託不有發也其何以澳天聖中令住持慧周同檀越吳迪等相與謀曰佛之示權也大矣人之起信也久矣聚崇梓者知其果視禍福著存乎應崇善者有精進以篤其修畏罪者有懺悔以募其過多藏者有布施以破其或念往者有追奉以廣其孝是知民之間并不可一日而遺塔廟也既而同爲者莫與爲者勸富爲者資巧爲者力其相土也則疊岫環抱溪帶附其度材也則百堵雲構四阿翬飛其設像也則金璧粹容天龍善衛其蔵境也則珍木彌望佳[illegible]人其崇福之叙字絕塵之幽致也苟非智者創謀善人協規孰能與於此哉巨石如昇泉淙于下可以爽情靈可以滌塵慮命名之始其在兹乎就崖磨琢傳之不朽皇祐元年八月日記

廬山承天歸宗禪寺重脩寺記

佛氏之權大矣三乘十二分之教雖所說不同同歸於化人爲善人天龍鬼無不歸仰故一一城邑一一聚落一一川原一一巖岫未嘗無剎也俗無華裔土無沃瘠十室之居萬里之遠鍾梵之聲相聞世人不厭其多夫惟群動外誘則其智昏一念內息則其心寂寂者浮圖者定慧發光以戒爲本故居城郭之憒更不若山林之閒曠也天下溪山之秀江國爲最塔廟之嚴廬阜爲勝近不接於塵坌處

託於巖嶮晚發夕問無涉佛事歸宗田焉本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宅也壇宇雖改墨池猶存天竺耶舍尊者振錫來居遂作布金之所江左六代至于隋唐總以律儀莫籍講系正元中江州刺史李渤與智常禪師爲雲霞之交素師友之契爰開法席革以禪規常禪師馬祖之嗣風韻殊特初有日者言師相有異表師聞之曰吾學佛者異欲何求遂以沙眯其目輒有流星之應時人因其眼赤呼爲赤眼道人四方來學不下千衆自是燈燈相繼于今二十三世矣皇朝景德三年以誕聖節名承天錫爲寺額乃冠歸宗之號叢林之盛少能比擬棟幹之陊毀及于[illegible]皇祐初出罹之災錫爲煨燼長老慧南既痛己身逢此壞相又思成住莊嚴當由我興於是精勤再造同於經始未終厥志奄先歸寂妙圓禪師自寶峯膺衆請往十八世矣諸方道舊推爲禪伯第以雲居又蒙綱領彼挽座而振之及是緇黃共議迎師故慶衆人之求舊群情胥悅智者獻謀匠者獻藝富者獻財壯者獻力土毛所入日用所資悉衆均其誠籌畫無隱遠者伐山近者陶土而紺宇巍然思歸全當形說色而寶像儼然惜其能事未終促亦避去道宜紹之亦才難於今長老慧通嗣總情衆檀力與脩凡陊而未平甚而未構器之未具像之未完月經歲葺工無暫捨期於大備又加飾焉奈不至朴斲不及麗香火所處賓主所止經行作務群居獨息各爲區域莫匪僧儀愚嘗謂臣庶之家雖

王世相歸之鄉仕漢子孫能保故居者鮮矣至於禪宗佛
守之時遷代易而鐘唄中盃不絶者何哉蓋選於衆擇其能
而授之乃克起廢補壞而永厥世也必因夫大患難大災
害然後見哲匠之才蘇菩提之願力古今已然之勢也故
十三年之間繼擇開士而見寺制周高監寺僧松恩實師
之門人也遣价馳書數千里丐詞為記不獲讓而志之嘉
祐八年十月日記

廣州南海縣羅漢院記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則知道者聖人之中正也守
常而不可變權者聖人之輕重也應變而歸於諸權之時
用大矣哉佛氏生於西域與諸華土壤斷絶殆將萬里其

法度後且千歲摩騰竺法蘭始持其書為老胡至東土當
時未之識也逮羅什明秘學以肖其像陵藥鴻臚外館以
居其徒油其梵音以通華言誦詞講說日漸月漬自是迄
今又且千歲天下之俗雲蒸波委奔胥之光毀齒之童服
役其事惟恐在後百戶之邑十家之鄉鐃鼓梵唄未嘗有
闕其故何哉蓋佛以大權寵萬化歸於至理而已其為教
也禁殺伐斷淫妄崇布施重懺悔性命之說付之通情之
士因果之論積入鬼神之域使賢者勝愚者生怖同歸
於善也且夫蠉飛蠕動含生之倫莫不畏苦而趨樂圓手
方足最靈之品莫不致高而好勝而況血氣充於內耆欲
誘於外不足而後爭有餘而後肆欺詐巧偽皆欲勿為而

不能已也非權曷以齊之哉嗚呼人皆祖敬生死循環一
念作惡流入胎卵有知之所同懼也高貲重產貪利不休
寶持所愛則獲福報常情之所樂為也數天罔上造惡者
衆稱心自悔罪即消滅衆人之所願聞也死喪之家五情
潰亂聞有遺教俾其黨脩能餽亡者往生善處則雖捐軀
破產無所靳吝孝子之不忘其親也廼知釋氏塔廟相望
於野不為過矣南海諸越之冠邑也番禺大府節制五嶺
秦漢已來號為都會邑即郡治俗雜五方吏謀誌之此無
頌焉邑之南有里曰豐衍村曰平洲山曰芳羅院曰羅漢
自劉氏歸命里落荒棘院之餘基蕪茂草然而名在郡
圖未剗也至天禧中聖化翔洽淪五十載國無橫賦民有

富蓄生聚既衆倉廩既實亡者必有孚也而不知其所之
存者必有祈也而不知其所嚮蓋父同議者共為歸爾時
捐資葵史鄉等五十餘人列名請令任持僧法宗建剎莫
居以梵西方之教緣是相山林視原隰基爽塏宅閑曠令
元鑿而協謀伽定星而考室幾己所有惟力是視募衆所
得一錙不私銖土以寄處故覽龍君繹君以種尊宗之教倚
席以待衆故郷哉輪奐以開討論之地一飯之約擊鍾而
示徧四方之來析床而愈柜茂松嘉樹莫非手植締構經
究其亦勤矣御視城闕棗榜不來前瞻海潮法音如在真
物外之幽絶也人地相高衆所推擇遂選為縣僧首凡僧
之董領教門者國曰統曰錄郡曰正縣曰首苟非才出羣

類孰能得之法宗師本郡人姓陳氏幼以經業自進長以
戒行自守遂能闡揚佛事化其聚落咸使信嚮補爲一邑之
首噫彼上人者僻居海嶼不求聞達至於志有所立行有
可取人則戴之以爲領袖自脩者可以勸人其信矣乎余
定辛己歲予以爲冠南采得其狀而書之既誌佛之權且
警夫怠者云耳

韶州樂昌縣寶林禪院記

上士冥心而履道其次崇善以濟物道充於内而迹彰於
外物應於道而名聞於遠所以諸事而察其言尋聲而索
其實一家之譽必用之於鄉一鄉之秀必升之於國蓋善
惡起諸己毀譽成於衆擇賢舉異用此術也今夫推自稠人
之中陞于高座之上巍然當室之白以師道自處使同袍
濟濟北面就列拜起趨揖如事君父若非深識懸解領悟
性相舂容一音發聲去惑者衆多之心豈易伏哉越人右
鬼而劉氏尤佞於佛故曲江名山秀水膏田沃野率歸於
浮屠氏郡之屬邑曰樂昌去縣郭四十里有院曰寶林地
靈境勝一邑之冠遠郊近落牢來瞻仰故常延聘士主
其粟脩於緘棲山林以遂其高道江海以安其閑凶人奇
士所以擊節而爭往也又況有棟宇以資其偃息有齋爾
以奉其饘粥果能擇得淵人以付之俾其發揚佛事開道
氓俗奉行諸善共遠罪惡此乃因 高明之道成兼辨之
利者也今長老圓[illegible] 福州懷德人姓陳氏學頻故於黄
檗山顯宗禪師服勤二十年晝問夕參宴坐幽默乃曰未
既自辯安能度人即謀南歸以卜終焉之計惟茲寶林之
衆屢易師長而莫能興葺以延四方於是詰使鄒公卑遠
聽得探得師於廣之慈雲遂迎以來俾尸其衆時景祐三
年也先是院制度狹小不克稱于其名殿陛庳下堂具殘
廢居才數畝面臨廻溪影過亭午則暑氣鬱勃坐者揮汗
至於未光師以日廩之餘悉付營造易其堂殿負陰向陽
增築廡基殆逾百堵伐山陶土刳厥圩埸之工百役自具
不假外尚居者執畚而同力來者捐錫而如歸夏開南榮
冬塞墐戶無復往時之陋也乃知擇得其人爲利自博但
無悉侵漁能守廢舊已足佳矣矧能指無脩之要以悟自
性猶有爲之勸以勵後學此而不記將執記哉康定二年
九月日記

韶州淨源山定慧禪院恩長老自造壽塔銘

天鵝鶴翔於青雲之上魚龍潛於深泉之下安其性也人
之處林野樂閑獨棲神養和保終性命得其道也古之達
士者皆自爲秘器壽室以下逐真之宅周官有冢人墓大
夫掌其禁令與其位數然世人尚以死爲諱獨家在民昌
言矯俗云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不若死者無君於上無臣於下雖南面王之
樂不能過也莊生之言蓋猶佛氏所云厭生死苦樂涅槃
樂者歟佛之去世天下之[illegible]而藏之

爲塔於其上峯之內其得後之學佛而終者皆塔而不壙
從象教也今淨源長老名鄧思姓李氏曲江都渚人於曹
溪南華寺出家受具既而歎曰身居曹溪漫不知其門域
當自愧其名遂起遊方之念天台南嶽無不之也最後見
洞山聰和尚得悟入之要以歸韶州以近郭名藍宜釋知
宗衆者統領其衆遂延師居之晝登師座夕居虛室以延
僧徒各以其儀寺之西數百步有崗蜿蜒盤屈左右峯嶺
環抱其前平敞可愛乃即崗之南鑿穴陶甓甾於其
傍上而側設塔道以入又於其上壓之爲塔之形曰吾將
歸骨於此前搆草堂數楹署曰積福之庵日自策杖往來其
間又擇其西北原樹以松栢仍得土之可墾者數十畝墾
之取其苗子爲香火之用於是登吾門乞詞將伐石而鏤之
以自誌云嘗與之交故識今夫吟聲科第辱尚者棄捐末
光影揮其氣燄尚身戀桎梏手握牙籌計生之利不知止
息者究解脫於家以死爲歸而休其心者亦爲矣孟堅
書藏葬有爲爲之也自漢已來文士或自誌其幽室今
惠師不攻外典且畏予之去而因求先銘其塋其亡寂葬
其西原故嘗登是崗乃爲銘曰

生滅無本　是爲佛性　心境皆遣　同歸于靜
不諱其死　是達眞理　性同虛空　體魄歸此

韶州開元寺新建浴室記

釋氏之爲道也兼濟於人不待乎達獨善之樂不專於窮

以悲智爲脩者也悲之爲言仁之端也能與衆爲作大饒
益去大患難獲大安穩視物之累如身之憂建功而不矜
廣施善而不祈報此悲者之爲也智之爲言介之徒也守
靜默於欣厭居市朝而非顯宅山林而非晦身同夢幻性
等空虛離五蘊超三有此智者之爲也韶於嶺外爲望州
實祖印心之域故寺最多僧最多然郛郭之居初無衆浴
開元寺者精藍之甲也比募延吉以頭陀苦行勸募依信
量力出貨聿圖勝果乃於寺東南之外壙相善地市埴材
賄梓人售陶工精勤以營繕用成浴室八楹僧道稽其
歲月該於康定落成於慶曆之某年五日爲期一具湯沐
熏修者得以滑潔垢者得以滌蕩至者欣欣眞兼濟之
事也先是州距一舍而近以浮梁夏潦暴怒歲苦漂決人用
艱涉乃頒科于師居洞之酒輕力斜卒伐材以橫大航
治鐵以絡違險新而雄之衆獲其便方軌並轡如履康莊
於霖潦波不能侵蓋非悲智所崇何以及此月華琳還師
叢林之宗工也以吉衆抵廬陵詣詞爲誌吉師曹溪人姓
侯氏十六受具徧遊名山禪學通悟得師衆之命受衆請
爲住持主云慶曆六年六月日記

韶州重建東平山正覺寺記

詩人之詠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上下至也翔于
高者棲乎深則性之適矣山林之士豈不樂夫曠遠哉湘
水南峽之北山莽遠屬而韶居其交東平爲其峻山富乎

高深者也莭剳撰字碑詳厥初舊傳尋當大夫碑云劉總
尚書出家於此賜號大覺禪其年名地域乃與本傳不同
會昌之世例蒙搒毀咸通中知宗大師慧璡再萠僧儀概
復茲地四方來學緇褐千人寂師前住仰山時號小釋迦
者是也門人道圓和聞奏牘以東平勝地知宗名流興復
靈境願頒敕額乾符二年錫名弘祖禪院改賜澄虛大師
并紫方袍以寵之及其委蛻諡曰智通塔曰妙光劉主因
之嘗割曲江之豐樂乳源龍歸三鄉民租以贍堂衆國家
題朗五緯敷佑四海出日入月罔不率服野無屯師里無
桀衍吏良政清人用休息故攝心奉佛者沛然有餘力矣
然而作大饒益興大功利建造崇立顯揚佛事茍非戒行
清潔衆所欽囑者其成之固亦難矣開寶中刺史潘公懷
裕嘗擇名德而續用弗成至道中火禁弗嚴鬱攸爲患尺
椽寸瓦漫爐無餘本寺徒弟從徵基而新之咸平元年敕
賜正覺寺額然綱領不振負映之士侵牟者殆年矣天聖
初州命禮僧紹登恢隆祖席纔殺未完而順寂焉提點刑
獄林公升酷好禪學遂請今禪師得彬開堂續燈景祐五
年也彬師化州石龍人兒童戲玩即好經梵之聲少年遊
方徧參尊宿得法要於廬山羅漢院祖印大師侍巾瓶
十有八載曩蘄山儀中聞進賢朝士稱其行業延入衆請
居山也到山食訖即召田客具畚挿手知宗故基斷莽結
廬以聞于州符報從之明年□□復舊人侵地得所餘以募□

許人施人伐於炎埴不煩而備哉佛氏之制閎矣像有瞻
屋宇有說座人不以爲忧畫楹而居擊鍾而食人不以爲
侈夫爲世俗山爲補陁人不以爲疑施者惟恐不得費其
用匠者惟恐不能肆其巧金仙之權何其盛哉先是山去
民居三十里指四峯以爲據東名靈隱南曰大雄西號月
輪北爲獅子且知宗嘗聚學徒千餘故其制度得以閎肆
窮崖盡谷所不能旣者乃禪樓祖學編叢所推名大奇樹
方俗所異非閎與樓閣而不歸第誌歲月而已皇祐元年
四月日記

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

禪師諱自寶廬州合肥人姓吳氏生有奇相幼不同俗弱
齡出家壽州普光禪院智柔大師授以經律初具戒臘已
抱出群之見爲屦遊方遍參知識蘄州五祖山戒禪師駙
馬都尉李公遵勗素所友善黃林匠石禪流所宗見師之
來則曰大乘器也許其入室投水投針理存默識得彼心
要齊問答無今至筠州洞山自唐而來謂之洞上長老曉
聰有名江左聽師通悟堪囑後事乃白於州願以法席傳
之四方禪學聞風遂至戶外待次無至宵分擅施委積庫
司常餘百萬黃蘗山者唐裴休所施莊田舊贍五百餘
衆近歲僧徒既數十而饘粥弗充移師總之請衆日增而資
用豐足其爲人信向如此江南號爲江山佳麗甲於天下
其巖岫峻拔映□千里□□□□□梵刹相照其間□之

佛道場者山之陽則曰歸宗據雲水之都要山之西則有雲居覽泉石之幽遂皆學佛者之所輻湊從爲其非其人則去者半矣今寵正直院祖君無擇河東部屬吏若師函並著好賢樂善之名繼守南康軍始召師歸歸宗從部主雲居咸率群官列名而邀之所至選擇名僧自爲其羽翼故學徒加衆厨廩加豐提唱宗乘言出意表學者從之機不涉名相或縱或奪遂至無言嗣其法而居師席者名山者不可勝數其服人心如此厥後以舟楫往來衣冠之士至星子者咸欲見之故再遷歸宗從衆願也其住洞山時嘗自營壽藏爲終焉之計其後二十歲凡四徙禪宮而終于歸宗乃知有才德者無意於處衆而人自歸之名自從之觀師之出處真得求於人古之有道者也初以駙馬李公爲其名而賜紫方袍皇祐中特恩賜號妙圓大師至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示疾十一月一日齋罷辭衆端坐示寂十八日全身入塔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一閱歲六年門人松思以狀來乞銘乃銘曰

彼上人者　叢林獨步　激揚宗旨　逸心廣度
言發其機　俾之頓悟　人得其要　直趨覺路
横杖而來　拾衣而去　吁嗟刻銘　人天仰慕

廣州烏龍山覺性禪院草堂記

伽藍之制寢室曰方丈十方皆然也自東去郡城十里而近有山曰烏龍院曰覺性長老僧[illegible]持[illegible]縣境院迺其寢曰草堂視其迹似好異者察其所爲則齊其心而戒行衲中之儁也不遊聚落將十稔其語必誠願人多信向不祈甘美而鼎飪常豐不尚華侈而丹素無華夫道充諸已伏之必衆行敦於內聞之必遠曰緇曰素未有不始於脩者也或者謂無脩無證乃欲屏去因果混同善惡則與夫貪癡貪恚者何以異哉殊不知無散亂心是無思也無染著心是無爲也故雖宵空境寂而不捨方便莊飾佛剎納人於善茲所以爲衆所歸也迹之同異可略矣嘉祐八年正月丙寅右番至[illegible]既歸而筆之

武溪集卷第七終

武溪集卷第八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景祐少師

謚襄公余靖

寺記中

江州廬山重脩崇勝禪院記
潮州開元寺重脩大殿記
韶州白雲山延壽禪院傳法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寺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寺修佛殿記
韶州月華禪師壽塔記
廬山接賢寺浴室記
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寺脩法堂記
南安軍興福院慈氏觀音堂閣碑銘
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鐘記

江州廬山重脩崇勝禪院記

夫萬國之大群動之衆佛以濤博之教淵泉之語廣譬善導無不入其言含生有知之類人人物物皆蘊佛性猶木中有火本來無親方便鑽燧乃見光華雖暗得明不從外至故無生之說以去纏縛有爲之法以勗因果二者並施於世隨所悟解歸之等覺佛夫世俗持其說而化於一方者信向遠近視其緣之厚薄云耳大江之南號爲山水奇勝廬阜又稱諸方之最自東晉已來高人開士蹤聯不絕山形磅礴三百里寶刹之有名於天下者以十數四方學心之人多歸焉學人之至必又能以圓頓一音之教舉其綮而驚于衆者以登法席苟得其人則一言頓解出生死海刹那頃耳崇勝禪院江南李氏乾德二年所建也遠公蓮社絕頂相望淵明栗里高風接步左景徽王可以攀躋頭前林藪空可以樂閑懶其遺世觀空者宴息之地也景祐初文虛禪師於是州將而下僉議列刹廣詢法王之孫拔之猊座遂得今禪祖珂師焉寺之故居卑陋不足容四方之來一日珂師言於衆曰吾以諸法一未離去世間染淨析猷一切差別境界無有少法可說乃能入於如來思智地然而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有莊嚴何能起信者寂然無營則陷於因任止戚之病是衆聞是語翕然從風其堂皇殿閣庖序管庫之不如制者一皆新之築基而餝材隨上而甃石肖像設色衆工攸聚其字翰輿見者起恭師以善教而誘 其法以信而募其貨以智而役其工自丙子經營至甲申落成軒檻迴合凡三百餘楹雕以金碧極研麗與有之殞資到如歸其徒之至者飯於廚食於斯聞於斯思於斯覺於斯夫見宗祊而起孝覩墟墓而生哀視塔廟而增信其理一也某故吏官且師之同郡人故待其實而書之珂師通學敏識少厭榮進壞衣削髮而居盧林不露頭角遊廬阜若干年提唱宗乘集軸褐徒七衆盛行於世時人伏其敏洽意自祖法之東流六世而居洪江

今珂師生曲江復以心法名於名山古言孔子之後鄒魯多儒信矣哉慶曆五年某月某日記

潮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金仙氏立空有二教攝綸人天之際以三乘啓果開陳勸發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蜜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福之報由莊嚴起無憍慢故所以群生歸向如流滙就海不可禦也者其有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爲富州開元於浮圖爲冠寺勝師於僧官爲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勸導於人故其吝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者歲時淩深基傾棟撓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唱是事鼎而新之其募資也毋喜臍毋善辭同焉者像異焉者勸歸於信而後已爲是伐材於山[illegible]土於陶購工於市而有規矩爰[illegible]碧之飭雕繪之巧爰拌容石灰製備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于五百羅漢之容率飭化而像之歸於莊嚴而已矣又爲二樓一儲本朝累賜太宗膺[illegible]皇帝御書其宗尊重焉帝及今皇帝御製一照洪鍾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未而告厥成凡寺之制完者飾之缺者補之廢者葺之凡五百楹爲一郡之表三者贍焉既落成踰[illegible]漢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書之云

韶州白雲山延壽禪院傳法記

昔者金人見夢經像始東而[illegible]寺之教者偏於天下既而發之宗祀廢於當室魏之血食絕於與千西方塔廟歸然無改大雄之德何其盛哉迄今千禩寅恭益衆由是江而佚國南闕崇并尚有出衆必爲浮圖天[illegible]南方舊於山水號爲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所以浮圖之居必據奇勝之場也實性大師始來居之絕獨高峯悅出物外陰谷夏雪陽崖冬花故非隱遁林麓之所此也古者謂號山爲澤必能興雲致雨以濟民望故以白雲名之觀夫高士遁迹當世非獨藏雲霞之容同魚鳥之樂而已蓋將晦去聲利旅入杳靄甘絕塵累寡志絕囂而後其性湛然如太虛月旁無纖障乃克通照耳所居高深所樂幽遠者以此也禪那之學其來尚矣自南北分宗思讓與於毗達空虛理共歸懸解而臨禪擬 名禀師授言有體用義有銓專至相祖習曰爲門風然而氣善可求無惡可去直指宗令其悟入雲門之教最號其源實性即雲門之嫡也實性姓劉主所賜師號也名志庠封州人姓陳氏舊主迎入府中親問法要有名傳燈錄庠既即世志文開堂嗣之夫曰契本禪師廷正次曰達真禪師雲端次曰妙覺大師雲福皆承師嗣法世賜師名厥後有惠龍者興嗣人姓趙氏今長老常簡永嘉人姓徐氏皆什方名德之選也自實性至今七世矣棟宇加飾焉田疇加闢焉名爲加又焉號用加給焉徒衆加進焉遠近加信焉嗚呼今夫公侯將相之家不過一傳再傳或當世而絕者豈非貪[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識哉

謀而害人者耶至於浮圖氏設大義以承嗣而能世廣甚遠
精至於不朽賢於陰謀者遠矣其可書也遂誌其世云

南嶽雲峯山景德寺記

雲峯者南嶽五峯之一也昔大禹登祭此山得金簡玉字
治水之要故有禹之行宮科斗古碑時有見者遂名其洞
曰禹溪梁天監二年即其行宮刱寺仍錫近田以資僧食
異哉捧谷隱之士世所以推而重之者謂其輕去軒冕跡
榮辭利以全其高者也竊以釋氏之節離去者出生死
海以全其性豈獨取貴賤易去就而已哉自梁已降代有
奇人簡文帝大寶中有法欽禪師身長八尺布衣一食獨
宿樹下虎兕鬪每一入定輒經累月或一日風雷震[illegible]
見神人具衣冠端笏而前曰此宜立壇度人師謝之遂奏
置甘露戒壇度僧五萬基址存焉陳有高僧惠勇慚心於
此六十餘年群虎旦夕侍衛隋有高僧善伏習禪智三昧
通宿命亦能久定一月乃起常念幽途多苦飢渴乃咒食
賓餉焉太宗朝有高僧義本傳通經律子史百家無不覽
者內外學徒順風庭謁至則開納深得人望無疾坐亡葬
于南嶺有雙鶴悲鳴遶塔三年而去至廣順中寺主僧啓
仁被詔陷法籍沒旺土皇朝建隆元年楚文昭王馬氏請
而復之爾後甲乙承襲殆若德中改爲禪刹命僧智吉演
法領衆其事上白遂以年名賜今額焉自智吉之後曰希
頤智宣懷有三世相承今[illegible]謹請今長老純正紹
隆法席正師成都人俗姓李天聖中通經知識深達心要
得居[illegible]氏法潤寧鄉之吉祥果及今居雲峯凡三遷法苑
皆當世名公今相國劉公資政孫公致仕貳卿劉公而下
十餘公署疏而請之所至緇徒雲集且天然生之說用達
於根本有爲之果蓋易於精進故悲智異途而同歸濟度
福慧殊報而俱出萬修所以學心之徒聞言而得要者爲
之士視相而生恭隨其機緣示以開入雖是提唱之餘經
力營葺塔廟之制華梵相參扶土而爲像度材而爲屋宣
用常均不侈不陋七年中爲屋三百 間至于縣府有
合所至歸又五十餘間皆率戒歲儲不外于於檀施此又
人之難能也[illegible]翁異其嘗同南征之役又與嘗黃君[illegible]
之秀而聯郡之務故致書求記因不克辭而記其世次云
至和二年六月日記

南嶽山雲峯景德禪寺重修佛殿記

佛者號爲天人師故像設以金玉爲之殿宇以尊之也天子
五嶽維南曰衡邦之巨鎮地多勝境翦林構室梵刹相望
據五峯之正勢而旁羅禹迹密通洞天者有雲峯焉晉宋
之間名僧繼起隋唐而下世有其人迨于先朝始啓禪席
相國劉公之守長沙也以其爲一境當全才之選推擇所
措業允皆空仁翔封吟威鉄梁治武功既成民斯安緒於
是禮名士延高僧外脩禮法之務中蔵空性之本長老純
正嘗前[illegible]方[illegible]王仲都入參朝政遂服公

發直亮嘉祐混諧元化天下敦福田爲多矣韶以湘衡爲
治古先靈迹嶽山之下景德爲最乃奏乞方袍以錫正師
俊捐俸金以崇像殿初正師之居是寺也量歲之入約其
用而蓄其餘募良工伐偉材相殿棟宇廢者完之故者新
之越十稔其堂皇廡序庫樓棠閈崇盛者幾五百楹惟茲
殿制締搆猶缺得相君之教而偉爲以恭謝改元之秋而
圖厥始迨明年冬乃克成之相君之志匪以施財而徼福
蓋崇乎外護也茲翦之說蓋欲聯像而起信匪拘乎繁飾
也其寺守茲土且辱相君之舊及殿成純正以狀來白遂
誌其歲月云嘉祐二年十二月日記

韶州月華禪師[illegible]塔銘

月華山西堂琳禪師曲江郡人姓鄧氏少學儒能談王
霸大略已而學佛以誦經披剃乃遊方猶以詩名往來江
淮間博覽廣記推爲文章僧參洞山自寶禪師實於江南
爲禪宗叢林無出其右者見師以大心器之遂以心印付
焉息機南還結廬於舊山之北曰白蓮學者聞其名自遠
至者無算州以衆狀請出世師遁于大洞累月衆叩不已
强勉從之師既鄉邦之望遠邇信向檀有餘糧人有餘力
棟宇將搆樹藝日廣江山清曠甲於州域由是搢紳緇素
途經江游無不艤舟造室耳高論目嘉致人人自得而還
四方衲子奔走于路達心要去爲人師者數十人晚年避
喧退居西堂衆思其道郡以疏請復傳禪旨者三焉寶林
山者六祖古道場也詔擇名德錫殊名命服以居之滑臺
以師名聞堅辭不行乃即磨自筭壽藏曰吾當歸骨於此
既而曰生平交遊之厚者安遺乎元而已遂以書來云願
以銘誌諉吾執僕以從宦數掌學殖荒落嘗評古人之言
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謂道義内充志意
不屈於王公之尊富貴之勢不能動其心也此理誠高猶
是介者之談耳學浮大雄氏者道以性通志非守拘止觀
無著空有俱忘生死不能汩其真況富貴乎鬼神不能窺
其迹況王公乎師之行高乎哉不可跂已乃爲銘曰
湛然性相本無爲涉乎形器有時虧他年幻質此于
歸實言無僞良遺有知

廬山棲賢寶覺禪院石浴室記

大雄氏之爲教也即空無著之謂性攝心自持之謂脩植
因成果之說所以道迷也施財獲福之說所以破貪也茲
道坦明名論所證自佛法東被諸華寶坊塔廟莊嚴徧我
國土凡所經始人皆樂成者非它也茲說之素信於心姑欲
强貪而出迷者有道師斂而翦善使其然也棲賢寺新成
石浴室森衆而植因也浴室在寺之西南隅寺在廬山之
陽山在潯陽郡之左郡在大江之陰山川佳麗棟宇輪奐
梵刹殷興則寺記存焉寺之始創于齊藏于唐賜名于皇
朝居之者不以昭穆伯仲相繼自智常至繼提皆海内有
名高僧統其衆故建刹搆基布金流銀日月天宮瑠璃地

界霞蔚翼張翁飛相照唯暖温浴至老不支一之日亦然言於衆曰六時讚唱當林淑靄若塵垢未除則七福何聚欲求精進比丘備其七物不亦善乎時則有浙僧普昱能湛行爲上首預集其事用因緣相一唱而就募得緡錢二百萬鑿山築基甃石構堂仍市美材締成外室凡十一楹其浣濯之所薪芻之費罔不具焉自天禧庚申歲夫誅至乾興改元之初用浮圖舊法飯僧以讚其成壬申歲昱師會其於事章求文而誌之噫佛之性也開示悟人各有所因則知昱湛二開士當於水因悟最上乘入三摩地豈獨使洗滌前塵除去七垢而已哉按十誦律云昔舍利弗隆暑行化執惱所著有從園者跳飲之水請以爲浴比人獲報生忉利天由是觀之同捐貨財成此浴具功又勝彼矧佛所說其獲福報可思量哉其雄麗宏壯則簡而不書聊記歲時而已

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重修法堂記

孟子曰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至聖之道高深廣博百世而下遺烈猶存賢者發其規模學者窺其戶牖此其所以日鑽歲仰歸之無窮者也然而道之大者必久而後隆事之美者不一而足具昔者六祖大鑒禪師初傳信鉢歸隱海濱混迹弋獵艱難備嘗及其建梵宮登師座敷陳真覺開導人天其亦勤矣滅度已來四百餘載雖去燈繼照光徧河沙而布金遺址筌蹄寂寞向非膺時當天英材接迹譜

承世務餘力佛乘曷能恢復宗風以續先軌者哉天禧四年前轉運使起居舍人陳絳上言曹溪演法之地四方瞻仰歲入至豐僧徒至衆主者不能均濟學多侵牟乞於名山衆選宿德俾其舉揚宗旨招來學徒御詔曰可於是南陽賜紫僧普遂首膺是命莊啟皇太后今皇帝親遣中貴人詣山迎致信衣禁閣瞻禮遂師得於便座召對移刻陛辭之日賜號智度禪師錫以藏經供羅金帛等當時恩顧莫與爲比歸作收樓藏殿以示光寵餘亦未遑開闢也遂師即示中首付荊湖南路傳詔高僧今長老紹師自南嶽雲蓋山再當是選紹光正念宣揚了義居者樂獨來者如歸乃擊鐘而謀曰嗣其業者爲之子也教子人者爲之師也子之克紹然後起家師之不墜何以尊道此世教之所以壯堂搆也日明月曙嚮晦戶通因分別以見塵緣視硯豎而識空性此梵刹之所以崇堂宇也由是普召衆徒廣購梁桁山野谷以求棟幹擇能梓藝以名匠碩協定呈之期觀大壯之象材得以呈其美工得以肆其巧計庸以庸度浮以筵外緣祇苑之居中施師子之座尋聲至者圓立於前如渴飲河滿腹而去嗟乎聖不世出故微言易絕昔仲尼生於鄒魯去世未久而楊墨申韓各就其術爲異同之論以戕賊教化所賴者孟大儒闢陳仁義然後君臣上下大倫以定夫子之道不絕如綫況其遠者乎如來生於西域萬里之外寂滅千歲教乃東被而語皆重譯書不同文

故翻經著論得以紛綸其說暴愚迷妄貪著福報淪象乾
國奔實趣權亦類諸祖以實際理地密相付囑然後知佛
不外求見於自性造惡修善俱同妄作所以遣空破有不
墮耶觀者宗乘維持之力也不然者天下皆皆奔走有爲
之果何能已乎初太鑒以諸佛大法服衣傳清源思思傳
石頭遷知是後轉相傳至今最老緣師爲十世矣佛教之
來中國也達磨最後諸祖出世各分宗派而曹溪之胄最
衆乃知道在乎要不在乎先後矣緣師與元甫鄉人本府
出家受具得大乘之要於漢東唯師遂振錫至于南峨郡
將邦伯卷欽其名乃於唐興南臺雲蓋三塔禪師拱爲叢
中之冠及被朝旨乃克歸紹本院而肯其基傳六祖之道

同是中興矣前所謂必久而隆不虛而實者有待而然也
緣師狀其事請辭鑿石以圖不朽且予里閈所託故於辭
爲備云紹定二年十二月日記

南安軍興福院慈氏觀音堂閣碑銘

上古聖人以中道御物反於經制然後濟之以權西方之
教以大權誘俗陟其律經然後受之於道西教所以侵淫
國土千載彌盛者以其權勝者也且復巧於方便使人信
心其言過去未來禍福環轉頭作而其報習異則業殊故
有天人之樂諸趣之苦蓋所以警貪癡悟頑鈍也又所說
諸佛菩薩世界名號咸表行而著稱見名而知證何沙莫
數不能窮盡獨以慈悲願力莊嚴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四

菩薩能入生死海中拯度群有同佛智見登佛果位超然
於無學之徒爲其上首觀音以甚深般若克證圓通彌勒
以最初三昧故名慈氏或自在神力能施無畏使大千衆
生免諸苦惱或一生補處受記成佛與百億天子同其安
樂由是稽歎獲福瞻仰蒙祐聞名而不墮金剛繫念而咸
生梵眾者在經具說爲善談華都曳聚罔不歸向捐貨竭
泉靡所惜吝雖事存視聽之表難以實求紛起是非之端
或生異論然而信心所格不謀同聽先己勝固於中矣南
安軍淨石院者江南李氏保大年中閩僧行高結庵之地
也振錫雲遊樂茲奇勝剪荊山穢以卜築焉恭勞懂克風
雨飄成百年遇勝八世相承皆老道高塋休心息跡者耳

今住持智應祥符年中乃結前緒以謂獨覺小善皆辟閉
之果洪願普濟寔如來之乘況今天下至大含生至衆乎
室之后必有塔廟以奉薄伽之遺像剎所建必擇深山
以先邑落之勝處欽崇雖廣殿興在人不有莊嚴何以示
教不有真募誰能同心當勤攝受共今成熟遂傾私積得
錢十萬命工計費作爲層構上之爲閣下之爲堂其上塑
慈氏菩薩擬天宮次補樓閣重重之體其下爲觀自在菩
薩肖寶陀海岸人龍隱見之狀皆以大悲含物萬行利生
大願堅固佛所稱歎將擧教以勸脩俾見像而思果者矣
敢召檀施共樹福田群言響答量力出貨堂皇門序四軒
環合且是院也控嶺之通衢章江之上津前眺回波却視

曹阜篩篁叢□粉解玉立其物外之絶境廿☐☐之緣衆
石之崇居然兩適矣工既畢遣介齋書乞銘於其遠誠乃
銘曰

章江之源　樊嶺之陁　粤有名藍　宇之浮石
開構百年　制度綸然　今得其傳　規模乃全
廣示慈力　衆所悲仰　三十二應　觀音之像
脫門空闊　願海淀深　利益世間　慈氏之心
睟容並列　遺芳克振　庶幾來者　虔恭起信
實義雖窮　權言易從　遠惡獲善　繁權之功

潭州興化禪寺新鑄鍾記

金鼓所以警衆也衆之攸居非夫疾雷大呼安能聳一必

以厚宏碩而遠聞者爲其節焉京洛之制厥既豈鍾飾皆
既也合衛之法衆集攘鍾飾進退也則知鍾之為用尚矣
興化禪寺唐景福中所建其營造之因景物之美則寺記
存焉國家承天立極四聖繼統日月所照罔不在冒民去
兵火之厄將百年矣由是浮☐徒之傳識雄辨者得以佛事
率道其開故其金壁莊嚴之像梐梮輪奐之室日完月搆
時興歲廣不得不益壯而增華也九百僕罷還視初制豈
不狹小哉鍾之嘗易宜矣本朝銅禁不嚴私無鑄箇僧坊
道其官為實而給之惟鍾之巨則許入金而賦銅焉長老
僧紹銑以易鍾告聞州閭劉公為之上白朝旨從之遂募
信士得孫章朱氏捨錢二百萬為檀越之首衆遂響從☐

良治於☐☐☐☐☐年工用畢民之劑☐☐☐☐以恭謝
改元之明年正月三日鼓鑄於寺之東☐☐僧讀唄以儀
其成郡坊士女捐金錢以助其緣自寅訖巳一鼓而就越
三月陞之重屋會閩郡僧修食而擊之聲聞數十百里真
招提之壯觀也自銘記及考擊之始予與群官僧徒視之
既嘉其工之巧而賞之仍鐫名于鉦銑之間紹銑又伐石
乞詞以誌歲時嘉祐二年四月日

武溪集卷第八終

武溪集卷第九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寺記下

東京左街永興華嚴禪院記
韶州善化院記
惠州開元寺記
韶州月華山花界寺傳法住持記
韶州光運寺重修證真照寂大師塔銘
韶州南華寺慈濟大師壽塔銘
筠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
惠州羅浮山延祥寺記
循州新修白雲山普安寺記
袁州仰山壽長老壽塔銘
潭州太平興國寺戒壇記

東京左街永興華嚴禪院記

上都華嚴禪院者故崇儀使文州刺史岑君所創也岑君諱守忠早侍兩宮晏使于外欣慕禪學遂發洪願天聖五年布金易地于國城之東始建精舍以待十方緇旅明年上賜錢作之構堂以安清衆而後架具焉章獻皇太后崇其閈閎而鐘梵全焉太后以香鐘及閣賜之章惠皇太后益其庋閣而廚庫備焉越明年賜額爲永興華嚴禪院隸于左街歲度僧二人仍令長老住持主論一紀三易其人而未孚廷揀宗師康定元年乃詔令明悟禪師主其席禪師名道隆湖州烏程人俗姓朱氏得心印於汝州禪師衆推通悟悉膺衆請遷之下領袖攸歸道眼既具衆心悅從來者如歸戶外之屨常滿矣購募種植日加營緝演法有堂安像有殿鐘樓宇宏壯寺制悉爲接物利人開益既廣譜然藉譽升聞帝聽慶曆二年上始賜重陽頌師即變注進呈上覽之大悅特賜紫方袍以寵之繇是御書偈頌提綱語句勅書以師悉變而訓之聖睦益厚後三年復賜大東頌師亦奉詔和進上愈嘉之賜號圓明大師初岑君於寢廡捨金舍利佛文殊普賢像并布而漆之工未畢而

不祿匠氏倫廢者六年師乃親請杖用錢三百萬命工畢其役繪丹艧而歸師既闕上聞錫賚頻復優厚累賜御頌御書金帛香藥等類甚入化城殿昇座說法咫尺天顏激揚宗要并賜筆硯令寫頌仍賜御膳衣物飛帛書等大相國寺西燕賜齋院一區以爲閑宿之地尋以聖崇輪溢於居室因構閣以藏焉示不敢褻近也因賜瑠璃杵之并賜御飛帛書額曰龍之閣歲別度僧一名恩禮加異緇素榮之凡華緣成者由兩序而鐘臺經閣峙爲方丈之室護寢申也緇之堂勵勤修也異其犀司慎焚諦也儼其溫浴尚潔也僧坊供具罔不備焉其外則敞卑院列僦舍以之給衆或有規至和元年內出水

陸續僅五百餘年賜之延節西北隅刱法堂爲供設之所
丙戌歲御飛帛書額及賜藏經之殿亦中使押左右僧道威
儀送至坊鈴容瑕錫鑾輦倚兵夾迎至院嘉祐二年特勅加
賜明僧禪師之號恩無出其右者師以爲信之所起必始
於莊嚴苟不假於有爲也理之所通必去其繁縟當通觀
而無著也乃具表辭免不入城闕于今一紀矣叢林之衆
至者不下數百所度弟子百餘人賜命服者三十
餘人於戲非岑君之崇尚佛事無以創其基非禪師之恢
大宗旨無以廣其制自國朝已來以田衣見上者趨皇闕
者蓋亦有之矣至若創萬乘以爲坐談經綸之資指佛
祖之心無如禪師之比者其發明作佛之旨夜章問發言

檢直趨覺路宜乎晚進之雄類也而又高其獨華逸出名
相冥心息跡歸於無事眞佛法之論持入門之證用也可
記也哉嘉祐四年十二月日記

韶州善化院記

仲尼居魯而儒學之風隆於洙泗秦皇好兵而將帥之材
出於山西六祖開化曹溪而禪翰之興布於曲江蓋聖賢
特出衆而後之故殺高慕遂者與相俱盛也韶州生齒登
黃籍也三萬一千戶創蓮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爲
精舍者四百餘區豈非祖風宏扇人心傾順而欽崇者歟
予鄉曰登樂里曰長容北出州治三十里而遙有院曰善
化唐朝舊額也五代兵火之後其名僅存雍熙二年始有

草茅之堂禮越列名請於州僧皓隆主其衆修造至道中
隆師示寂上足紹緣乃承厥位緣師表姓亦分宜人弱歲
隨隆求及其卒而嗣焉初院在山椒垣墉隘陋自景德初
年緣師乃經始覓平而徙其基揭舊名而署之募貨鳩材
斧斤不絕至天禧之末而考堂凡十八年間乃得環合立
鐘而名殿以安其像度筵而築堂以崇其法重樓而擊鐘
以麻乎晨昏連牀而會食以示其容衆至於庖閤之司舂
炊之所析衷豐約罔不共濟溪如帶繞前左長梁下
豆高亭上覆從倚軒檻可以優遊眞塵外之嘉致也又嘗
於羅源至道間慈豪購置東錄市東畫之田以具饘粥於
戲能創其基者父之事也能繼其志者子之功也文王無

憂於其國以王季爲之父也武孫有後於其家以哀伯爲
之子也浮屠氏託大義於父子而本非骨肉之愛乃能恢
崇堂構以昭前人之光又能捐其資積市易田產以貽後
世之利此其可書以垂勸也彼滔滔然趨走權貴之門規
何常住以圖割削用資私蓄者視師之爲得無愧乎以其
首末職於僧堂之殿併詞其實以示亡窮觀嘉之因不復
辭康定元年九月日記

惠州開元寺記

自漢迄今浮屠氏祀天下郡國之勝遊雲泉之絕境精廬居
之迨且徧矣其名僧高士無世無之或蒼光丘壑洗心閑
暇山林所以接息或應現度人隨機示化國邑之所歸仰

日聯歲續人去迹存此乃鍾梵相聞不爲多矣有唐開元
天子號令朝于四傅毋爲新制以自張大乃小祠曹州擇
一最[illegible]寺場以年名號之但後世[illegible]之[illegible]被也故天
下寺以開元名者必[illegible]字最此僚說最巖
綱維最號而不苟[illegible]州治城之南二里
則所謂最勝之寺也古若邑[illegible]山猶林莽虎狼宅之
肆害民里東漢之末有僧曰文備[illegible]錫棲此猛獸馴伏因
爲伏虎堂云郡本百越之地漢[illegible]南海晉爲東官郡晉武
肯咸亨元年太社青氣屬天占者云東官有帝王之祥於
是以東官王佃旋封琅琊是歲明帝始生佃卯其祖中興
蘩名實居祥應於此建刹錫名龍興清文帝削平江左南

北一統因得西域舍利備置名山俾築塔而藏之又改曰
舍利道場至開元二十八年乃賜今號[illegible]寺宗皇帝御
容至今存焉茲寺[illegible]湖光相
照[illegible]一[illegible]故累朝[illegible]以嘉號而常
在其選[illegible]精棟經[illegible]名德署爲僧職以[illegible]領紂衣亦多
[illegible]人乃知其名實不相[illegible]矣咸平三年以[illegible]收之從[illegible]爲
煨燼不有廢也其何[illegible]華興或由
自私樹或[illegible]檀信凡爲棟宇若干楹堂[illegible]若干所[illegible]
設色肖像而爭勸捐金施貝不謀而同力稱從律學各有
攸居初寺之名舍利道場也[illegible]之忘其本末覬徧之
於字無完點及其再造四十餘年矣[illegible]故先存亡相[illegible]

陵谷之變將無紀焉以其嘗登東堂之府倦遊而歸會寀
乞詞以爲後觀由是詞邦誌探者言筆之於石以備遺逸
康定二年龍集辛巳六月日記

韶州月華山花界寺傳法住持記

人之大倫在乎三本父者生之君者治之師者教之父子
天性至親而不易君臣同體至一而不可擇惟師則不然
去就之分視德之輕重故無位而尊無賞而歸者道之所
在云耳子貢之居西河秦成之處北海傳經著錄不異朱
泗宜有智之者哉金僊之教被于中國自漢至梁逾五百
祀但以崇塔廟勤香火爲事耳及心法西來百年之間衍
至大鑒而法斯博矣月華山者招提惠朗禪師演法之地

也招提視大鑒猶曾祖父也大鑒門人高弟者廬陵思禪
岳讓讓傳大寂居江西世呼馬祖是也思傳希遷居南岳
之石頭建中正元間方袍之學心若江衡千里道路知識
亦西河北海之風也石頭之入室者有大小朗招提爲大
朗以其不出招提三十年故號招提朗焉其門人劉軻爲
之碑甚詳云朗曲江人俗姓歐陽氏年十三於州開林寺
出家二十於岳寺受戒既而曰戒豈律我哉乃往龔公謁
大寂得佛無知見之說遂歸于岳晝操井臼之役夜與其
徒發折幽鍵石頭印世終殁乃去正元十一年將遊羅浮
途次曲江之都諸乃曰茲地清氣盤鬱亦足以棲神矣遂
駐錫居之四方學者尋聲而至無虛日矣招提既没衆散

而寺亦榛廢其後百餘歲當劉氏稱漢於南海也有實智
禪僧清聚者自乾金銅羅漢像十八軀進獻劉主中宗因
得延見引問之際器識高遠劉主乃於碧玉殿備浮圖氏
威儀俾與升正座說法其主自勉西衛聽之仍俾奉羅漢
像自詮勝地以圖熏修乃卽招提故基置寺以國命賜名
命六像至今存焉寶以癸亥年來至壬申爲亂兵所害其
徒光政繼主其院三十年眞宗皇帝卽位改元之歲賜寺
額曰花界四年光政因衆命以院讓道寺再爲十方居傳
八世至今長老琳公景祐元年以州命而尸之自正元十
一年至是歲凡二百四十三年自招提至琳公凡十二代
以其爲自相傳不敢與師壍者五說則以國命州命衆命

凡有所宗者七世爲然而學徒或來或不來所謂去就之
分觀德之輕重也琳生曲江都諸鄒族祥符初寺爲外火
所延一兇無完琳公時在徒弟中以知寺事警務力營竪既
而歎曰識心達本是謂沙門何況於寺爲耶乃優游江淮
徧參師席初博通內外典攻詩爲文所至推爲大章僧尋
復悔曰多聞亦病耳遂辭作詞章湘山自悟公俾師見之曰
此大乘器也既殊其心又欲以院讓之再三辭皆不受遂由
江於方山結庵而居今所謂白蓮庵也治平初州公敦請名
以請之再辭不免升座而學人四至繁創新無物不具
植茶樹果給衆皆餘此又餘力於村爲也因書其始末云
年月日記

韶州光運寺重修證眞那寂大師塔銘

世稱佛爲浮圖氏蓋卽其塔而名之釋迦在世說法時云
有過去多寶佛塔從地踊出則知塔之名制尚矣所以嚴
事古佛之道也佛去世後舍利之塔徧于大千祖師西來
全身之塔布在中土且夫氣聚而形全神散而軀壞有生
之同患也佛以自在冥其心故湛而常寂以定力持其身
故没而不朽此其所以示至虛無著之性成金剛堅固之
軀者歟何其千百年間造化寒暑不能奪而變之耶光運
寺塔者奉安那寂大師坐亡之全身也大師郴人朱姓諱
道廣其性等空大慈利物願力深廣存亡以之含識衆其
潤澤故歸仰亡替唐天寶二年禪坐而終門人瘞而異香

滿室乃奉其全軀覆以香泥龕而藏之建塔于寺歲或大
旱民往誠請則獲嘉澍如谷之應聲也是寺以隋初建
剎故名仁壽臺及大師居之號呼廣和尚院至廣明中刺
史謝公隱其所寶者之跡遂以年名加之曰廣明院劉氏
專制南海諡大師曰輔聖又命其塔曰寶光寺曰光運每
歲同六祖眞容並以舁舟迎至廣內又益其諡曰證眞那
寂爲開寶中王師既克廣州遂遷其卒于京師不果北遷
者相率爲叛寺塔雖罹餘烬之禍而睟容獨存厥後雖嘗繕
葺宇力不足而屋之天椽初寺僧嘗欲募衆興復茲塔始
基之而不克締構二十餘年風霾雨露撩幹斯壞曲江袁
璩崛[illegible]寺秀而復業以南宗之風由是占形勝依邑落而

刹搆舍爲精廬者差倍他境緇衣之徒渡江而來不之
衡廬則之曹溪故其挈瓶錫勤道路探幽深者亦差衆諸
部郡人根性好善者復以談空樂施爲勝其緇徒之守戒
行與佛事了宗乘者各以其氣相覿今天子以寶元受冊
之明年郡郡耆壽等列名請晉康郡僧德誠南康郡僧智
潤共主營造之事誠潤二開士遊方十餘歲嘗以平生蓄
捨所至開信既允衆説四方聞義樂出財貨唯恐在後凡
爲塔三級藻井綱帳聯柱繪梁層櫓之上響以金鈴録號
之外周以廡序越一歲而工畢其告成也乞詞書之予觀
大師石刻行狀云持盂所得同之一器先飼貧病然始自
食均以精麤等其豐歉又曰吾食於人得不同病於是感

通致兩以救歲旱繇是二美推之於仁義之塗則古之博
施高行君子何以尚之豈獨以佛事爲僕乎因序而銘之
不憚煩以示于後人
施無貴賤飯先貧病慈悲普濟十地齊聖仰食於人即同
其憂言行相副千古揚休性如虛空無住無去粹容儼然
金剛堅固趺坐照日寶鐸鳴風深誠感衆開士之功

韶州南華寺慈濟大師寶塔銘

天下伽藍以夏臘繼承自相統率者蓋萬數焉由郡縣之
令選於州鄉以領其徒者且千數其名山福地奉朝廷之
命擇於叢林以闡其教者無數十焉菩提達磨心法東傳
以衣爲證止於大鑒故曹溪之比又加少焉今皇□□□

之初地奉母儀內助之慈尊釋氏西來之教詔於衡廬瑤
人紹隆祖席僉曰當今雄辯通識無踰雲蓋禪師者闕南
發察使即以名聞詔賜命服師號以寵之俾擇名僧自佐
禪師名寶緣興元人遊方至隨州參智門禪師祚披針契
理得免忘言以心印心不煩機接遂爲之嗣即雲門之嫡
也尋領衆居唐興湖臺雲蓋皆南岳之名藍也然空破有
不涉名相臨辯鋒發直示宗乘諸方稱伏謂之禪宿故詔
旨求人無敢先者杖錫叢山殆將匝紀一音演説四方流
布衆中得法而去者多爲人師其機緣語句門人各著序
錄此不復記數門崇建規制亦新可謂祖堂中興矣既而
歎曰噫止矣佛言世間出世間法備矣山河大地有時而

盡況於人乎雖性空無著修營當有所歸畢矣以死爲諱
小乘以涅槃爲樂皆非中道吾其自營壽藏以安時處順
可乎旁營窣堵道上爲塔在寺之西南二里而造因僧惠
實某若乞銘以誌之其銘曰
拘士煩思以身爲累達人靜觀如幻之身花萎盛衰根性
不膠見聞覺知豈藏於斯

筠州洞山普利禪院傳法記

近世分禪律爲二尊其所居之長禪以德律以親而授之
以德者選於衆而歸之者亦衆矣言德者非世所謂德也
以其等空妄超斷決出死生可以爲天人師者耳故祖祖
孫孫禪佛嗣爲筠之望山曰新豐洞有佛刹曰普利禪院

唐咸通中悟本大師始尋荊制而居之悟本得心印於藥山儼儼得於雲巖晟晟得於石頭遷遷得於青原思思得於曹溪能是爲六祖自釋迦如來二十九世而至達磨傳中國五世而至曹溪又五世而至悟本凡三十九世矣又悟本之即世也得法而去者道全居中山道虔居青林祖繼來嗣之悟本又傳曹山寂寂傳道延居鹿頭及道虔卒惠頭又續之鹿頭無序其門人惠欽繼之惠欽卒嗣和尚自淨衆來繼之李氏之據國王也覺海國師居大道場於金陵之報恩其嫡曰文遂被黃紙詔賜號大沙門來從之雲門真禪師之上足曰清禀亦奉王命來後之禀卒而稼章孝聞因之又孝聞而衆矣故以院付其徒招越不可乃疏請九峯守銓紹之九峯亦本境之名藍也移法席至是山五年復爲廬山棲賢所請而去銓傳曲江瑰瑰傳合淝自寶寶又傳曲江智遜遜繼興之實師得法於黃梅瑯與遜皆雲門之嗣孫自悟本主還或絕或承凡廿三代銓從棲賢實從黃蘗自瑯已上皆終焉悟本諱良价越州諸暨人姓俞氏年十二師事五洩二十一受具於嵩山濟律師慕南宗之學南遊江湘得雲巖而事之終其身畢喪而後去遇武宗之詔逐民服隱於筠州之奎頭宇乃復僧儀南至高安之所豐洞巳豪雷衡之山也見其泉石爲奇乃曰此大乘所居之地言於雷氏雷氏施之初山多虎虎師庵居一宿地虎盡去至今山無虎爲留居十八年名

聞四傳來學者五百餘衆坐說立悟虛來實去者不可勝數名聞京師天子賜咸通廣福寺額并一鐘爲寺以咸通十年三月順世先期其日期至而去徒衆環泣師瞑而復覺曰心無所依是真修行何有悲喜勿驚吾也復令爲齋七日乃具師食訖沐浴安坐斂容而化葬于山之陽勅謚悟本大師塔曰惠覺之塔師能攻苦卒衆衣無餘財無稱遺無炭室無燭故後世以簡約相承焉集大乘經要一卷行于世中山全姓宣氏常州人以其嘗居湧水之中山故號中山和尚中和二年鎮南節度使鍾傳實召以來景福二年避寇於分寧制置袁尚書迎居龍安院明年坐亡於龍安歸葬寺之東青林虔姓陳氏杭州餘杭人初謁悟本悟本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廣初抵南鄂遇巢寇之亂爲賊擄將殺時有中貴人姓第五者見師瞻視良久曰此是法王非同龍象也白漢東之青林亦遷鎮南召之天祐元年歸寂門人録其語三百餘篇爲玄機示誨等鹿頭延姓劉氏福州長樂人江南武義二年自鹿頭至凡三年而示寂全身瘞于寺南賜謚洪果大師塔曰惠光之塔欽姓李氏蜀之章陽人從洪果來及其終而代爲住大六年遷化嗣姓周氏同郡高安人金陵召見添加信宣乾德二年順寂塔于惠光之北坦姓吳氏建州建陽人李主以其國命命之凡四年而終禀姓洋氏泉州仙遊人李主召入澄心堂張諸方語要凡十年又俾來繼坦爲孝聞以疾而間其位

詠羨凡三年而卒鍾金陵人自九峯來居五年大壯其棲
宇而新之既赴接賢之請以首座瑯琊檀郡及其衆衆從
之請於州州從之聰姓杜氏大中祥符三年實惠是命於
山之東北手植松可萬株凡植一株坐誦金剛經一卷常
自稱栽松比丘今號其地爲金剛嶺云聰臨終而衆賓如
聰之始聰之終也濟誠於其教無服勞経其位弔慰一切
從之其寺之再興也詮始稱之聰又能經緯至實而紀綱
大備焉實姓吳氏閉堂十六年未嘗出院門自江湖之南
及嶺之南二十餘州聞其名者歲奉錢共數十萬以供其
堂其爲人信向如此亦種杉萬株皆手自培新同郡有黄
檗山其院唐裴丞相休之功德院也歲入豐而主者殘卒

之衆食不足思有德者爲之長景祐四年自太守而下列
名請其行又俾其自擇人而付之得遷爲長實四十日
四方至者僅百人蓋其道可師者邪遷姓范氏亦能守實
之規而不敢加焉其上書失職來是郡得具傳法之次敘
而記之景祐五年龍集戊寅正月日記

惠州羅浮山延祥寺記

名山大川方域之鎮必待異人以光其國靈達才通識碩
衆之表必託有爲以播其績用二晉剛今爲延祥羅浮山
者越之望也蓬萊一峯竟波所漂附麗於此山經之旌録
也良常諸洞吳郊之秀地穴相通眞曖之祕甸也曰浮者
西來更延中國者厥嚴飾備宅形勝如山精監十餘而址
闢之基最古梁朝有頭陀僧景泰不知何許人結草庵之
號爲朝漢南海舊宿羅浮大同中始定寺額以其峯頂二
石望之如樓布金所居適在南峯之下故以南樓命之唐
開元二十六年西域僧乾末多羅以鐵肖釋迦眞像浮海
而去番禺天寶二年中貴人何行成以祠事將命遂迎其
像置山歸以孫柑入貢因得御署其門曰延祥之寺仍闢
明月戒壇于寺之石凡嶺之南落髮壞衣者悉受具于此
武宗朝例削其籍咸通恢復而祖師中閣別揭南樓之名
于山之西延祥再造者殆故久不競然亦不敢又子私自
相傳必擇什方名德尸之以俟來學初鐵像之來也扶土
以具其四體及辭符初住持僧考課乃購金檯工易之以

銀而像始完考課卒州以興議請今長老雲遷紹隆禪席
遷師桂州陽朔人幼聰悟師事向郡棲禪師既削髮即遊
方至鄂州洞山寶禪師付以大乘之要既而曰生本無物
何有本鄉悟在於心豈須戲論遂爲遊南行至于海上有
黄龍洞者山靈絶境人迹罕到可以逃聲名去思慮於是
結茅而居期於自得而已俄而學徒推戴以登師座既尸
其徒則專其愛括囊而來者居於我乎安持盂而求者食
於我乎仰於是募信心以施其財召匠指以利其器簷高
甲而千楹盤戶牖陶瓴甓取於堅完不務華麗日積歲貨
悉得其要康定元年遣公自抽其狀至于南江俾予書之
歸爲福地之識明年予因經途詣山於其南得永嘉之碑

而知其名之始于其側見明月之壇而知其制之古于其
岩聞達師之問答而知其言之實乃得道如是其山之無愧
詞康定二年六月日記

猶州新勝白雲山普安寺記

大雄氏之敎也國無中邊俗無同異人無耆幼士無愚智
聞其名氏率用信向非役而隨非威而齊苟有唱導亡不
繒答萬家之都千室之鄕必立塔廟以寄瞻仰誰其尸之
選在賢者稽其類彼其萃推之於衆無處授焉龍川郡者
漢之名部越之沃野地近魚鹽之饒士多江海之樂故其
資奉易足而從德易勸且浮圖之道也俾人出貪網斷愛
縛守淨默愼業緣廣方便蕙嚴無俗所以聞聲而樂從者

以其檜懸經而媒善途也古有蘭若曰普安居子城之西
隅州人之所崇植也天禧中遇齋僚之役壞撤無餘惟老
釋曰智珣相土於闤闠之野得白雲山爲據地數丈有古
石像七十餘軀亦精廬之故基也[illegible]而珣即世州將
命衆以今住持智德廣承其基焉[illegible]以藏像設其座
以存法則爲而素以示均整[illegible]衆皆古之制也
尺椽片瓦力所攻焉茂材修幹手[illegible]植焉嗚呼今夫士庶
百族以天性之篤血食之重猶尤數世承隆丕烈者亡他
術焉曜於觀耳浮圖氏則不然苟擇於邑鄉擇於郡趣苗
其良以韶耿光聳世而益昌者此其所長也衡師本郡人
張姓受業於聖壽寺受具於南海之祖壇出繼珣師於白

雲山擇其記也歲在閼茂極圖[illegible]而書之
云爾慶曆六年七月八日記

袁州仰山齊長老壽塔銘

天下地有形勝境有清曠必建佛剎以爲民福蓋自漢明
已來像敎東被日崇月衍梁字竝興及乎心印密傳宗風
寖盛通人間出學者雲趨所以名山奧壤必有清衆又常
推擇人望以崇藝紹凡寺之盛衰衆之多寡繫乎師德之
厚薄耳袁州仰山[illegible]智大師之法席也通智諱慧寂曹
溪之裔[illegible]嗣[illegible]丞相云仰山龍縱於江西是也
踰暨來茲者不下千人於時號爲小釋迦學徒之盛諸方
莫比洎今長老智齊十五世矣齊師安州人俗姓某氏徧

遊名岳得法於棲賢諲禪師於是息心居盧阜三十七歲
慶曆中仰山虛坐轉運使孫公沔詢於緇素以師應選三
空四病示人以要啐啄之機間不容息或縱或奪至者忘
歸住山凡二十年悟而去者亦多矣乃於雲峯下自爲
壽藏而種松千株且示世間之法無所貪著皆如幻住死
生之理無所厭苦皆如夢覺何以語言似移爲學患陽俗
智清以求苟及其眞求且言師之行也如此因其歸以銘
寄之[illegible]
聖[illegible]一性[illegible]生[illegible]悟者一言頓超凡域湛然常存無役
無行千林松下[illegible]式

潭州太平興國寺新建戒壇記

儒之所先曰行釋之所守曰戒行不修則五常無以立戒
不持則萬法無所依故曰行與戒皆所以制惡趨善防非
止過之本也西方之教尤爲精嚴佛住世時於其國中始
有立壇結界之制摩騰東至儀軌尚簡出俗之初三歸而
已暨正元中始有律師上言戒法宋元嘉已後揚都乃建
甘露之名方等之戒隨處建立流布漸廣厥後清會南楚
長沙衡湘之旁緇流剃染白四羯磨咸隸于茲不得不壯
其度也韶有戒壇在明行寺律衆所居僧寺於此故於附
量狹爲隘屬城中寶剎曰太平興國者占上勝稱揚之地
有山居閑寂之趣與化長老紹銑叢林之選四方緇信所
歸譽臻安撫王公俾其勸之由是商搉律儀請求敕旨于

是既廣無落皆成得五印經始之規有四天擁衛之相俾
夫受圓具者登降之際知此戒體衆善所生七證發蕭三
業清淨於戲惟善知識常刹世間而作種種饒益不輕未
學而示以威儀不住無爲而長於誘論非名譽利養之徒
所能及也既而俾爲僧齋錄剡書寫詞記其勤修行願增
長成就一切佛事無有休息可記也矣以書其年月爲

武溪集卷第九

武溪集卷第十

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謚襄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制誥

祕書丞直史館知諫院蔡襄可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

敕具官某[illegible]德不明傳其忠孝正直之士列
于左右補其不及前以文雅選在閣臺之府而勁正之名
達于予聞故自衆人之中擢居諫寺之列果能謇謇匪躬
以輔予之闕而云罪國之多可圖事機之則有殷虞形封奏
乞便庭闈朕嘉以好諫之心而[illegible]之養是用特遷

諫垣歸領郡符入則爲爾親榮又知朕之不廢直言也乃
忠之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爾其勉之可

龍圖閣直學士文彥博可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敕成都古之建國其地險遠其俗富庶樂於游衍習爲
控天下而又西通羌夷南鄰外蠻常須近侍之臣當擁
節之寄具官某外和內敏才局識達頃者將漕井土民不
告勞餘是分之虎符付以戎律乘邊鎮道以撫夷落威信
克著號令尤明來者甚其羈懷信者不敢侵軼二年于是
境域以和故宜假其才謀移控蜀遷之要職以示優恩
爾其無貪有爲學之名無習苛刻之治謹爾倏救休息吾民

則得良牧矣往服休命可
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知并州兼并代經
畧明鎬可右諫議大夫
勑國家遣侍從之臣居統率之任蓋俾其外宣威畧下㑹
民隱庶其臨機制變全師保勝而無遺策也具官某體識
沈粹謀慮周密屢委方面而州境以清專督饋運而邊夷
以阜雖并汾之要襟控戎寇之衝道向擇周才以當重委
士卒樂用如倚長城羌胡畏威未嘗近塞雖刁斗不擊而
烽候甚明偏裨同轄帶之歎朝廷得高枕之寄嘉爾茂績
簡於朕心延登七人之列仍總三軍之令爾其無倦而志
無驕而卒使夷落悅附而邊陲不𧈢則朕之委任有所賴

爲陵盛休命可
吏部尚書知亳州晏殊可資政殿大學士
勑朕以君臣之義股肱同體進退之際恩意固深敷有識
請實用嘉尚具官某才識通茂智慮周詳嘗賛補弼之職
徧歷内外之任頃以羸疾倍患闕隅宿兵緣由喉舌之官
付以節鎮之寵辭免繁職而成疾遽乞身而歸還是用改以
方州遷其舊秩今覽來奏言其有擇更思竹帛之功請就
邊防之寄朕方四隅罷役二虜講和顧彼壃隨無煩耆老
壽其志尚推以恩榮以其嘗預機衡乃還此職富體予意
往哉惟休可
翰林學士禮部郎中宋祁可吏部郎中

勑朕愼柬俊德茂登近署典司命令侍從[illegible]所以宣[illegible]
國之大謀訪古今之高議所懷忠實文華多[illegible]宜皆秩亭
以寵材傑具官某通識照遠人之儀表敷文爲世學者宗
師而自雍容朝闈領袖儒館奉常樂志東觀史編執簡撰
述厥勤茂焉內闈以封右省吏直咸推堅實益見材美嘗
王室之器勸金華之講每觀通博之論愈知遠大之期集
課遷官固有常制羽儀之用朕所望焉戒修厥猷往休命
可
鹽鐵副使吏部員外郎魚周詢可天章閣待
制知成德軍
勑中山近胡常山爲之脣齒國之屏翰此爲衝備必擇全

才以兼文武之任具官某體識沉厚謀慮精深多所彈非
則操家共備牙籌佐計則財用皆豐言無瑕玷動必詳練
故宜延登內閣之班出領列城之寄爾其外修民務內寓
軍令召南之風方叔之任其兼之矣往哉汝諧可
兵部郎中李宗詠可鹽鐵副使
勑司會之府匪才不居任人之方求材惟允具官某深識
夷曠雅性通和簪白筆而立朝登輶車而問俗咸著美績
聞于周行嘗佐邦計實爲歲律三場咸就九功均財備見
其勤克謹于職遠 吏故出領方州事資練習是用俾其
寧復書不云乎三折肱知爲良醫汝其往哉可
左衛上將軍致仕楊崇勳可太子太保致仕

勑朕嗣守洪業責成輔佐故於勞舊之臣思眷至厚具官某頃事先帝逮予沖人入當機務之煩出領鼓鼙之任頃緣予累罷其虔行雖在退休之年授以環列之秩示從寬罰以肅羣臣今以燔柴禮成褒崇溥霈高牧印之重俾登儲傳之榮不次之恩汝其自省可

鄭州防禦使魏昭炳可復觀察使

勑朕丕承帝圖寅奉祀事得先宗廟祭祀紫壇還御端闈渙發大號惟施陽所以滌瑕必振具官某器度宏遠風識和雅謙恭自牧貞敏可嘉生於勳德之門不習綺紈之氣早登膴仕嘗受奉車當折衝禦侮之任有韜鈐節易之譽俾從符秩用寵臨戎就養而來閑閣知權宜豪茂遷再換前榮勉思忖帛之勸以酬雷雨之澤

秘書丞集賢校理孫錫殿中丞秘閣校理晁仲衍並可太常博士

勑某等國家開圖書之府應奎壁之象所以游英俊而待材用也居是職者官無定員結課進秩固有常制錫當文傳學儒溫厚之風仲衍名家今器著秀魁之望並列館閣能自修飭奉常清要禮樂是司書勞叙遷往服休命可

權府推秘書丞秘閣校理揚孜可太常博士

勑某國家分職事以待材俊苟稱其任必蹤等而進之其官之本聯則參用古制三歲一視其備而改其秩以爾文學家使識淵周敏參道山英俊之選贊天府浩穰之治煩而試之志著成効奉常之屬實典禮清途所漸勿怠祗欽可

殿中丞曹穎叔等轉官

勑某等國家執八柄以馭羣吏董之以事任辨之以名品署則貴之以勸能者爾等並以俊器久登王官知朝廷祭民之體得循良御事之要佐職專任咸著能聲容臺高列各遷華秩用示褒推往服嘉命可

右正言秘閣校理□向可右司諫知鄧州

勑朕稽式治前訪聞讜言之士以居諫諍之列庶補闕漏期於無過然而臣子之節忠孝爲本秋有誠請難於重違具官某學通古今識兼治亂智度純粹議論詳正文該史野行周忠信早預書林之選屬諫垣之儀知其懿實延登左右有犯無隱朕甚嘉之今以下附先塋願守便郡朕不欲奪人之思以方功是用增秩本省分任西藩夫假息而愛民與夫從容而納忠其道一也汝其勉之可

殿中侍御史劉湜並可三司鹽鐵判官

勑某等昔者管仲以鹽筴而強諸侯建元置鹽鐵官而佐縣賦其來尚矣因山海之利足邦家之用必資幹吏以贊計籌以爾鑄器度沉厚當官有清勤之稱凝才具通敏立朝有謇正之風臨民而簡易不苛參道而莊恪稱職並登司

會之府屬謂權材之選勉勵而守以荷休命可

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可特授□州長史

勑國家列郡國之官分軍民之政惟是亭障徼道用武之地必擇材勇兼領戎具官某資性果銳名稱著聞任以方州用觀器畧已膺舊擾將居委之綏寧必選其材著于故事必進其秩授此成例于以推恩爾其安民撫夷以甯邊事無墮厥能

勑某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用法之□□于大中趙有附輕之科宜啓自新之路以爾頃在官守抵于刑書遂自隕穫逮以名捕近者按舉之吏頗為辯明知其本原特

示矜恤爰之散秩俾其自思無怠省循以荷昭洗可

光祿寺丞簽署并州軍事判官柳澥可著作佐郎

勑□□者自河隍宿兵以來思得高材強識共圖邊□□□之所尉□為率會其請舉用人之路廣而謀國之□矣□□□章秀異識畧膚敏籍者樞臣宣命于河之東稱幹能數人而已爾在其選固已可嘉今著迹效所宜□獎吾有高位唯待異才自勗圖功之心庶成舉類之義

都官員外郎知宿州李明允等一十四人

勑某國家設四善二十七最之令以辨羣吏之治自九品已上京官蓄務于外者率三歲一誥其治狀有司以□□

登進之示天下之不私也爾等策名仕籍咸著吏能或領牧守以宣王風或分縣邑以勤民事積有□勞□國用者亡不成績吏令以爾狀上其勞當遷推恩報功勿忘祗荷

濠州鍾離縣令李旦可中舍致仕

勑某七十而還政於君傳事於子古之制也其能引止足之分而從退逸之樂者必優其秩而遷之爾久服官政令請老于家而追古人之風吾甚尚之

安保衡可大理寺丞知縣

勑某朕常思靜退守正有行之人而用之以激浮薄令樞臣將命撫視邊徼而言爾往辭王官歸視父疾內行可尚兼有幹材大臣差助吾意則靜退之士不能遂矣其善撫

吾民無誤而知可

殿中丞王建中可依前官

勑某等古者人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伸其恩也爾等纏風樹之悲有蓼莪之哀歲月其逝法當還臺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國之典也往踐乃命可

太子中舍王致用等六人轉官

勑某等國家命官以古名位事用今制寺省之職率不本曹之務而分仕內外以觀其成爾等各以器能出領事任或布慈和之政或稱幹濟之才考于有司悉為最令升榮朝級進秩春坊嵐爲叙遷㤗服休命

供奉官張秉王祖禮並授內殿崇班

勑國家承平日久而兵不晝戰人不習勇自西羌犯邊歲用戈甲因常賦募衆敢訪詢智謀思得奇俊惟恐遺漏偏詔近列各舉所知令其應令以爾爲薦更詢攬狀頗見勤勞即登諸朝以示優寵爾其撫而士卒練而師徒毋負功效冠書彼戎敢無忝爾榮可

陳州觀察支使聶開可著作佐郎

勑某國家寵毅大臣作鎮近輔賢其賓佐薦聞于朝詢之天官則稱其才者多矣即其萃中授以清秩所以示吾寵待故老之意又欲其競畫識有所裨可

大理寺丞知陝府內城縣李昭遘可右贊善大夫

勑某國家自西鄙屯師關中之邑頗當餉道思得賢令長以均其力役受詔者以爾名聞從其薦延付以百里今著最狀能字吾民序進東朝用示褒寵可

前濟州錄事參軍監汾州永利西監武肅可大理寺丞

勑某國家設鹽鐵之官所以寵地財而佐國用苟舉其職則寵嘉之蓋旌其能非專於利以爾辦事之力能吾愛民之心則無忝矣可

武安軍節度推官監延州入中倉高經可祕書丞

勑某國家自西羌旅拒已來所須芻粟常在窮塞之外雖所以收材俊又蓋亦優禮舊臣爾自學漸蘊能兄軍食師臣懋藝稱爾之才故不猥天官之選而加仙省之秩越次之寵無忘前勞可

司勳郎中知洪州卞咸可衛尉少卿致仕

勑某等漢制郡守諸侯相考理迹之尤異者就增其秩不易其任國家分命庶尹蒞職于外外集其課而黜陟爲古之制也爾等悉以材敏聞于朝廷班宣詔條省察風俗能者治狀合於功令故嘉其最而寵之官卿寺部曹金閨之籍遷加名服無怠恪勤可

祕書丞邠州通判王稷可太常博士

勑某等國家以三載黜陟八柄予奪總攝群吏撫寧庶民亡者蓋其狀則用嘉寵爾等或詞藻敏贍或學術通博題與而贊郡條操刀而專邑治苞事賦亡入得平一其歲課率應選格爾其毋貪名譽以希進毋畏高明而弛令吾不吝爵賞以待俊乂撫我赤子而懋官其勉之哉可

禮賓副使張岊父義政可太子清道率府率致仕

勑國家因邊鄙之警寵戰守之勞嘉其事君之忠式懋及親之寵某官張岊父義政勇敢之氣老而益壯頃歲西賊犯我塞能率宗黨共登城陴身被金瘡口不言伐今以弱臣之請予舍之賢因其掛冠之年寵以垂緌之秩竈子非私于而家蓋欲塲場之人知圖功報國之榮也可

張昷母賈氏封縣君

勑人之至親莫甚於母子至行莫重於孝愛緣情推寵所以勸勞張昷母賈氏母教以嚴家庭有聞早勤三徙之善以成諸子之材宜疇湯沐之封以示閨門之訓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李宗晟可文思副使王充

河北沿邊安撫都監

勑具官某國家以北平捍馬為重務有年矣胡人通好輸車不絕于道武事之備未嘗一日懈之故擇知兵謀號務者置使以統于堡障立佐以同其規畫以爾將家之子曉習邊人屢經煩使頃聞勤善是用遷之益扶往護塞垣爾其撫士卒謹斥堠無起邊隙以副朝命可

奏舉人前韶州樂昌縣令賈大冲可大理寺丞

勑某國家視民無遠近之異必擇慈惠明察之長以撫安之爾宇吾民于服嶺之外而能平獄寄恤時務首塞一方堵有聞于朝宜升京署俾漸榮路其無怠前志以服休命可

樂壽縣主可進封郡主

勑九族以和國家之懿二姓之好典冊攸重宜推茂恩以相嘉禮某柔閑自立淑懿有成既在及笄之年將從鳴鳳之兆顯蒙蘋繁宜為婦順之況湯沐升榮進益封君之號可

著作佐郎葉緝可秘書丞

勑某國家考課之令君子常典賢善罔否吾無所私爾文學起家歷為郡秩求之以備不能無瑕俾增年勞蓋示國法命之敘進猶戰前言書云令出惟行不惟反此之謂也爾其恪勤無怠荷茲寵榮可

內殿承制劉懷懿可供備庫副使

勑國家稽式舊制敘進臺官有勞必錄無善不顯爾久登仕路列于朝班莅事精勤老而益壯考其理最升遷使聯資在必行無忘祗荷可

又自副使改右衛將軍致仕

勑朕少而用其才老必賊其祿又遷其秩以寵其退閑具官某忠而能勤老且不懈邦國之奏績狀可嘉嘉其出足上還印綬俾從內司之重特升環衛之職勉荷恩寵以逐休寧可

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順安軍焦宗慶可

內殿崇班

勑某國家制置守守亭障欲其將卒信練號令必行上下相親動作相信詳擇材武以久其官以爾嘗領郡符從治軍旅素智備胡之術克勤御下之體大臣保任稱之為能是用遷內朝之名品示邊城之委寄爾其謹烽候完器備無貪小功以生事無玩寇而輕守勉思撫綏荷寵任可

大理寺丞陸經可責授袁州別駕

勑某國家制刑之中率以于下俾其畏忌以自矜飭爾以

[illegible]見稱列於憲[illegible]不於[illegible]與賦文于民白[illegible]校驗
[illegible]者宜從左詔以示常[illegible]

刑部員外郎[illegible]賢校理薛紳備部員外郎王
正巳太常博士韓安石殿中丞杜衍周革等
轉官

勑某等國家設耳目之官按舉吏職分牧守之任宣導王風至於佐治一[illegible]專董百吏皆擇材士俟其成績而寵嘉之以爾紳等器度和雅茂實休懿咸以臺省美秩出總麾幢或理輸而清列郡或分虎而付名邦或趨輿而著善聲或訓雄而彰異政集其歲課進以官聯勿不吝於恩榮宜各思於報效可

奏舉人前[illegible]司理參軍馬寔可著作佐郎

勑某國家嚴資考之格廣薦延之路察於衆好冀獲翹楚以爾久服官政勤蓋自飭[illegible]蕃克郡無[illegible]之聞于庭宜甄升進用[illegible]所得以荷成命可

三班奉職王良臣可南京拓城縣尉

勑某丞尉之官其品雖卑而差用清流[illegible]可別故儒素之士得之爲榮爾[illegible]名家仰補右職[illegible]不樂何能安人改佐百里茲爲[illegible]謹奉家法[illegible]命可

奏舉人前婺州[illegible]辛終吉可著作佐[illegible]

勑某國家分命天官專領選等[illegible]之舉尤異者[illegible]其績狀而考進之[illegible]

[illegible]宿官[illegible]勤勞備嘗之矣宜升清秩庸勸吏能夫少而[illegible]志者[illegible]壯效其勉之以勤榮路可

[illegible]作佐郎何涉可秘書丞

勑某西鄙[illegible]擾自[illegible]福延安帥府能稱朝命以通其意而卒來請和[illegible]遵鄭守息[illegible]之周才實參戎事帥臣稱薦深所嘉尚若[illegible]尤異而遷之不必累其歲月求賢若渴[illegible]其[illegible]宜堅爾誠以[illegible]榮命可

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度支部郎中李永錫可兵
部郎中

勑某夫天下獄訟多矣專付獄縣之吏則冤[illegible]滯而不伸[illegible]使朝廷之[illegible]又虞填委而爲累必擇明察[illegible]其綱領以[illegible]一[illegible]解[illegible]察[illegible]而按視必精果當厥職而民[illegible]冤[illegible]結其成課升之左曹[illegible]恩榮以副欽恤之意可

禮賓副使[illegible]張建侯可洛苑[illegible]使

勑某頃以[illegible]白[illegible]宿兵已來[illegible]參之自[illegible]專造[illegible]試可而上下一言謂之[illegible]夫命郡守以[illegible]民遣將臣而[illegible]守之備列[illegible]沙極邊與羌戎接壤[illegible]付之[illegible]不輕[illegible]升其使[illegible]用示[illegible]可

奏[illegible]人前[illegible]官孫[illegible]可大理

敕某國家自一命而上推于天官得資封考歷以例進必
取薦狀多者授之京秩爾以藝文來仕遴升省庫必有慕
書績其善政露章稱薦是用旌之勉守初節以荷寵命可

延州司馬崇正可侍衛學使

汾州宗頃授任符兼鄉劇部寇戎在境降[?]不明帥府絕遠
火[?]近我辭降從[?]私用示懲逾屬元祀肯成萬物更始宜
推曠蕩以恤滯淹特隨使職宛荷皇澤可

武溪集卷第十一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兼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制誥下

樞密副使諫議大夫河北宣撫使富弼可加
正奉大夫輕車都尉仍賜推忠佐理功臣

敕朕昭事天地嚴配祖宗用祈洪休大庇黔首思與一二
輔佐同茲識毅故疏寵渥冠於群倫具官某文窮纂賓
學通古今論議忠正有濟世之才謀猷高遠有經國之胃
不辭患難而夷險一心累避榮寵而退靜自守繇是擢登
省密明封機衛咨繇遠附邇之能致同文同軌之治朕方
親執玉幣恭修燎燔而御以撫循邊士不在侍祠之列朕
甚悉之所宜賜以褒煙之號進以執珪之秩嘯其袞數昭
示異數息之至者寵必厚汝其欽哉可

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給事中李淑可加
上護軍守封武伯戶

敕國家陽郊報本宗祏致嚴舉一歲之明禋受百神之介
福式均茂如通臣某學著人表才稱國器博通今古
衎洞照天人精禮之源趨軒陛而待素早居清近
侍帷幄而執經學多規益乃樂中和之職嚴直承明之廬
出班詔條尋領方面禮成數佑同有大慶宗其秩叙進其
勳爵式表休命汝惟欽哉可

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

勑朕親執珪幣以事上帝升配祖考皆由有司草假爾近臣相我元祀茂布王澤用均神休其材智少雙器識兼優有中藝文之選翰爲邦國之華頃在禁林而能潤色鴻業當領京劇所以表則四方顧訪早知其國器糾正用李民部直會朝之次古稱獨坐之雄耳目所寄今爲中司之重咨柏臺之偉望贊丘壇之縟禮百神受職萬國歡心式布受釐之渥以表同寅之寵

皇親率府巳下

勑朕承七廟之鴻業荷二儀之並貺肇禋吉土對越明靈稽式盛容誕布純佑休寵所被宗枝寔先其等孝友立身信厚成性並承詩禮之訓自敦名教之樂青宮列衛式表茂親朱紱侍祠宜頒異數既膺秩䙡之澤用昭葛藟之恩公族之榮聿加勲賜

殿前都使巳下

勑朕發祀世室升煙泰時修親祠之儀遵配之典恭承既施大報靈祗恩與師臣均兹茂社其等久服戎事早登勇爵適董親軍外固吾圉自西羌倍惠數歲不寧邊戍兵未得脫甲而胡人不敢近塞蔽衛善守何如長城在禋祀之辰當疆之寄益重爪牙之託式加名服之重

省副爲周詢等並加大夫階勲職

勑國家肅若舊典稱秩元祀吉土拜貺高禋達誠爰均敷

錫之科不爲卑廢之義其等器識開敏資性端方咸稱家才佐我邦計經入有度展富國之謀均節有常得足用之要惟興領之至廣皆贊成而知素宜榮勲賜用寵勞能

上將軍致仕楊崇勲加食邑七百户實封三百户

勑國家接千歲之統逆三神之釐稱禘禋爲信郊丘成禮式均茂渥無忘老臣其達事先朝仕有令望積勤勞而奉上歷中外而成績重率侍衛則忠謹足稱明兵柄則良實可任亦嘗出領方面付以節旄用威戎夷咸所倚賴早歎知止之分久從還政之榮明禋所畢大賚有加方念安卑之寵宜錫爰田之賦

大將軍西京作坊使蔡與巳下至遙郡刺史等並加食邑三百户

勑國家接千歲之統逆三神之釐稱禘禋爲信郊丘成禮式均茂渥逮爪牙其材武夙成忠果可任少分戎政則中嚴而有聞既登環列則勤勞而不懈方資拱極之重仍展陪祠之恪圖叙勞能用疏恩寵

兩都指揮使巳下

勑朕爵天地之貺荷宗廟之靈聿修至誠式舉元祀均此介福及於具寮其等咸以武功統我二旅出授封疆之寄入居宿衛之勤備彰智勇之資以當親信之任宜膺寵渥勿怠肅祗

省府推判官

勑朕親享太室以展孝思對越上靈以嚴禋事天地並貺福祿攸同駿奔于庭宜均寵澤某等縉紳令望吉省俊游或同經度之謀或副浩穰之政賁祿將而在列侍與祭而克勤錫以轉勲欽承成命可

諸司副使已下至崇班

勑朕祼鬯世室崇嚴恭禋薦饗享之誠展報本之祀磬香上達明靈降駿樂與從臣同此介福某等聚維才寔藩著內朝或趨軒陛而服勞或居屏翰而分寄駿奔在列罔夙夜之可嘉恪勤居外亦才之所託咸進爵邑用示恩榮可

贈太尉允寧女趙氏封縣君

勑朕親享太室崇薦圖宮上以承七廟之靈外以受百神之職均此景福被于邦區別惟宗枝宜豐德遇某人女某等肅雍成性柔懿著聞嬪緣宗棣之愛每霑睿澤之寵頻與奉祀式權華宗湯沐啟封當殊異姓宜體朕睦親之意無忘令族之恩可

右正言孫甫等加恩

勑朕躬事上穹升侑列聖誠意昭潔明靈顧享予兹受福社被于區域具官某等識理閑遠器量方正咸自衆多之選綴于侍從之列或張旌而使絕域以修隣歡或分虎而守鄉邦以便親養或以節俟召而脂車在途雖阻侍祠之肅豈忘均賚之典悉加勲賜以表予懷欽荷恩榮□□節可

義人張氏父堯封贈秘書監可贈工部尚書

勑朕恭修元祀祗薦至誠祼獻宗祊祭望泰畤祖考顧享篤茲休嘉欽荷純禧均布輸寧外僣百辟內則九嬪悉推恩寵逮于存没某人父某素稜淳厚清節浚明深蘊美才不登顯仕是生令淑入侍宮闈常自抑畏慎守謙約恩澤名品章明柔順嘉其遺德故用追褒俾由秘府之華陟文昌之峻式頒明命用賁幽阡可

興平郡主等

勑敦敘九族糾合同姓皆詩書所傳政教之本矧恭㢮之以禮宜篤蕃而伸恩興平郡主趙氏等雅性由閑淑儀信厚早被公宮之教既兼侯國之封願柔嘉之有聞惟肅雍而成則易之義地庶釋靈源

百官父在者

勑人之至行篤於天性國家之教常必先之父之貴重則賁延於子子之通顯則奉及於父蓋所以敦三綱而親萬國也某父某修睦自守家聲以聞詩言禮立古謹厥訓聿傳治之嗣服在搢紳之列朕方祇祓元祀懷柔百神均此介福被于寰土嘉其慶教錫以寵章克茲肯構之賢以慶高門之祚可

母在者

敕古之賦祿貴於逮親准居晉楚之富靡及雞豚之養矧
推白華潔膳未弟侍祠西雝承命北堂拜賜國之善教吾
其捨諸某官母某氏德劭壼儀義高丹䉤克懋慈闈之訓
聿生閨籍之賢屡荣爍以歲儀被蓼蕭而洒澤庸錫册軿
之命以彰高閎之祉可

父亡者

敕父子天性其親一也顧所以蕃隆帝升佑祖宗蓋所以報
本崇祀奉先[illegible]細在列亦念其親宜推渙恩上及先
正某亡父某高節善行束修其身遺德餘慶垂烈于後嘉
肯堂之令嗣霈滿泉之波渥綰章爲賁泉樹之光可

母亡者

敕朕寶皂世室欽柴泰壇合享天地升配祖考備物盡誠
所以表奉先之誠踐恩存沒所以[illegible]顯[illegible]之差某亡母某
氏言容著範禮訓傳家沼沚宣勤[illegible]琢表飭果生王國之
彥又服朝家之寵宜因珪組之榮用追湯沐之賜可

百官妻

敕夫家道正而天下治蓋國風之始人倫之大皆本于夫
婦也朕潔誠燎祀奉先[illegible]外修牲幣之薦內有粢盛之
助爾受百祿敷錫四方樂與羣倫恩被伉儷其妻某氏柔
明著美敬戒流聲居無出閫之言動[illegible]環之節作嬪良
士服我周行宜[illegible]石卿之[illegible]以寵金[illegible]之籍俾其齊家輔
國有所先後[illegible]庶幾乎治矣

王相公[illegible]

敕[illegible]帝升佑祖宗蓋所以報[illegible]奉先追孝皆
[illegible]在列[illegible]其親[illegible]上及先正某父某郡國[illegible]
[illegible]封[illegible]府中人[illegible]四[illegible]豐功
[illegible]之澤追錫
[illegible]之光可

工[illegible]參知政事陳執中三代曾祖高贈
太子太傅宜特贈太傅

敕國家疏爵而序賢稱情而制禮其德懋者其位顯其任
重者其數優體貌之臣式叙柄用寵賁之禮宜及曾閎某
官曾祖某令望淩明雅懷沖曠含章不伐積善有開貽厥
孫謀殆我朝政錄其先範式符遠猷俾茂褒崇之榮超居
帝傅之重下光泉戶甯顯世勞可

曾祖母黃氏贈鄆國太夫人

敕國家升用輔臣褒崇先正所以展子孫之志示朝廷之
光昭起國封用貴嬪則某官曾祖母黃氏懿柔植性淑懿
淑聲服圖史以增華希言容而成訓緯著可嘉之美果膺
有後之祥贊台鼎之崇上假祖閥錫山河之賦式燿泉扃

曾祖母黃氏追封德陽郡太夫人

敕朕圖任舊臣共致期致于治追貴及於三世以推其遺
懿餘烈之有紹也某官曾祖母某氏作嬪氏族柔明著聞
閫[illegible]則人以爲訓福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克有俊傑用

勵翼于皇家欲其輔朕以紹文考之耿光故顯其祖之配
而啓之國故者其鑒茲可

祖光嗣太傅進太師

勑夫德之所積其流必廣善之所鍾其後必大故挹其流
者知其源用其後者顯其祖此國家訓人之道臣子興宗
之義也某官祖某五代之季養志丘樊榮利内恬羽儀外
贊任不充於當世福乃流於後昆子舍稱賢先朝倚之爲
棟幹孫謀駿發沖人用之爲股肱頃貳樞庭已彰楙績繼
持國柄再佇明謨爰念世勞用推祖閥大門之懿奕葉可
稱俾躋帝傅之崇式進師臣之秩濡泉垂澤未備徵章可

祖母孫氏贈安國太夫人

勑慎簡賢佐上所以緝寧邦家追崇祖室下所以申順情
禮家聲克劭閥則攸先某官祖母某氏柔嘉秉德幽閑成
性婉嫕中節蘋藻敦風克垂燕翼之謀寔生豹諧之哲福
既宜其家室澤宜滲於泉壤誕啓土宇用賁松楸可

父恕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榮國公改封許國
公

勑昔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天子有衣服之賜詩人著
緇衣之詠蓋預執國柄號爲世官古難其人今得良佐美
其子而追褒其父亦古之制也某官父某克節致君周才
處陽事我烈祖嚮爲名卿總邦計而經入有章贊宰司而
裁成無外粵有令器克紹先基吾欲使天下知才臣之子
後參大政故以節名遷而共邦事嘉其善述之志用霈流
根之澤可

母李氏贈崇國太夫人

勑國家之例同體莫重於股肱人子之心揚名以顯其父
母朕所倚注義有褒崇某官母某氏生自德門嬪于邦彥
淑靈著詠宜家室而浸昌聖善流稱穆閨閫而有翼我有
良輔爾之令人式昭厥緒之賢本自斷機之教加之象服
用飾幽泉可

母王氏贈鄂國太夫人

勑夫能擇其臣者君之明能顯其親者子之孝恕是二美
朕所羹焉某官母某氏節茂采蘋德昭流荇風彰婦順克
振閨風是生俊良爲予輔弼爰沾漏泉之澤用表宜家之
賢寵以副乎光于幽穸可

皇后曾祖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曾國
公曹芸可追封　國公

勑朕接千歲之統逆三神之禧茲孝充享曾誠昭薦馨香
上達明靈降鑒浚發大號被于四方有祖宗之休成吉蠲
之禮秉盛之源實惟内助欽若大遺懿宜示追崇皇后曾祖
某乘常山之英負全趙之勁雖羽儀未展而堂構聿隆篤
生元勳事我藝祖豐功在物世澤流慶人得惟卹躬得是天
合常極人臣之贈用昭肺腑之榮宜從大國之封以爲中
宮之寵可

曾祖母追封陳國太夫人張氏可國太夫人
勑朕合祭天地升配祖宗四海來助百神咸秩錫受介祉
錫庶邦重念夫源之深者其流必長德之積者所憑於
朕既推親恩特上奉七世而中宮莅體以母天下苟其
則之典宜及曾闈俾其三祖室同榮合配惟子國
之興行古之道也某氏作嬪令族能諧卜鳳之
教以成興宗之福俔天作合倚遺慶洽泉流澤廣均茂
遷徙大勢沐垂羅泉途可

父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兼中書令曹玘可
贈尚書令
勑朕承七朝之重守億年之基奉順先猷欽惟元祀裸獻
宗祏禋燎圜丘三神書禧百祀咸秩大均霈澤被于紳區
矧惟中宮之尊內治所主固宜同敷介福光于外宗思美
周姜之儷膺表塗山之盛某后父某積德至厚含章特立
生自元勳之門惠於儒者之行撫光令族坦然之情種
蘭華肖抗令終之節雖當世不顯而流福無窮俔天發祥
嬪虞作合奉祖宗之祀共幾能成荷天地之休實繁遺烈
式崇褒賁用企儀刑俾自能池之榮更茂天臺之秩庶光
壤樹式耀桂宮可

母贈吳國太夫人馮氏可國太夫人
勑朕毀毫清廟欽崇泰壇精誠備至神明昭格而又恭發
謚冊追奉閟宮上遵建隆之典率同章聖之懿孝思克展
祠事有嚴遂御端闈溥敷大號受天百祿賚佑四方眷言
內助同蕃茂祉等其念之愛之念頌此顯親之榮某氏積善
有聞含華不耀自守珩璜之節克謹葛覃之訓來嬪之職
遺範於華宗夢月之祥有歸於禁掖爰布漏泉之澤用展
結褵之恩式加象服之儀聿重閨門之賁可

后妃沈氏曾祖升贈太師宜特贈尚書令
勑朕丕承洪緒親秩禋章虔祭清廟升泰壇常
祇為坐壇神靈降格福祉休應屆與率土同此純禧以庭
播紳朕之輔佐咸布寵澤被於存亡矧惟先朝妃嬪協宣
陰化宜有恩榮速于祖禰其官純誠格物懿行聞時事生
柱石之質以為廊廟之用積德至厚流福無涯肆惟曾孫
實參內職存被密章之寵殁增壤樹之光宜加三獨之榮
以示六宮之美可

曾祖母追封燕國太夫人華氏宜封國太夫人
勑朕親享太室展追養繼孝之誠遂祀圜丘成報本反始
之禮精意所感鬱社來同內外職司恩遂咸被某曾祖母
某氏婦順修飭母道嚴明事生佐命之賢以濟奕世之美
調鼎之勞已顯於朝宜禾稼之慶更流於後裔令以推紱
之貴特加象服之榮推此恩章共光存殁可

祖贈太師尚書令冀王倫宜特贈中書令
勑朕嗣守丕業奉順先猷三歲一郊百神受職冬至上達

明靈降休式敷純嘏洊于邑域恩被于遠當由近始澤浸
于外必自內均其祖某以廊廟之才逢風雲之會功在彝
鼎位登台衡厥有令孫備職先朝坐論邦禮有光彤管用
比視卿之秩肇啓真王之封宜兼[illegible]之榮更[illegible]之
賜可

祖母追封泰國大夫人田氏
勅朕純孝以奉于先廟精意以事于圓穹祿歆必虔福祚
惟謹而天地並貺神靈降休致函夏之大公荷文考之成
烈肆后追同於謚號貴嬪當存其情禮褒崇祖妣宜有典
章某氏早流淑聲作合元宰陰德至積後嗣其昌肆惟宮
闈得效恭懿彤管之職爲式掖廷副其之榮宜均逝者恩

父繼宗贈兵部尚書宜特贈
勅朕昭事上帝懷柔百神繼孝宗祀薦誠吉土仰荷純祐
爰霈茂恩內外之臣存亡被澤某名臣之子賢行著聞早
垂紳而立朝嘗象河而命秩粵有令淑備于嬪婚承事先
朝協贊內職肆推追賁殊于外庭宜廸天臺之班式爲泉
壤之耀可

母追封福昌縣太君吳氏宜特追封
勅朕世室執[illegible]增升煙昭薦至誠以荷並貺[illegible]布德澤
均被偏具眷惟掖庭宜同介福某母某氏淑靈[illegible]若聖善
有聞家庭甚嚴子姓象賢選納之盛蓋于先朝褒賁之榮
慶光幽穸茂恩所及營魂有知可

樞密王太尉三代
曾祖建福贈太師中書令可贈兼尚書令餘
如故
勅朕覩享七廟昭事上靈牲玉備具粢盛豐潔百神咸秩
二議以和嘉與寧土同茲介祉眷惟俊傑棨寄樞務能緝
熙於庶政宜發賁於遠源具官曾祖某秉德有經含章內
照不希當世之譽克集高閎之福皇家啓運寄得佐命之
勳肜躬繼統更獲同寅之請屬嘉增之邑事均恩渥以無
垠宜因右省之崇兼進中臺之秩錫茲明命式耀幽附可

曾祖母追封魏國太夫人賈氏可追封國太
夫人
勅朕躬款宗祏祗薦靈壇三神以和百禮咸秩奨受禧祉
均被臣鄰矧惟輔弼之賢素展忠勤之效宜示優崇之數
追賁曾高之室某曾祖母某氏言容有則宗姻爲範卜鄰
傳芳早勤胎教斷織成訓聿光彤史福善所積源流益長
垂休後昆再世爲輔人本其祖澤流于根更開大國之封
以爲令族之耀可

祖祚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國公
勅朕肯廟奉先崇壇薦信天明地察克件昭事之儀祖德
宗功叙升陟配之典肆類成禮百神垂休發爲霈澤被于
函夏樞近之職寵數宜隆某祖某毓範閎遠秉行爽愷
惇之故將乎風誥鼓鑾之勳著在方冊末年冲退脫迹寵

榮世生忠賢爲國輔弼閥閱相繼邦家所毗嘉孫謀之有
成增公爵之攸重可

祖母追封陳國太夫人晁氏可追封國太夫
人

勑朕祗薦祖宗合享天地精誠上達神靈來顧含生之倫
罔不蒙澤某官祖母某氏德茂貞正行潔冰玉女儀修飭
母道嚴明肆惟令孫光奉丕訓業攀機軸備悉忠誠追述
遺懿用增恤典茲膺之澤泉壤爲光可

父凍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曾國公可贈
太師

勑朕嗣保丕基奉順舊典致誠恤祀貢社配天四海駿奔
三神純佑誕布霈澤被及中區翊惟忠輔協衡陛辟左右
因予濬孝之志特浮顯仁之[illegible]某父某佐命元勳興邦碩
老經[illegible]王業勤勞[illegible]某其[illegible]同於柱石雲
龍[illegible]會寰海具瞻[illegible]惟令嗣輔予沖
人[illegible]一心贊[illegible]追遠均恩宜因國爵之
榮更益帝師之寵可

母[illegible]氏[illegible]太夫人常氏可追封國太夫人

勑朕宛承鴻祚[illegible]七室升侑列聖駿奔恭寅畏
克終祀事欽將百禮敉勞兆民嘉與輔臣共蒙祉某母
某氏柔明著美淑茂[illegible]從婦順而有融肇女圖而成德
本昭[illegible]訓克[illegible]閨風[illegible]子舍以能賢被[illegible]恩而[illegible]再[illegible]

[illegible]服式貴撫塋可

母追封丹陽郡太夫人申氏可追封國太夫
人

勑朕齋明郊祀祗薦誠觀[illegible]恭薦[illegible]玉百神望秩
四海駿奔推此介福發爲大號咨惟良輔宜茂恩某母
某氏訖質[illegible]挾作嬪良士德有春蘅之芬行含秋霜之潔
聖善之福克昌厥後式嘉肯堂之嗣庸洒象[illegible]之澤可

凡貽正贈太師可贈中書令

勑朕祗修[illegible]課[illegible]躬執牲幣至誠[illegible]燭上帝顧[illegible]九州駿奔
萬國嘉誦思與臣庶同茲休社列以國婚之重宜廣天倫
之愛某兄某名臣之子素行自飭早登赤墀之士尤號白
眉之良功昭于時位不充量屢經恤典以寵華宗蓄爲戚里
之榮亦表相門之慶增崇西省式貴京原可

嫂追封鉅鹿郡太夫人魏氏可追封郡太夫
人

勑朕既致祐室恭陟泰壇昭薦[illegible]成用伸[illegible]報[illegible]受景既
均彼函宇眷惟輔政之臣當厚元宗之寵某嫂某氏幽閑
締姓柔懿[illegible]擇宜家室而有歸訓閨門而允穆粤有賢緒
替予樞機[illegible]啟[illegible]祈之寵以表天[illegible]里丹耕[illegible]寬娶
俞允

富弼三代

曾祖[illegible]贈太子少保可贈太子太保

勑朕獻七世之廟以展孝思咏八□以□□□
昭洛福膺依□冥天之禄敎祐于□□肆邦俗□□□□
元□□寅之力寔成共濟之義庸□先臣宜□□□□官
曾祖某諱光內融含德倘秀剉為道義之表居家丘園
之貴爲流令則肯生賢孫皆遇□其用成遠略盖示遠源
之寵追弃翁禰之尊賁此幽泉用昭榮祚可
曾祖母追封彭城郡太夫人劉氏可追封陳
留郡太夫人
勑朕祗見宗廟□爲社主稷□至誠昭示大報九州率職
擣祭百神律祉繁敦專饗嘉□良□同此純休具官
曾祖母劉氏□有□□□□禮訓□□中節倡祉宜勍

源流厚長福祚蕃衍是生俊傑爲朕股肱宜因國棟之盛
尋瑜郡封之寵式彰遺訓畢耀幽許可
祖令尚贈太子少□可特贈太子太傅
勑朕奉祖宗之訓以天地之□□崇元□用昭報爲□受
景福教勵庶邦輔佐之臣名禮當厚推恩及於祖禰同德
為其誠寔具官某祖某懿行純俗□識□麻天生忠孚之
賁家□義方之訓□□□□□成□□□□□之重時
淪顯□之福嘉是□□□□茂寵俾從三少之遐迩登二
傳之崇下飾泉扃用昭□□
祖母追封□□郡太夫人趙氏可追封□陽
郡太夫人

勑朕饒孝以事宗祧精意以享天地芬芳上達肸蠁下臨
歆承洪休涣發大號爰均追遠之渥庸廣奉先之體具官
某祖母趙氏閨壼著範宗嫡□□則婦順自飭慈誨有成剖
彰國史福流後裔再賁升轉之寵用昭幽窆之光可
父言贈太子少師可特贈太子太師
勑朕昭孝虔誠報本崇祀執瓚世室升煙泰壇馨香既聞
靈貺充享禹國嘉靖燕□繁臕真荷神貺教寧黔黎斯皆
輔佐協恭夙夜宜力共致至治□□于飛況宜推茂恩兼被
存歿擢容副使富某父某誠慶□物文敏起家名高邦伯
之政職重郎曹之選位不充量□□流後昆粤生柱石之材
克成廊廟之器庸嘉許國之忠寔本教忠之德再優恤典

武顯世芳可

武溪集卷第十□

武溪集卷第十二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謚襄公余靖
判詞上
御試十首
秘閣試十首
私試十首
甲爲學官教門子以六藝或譏其藝成而下
不伏
立身之道雖鄙異端進學之方必資善教蓋嚴師而有益
豈執藝以同譏甲德比珪璋才堪模範東序上庠之地素

號人師五禮六樂之文敢忘國學至於和容執籥鳳者彝
章會意差分悉有成訓咸資辯論式勵多能何哉或者之
談罔識先儒之道且夫治民安上不專於揖讓周旋易俗
移風可以察存亡治亂習于義者爰擇選士之規舞彼文
循冊紀鳴鑾之節假彼成字取法於奎躔回節窮微能知
於府實安可比之賤技固當勵彼兼才鄙事自謙雖聞尼
父之語嘉猷可採盍遵保氏之儀固難詰以他規宜見嘉
於善誘
乙爲太常請復鄉飲酒御史以爲其禮久廢
不可復行
教民以禮誠欲從時觀鄉有儀豈妨行古將舉治邦之典

必先發聖之謀況乎事著前修議非獨見太常以禮存沿
革請頒尚齒之儀御史云政貴因循難復興賢之制雖是
非之互列在邦里以宜分順彼世機豈五禮之必廢知其
王道亦三代之可追何則舊典攸存鳩儀具舉賓主取象
於天地長幼以倫介僎立法於陰陽登降有數俾其成俗
可以制中三揖而后升所期教讓五十者立侍式彰明尊
匪獨揚觶以爲容抑亦薦能而無競嚴凝溫厚體仁義而
有經西北東南正位帑而無亂式稽典故誠可遵行請從
宗伯之言庶協先王之訓
丙爲大夫浣衣濯冠以朝或譏其僭辭云儉
德之恭也

卑服有章誠宜循下衣冠無僣當許謹身在全德而或
於常情而何過丙也名先[illegible]志謝紛華趨表著以思恭
方期[illegible]浣濯而從儉式誠著[illegible]而自居要固
[illegible]而相[illegible]三朝[illegible]用辨於尊卑百辟家未敷於修
臨所期見俾何乃云非貴而能貧嘗覩子張之戒富而好
禮式遵尼父之謀俾有循於身章寧矣加於首飾平津布
被誠或過其矯[illegible]子[illegible]冠終亦招於[illegible]敗蓋俗看而示
於[illegible]部善而近名忘九儀之有差信一節之可尚雖義存
[illegible]狐裘爲[illegible]在之譏而詩美周南葛覃有后妃之化式
昭恭儉無愧前脩
丁盛服謁使者門下令其解劍辭云劍者君

守誠論不可解
皇華宜命雖奇登門或備飭身寧宜捐以許兼人之勇
難從素客之言丁也修謁則卑入趨墻仍飾其詩未本達
禮履之迎佩彼千將遂致解衣之拒過既彰於下吏誼將
聞於上宸揖讓未修傲慢可[illegible]且浦衣是[illegible]誠欲尊崇而
丞具盛容雖難去就所宜與進胡寞肆儀雖列郡宣風漢
守布順牛之化況公門共禮庸人有敖慢之嫌事苟失於
與齊義等甘於進退代達吳子設諸或止於膝行名重霧
光蔣得以流毒於露宗周富從俗吳蜀亂常持劣自矜慕牍
之既渭失節無禮無苟偽不疑終亦抗辯勿疑被露之心
任於千星之影

戊為御史大夫遣封其獄或議其過
責以具獄雖責表矜丹筆正刑何煩感注苟原心而無濫
諒承捷以胡為戊名冠秀行任隆烏府圜章明啟每色聽
而得情奏章初成必面封而流涕詳觀所擬未協大中何
則自連其事人既卑於出德下夫有罪法但誠於深文憐
能祭以無冤何用痛其不免且明德慎罰雖存犧克之良
而議獄緩死豈有從知之答況自專於決獄亦可辨其重
輕治徽纆之要施雖治流而何益蓋義有意所謂婦人之
仁疾惡無私宜救君子之器但可精於慎恤固應絕彼故
紛悲對室家盛言未為得義表生棘木張被無乃近名將
示小慈猶虧大體

甲為京尹耕者讓畔行者異路或云無益
成蔽化下誡曰有權譏謗移風或云無益雖[illegible]之難理
化[illegible]係而克成甲以德服人所居必化大田千[illegible]讓
[illegible]之讓廣陌三條竟識異途之教式期成俗非欲邀名何
乃至人爭生爭讓且仁政[illegible]始於[illegible]於自易和平善教不
令[illegible]資訪[illegible]治可[illegible]木[illegible]且異於米鹽學校
知林既飛聲於蜀郡恭豚去飾[illegible]化[illegible]堂[illegible]而
有知奉詔條而無失岐山布德遂慢異方之心馮翊推誠
終息弟兄之訟咸稱治體斯著民彝必世後仁備聞往識
一國興讓華慚前修豈唯知殊端之難不復覽[illegible]之利
但可勸[illegible]退無宜[illegible]以[illegible]已[illegible]後[illegible]未為
知義

乙為刺史薦門下吏或以為不得山澤隱淪
辭云山澤不必有異士
[illegible]而任誠恤備[illegible]惟才是求何必幽隱但器能而可採
[illegible]物以為先乙求帶立朝副待[illegible]以既精於求瘼道
[illegible]於撥能千將長人任且唯於[illegible]徒[illegible]不閑
於山林爰推體國之[illegible]知人[illegible]須逆才俟
收且風[illegible]文子[illegible]於笞庭[illegible]衛[illegible]於
甫取[illegible]無方庶協道府之用爰登之[illegible]徒欲首於
丘園森森之材自可擇其翹楚吳祐嘗交於小童[illegible]
[illegible]採彼虛名虞被陵蓋於畫餅取其大節鄭[illegible]無

桒於採對奚必綸蘭之人方令在穀而仕雖魯儒言教當
舉於逸民而漢守擇賢止求於往器式諧舉類搢或執迷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協謀抵禁法有減論罰度于刑壓無從坐既投足而同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悛動而有悔不如已者方蹈數仞之牆因而從之逐惟三尺之法自昧明慎搢啓尊言況穴隙以相從惟蔑法而是羅前王著令徒舉共犯之條君子禽儒盍守獨行之節矧府寺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觀由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實亦勤而過則原其發應逐云職汝之由詳被治躬豈可効人之辭答將誰執戚實已招視籬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爲過別罰漢家之綱或異首科自絕浦人之祛訴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科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訴

甲私行入驛驛官拒之辭云職事五品以上

出非君命難入息於野廬名重官職當即安於公館況行朱而衣貴雖授鑾以何傷甲錫爵王朝改轅私授名司其局張權且異於輶軒駕言出遊秣馬遂登於館舍何哉主吏罔識參儀況銀章之自崇望金車而見困地分亭堠亦既高其閈閎位列簪纓焉可止于逆旅官已差其品秩人合辨於尊卑伯宗之傳弗妻誠難假道子產之垣未毀姑可安身必體置郵之規且殊授粲之實漢朝典故自存于告之條周卿職司宜謹守涂之役豈謂治其家事而欲畏於王人不遑寧居馴杜雖非於駟轄皆有攸處一宿當於逆廬但可容其寢興無或給其禾積式符唐令勿亂周行

辛補非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遑遑猶未獲宜同捨避獨留存救安可還迎苟或責其容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捉役職在追逃力而拘之飢鷹之効未展毋不足者困獸之鬪方勞奮投尋塗之人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豈惠然肯來真全不救捆拔力社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諒合原其執心溺恐濡於吾者固宜弃力病方系於身責安得忘情接[illegible]其國全未可[illegible]其爲已因其亡命遂補以假先人[illegible]行裁當[illegible]而自救[illegible]云行道殊耻於[illegible]逸之[illegible]令罰我收敢之求不海則欲忽[illegible]且異[illegible]加於有路是以被有矣姑合容而捨之

祕閣試十首

甲表請依[illegible]律考父方田者限其身雖[illegible]以爲古今不同恐生僥倖

行者閭門固宜勸於力勤畎畝未可異其將施復新之[illegible]當舉畝中之典甲學雖傳古識未知今從[illegible]其[illegible]堅陳於白奏以謂教先三德必求鄉黨之揚名地給百畝宜審井廬之徒力垂爲科制視彼財賦[illegible]能[illegible]於等[illegible]便錫[illegible]賦未務其拯夫豈無詞何則魯分德行之科[illegible]

爲選衆恭恚耕戰之務乃俾復身事雖著於典章理或資於論薄雖循陵之養自可挂門當連阡之田寧容減算惟勝有移風之益縣然乃滿屋之常徒欲勉其劬勞爲得比其孝義賀者貴者閭官弛力而有經或將或赦漢制免傜而爲濫但可寧其高節莫彼情游且貫甲能超魏氏雖寬於一卒唯桑念舍世祖猶惜於十年庶誠協於常難兼行於復役

乙以贓抵罪至死丙與之辯事表其母老請獄自求與乙同罪欲贖其死有司不許曰吾不於狀外案事

丙陳冒義當濟急難獄貴情實輕科勠睦欲許其排患固宜矜放受中乙也行乃辱先官非詳德水壺失檢持書伏鑕之刑殊衣承類遂發循陵之侍眷言益友爰啓嘉謀自引兹贓蓋欲令其緩死相先爵位曾不顧於危身慎濫言擬宜救治體官曹勘事雖嚴相坐之條申高義之當原獨行之志本殊共犯爭信自詒春閑坦堂誠恐貧其持書讚事丹誓猶濫於非辜雨雖重於金罰我豈輕於微縕息焉並翼欲本單爵玉石同焚恐爲傷者所宜理奪安取而從君子結交義徒深於刎頸前王著律罪固在於原心無聽憑虛庶簡閱實

丙舍與丁有舊亡命抵丁不過丁家戊年幼因留舍之及事泄有司收丁戊從款戊曰保納舍藏者我也丁曰彼來求我非弟之罪州縣不能決迭上讞之

罪因容隱即坐簽已詞苟逃迷先科率下當責正家之道庶諧治國之風丙遁歸自弟無隅辭慎動聽惟於漢綱滅耳謂甚逃遂同於楚囚既身有計始求舊而無還僦筑隱而有歸投閒欲盡而彰彼皆不愛其死丁以瀚兔見詰情分綿交戊以題爲未達罪歸隱匿各感遺身之分競推約法之宜雖義重鴒原將讓生於季弟而令行漢帝終報重於元昆式協事機庶諧刑典將爲州縣之讞罔違朝廷之規且曰爲兄之難須從任長之律叔段不悌鄭伯有失教之譏文舉保好孔褒當隱賊之坐況云年幼宜協律文

甲請依古法置銅虎符給郡守每當發兵使者至郡合符方聽受之所以慎重戎事難者以爲其法久廢行之無益

事重發機雖崇使節時逢開泰焉用兵符志務於經邦理何忘於觀變甲也臣於符識聞達嘉猷以爲千里宣風既與六韜萬衆請復頒於虎符華之曳贈俾軍與而無妄詳觀獨見思遲舊章右一左三誠則重其戎事先秦後甲亦將順彼民風苟專金華之容將異詩書之數且闡臺師柳況當簡用之朝宣英蕩使威得啓往兵之用在古今之異代豈淤糵而一貫司馬以牙璋起旅式紀周官會稽以竹節興師終彰漢制刻兹沉機

且發卽塋長征祖宗云於擴白難合而爲信晋郤未免於
心歎後時害危殊非利百

丁爲別將遇敵強不戰而退至帥責其巽懦
之罪丁不伏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

犯堅卻敵雖期必克全師保勝則貴知難而免衣辱之羞
雖責臨戎之略丁雖矛神故賜戮別也提虎旅以先登達
於韜之妙識衆粮坐甲雖有李人之心高壘固軍識在知
難而退胡爲主帥自貽機於後謂恥於交綏曾未得於多
算且夫什則圍而倍則戰者自前聞小敵堅而大敵擒存
諸嘉話豈輕備禦自取覆亡歟不可當爾雖悲於避銳冠

無所拆我未爽於知兵所期量力而行爭坊觀釁而動有
進無退誠或幾其逗留撫旅師合先明於勝負雖同
於困獸慮宜盡於前事全必勝之名寧致非夫之誚楚
稱六閒從聞郤至之言晉全三軍合探樂書之策勢使然
也人其謂何

乙爲國將其兄嘗爲敵人丙所虜役丙敗丞
降其國君赦乙曰丙卽至人得從者敢揺動
者族夷乙曰兄弟之讎不以兵

允宗私室有怨寧忘受命王朝雖讎必捨苟避嫌於信我
將取謝於非忠乙志篤於忠名而將掩昔多患難痛斷手
於兄人今既平寧親東方於皇化俄曼承於君令俾無復

於仇家〓以剛從其子淮退執兵待報嘗表〓〓之意牽
羊既來雖判身如今〓之旨縱高義〓所在當有感說若〓諒
之弗道未足爲〓若廢命而不〓〓何以爭君徒結〓於天
倫宜推誠於國〓〓伯之忌出於〓嘗〓〓而避之鄙〓之
況入朝雖抗戈〓〓也必貴大〓〓或恩延安騁之言既
得之矣子夏之問不其然乎式〓事主之宜寔取徇私之
[illegible]

丙世以議以爲使吏任子〓〓學皆〓〓爲不達古
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難者曰諸侯繼
世以象賢任者世祿以延賞古之道也

任子有經〓〓爱濫〓擇才而用〓〓賞〓事當協於大中

〓雖從於〓許丙事〓謹自許拔識〓〓謂公族之非良珠
車德〓清〓能之必審〓〓以言〓恐膏粱之易驕鄙閥閱
而無取未〓治本將〓〓經苟〓資之自修雖代祿而何
害歟克由〓〓多後汰〓〓無〓所生亦有怪〓之者故
〓升之室〓犬豚羞安石之庭〓〓〓方〓令〓弃無乃
深文在乎〓以庠序之儀謹其〓〓之教〓官第而〓懸
爾政經而識著叔向〓蛇之禍〓〓不私蔚壞杞石之材
用而無廢必其〓〓之可採豈以門地而昇遺〓〓象〓
之規漢布推〓之典白存姬旦之法奚若王古之言〓〓
〓〓式符〓〓

乙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遂於黃勅後批

之吏曰宜別連白紙乙曰別以白紙乃是文
狀豈白批勅耶有司劾以事君之道無人
臣之禮
事協誅鋤固宜將順職居封駁安可依違若毫釐之有差
在彌縫而必正茍青事君之禮盍亮體國之誠乙才可兼
人位未充量青瑣要務綸閣夕郎之班黃紙除書或塗兼
相之字應昭骨鯁以備箴規初啓於泥之封未敢奉詔若
連白狀之尾不如無書雖天語之已宣在朝論之必振愼
其出令誠無反汗之嫌勤於虜可奚懼把頭之貴從容
違恐隳國經且王言如綸自存於綱紀而臣心若水鄰劾
於簡章與筵隨而白居豈忠亮而爲罪漢伐或進於甫奉

唐家亦羨於封還哭李鄑之白麻識爲沮事亢叔翰之黃
勅難廢泣官當許直臣無狥所節
甲爲女州刺史州境有群賊劫人廬舍劫奪
貲財累年不能捕捕甲潛設計謀悉知賊之
巢穴乃起兵盡誅殺之廉使責其不先啓聞
劾以擅興之罪甲曰賊勢間不容息若
須啓報恐失機宜
政宣列土專命非忠師如疾雷擒敵貴速必重解紛之誠
寧貽物衆之議況守職在宣風民未安堵眷彼萑蒲之黨
方恣攘擾揚乎桴鼓之威宜先勦絕胡爲執政曾未協心
刺史以戰得兩漢進宜擢於貔虎使以兵稱凶器動必

待其綸彼雖戾於禮典此已成於機速且林彼既致高
曰時乎之事偷退安難除折亦是誰之過責其制變恐未
知權行趑趄而操舟何能拯溺白大人而救火應已焦頭
苟協機宜難科專輒況或枉於金章不俟君言事苟利於
國家豈劉臣節式慶發姦之志當許幹府之策盍爲將
於爲崔武怒可柔哉網未漏於王綱刑章詎得害既除於
惡爲理無取於亂蹤不得已而用之此宜無罪晉學斷斷
變人豈有非
舊制戶絕田土皆沒入官丙建議請給與見
佃人難者以爲戶絕之家恐是鄰孫鄰若
給與見佃之人佃人利其土田恐生窺伺枉
害人命

土均三壤素既於王田人謝九泉豈私於民產況乎名編
生齒賦取食毛全歸方數於天官莫守嗣絡籍及式須於
戶令用絕覬覦重爲典章多從守議以國不言利請
散於族姻難者以人皆有貪恐沽於僥倖雖是非之互舉
在斟酌以宜防原隰丘陵既厚遷阡之入鰥寡孤獨寧無
質蓋之虞僮富貴之可圖評姦詐之必啓兼子撰之室當
闕立竿之嫌啖石崇之家亦切利財之數遂令游惰之輩
恣生窺伺之心非大欲之是經曾小惠之未偏且周公之
法自存井牧之規豈伯道無兒却爲鄰里之資舊章可舉
新意難從

秘誥十首

乙領選部擧丙爲吏議者以丙父得罪不許

辨云罪不相及

銓薪求治擧必擇材寘辭旋刑罰孥戮用舍資於後又法可取於繁苛乙位列天官識高風鑒再推選擧之俊要孜擧善之方教叙寄肥人雖罪其身又罪非孥戮理未叛與賢當國器而是求豈門閥而見棄仲弓積行嘗被學令之嗟大禹立功寧坐羽山之殛何謂從其類也固合欽其節焉拔茅必論於彙征雖聞選衆捨菲苟遺於下體無乃失人若堂構而是思恐輪轅之未盡膺田者誰當成邵伏之名伏蟄就刑宜傷鉏紹之擧事宜棄我盍許援能雖嘗錮逮漢代嘗聞於發揀而錮遣逸周人弗汜於趙家宜詢子也之良無糾父兮之惡

甲未冠而戰死里尹欲以殤禮葬之鄉師不許

未加冠弁禮雖下於成人能執干戈義必捐於死國諒且高於出類制寧拘於襲常甲勇奮自居軍鋒甚鋭甚痛門而加布尚遲冠期歎虞殤以零拔額先戎事志方堅於血刃身遂殞於骨存里尹以年在佩觿當從降服鄉師以力能衛社難減遺卑各執是非之心互有異同之論若童心未變當從祭殤之儀況士節可嘉宜循推賢之議短長斯見用捨何疑敵無存之先登禰猶加等陳子行之郎敢死乃盡忠宜持禮之期欲削成貴之制周公議雖有祭宗之文尼父答亦談嘗著勿殤之義能存爲援之志勿貶童汪之容

丙獨居一室夜乘風雨隣婦室壞而託焉

丙閉戶不納或謂之不仁

急難相救曰仁姑務於恤隣居室不柱君子不以爲乎假過婦幸災而是懼當欺暗以爲愚丙也僞若彼思理然至坐雖偕容於異室偶天變於中宵昔婦異巷深宋其婁曾人守節風雨不渝後歎非而見投終閉門而弗納窮宋野者任深志於冰霜人而無儀恐致嫌於瓜李蓋期乎幸履不苟道志於闇隱之心且女子有行亦必思於處嫌而貫人之總疑亦我於拾塵況乎大欲存焉焉可苟而已矣援之以手既異子輿之權嫗不啓門難發展禽之可嘗杜孝慈之謗宜旌不亂之言貴以孝居庶非違理

乙名譽不聞或責之辭云友之罪也

道貴五常雖資力行擧流四表必假友生旣兼該而育成在揄揚而乃顯乙智高辟古學富知今鼓篋師門肆勤研而自得斷金交態掩聲播以無聞遠與或者之譏實自良朋之過且王陽登仕古人嘗喜於彈冠朱博知名當代共推於結綬探賾旣勤於道術嚶鳴等忘於奮飛削牘三千殊衛鄭能延譽言十九吹噓雖不因人叩寸苟發於鉅辭固宜罪已義或因於敵善何謂得明才流由於爾知聲音資於我鼓額回好學在尼父之所稱蜀四州述名因揚雄一介

益顯當貴如蘭之契庶著伐木之風

武溪集卷第十二

武溪集卷第十三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左左僕射累贈少師諡

襄公余靖

判詞下

丁為大夫爲而不舉喪責其不孝辭云未論圭田

羔羊有位詁路奉先田祿未頒則當殺禮志不忘於孝義理亦貴於從宜丁一命方榮十倫尤闕知庭表者忝膺厥於有時地薄都家爲乃從於仲月徵蟠偪下事責舉中且聿常取名尚闕咨於百畝而禪須爲用雖備數於三王豈故廢於烝嘗益有差於秋況國章具舉固已辨於等威家廟設豈距敢踰於名位宜許率常之節勿貽忝祖之譏

享以豚肩從儉晏嬰之陋陳之年饌豈傷歷度之賢未參大夫之恩何切廢人之請有嚴遵書寄殊豈昵之嫌無取棠懇當採爲新之制亦猶行古學以他規

乙爲將挨士寒餒乞歸乙不之與或責其不撫士卒辭云人臣無私施

輕財撫士雖得衆心散物權恩恐非臣節將擧即成之貴須存幷國之誠乙也貫石昭誠漢壇曆寄飄風洌洌方當墮指之寒被練將將恩有乞歸之者賢哉臨事展矣能謀志在恤人誠合矜其凍餒衣當歸上豈宜專役慈仁自致御下之方將數尊君之禮絕封分少固宜推於赤心剛嫌明微何必行其小惠縱使求之不得我乃恩而無邪散盤

將之黃金雖開大將均楚師之挾纊蓋有溫言假一夫未
足稱賢存大義故能和衆下車猶涉于崖所以貽譏在膂
經於仲堯於焉見賞不敢專也曰以事君雖無與之不失
其正

乙春田火弊或告其槊物嚮云獻禽以祭社

答豐布知誠履害物菜田覆禮寧發獻禽事未符於天特
理壹勤於事典乙素推卓識頗違舊章因農隙以備儀順
殺氣而行古下綫止殺圍必戒於禮舞揚炬焚毆義將存
於擇羣盍取順天之制寧罔恭豸之威乾豆是求充庖冠
而有品卜陽戎爲神地道以何慰止車用協於周官文蘭
車符於先道雖區萌既違須行太皞之仁而麋鹿無傷矣

癸蓂人之寇縱國門之將尋在野謹之必行泵隱未耕方
及茨菜之誅置果暫桂終非委數之徒既爲以松之神式
協陰古之旨因蒐狩以習武自有邦儀戒馳射之發狂未
查古凱克比獻捷之度無怨配稷之咎

丙舉盜以爲公臣或非之辭云可人也所進將耳

盜財斯澄識曰非賢衆惡可補奚傷見舉未要疑能之道
兼收遠害之風丙識違惟精名先則哲爾將諭利既能黨
於蕉浦我務擇才故取節於對非跡雖殊於疾思志所貴於
溦貪所進弗近於正人縱乎積習善誘必成於佳器亦已
甄收況多能而是求藉一眚而何嫌陳太丘贈縑致感遂絕
貪民戴若思投劍改容卒爲雅士庶有期於折節寧無謂

以惡若者非他群之材奚勝頹俊之舉不須求備管庫會
可同升勿謂難知叔處猶聞見擢儻能遷別無免滯帰行
臣固寵誠恡鬪雅之視善當必用無輕管仲之誅亦[illegible]
權未爲失選

甲殺讐人之妻或責其不義辭云殺其可殺違者
可弟

執兵有辨雎恥既除參骨無歸瘞埋何憂違文心於瘥我
難取諸於非仁甲殺妁見機志先行古膏棄自立已登九
世之仇紀婦何辜方貴四尺之墓旦殺精於刷恥遂順叟
以從權釋愆是圖惡雖深於則目遺殘者弃禍豈及於齊
眉從有切於志生固未宜於遷怒義士切齒漢俠試務於

遺身婦人僭刀魯史嘗識於非禮姑存大節無愧青言況
乎捐怨爲患參者作成之誠盜仇非智當發敵惠之謀灼
異挑戈之人那爲揚禮髂之化復讐因病尚恥非夫加禮既
亡胡爲不義公舉可拚青爲必行

甲投田不入國征里尹責之辭云加田

賦均三痢必入地征賞有加田豈同民舉式舉優賢之典
去冕豐歲之科甲奕列命夫名高國士分地之利祿均既
答於都家食土之毛功懋復頒於畎畝何哉里尹惜彼邦
細稅熟貢新雖欲歸其三寸方輸鍱以等宜及彼圭田既
異任民之居盍視節財之式莫什一之賦猶識務於徇公
取三百之禾我盍因於復兹當是古制[illegible]邦本珠途

美之榮官分公邑錫采地所之賞上宥[illegible]既表於主
恩貢熟從於吏議輸膏腴而自請况非王者之謀美敷孝
之所加宜守周公之法式期勸善當許免征

乙為刺史術者告以有火災請用幣牲以禳之乙
不許或告其發幣祈禳辭云天道遠

政紀勉順誠務格及天道幽遠人事先應衆自得安邦之術
謂輿發幣之議乙也任重阽上安分符肝蕆每致其恭亮直
志靡尚於奇袤執技之徒說[illegible]僞於是変先時而備其
王請禳於火妖既務宣風寧從諂佞雖棲假之象將深微
屋之震而幽禜之儀易容非鬼之祀列像教之斯職當器
諸以彼先王商正禱於水災民憂自恳劉劭抗詞於日蝕
乾象焉知固宜求福不回式昭菲德勿勵君帝存荀淵弗
絕本於訛言即害有流行恐謗興於左道慎貴媚而未至
錄致享以何為益潔可防當恳齋范之教瑞年不用未傷
子產之賢縮祝可使由之太守斯得之矣縱違禳龠之辭
終免鄭人之憂

丙濟君之[illegible]賞之不受曰非為身也或責其矯

臨危奮命可謂盡[illegible]辭賞[illegible]傷衆已[illegible]既稱於排難
志且異於𥌓非丙也[illegible]列王臣才[illegible]國辭[illegible]誠可以貫白
日吐氣可以截飛虹[illegible]以毀[illegible]拯綴旒於將墜忌其辭爵
示勞[illegible]以彌堅當[illegible]等以無渝誼殺身而何懼時其爵邑
將酹沂焉之勞棄彼利名逐返屠羊之業蓋濟君而是切

豈徼賞以忍[illegible]蓋安于不尚戰功自[illegible]往來介之推辭貪
天力奚比[illegible]始隆報國之謀終獲退身之美斬有是儒
書[illegible]帛以何勲成命既辭雖茅土而奚貴自高淡泊孰謂
驕[illegible]能下[illegible]堅城守遂絛組申胥辭安於楚國無取
執圭[illegible]義可嘉載歌那爽

乙為政請隳都城謂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政在而益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務孜愛啓見幾之謀當
許[illegible]之說乙器能高世忠亮技群方推爲國之忠遽展
稍夷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審算之功控帶相高必啓
寇戎之害式彈良算允叶明謀庶民無假於深池頹墻
頹於都[illegible]且赫連安[illegible]雖增[illegible]士之勞士蒿知權安填實
薪之役深辭得失妙察興衰識量[illegible]多能允攻闘解帶之
術而鄭丹違識五大有在邊之譏益實乎擧必保焉盍循
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矣昔有初誅三都
之必數允合仲尼之志何懲由也之忠

甲父在而受車馬之賜或責其違禮辭云崇君命
也

爵祿有制當避父尊車服所[illegible]雖發君命忌苟推於恩賞
禮未爽於從宜甲也器幹淳深識局淵懿趨庭承訓既盡
絲衣之歡報國成功遂膺先路之賜還聞諫刺當体誅悱
古者蒙賜於父兄故當救禮今也擧辭於後又豈限常[illegible]
得古所貴於知今避禮亦宜於察變向懸無祿而多焉試

春國晉襄歸有仕而賜草奚傷子道無拘介節式物大哉時
既致於漢官事雖寔於周禮叔孫以葬平子雖欲妄詞石
建及門當代未聞致蹟但守一經之教寧偉馭焉之術況
觀在而益榮豈位高而見慾

丙有扎荒刺史欲移其民縣令云民有所守不可
移刺史不許

爲功不願撫賞利遂民守有常固難遷徙雖存懷安之政
必奇從俗之禁者彼編民屢致刻郡扎瘥爲捷當天賜之
沈行草勞我勤致地財之耗數當大九年之用食更二隣
之難村符以遁彼樂郊蘇扎身於塗炭濟卒以越在他境
思成弊於流育皆懷恤下之心當體清時之道爲其滯運

彼既切於移民守以對甚此固請於歸果雖局官之備祀
在唐下以象明卿有責謝當徙家而營者地君雖可停栽
戶以誠雖薄征固可以撫此荒政下事於此賊晉國卑節
瑕之壤雖言近句魏王曾河内之人亦誤界赦故知拯患
必務從宜

乙居草澤被召到都辭見不拜或者其失禮辭云
禮者忠信之薄吾以忠持奉上

韜光鮑俗則全高尚之風爲利趁朝必順尊卑之序雖叛
情於方外難失節於君前苟亡九拜之勞是侵五帝之數
乙鑿坏嘆違榮宣道遂羈豹霧以深藏滅鶴書而屢降況
冥谷口既祇命於軟輪尺天威違抗客於文陛務將設而

屢祖忘其辭以致恭問以辦之徒云忠信之薄尤有尊也
恭失朝廷之儀辭既妄異矣將安云者與而未見固當高
蹈於山林且豈甘來恩豈宜長揖於君父繼曰遺榮於赴
見其如彼盲於絲綸昔周亞夫之御戎徒聆介士尊子御
之秉節止對革于未聞謁見之初全徵拜起之度許由筑
耳雖輕萬乘之權豈偽好名巳悖四維之道宜從斥罷用
肅敬儀

丁行堂贈人告其左道辭云古程

國學義事式昭欽空路律儀執拥疑世盖取見贈之程
無貽失節之幾丁乃貽局謀明示譏祥綠碍粧致周早眷
氣於九門教詞偏容遂禱神於四裔何哉致誥曾奠義徵

盖示誠於歲功亦猶行於古道載戈揚盾既服象於歐除
陟婆迎新且齊名於攻禬理符有事爲豈無猜宣尼立阼
之言其來尚矣周人清廟之制而忘諸乎華宗之用克豈
朱衣之容式顯會屢食尅其徒寔繁無算無方厥儀斯在
呂覽備存於捷聲漢官尤襲於源流孰在人之說謂予不
信朗神奈之版非爾所知自得覺寧雖云左道

乙自爲葬銘以播揚其先祖之善或譏其盖失數
表辭云孝也

矜功作銘誠爲滿心者名顯親何傷尊數之孝奉先之志
奚譏數美之非乙不私其身亦循行古念彼先人之德緯
著光輝飾以君子之辭敢忘論譔早尝拯器尽紀耆獻尚

父之芳銘家聲不墜勒景鍾之芳門祖恭長存傑有善
而不知於爲乙而非智述而不作所以纂乃舊服揆乎有
文所以者乙後世尚武揆其爲惡無乃失於知言數宋者
於華孫蓋羞失祖業乎可說武仲亦謂切殺兇承襲之是
先豈愈揚而見[illegible]勒盤盂者尚聞垂訓紀鍾鼎者孰謂非
宜所期勛則有成是其死而不朽異彼周任之作冤魏踏
於同刀孔悝之鼎衛人備載古之制也人其謂何

甲建[illegible]請照公復平地尹田土充百官職田可以
徵勸農吏稱者以多少不同而勢家奔競請盡收
官

仕田有制[illegible]家厚賦邦土未均並附起例[illegible]寒律中之第
必遵經世之謀況乎百郡賦官九州分野更[illegible]豈其衣
食請頒賜王於草僚雖者云限以[illegible]墾且[illegible]八家之異
制共期康國咸謂允言將何以[illegible]當先始體[illegible]古者分
其縣副皆給受於王田今也[illegible]井疆割[illegible]民業必
者取足於逋播豈不生奸於[illegible]划雖盟之[illegible]奚敢來
之能一旦名爲大邑多者有[illegible]什之收而齊[illegible]郊少者
之庄雄之所逮從下自給管上豎以假[illegible]同知勸
也上地欲野成歸貴勢之家將乃隨農悉爲衣食之客未
立均平之度頗增奔競之風實深求者則云可爲廉隅無
地求者豈曰悉爲貪污雖五十畝之舊制嘗聞孟子之談
況三百廛之上腴已壞商君之法分邑求色亦既異於周

官寬卿扶卿且已頒於唐令豈兆庸之未授因以授而是
圖指領野以爲田配羅民而增賦率其容祀方殊食葉之
等異其州閭奚偏種[illegible]之入况小惠之未徧當大獄之是
莅希謂必勸其廉平易若例加於俸給請從新法無取前
規

大廟薦享甲有總衰直宿執事科太常罪訴云甲
不自言

吉纓領信盖重於至誠哀慕君心寧行於大禮事雖由於
殺命退當坐於服情况乎宗廟儀爲實頤祀備牲牢而
登祖將示恪恭綴絰以及門恐非齋肅甲令甲縛布
衰章胡爲舞麻之從衆亂吉凶之制徑稱寧戚志布縞之
在躬時及告虔披冕弁而與祭觀其周旋上無乃黷神俾君
覺豆之間將失肅祇之體且堂事室事固合行之有經瑒
縗麻矣得掩而不問式期直理宜辯終嗣向若凶事[illegible]素
聞罪必歸於常伯苟或哀摧自訟罰當正於緦親庶無濫
於刑章亦不懲於祭典

乙代判官文書有司科罪辭云本案事直
官命未改各謹分曹人心不同寧容假手苟自[illegible]於繩法
詠奚廁於抉私乙擢效微材斗筲賤器忝屁身之官邑方
侍獨賢頗推案之餘書假於代判既彰落筆之嫌復聞辯
局之訴且買人至賤周衍招子之譏雖宗[illegible]多能寧兼越
俎之事宜懲過舉無或矢辭足驗名怨胡云理直分職辨

給況乃無相奪倫染翰飛文安可不思其背縱虞滯訟查
問攸司小智妄居尚惡挈瓶之假彝章可舉當知代斲之
傷必附深文奚畏尊訴官無留事爾雖稱於衛公邦有常
刑我用科於辭次

丁去官而受舊屬贐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
歸本任

食祿奉廉執心斯可及今受代豈祿則非安得因其去官
遂不思於絜己丁也才高有位秩滿將遷飛鳳銜書亦既
榮於寵命辭巍餞送離宴於好壘謂行邁之有期負寵
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列青緗掛府丞之魚識在嶺官
之日留壽春之犢責惟去任之晨何乃身負周知守無款

郤侯之五鼓曾是違安持山陰之一錢當思蜀俗徒欣苟
得豈曰能謙重耳受餐盍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盍恥於公
行如云不再瓊瑤則悉同知紀擬推恩右化未聞蓄象之
遠風驟貨啓其違悉貪欲之本性縱雖撓擾終袁類瑀贓
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制

壬盜乙馬歸而産駒法司斷并駒還主盜以駒非
正贓不伏

盜肆欲欺雖祈苟得物有蕃庶誠宜從歸俾懲敗類之心
式叶防盜之典壬也翦偷命侶溪壑聚棱秀[illegible]芳指既攜
秦牧之駿價侔龍種靈產躡蹤之駒初狀執勒之奇俄敗芽
蓊之跡永言司憲式準成規代勞方戀於君軒必擬其始

游牝縱生於爾室亦又何求既蓋意於我然則是非於冤
黨徒須亟請雖改前言且貿易之寘他類辨開於廟主劫
卑蕃之富見贓安得而惠對無差伏標之誅當從共阜之
本宜詳治體奚取盜言獻美乘於虞公終爲晉府返名駒
於北叟式叶群倫勿輕牒下之賊必接受中之法

庚二罪俱發過失犯流罪丁犯徒法司以加杖是
重判官以流坐爲先

以德兩彰播弃爲重贖刑兼用舍作攸先苟擬議以無私
則憲章而弗紊庚有愆假諸愚甚守株備慮宜遷捃摭
荒之禁指枉自恣仍書坐右之名既觀於膽聞理尚疑
於决讞罪因過失法乃從於贖金人或孫得刑則止於杖

杖罰金非播弃之比加杖殊居作之勤憲司云入以重罪
未爲重斷主判以傷於一步亦附輕條既是非之不同在
取捨而宜審必詳常憲[illegible]罪若等於徒年須從贖
令罰且深於流者難用[illegible]刑[illegible]須思寧須偏見因末技
於牐雖議寬恢疎法[illegible]皆亦歸欽恤[illegible]貨爲叶
泣辜

壬持刃仗入營人[illegible]法司以謀殺人論許非二人
不伏爲謀

挾刃獨行雖非結客傷人者[illegible]何　同謀既式辯於營家
後奚經於邦禁壬也勇推尚[illegible]在遺[illegible]追縱燕市之豪
蹤跡東門之俊鄉因胥怨方急客驕之產終乃交仇遂起

發姦之變將攻奇階爰肆偏心靜慮持矛雖未詣於釋器
升室入室固已切於捐軀爲加辟之則猶恐欺心之語
挾刃讐之七首足驗輕生及桃有之母門爭無發慮愛矣
借往乃謂夫議讞斷衣本之歟請之旅白公稱劍不同
偽著之責在悉府以斯明豈非月而是間雖或先或後罪
詢死盡之言且已傷未傷當用鬭人之禁爾之罪也夫何
何云

乙家有論語讖或告其私蓄禁書不伏

疑眾庶書以蔽邦禁僻經有說寔聚家藏義已著於公府
罰豈同於私習乙應勸稽古學害窮巾箱知務於多聞
凡業還存於異覽名以出表雖比疸詩之非書不甚言也

述仲尼之志何或入之致論胏前聖之憲規齊七政於璣
衡本殊秘象立五經之首皓當備緯文豈令藏府之徒盡
比包藏之禁至若乾文淵邃時變幽深昔荷伏之雖明君
生靈之易惑亂之所由生也民不可使知之爰著前聞式
嚴科憲我異於是人其謂何辭侯捐高號乎同於惟牒與
賢一實理然異於神經自當參驗人區豈獨探抽真籍將
符其子猶存建極之議特匪予斯茫無挾書之律

丁以律令去內數事不便奏乞改行大理以不繞
申省斷徒許稱詔關上奏不伏

判憲臺雖存舊例奏書以聞雖坐宜言當擬援引捐若
豈循法而獲罪丁公忠秉操獻宜掃議方堅事主之心遂

存經邦之策儼然章之物議或未協中恩簡要以成規弗
越處始因非矜於出位蓋務於適時爰荷舊章以明新
令尊飛文錄筆未經奏告之司而封疏早達已竭腹心之
語胡爲列郡尚昧彝儀謂非故於冊書必取摸於會府將
言利害宜究指歸若道遠邦畿議當資於入座況梁謀奉
敷言必達於九重事所貴於陳據理豈須於致詰豈一有
罰於前定利百何爽於更張于庭之論罷定刑終貽譏於
收向商君之徒未行令固難屈於廿龍苟可濟國利人何
必守文拘制無塞言路以叶攻綱

壬責七歲女子從司斷徒許云家貧賣而奉母

高良充祭圖侈不慈亦幸快然則先律奪志且擾於夜郎

罪豈寬於簡書壬也啜菽興嗟寔悲居苦饑切於堂之痛
將興姦宅之謀三寸桐棺嘆未諧於窶樹七歲孫子固須
易於養盤燕稷事於泉扃遂割情於天性胡爲輕憲使
服刑且有無稱家窮居雖立於明誠而豐儉中程獻形當
盡於衡哀苟窘寥之弗究則翻瀆而安在故郡臣理子天
尚閱於降祥董永賣身時未覩於加罪欲明慈幼之道先
存送往之誠必罷是非須詳得失苟獲平居見會宜釋愆
賤之條其如巨扇填膺當許事親之節豈同受之濟盜而
狀為其閭門發喻風枝既未傷於孝養未失高里尚何疑
於重家固在原情無煩責罰

丙爲縣令農務夫輦而差夫修隄州責其非時辭

云暴水泛溢不修恐害居民
勸民之役雖戒失時止水以防所宜救弊用必先於急務理豈拘於常情當許從權何煩致詰眷茲縣壤寔界河流綿歷畛畷未虧耕耘之務今既泛溢將成漫溢之災誠有害於傷農必先防於害物拼草把土被蟬勤於大田陪隆堤岸此亦要於小決義雖施於所可利必歸於一源既職川於夫家所損者小然澤流於鄉里其德實多然則傳在從宜失於備豫繕完有制當表隄以先成罪並無庚任水存而何害或有防於壞壞亦未免於負材若乃情有欺罔切斯闕憂同鄉于方設計於負許勢等王律乃聊息於禁王當從州責以勸吏能

庚為刑官特因數備不承欵更保放之法司云贓
状露驗宜據状斷
拷掠弗承誠宜判證贓状或露亦可據訴苟尋思而不疑在兩端而必叩庚也贓司並疏状合因縲紲之中五聽備研於辭色桎梏之下三訊未窮於是非眷茲獄法之官各以本令為據司圓以旁答既拯不加刑焉執意云蹤跡可尋斯斯獄矣然則五聽備至有詞若雖伏辜尤宜詰明隱情者不宜免矣至若事必先於審克罰無宜於濫施昔僕祖柏人貫高被刺肌之痛楚相古壁張儀綸剌骨之冤皆出狐疑終聞赦釋若乃毆人者既驗實状坐贓者已獲見資且明白而可知詐結正而無枉非此物也胡可比

焉理貴從寬法難任意
獄因未斷而恰今新改法司引後勅為正判云犯
時格輕新令稍重欵從輕法
次莘典宜蝉遵後命俗因時弊必從輕典當須以寬之教矯那在將之懷眷彼庸材留于編户出作入息方承蕩蕩之風悪欲負盈遂陷叛之綱羊罹昭憲乃實國罪訶置於金將泣於具獄令行究未忽路覽丹筆之末書故所以而起議待蠧經古之範猶疑在禁之人憲司以其命惟新何可廢也從事以惟刑之恤不已重乎再詳據禁之初方當改度之始刑必當罪法寧淡人且除舊以布新郅宜捨嚴柰先輕而後重如合適輕令式具陳古今共貫盤制百而變弗取樂成稽書一之規固閔前定後其來犯刀用新書

武溪集卷第十三

武溪集卷第十四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諡襄公余靖

表上

乞外任狀
再乞外任狀
免知制誥狀
免判銓狀
免知諫院狀
免史館修撰狀
第二狀
吉州謝上表
乞分司狀
謝分司狀
謝轉光祿少卿狀
免南班第一狀
第二狀
謝轉衛尉卿表
虔州謝上表
桂州謝上表
乞解職行服狀
第二狀

乞外任狀

臣竊被擇擢侍罪諫垣自揣空踈無以上報去歲母與妻妻皆以親老頓除家使一官廢就侍奉聖慈寬撫哀矜至蔡妻給假還鄉臣恭特賜縑帛仍令差人迎侍歸京本蒙仰荷非常之恩足為私門之幸事出望外捐軀不忘今為得臣父書俠秋與孫男迎娶乃能即路初領此郡誠亦有待莫來今聞蔡妻父母不忍去鄉國性褊獨行還朝伏緣蔡妻年自本迎尚猶不至徹臣差人般侍必更遲延在臣叙心進退無措伏念臣備職諫諍言多過差老婆年衰在南土上不能補國家之闕下不能展庭闈之私何顏自安又玷清塗陛下閔此違迹諒其衷心俾臣先遂事親之誠於國報國之効在於此矣不陷靈章伏乞特授臣沿流家便一郡差遣以便侍養庶當尋理之朝未缺人臣之行若謂臣隷領史職不當差出則崇清臣揚察等差出已有成例但成無任

再乞外任狀

右臣近有奏陳願授家便差遣雖堅誠請未蒙朝旨允從伏以國家之意謂臣身忝諫官日言國事今一旦無故即除外任恐四方傳聞以為不容陳諍不忍遣去蓋惜朝廷之名伏念臣生長遐方不識忌諱頃年得罪但坐多言冊表乞歸乃得近郷小郡會未逾歲母氏已亡服然還臺即求外補願歸江國粗便家庭庶因斗筲之祿用勤晨夕之

養而國家推俾掌禮因得奉朝去春忽被命書撰祭誌列言不經務盡忠無益於時才非出人論事不能無過尋於私懇仰干宸嚴但緣偏親尚衰乞以寸禄歸養罷蒙矜夫聽特賚祭繼俾為奉迎之資不許脫然而去實延半載親闈未來尋已啓陳未奉俞允伏惟聖神在宥俊乂如林才過臣者比肩疊跡臣去此職必當得奇士開益聰明如或惜去朝之為重恐外憂之差屈則乞令臣帶小省之官為名城之守上以昭陛下從諫之盛德下以成微臣養親之私縱中外聞之自為至美之事固於朝廷無所虧損但臣無任

免知制誥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勅告授臣守依前官知制誥知諫院者伏念臣老官孤蹤跡本乏才謀朝廷誤知擢在諫署闕失之攻無所建明柔佞在庭不能指摘前無史職已愧號涯進與命書愈知非據况侍從之列當以才識諍之臣不宜速進臣積歲未久無善可稱全身免責固為僥幸若以被寵豈免刺譏且累上表章乞便侍養即蒙恩捨難以請行臣之私心不期冒進未能揣分何以稍安乞更盤旦以抑奔競其所降勑告乞賜指揮回納中書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免判銓狀

右臣奉勅差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者竊以先朝初定詮員不兼他職蓋使專於論撥或補益聰明臣叨掌書命已增委寄非更兼領並管則恐智慮不周力小擧業必致顛隕其上件差遣伏乞停罷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免知諫院狀

右臣昨蒙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誥知諫院又准勅差兼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臣輒有狀乞回納勑告并罷差遣各奉聖旨不得所免令依從聖旨祗受訖伏以朝廷選置諫官俾其論思得失乃是分判出處邪正推取後之路臣在官歲餘議論無取得免黜罷已是宥懷忽今擢居侍從而任兼此職乃自知少分當後來之途於臣之身則譏邪有窺伺之端於國之體則俊良有滯留之歎伏乞罷臣諫職以避賢路

免史館修撰狀

右臣准閤門關報蒙恩授臣史館修撰者伏緣修史之任須得良直之才如臣空疎豈堪選擇兼臣去年以來為以年老在遠累狀乞外官以便侍養伏蒙聖慈賜以編備許令差人般迎歸京侍養非家在路切恐衰老之年不能久居京國將來却乞外任是臣虛受恩息所有修撰之職不敢當克伏乞特賜指揮閤門回納勅告但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昨蒙恩授臣史館修撰尋以前後累狀陳乞外任以便侍養不敢虛受朝恩乞賜罷免准今月廿九日出箚

子奉聖旨不得辭讓伏緣君命再三不敢煩瀆已與朝旨
並授勑告訖切以爲臣之節惟君所任不避煩難固其常
理然而材器有限又須量力若銜命遠逝不知其分一藝
有曠不稱所委豈獨身受兼謗國恩臣今兼職救不才臣
之身實爲榮幸量臣之力必不能除諫官已有定員候正
官到闕自當省罷外伏況吏部別流品不可因循史官
考尋事迹又宜用備一局猶恐不精兼領二司必致
務曠臣伏見田況歐陽修皆筆力餘出才過臣者若
務不用所長伏乞指揮推擇其一代臣此職臣不以內外
其就煩使其史館修撰勑告臣欲親自齎赴中書送納謹
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吉州謝上表

臣某伏奉五月十五日勑命差知吉州軍州事放朝辭
便路疾速發赴本任者天聲素誠特從輕典星馳即道以
爲所臨尋於某月某日到州赴上中謝伏念臣生自遐
州闒於時務濫從科試早玷書林陛下擢臣於選論之餘
寘臣於諫諍之列匪由言薦特以兼而又掌西掖之訓
詞執史官之汗簡推寵過分[illegible]自惟疎賤之中孤直
見遠思所以報知無不言補事政而未工爲身謀而已拙
謗謗不恤用觸主知論議所伸察與勢合常欲引去以免
衆猜竟發於揺撼自起暇遂忝念間[illegible]須再黷
正朔虜恨占邊退戎封拜拘虜則西戎納夏款則北

狄來重爵宿境須我[illegible]首人人異論必有兵禍聖言獨斷
柄臣僉謀授以聘詞擇於朝列有死不避見遣於臣單車
即途送者失色握節以往敢望生還歷階而議所期理奪
王命既達而國體獲伸胡兵自交而戎盟再就比乃爲
朕非臣之功及乎單于罷兵等賽兼聘謂知前議再申
禮衷臣亦讓以非才辭不獲命遂使存至虜中甚恭迎勞
尤勤宴犒加等益重國好非私臣身臣既復到虜庭欲
敦事上則接歡於賓主下則訪事於輿臺亦相親狎具
道其情所臨亂會則未嘗廢禮本謂六蕃之語可以傳之
聖判一言之失不能免罪仰冀宸慈無加賜以臣累
任時名推恩天造出於外官而廷登近班豈無寡討

將絕域豢此竊任人所急嫉而不慎言語自罹憲章討其
所犯死有餘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明御宇廣覆如天
凡曰近臣非有大故不忍致弃止除外官含容之德過於
堯禹況夫廬陵古郡南近家庭臨民以觀不爲失所戴聖
恩育寧可貲度方今吳蜀息民力以因賦斂加疾而吏
以爲健刻削已甚而上不能知若得其奏善思所施設
務去措取寧循舊規期於而從之豈以地狹爲根體國
安民圖所報效臣之願也無任

乞分司狀

臣再瀝血誠上于天聽恨量瀆甘俟誅夷伏念臣生於
鄙遠[illegible]無才識束髮從官二紀于茲遭時見用遂至此

然念臣家秩在嶺垣累上七章乞免遠官
便得蒙寄朝廷不賜允許及至去年得罪不敢辭路遠
鄉又緣臣父年漸衰老不樂遠出尋即乞移便郡庶俾近
擬私誠雖切未聞報可臣拔才至薄負罪則深上無補於
國家下闕養於溫凊一身之責万死何逃臣今欲乞除職
分司歸鄉侍養伏望天慈特賜許允

謝分司表

臣某言伏奉省劄者朝廷之大柄出處者人臣之大方成命自
天退身得地中謝伏念臣鄉邦遐遠世系孤平偶自童齔
即親儒術尋師千里備歷險艱志學十年遂得科第同家
頒制目以求言衆文館以待賢臣之非才咸預兹選分守
孤直不事與大夫諸寄件旨而謫官尋亦如昔而見用降發
中之詔擢居諫諍之聯以出疆之勤延登待從之列頒宣
忠力以酬高天之知屢彼微臣不宜王政之闕多所糾列
罔畏仇嫌臣亦拙於周身是以者得以銷骨推擠退避屬疏
長以謫從遷錢裹尤甚之深皇明遠流万里之外預須明命
支遂初心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無私乾剛獨斷念臣
曾經驅策不遣衰老深臣本以公言構成私隙俾從散秩
歸奉所天下以成微臣就養之勤上以全陛下退人之道
丘山荷賜永戴在懷

謝轉光祿少卿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准參院遞到勑告一道蒙恩授臣光祿少卿

分務分司南京韶州居住者居深坎窞恩出天涯俯念戴
之幽莫遂循循之讓中謝伏念臣草莽寒畯生長遐荒
受自弱齒卒親儒術未脫飲牛之賤敢思齊爵之榮蓋遇
國家海寓澄清仕途寬裕乃得科射策捿御相之材次
則御品爲能分甲乙之選小吏計年而進考商人較羕以
論資狡獪者起於卒徒勳閥門澤及於僮隸廣爲叙錄庸賈
治平所謂得人而昌何云數路而已由是例遷三賢精偶中
文程速于壯年再膺詔目遂階邦彥久厭朝紳亦嘗預刊
前史之闕文參修當世之大典載筆而書言動抱籍而正
禮儀補袞職無諱之機冐兵鋒而使不測之虜叔其微
效擢在近班言思報國之恩身罹負俗之謗首中之辱昔
賢亦有非辜日邊之進丹誠無以上訴退分冗秩還侍親
庭爲貴又貴於稻粱禽魚幸返於林藪株葛累臍聊同籬
子之散種樹灌園誠爲拙者之政求言致廢當絕照臨豈
意恩波下霑漏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純仁廣覆至公旁
羅一物未泰而比之納隍羣賢雖積而勤於顧綱順民心
而數佑因天瑞以建元溥念臣工衆羅罪罟重爲緣坐輕
或誣舒凡曰瑕疵率加滌洗樂華居外薜開殺賜之書除
平有辟不問受金之過如臣遠迹素之異才進本孤根退
因積毁所嗟聖世遂作錮人徒成畫餅之名莫畏包刀之
用忽蒙寒露之均澤忍使當春而獨枯苟非造化之恩寧
及沉冥之地唯知死報無路稍驅但臣無任

辭南班第一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鄧州遞到勅告，蒙恩授臣左神武大將軍、撫州刺史，若以國家褒錄用人含洪御物之迹，再賜收附，有天恩罔知報稱。伏念臣往年知台州日，以父年老，乞在京主管宮觀侍養，適會朝廷恩命，授臣分司。竊謂若要指於臣，實爲私便，官聽曾事，月有俸錢，內奉甘旨亦已足，近有叙家增秩，已出非常，今蓋再官成命，授任遞班，特遇至優，豈宜辭避。臣又聞之，前史事親之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蓋謂高年之家，親爲難以常留，子男當在左右也。切緣臣父年八十，臣獨一身，用已救急州，歸養無計，遽違去膝下，惟臣旦暮侍膝養。今來既授右職，便須遠適邊任，奔馳而往，則有道路之勞，委親而行，又闕晨昏之養。況今方隅無警，需使至多，不乏一臣。以兩最勤，伏望聖慈察臣誠請，許臣且守舊官，依前分司鄧州居住，所圖就養，少裨孝治之風，門積覓竊無任懇惶懼待罪之至。所有遞到勅告，已牒送鄧州收附，朝廷回降指揮。銜繳

第二狀

臣昨蒙恩除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充鄧州兵馬鈐轄，尋以父年老，具狀奏聞，乞守舊官，依前分司。準今月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昨以野廢南歸，因得侍親之便，終身農畝，所甘心，忽蒙異恩再加錄用，有國家含容之德，同天地更生之仁，切蒙恩慈不許辭讓。生下知出身事主之節，當舍忘家之患，圖報効可以滌前恥，豈暇奔走，況君親之義至尊，而忠孝之心弗二。但緣父年衰老，先患上氣，每遇風寒所觸，則喘嗽尤甚，倘離膝下，難有此不便，須至再披肝膽，干冒朝廷，乞依前來所奏，且守舊官，依前分司侍養。伏望聖恩特賜俞允，遂拒却命，甘俟誅削。

謝授衛將軍表

臣某言：十一月二十八日准進奏院遞到勅告各一道，蒙恩受臣衛將軍，依前分司南京，鄧州居住，散官勳封賜如故者。舉綸闓之典，方治於陛下，齊榮之仁，遠霑於枯瘁。中謝。竊以古之哲后，皆建官體，勞心古政之名，行祖宗俯食之權，周同南衙制，蓋能之所，徐此郊儀，故積桂之爲重，效上之圖，太衛同南之議，不工乞使皇朝裁定，舉祖伏惟皇帝陛下順稽古訓，誕眷虛心，即與定之正，居齋儀章之大，擧百神齊悅，歆臣給之奉，寄[illegible]，符法恩之汪洋，如臣者，孤危得罪，擯斥累年，豈期[illegible]華之恩，均家雷雨之施，匪耽之辭，未盡何意，明粲大[illegible]之果，愈多感圖報，惟懷[illegible]俗之懼，又增斗粒之隨，但臣無任

慶州謝上表

臣某言：九月六日進奏院遞到勅牒，蒙恩落分司，南京中奉官，特差知慶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上訖。仰

至嘻天起於久廢重霄雨露下比再生中謝伏念臣出自寒微素無才韻幸逢明主擢在近班本期名迹以榮異定勒使之黜陟不悟怨仇交構變出首端自緣失從之卒致竄別鄉之籍屏居田里坐嘆炎涼前歲被以言論投之遐裔宜君命而見召在臣義之必行蓋以弟任遠官外方所病愛之遐適心所難安尋瀝血鋪再干天聽果回睿旨俾遂家君免朝趨於宸廷存祿不從於吏議事無名之原奉久愧冗閑乘一障以先登亦惟驅策豈謂不鄙御寺就參郡章既同死灰之復然屏殘刀之一割親有百甘之便民當投劾之餘得奉寬假莫成後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天廣覆湯網宏開遺棄咸收幽隱必察皇明下燭同日月之無私恩深雨露覆乾坤而共燾永言朽瘁育以陽春特推餘蔭之憐無使田園之虛老歲不隔眼光寵榮竭疲駑論心之所究效場之成理不忘官守上報主知但臣無任

桂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於六月二十日准樞密院遞到勑告蒙恩免持服特授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并准中書劄子奉旨令臣次日起發乘遞馬赴本任仍令韶州催促進發不得收接辭免文字又在路再奉勑差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略安撫使准中書劄子三道催促赴任臣尋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事起金華特難經

於君父之恩感深以泣中謝伏念臣生在遐僻才識無取自遭荼毒未盈歲月近者儀鑾摧枝嶺外驚懼變寄芳知在重病思與齡療無有方俞恩奉恩者令守長沙非書名典之所加自謂效兵之司且古之列國尚發征師之師況今為王臣豈有坐視之理由是揣境內分起卒徒本約一月之中同至當易敵下朝命既改人心不同論議紛紜師已成半既違本志進退不遑職多任重而可要就近辭遠而非便勉趨新任自顧淺然官兵盡集於東南在邑豈志於某大當賞鋒旅遇彼歸途而封疆闕遠守無產寄未知何計可以逃責內惟愚暗何補毫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敦二儀之仁回萬里之照特矜孤露誤起于長程自豈境之中參於方面之寄敢不指蹤過處酬報皇恩伏乞赫濯天威勇戚醜類所以快四方之望屏百蠻之心臣之願也俟臣與枋敢處置廣西邊機了日并乞發遣私室以終喪制

乞辭帥行服狀

右臣去年六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勑誥至韶州蒙恩免持服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仍准中書劄子奉聖旨限次日起發不許辭免未到任間尋奉勑改差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略安撫使於七月十六日到任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同楊政等經制廣南東路盜賊事自拜命已來辦借等諸將敗衂亦累狀乞從追削

管費至今年正月十八日宣諭使狀青部領三將兵甲六
收蠻寇收復邕州賊首智志等回槊穴狀某孫某石某等
各已發遣京臣今分屯兵馬即回本任伏念臣去歲授官
不敢辭免者賊在方面逼近鄉里從因驅策蒙恩免職而
絕無勞效年老逆況今盜賊出境實從朝何假墨縗
以臨戎政況念臣父存之日尚容賜侍父沒之後不能終
喪乃是微臣事親之不誠朝廷罷臣太有逆臣若拂衣而
先去則似罪君抗命自限蓋非臣節伏乞朝廷假臣持父
之服有限報國之日尚長許臣解官歸鄉終滿喪制則臣
感天祐聖之誠無有紀極

第二狀

右臣輒傾血誠瀆天聽退量輕易甘俟誅責臣聞三軍
之喪雖貴從服國朝最尚孝理為万世法大臣遭父母喪
者並許辭官終制去歲以蠻賊來侵攻圍廣州於臣權居
最為寄邇朝廷令臣墨縗從戎事臣亦以為朋友之急
尚或赴之而況方面艱難之會辭免由是自濯之桂東還
于嶺又西至于邕賓之郊[illegible]忘[illegible]雖以恩臨諸司[illegible]能
交阯旁絕贓援而事輕之過[illegible]及其如將怯兵[illegible]之
罪相繼今茲臣撫使狀首領兵殺獲寇黨收復邕[illegible]賊之
衆徒逸遁外界並從化蠻人已就招安邊境寧謐臣已回
歸本任伏念臣所入險遠方為莽粹終身之感胃[illegible]為隱
昨在邕州已曾[illegible]歸鄉持服終制今來除溪洞寧[illegible]

陸塲縱但于兵甲今[illegible]不致滿[illegible]州有資
字面更不[illegible]日不[illegible]人將
毋撫司公事[illegible]臣[illegible]界持服終
滿喪制如此則[illegible]存乎大體臣之進退亦得
其分伏乞聖慈[illegible]況今廣陵之運英賢[illegible]
無人堪付一郡不可使傷禮敗俗由臣而始臣無任

武溪集卷第十四

武溪集卷第十五

工部尚書[illegible]學士[illegible]書左僕射[illegible]少師

詔[illegible]

表

免轉給事中狀
免轉工部侍郎狀
謝轉給事中狀
謝轉工部侍郎狀
謝加勳封表
免充集賢學士表
謝充集賢學士表
免轉戶部侍郎狀
謝轉戶部侍郎狀
潭州謝上表
青州謝上表
謝加封爵食邑表
免轉吏部侍郎狀
免特尚書左丞知廣州狀并答詔
再免知廣州表
廣州謝上表
謝加爵邑表
謝轉工部尚書表

免轉給事中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勅告各一道授臣給事中者竊以賞爲國典必中事功苟濫情遷動[illegible]辭避伏念臣猥材至薄茲命多奇幸偶休明免居蠹[illegible]向以邊臣失備蠻寇內侵起從縲絏之中出掌金革之事淺謀[illegible]賊惡素匪知兵所至而猶[illegible]同舉[illegible]勝算無[illegible]身[illegible]重而日增民在窮而同窘[illegible]存[illegible]數柜臣狀青以人[illegible]之權[illegible]其師律[illegible]汚以國器之重濟以事機[illegible]今修明士[illegible]奮勵故得兇醜敗亡而絕迹[illegible]蘇復以息肩有所以定二廣之阽危汚所以正一方之經制臣則幸於免戾何止備員今乃例被綸言同[illegible]官秩雖[illegible]勞勤[illegible]國[illegible]於恩[illegible]而[illegible]分量能私計實非於己力伏乞察臣懇請命書則朝廷無濫賞之議微臣免貪功之過干冒[illegible]無任待罪激切之至所有降到勅告已送桂州軍資庫收管聽候朝廷旨揮繳納

免轉工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三班差使[illegible]齎[illegible]乘遞賚到中書劄子并物[illegible]各一道[illegible]臣尚書工部侍郎仍[illegible]銀二百兩者前恩未謝後寵復加内揆空疎[illegible]深[illegible]伏念臣出於寒族起自諸生素乏軼羣之材久[illegible]負[illegible]之誚昨以蠻酋叛渙嶺服震驚雖分守土之[illegible]莫[illegible]窮究之策[illegible]元戎之[illegible]勝加遣臣之協謀因此安[illegible]於免[illegible]豈謂

皇明遠燭寵數荐臨且方上叅垂之恩非據所志承紙旨更冒今衆揣己力而實微于物議而為甚用傾愚懇上瀆天聰屢回過恩庶全薄祐俾雷雨之澤無至妄施則其克之恙免於深譴除就賜銀已受領外所有齎送到勑告不敢祗受乞行回納已牒桂州軍資庫收管聽候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賜俞允但臣無任

辭轉給事中表

臣某言昨於五月內進奏院遞到勑告一道蒙恩授臣給事中依前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經略安撫使尋具狀辭發以六月四日中書劄子勘會余某已降勑命除授工部侍郎奉聖旨余某所除恩命即令祗受更不得陳讓者中謝伏念臣才非應務識不逮人拔遣光華俾依諸社守以邊臣失備蠻寇侵疆若言若塊之兵適在干戈之地猥蒙朝命俾領兵討道路之勤敢忘夙夜軍旅之任未諳韜鈐雖居戎馬之間蔑著消亡之效幸頼聖辰成算經略尋在因節制之有歸賜偏裨而同力兵鋒一舉巢穴主先擒搴兇散亡庶民休息攻之必取蓋有元勲戮在具僚遂蒙厚賞內懷非據嘗叙至誠乞回濫恩庶全素志豈期皇明下臨寵靈荐加委之輯寧屢啓辭避此盖皇帝陛下如天廣覆與物無私潤春夏之和適遐咸被此雷雨之施甘苦皆霑念孤臣之無備與元戎而並命仍加敦諭彌用兢競敢不祗率政條舉宽民瘼庶於境域同此樂康所有除工部侍郎勑告已別狀聞奏伏望聖慈許令辭讓伍臣無任

謝轉工部侍郎表

臣某言昨蒙恩寺差三班差使殿侍某賚送到勑告一道除臣工部侍郎尋具狀聞奏乞行回納准七月五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所降恩命即令祗受更不許辭讓者中謝伏念臣出自寒鄉早逢明主知名遇進嘗叨四戸之官及領閫居遷躋三品之秩邇遠叨次第畢夜期爲贊表之勞顧領軍戎之驅策徒揚前等之惡茲聞蔽草之功所蒙者盖堂講受於聖謨斧鉞肅將於王怒戎之捷盖主將之籌有成從稂得依於國家之恩大弩力應月塋於賊伍再已追還於詔書誠出誤知不容退讓此盖皇帝陛下燭乾坤之廣度垂日月之至明賞罰勸能義存寧備記功忘過量切兼容致此非材桑增寵秩敢不恪遵寬詔欽率彝章卧鼓滅烽上繫於聖化思報圖効庶保於民和臣無任

謝加勲封表

臣某言十二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勑告各一道蒙恩授臣依前守尚書工部侍郎加輕車都尉進封始興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戸仍依新法者追典之際允合不既恩章之廣覃及具臣中謝恭以國家祚基化洽禹服武夫昭孝侑三聖以成儀羅澤均播決四方而溥霑伏念臣忝穢樹術叨預藩宣方趨乘障之勤莫厠侍祠之列豈期雷雨之施不遺菅蒯之微盟府何功邊勲官之見錫貴名加

寧以鄉郡以榮榮擬公逾涯省躬增惕敢不益懋進脩內
撫民封惟堅犬馬之誠上荅乾坤之造臣無任

免充集賢學士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進奏院遞到勑告各一道蒙恩授
臣依前守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依舊知桂州并
准樞密劄子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臣分析兒孫或有
親骨肉一名聞奏者拔擢之榮識本無歸雨露之恩事出
非望撫躬懷惕聞命若驚中謝伏念臣素乏藝文固無材
武幸逢聖旦早列仕途同者起自廢居屢遭艱苦要期未
效塋事適與首預部除致怠宣力賴元戎之制勝致闔境
以再安臣以非材叨增優獎亦嘗乞收印綬還襲塗蘇披
寇尚存私誠英孝近以遠捨賊巢捐息遠廣願返田閭皆
嘗擬差而遂蒙恩旨加賜職名未伸上報之誠已授異恩
之過再念臣前歲與起居舍人楊畋閤門副使曹脩同時
受命經制賊盜畋等各蒙恩賞並錄辭語當單車撫寄之
初值劇賊猖狂之際罪英部熙置偶失事機而連貿保壘
皆由指授今畋等舊官未復而臣屢承寵命驟致進遷之
理顯恐誣說之懷乞回過恩庶伸微志臣今乞將所授集
賢院學士及兒孫恩澤並各回納只乞特與楊畋曹脩等
復舊官所貴上有念勞之恩臣無過分之責其有遞到勑
告已牒送桂州軍資庫收管聽候朝旨收納伏乞聖慈
賜俞允

謝充集賢學士表

臣某言三月二十一日桂州進奏院遞到勑官告各一道
蒙恩授臣依前守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依舊知
桂州并准八月十一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封
章上扣期遂於私誠寵旨下臨靡容於避讓中謝伏念臣
命多奇蹇兒本孤微起草莽暨因覊去懷章郡郎還以
晚歸向祿竊落之內偃蹇假獄特而外藩昔賢之起公難
有餘則服經以挫權人子之報報恩已事用衣錄而迂安
敢再復於古義頗追服於素心從味天慈過矜搏載仍即
藩垣之寄俾參英俊之遊重念元帥成功附驥已叨於懋
仕備俟大猷掞筆未復於精聯乞還逾量之恩少遂揣量
之志豈悟聖謨廣大國典寬明俯鑒無他之腸不加非言
之罪特申前命俾異茲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兆舜聰明
乾坤覆燾春生秋殺不私雨露之濡尺短寸長必盡銓稱
之用致茲眾聊異齒寵光敢不益率職條無宜夫讓辰素
舊俗成俾於懷生荒徼外區懋與於宋規冀賴禪於化蘊
上荅於皇慈臣無任

免戶部侍郎狀

臣今月十四日進奏院遞到勑告各一道蒙恩特授臣戶
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假令任成資日仍令再任者
聞命驚惶伏增隕越伏念臣才非應務智不逮人忝以叨
名嘗叨近着頃遇歲時寸效棄捐為廣南子弊與起臣於廢

次而兵勢未集謀慮弗周力小任重日增憂懼及至歸仁
之勝三軍凱旋破賊者乃狄青之謀殲賊者皆臣所之
經制臣畢安而無庸謀無已出並非立志錯賊尋擒誅叛黨內
則朝廷成命外則勇於捨同於臣愚拙何功之有所聞特
運提刑司舉再任臣尋以心力衰耗不堪再任已具狀乞
依舊分司於韶州居住今來得旨令再任曹遣續成命遲
陟左曹恩澤至優責寵逾分酒感尋得伴寢不欲之事自遠
渾豈宜安處伏緣本路外接西原大蕃南連交趾凡邁沿
邊溪峒一百餘州旬失撫馭立生患難非臣衰朽所能之
人能堪久任所有降到勅告不敢祗受已牒送桂州等處
庫收管候朝廷指揮伏乞檢臣前奏許令換一散秩扶

舊分司於韶州居住所有邊任伏望別擇材賢于須邊鎮
臣無任

謝轉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到勅告各一道蒙恩授臣尚書戶
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知桂州假令任成資日仍令
再任并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讓者
邊亭釋警讓於才能天舒宣恩靡容於辭讓中謝伏念
臣素亡學術濫竊時名屢會齎之擾邊郎老盡而受命難
際急病之憂而無禦難之才名分一面之權責寘元戎之
寄歸仁之捷臣力何施將君之擒衆謀允濟以至寇兇遠
遁九譯難通天假手於外夷鬼得誅於大戮皆皇威之震

所致醜類以殲夷幸免曠官已逃尸祿豈謂曲成天獎誤
錫詔函增秩而留用漢朝之故事撫封以舊仍越嶺之從
居無易數條俾安俚俗重念臣早緣積累譽謝列都久遺
漸鴻之行頻樂田園之趣因茲過寵當惡貽譏惟冀聽歸
庶全沖退而乃再頒綸旨俾遂恩章廣及汗以尤難但恭
兇而增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錫聖智寬愛兼士智
濟而弘發術九九而無棄一長之有者承雨露之恩
謹當務舉政經增修戎略荒縣之外俾銷振拒之謀疆埸
之餘期識中和之治臣無任

潭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就差知潭州軍州事充荊湖南路安撫

使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任上訖久居衰微叨荷天恩雖
尚遠於關廷幸無罪於禦祿中謝伏念臣素無學術徒偶
休明官路屢以艱危備歷君恩雨露涓滴未酬滄溟寡補林
之衰尚淺蒼祥之制屢蠻之叛旋擾邊成以累累圍
越臺復過度嶺雖微臣僅完堡壘本期自罔於家林而閒
廷每法繹府遼俾分符於戎律須材而敗事曾元戎之
成功假號梁趾既遁逃於夷域主謀究殛錢誅戮於天街
蓋嚴憲於皇威致教寧於路臣無纖芥之力徒居戎旅
之間職是累年空尸厚祿豈謂忽承冊詔還撫舊封再見
昔時之山川如全此生之骨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
覆日照無私公聽並觀用臣於衆毀之際收功於衰遲

遇知臣有臨危不避之誠所冀效死雖以終業既殊平定
未忍棄捐重施造化之恩復委防邊之寄誰謂倖循故體
請守邦畿封內之民或未康於詢其疾憾境上之兵猶未
識西義於從俗圖報國恩無逾宣力不追無任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蒙恩就差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放朝辭疾
遲發赴本任已於今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兼判南郡事
者青齊海岱名區冊以方任委兼能實撫拜命若驚中謝伏
念臣出於寒微素無才業因緣際會亟竊通班內自夜直
起從邊寄名叨末將愆懟以非長筭策元戎幸因人而
成事罷將滿渴塞頭頸歸歲時無復望於寵榮此猥辱於婚嫁
吳方青忠之地尋授使安營北賜獲之封職吏委守月踐
識知於尸祿思辭忍渉於要君恪奉寵恩聿臨所部况乎
為郡九十二青有古名周建諸侯齊為大國俗殊一變之道
士有四家之風誠儒學之興居亦冠蓋之時旣宜不當世
之頑苟以舉列城之政獨豈意謗讒之嚴封亦叨兵馬之
大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乾坤之覆設敕慎擇之明
不責微效之勞洗滌遺瘡之禍矜其晚節屢避要權謹當
祗率國章詳求民瘼不矯激以沽譽無怠廢以失中慕君
子樂易之宜宣朝廷寬大之意勉圖所報庶或有成臣無
任

謝加護軍食邑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准都進奏院遞到勑牒官告一道授臣
依前守尚書戶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加護軍食邑五百
戶散官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者藩事閑宮帶行職
典均積愆更數及具僚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握樞纂圖紹
承熙運維懷慕蒸之孝實守丕丕之基遂崇盛典內豐享
親之志存陳弗獲躬偕合祭之儀旣成躬遇之盛容廣布
孝敬之澤爰揚下周翔載胥錫言諭臣素支時材濫叨寄
殿寄於戰阻阼於遺豆渙汗推恩並陛於勲對居德治
行畏食浮自天之命准還諸地之憂無賴皆堅宛勸上答
鴻慈但臣無任

免轉吏部侍郎狀

今月十七日准進奏院遞到勑告二道授臣吏部侍郎依
前充集賢院學士散官差遣勲封食實封賜如故者竊以
國家列布衆職用待群材至如文昌之居應三垣之上象
天官之重貳六府之首知當於國選以錄求豈宜年勞而
敘進伏況臣智識甚短名德素輕久冒朝恩屢膺州任每
思引退式冀保全濫論將之濫加必負乘而益過願回謬
寵庶遂初心所有降到勑告伏乞繳納中書已牒送青州
收管訖

免轉尚書左丞知廣州狀 并告詞

右臣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尚書左丞依前集賢院學士
知廣州充廣南東路都鈐轄經略安撫使替魏瓘者伏念

臣昨於慶曆中自知制誥分司南京於韶州居住是時蠻
賊唐和走在嶺表已有臣係言臣得罪不合令居嶺南尚
煩聖朝含容免臣還往至皇祐中蠻賊儂智高寇擾二廣
臣於父憂中首被詔命起知潭州移知桂州充廣南西路
經略安撫使即與交趾公牒往來尋任狄青平中戰敗後
賊收復邕州儂又捉獲儂智高母某聖恩遷官是曾須
乞依舊分司不蒙俞允去歲十一月行過此中書劄子自青
州召臣差充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曾奉聖旨許令暫歸
交趾差官前來面呈及至差貴嘉祐等到欽州辭退入貢
來歸緣是與不是臣親身初言臣男先王有分今來差回
知廣州緣廣州與交趾海道相通加慮放者得生事間成

言臣交趾分夫則本臣家族不便無廣州大市居民元無
姑地圖闢近處番者多欲賴蕃羅戟若其再戟必須大與
力役以民力稱辨之權加臣才術短淺當此重寄以致曠
廢臣今欲乞只守舊官差知韶潭州一次庶免寇竊干
冒見擬無任特罪惶恐之至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若部
勑余靖省所奏昨閣門告報緣恩授臣尚書左丞依前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充廣南東路都鈐轄經略安撫使臣才
術短淺當此重寄以致曠廢欲乞只守舊官差知潭南潭
州一次事具悉聞者邊吏無狀視遠不謹致茲蠻夷擾我
嶺嶠番禺之地皆罹兇患[?]近今傷夷未復攸守之任

惟[?]惟難以御衆應無過忠義有素文理足以棼叛武條
足以折衝進居丞轄之重付界方面之寄必能宣明威信
撫循創殘之夷夫而卿何嫌何疑複多讓焉是彰朕之
不明而無以知賢也當體至意往服承官所乞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免知廣州表

臣某言昔今月十七日架書以臣蒙恩授尚書左丞依前
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臣才術短淺當此重寄必致曠廢欲
乞只守舊官差知韶州南潭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外勅輔
遠周有於官儀中詔丁寧邊須於天語推聖恩之過厚在
臣分以何安內忱空疎理當辭避中謝伏念臣才非應務

曾多周身謬叨分成風波可畏頃者奉使軍幕好三使廣府
始由蠻將以邊情為於習熟而為罪一昨撫賞千與幕府
事征蠻兆寇則元帥之謀稿君媼則每夫之力曾無消効
屢已數言去歲[?]得屢廢官軍沮折剖臣實指事止緣遭
況是羣軍之戒行已蒙叙進豈可形樊之徑命尋泰遺賞
功緣殺海之遊游叛之宜若方兩之有勞則退讓以無名
當今時在邦兵理非疑事就近而不就遠昭曰便安弊易
而不辭難敢期須讀且又趨荒之境胡貫雜居古者羨無
外寄當由土之蒙惡謀於倚命迫及句年討其徒庸難守
速就情民力則謂之地備狗衆議則困於勞人死兆之謗
若興覆族之誅可懼朔以地[?]如[?]由勢有嫌疑傑回決行

之恩實荷保全之賜臣情願不就轉官恩澤乞只守舊官
差知荊潭一郡謹奉表陳乞以聞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干
冒旒扆但臣無任

廣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勑差知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市舶使提點
銀銅場公事充廣南東路都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已
於今月十八日到任上訖斗筲鬼小方面任隆海國雖遐
聖恩尤厚中謝伏念臣禀生卑薄賦性顓愚誤蒙當宁之
知殊之防閑之虞三聘未羈之勇終以左遷一彈不孝之
人遭其坐整既不貲而致敗固無望於復燃就畫次以家
居屬憂蝗之惡境忍謂古之卿士退處鄉閭或遇凶荒之

毘陵集卷十五　十三

[illegible]聖堡壁用庇族姻誰與守臣共仰此
議朝廷因其急病設謂知兵起於縱經之中委其金革之
事以至絕交夷唇齒之援擒冠忽子母之親正軍刑於藁
街係國威於銅柱在見聞之數異亦競芬之互興上賴天
慈屢更藩寄去歲當邊失業納彼逋逃明據待強邊成退
擾邊司妄元而潰敗列郡聞風而震驚因恥辱以召臣俾
其單而論指雖畏夷聽命願許首惡之人而寨將貪功未
絕毀爭之患亦既與之約束各守封疆着邦令之必行諒
吾圉之能固猶以嶺服之外越徼相通俾臨此州以辨邊
事每難兵火之後瘡痍未平力役尚繁生業猶困將祈存
恤當擇循良再具表辭莫回恩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

剛下濟離照旁臨儒守有所長則使之必報輪翻無遺於
才臣獨續牙家爲於王公致此非才亦叨重任敢不畢殫愚
遠恥守孤忠[illegible]夷險之節[illegible]下效勤之[illegible]于闈
隸同被休明臣無任

謝加勳邑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進奏院遞到敕誥告各一道伏奉聖
恩授臣依前守尚書左丞兼資政院學士加上[illegible]封
開國公食邑五百戶散官實封賜如故者合宮精享錫臣
澤普不遺逆遠家被沖[illegible]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早事上帝
不承大[illegible]偏舉累朝之闕典再修宗祀之盛儀即[illegible]
達成[illegible]閣而決疑旁周覆載罔不灌呼下逮補緝之[illegible]

毘陵集卷十五　十四

令致臣志能無取禮秩兼優獎詔并以書勳賜之[illegible]而縻
爵乃增爵食備極寵靈敢不尚生育之恩勤循[illegible]
全若上答宸慈但臣阻守外藩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謝轉工部尚書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勑告各一道伏蒙聖恩
授臣工部尚書依前充集賢院學士加柱國食邑五百戶
散官實封賜如故者龍樓天闕圖與運曉蒼之[illegible]遠
不遺一[illegible]伏念臣學術寡明識慮遠到實屬孤進遇先
朝至聖[illegible]之科[illegible]居文史之任屢從諫路獲[illegible]言常
於[illegible]南覇[illegible]越未[illegible]任[illegible]之
功過兩歧字之寵屢叨於戎律久陪於文昌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渙發大號乾坤之造海掇至大而
必包雷雨之恩動植無微而不及致茲疏拙亦預甄[illegible]
之羽儀之才遠當喉舌之任將何以報本萬事供納五[illegible]
謹當祗畏簡書恪循條教更勵委珠之節不忘受養之忠
庶荅天慈以逃官謗但臣守遠海頻不獲奔詣闕庭[illegible]
仕

武溪集卷第十五

武溪集卷第十六

宋[illegible]集賢院學士贈刑部尚書[illegible]

余靖

表

謝賜支請受表

乞不請支賜添支狀

乞不請中冬寒錦袄子狀

回納部賜冬服狀

謝賜補狀

謝賜絮狀

代富弼辭職表

代狄宣撫賀捷表

進平蠻記表

賀生擒儂智高母表

賀誅儂智高母表

賀曲赦表

賀德音表

賀南郊禮成表

賀祫享禮成表

謝御刑書表

謝賜曆日表

謝中使宣撫問表

謝傳宣撫問表

慰偘成皇后張氏薨表

謝續支請受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於韶州居住令三司接續支與請受者有命自天再霑於幽隱無功受祿但益於戰兢中謝伏念臣素乏驥能生在遐徼幸逢聖代登歷仕階夫何闒茸之材常居文雅之選屢蒙鑑察周避險夷頃因專對之勤擢在通臣之列深虞福過尋已請生徒人之詐得行逐客之書難上退歸田里坐易歲時甘海嶠以陸沉沐天慈之再造起于謫籍付以任符上荷君恩固無宜於堅讒適當父病

難捨之而速行重涉血誠累從私便吏議俾停於月廩家居尤嬰於簡書未奠承顏之歡幾成餬口之患遽蒙寵眷再錫綸言雖寡彰澤之歸仍續鄉均之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充心廣愛乾體無私明比日升德大荒而皆照恩同春煥慮一物之偏枯雖居江湖之遠特霑雨露之澤當圖死報難以言宣臣無任

乞不請又賜添支狀

右臣昨奉勑免持服特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昔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韶州特支賜錢三伯貫文專赴任於在路奉勑改差知桂州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略安撫使已於七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緣臣昨者起就潭州差遣所以不敢辭免者蓋以朝廷之命起於卒兵甲任與州果應尋奉勑命改差其任益重非臣本志所念寵臣今只候移[illegible]到西路商量邊機了日却乞終喪持服無臣居喪中已奉聖旨支給前官料錢所有特支賜錢具寄韶州軍資庫并桂州合請添支錢物並乞不請須具狀受中書劄子一道謹具封納

乞不請中冬翠錦衣襖狀

右臣准桂州牒差人送到勑書一道蒙恩賜臣翠毛細錦旋襴一領者伏念臣自遭荼蓼甫及春祥屬當擐之禍任廢凡筵之號慕未成軍伐學戀天慈且枕塊寢苫摧[illegible]何奪而食稻衣錦心所難安況縗絰之在容顏曳裾而歸

羈縻收族所以遠素心已牒桂州更不差人赴京請領所有賜到勑書一道謹具狀封納

回納詔賜冬服狀

臣今月十四日准奏院遞到勑書一道蒙恩賜臣冬服四雖兒細錦旋襴等冬服者益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臣自遭荼毒歸守丘樊遽屬[illegible]遂離嬰次先陰延康祥禫未周墨縗經以臨戎蓋先國事變衣裳而盡飾難從人情當靈恩庶全素志所有前件細錦冬服乞不請者

謝賜絹狀

右臣今月六日伏蒙聖恩差鄉縣侯惟一賜臣絹二百匹令臣迎親歸京者伏念臣本遠人素無通議誤膺擢晃莫

神休明昨求外官盖欲使於溫凊過奉聖造不令速去闕庭未知所報之恩更承非望之賜上荷雲天之施下為鄉里之光誓捐微軀以答洪私

謝賜銀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三班差使殿侍[illegible]乘遞馬齎送到中書劄子并[illegible]告各一道伏蒙恩授臣尚書工部侍郎仍就賜銀二百兩者伏緣殺傷蠻兇收復邕州並是官兵[illegible]奉於[illegible]及孫沔石全彬等經畫臣雖同在陣中功非己出[illegible]蒙恩寵實不遑安除就賜銀二百兩已受領外有敕差到[illegible]臣不敢擅受乞行回納已牒送桂州軍資庫收管候朝廷指揮及具狀附遞聞奏去訖

代富[illegible]辭[illegible]表

臣聞君命如天不可違拒臣心所守亦當敢陳臣學性至愚立朝日淺素無材略上裨聖明去歲匈奴恃強侮慢中國故作[illegible]形於簡書臣蒙誤知專遣報聘奉陛下之威策尋先朝之舊盟然而歲增貨財以啟豺虎國力[illegible]我心益[illegible]臣復何顏矜為勞効比者陛下推不次之寵擢臣[illegible]近臣不知佐時成務致君之[illegible]圖進賞避榮在臣之小節其如臣之所守非節而已[illegible]有所[illegible]自未安必若長驅遠馭招懷四夷致其[illegible]首[illegible]闕此而為功可也今益以膏血肥其爪牙犬羊無厭出其本性一旦[illegible]能保之恃此為功臣所不敢伏願陛下精擇賢俊[illegible]

[illegible]不賞罔將安[illegible]因暫安之[illegible]便謂無窮之福實[illegible]賞擢亦何逃臣[illegible]不欺神理儻或歲月[illegible]制臣非木石豈能無心亦非苟徇虛名避此殊寵伏惟陛下察臣誠實特賜[illegible]允

代狄宣撫賀捷表

[illegible]奏言正月十八日至邕州歸仁鋪與蠻賊儂智高[illegible]萬出城迎戰登時殺獲首領黃師宓等二千餘人當茲儂智高[illegible]將[illegible]及徒[illegible]遁尋差兵甲及溪峒壯丁襲逐今月某日[illegible]智高[illegible]詞盡舉將於天討[illegible]一戰遂收[illegible]於邊城中[illegible]以國家威靈四方恩[illegible]八表日月所照[illegible]而[illegible]通[illegible]廣源之

部族本惟交趾[illegible]自肆蛇豕[illegible]之失循與戈甲以[illegible]州[illegible]遠浮江[illegible]番禺自領兩南[illegible]師徒分命將帥[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同[illegible]遊功而群謀怯者貪生而先退賊既[illegible]詞日[illegible]機有[illegible]界[illegible]虛[illegible]之下未易進攻[illegible]以七擒之奇罔[illegible]良策而乃[illegible]之眾[illegible]虎之師[illegible]破竹而[illegible]滿野[illegible]甲[illegible]山[illegible]而宵遁[illegible]

兇殘得以再生煨燼所餘金帛積而無算再獲亡戍之口
幾還銅柱之封非臣短材能集茲事此蓋皇帝陛下宸機
電發睿算天成事達其情體漢光之遠馭師行以律賜魏
武之新書故此兇强遽然破碎撫其彫瘵浸恩澤於民心
懾彼狡頑振天聲於方外臣無任

進平蠻記表

臣某言古者興師命將征討四方必有開府之賓參闡幕
略所以廟堂成算帷幄密謀擒縱之奇得戰之實以撰述
備載兵民之謀撫存故實竇憲燕然之勲陳湯郅支之捷震
天聲與大漢傳於無窮者用此術也伏惟皇帝陛下龍德
天飛三十餘載塞外未[illegible]之虜域中無不順之臣以北

朝之彊盛而締於歡盟以西夏之陸梁而終於屈伏夫何
小醜敢干天誅彼儂智高者蠻溪孽生自凶狡猾知逆
圖之無備廣拓亡叛以協謀直趨番禺圍城燒劫殺者
十二郡殺掠者數萬人南方驛騷殆且半歲陛下出於睿
算特命樞臣董統虎貔奉辭討逆金鼓一震群凶席卷此
蓋皇威奮揚軍政整肅人思用命使之然也殿中丞馮炳
奉詔掌管機宜備見師行始末自智高舉事以致敗亡在
朝廷處置軍前號令及賊之勝負一能編之洞無遺美事
皆實錄以臣共在行陣錄其副本見寄臣嘗忝史官見今
之撰日曆者常執筆於數年之後至乃搜尋檢詰罕能詳
修今馮炳於已事之際編緝事實一無遺墜竊以方叔征
狁乃在詩雅先周西伐紀於史冊稱顯勲臣之績用于
以旂常國家之休烈其誰焉歟平蠻記二卷已繕寫訖
臣去年准宣撫使劄子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到蠻賊
首級爲京觀仍立石其上鐫銘年月及殺獲人數臣已
與京觀記刻石立于邕州歸仁鋪賊寨之側又於桂州
北門之外就崖石磨刻出師平賊克捷歲年月以宣示
皇朝威令用嚇遠方今併此碑文別爲一卷同馮炳所撰
記共成三卷謹隨表進呈伏乞宣付史館

賀生擒儂智高母表

臣某言十月二十四日於大理國特磨道生擒到蠻賊儂
智高母阿儂并弟儂智光男儂繼宗儂繼封等

并於今月初五日起離邕州赴闕去訖皇化遠覃
逮九譯而無外天誅所及雖萬里而必擒中謝伏以國家
三聖開基千載綏統鬼區請吏海表同文嗟彼蠢蠻
悍僭命于凶族濟以姦謀纂父黨以僭權殘子婦而竊土
自開邑部潛識君師習爲劫殺深生犯家去附庸之舊號
并近之小區侵軼省封偷延歲律遂目罔上不以中國
爲守野心因之內侮以至焚燬郡縣係虜吏民東刦番禺
北窺桂象廢阻王命圖便遏賊所賴者睿算受成摧臣致
伴大軍之後迎刃而亡會鳥之聚集巢而追求言夷域絕
界遠風寄命酋渠而上蒸鍛敗餌於深入假鬻士之緩於逋
人而偷心同民投甲以走潮湧寔倒戈而自請衆生逃

梟元惡而擒猶託并鞋而自尊豈知天網之難漏本根既
擧枝葉必從者是戎猾漸紓邊虞此蓋皇帝陛下先天
覆漢詔春融恢皇家而俗既大同聖天威而遠無不讋故
得九夷之外聞恩信以咸來一惡所誅在邇遍而靡隔雨
遺寸鐵遠穫渠魁再清銅柱之郊盾正蕭牆之戮兇惟胡
番同慶惟茲巨伏假守仕邊州不獲於覩闕庭臣無任

賀誅儂智高母表

臣某言據本州進奏官申堂劄儂智高等大理國已斬除
訖奉聖旨仰儂賊斬儂智光儂繼宗繼封各處斬訖者許
腹之變敢干國紀藁街之戮用正天誅中謝伏以國家道
冒百王德涵萬寓東漸西被逾嶺先禹之封北洽南翔迺

逖漢唐之域蠢茲凶族素隸侯藩望窮地以遐衆因拒闢而
弗欽而乃積居邊境盜弄兵鋒驅掠吏民煽動溪峒以安
之俗聚恐則驚宇攻據城而恣弄士卒援戈而自瀆乘此
猖獗之勢肆行僭擬之名母號威皇年稱啓曆茲戮者十
二郡屠害者數萬人還據金湯圖爲窟宅錄是睿謀獨斷
樞輔專征廟堂之算有成步騎之師齊進不牙雖叛當一
戰以皆擒梟穴既傾棄六親而莫保寄所生於假父之國
詩逐族於遠夷之君過爲巧詐之詞自作偷生之計殊不
知天下共惡神理弗容蠻貊雖遠恩信可結元兇未寘先
投原罔之誅碩婦尊萱卒伏市朝之法國章明備式昭百
靈之威天網恢疎難漏鯨鯢之戮四方共快萬口同詞臣

伏守邊寄絲條不獲拜舞闕庭臣無任

賀曲赦表

臣某言今月初一日馬遞敕書一道至安撫司以役禮發
施行據宣撫使所奏廣南東西路者登時同官吏集衆宣示
軍民咸劉施行訖狂蠻竊發遐驅瀕海之邦黎庶重蘇遣
霈雷雨之澤中謝伏以國家撫千載之統擁百神之休一
六合而同風軍九譯而修貢舊無務於裹附交城父爲戮
丙不發母同惡而者略廣招亡叛竄濟救兇竊逆陽以新
承恩兵鋒而爲暴遠據南海式轉肆掠於越如逐擾兩江
之衆協惡於黃洞受析技附者裂土稱三郡以遺師械
臣而總律頓盡爲合未則天亡初居井以自深餘當將

武溪集卷十六

而來拒犬羊雖衆孝成青斧之誅羽翼先摧遂起翦皇之
計既已驅除醜類恢斥邊關捷布總聞德音遽霈念深黎
庶惟此惻凶特推弘大之恩仍協發生之候此蓋皇帝陛
下乾剛下濟天惠周旋澤兼被於存亡民用忘於疲瘵臣
某猥蒞南夏而來康有以蔡和輿萬方而同泰臣無任

賀德音表

臣某言准尚書刑部牒准皇祐六年三月十七日德音改
皇祐六年爲至和元年德四京及諸道州府軍監縣等見
禁罪人限德音到日死罪降從流流罪已下並放當時軍
州官吏軍民宣示施行訖先天布令以召四時之和罪已
興言特引萬方之過邦刑是恤聖德惟新中謝竊以日月

之行爲違常災天人之應必感至誠求言合朔之期或偶二交之次遂成戮薄著驗經禮榮社責陰春秋之故事避寢修德帝王之彝規恭惟皇帝陛下道迪大中志深寅畏因三辰之示變詔六職以修方持推汪濊之恩躬行消復之要渙紀元之大號期敎祐於羣生更也之明光民共仰霈然之澤盂夏同權臣伏限守職遐郡不獲抃蹈闕庭臣無任

賀南郊赦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馬遞赦書一道至邕州以十一月四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當時集本州官吏軍民等黔黎宣示依例施行訖昭事上帝式遵大報之儀敷錫庶民富

洽來同之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通三神之釐寢興九區化覃萬寓體明師節宣暢淳風年穀屢豐警典不忘玉帛滄潔虔事天之誠壇廟禰祇無褻親之孝齊天地之貺故二儀合祭而有歲承祖宗之休故三聖偕祔而爲始禮交樂具物感時康均此純禧霈然諸夏神明來格求福不回既蕩清與民更始至於斥去告訐赦戒賦租議赦求之官釋逋負之責斯皆講盛德之事隆太平之基凡有歡呼萬邦同泰臣伏限守職遐郡不獲抃蹈闕庭臣無任

賀祫享赦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准樞密院遞到祫享禮畢大赦一道

以牒官吏軍民宣示施行訖宗祊昭祀講陳典以親行雷雨潛恩匪絲而普及軍民鼓舞中外歡呼中謝伏以國家祚興赤精運與累聖齊祖庭期而立極神宗奕葉以承休追文考之攄握至太平而釋化並垂千古之餘烈此皆百世而不祧恭惟皇帝陛下祗適先烈大孝諧夏因嘗備嘗烝至奉見郊丘啓八陛之壇答二儀之貺侑三聖于上帝祔羣后於閟宮親籍田之耕配明堂之享惟茲合食之儀孫久委有司之攝行舉是闕儀允爲大典辨昭穆之序正子東向之尊均脈膰之福表乎祀事之重漢詔寬大齊民樂康滅賦罷征乃人心之至願仙災宥過寶王政之所先壽嗇盡識於昇平數白同懷於洗滌臣無任

謝恤刑表

四序均和聿屆鴻盈之候萬邦在宥爰推欽恤之仁中謝切念臣本之吏能諦當州守屬陽夷之乍起復忠愛之未孚粤此撫封宇無滯訟涉茲炎溽或寢無牢上軫宸衷游憐遐裕曾諸龍檻用以爲難特示哀矜之懷肅頒寬大之詔敢不恪遵漢制恭稟先言獄未定於簡牟情辭忘於伏念庶俾係纍之苗無暍暑暍之傷恢布聖恩遠周邦域

謝賜曆日表

恭以國家政通三統德輯元應淳曜以題期發幅員而受朔臣濫階儒學猥領郡條因史官推策之勤見聖人先天之用奉本朝治象之法式謹王正示庶民寅畏之令

勞命力臣無任

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初九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壽到州
州象恩傳宣撫問者中謝伏以國家息偃四海盛壘八荒
蠢茲儂外之狂□□號自南之小族自茲虔復深入封疆
未聞勞勇上煩宵旰臣才非通濟命本騫孤蒙分方面之
寄適在傷殘之後道路之□雖至犬羊之戮尚稽方□國
章遽傳天語王人之重來自日邊口敕初聆如親帝所以
之前茅之旅或淶狀縣之恩敢不諭師徒數陳逆順共
勵在和之節庶成破敵之功無俾醒猶得還巢穴上侍君
父期振天聲無任

謝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居簡到州伏
象聖恩傳宣撫問者人自日邊□□恭承命語傳天上如
對於清光拙已幸徵符臣至□□□示恤皇帝陛下丕承
景運嚴權內□□於□□□誼於撫績臣恭分朝
寄□海邦光華之使□□□之言遂及嚮邪聽命初
聞光寵之溫聞□□觀□□雲之□但臣無任

慰懷成皇后張氏□□表

臣某言進奏院正月八日追冊溫成皇后張氏□□者臣
夏之廣聞聞成鶩中謝伏以溫成皇后德□□□化侔嬪
則勤守□□之節退思□□之規□□□□□險微處

舟如喚遏掩春華恭惟皇帝陛下特軫宸慈俯追遺懿禮
崇三翟增象服以伸寵照動六宮引鑒□而加愴臣無任

武溪集卷第十六

武溪集卷第十七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謚襄公余靖

啓一

謝[illegible]啓
謝知英州狀
謝知制誥啓
謝知制誥啓
謝知吉州啓
謝知集賢院學士啓
謝再任桂州啓
謝知潭州啓
謝知青州啓
謝知廣州啓
謝知工部尚書啓
答淮南轉運[illegible]學士啓
回兩浙轉運葉學士啓
狀元宋內翰啓
回賀孫學士啓
回賀[illegible]舍人啓
回賀吳內翰啓
回賀梁相公啓

謝[illegible]啓

右某啓伏奉勅命除某恩充前件[illegible]曲成寵光過厚究[illegible]鄰濟榮雖交至伏念某本惟闒冗生在遐陬[illegible]歲就學則經無師範長年力[illegible]而才非老成常[illegible]知加勵而忘懈且以有爲[illegible]士撰夫笑其談諧安乎之時君子恥乎[illegible]負縱期[illegible]以有立乃茂步而西遊屬皇[illegible]休明崇尚儒術廣求[illegible]及幽陋謹鄉遂之舉[illegible]途擇英萃之材首膺嘉命職在官次固亡治聲從循吏資優進榮[illegible]間者以遷固舊學貫穿傳乎辯[illegible]所錄撰述推其良吏向在先代奉手上庠雖千金[illegible]市淮南[illegible]之能致而五經在學盈生得以校定[illegible]前[illegible]釋以祈[illegible]歸赴未央[illegible]鄰上[illegible]公專之爽致期[illegible]擇用在[illegible]過一介之善以展同文之化[illegible]渠平[illegible]以[illegible]儒中[illegible]識採其通説[illegible]易歲月僅終[illegible]畢去固周[illegible]文未辨然示[illegible]傳展重紆帶几之觀領愧雲臺之識[illegible]謂爲言優上[illegible]恨加[illegible]其微勤升之[illegible]伏惟[illegible]僕射相公秉[illegible]和之[illegible]明之君宣百王之舉之政扶萬世不朽之業[illegible]成[illegible]昭百辟[illegible]克[illegible]用白黑不混[illegible]河[illegible]明之[illegible]於待從東[illegible]之府唐制專[illegible]所之推擇後[illegible]又傳[illegible]理之具以[illegible]開[illegible]外[illegible]典[illegible]立行[illegible]才[illegible]而[illegible]中[illegible]則惟其人夫何[illegible]生[illegible]是[illegible]

命黨以稽合同異緒正舛忤此而可褒謂之必稱則春色
璧池之本繇刻以爲勞鄰然蘭臺之經嘉數而尤著未聞
前世推以厚恩擢茲非次之榮逈出常均之外蓋由熙寧
在運明哲主謀譬暘春之和七靡境墉大明之照物無幽
隱用致鎮頑亦被光煇敢不勤服素履祗率攸聞黃卷之
中精研治體一官之守無隳國經無咎已知以逃譽謗某
無任

謝知英州狀

右某伏奉聖恩授前件差遣者祗荷寵光不任感懼伏念
某才非出類智不適時始懷祿而備官遂越俎而蒙罪三
遷歲曆再食門征既無狀以昭明固甘心於棄逐豈謂自

天覆浮解網均恩眷言喬木之鄰邦付以小侯之全壤光
生里閈使爲竹馬之期榮被場闈仍遂蒿陵之便此蓋某
官素無效拭力擢瑕蒐致此殊遇復治甄錄敢不勵精士
撿裓率郡條上答天慈某無任感恩之至

謝知制誥啓

伏蒙恩制授依前官知制誥充諫院者天獎毅中洎垣要
切秘膺寵命以榮爲之窮禍以國家設正諫之官上參國論
關內史之府述宣王言所以柔進英豪克備顧問乃能規
益謀慮申布詞令鼓動萬物渙汗四方故非經才所可兼
任如某者冥升奇使賦性敬蒙之通識以濟時無獨行而
高俗早遠農畔遂託師模才不稱於里閭譽不宣於庠塾

叙自是明經應大兩旁求一與計偕來赴官寄甘心州縣
之後絕望英俊之游舉以庚午詔書恢復科試網羅賢路
遂寐眾才名在壁中特膺制目天人三道之要毋得敷陳
甲乙千題之問僅能酬對遂丞臣署近館僚章學叅奉工
書遷官謗肇刊史簡之誤入聯書一華一帖貴權遂遂
進遂錄聖恩寬御追還近甸而放爽奉養免治遠藩初嘗
守土之榮已報終堂之痛七更歲律再見闕庭叅紳挹繁
克還舊物文昌典祠之重秦臺實禮之勤充于攸司周敢
尸職爲台臣退老聖政惟新綸綍思廣言路豈知
闢亦蒙之數進無當世骨鯁之論下愧葛蒙謳偏浸
久之咎外愚寫爲鐵難辭國義切殊天眾上封章願

守家悉下照恩曲霑俾親輿就居京敎旋增秩冒無
補休明未神絲綸之勞遂進代言之秩天居近密法太紫
之崇國命宣行當出納之重寧容忝冒恭此選擇此蓋相
公樂育教造成綸捲擇所不棄陶冶無私尤爲禹稟之
容不棄一才之用謹當砥勵名節抵奉忠規賞賦不易其
心敢易不更其守勵蹇蹇之節啓嘉天聰竭深厚之辭少
裨政體通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知制誥啓

蒙恩授前件官拜表遣者伏念某稟生寄賦性敬蒙之
通識以濟時無獨行而高俗弃刊史簡之誤入聯書殿之
華一忤貴權遂逸譴逐七更歲律再見闕庭遂荒之遣

棄帖芸蘐之舊職引擢伏諒無雙正之風聲華記言最爲良
直之譽遠蒙天獎進補掖垣眾辭避而莫從顧忝竊而尤
甚此蓋米官因雲西瀚伐不求聲蓋推致之誠所集寧嘉
之會惟上圖於報效庶無員於明時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知吉州啓

右某啓伏奉勅命差知吉州軍州事已於八月四日到州
赴上訖伏念某起自冥宦本無遠圖偶逢聖明遂玷清近
論人君之得失正史氏之褒貶典西掖之綸綍領中臺之
衡鑒寵任皆過毫髮無裨伏況行人之官列辟所選銜君
命以中信歆皇華而戒途四方式瞻專對爲重且以朝廷
之大是身此有至知識周古今言語治亂講學甚之異抱

通博之才可以出鋒穎於彙中暢威聲於方外者實濟盈
庭不可勝數而很辱僉議獨當重委不能死請以堅避讓
之誠偶得生還果貽狃習之息原其所坐當伏嚴刑尚蒙
寬恩俾領便郡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燮調元化開濟蒼生
思九德之咸事慮一物之失所特形敷奏見矜孤危過辟
射益惡之詞致國家馭吏之體並從渟諭廣示深仁圖效塵
埃於畏途日月遂回於曲照再蘇朽瘁致志卑恩紀念方
今甲兵漸息賦斂必省謹當奉朝廷寬大之詔求古人簡
易之理削去苛横勸諭疾苦庶竭駑蹇少答恩私往此以
還罔知所措

謝充集賢學士啓

伏奉恩守本官充所作職不許辭讓者吏能非稱謗當方
面之權恩典異恩文雅之選祇曆寵光彌切憂懼伏念
某世係孤平性識疎闇內惟輪翮之無取早掌英俊之並
游抱繫非工濫巾書府伏痛何補尸祿謙短進掌王言靡
成深厚之訓對持史筆曾微良直之才兮意滿盈果貽謗
缺閻門惶懼謝絕親賓杜室追遠自安桑蒿當因之就養丼
此終身豈期乾坤再造於鴻恩舊物不貴於舊物起自謫
籍付以州麾奄遊秘難復還故里屬當夷冦侮以邊陲
丹詔以臨門俾墨縗而即路單車獨進初懃懃久以非長
元帥專征乃幸因人而成事以至故關脩復翁忌逼進宣
大國之威靈結虜尊之信誓旣犒饋遲遲并條尊章雖名

之尚遺類隱煙而猶息頑還印綬追製直麻遷從殊恩特
加近職將軍旗鼓猶留乘障之君道家達英之誠育才之
地深惟任過致志品題此蓋伏遇其宮體國宣慈代天育
物功深構厦濟攬於群材德茂調元不知於寒谷永言鄙
陋無間甄收謹當董練武經脩明政體奉朝廷畫一之令
用致民和宣皇家無外之風永鎮邊隙上答雲天之施次
酬衡鑒之恩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再任桂州啓

伏奉恩命特授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知桂
州候今任成資日仍令再任升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如
前降指揮不許辭讓者伏念某本無遠識早玷通班洊

事之興遠委州麾之重寄綴從攻徒嚴居夜之儀尺籍
天素乏臨戎之變韜略謀之遠照命元帥以專征一戰
成功已立之分於賞典三年奏封當例被於吏書恩禮詔音
就宣恩旨以調往鎮千兆既伏於通誅服領條宜諳於
政俗俾留州任庶曉物情再令某領被中使曾居究畝頒
將田園之樂靡思軒冕之榮當警以之期既命敢忘於需
足及救寧之際師心誠願於退身再蒙封章上干天聽未
允辭罷仍俾拜嘉此蓋伏遇昭文相公道葉包荒器深務
某扶鈞造物并私動植之恩寒谷迴春曲借發生之氣致
某特散菁莪龍光謹當許以武寧之功精政体達淳之俗備其
好鼓之音條教布宣庶成蕃衍之化上答乾坤之造次
酬陶鑄之私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知渾州啓

右某啓伏奉勅命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
任上訖伏念某器非應務才乏適時蓋識淺而慮昏故疑
多而學以縈以寡纓風樹歸處在突屬當鑿守之異首談
詔除之目三相假守初令備禦於封隆五等兼戍邊俾覩
臨於矢石知機籌之素情懼領以難全所賴者元帥樹
其中權適臣定其遠制乃奮無似於此備負以至六慈退
弄子毋不能全其族外夷協比斧鉞得以正其辭上稟
於廟謀致甫消於邊患因之積歲幸免孫官念婚嫁之失
期頒[illegible]而易就某承前旨還無舊封瀕[illegible]

權衡之有託此蓋伏遇昭文相公明謨特出廣度兼容
其嘗辱於獎陶未忍遐遺於林藪過形數奏猶假寵名敢
不祗畏簡書詢求疾隱勞來成時勵鋤未弭之兵士里邑
閭觀問未康之俗無辰宣風之效庸酬播物之恩

謝知青州啓

右某啓叨奉聖恩就移州任已於今月二十五日到任上
訖伏念某器能閱識學術空疎早在弁居分邢荣路旋由
光次起赴邊防微勋莫伸優恩屢及瀕湘舊國撫諭寬禁
表海名邦風俗尤古係當委任甘於偏方於寄則深援才
非稱譽藹毛羽居賤背以無堪付以藩宣愈般般之為重
此蓋伏遇某官識數與善義切包荒不求備以取人為之
地而延褒譽形興飾致竊寵光乘不稱率國經詳求民瘼用
圖綏緝以報恩私

謝知廣州表

右某啓叨膺濬出布藩條猶荷寵光不任感懼已於今
月十八日到任上訖伏念某器非適用智不遠人初既謝
於才升中亦罹於毀廢閒家興策頻易炎涼誚無補於臨
戎寵屢叨於進律去歲戴龍驅策重見闕庭授當論指之
行殊乏籌邊之略暨守復命惟俟黜幽再領轄之司忝
領藩宣之寄下勲措士徒守於四方仰標之合宣甫蹤於八
座此蓋某官義敦與善德極包荒誤爲數物致茲恭冐敢
不體國家忠厚之化究邦俗利害之源[illegible]才以近[illegible]

懷民而成政苟能逃於官謗期勿負於已知

謝轉工部尚書啓

右某啓叨奉聖恩擢遷官品無從避避徒抃感兢伏念某才謝通時器非經遠幸緣直讓守潔表擢自書林超居諫路以至殊鄰專對西掖代言[illegible]將命會問年賞親臨於矢石幸免表元曾無紀於旂常徒煩捨寄屢塵疏於武節久階貳於文昌此者上聖登遐真人應運兆仁身孝百世承基乾健離明重熙繼照俊德旁羅於百辟惠澤廣宣於八紘爰及庸賤亦叨甄敘此蓋某官曲加逾品俯念衰殘列郡承流已忝股肱之寄六曹平奏俾聯喉舌之官謹當恪率[illegible]仰稱官謗惟圖死節上報國恩過此以還

罔知所措

答淮南轉運段學士啓

右某啓某竊以瑣材濫踐通籍無況黜之遺而克從于[illegible]慕耿介之節而不得其宜天子以法冠彈非諍臣鍵關通是跡遠不須謗議況黜陟之際喜怒難回竊陳冀封[illegible]天家授[illegible]南服列爲冗官[illegible]貪貴誠不量力撫躬一枝亦返其分自惟生長草野性仍寡合進無左右之容退非丘園之秀幸得垂纓抱槃趨走台閣遠方之人寧仗他望且[illegible]權之與失寵孰爲輕重當國之與孤目孰爲勢利苟曰樹黨以營其私則匹夫僮婦[illegible]所向區區之誠豈存身計而朝榮暮遂生爲比周福哀文今昔自明無路措身

所亦既逾年庭闕千里不違三釜之樂忠賢盈朝未賜一言之佑然則捨生取義尚欲為之緣通醜窮固非本志但恐陷此罪害不為正人所憐此者伏蒙運使學士教揭風義遠錫書教靡請狂狷粥形賁飾如在寒谷得逢陽春兔為庚人自今日始儻得天下賢士共持此談則雖終身窮賤不自深恥其無任

回兩浙轉運蔡學士啓

右某啓生於遠方不達時務跡綴在上自爾幾歸孤根立朝[illegible]坐朋黨羅此重辟誰爲明之雖蒙再息追還近郡而二親垂白留在嶺南晨昏既違甘脆仍闕[illegible]未舉[illegible]敢自陳涉江踰嶺因得私覲間關往還七千余里近於[illegible]

首方抵所居斗營祿微官庫員冗智力俱困正在此時嘗所交厚妄訣委弃同年道鄉學士[illegible]公物態月既予偏交情不移於貴賤善享如接於風儀感愧已還仰覽無斁仍聆乞閑史筆歸詔詩庭借閱三釜之樂有踰萬鍾之貴自非淡於榮味篤在孝愛者孰能與於此哉[illegible]義[illegible]拊身陷爵羅寸心惶惶驟且增[illegible]儻逢汗辜[illegible]當圖南還以衆差臘久服高義頗附子臧自誓此[illegible]有如白水未由覲覿言不盡意

回狀元宋內翰啓

右某啓某賦性愚拙爲學空疎向因脩史之闕又獲承大人之呼[illegible]扶賤質徒費[illegible]翦[illegible]材易成玷[illegible]

糴會勢無還期不敢復以封疆上汚恩當三年于茲矣
者湯羅一解漢詔甚寬鄉郡長人容荃進扶皆出望外釋
然南歸天慈甫臨家禍已起猶陟之請徒詔勝用懷章之
行邊寄緣綖誠頸不遂悲酸倍增豈謂狀元內輸包荒爲
度塗甑猶顧逵損織海下撫窮愁垂䘏至深仰覽無斁銜
血之外惟知感恩像全殘生敢忘厚德

回賀孫學士啓

伏以家簣惡以榮陞清貫特示華榮感戢之餘但增祗懍竊
以昔漢武用兵四夷朝野多事而嚴助朱買臣之徒以文
學侍左右內與大臣辯論得失外使四方專達詞令然未
有職事之稱唐初開秦府以攬英傑儲將相之寵東都置

王師不利父子俱隕義士嘉歎國書褒美以爲忠孝之道
萃於一門英風凜然千古所仰曾祖諱某舉進士不第終
於家祖諱某用卜河南之術以豐其財羊畜歸呼滿野而
不尚豪汰淡於榮味卒以素風自樂考諱某專經成以茲
登擢丞相太師呂公蒙正丞相太尉王公旦咸加尉爲座
澶州決曹掾卒官累贈比部員外郎公幼孤倜儻有奇節
初脩進士業衆推強記以善詩者名既而曰吾母皤白而
侍吾養豈宜博習以自私於名當就速成之術冀得祿以
爲親祭耳乃夙宵砥礪專誦春秋經傳數千萬言果以明
年一舉登第解褐除陝州平陸主簿惟陝郊雖名近輔而
介在崤澠之間被山帶河盜賊藉爲囊橐有宰[illegible]久刑

掠爲業者歲常有之公到官擒捕其事境上遂寧朝廷以
名捕者十三輩於是訓練爪牙多設方略悉擒之亡漏類
府以狀聞太宗時充奏大稱府廣西溪洞反側始安方捍守
以殺之卽日降旨急召赴闕廷見之日德音褒勸擢授大
理評事知資州軍州事卽淳化四年也俄而交趾犯邊尋
爲深公[illegible]調度兵食安撫南鄙矣公治績尤難冒其華
以家閤罕陪侍後敎温巾閣方屢緣粒之憂揚暑甘宜更
慕丞甯之舉其於孝抃審有等矣

回賀吳內翰啓

右某啓伏審光奉聖恩榮陞新著伏惟某官內
翰佐王之猷經國長才器含金玉之英詞兼江海之潤豈

庭奉對竊指被而其激言路推諫判忠邪而無隱秘進退
而惟道履險夷而一心曾違桎於漢庭尋棄幾於胡服直
轟報於聲黜高節貫於神明總以他兄吹從外補士類中
和之痛民稍懼婦之風毋後之[illegible]論閤前席帝所眷
顧問之益陸持橐禁中曾州歸而爲重[illegible]當事日造遠
猷果從王筆之班進條[illegible]直爲居頭[illegible]爲儒者之
榮華茂弼論佇正衡諧之任某綴叨郡寄久絕英將豈謂
謙光特迂芬大喜抃交集數叙莫周

賀梁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光膺睿命誕告王庭授將鉞之崇資領師垣
之巨職伏惟歡慰恭惟經略太尉相公識窮治亂[illegible]

論至誠格萬物之和一言備四時之氣陶鈞無象𠅘陳体
國之謨翼亮宸嚴美極濟川之用向從誠請暫遂均勞賜
底綏戎外撫之勳益顯關中阜俗動歸之契愈隆肘逆台
鼎之居先正齋壇之拜勿茲全晉控西北之二陲委以中
權靜河汾之萬里併安危之注意繫中外之一心佇書功
於旂常復詹容於廊廟行將寵數先副具瞻

武溪集卷第十七

武溪集卷第十八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諡以師

餘襄公余靖

雜文

書譚氏東齋
從政大箴
書去虎
契丹官儀
葛侯墓誌銘
曾公堂祈雨文二首
祭陵將軍文
祭高太君文
祭荊王文
祭孫工部文

書譚氏東齋

人之志於道者在乎去煩釋累靜慮和衷視聽動息不汩不誘然後以居者則安以學者則專自非離塵絶俗不能至於是也吾友譚君伯顏自桂林佐邑遭私艱還第黃岡彌時不營他務乃相厥居之東二里而近出家錢卜宇寂而江倚阜披雲蹲餘郭空敞剏作為齋舍上以屛去人事下以訓勵子姪已得其安子姪得其專有志於道者也壘不加飾地不祈廣飛林蔽衆自適而已圖史机案旁無長物

謂不見異物而遷者也丘雖不遐日得賄賂不忘其初也吾交之意也涕矣一日揖僧定舟而詞之愛其清曠入嘉其子弟物類翼翼如也因書其辭皇祐二年七月日

從政六箴

清箴

公為民綱清本士節苟於其節先乎自潔根不堅固枝必欹折勿謂何傷多其藏者厚其亡勿謂終吉悖而入者悖而出金滿堂而莫守玉無脛而能走君子臨財貴乎無苟計日受祿孰憂不足飲馬投錢挾[illegible]曰非賢不義如雲何[illegible]所陳不貪為寶先儒之道所以[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及吾民[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浦通先信史表[illegible]畏知千古佈之[illegible]吟[illegible]有鬼神明有斧鉞貪拔賕[illegible]通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陰司何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不[illegible]

公箴

厥初生民罔有紀綱蚩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力乃建官司分其曲直所以衡[illegible]所以糾纏抱公絕私是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腹心之病惟[illegible]惟方政[illegible]之綱勿畏於勢受人之制撓法用情為害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援人之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禍可特無狗威名以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信[illegible]譬又聞昔官[illegible]政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輕重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下其手[illegible]邦之[illegible]是以罪無異罰[illegible]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向之明又[illegible][illegible]直[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illegible]悔[illegible]獨無[illegible]高明其守不[illegible]乃[illegible]之經[illegible][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之[illegible]銘

勤箴

[illegible]以詔[illegible]官惟擇實[illegible]則職[illegible]勤則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志其[illegible]乃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日夜思[illegible]古之聖賢名存簡編其智[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勉於勤[illegible]之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臨[illegible]天禹乘四載手胝足[illegible]日不暇給周道以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漢業以安君[illegible]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周公[illegible]髮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夙興[illegible]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事史稱名臣罔敢自逸書之[illegible]言理有不及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二王

[illegible][illegible]失其[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吉司[illegible]

明箴

[illegible]血[illegible][illegible]氣[illegible]鬬所[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巧許[illegible][illegible]好[illegible][illegible]計或矜其[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持其[illegible]以凌[illegible][illegible]或[illegible]訐[illegible][illegible]或[illegible][illegible]制[illegible]無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角[illegible][illegible]地吏或舞文人多[illegible]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得[illegible]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伺滑言[illegible]色[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illegible]手[illegible]誠邪正[illegible][illegible]是為神明[illegible][illegible]照[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能道形[illegible]吉有[illegible]無忘[illegible][illegible]

和箴

[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又方失乎正柔而又圓近於佞□之□□□以從政

太行之嶮擗斫折轅龍門之湲舟沉墜□危乎宦路逾茲阻艱巧者爭趨拙者之疾顛青蠅止棘讒□□門薏苡以珠謗亦有端所以夫□草之萋蘙嘒者如□之堅太僕之馬數而後對溫室之樹問而不言□□恩靜當有慮儉則易足□則無忤狠則多爭傲則□□□者所貴無荒縱欲者終聞敗度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古之訓也慎者戒之

書去虎

禺山之陰曰翁源水之源有屆邑去刺史府五百里而近山富毒草木蒙□□□□□草□夏日□□歷者生疾故州人憚之邑老吏□□□□且□□□□以成俗土何丞尉飛書白府云境中三□□□□□踏請以於闢本郡彰太守服猛擊強之應太守貪□□□市其猶以名他邑掾往驗之以成其詐邑掾到境得□是恐而以貪對虎攫穿而死言曰踏者非是邑掾逗臥疾且死者久之野史氏聞之廢書而嘆曰罪由古吏非丞尉太守之□也昔者劉琨宋均以猶良著治理勤史氏有猛虎渡河一說向使政仁且明虎雖在境機猶可制政昏且暴虎雖□境其害拔于千里豈特一虎哉則知虎之去不若弊政之去太史氏以是聞忠中名甚矣哉

契丹官儀

□丹舊俗皆書於□□□□□□□□□□□□未至乙酉三使其庭凡接送館伴使副客省□□□□至于門階戶庭趨走卒吏□□侍款曲言語□□□不相猜疑故詢胡人風俗頗得其□退而志之以補史之闕焉

□人之□□□苗中□□者□□□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燕中職事者雖胡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契丹樞密使帶平章事□在漢宰相之上其不帶使相□□帶□相而知樞密副□□者即在宰相下其漢宰相□□□□樞密使乃得預聞機□□□蕃官有參之政事□□之夾離畢漢官參知政事帶使相者乃得坐穹廬中□□□□□□使惟掌宣傳詔命而已文書時立如閤門使之比

胡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帥府雜掌蕃漢兵太弟總判之其外則有北王府南王府分掌契丹□□在雲州歸化州之北□王皆□左樞密下帶平章事□□□□□舊例皆賜御服節□使參於□□□□南乙室王□□□□契丹兵然稍異矣其□居□□之北似是契丹別族□□□□上將軍之上又有奚王府掌奚兵在中京之南與留守相見則用客禮大抵胡人以元帥府守山前故有府官又有統軍掌契丹□□海之兵馬軍安軍一掌漢兵以□□王有山後又有□□□討掘□□□□五郎度管兵逐州又□□□□兵西南□□□□掌河

西邊事西北路招討掌睦[illegible]宮[illegible]其東北則有控領捐
公[illegible]掌黑水等邊事正東則有注鹽捐公
掌女真等邊事此皆守邊者也[illegible]大
小各有節度使不屬州縣胡人從行之兵取宗室[illegible]部
信者爲行宮都部署以王之其兵皆取於南北二府十宮
院人充之亦有大內惕隱副點檢之官以備宿衛北王府
兵剌左臂南王府兵剌右臂十宮院人呼小底如官
奴婢之屬也北警者呼御剌[illegible]部分[illegible]首領及判
官等[illegible]海亦有宿衛者又有左右等五北[illegible]
契丹調金剛爲北室取其堅利之名也漢人亦有控鶴等
六軍

胡人司會之官雖於燕京置三司使[illegible]而總領
等州錢帛[illegible]又於平州置錢帛司[illegible]等州[illegible]中京置
度支使[illegible]等州隸焉東京置戶部使[illegible]等州隸
焉上京置鹽鐵使饒澤等州隸焉[illegible]使雲應等
州屬焉置轉運使其賞各分[illegible]也[illegible]與
則掌其院主之黜陟則宣徽使主之
胡人從行之官大臣之外惕隱司掌宗室[illegible]司掌諸民
宮衛司掌[illegible]姓耶律氏其宗室爲橫帳[illegible]姓爲提[illegible]其
有官者呼舍利猶中國之呼郎君也不在此籍即屬十宮
院及南北王府矣又有十宮院使亦從行其言十宮者自
阿保機而下每主嗣位即立宮置使領臣僚每歲所獻生

口及打虜外國所得之物盡隸宮使每宮皆有戶口錢帛
以供虜主私費猶中國之內藏也十宮院名
興聖宮 崇德宮 洪義宮 永興宮
積慶宮 長寧宮 延長宮 敦睦宮
章愍宮 延慶宮
十宮院使在上將軍之下節度使之上
十宮院制置司[illegible]契丹司
事司[illegible]左右司係司[illegible]
胡人於燕京置元帥府統管馬軍步軍三司胡人東有渤
海西有奚南有燕北據其窟大四姓雜居舊不通婚諜臣
韓紹芳獻議乃許婚焉又服飲食言語各從其俗凡四姓

相犯皆用漢法本類自相犯者用本國法故別立契丹司
以掌其獄
葛侯[illegible]論[illegible]
贈大尉葛公生於將門資性明銳果毅[illegible]官郎以能稱
[illegible]五[illegible]下不苟[illegible]士以
禮[illegible]賢好[illegible]重[illegible]諸官有所[illegible]朝廷寵嘉付
以邊事易京之治至今爲最焉西羌[illegible]邊[illegible]我[illegible]其
犬羊[illegible]保障烽燧初舉即有[illegible]施之後[illegible]
材[illegible]是用[illegible]之大將[illegible]以固封略[illegible]
孔熾舉國興師來如蝟毛也逼城[illegible]其旅出宮賊[illegible]
乘[illegible]急戰卒用[illegible]以旋

死事祖載易名式參前典謹案謚法臨患不忘國曰忠隱
拂不成曰隱若其蓮當勍寇師無後繼勢窮力屈義不苟
生可不謂忠乎肅將王懋志清戎醜衆怫其令投戈莫保厥
徼肅悼抰意無成可不謂隱乎昔者旄矢在扃亶俠誅之
捏節隕命晉策褒尚咸用加等式彰義烈褒公勳光寵謚

祭段待制文

維康定元年十月癸未朔二十六日甲申曲江余某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費州知府待制段公之靈嗚呼
天之間氣是生俊德特異神精爲才武爲功業代王
脩職皇圖所倚雄諸翰巽試之以繁終若蕃國君未克

壽胡不克竭淳天乎世於祿仕不善苟得或起以容身
或買聲而借力公之立朝侃然正色殊根蝶葉古之先直
毋后專制衆里濫恩千官結舌噤過天閽公儲抗憤方幅
建言膚覆慘怒斥心去奏史冗員處之如儀來戰憲府
知銓書數會略再伸周行攸觀外臺主計國無虞歲福勢
觀風能碩咸磯南床就佐官宿甚蔡衙務伏埤蠲豪共稱
粤佐金穀旋登待從竭誠幼忠言行策用智雄慮僅殷此
海邦鋤奸樹善民兎以安天胡不慭殲我忠良嗚呼哀哉
人之懷才不遇于世或結隙而被誣或抱忠而見棄既欷
痛而莫伸卉拥雛而自葬猶有生還故都此去還曾公今
於時不爲不遇直道守官已結明主暫斥復還有其玉殁

杉壁清顔勤勞齋盟旦夕頻問非壯則臨衰推周才可以
鎮遠撫封半載帝亦悔遽家泥賜書造篤給車俾公受試
歸侍王階代公者雖在湘之涓然爲御道朝裒先睎公之
來会屬精愈苦迄使忠魂淪歿壯士公之才良無悔庭堂
翱逞旦暮而死矣方物理難曉疾鬼蒼蒼嗚呼哀哉瀅蕙
海客乘風浮舶明月遠集蕤至日積昔人此歸不能耳謁
竹簡叢珠方舟無量公之戒行胡以侯夕盡室輕衆十去
之從天若有知延其漏刻俾我後人觀之爲則疾乎無憾
以叶柔克嗚呼哀哉脩短之期蓋有常數逝川不息藏舟
非固人生至此胡其欸菊京公之喪不得其常弱息孔甚
帰婦空房遊託故國未知存亡哭無由而焉欲不及於

帷堂請曾時之一別遽隔生而可傷昔幣服兮乘軺今斥
旐兮還鄉精靈歸之坦截榻川途之阻長陳絮酒兮一觴
淚露襟兮浪浪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祭高待制太君

惟靈柔明淑謀懿恭仁孝姓淑及丈終始一德結悅留乾
誕兀女式采蘇家化良勤怖識節教子遵嚴家則集此
梦善刑于撰翼全華勸講別庆忠翊石窮啓封膺副意力
福未益曾壽胡不克嗚呼哀哉脩短之策豈其時極吉凶
之會曷無常域積善之學宜年不億造物之意終天罔識
號播啓述銘誰徐止哉號奠舉授深沾軾言膽高甩泉

尚饗

祭荆王文

惟王係尊帝[illegible]合[illegible]三家之茂親
敦敘之具[illegible]因[illegible]對見之[illegible]之賢之莫二
蓋[illegible]翰以[illegible]生[illegible]為之一[illegible]民思
[illegible]以[illegible]斷[illegible]之祖[illegible]以陳永歸
[illegible]里義[illegible]朝[illegible]嗚呼

尚饗

祭孫工部文

惟靈縣山之英生為俊男學探聖域詩合雅聲身以科進
列于王庭[illegible]蜀[illegible]平[illegible]未[illegible]于外三易
江城直道無侮[illegible]戴冠攻南海烽火飛[illegible]陽[illegible]
君乘使車[illegible]不俟王命[illegible]銅符[illegible]固[illegible]
不[illegible]君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材[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鼓[illegible]不[illegible]死君[illegible]
心計[illegible]
當[illegible]
南昌始與君[illegible]易[illegible]守[illegible]
生叨郡寄君領監司[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君身嗟嗟世人[illegible]以[illegible]
誠鑒斯言

武溪集卷第十八

武溪集卷第十九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贈少師

余靖

墓誌上

狄令公墓銘
林度支墓碣
黃郎中墓碣
李郎中墓碑
李郎中墓誌銘
朱寺丞墓銘
王大君墓銘
黃殿丞墓表
王寺丞墓碣
蘇殿直墓銘
蘇判官墓銘

宋故狄令公墓銘并序

惟宋四世嘉祐二年三月陳州言[illegible]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狄公寢疾于第詔遣[illegible]視未至以薨
聞天子震悼為之[illegible]服發哀再不視朝制贈中書令[illegible]
其家[illegible]勳臣也公諱青字漢臣贈太傅諱[illegible]之孫贈太
師諱[illegible]之孫贈中書令諱[illegible]之少子汾州西河人遠祖唐
納言梁文惠公仁傑本家太原危言直節[illegible]唐嗣子孫

或從汾晉世爲著姓公謹重信厚風骨異常少以騎射爲
樂期於功名自立弱冠遊京師係名拱聖籍中國家自北
虜請盟韜偃師節息烽徹警垂四十年元昊世以河西藩
籓常歲遣牙校貢方物胡賈往來直抵都下對人[illegible]覘知
我虛實一旦上僭印號潛盜名字朝廷始增兵[illegible]將以爲
戎備時寶元元年也公初以殿直爲延州指使[illegible]其宿心
也蘊推鋒其鋭吾邊頭兵益久士不知戰他將[illegible]之靡不
折衂延安最當賊衝公以材武智略頻與賊[illegible]曹少沮
四年之間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斬捕首虜萬餘獲
馬牛羊槖駝鎧甲符印器仗以數萬計攻賊金湯城及
西南馬市至于杏林原破其鎮若七邊略宥州之[illegible]龍

呼歲香等部落燔其積聚數萬廬舍千餘收其族帳二千
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
堡皆扼賊之要害而奪其氣朝恩懋賞七遷至秦州刺史
涇原路兵馬副都署上奇公功欲召見之無何寇逼平涼
廼命公即趨涇原俾當刑以[illegible]京師不呼公名而呼曰萬
益比之關張也公在涇原數[illegible]不敢犯塞復以夏國主
稱臣由是邊拆解嚴矣[illegible]衛親軍職名寵公從其定
府路部署累遷至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羌人[illegible]出
爲數邊事裁處不違中爲故僉議帥臣常爲諸鎮之[illegible]公
當是任邊[illegible]乃名爲樞密副使會蠻寇內侵嶺海[illegible]
擾公以疆埸之虞廊廟之憂抗章請行寬上南顧上[illegible]其

[illegible]陸改宣徽南院使判[illegible]南[illegible]路[illegible]使[illegible]求廣南經制
賊盜事初儂氏之黨世爲酋豪羈附交趾智高[illegible]
用兵因擊并旁近州邑而奄有之[illegible]兵寇交
趾不能制南方亡命者多歸之由是[illegible]百官[illegible]
擬竊嶺南之計以皇祐四年五月[illegible]邕州[illegible]之[illegible]
江灘流連陷公江九郡殺其守臣[illegible]廣州[illegible]之造且
不剋大掠而還仍復[illegible]將燔毀二部[illegible]劫兵[illegible]復
據邕州城[illegible]峒江湖已南爲之騷然朝旨以公大臣
既可其行[illegible]今駐於桂象之間訓練師旅而指授方略於
羣帥公以二廣安危在此一舉若偏裨失利則兵氣難振
自非[illegible]無以號令先行後聞朝議[illegible]之五年正月甲辰

[illegible]將之兵會于賓州公按士大夫以禮御下以嚴臨敵制
變衆莫之測巳酉下令人賫十日之糧蘇者[illegible]去詰旦從
行敵[illegible]以師期尚緩不充守險者以此巳未至歸仁鋪
遙[illegible]前鋒遇之少却左第一將[illegible]節死之公
[illegible]旗鼓[illegible]兵左右馳出賊後賊遂大敗馳騎追[illegible]
二千二百[illegible]主黄師宓儂建忠等腹心爪牙沒于陣
者五十七人智高焚營而遁明日按兵入城獲金銀器用
二萬戎仗稱是僞符節十一馬牛千餘老壯士女還城者
二千餘人尋遣閤門祗候重歸死者復得屍三千二百[illegible]
[illegible]分兵追襲賊之餘[illegible]爲招復虜口七千三百其[illegible]
人也俾給其居非邑人者振廩給食還其本土所得賊之

遂物歷首級之賞佑直四千萬均給戰士仍築京觀以誌
武功二月丙子班師辛巳詔遷檢校太尉河中尹召還樞
府遂由救廣南至於江西湖南咸宣布德音焉未幾進拜
樞密使領節如故仍賜城南第一區諸子悉遷其秩職居
樞軸勢均台宰外領戎馬之政內參宫省之務論邊順叢
勳協恭中樞四年頗去權寵以辭盛滿遂兼相印出臨輔
郡暴疾而終享年五十公天賦明智世推勇略事眷衆
謀與幾會其行師也所統步騎不以衆寡常取諸葛武侯
八陣法以爲模楷宿息坐作悉成部伍故雖倉卒遇敵而
師旅無撓其爲偏裨時每被髮面銅其從騎兵馳驟敵陣
先人識之見則辟易無敢當者嘗中流矢猶甚鬪寇至綦

公而行師不能止公器度深遠今相國韓公故資政殿大
宗之范文正公之爲西帥也公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
國器也文正嘗以左氏春秋授公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
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公於是窮節益喜書史既
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其在涇原也副使居舍人知渭
州尹洙與公同經略招討安撫使事洙字師魯有文武才
然博通古今公與慮事尤爲精密師魯嘗稱公古之名將
無以過也公於交遊在亡不渝師魯後以貶死公厚卹其
孤如至親焉文正既沒其子純禮狀除還臺當依吳中市
任公首爲啓陳得曙河南賓幕以從墳壟識者稱之其在
眞定也過家上冢遷謁縣長拔趨令庭以脩桑梓之恭然

令不敢當識者重其得体遺留里中與故老酣酒相晉揮
公而去其征蠻也上親餞于垂拱殿酌酒數爵當是時方
召大夫人侯氏微疾公朝服而入宗空無得言治兵事
不云奉使江表故得不憂其私奪如此公好以表整又能
分功與人而令在必行故師之所過秋毫無犯其爲小校
延安也大里南安安邊之功初不自言物議多之其征南
也令觀文殿學士孫公時經制賊盜與公偕行其軍中之
政公實專之至于南曼綏父之制多讓孫公裁處談者嘉
其謙挹初廣西鈐轄陳曙以步卒八千潰于崑崙關公至
推首遁者殺直衆用而下斧所誅三十一人其下股慄遂
能一戰而成功入公歷官自三班差使殿侍遷左右班殿

直侍禁閤門祗候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正除秦州刺
史進領惠州團練眉州防禦使保大軍兩使留後真拜彰
化護國軍節度使職事自指使遷延州西路巡檢鄜延路
都監公選鄜延巡檢涇原儀渭兵馬都監涇原路擢授歷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
揮使其爲兵馬部署以涇原部署知渭州真定部署權定
州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州皆著能政一拜宣徽使再
踐樞密副使遂擢樞政以兼相判陳州臨民統軍未嘗少
有差失其任甚平蠻名震夷狄勳在竹帛近代之良將也
公娶魏氏封定國夫人五男長諮西上閤門副使次詠東
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諫皆內殿崇班說東頭供奉官不

幸以夭二女許嫁而未行孫璿左侍禁寄尚幼同産兄素
右班殿直兄子五人詢左侍禁閤門祗候詵左班殿直諲
諤訥皆左侍禁從父兄靖右班殿直其子辭右侍禁嗚呼
戎夷狡詐之際公悉力捍禦以至平定宜享遐福而莫命
不融後世其有興者乎公薨之年歸殯京師明年卜宮西河
之太平鄉劉村里又明年二月十九日窆于太尉塋行考
功議績百僚僉允乃賜謚曰武襄詔給本品鹵簿送至都
外啟攢橋壞並燬其日視朝仍詔所經道發卒衛送葬所
州縣假父老車馬特恩也其孫諸等既已鑿石樹碑神
道之表以靖進狀征南復詔銘以誌其隧銘曰

夫生哲人　康濟斯民　不有屯難　何展經綸
眷言東夏　奔世播臣　一旦陸梁　邊鄙生塵
公受寵數　威名冠君　近關遠略　嚴策其數
擢公鎮關　一即鎮涇原　圖形以進　百辟改觀
文蕭樹牟　四風清禁　出撫邊矣　霜凝寒丘
乃遷高才　以肅和門　延登樞府　式贊洽源
兼兹儀㮣　輕去衆穴　防危圍虜　圖據全越
公之發守　成于廟謀　頗得奮行　戳彼兇酋
再命其誠　俾公專征　嶺海之區　俟公以寧
收復遂城　於以撫遺　南夏再平　繫公之靈
露布傳呼　歡聲九衢　曲敕嶺表　德音江湖
乃陟太尉　乃尹河中　陛轉樞務　吉時厥崩
樞極之柄　兵戎大政　彌諧有訖　方隅以靜
敵主推誠　謀權戒盈　乃錫相印　以鎮陪京
天胡不仁　奪我藎臣　上心嗟憫　悼往撫存
輤車執引　發卒三川　銘旌改寵　鹵簿宣恩
佳城何在　汾河介山　敕書叢纛　家象香運
山西出府　天下稱賢　功名不朽　億萬斯年

宋故兩浙提點刑獄尚書度支員外郎林公墓碣銘并序

公諱從周字某其先西河人問禮孔子題名諸侯七世祖
自南安徙居湖州宗族盤互爲海陽著姓曾祖諱某太父
諱某丘園貴衰咸以沖曠終焉父瓊少以節概稱於鄉黨
復寶義方訓子遂起其家以班秩太子洗馬致仕公即長

子景德二年由進士上第敕除泉州南安主簿郡以符召
爲掾日持手版與刺史辨曲直凜然有國士之風主計
者聞其材俾莅劍州銀冶半歲入銀銅七十一萬殆其最
以聞天子嘉之擢授大理評事充權永嘉復以課遷本寺
丞知開封考城縣遭父喪解官柴毀過禮閭里指爲標準
服闋又丞殿中句當諸司糧料院大司徒王公欽若鎮餘
杭奏辟公爲副詔授太常博士通判杭州軍州事司徒故
相長於智術處事徇所好約束不能無異同公悉力摩挽
歸於繩墨而後已司徒公切然中悟命一府惟公之聽入
朝久之以屯田員外郎充開封府推官議不已同鐺錄不
協事或聞上帝獨可公奏舉轉度支員外郎提點浙江東

西刑獄公事以天聖三年五月癸巳卒官享年五十一公孤進以材稱故自南安二考特轉京城官非列也司徒公之出鎮精擇本朝望士爲佐故内閣鋟公少連時爲觀察判官耳公乃通判其府事無巨細一決於公初大司徒與丁晉公謂久以勞位相傾伐而秉鈞於洛得罪其黨所厚者悉坐左遷公在餘杭以抗直不黨聞於朝故得免矣然亦格不用晉公敗乃爲天府佐司徒再秉國鈞稍以部佐郎時持正不能屈然亦賴之在府三年凡易四尹太后帝知名而終不遷止以平例外補遷卒豈命也哉公姓耿介不容人私京邑諸猾壓於雖貴請託不得前理可否公絶意痛絶私謁所得權貴人餘墨都不省視至夕聚而焚之

由此勢益失上初即位富於春秋章獻皇太后五日一垂簾御長春殿共斷天下事故事大尹上殿職官一員同隊殿陛與大尹東西立鞫聚前殿陳對展奏牘聽上裁決一日奏事退章獻指公語上曰此林某也近侍咸聞爲公之奏事常出文法之外故兩宮多之府民有訟其兄之二子以規其財者長被笞即死其幼定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公乃定言使無狀子告母則以殺其幼於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稚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恐姦不可勸奏未畢太后遽頷之曰人情當如此即命配海外公之持平固執皆此類也其在南安考茲之政至今民歌頌之故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吉城人也嘗與某言王府屬也多以

[illegible]至[illegible]請然自公罷去二十餘年耆舊言父母官無及於公者聞公亡時或至霑泣其政感人心如此公屬文不苟[illegible]婿遺言指事必根政治而獻詩頌悉以規誡爲本上亦[illegible]以手詔褒之公之弟五人其長曰從善先公卒次曰從武次曰從變次曰從義次曰從道皆良士也上之初賞[illegible]斷丘也公以府僚侍祠例授一子出身公之二子皆[illegible]身未仕獨念母弟早亡嗣滯未光遂先奏其孤以慰藉言行[illegible]者咸共推伏公娶洲里張氏封清河縣君公之[illegible]以婦職助其内公之[illegible]以母道嚴其家宗族奉之如師係焉生二男三女長子東[illegible]光祿寺丞次子東美舉進士長女嫁大理寺丞許因其次[illegible]封德安縣君幼女嫁進士

甥[illegible]葬人公之卒也[illegible]從慶[illegible]法其根[illegible]嶺以歸而洗馬府君亦以[illegible]年四月[illegible]卒遂以[illegible]年其月舉二喪同域葬于其鄉某里某原妣曰臨[illegible]太君鐘氏前葬某鄉某原小人曰吉[illegible]克祔某[illegible]公中女公既定十五年乃克拜于松[illegible]下於[illegible]族姻詢訪遺懿在人之聞者書之于石以爲表云爾[illegible]曰

鴻大繼世　重離協光　下生俊偉　發爲端方
俗尚軟熟　視如堅剛　君子君之　不易其常
仁義内踏　我知克舉　爵祿外至　委于[illegible]
萬乘知名　身猶齟齬　才乎命乎　[illegible]
未伸明謨　弗克中壽　善之所報　[illegible]後

惟石言言　立于松阡　直書不文　燕于長存

宋故屯田郎中黃府君碑

府君諱仲通韶州曲江人本名正以犯從祖諱遂稱字焉家本寒素刺史潘公見之曰此奇童也命其父使從學及冠以辭賦知名場屋間天聖初進士擢第累授信州大名府司理參軍時天章閣待制王公沿主河北漕上言引漳水御河溉灌懷衛界田辟府君爲衛州推官以過水利狀滿故丞相沂國文正王公岐司其獻狀公交薦之詔改著作佐郎監廣州軍資庫才餘秩秘書丞知南儀州以病乞換江南監當徙監宣州商稅發運使以歙州輿賦獄訟繁穎請擇材士共贊幕畫就除太常博士簽書歙州判官公事尋陽排通判建州知康州累遷至屯田郎中嘗自乞知廣州惠州爲近府君增修咸用以安監司以當及罷惠州也年六十八矣歎曰吾將滿盈而不知止者淄淄皆是也吾可以去鄉里而貪爵乎遂不復納朝廷投一子官而致其政以寵之休官凡七年以嘉祐四年六月丁亥考終命于曲江里舍享年七十四府君以勤學家貧無書手寫細字五經注疏及文賦數萬篇登第後性復恬素不急進取每歎祿不逮親所得之俸常均給兄弟及諸親之貧者鄉閭無不服其悌朋友未嘗與之忤當官以辭翰治獄以慈聞其所爲舉皆當世名公鉅人而所尊名學本爲其材壽終之日家無餘資第以清苦自立其全德者也曾祖諱短祖諱嬰贈職方員外郎妣□氏封真定曲江南陽縣太君凡再娶初曰劉氏封中山縣君太常卿黃之姝也次曰楊氏封福昌縣君三男子長曰元早夭次曰佺期太廟齋郎次曰安期試秘書省校書郎其年七月娃新湖陽主簿賓臣太子中舍新知潮陽縣事汾與諸孫奉其柩葬於豐樂鄉之鄧林山靖在諸場之列幼歛師訓居同里舉進士同榜宦遊險易未嘗不相親也又哲君之傳政而歸也靖邁經制營事不克還鄉以奉朝夕之驩暨盍去世又不獲歸與葬不及執紼其痛豈有涯哉題附銘以紓恨焉

韶山相水　南國之紀　生是俊明　具茲粹美

學必根道　祿不私己　幹聞朝廷　悌稱鄉里

籍未引年　志先知止　汝然餘積　清白而已

始終一節　古之君子　佳城何在　鄧林之趾

九原何從　文獻斯通　身雖可殞　名不泯矣

哉像易氏　生同華悴　今也云亡　莫親含襚

握筆祚德　臨紙揮淚　終天永訣　此情何寄

故尚書虞部郎中致仕李公墓碑

公諱虛舟字公濟贈吏部尚書諱寅之季子工部侍郎諱虛己之介弟李氏之貴於天下舊矣七世祖諱昌始居光山同郡王氏之王閩越其孫諱紘以族從焉廷徙名數於建安曾王父諱瑄王父諱詢贈大理評事先君尚書筮仕

江左爲諸司使時太夫人在堂以道梗不克迎奉安輿乃
留中饋與公同侍晨夕及旅役歸命例授殿前承旨既辭
元獻不受且以嘗爲王府官不許南度其後數年登進士
第授衛州理官乃克迎侍公時已能力學有稱矣咸平中
舉進士不第繼丁艱旅泉數遇祠於丁墳側自力封樹旦
暮泣血六年除喪尋以兄任補郊社齋郎調授福州閩清
洪州靖安尉咸著治聲徙饒州餘干令坐不覺獄中殺人
免官會元昆二鄉分司遷鎮公素爲友愛喜於閑適且厭
夫惡直醜正世路風波故終日怡怡無復仕進之意元昆
既沒朝廷以恩授校書郎知江州瑞昌縣事讓不受署吏
朋散物其守益堅杜門家居損去人事故相國臨淄元獻

晏公天聖末爲三司使脩整增之恭守書叙甚新公一至
京師每過其言乃具敘車而往于時上宰許國文靖呂公
參預文惠陳公簡肅薛公文康王公咸欲昇之大邑固辭
不就元獻知公之節不可屈也亟言於上得太子洗馬致
仕既而元獻入謝上與章獻太后問公之年曰六十二矣
疾乎曰無疾上曰有然其可尚也名公大臣嘉其高蹈悉
賦詩以寵其歸明道元年遷殿中丞致以子寬定登朝授
郊禮之制復增其秩尋改國子博士賜五品服三轉虞部
比部駕部員外郎恭謝大禮進虞部郎中公之祖妣臨潁
太君陳氏妣夫人廣平郡太君許氏之留鄉里也公在弱
年奉侍孝謹出於天性家貧無妻而假本於人必手自

錄夜則諷誦爲詞章頗出流輩三衢趙湘有詩名於天
下與先公友善且愛公謹厚以其子妻之後封長壽縣君
其令餘干也强宗有爲姦利至中人以死者郡縣莫之能
擿公至則明示教約無敢復犯一境爲之肅然其侍兄伯
之疾也躬臨藥膳與子姪均其勞迎孀姊而事之奉以甘
脆與嫡孫同其恭其傳政而歸也謝絕公府未嘗一言干
人賓朋至者觴豆相歡肅敬有節並氏從平湖游別墅輕
舠小駟初無準擬視之翛如也自元正尚書以殿中丞納
政歸老築室豫章東湖之陽不出戶邪而有林泉之趣及
令兄以小司空分務閑居公以郎官歸休莓廬再世三賢
相繼解組皆年未縣車而勇於退鄉邦人士伏其世德

三聖奠翰宰公贈言金石之刻縉紳相繼情盼之公嘗代
題之子舍以朝列守鄱仲鄰鄣越在鄰邦六牙交境一欲
迎至官下公皆不許由是聞還代出以奉溫清寬初自襄
州得請爲江衛等路提點鑄錢坑冶以辭舍任番陽最爲
非便乞洪南昌就署局事朝廷許之無何江荊湖北路提
點刑獄三上章辭不允公乃敦迫使行曰定在此矣無以
吾故屢違命既行至部復抗辭天子嘉其誠故不易其職
而徙之江西焉定之爽當典城矣再爲佐官于洪以便
奉養不離左右者一十二年寬既乘馹至自湖北公曰吾
君之恩厚矣向以圖報遂泣下婦孫至公言如初來夜公
疾病子婦吾事侍而泣公止之曰吾年過父兄而汝曾

吾能樹立瞑目無恨矣復謂然曰吾病革矣無諱二子
俾集吾事翊日而捐館時嘉祐四年秋七月二十二日也
享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孝慈以事長慈惠以逮
下勤儉以治內和柔以接外六親稱道用為規模先公八
年卒世子男三人長寬司勳員外郎定庫部員外郎定總書
省正字伯氏以𡨚卒仲發聞仲氏以詞學知名李則早大女
三人長適進士劉好禮次適烏程縣主簿張次適孫二十
五人曾孫十五人咸潔身承學無墜訓言自夫人之喪也
公謙為壽器又𠫤雙壙而虛其左以自待也逮生者數以
明正月卯葬其地曰新建縣桃花鄉新里村之雷岡前塋
之欄司勳君伯仲走僕荷書且奉遺意不遠數千里見托

銘南豐公義素著於公父子之間故知公履行尤悉公之
純孝著於鄉黨雖父兄在遠而力養祖母劬劬自立及其
宦官則清白無渝益之剛正自餘于非罪免歸即高謝世
務孝弟諸公力共敦勉所守不回以遂初志崇尚節義門
無雜賓待人以誠動有儀矩雖家安焉終日不見惰容令子
童孫說說侍側朝夕訓誨莫匪禮法端居靜默三十三年
國家崇貴立國頻繁爵命而家庭樂處陶然物外年逾八
十視聽益明觀籍書跡皆手自裁答字体謹嚴可愛少者
殆不能及有疾一日而終同於寤寐古之隱君子諸無
以尚之可銘也哉銘曰

李氏三賢　弈世有德　爾嬌入座　儒林之特
辭榮歸養　冥鴻高翼　嗜嗜二鄉　懸臺司訖
歌劇就閑　伐柯攸則　惟公之生　耽耽遠謨
承家孝愛　莅官強力　何彼蒼蠅　變義白黑
冠之一免　無復彈拭　兄弟怡怡　何處何得
墨綬再紆　機心戸息　友朋兌勸　宰司勤餘
一志不回　精東聯匱　乃扶春宮　于歸江國
高謝世紛　不爲外惑　此寢笑傲　衡門靜默
朝散屢加　角巾寡易　子舍班朝　宗黨滿側
吏省迭侍　仕途最式　遊遲忘懷　死生非戚
孝爲壽藏　塋左自適　古稱達人　今見其迹
餘風遠後　子孫千億

故虞部郎中李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秋七月甲寅尚書虞部郎中致仕李公終於洪
州私第既卒矣二孤以書奉其遺命并門人錄其善狀且
告葬期請銘諸方石俾垂後之以辭公公諱虛舟字公濟
五世祖滔益從王氏入閩始占籍建安曾門諱琦太父諱
詢贈大理評事大母陳氏追封歸穎縣太君考諱寅殿中
丞致仕贈吏部尚書母曰廣平郡太君游氏初先公尚書
仕江南粥薦不克迎扶興故廣平君及公並留侍江南平
先公辭免官且以故國臣留居京師後由進士及第調征
州司理參軍乃克歸先公之未歸也公自能力養
咸平中進士舉不第以兄任補郊社齋郎調福州閩清洪

州晚安尉冦攘以息遷饒州餘干令公事去官將兄盡已
以工部侍郎分司家居公以天倫友愛不忍離去遂絶仕
進意兄終朔命起為校書郎知江州瑞昌縣辭不受天聖
末三司使晏公殊公之兄子婿也迎公至輦下宰執諸公
欲强之仕不可晏公為言於朝乃授太子洗馬致仕年六
十二矣兩宫[illegible]歎中外聞之[illegible]林至虞部郎中賜緋衣
銀魚自先公尚書致政[illegible]下[illegible]今兄[illegible]及公悉
以恬退[illegible]其歸則兄宰[illegible]文學之士若於序詠
[illegible]刻存[illegible]其居則面湖[illegible]閑無城市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人閒能道公府資給先奮不營什二之利
[illegible]自[illegible]以和于人[illegible]取適而已不為

[illegible]之際不雜愬然之文家居三十三年二子壽朋坤佩
[illegible]侍俱者十五[illegible]年[illegible]外郎提點江南[illegible]
[illegible]家[illegible]事二年[illegible]閣[illegible]刑獄以通達疑
五表固辭[illegible]江西如[illegible]定為庫部員外郎[illegible]南康
軍[illegible]南[illegible]官通判洪州凡十餘年不去
左右者受高[illegible]世可稱其[illegible]夫人[illegible]縣君趙氏
[illegible]江[illegible]翊之女先公八年而亡自夫人之亡公即其家傍
[illegible]以自[illegible]公終之年八十九矣以其年十二月甲申
[illegible]其[illegible]即浙建縣[illegible]花鄉新里村之雷嶺也三子其幼
曰寔秘書省正字早夭二女長適進士劉[illegible]大[illegible]程
主簿張次道孫二十五人或為邑長郡掾矣曾孫十五人

[illegible]家者銘曰

公之先　世隴西　入于閩　家建陽　尚書公
仕金陵　公曾侍　孝慈縣　令餘干　民佮安
非罪去　不再冠　扶春官　歸于洪　[illegible]先德
避嫌衆　無苟圖　無[illegible]　朱[illegible]傳　[illegible]完
今已矣　葬新里　李氏也　視章水

宋贈大理寺丞[illegible]君墓誌銘并序

[illegible]諱信其先邾人戰國時[illegible]初以任俠聞季布歸
之以解主仇名震於天下[illegible]從山東[illegible]族賓諸陵遂
[illegible]名教長安[illegible]自[illegible]陵以[illegible]名[illegible]居杜陵以材教稱
[illegible]漢名臣焉世[illegible]南陽[illegible]自南陽為佐命晉宋
之際崙石以擁勇俯[illegible]世有英將[illegible]京華唐
室之季逢家大梁今占籍開封府陽武縣戶籍曾祖諱
洪五代[illegible]仕[illegible]與道沉浮不[illegible]祖諱敷安鄭
州別駕生一男一女女適陝府右司馬贈少府少監隴西
李[illegible]封河南縣君男諱昭學毛詩學[illegible]不第早亡
即君之文考也自曾門以來以氣義自守君以奇節終之
何南[illegible]太子李公[illegible]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於君為外兄
第終不於此時[illegible]一圖進取[illegible]署[illegible]以勞當廷
供奉[illegible]矣子及直明經及第君即自解去從容于舍其
然伯[illegible]味如此然疎財好義重許可[illegible]其游皆英俊
有名之士也文直歷官至虞部員外郎[illegible]君之

謂其知人之明又如此卒以子登朝再贈大理寺丞女二
人長適孔氏次適東染院副使趙承謂孫男五人長曰濟
中書堂後官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次曰汝政早亡孫女
三人長適左班殿直路昭吉其次亦早亡濟字伯仁少孤
而侗儻多識當世典故復廣交遊克紹祖烈卜葬得慶曆
二年太歲壬午閏九月二十七日丁酉凡八柩同日于開
封府祥符縣開府鄉東韓村之大塋君與夫人吳氏同窆之
朝廷以恩賜錢五萬俾葬郎以虞部府君之狀託天章閣
待講王洙撰次其美後以君之狀併來索辭濟之遊者在
朝聞人籍籍君獨仕吳興事孝誠之極而以文見屬故不
克辭乃為銘曰

猗與君子　韜光抱器　進退以道　交遊以義
不苟勢榮　不屑祿累　起家有承　拂衣無愧
時入踏道　身蒙其利　明哲綢善　世福其嗣
爲經吉卜　牛眠善地　銘以掩幽　爲子孫識

宋故濟陽縣太君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金陵人也父諱某仕李主爲知京使王師渡
江既歸唐命華用其後授右班殿直夫人徽柔懿淑克謹
女訓日卅將即幹母曾撫閫之内壹以付之其慈明孝愛
出於資性閨門整飭勤儉纖知族姻固不尚其飾焉嘗因
季春墓祭出見親之貧者即解衣衣之母曰衣豈復得何
遽與人對曰紛華非性所適且備其寒甚於輯可究宗親
不可勞也母歎此甚奇之凡四時蒸嘗夫人必手鑰臺室
牢饌殽醴菹膃醯醢潔而異器以備其物常曰祀享人之
大事故須嚴潔以表至誠初歸吳氏奉皆此類年十九歸
于戶部郎中許氏事其姑如其母而加謹焉怡聲下色調
膳爲執雖隆冬燠暑必躬視之未嘗一委婢妾之手室中
眾案佩佩如也姑亡不食三日月經秋殯勤必以禮其族
婦有賢而孝者族人羨之必曰何如王氏其見愛慕也如此
其與兄伯同居事其姒如姑之存歲入地征月入官俸悉
歸兄伯之室簪裙不以自名至致之費一請於其姒曰世
母在吾何敢專其所睦之性然也戶部府君捐館十年夫
人咒不渝時夫伯俱亡撫養諸孫均老已出衆者且百口
恩意怡怡一上閨言訓誨子姪目見成立夫人再封邑臨
沂以天封壽翊以子封享壽八十以寶元元年歲次戊寅
十一月某日終于海陵私第子五人皆舉進士長曰恂通
州司戶參軍次曰恢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次曰怡泰
州司理參軍次曰元殿中丞次曰平累舉未第女二人長
適虞部郎中知撫州田慶遠次適職方員外郎知永州張
起孫與人亦各材後卜葬得某年月日與戶部府君合祔
禮也某元之執故爲銘曰

猗歟哲婦　生此南國　始勵柔淑　以祖女德
秉勤孝懿　以光壹則　終篤慈愛　以宣賢式
族人以和　母訓以飭　諸子咸仕　出於風力

佳城驀誌 義城金氏

宋故殿中丞黃公墓表

公諱珙字希琅其先楚人春申之後世居江東茂苑爲吉
簪或號爲音者前史詳之此不復叙占名數於南陽有年
矣曾門諱璠大門諱承祖諸德不顯高曾林泉考諱排敬
道奉佛中年戒殺遂絶葷血鄉曲稱爲君子士公以清素自
勵兼通內外典而自喜爲詩喜言世右文興紿芳羅寒
俊家有令子弟不可不訓之以學而起其家常是男子姪
四人悉趨黨塾義方之教則琢有成公喜而爲詩曰門闌
自有子孫榮章獻太后上仙之明年二子同年進士擢第
越再游揩子師尹繼擢詞科既而二子在朝以禋祀恩及

讓官田授五被命至殿中丞朱衣銀魚湖外習儒風善稼
門賢範遂爲擧首公嘗謂儒術以飾身佛法以理性故其
崇奉西教逾於先君誦金剛般若經四萬卷雖貧實方直
而好行陰德每以善行誨人嘗自吟曰但將會作富貴以
道爲懷有欽休持戒無欺便是齋君子謂之知言公以嘉
祐七年二月辛丑考終命於衙之私館享年七十五疾病
彌年精爽不亂其奉行衆善無忘正念者歟太夫人許氏
其壽九十夫人許氏累封長壽縣君內助於公下訓諸子
主蘋蘩之祀著閨閫之則長子師道屯田郎中通判廣州
仲子師說擧進士不第先公二年卒季子師旦屯田員外
郎桂陽監使並承公積善以取科級謹於學廉以清白

[illegible]翊太司曰君後深於佛氏操心事外有高世之風[illegible]
公及夫人年高僧不樂處閑[illegible]而怪之女適
同郡[illegible]州司法李日宣孫[illegible]次爲太廟齋郎廣成
登興鎭女孫九人重孫[illegible]人曾孫三人以其年十一月
庚申葬公于東郊里墓之原近望尾龍山先塋之中可謂
有日矣嗣子老其中親進士羅友諒持其郡倅都官宣德
及所撰行狀伻來乞銘表于墓開府[illegible]西大司
田君特爲權倅琬記正論日嘗聞其公及夫人皆封贈
侍坐郡齋發見析工詞歎一日之素[illegible]矣及今[illegible]
時[illegible]東君後倅南海以便於家者數十年之間[illegible]
郡不自以爲榮非若[illegible]中能知[illegible]遂[illegible]此葉

[illegible]闕轄之間豈[illegible]時籍[illegible]斯文[illegible]
[illegible]敎辭哉爲銘曰
爲善致科及天之常[illegible]以家用昌
悳怨之尊[illegible]以永其傳

宋故大理寺丞[illegible]王氏[illegible]

王氏之盛於天下稱爲望以望別族者秦之王[illegible]五[illegible]之郎一
于大公之曾貴出太原自漢馬氏南渡而[illegible]
爲東京郡公侍中尚書令[illegible]生顯[illegible]生[illegible]正[illegible]
國以充宜稱爲名臣睦子數直尚書[illegible]公主[illegible]
全事敗死額闕子孫皆者因爲曲江[illegible]世[illegible]不
施而祿早不得詳於國史曾大父諱某大父諱[illegible]

以字號族人仕者皆得受官[illegible]子[illegible]市[illegible]不鮮其館諱臨字嘉謀皇朝以[illegible]署湖州司理參軍卒官公諱式字用之十四而孤[illegible]自立以學行見稱舉進士得秘書省校書郎歷[illegible]州袁州南安軍司理參軍入朝除大理寺丞知吉州永新縣以能聞明年移知梅州景祐五年七月卒於治所享年六十五公沉厚方直敦尚名教自幼孫至白首貫以一節在制爵表按察官歲調郡縣極佐闕員取進士再舉明經三舉下入大常第者諸攝其事三歲不[illegible]乃送吏部為品官邦人自為得選常才過之唯恐不及公嘗喟然曰由江自文[illegible]公後仕大夫鮮復以科第[illegible]於朝往南方以此[illegible]人為卑耶吾為州當

項領期於長力從官評直[illegible]其間由是自勉守[illegible]老書遊場屋三十年終不偶吾望上第肆毋夫人猶在堂升堂拜嘉聞里始歸其高焉今天子初踐祚[illegible]閣不待祥禫即臨軒急於求賢天下後[illegible]江[illegible]大人中第皆公之力大人即公及子尚餘[illegible]楚[illegible]大為郡守嘉尚績陳其事乞改公所[illegible]曰吳方里曰折桂鄉可其奏邦邑榮之三為決[illegible]惟慎自守發擿姦伏循施良善期於詳允獄無隱情雖奇吏犯其上莫敢下不敢脅其理卒以雪枉改官其守永新他俗固好訟而當官者復受贓之公一[illegible]之如父母為公治[illegible]南海遺內親辭官在[illegible]哀之年而致毀[illegible]以

是恙到梅之三月疾作不及成政而捐館舍士大夫高其義不苟合訓子弟有常撿接僚友無戲言聞人之善談不虛口其不善者疾如仇讎負所謂古之君子也夫人余氏鄉郡令望明敏賢淑上奉其姑下撫其族於公內助為多二子長曰陶信州軍事推官次曰防亦舉進士孫男六人孫女五人皆幼公之初喪也引柩西還葬其鄉居之側至某年某月某日以禮葬事于興文鄉折桂里層富原以靖幸而交其父子間兼師友之重使來索銘以表其墓乃銘曰

郁山之秀　發為俊茂　倩識藝文　南州領袖
人趨祿仕　不營苟得　公獨是由　決於翰墨
五試文昌　晚成之光　三揚決曹　岡私毫芒
明照隱微　民不冤[illegible]　入奏天子　乃丞大理
拭政循蘆　五柳變危　鋤強自弱　百里以蘇
暮年成績　郡符橫施　車茵未溫　臥簀已易
枉棟西還　霜露濡傳　福不盈嗇　幾歸九原
惟公之德　倜儻殊特　身雖云亡　留為軌則
詞學起家　戲方教子　有詔旌之　文鄉桂里
胡為石考　累世弗顯　才不誰知　卒於遐遠
勞薄地寒　不貴不年　廷尉高門　在于後昆

宋故殿直蘇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繼字傳之其先盡祝融之裔為周寇內卿士故為

武功者姓唐僖宗幸蜀扈駕而西者從名數于成都祖諱
厚仕蜀至尚食使考諱進之為蜀牙兵校長蜀亡孟氏之
臣例署東宮官得副率府君以父任累遷殿直太平興國
中授深州安平寨主是時北虜歲擾邊安平雖名邊障宿
兵不備數百殺師不集則禍至常不測或勸府君辭勿行
府君曰平時就食其祿急辭其難非人臣節吾不恥於死
而恥以苟生遂寓家他所而獨之安平明年虜以兵夜襲
寨城果以無援遂至陷歿享年七十五帥臣請援兵稽期
詔以不備敵聞錄是雖死王事而贈典不及吁忠義其難
行哉子咸熙南京留守判官孫二人長曰安世尚書屯田
員外郎次曰昌世太廟齋郎以嘉祐二年十月庚午並舉

王父母考妣四喪歸葬于揚州江都縣興寧鄉馬坊原府
君與夫人許氏同藏伊作銘于幽宮銘曰

常人宴安　唯祿與利　君子所徇　曰忠與義
既食其食　夷險一致　覆宅志難　雖死不避
守帥蒙上　唯善之蔽　贈典不加　忠魂無愧
福不在身　在乎來裔　吁嗟九原　古人之繼

宋故南京留守判官贈都官郎中唐公墓誌銘

公諱咸熙字太和其先胙土於蘇為周御士故代為武功
人曾門諱厚以唐末翠華西幸避兵至蜀仕蜀至尚食使
因為成都人祖諱進之從孟昶歸朝授東宮副率考諱繼
殿直深州安平寨主契丹犯寨陷焉公以太平興國八年
明經擢第授邢州定平尉會朔易師恥於挫兵不出稍詆
安平失守公繇生諭遷州未幾義士頌其狀天子憫焉詔
釋之調鎮州司法參軍太宗討銀界夏國從隰川尉秩
滿遷建州松溪令改宣州南陵母喪去官服除授忻州秀
容令州將轉運使以治狀聞遷寧州軍事判官歷皇州團
練均蘄防禦荊南節度南京留守判官景祐二年七月辛
卯以疾終南京享年七十五公性淳氣直廉謹自守所歷
十二官未嘗一挂於法口不言人非其有過者款言諭之
人亦信伏常語子孫曰吾少孤無貲援力學干祿以養
母母終養矣又得衣食蔭子孫吾自足矣豈能以諂言諛
色干權貴以求進乎且貧無苞苴恥學術數何以取合於
人吾老於從事不自愧也人雖不知曾不一露鋒穎員吏
隱君子哉德之積而福不享於身者將鍾其後乎夫人江
氏封潁川縣太君子二人安世舉進士屯田員外郎廣西
轉運使昌世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黃州麻城尉賓守忠
次適建州進士吳淵次適合州進士袁務孫五人台文郎
進士宋州推官許文太廟齋郎懿文炳文希文未仕公初
自秀容令赴選奏舉引見例進京秩一夕子婿吳淵夢人
呼公為判官及見果得賓幕其從事六州皆為判官公志
不怙泰及事將慶寮益加退讓焉疾亟之際自言吾夢於
城北自擇陰地幽宅所安無累後代又言生平守官未嘗
過誤惟鄆州一獄有差適當之帝所辨之得請矣文字在

吾儕中朝屢悔其諂言疏索文字公曰七月十日未有至日果不祿焉及今卜葬之原果在城北以嘉祐二年十一月庚午與夫人沈氏合葬於揚州之江都縣興寧鄉馬坊里也田君以靖同年進士又同官于洪于桂故託銘遺以惟幽戸銘曰

孝行由己　窮通在命　人食其報　公惟守正
內脩無譏　外絶奔競　誠高位下　非德之病
嗣職熾昌　有家克盛　九原可作　百代斯詠

武溪集卷第十九

武溪集卷第二十

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illegible]

諡襄余公靖

墓誌下

陳殿丞墓碣
卞禮賓墓銘
張度支墓表
蕭府君墓誌銘
馬處士墓表
徐寺丞墓表
梁寺丞墓表
毛國博墓銘
毛秀才墓銘
毛節推墓銘
魏推官墓銘

宋故殿中丞知梅州陳公墓碣

公諱坦然字某其先潁川人遠祖從效官容管屬唐季之亂嶺道梗塞不克北還遂為容管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並仕劉氏為私署官考終於知潮州營田事皇朝贈大理評事妣陶氏贈永昌縣太君公即潮州第三子博學善屬詞有膽勇多籌謀尚然諾舉進士未第歸鄉里景德中宜州兵叛守帥曹利用處均以叛兇偽稱南平王擴

衆數千人此攻象州成均者公同郡人也公乃單騎行賊圍爲書約矢射成均帳下爲陳禍福其略曰國有患難乃見忠良貪人之利而背其君非忠也怯人之威而失其志非勇也君甲科進士當以才識濟理令佐一郡不能綏其衆以至於亂又不能死乃更甘心僞號烏合之徒剽劫郡縣朝廷封疆萬里帶甲百萬遣偏師以征寇如舉太山壓卵耳奈何赤族從叛人入湯鑊中耶時象城孤弱無守備將陷者數矣成均得書欲自拔歸順計未決而王師至城乃全賊又別遣一屯分掠南路徑趣容境所至摧陷公入謁容守陳[illegible]貫曰賊勇剽悍難以力競且脅從之人本無戰心願假倚兵數輩見從抵賊營諭以逆順當使解甲而歸我矣公去賊壘數十步下馬直前諭言本朝正朔被四海汝徒無故譁聚今有詔止誅首惡苟能束身效順自當棄以爵賞何苦草間覓活是時賊中僞補屯衛之職陳貫二率私相語曰此[illegible]生也於是率貫領以甲卒數百詣郡降賊失腹心皆不戰而自潰矣賊平論功大將以狀聞中書令本郡敦遣赴闕與官公賜紫袍銀帶公悉辭而不受願回前恩以就磨[illegible]一試朝命嘉之詔貢部別名闕奏中途被病且還家報以歸服闋爲於祿寨[illegible]主化州吳川簿秩滿調授杭州餘杭簿攝漳浦令育以吏能佐桂州幕初爲節度判官以母喪解官後以觀察支使知春州入朝改著作佐郎知潭州攸縣移知梅州累轉太子贊善大夫殿中丞卒官其佐餘杭也市有丐者杜氏夫婦皆八十餘杜氏名暹字爲忠懿王幕府官老無子孫遂乞於市公問之惻然爲輟俸錢倩草室數楹以居之語同僚暨右族合帑二十萬[illegible]足日膳市什器營壽藏識者義之其令漳浦也有海口石門者風濤[illegible]歲壞舟[illegible]甚衆公乃相地從港以避海怒商旅至今賴焉邑西有陳將軍祠者郡圖云儀鳳中勳府中郎將陳元光也年少以隂[illegible]邦人立廟享祠甚謹[illegible]各無茅歲大旱偏走群望弗雨公乃齋素詣祠下禱云[illegible]者令之有禱無驗者神之羞國家崇祀典所以祈[illegible]也祀苟不應何用神爲即[illegible]非與神約曰七日不雨此門不復闢[illegible]祠爲燼矣行未百步震風鼓巨樹仆于道[illegible]信者及是吏民股戰神之怒公命曰民方暑何怒之爲乃[illegible]斧截樹而去果大雨田收皆倍邑人刻詞以紀其異其在桂林也役徒不足替禁卒五百伐材以備守具郡帥會賓客飲于堂[illegible]有告變者曰役卒二百挾刃群譟入屯營爲逆在座相顧失色郡帥曰當閉城以虎翼五百捕之公即身入語帥曰今以亂擒之彼知就擒則死必力鬬適所以堅其逆[illegible]尚淺若諭而赦之可無患乃從白直數人直[illegible]責其主[illegible]刻乃領人入懇慰問其勞苦散卒環泣曰苦則思亂人之常情若從公命得免於役以全[illegible]再造矣皆釋仗隨公而歸帥亦原之其罷陽春也[illegible]者以爲供奉官太常[illegible]下

卹賻流嶺南夫死家屬當遷湖外邵陽郵卒以刃脅爲姦留
之半歲公經塗聞之執卒送官抵罪公解驂鬻馬錢賂之
官遣部送還其父子皆章章在人視聽者也公歷七官幹
爲外職司符牒動輒八九十餘獄民無一繫爲怨其周才
也如此公之宰饒邑也敝無不葺乃經度署表而鼎新之
落成之日而詔書至郡罷以倉部繫爲請館之夕彼之
佑吏數十見公朱衣象簡據案遺徒如平時揖入門共歎知平
生厭塵壁地如到家一歲之後半月而凶問至邑人望其
像立祠于邑西云公以咸平二年四月甲辰終于海州官
舍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某太夫人李氏祔焉楊氏先公卒
世子六人曰直方有方知方君方義方惠方居方舉進士
有方補郊社齋郎爲曲江縣尉就官義方應方尚幼女二
人長適茶寧定元年進士江君因方狀圖當之令泣以道狀
來請銘嗟乎名不書於史矣是銘曰

古之爲吏　以寧保位　孰能獨群　名不墜矣
後之爲吏　去才官治　官品不登　孰斯靈矣
吁嗟陳公　識優而否　勒銘幽石　以頌遺美

宋故禮賓副使知邠州卞府君墓誌銘

公諱日華字某曹州冤句人昔武王既克商乃封親親
昇周室母弟振鐸建邦于曹詩存國風譜在史爵別子之
爲大夫者因食采之邑命爲卞氏仲尼稱卞莊子之勇蓋
晉大夫卞壺已紹世繼德兄弟六人並登宦府也
之境繼至今存焉蘇峻之難壺爲祈東都督王師不利父
子俱殞義士嘉歎圖書褒美以爲忠孝之道萃於一門英
風凜然千古所仰曾祖諱某舉進士不第終於家祖諱某
用卜河南之術以遭其才手畜踊母滿野而不尚豪汰
於祭陳卒以素風自樂考諱某專經成名以廉謹稱歷仕
太師呂公蒙正丞相太尉王公旦咸加慰薦歷濮州長史
掾卒官累贈比部員外郎公幼孤倜儻有奇節初脩進士
業衆推強記以善詩著名既而曰吾母戴白而恃吾養豈
宜得背以自私於名當就速成之術捷得祿以爲親榮耳
乃夙宵砥礪專誦春秋經傳數十萬言果以淳化一舉登
第解褐除陝州平陸主簿惟陝郊號名近輔而介在崤澠
之間被山帶河盜賊據爲窟穴兼有持矛以剽掠爲業者
歲常有之公到官擢捕尉專境上盜窟剪殄以名捕者十
三輩於是訓練爪牙多方設略悉擒之亡賴府以狀聞
太宗覽奏大悅時廣西溪洞及蠻始安方擇守以殺之即
日降旨急召赴闕庭見之日德音獎勸擢授大理評事知
賓州軍州事即淳化四年也俄而交趾犯境專詔諭公
處調度兵食安撫南部秦公治績尤著有詔特記姓名別
聽任使君無何永顯升遐真皇登極例進秩光祿丞權開
封府掾尋遷三門發運判官將漕最進丞大理仍領漕事
咸平三年以北虜未賓詔文臣有方略者許兩府薦名亟
授牒自舉公自計理盡果見推擇若王命臨門則不得以

世[illegible]侍之[illegible]大夫入累勳
[illegible]不[illegible]二年[illegible]攻尚書趙公昌言援前
詔舉公右[illegible]上使人問曰朕下詔急人時不自進今從之
矣公對曰昔之不致臨身難以親存也今毋[illegible]以
捐軀報國臣無所讓上嘉之遂[illegible]內殿[illegible]州賜
加等三年河東用兵移忻州[illegible]
入中傷左股考城兵馬都監[illegible]從太[illegible]封之年
改內殿承制當[illegible]時太尉馬公知[illegible]其
村上亦記之遂授[illegible]副使知鄂州[illegible]十
三月壬辰終于[illegible]
公性端方守名節敦信直義[illegible]自生仕至于[illegible]

舉以親為進退家之積[illegible]而[illegible]祿盡於[illegible]
館之日室無羨資[illegible]朝廷知己之主不克寄而展其才可
嘆也已公之兄楚材今爲春官舍人弟曰就舉進士景祐
初釋褐未官而卒季弟日新亦舉進士公娶某氏封某[illegible]
君生一男一女男世[illegible]女右侍禁[illegible]以遺官[illegible]理以[illegible]
咸有所稱以守先訓孫二人尚幼知公之喪也侍禁君[illegible]
貫既扶服以柩歸兩[illegible]部鄂[illegible]乃卜以某年某月[illegible]
于大塋禮也嗚呼卜其兆宅而[illegible]禮[illegible]能論譔[illegible]
以爲子孫誇皆孝之大者[illegible]有銘古也乃銘曰

曹大侯邦　下乃公族　賦邑命氏　昇崇其福
他姓[illegible]　[illegible]遠　卜守本國　其紹綿綿
公之[illegible]　生子積德　傑然起家　[illegible]惟茂識
一尉之卑　[illegible]帝知　把部[illegible]　常代所稱
親存守常　以養其志　親亡激[illegible]　有死不[illegible]
進退之[illegible]　必本於[illegible]　行道固[illegible]　卒多留[illegible]
棄命不[illegible]　中途而[illegible]　清名有餘　高才未[illegible]
九原蒼蒼　体魄所藏　子孫不忘　以嗣其光

宋故贈度支員外郎[illegible]府君墓表

大宋嘉祐四年冬十月[illegible]君奉其先正度支及母
[illegible]之[illegible]歸葬於青州[illegible]事[illegible]而言曰唐民不幸父兄早
世[illegible]在[illegible]常以為無[illegible]之憂今幸而[illegible]兆以釋重
負又幸[illegible]相[illegible]二公[illegible]先公見[illegible]誌
銘御史邢君肇[illegible]方右納諸幽室相國[illegible]文[illegible]公復[illegible]題
詞鎮表兄墓今先君之封欲表[illegible]銘勒與兄無窮敢丐詞
焉謹按府君少而[illegible]文晚迺得第事親以孝行者去朝以
忠貫稱其居官政必與民利家庭儉約兄弟友愛自嘆衰
晚所志不就力教三子期大其門元子唐卿舉進士果爲
天下第一仲曰唐輔亦同時[illegible]第雖相繼凋落不副國家
甄用之意然士人翕然稱其賢於教子也其季則[illegible]承君
復以召試成名致位於朝及君[illegible]長[illegible]力以圖宅穸之事
琢走數千里勇[illegible]歸葬[illegible]鄉又能以誠感當世賢相
名卿之文以誌其墓張氏真有子哉噫世之所重惟在仕
祿賢人君子則不然視才德何如爾仕祿外也故不可必

彰殤不足較其脩短穎授不足較其窮達死而不朽者爲名而已世之言教子者府君爲無愧矣府君諱思字希聖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以子贈度支員外郎曾祖諱庭賓潛德不耀祖諱昇贈職方郎中考諱從化駕部郎中贈秘書少監母朱氏贈河南縣太君其世閥官績歐陽翰林書之詳矣嘗葬其宗親三十餘喪其子既登科即致仕而乞官其弟愈未聞未報而終云今葬於廣固之仁德鄉先塋之東奉遺意也係而銘曰

士之處世　才德居先　窮達壽夭　歸之于天
義方訓子　甚於後賢　德之無愧　福胡不堅
其季有立　遂登書幵　雖名無窮　子孫萬年

故蕭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陟字希陞其先潭州瀏陽人五代祖衆初仕湖南知馬氏政衰乃挈族去其國以歸江南李主天悅賜田十萬家于新喻今占籍臨江軍曾祖處鈞祖著文質皆潛德不仕府君舉進士天聖初今上諒陰不親臨試以恩例授袁州司士參軍再移潭之醴陵岳之華容尉權岳州司理參軍治獄以明恕稱岳陽介居荊湖重湖之上號爲名盜捕寇者利於功賞因緣爲姦往往閱舟有兵器貨財者輒笞係繫獄爲抄劫誣服郡獄府君夙宵研覈辨其枉直平反者百餘人至今思之權臨湘縣事政亦有聞錄應進士舉賢良方正制科不第詔授泉州同安主簿未幾得疾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八府君博通古今好讀書其赴同安也鬻產鞍馬得錢百千盡以買國子監書喜形於色曰吾無貲產以此遺子孫乃家寶也常枕藉於其間曰此生無成當有施於後世府君娶簡氏先府君卒追封旌德縣太君二男長曰洼次曰伯英府君臨終之夕呼二子囑之曰吾昔爲獄官有陰德於人吾聞有陰德者其後必大汝等當力學圖富貴以大吾門二子果皆擢進士第洼今爲西上閤門使廣南西路安撫都監兼知邕州伯英秘書丞初徼外儂智高攻陷邕橫等十郡遂至廣州擄民鄉圍府城州將不知所爲第率官屬吏卒上門登陴而已上閤君時行番禺令事鍊城獨出募勇敢士捕賊之誅焚其

舟數百艘得其所略婦女數千人又殺鄉坊之民與之交易者數百人日開南海門運食物及守禦之備以資城中賊智力皆窮乃退去朝廷嘉君功特拜禮賓副使知邕州賊之敗走於邕也君又募溪洞酋長說誘諸蠻擒賊之母及其子弟於特磨道生致赴闕戮於都市夷落聞其名皆畏之由是累遷官而久其任焉府君累贈至屯田員外郎秘丞君亦以同在營中經營擒賊之策進京秩知新喻縣事蒞官之明年遂謀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葬府君於本縣之月丘祔先塋也女三人孫五人曰元曰充曰兗曰凡曰允元充兗悉以恩授太廟郊社齋郎凡允尚童幼葬有期矣以書來丏銘府君之德銘無愧辭乃銘曰

懿文不逹　清德可尚　多積諸書　以㪅珍藏
治獄之仁　當大其門　如彼福祿　在其子孫

馬處士墓表

慶曆四年春正月丁未鄱陽處士馬府君殁于私宫冬十
月其孫遵泣血緘書走京師索銘以揭其墟不及窆期廼
表諸墓云謹按馬氏於戰國爲趙將於漢爲外戚於唐爲
功臣章章然在史矣唐季遠祖避地自黄梅渡江占籍於
饒之樂平曾王父諱昭王父諱兖並累於南唐父諱某職
不急於禄而終母曰某氏實生府君諱某性深沉博洽書
史不專章句之學少失其親哀毀過禮州閭嫌之恩撫同
逮及同宗以司居僅百口怡怡如也鄱陽近室其俗任氣

鄉里之有爭者府君以義譬解之人服其評訖免不之官
司者十六七居家喜賓客而加禮儒士撫七子皆有成享
年五十七娶董氏府君撫其宗於外董夫人肅其和於內
七子慶延遵喬瑩道迅悉自擇立資學遵登進士甲科入
朝爲太子中允以幹材通識見稱於時道舉進士未第初
中允君以廷尉評爲晉康守樂其逸於是晉也斯不遠云
鄉國被䝉書至闕下二年得旨城通守以歸又家居且一
年朝廷以邕鄱宿兵梧克吏後民以濡國不恤其怨而仕
路混殽久未澄汰力選直清通辨之士分外甚以佐邦計
遂自大理丞換中允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將勉來安輿以
行而府君即世遂以某年某月葬於信州弋陽縣某山某

原於戲府君以仁撫其族義訓其子鄉邦欽而師尊之不
登天攄損益不可原乎天與其德不與之年賦有所偏乎
不豐其身將大其門乎不見其人永瞻松丹悲夫

宋故大理寺丞前知白州孫公墓表

君諱德字某其先周文王之子康叔封於衛爲諸侯衛
武公之孫食采於戚曰孫氏世爲上卿楚有叔敖三仕至
令尹封於寝丘號爲循吏漢有堅父子開國於吳以有江
表故其世系衍於南方而望於富春之族士著於泰之
分宜曾祖某祖某考某累葉高蹈恬退自守君幼挺奇節
資性溫厚博覽廣記不爲章句之學弱冠能屬文舉進士
上第選注桂陽監判官虔州節度推官薦其材者章交公

車擢授大理寺丞知吉州永新縣徙知白州丁先府君憂
服闋得召還道卒于宿州享年四十一桂陽地產五金
詐盜日積南康主沃民冢郡多滯訟君連佐二幕舉以和
易守藏進恥迥韜謀以捍邦君之閑退撫民吏一無異
言故直道得行而上下悅之其守永新也予府泰興城之
寄其爲親民吉民歲賦和市隸素六萬餘匹主外計者籍
收帑錢以供他費第給海鹽償其緣直前政又以邑豪入
粟得爵者唯官户免其征細民由是重困君發其弊乎得
來存邑官且藏鏹于縣以蠲民繇外莫不能詰古之田租
歲收四十萬斛必擇廉幹司實之入遣臣意在聚斂頗飛
寇之定收什二以充羨餘專其局皆　君能守約拒堂

命出納一用倉式其公正皆此類也享其壽而貲苦政
豈可量哉其居喪也不歷姻婭之門不知酒醪之味三年
無改邦域稱爲君材以藝文知名故樞密咸紀文潞李公
諾特加稱賞妻以兄子實多内助生二女三男長女適李
氏予以弱息仲荀娶其幼女男之邵之翰之間皆未冠君
以皇祐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捐館舍於扶離諸孫扶其柩
歸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葬于分宜縣某鄉某原其弟消以
書來索文不及掩壙之期故表諸阡而銘曰

天生吉人　付之正性　胡不與全　而薄其命
瘠賢肥佞　亦天之病　表諸墓道　以齒惟永

宋故光祿寺丞劉公墓表

梁與秦趙同祖絶於秦績於晉顯於漢故爲京兆萬年人
祖諱昊佐幕於南蜀劉氏據有南海恥非王命不仕所署
適于東莞世歸其高爲二子長曰光遷署石龍捕賊過害
少曰光遠即君之文考亦仕於政皆劉氏官也君諱頎字
敏之幼秉奇節從學篤行信義稱於朋友詞章秀于鄉邦
國家削平僭僞統壹函夏君即占籍焉要以從鄉賦偕制
嶺南按察者皆專選補州縣吏員闕即擇前資及士之豪
俊而署之試守三歲克有成效剡薦于吏部而授真秩君
以故事召署備三考調于天官得象之武仙縣貴之藝林
尉封之司户參軍悉以能官有聲年及懸車抗止足之分
移疾請老朝廷義之遷光祿寺丞致仕以景祐元年六月

考終命于封水享年七十三夫人陳氏先府君二歲卒其
孫撰繼歲銜恤遂護首先面享奄負土由祖妣而下封大
塋而变之凡六墳異壙同域以景祐二年十二月辛酉葬
壙于端州高要縣歸仁鄉渤洲原乃築廬居家旁朝夕哭
泣刺手取血寫佛書以祈冥報廬外植松栢萬以給饍粥
不茹葷血凡六歲乃除喪州閭者皆稱素以其狀白長吏
表聞天子嘉之詔郡縣以時存撫賜之粟帛以旌其孝專
選補者以撰至行孝而官之寄於府而從焉慶曆五年七
月患舊疾卑濕仍負土全塋從叔宗崇求加封樹焉從高
明也既而乞銘以表之銘曰

哀樂時而忘　服有時而終　去處豈表

以寄哀於無窮

宋故國子博士通判太平州毛君墓銘

公諱應佺字子真其先榮陽人昔者武王剪商而造周以
介弟毛伯鄭且賢乃列地而封之與康叔君衛東爲諸
侯與聃季入室内爲卿士胙土得姓善善相繼其後預袖
儒林丹青史筆者代有之矣珍仕魏爲尚書僕射以清公
廉節自任後嗣仰之爲萬世法凌江而後晉者世更二千
石遂爲江南著姓今占籍於廬陵之吉水高曾祖諱讓祖
諱休仕南唐爲侍御史烈考諱璿贈大理寺丞事妣高氏
贈南昌縣太君錄公之請也僖皇東遷朱梁篡奪版蕩幅
裂稱尊號者非一姓李氏匪江稱國自紹唐統御史府君

忠於所奉遂爲天子之外臣于時蔡陵大郡毛爲右族宜於覇朝卒以法進家寺署坐郡曹者或緋緋有名國人患之御史府君藏書數千卷闢田數百頃嘗與人曰欲仕者可以識廢興欲隱者可以實倉廩吾於子孫計足矣乃至訽之陽有終焉之志公初爰所天刻意自立砥名勵行太爲閩人真宗皇帝得祥符之始年舉進士御前解褐授杭州臨安尉負游名邦古稱都會解丸仇吏人或稱揚公處爲方略多設耳目羈羅所得豪宗皆空大被其仁至今頌誦選部調補江陵府司理參軍以情察獄寬而能斷所從訊獄民自不冤秩滿遷萬州軍事推官坐宗族守權攝郡事東鄰姦吏按摩殺人威凌秋霜恩溫冬日爲神立朝之士狀其績用聞于庭者十一人歸朝擢授大理寺丞知筠州高安縣平心御物曲直立分筭其歛盡除囂訟自此辟辟移知賓州軍州事轉太子中舍郡在合浦之東千里而近地多珠貝犀象沉檀之產前之剖符者往往紬繹街尾蜡其土物公北歸之日盡室一舟無銖錙南國之貨入朝授殿中丞國子博士歷通判虔筠太平等軍州事公性寬厚守禍損當官不示圭角以沽赫赫之譽所去民皆思之信愛朋友未嘗斥人之非故朝士多其長者監郡之職或剌史權均而勢逼固祿位者率以將迎守意謟言不自可否屛氣低首趨府如吏吏持案牘立前必罄次受判皆書紙尾不敢議其是非及將者爲之則剛而犯上相持爭長

鉄士大夫之行者多矣公處以中和不茹不吐三莅大郡東人亡閒言自筠之移始歲也抗遺榮之志歸舊隱乃治奏奉身而請老焉朝命以本官致仕一子授太廟齋郎以發其寅宾之節歸求下不幸屢疾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遂終命于□宦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七夫人高氏封某縣君夙奉姆教恪脩婦式婉容徽範爲閨房之秀府君列朝著理郡務道清白於子孫者夫人實有內助焉公即世既踰月悱堂哭晝未亡之歎方深同穴感義遂至之期共盡以某月日終于池陽舟次越明年某月日合而祔之于某原禮也三子長曰衡太室齋郎次曰衍以毀卒次曰洵擢進士第調判入四等授越州□□推官知宣城縣事三女長適進士陳敏中次適進士曾遵路次適進士艾琊六孫仁裔伯達伯臣餘尚幼將葬洵以狀來乞銘而擇諸幽乃銘曰

周之懿親　魏之名臣　越有裔孫　生茲德門
行爲士則　才爲世賢　所治七官　遺愛存焉
身縻紱綬　志在林泉　公既知止　時方引年
乞身西歸　朝恩靄然　未被出綍　俄驚逝川
哀噴庭闈　悲摧無觴　靈輴遷宅　相隨九原
今嗣執喪　戚容瘠瘵　泣狀遺績　乞銘幽埏
嗚呼滎陽　府君之阡

滎陽毛君墓誌銘

君諱溥字之祖於周為姬姓文王之子國于毛子孫以國
為氏春秋之際世為王卿士在漢時萇及亨皆為毛詩名
以其家名學儒者至今宗之晉永嘉之亂士族南徙宗有
戰功為廬江守名著竹帛而毛宗始興在南夏矣宋齊而
降代有壞條家諜闕墜不復譜紀今為吉州吉水人大王
父諱某侍御史王父諱某贈大理評事考諱某國子博士
終於姑孰同守以文學起家所理七官皆著治效閨門有
肅若居官庭妣曰高氏封壽春縣君奉舅姑以禮訓子
以嚴里閈稱之姑孰府君三子伯曰漸季曰洵君即中子
漸太室齋郎洵鎮東府從事君幼穎悟背誦群籍及子史
百家之言與人言不苟合孝謹友愛出於天性自從事君

未仕時君已能為進士業矣吉與江西俗最剽其士人皆
他郡而歲貢後選偏以限人之數故傳常奏歲貢為而送
之十不取一衣冠家有令子每每行而不求鄉先生之薦
者郡中正姓異耕忌之口不免借譽從事君既冠則與
君並在賓興籍中君曰吾才不如季說不孝而順吾長以
我先舉則為奪吾季之名也遂不乞試退而脩家人產業
季果得薦取太常第邦人義之從事君既上第君始有仕
進之意行益淳學益篤名動四方而祿未及之以明道
二年五月十六日卒享年三十有八初姑孰府君屬疾君
嘗藥而後進不去冠帶者三月晝夜不寢而目盡瘡府君
弃世未踰月毋夫人壽春君亦亡君哀號慟絕夕飲不入

口至侍病炎全抱歸葬逆次鍾陵崇毀越制終于舟中其
弟洵扶護其父母兄及已之妻之喪以歸哀感行路以其
月日葬於某府君之塋次禮也君娶劉氏柔嘉之德冠于
族姻子男三人長曰伯奮始志于學余尚幼女二人皆未
笄於戲君之行可以激薄俗宜壽而貴者乃以荼
毒殘性不享永年可哀也哉故為之銘銘曰

生于德門　言淳行實　諒弟以仕　哭父而歿
義而孝兮　胡不終吉　吁嗟毛君　居此宅窟

宋故鎮東軍節度推官毛君墓誌銘

景祐元年十一月戊辰故鎮東軍從事毛君卒于家明年
九月壬午葬于廬陵吉水之仁壽鄉南華原先府君之塋

次君之兄遣使持書走京師謂其友余某曰漸之第才未
盡施抱恨入土恐其名之易湮滅也請銘而父之其於君
遊最厚熟其行故得著而無讓焉君諱洵字子仁世為吉
水業儒為冠族曾祖諱休侍御史祖諱澄贈大理評事考
諱應佺國子博士母曰壽春縣君高氏君器度方正動自
脩尚幼精敏能為辭及冠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性篤
於孝視榮利泊如也凡守四官而以親解初補撫州司法
參軍先府君適知賓州賓在南海南千里遣人問起居者
死於道信不得通君喟然嘆曰惡能以搢石祿割親之愛
經時問然不知息耗而自安邪因郡鄭言狀不待報棄官
去暨府君歸朔君再調洪之新建簿以書判拔萃天子御

便殿試之所對入等改試大理評事近鎭東寧府度推官知宣州宣城縣事政有繩墨民咸宜之未踰歲江淮制置使器其能奏辟揚州推官會詔既下留侍親疾不就職於乘調膳等而後從積三月不之衆室王何府君暨母夫人相繼卒君與兄衛奉喪歸葬持錦倚士手胝面黧親友不能識坐外松栢皆所自樹遂結廬墓所而居之居憂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如初喪之哀[illegible]食才啗粟不加菜茹同閈諸生數十人日從遊[illegible]子之禮請君數辭[illegible]義君對之流涕未嘗言文[illegible]時則寫佛書讀[illegible]禮而已自盛夫與疾歸家[illegible]日卒享年三十二郡以孝行聞朝贈其家粟帛百以旌[illegible]之君二兄[illegible]曰衛太廟齋郎仲曰

溥先以毀卒夫人生一男一女皆夭夫人前君卒別葬不祔其銘曰

文行俱　家世儒　力孝弟　恬進趨　再棄官
爲親謀　失怙恃　返丘墟　飯啜粟　居倚廬
不終喪　憤殞軀　志未充　材有餘　祔無婦
哭無孤　善罔報　天何如

宋故峽州軍事推官贈太常博士魏公墓誌銘并

公諱清字友賢洪州南昌縣灌城鄉龍沙里人畢萬始賞世爲晉卿韓趙協力與[illegible]侯爵因國命氏子孫[illegible]爲相[illegible]公族蟬聯於漢晉後[illegible]祖玭祖莢考謀並以唐祚衰李師臣專兵割裂土壤嘆[illegible]之葉避則私署恥爲陪臣

錄是潛德丘園不令其累家世以財雄州黨公昆仲四人求分父產人人自占其膏腴公悉以服玩田宅讓之脫身而去獨取羅帶一條市書力學退居西山名溢人口李氏竊據江左自稱後唐封拜[illegible]奪之柄自專之叔宋開國始校正朔公聞其稽命乃朝[illegible]仕之意開寶三年詔以禮部侍郎張洎私掌貢籍公以進士中其選季主批云魏氏篤志謹行學有餘文與二三子不同可將校及第釋褐授錄州錄事[illegible]入洛公以王命爲滑州靈河尉將滑臣[illegible]知古上殿奏公富文達學吏材幹敏中旨召赴闕將加顯擢[illegible]之日[illegible]口[illegible]不能語詔授散官以就土地之[illegible]州參軍二年[illegible]食州將奏公云煩而

使之屢觀蜡節文長淺奏改無威惠頗加擢用以蜀能者項之中旨復令詣閤學士院召試授許州臨潁主簿公以江南擬出於非王室之命故授官不復以科名爲叙仍自臨潁再應進士舉京輔近藩尤重擧首公就試郡士亡出其右明年殿庭覆試中甲科時端拱二年也御試前一日公肺忏曾常生卧寤苦呻吟危篤之際洗然而寤夢一道士謂公曰姓名定矣勿復憂之中夕叁平詰旦赴赤墀之試士悉爲初禮部籍奏公名在九十一暨臨軒唱第名次如夢事與夢叶聞者異之授保信軍節度推官西川地險人心如之賓蕃漢[illegible]咸擇[illegible]稱移閬州觀察推官居亡何賓巾竊發軍城失守民潰其上力所不支[illegible]良將適以避

難降資授峽州軍事推官扶溝歸國咸平四年辛亥五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輦下享年六十三歲散官至給事郎守官至大理評事累贈至太常博士公簡而不倨廉隅自守在官三十年俸給之外秋毫無損入性寬厚未嘗失色於人及世之日家無餘財識者稱之夫人樂氏以屯田君貴封河南縣太君生五子長曰英次曰象並避名好遯混跡閭里次曰雅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即屯田君也次曰讚次曰芳皆早世二女長適進士劉實次適進士尹中正屯田君羈貫之歲公即器之嘗謂親舊曰持第三子成名吾死無撼矣果以屯田君登第之明年而卒知子莫若父豈虛語哉明道二年屯田君罷守晉康郡乃曰有父不葬終身之戚遂露章乞告使道歸塋兆竊窆之事朝旨從之以其年十月抵豫章兆有日矣河南君尋以壽終乃祔焉府君自咸平辛丑歲卒明道癸酉歲始克襄事而河南君發祔同歸蒿里死生之會期有數歟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皆窆于新建縣善政鄉羅墻里乃為銘曰

奔世積德　運蹇未徵　丁年發仕　識照安危
項戚歸漢　吳亡得機　才高命蹇　舉世畢飛
烏經卜宅　鸞鑑同歸　死生辭合　各有其期
西山巍巍　銘林依依　此焉壤封　行路興悲

武溪集卷第二十

故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前知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市舶使提點銀銅坑場公事充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及管勾沿淮溝漁河道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歐陽　脩撰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狀來告曰余氏出於閩人五代之際避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從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朝正奉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継其前者而為韶人榮至於褒郵贈謚始終之寵赫矣蓋褒有詔郵有物贈有告而行謚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從祖諱榮皆不仕父諱慶以公官太常博士累贈刑部尚書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

諸東路兵馬都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
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
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
年七月乙酉還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家山之阜公為人
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記至於歷
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
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
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刋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
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獨論
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

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
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遷還為集賢校
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
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
重困
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脩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
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
公感激奮厲遇事輒言無所回避姦諛權倖屛息畏之其
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約和請臣
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
師期請止毋與和

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
未决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
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
朝廷雖是公言然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
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
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
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
左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絶
人事凡六年

天子益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
于家又以為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
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
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
祕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畧
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
天子喜之即詔公經制廣南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
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
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
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
乃以便宜趨交趾會兵又募儂黄諸姓酋豪皆厚以纈與

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蠻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峒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顧儂氏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而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阯寇邕州殺五巡檢

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阯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体量安撫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阯

召其臣賁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

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會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大理評事女六人長適職方員外郎郭師愈次適屯田員外郎孫邵次適[illegible]使周熊次適祕書省校書郎章惇次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劉元淳一尚幼孫男七人嗣恭嗣昌皆大理評事嗣隆太常寺奉禮郎嗣徽嗣光嗣立嗣京未仕孫男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　仍世不顯　奮自襄公　有聲甚遠
始興開國　襄美于前　兩賢相望　三百年間
偉歟襄公　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　官有言責
左右獻納　姦讒屏息　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
逢時有事　奔走南北　功書史官　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　險夷一德　小人之讒　公廢于里
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　威行信結　嶺海蠻遁
公之在焉　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　殞于中路
返柩來歸　韶人負土　代石刻辭　立于墓門
以貽來世　匪止韶人

書余襄公集後

景祐歲范文正公果不以罪大臣貶忿書讜余公歐陽公文章辯論之氣所激非為利也既連坐氣節愈著中以奇歌果有利心肯為是耶是舉也有東漢李杜之風賴時清明不成黨錮之禍文忠公著朋黨論亦有補於後也季不能救紹聖崇寧之橫流至使故家遺俗流風蕩掃殆無餘而胡虜之變作矣事之微如甚可畏也主上中興更張改紀歲無虛日收拾叛廢士氣振復余襄閒遺族西國新者尚可懼也嗚呼以公視昔何但前車之戒耶公文聲與歐陽公同時豈晚進敢議如洪堯舜之謚號攻秦漢之興亡以儒為正以得為極皆後學所當知者寓意焉

[illegible]字之往來以辨清濁凡宜施
[illegible]達句正譌誤數十字因舉
[illegible]

[illegible]文類卷之二十

安陽集五十卷

（宋）韓琦撰

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

安陽集五十卷內府藏本

宋韓琦撰。琦事蹟具宋史本傳。其集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作五十卷。此本目次相符，蓋即原本。琦歷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詞氣典重，敷陳剴切，有垂紳正笏之風。呂祖謙編文鑑，錄其文十五篇，其中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諸篇，皆正論凜然，足覘其大節。詩句多不事彫鏤，自然高雅。黃花晚節一聯，久爲世所傳誦，而其他臨時抒興，亦多寄託遙深。江少虞事實類苑稱琦作雪詩二聯云：危石蓋深盤虎臥，老枝擎重玉龍寒。識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於附會，非琦本旨。至於司馬光詩話稱琦能相守北京，新進多凌侮之，琦爲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推其微婉。強至韓忠獻遺事稱琦在相臺作喜雨詩，斷句云：須與歲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做出相業，則實能得其循意。蓋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風雅之遺，固不徒以風雲月露爲工矣。名臣言行錄載司馬光聯樞密時，琦有書與文彥博；東萊詩話載是時亦有二書與光；吳師道禮部詩話載琦手書早夏三詩，備論散開適之趣，皆安陽集所無。又陸游渭南集有韓忠獻帖跋，稱西夏犯邊，琦當御戎重任，後入輔，雖擬陳謨策獻人才，觀此帖可見。今集中亦未載入。蓋編次猶有所脫遺也。此集之後，舊附家傳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檢驗通考，三書本各自爲目，乃後人彙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別著錄於史部，從其類焉。

重刊安陽集序

功盖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著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者有所托而傳也非傳之難也傳其全者之爲難也英雄豪傑曠百世而相感或輯其斷簡於散逸之餘或新其舊刻於漫漶之際是則有所托而永其傳矣有宋忠獻韓魏王德業功烈載於國史者詳矣其大者經畧西夏虜寒心膽定策兩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咸慕其名而其文集頗有經生皓

首不及見者今以其全集觀之爲家傳者十卷別録遺事各一卷詩記雜文表奏書啓制詞册文祭挽墓誌諸體又五十卷要皆經綸化機根據理窟登胥於雕彝者共數百年來其集不知凡幾易梓侍御張公士隆復翻刻于河東之行臺殆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乎河東都轉運使王君宣以張公命屬予引其首簡誼不容辭夫以忠獻唱第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須臾光映殿庭其功業文章可

易言哉至其自謂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此則公之志在經世而其文有非人所及知者可想見矣

張公按鄭巡鹺興利除害綽有餘地既建書院以正士習

而斯集行焉他日以文章勳業鳴於河汾追媲韓范者固有所感發而興起矣況同文之化遍於海內讀其書論其世尚友其人於千載之上又豈無望於天下士哉安陽者忠獻鄉邑而張公其里人也集之傳蓋有所自云

正德九年甲戌夏五月吉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齊安曾大有書

安陽集目錄上

卷第一

古風二十三首

瓊花　夜合　蜂藥

啄木　來鳳　感花

落葉　讀劉易春秋新解

荅孫植太傅後園宴射　廣陵大雪

荅袁陟節推遊禪智寺

和袁陟節推龍興寺芍藥

歲旱晚雨　喜雪荅趙宗道學士

閱古堂　衆春園

覽資政富公新詩

謝資政富公再以近詩見寄

苦熱　後園寒步

臘日出獵近郊　病鶴貽劉易

示直彥

卷第二

古風二十二首

謝宮師杜公寄惠草書　遊開化寺

再賦晉祠池魚　難老泉

甲午中秋夜不見月　病中望雪

離幷州至晉祠次韻荅宣徽富公

塗次荅宣徽富公書意　晝錦堂

康樂園　休逸臺

荅章望之祕校惠詩求古瓦硯

荅陳舜俞推官惠詩求全瓦古硯

勸胡九齡員外書牛

中秋對月送姚闢教授南歸

喜雪　別鎮陽監倉陳薦祕丞

寒食親拜二墳因誡子姪

初赴早朝　次韻荅子淵學士

寄題西京致政張郎中靜居院

卷第三

古風九首

戊申臘寒　榮歸堂

謝并師王仲儀端明惠葡萄酒

安正堂　善養堂

孫貴書記以齊安舊文爲示感而成詠

開泉　虛心堂會陳龍圖

醉白堂

卷第四

律詩五十四首

龍　鳳

次韻和春卿學士早春

酬鎬學士領漕益州
次韻和子淵學士春晴
向沆新作寄秀州嘉禾
叔平學士知青州　館直二闋
張唐卿狀元通判陝府
和春卿學士柳枝詞三闋
和春卿學士上元罷燈
次韻酬子淵學士燈夕不出聞諸公讌[illegible]
有遊賞
和遂卿學士雪霽登[illegible]閣
上巳前與同舍出郊遊金明池

和春卿學士登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京闕之盛
和曼卿學士明河
葉參兵部知湖州
邵亢秀材南歸
陳洎太博知虢州
王礪寺丞河南知錄
次韻和方謹言郎中冊觀省中手植竹
寄葉參兵部
馬尋比部兩浙提點刑獄
陳商學上知常州
得太清小檜植館中

宋[illegible]作宰[illegible][illegible]溧水
道卿學士領二浙漕賦得酒
再賦柳枝詞二闋
雒都[illegible]劉[illegible]帆[illegible]　上巳
寓日　行[illegible]　寒食
登永濟驛樓
塗中暑熱憶諸同舍
聞角　雄州遇雪[illegible]陳[illegible][illegible]
紫濛遇風　使同錢成　過虎北口
戲題仙掌　題利州昭化驛
過三泉龍門二闋　過天[illegible]

題嘉州嘉望亭　再賦二闋
韓瀆學士領益漕

卷第五

律詩四十二首

皇子誕慶五言十二韻
慶曆甲申郊禮告成五言十韻[illegible]
雪作行禮日景色澄霽
雲　霜　初雨
新柳二闋　惜花　柳絮二闋
錦被堆二闋
牡丹初芽為鵶啄之感而成詠

遊蜂　新燕　過隋城
苦雨方霽虹聲不已　題曳鐵亭
蜀葵　中秋月二首
張逸人歸杭
荅冊陽李公素學士
謝冊陽李公素學士惠鶴
和澀侄王太傅林畔松　菊
重九會光化二闋　黄通尉郎鄉
荅胡艇推官　春晴
春霖　馬上成春雪二闋
過梁山泊

移帥眞定次韻荅致政杜公
常山出郊馬上口占　登西太悲閣
別灑　新館
次韻和兗州王待制過汶上見寄
中秋不見月

卷第六

律詩八十三首
北嶽　喜雪　上元龍燈
郡西齋有夜合萱草對開因成二闋
謝眞定李寄學惠牡丹
荅陝府春卿資政　再荅

題覽勝亭城北上　題養眞亭
北塘避暑
次韻和致政王子勵侍郎歸休述懷二
首
次韻和眞定李侍郎新刱流杯
次韻和機宜陳薦請遊城北池館二首
秋夕二首　秋日出郊　中秋月
蒙恩加職寄餘杭希文資政
重九次韻荅眞定李寄學
次韻荅致政宫保杜公　依前韻再荅
送省副崔刑部　雪

白髮有感　晩步後園覺有春意
北樓春望　寒食　感事
上巳北塘席上　喜雨
北塘春雨　再謝眞定李寄學惠牡丹
新植花開　牡丹二首　落花二首
郡圃初夏　夏暑北塘
覽劉易詩集感其遊貴江山放懷自適
席上聞蟬
次韻和國信趙内翰北口見寄
寄題廣信軍四望亭
與餘杭希文資政經時兩絕音問忽得

訊正與近玫書同日因以詩寄
一志
閱古堂八詠
牡丹　芍藥　垂柳
疊石　藥園　瀑泉
小檜　芭蕉
次韻答承旨王端明
七夕同未伏會衆春園　初秋塘上
次韻答渭帥王龍圖
覽渭帥王龍圖西行詩集
送劉易歸洛

次韻答侍讀張龍圖索閱古堂詩石本
閱古堂前植菊二本九月十八日花猶未開因以小詩朝之
北塘重九　試獵　禱雪有感
次韻答留臺春卿集賢侍郎
再答　再答　後園閑步
北塘探春　觀稼同北園席上
燈夕遇雪席上
次韻答致政杜公小詩見戲
次韻答致政杜公遷職惠詩
種樹　壬辰寒食衆春園

釋奠廟中作
壬辰重九即席
次韻答留臺春卿集賢侍郎見寄
壬辰歲除喜雪

卷第七

律詩五十五首
次韻答致政杜公以加節見寄
次韻答留臺春卿侍郎以[illegible]見寄二首
青明樓處道中
過井陘淮陰侯廟　[illegible]

過故關[illegible]路山樓[illegible]
黑砂嶺路[illegible]　過側石驛
出山口　送門人曾宏秘校[illegible]
歸　呂景初殿院[illegible]歸闕
初伏[illegible]
重九以疾不能主席因成小詩勸北[illegible]
諸官飲　并寒秋晚　過太原舊[illegible]
晉祠　獅子樹[illegible]　長生萄[illegible]
過甘泉寺　甲午冬閱
賀宫師杜公增秩
賀觀文富公遷職

賀春卿加大資政職
走筆戲呈機宜著作與諸同席
上巳柳溪席上次韻答機宜張吉甫判官勸飲　柳溪嘲蓮
次韻答永興安撫文公
次韻和都運崔諫議寄示立春前一日宿嵐谷山程
代書寄太資政春卿侍郎
六月六日雨後過嶽廟遊從封寺看探席上　自和
侍制崔嶧給事移守圃田

九
菊觴　北園秋雨　病中喜雪
醫疾　次韻答運使楊畋舍人
至和乙未元日立春　元夕
春寒
後園春日　乙未寒食西溪
上巳西溪同日清明
水諸

卷第八
律詩四十二首
謝宮師杜公寄示詩編
次韻謝宮師杜公惠詩慶曆公爲代
寺底遇大雨寄呈二運使
早行　祇亭道中晨居
山行　過微子墳　過吳兒谷
過海縣熊耳山　至昭德
拜墳　喜雨　觀稼二首

觀稼回　早赴墳莊　晝出行田
送張吉甫寺丞歸洛
賀春卿宣徽出帥延安
重陽甲子雨晴
登抱螺臺
次韻答滑守梅龍圖重陽惠酒二闋
次韻答滑州梅龍圖惠鼎州甘橘
寒食會康樂園
次韻答滑州梅龍圖以詩酒見寄二闋
拜西墳　次韻酬滑州梅龍圖惠詩
次韻和滑州梅龍圖寒食溪園

次韻答磁州王復都尉
上巳會城北新碓
晝錦堂賞新移牡丹　暮春康樂園
庚申相臺閱稼　苦雨
次韻酬滑州梅龍圖惠酒
冬至前一日雪
臘日出獵二首　元日雪
新歲拜墳二首
寄并帥龐公古瓦硯
次韻答并帥龐公謝寄古硯
寄題滑州梅龍圖西溪園

寄題滑州梅龍圖西溪

卷第九

律詩三十六首
御製後苑賞花釣魚奉聖旨次韻
御製天章閣觀三聖御書奉聖旨次韻
恭謝天地慶成五言六韻
祫享慶成五言二十韻
明堂慶成五言二十韻
天章閣觀御飛白書五言十韻
臨廷對竹　韓續太博之任洋州
答定帥仲儀龍圖寄示閱古堂詩刻

夏暑書事　夏暑早朝二首
重九席上賦金鈴菊
召赴天章閣觀新柑
祈雪宿齋醴泉觀
戊戌元日喜雪
張吉甫殿丞宰滏陽
次韻和崔象之寺丞西亭雨中
庚子重九菊未盛開席上偶成
九日賞菊未開席上次韻答崔象之寺
丞
覽崔象之寺丞詩編

和崔象之紫菊
祫享加恩押班宣制
辛丑中秋不見月
崔象之中令宰陽翟
辛丑季秋大饗明堂中書宿齋
中書東廳十詠
迎春　牡丹　夜合
四季　綠篠　芎藭
山芋　盆池　假山
馴鵲

卷第十

律詩三十三首
崔象之宰韓城
駕幸西太一宮祈雨
駕幸西太一宮道傍耕桑者皆以茶絹
賜之
駕幸西太一宮陌上耕者叱牛聲屬左
右皆笑之
駕幸西太一宮謝雨
從駕過金明池　駕幸金明池
寄崔象之國博
甲辰景靈宿齋謝雨　癸卯喜雪

聞崔公孺國博將入都近重九未至
晚秋有感　次韻答崔公孺國博
先君寫眞得永叔爲之贊而君謨書其
側崔公孺國博以詩稱美次韻答之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觀君謨所書孝親
崇福院牌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觀新模鄭王書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模刻文正范公隨
古堂詩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楷模正獻杜公草
書

次韻答崔公孺國博西亭感懷
甲辰冬雨　留崔公孺國博
乙巳重九
乙巳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西亭感懷
感春貽崔公孺國博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黃杏花
貽崔公孺國博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遊興國寺廣嚴院
次韻答崔公孺國博西亭燕飲
丙午上巳瓊林苑賜筵　首夏西亭

召赴天章閣觀新刻仁宗御詩
次韻和崔國博西亭喜雨
卷第十一
律詩三十二首
永興寒食後池　席上自和
清明興慶池上　垂蘿洞
上巳會興慶池二首
上巳晚遊九曲池　春陰馬上
閒轉運范純仁司封會興慶池
登廣教院閣　賞北禪牡丹
次韻和都運孫永侍制廣教院三頭牡

丹　賞西禪牡丹
四月望日會興慶池
送湫馬上始見終南
會故集賢崔侍郎園池　再賦
登崔園城上亭
覽諸人贈狄園賓寮推詩
送范純仁司封移漕京西
凉樹池二闋
長安府舍十詠
流泉　凉樹　北塘
雙石　月臺　池亭
山樓　流杯　石林
竹徑

卷第十二

律詩二十二首

題致政趙剛大卿卧雲堂
題致政趙剛大卿宴息堂
戊申末伏與立秋同日
初伏長安遇雨　題靈泉觀
題溫湯　題朝元閣
遊石甕寺路險而返　靈泉覽古
題鎮潼西淨　題靈泉亭
題希夷先生眞堂
仲秋之八日觀雲臺沖觀大師北軒
群花盛開　題玉泉院
硤石道中　澠池道中
戊申西洛中秋對月
次韻答崔公孺比部至陳橋驛來別相會　又次韻答夜宴陳橋驛
又次韻答陳橋話別
重九與諸親會別陳橋驛
早發韋城

卷第十三

律詩二十三首

初拜先墳　再題晝錦堂
再題休逸臺　再題康樂園
狎鷗亭　觀魚軒　洗竹
刪柘　放泉　冬至祀墳
燒煤戲成　悲二木　喜雪
雪霽登休逸臺
謝觀文趙尚書寄示集注老子
雙磑　塚林
元日祀墳馬上　栽花二闋
次韻答并帥王仲儀端明以詩見寄

次韻荅宮保張相公長篇見寄
留題相州王孫推官園亭

卷第十四

律詩三十六首
次韻荅王拱辰宣徽并交政惠詩
上巳展禊　會飲許公亭
扶溝宰周源來求二蘇兄弟留題于白
鶴觀詩　次韻荅子淵趙學士
再荅二闕　寄致政趙少師　一
又寄二闕　登望宸閣　登金銅門
立秋日後園　乙酉中元
中秋席上　九日水閣
次韻和機宜張至都官喜雪
次韻再荅　[illegible]堂　望宸閣雪後
乙酉歲除夜雪　春陰席上
龍興燈夕　上元遇雨席上
春雪　中和節後園
仲春釋奠
庚戌二月十六日寒食會雅集堂
會壓沙寺觀梨花
次韻和宋适推官壓沙寺惠詩
過全福寺

卷第十五

律詩三十二首
上巳會許公亭二首
次韻和通判錢昌武郎中上巳許公亭
惠詩
次韻和留守宋适推官遊宴御河二首
二月十八日上水閣
三月十八日會望春亭　西園初暑
寄西臺子淵趙學士　苦熱未雨
雨足晚晴　庚戌秋分　中秋遇雨
次韻和通判錢昌武郎中中秋遇雨
中秋筵散雨餘見月色
重九會安正堂
重九晚登騎山樓　壓沙寺梨
送鄉師上人
送謝山人歸紫霄舊隱
通判錢昌武代歸以詩見別次韻為荅
屢雪　雪二十韻
次韻和張宗益工部初到相臺書事
再和　又次韻和題休逸臺
再和　次韻荅張宗益工部
殘臘　次韻荅致政宮師張相公

次韻答相州張宗益工部
又次韻答
卷第十六
律詩三十二首
辛亥二月十五日　辛亥寒食
清明會壓沙寺　同賞梨花
又一闋　辛亥上巳會許公亭
許公亭席上別鎮師呂公孺諫議
同賞牡丹
辛亥三月十八日遊御河二首
遊河遇雨　次韻答致政趙少卿
[illegible]
喜雨應禱
次韻答簽判沈虞太丞應祈雨足
寄致政歐陽少師
盛暑思接華歸之游寄相守張工部
辛亥七夕末伏
七夕會閱亭觀蓮
貽州臺吏大卿　元城琛行河
行河道中
辛亥八月十六日社始月望
辛亥八月十六日夜復值陰晦
中秋飲散始職見月

九月四日會安正堂
辛亥重九會安正堂　即席再賦
辛亥重九登騎山樓
和運判張端祕丞戲題安陽郡園
代郡園見答　再戲郡園
再代答
卷第十七
律詩三十三首
御河舟中　視河㮇山
至節燕聞喜雪　元宵席上
次韻答致政歐陽少師退居述懷二首
[illegible]
壬子上巳會許公亭
上巳視㮇山新堤
壬子寒食會壓沙寺二首
同賞梨花　落花
壬子三月十八日遊御河二首
舟中再賦一闋
安正堂觀牡丹
致政宮師張相公遠惠嘉篇謹次元韻
爲答　又次韻和續成絶句
聞致政趙少師遠訪歐陽少師于潁川
同前都水王荀龍郎中將漳二三知舊

遊天平山寺
次韻荅致政趙少師感懷
壬子中秋對月　登大安寺閣
八月十九日賞菊
壬子九月七日會大安寺
壬子重九　趙資政再尹西蜀
壬子冬至喜雪
次韻荅接伴夏倚少卿
壬子十一月二十九日時雪方洽
新移寔廳　癸丑燈夕
壬子春分方見迎春感開以小詩嘲之

卷第十八
律詩三十二首
癸丑初拜先墳
次日早赴西墳　墳北觀泉
新會晝錦堂
次韻荅提點龍泉張宗益工部喜還鄉郡　初會榮歸堂
再題押鷗亭　初登休逸臺
榮歸觀進戲成　再葺雙碧
喜雨　再題康樂園
次韻荅安撫滕甫侍讀誕日惠詩

癸丑十夕會北第　中元病起
次韻荅張宗益工部喜陳薦龍圖李舜卿侍郎同至相臺
次韻荅陳龍圖述北第林泉之勝
題王荀龍郎中長興院新葺雙清堂
八月十四日留監牧張竏職方賞月
中秋陰未見月
次韻荅前水監王荀龍郎中重九感懷
重陽二首　次韻荅提舉陳龍圖重陽感舊　秋晚赴先塋馬上
初冬祀墳二首
次韻荅判河陽文潞公述相洛所居之勝　題忘機堂　屬疾
再題觀魚軒　歲末省墳

卷第十九
律詩三十八首
元日祀墳　喜雪
甲寅燈夕會淨明寺　甲寅上元
次韻荅王荀龍郎中旅次除夜
寄題致政李太傅園亭　早春病起
北第洛花新開　郡園春晚
寄院主淨慧大師

春寒呈提舉陳爲龍圖
癸丑姚題虛樂園
春日磑亭同會
寒食祀墳二首　寒食東墳
靈巖道中 村名　清明同上巳
寒食開園　晝錦堂同賞牡丹
晝錦堂再賞牡丹　暮春書事
暮春書事自和
北第同賞芍藥　押鷗亭同賞
芍藥　久旱喜雨　初伏避暑
寄提舉劉司封　七夕
[illegible]　[illegible]堂
次韻答文侍中寄示韓晉公村田歌舞
圖頗魯公跋尾仍使題于後
甲寅中秋對月二首
提舉陳龍圖遷居邢臺二首
甲寅重九　孟冬朔日祀墳二首
祀墳馬上

卷第二十

律詩二十七首
次韻答趙少師以南京永壽禪院主僧
崇祐於新鐵鑄佛大殿後建堂寫眞
於其中

次韻答提舉劉司封見訪
次韻和文潞公題王右丞[illegible]輞川圖
次韻和文潞公題韓晉公村田歌舞圖
次韻答提舉王郎中
次韻答提舉王郎中歲除有感
閔農　假寶侍郎安東元日祀墳
元日祀墳道中
提舉陳龍圖春寒惠然見訪
北第會陳龍圖
慈老庵會陳龍圖
浮醴亭會陳龍圖
[illegible]　[illegible]詰
提舉陳龍圖特垂顧遂促歸軒
乙卯上巳會浮醴亭
三月九日會浮醴亭
乙卯寒食祀墳　祀墳道中
祀墳遇風　北第同賞牡丹
觀[illegible]提官園牡丹
乙卯晝錦堂同賞牡丹　柳絮
乙卯北第同賞芍藥
北第再賞芍藥
押鷗亭同賞芍藥　初會醉白堂

卷第二十一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定州衆春園記
定州閱古堂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相州新修園
池記　揚州廳壁題名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晉太尉嵇公廟記
卷第二十二
序
[illegible]　堂
諫垣存藁序　文正范公奏
議集序　韓氏家集序
三司封荆玉集後序　三朝聖政錄
序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卷第二十三
雜文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無友不如己解　策問
五賢贊并序　孟子 荀子 揚子 文中子 文公
三賢贊并序　子產 裴公 王公
故衛尉卿贈兵部侍郎高公寫真贊
揚州蓮花滿銘　祫享樂章二
首　嘉祐明堂樂章一首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并序
卷第二十四
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紬絹表
謝知制誥表
謝降御劄子表　謝復官表
謝轉官充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表
[illegible]察使表　謝賜詔書表
[illegible]
[illegible]　辭免諫議大夫表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賀皇子降生表
遷拜求郡謝賜批荅不允表
卷第二十五
表狀
揚州謝上表　謝轉給事中
表　揚州謝賜曆日表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鄆州謝上表
成德軍謝上表　定州謝上表

謝賜禁中銀救濟飢民表
謝賜詔書奬諭表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謝轉禮部侍
郎表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卷第二十六
表狀
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　第二表
謝表　并州謝上表
乞知相州第一表　第二表
知相州乞罷節鉞表　相州謝上表

卷第二十七
表狀
辭免集賢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裕享加恩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昭文第
一表　第二表　謝表
進嘉祐編勑表　辭免登極覃
恩第一表　第二表
謝皇帝表　謝皇太后表

卷第二十八
表狀

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巳夏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災異待罪第
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安陽集目錄

安陽集目錄下

卷第二十九
表狀
丁未因中丞彈不赴文德殿常朝待罪
第一表　第二表　丁未夏乞罷
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卷第三十
表狀
辭免使相第一表　第二表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免冊命表
謝賜玉帶表　永興軍謝上表
戊申相州謝上表

卷第三十一
表狀
判大名府三年乞閑郡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北京謝再任表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北京河決待罪表

卷第三十二
表狀
癸丑相州謝上表　謝賜生日禮
物表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謝放免勘劾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甲寅秋乞致仕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卷第三十三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辭免諫官第
一狀　第二狀　代張若谷舉
學舉官自代狀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代中書謝進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進皇子降生詩狀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綃錢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中書進仁宗英宗挽辭二狀
上永昭永厚陵名二狀

卷第三十四
奏狀
辭免三司使　辭免樞密使
第二　第三　甲辰冬乞罷
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乙巳乞罷相
乙巳冬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第二　第三
丁未秋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卷第三十五
奏狀劄子附
罷相辭免兩鎮　第二
第三　第四　辭避賜第
第二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
職　永興軍乞移鄉郡八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第二
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第二
卷第三十六
奏狀劄子附
北京乞就移徐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到鄉二年乞移刑相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北京辭免加
節再任　第二　第三
謝令男忠彥撫諭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刑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劄子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第二　第三　納北京再任
加恩告勅并支賜申狀
甲寅秋乞致仕　第二
第三　乙卯夏乞致仕

第二
卷第三十七
書啓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獻方業上兩府啓　謝直集賢院啓
謝知制誥啓　謝復官啓
謝觀察使啓　上大名知府
王龍圖啓　代張若谷密
學謝啓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卷第三十八

書啓
昭文相公以下郡牒 集賢相公
中丞 轉運賀冬
洪州知府學士 昭文相公
集賢相公 學士 安撫待制
鄂州知郡郎中
狀元大著學士 詳議殿丞
淄州知郡學士 運使郎中
楚州知郡都官 海州知郡郎
中 宿州同判屯田
秀才杜 轉運祠部
[illegible]
撫州臨川知縣寺丞
光州知郡狀元學士
明州同判屯田 相州知府學
士 舒州知郡郎中
狀元正言學士 楚州知郡都
官 運使學士 江西運使兵
部 壽州知府學士
知府寮學 永興招討太尉
同前 同前 鄆州赴上謝
兩府 乞致政上二相
卷第三十九

書狀
大使回諸州去日遠迎 副使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二運使去日遠迎
副使 使副回去日不經歷州軍
遠迎 大使回諸州回日遠迎
副使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并二
運使回日遠迎 大使去日回
滑州書 白溝謝筵狀 [illegible]
新城謝撫問表 燕京謝酒菓
狀 檀州謝湯藥表
副使 中京謝皮褐衣物等表
[illegible]
謝館宴狀 謝茶勝酒食狀
謝酒果狀 謝春盤幡勝狀
謝生餼狀 謝射弓筵狀
謝餞筵狀 回燕王狀 副使
回中京留守狀 副使
謝燕王請赴筵狀 副使
謝中京留守請赴筵狀 副使
謝中京留守餞送狀 副使
謝燕王餞送狀 副使
卷第四十
制詞

中書試制詔三道

過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 限二百字以上成

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制 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

誡勵風俗浮薄詔 限二百字以上成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郭積除刑部員外郎制

魏昭昞除防禦使制

王克基除東上閤門使制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夏隨除觀察使制

李端愿除西上閤門使制

吴有鄰除駕部員外郎制

王果除諸司使制

江中立除秘書丞制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韓鑑除祥符縣主簿制

湯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何慶文除著作佐郎制

燕度除大理評事制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曾祖母潘氏追封䢸國太夫人制

祖令珣贈中書令制

祖母白氏追封　國太夫人制

祈福道場白文

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卷第四十一

冊文

仁宗皇帝哀冊文

英宗皇帝尊號冊文

英宗皇帝哀冊文

卷第四十二

祭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諸廟祭文

北嶽祈雨文

北嶽祈雨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謝雪文

北嶽謝雨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謝雪文

北嶽再祈雪文

太原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蒙山祈雪文

諸廟祈雨文

祭告四代祖鼓城府君文

祭告四代祖塋土地文

祭告五代祖庶子文
祭告五代叔祖□處士文
祭告永寧軍先塋土地文
葬安國夫人祭告祖塋文
葬安國夫人祭告先塋文
卷第四十三
祭文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祭文正范公文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祭正獻杜公文
祭狄相文　祭蘇陽先生文
祭范寬之刑部文　祭文潞公太
夫人文　祭崔良孺殿丞文
卷第四十四
祭文
祭資政吳長文文　祭安退先生
劉君文　祭崔公儒比部文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祭少師歐陽永叔文
卷第四十五
挽辭
章獻明肅皇太后挽詞二首
章懿皇太后挽詞二首
章惠皇太后挽詞二首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英宗皇帝挽詞三首
司徒侍中杜公挽詞三首
僕射王公挽詞三首
張汝士寺丞挽詞二首
江西提點刑獄閻顗郎中挽詞一首
致政王子融侍郎挽詞三首
太尉侍中晏公挽詞三首
蘇洵員外挽詞二首
太尉呂公挽詞二首
卷第四十六
墓誌
録附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録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叙先考令公遺事與尹龍圖書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二兄監簿以下墓誌銘

二兄司封行狀
五兄著作墓誌銘　誌石蓋記
新婦賈氏墓誌銘
姪太常寺太祝直孝墓誌銘
舅夫人崔氏事迹　崔殿丞請為行狀
姪殿中丞公彥墓誌銘
姪孫試秘書省校書郎確墓誌銘
姪孫憕墓誌銘　姪孫四娘墓
記　三姪孫女墓記

卷第四十七

墓誌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
外郎尹公墓表
故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
故太常博士通判河南府贈光祿少卿
孫公墓誌銘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
張公墓誌銘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郎中杜公
墓誌銘
故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張君墓誌銘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卷第四十八

墓誌

故許州觀察推官曹君墓誌銘
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故仁壽縣君張氏墓誌銘
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故東平縣君呂氏墓誌銘

卷第四十九

墓誌

故秘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
姪孫亶奴墓誌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故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致仕趙君
墓誌銘
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

卷第五十

墓誌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
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
公神道碑誌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

公行狀

安陽集卷第一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第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古風二十三首

瓊花

惟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年年后土祠獨此瓊瑤貴中含散水芳外團胡蝶戲酴醾不見香芍藥慚多媚扶疏翠蓋圓散亂真珠綴不從衆格繁自守幽姿粹嘗聞好事家欲移京轂地既違孤潔情終誤栽培意洛陽紅牡丹適時名轉異新榮託舊枝萬狀呈妖麗天工借顏色深淺隨人智三春愛賞時車馬喧如市草木禀賦殊得失豈輕議我來首見花對花聊自醉

夜合

俗人之愛花重色不重香吾今得真賞似矯時之常所愛夜合花清芬踰衆芳葉葉自相對開歛隨陰陽不慚萱草滋獨擅堦畔得此合歡名憂忿誠可忘芊芊紅白姿百和從風颺沉水燎庭榴萋陁紛纓裳彌月固未歇況茲夏景長凡目不我貴馥烈徒自將仲尼失滅明貌取子羽以貌不以行舉世同悲傷予欲著篇辭孰可方直饒妖牡丹須讓花中王

蜂蠆

事小不可忽義或戒於蜂蠆蜂蠆之中人始意脫
已害人方怒一蘸爲邪速睢眦白晝摘危巢夜
燭窮纖介必獲而後已已死已爲快彼誠蓄微
毒謂已有所賴失於小不忍而自取覆壞吁嗟
陰巧徒毒萬蜂蠆大包藏中善良斷腕未足贖
小或一身危甚則家族逮淵微如鬼神無隙可
漏敗君子被戕賊守道不爲怪有時醜迹露事
或無可柰一旦吾道行乃亘之度外使其自悅
縮似不容覆載非力不足以敢顧有盛德在陰乎
既常幸蜂蠆胡不然

啄木

剝剝復卜卜意若念良木蠹營求蠹心未獲空
我腹或露一穚紅或展翠鮮綠綠都盧撞擊
弄羯鼓曲搜索不知疲利嘴信摧充怨爾破蠹
穴種類無遺族內孽固難排一發知潛伏彼蠹
害珍材盡殄此非酷且疑天意深不使嗜梁肉
專爲衆蠹仇待餗弗與足如今知庶味恣擇蠹
與栗杷梓任陰賊長啄罷攻猶飽食竹擊飛時
下泉沼浴歸鳴亦樹陰暮赴高枝宿

來鳳

來鳳趨社期翩若天外至徘徊大廈間以以營

巢意中心有所託自謂得其地銜泥兩吻瘏壘
幕不少憩主人家高堂病爾如疣贅尔巢屢虜
寸長梃輒摧墜胡爲不識嫌又續前功棄何處
無遂莘自足爲生計不爾卵而覆其禍愈非細
爭既傷爾愚竊復探巢志孜孜不思去欲動主
人義萬一憐其勤庶猶假息我類巨慄既不撓出
處安且貧其能無報乎唯守信無貳年年應候
來馴狎如兒稚雙雙軒戶前爲君作嘉致不學
君家客去就惟勢利燕羽一知歸至死不他詣

感花

彫堂瞰寶欄有花病不妍誰知窮山顛牡丹一
尺間寶欄細潤足窮山風日煎被此不得地天
道胡爲然兩適豈易得茲恨無窮年

落葉

人觀落葉悲我視落葉喜請看四序速次第若
屈指風霜一瞬過望春詎時有幾葉固悴之端衰
亦盛之始須知衆木蕤使是群芳啓舉此較人
事蓋不異物理否泰與消長反復殊未已釀酒
整笙歌坐待新萌起

讀劉易春秋新解

夫子春秋之所記二百四十有二年謹嚴之法
不可犯欲示萬世天子權禮樂征伐必上出諸

侯雖大莫得專圖東遷眷君隱王綱壞裂勢
復聯天王所存位與號列國自用公承傳齊桓
晉文無實義挾周徊已掩大恣不歸聖筆立中
制誰其當罪誰其賢紛紛五傳角同異各專門
戶說所偏遂令學者路迷徑不探元本違聖意
至乎歆向父子間亦反天性相鑱鐫何休杜預
范甯輩雖經附傳以臆筭膏肓廢疾互識病雖
欲針起難自痊前人文字安可數議雖啾唧秋
嘒蟬有唐名儒陸淳者始闢奧壤窺源泉我朝
又得孫明復大明聖意疏重淵劉生新解最後
出了無塞礙成通川所趨旨義極簡正撐柱異

論牢且堅事不歸王皆不與違經之志所以然
詩三百可一言蔽曰思無邪而已焉方今四海
大一統萬里荒今循君前安不思危易其治毋
容僭亂生階綠徃恃此說助邦政坐令當展尊
如天

答孫植太傅後園宴射

花稍點紅牙綠茁宴亭爽塏堋雲列侍賓習射
次序升體裁人人矜勢逕六鈞力副百中藝由
基注目老羿拽支左屈右何太工彎弭急收如
列缺須臾一鏑入鵠心畫鼓連轟盡聲唱後者
審固意愈精有時大呼未發箭苦惜哉最是豪

參差彩侯似動符徽撤分明角勝各記籌將終
或為一箭奪當筵主壽令難犯大白時舉出正
罰此禮自古元所重矍圃去留宜有別五善大
抵主和容不止穿楊與穿札因憶當年黠羌叛
非才謬授將軍鉞帳下貔貅十萬師力過生犀
心似鐵大仁未許覆兇巢飭謹封垂禦侵越悍
夫猛士志待騁貯填憤氣何由洩正值高秋天
氣爽塞場霜重嚴風刮約束偏裨整隊兵旌旗
簇電戈矛雪驅出長郊闢奇陣離合應變皆有
節次引精銳較能技控弦命中無虛發氣豪馬
健走危坡直下千尋未嘗蹶將軍校獵圍平原

犬顛人呼鷹解紲山麋衝軼兇勁矢洞兔奔跳
逐狡穴大鵰盤空不輕搏老狐仰視肝膽裂駐
鞍賞獲犒部曲浪瀉酒車輪染血將軍未酣衆
心醉耳後風生鼻頭熱此日淮藩奉寬詔未輪
慢轅行春轍鈴索聲沉訟牒稀優游大可養跡
拙斜蒿青青鑄繪新公醉香重酣才撥射堂對
客且相娛不妨樂事陶嘉月襟懷聊與水雲閒
夢魂猶寄關山闊逢辰未立赫然勳破的求功
負瑣屑欲得心如外貌歡報國之誠盡攄豁

廣陵大雪

淮南常歲冬猶煥今年陰沴向嚴酷黑雲漫天

一月昏大雪飛揚平壓屋風力虹號助其勢蘢
蔥琳琅摧凍木通宵徹晝不暫停堆積樓臺滿
溪谷有特造出可憐態柳絮梨花亂紛撲乘溫
變化雨聲來度日階庭恣淋漉幾榮寒霰不成
綠驟集跡簷還掛瀑螢蛙得意欲跳擲幽鷺無
情成挫辱罾魚江叟冰透蓑青炭野翁泥沒輻
閭閻細民誠可哀三市不喧游手束斗衣破解
突無煙餓犬聲微飢子哭我聞上天主肸澤亦
有常數滋農穀膏潤均於一歲中是謂年豈調
玉燭此來盛冬過雨多却慮麥秋欠雲足太守
憂民仰天祝願納氛霾看晴旭望晴不晴無奈
何擁被醉眠頭更縮

荅袁陸節推游禪智寺

春去惜餘景偶來郊外觀蕪城千古恨一顧殊
悲酸荒祠枕大道尚記吳城邦遠近綠陰合水
硯紅英殘隴麥齊若繭隨風卷波瀾罷農喜有
望守臣心粗寬蕭疎禪智寺壞址不甚完叢花
亂芍藥籬竹摧琅玕空有亭亭柏成行如筆端
供帳具朝膳僚寀成清歡小杜詩板暗樂石曾
未刊乘興詣茶園百步登平巒摘焙試烹啜甘
挹零露漙午過倦微暑堤路騰歸鞍天子憂歲
旱引咎古所難列郡承新詔朝夕弗敢安況此
行春意以不在遊盤劇走責吏治以吳若久其官
政以私所應災沴無由干頑以三歲舊庶幾酬
素餐

和袁陸節推龍興寺芍藥

廣陵芍藥真奇美名與洛花相上下洛花年來
品格卑所在隨人趁高價接頭着處騁新奸輕
去本根無顧藉不論姚花與魏花只供俗目陪
妖姹廣陵之花性絶高得地不移歸造化大豪
大力或強遷費盡雍培無艷冶東君固是花
之主一一包萬芳從榮謝似嬌東君沉愛心枉殺
春風不肯嫁遂今天下走香名髣髴丹青競誇
詫以此揚花較洛花自合揚花推定霸其間絶
色可粗陳天工着意誠堪訝仙家冠子鏤紅雲
金線粧治廿無匹亞旋心體弱不勝枝寶髻欹
斜猶隨馬冰雪肌膚一纈斑新試守宮明似赭
雙頭兩兩最多情象物更呈鞍面窊樓子亭亭
欠姿媚特有全狀堪圖寫見者方知畫不眞未
見直疑傳者詐前賢大欲巧賦詠片言未出心
先怕天上人間少其比不似餘芳資假借我來
淮海涉三春三訪龍興僧舍間得龍興好事
僧每歲看承不敢暇後園栽植雖甚蕃及見花
成由取捨出群標致必驚人方從擅壇臨大厦

孝宗只見軒檻前國艶天姿相照射因知靈種
本自然須憑精識能陶冶君子果有育材心請
視惟揚種花者

歲旱晚雨

慶曆丙戌夏旱氣炎如焚行路盡嬰暍居人猶
中瘟墮鳥不收啄游魚幾瞷鱗絺綌亦難御更
值成雷蚊驕陽斷雨脉焦熬逾五旬農膝坐龜
裂縱橫龜灼文衆目血垢皆日晚西郊冥守臣
卹民病心亂亂絲棼祈龍剖舒鴈縱陰闢北門
古法久非驗群祠益致勤徧走千境內神方若
不聞或時得泛灑濛濛才濕塵豐年望既絕銷

候俄秋分忽爾降大澍霽冥連日昏垂空狀戰
戟入雷疑傾盆禾田十九死強漬枯槁根蕭稂
賊易活勢茂如逢春蛙黽渭易滿泥蹤嬉成群
濟物乃容易應時何艱辛嶽鮒骨已壞徐激西
江津谷忝霜已厚始調鄒律溫天氣孰可問對
之空氣吞

喜雪答趙宗道學士

去年大雪如山積今年大旱千里赤凍民虛死
來實少稻子空乾無一獲陰陽之沴已過差物
理固知當反極入冬和氣漸融怡霈澤時時蘇
土脉廣莫朝來一陣寒變作雪花紛亂坼瓊樹

瑤臺豁眼明直疑快到神仙宅城中喜色與歎
聲併在高樓歌舞席老農視之淚俟帝大言累
歲遭凶厄纔下種時雨雪多禾稼欲成無一滴
此回雖有豐登兆未信天公真愛惜太守聞之
亦慘顏造化誠哉非易測但願天意悔前禍豈
使吾民常戚戚

閱古堂

仲尼大聖人文武亦云學況其下者乎而不事
譬琢伊予之違辰進本任愚僕今辱寄中山地
重扼幽薊白懼不克堪誤上所秉擢古之良守
帥功業甚奇卓思以救空疎志慕極堅確後圖

新吾坐左右謹圖揆公餘時縱觀大可儆懿懿
奔雷發聾聵皎日破昏濁苟能奉規矩冒愧大
匹覬此賢貴像猜顔使揚擢四座企清風耳
目外瞻樂子好虛名矧事實出誠慈庶幾得涓
塵聊以助海嶽唯有大忠心不在先覺覺

衆春園

山山雄北邊地得要害扼烽警昔未徹民日困
兵革一從無事來壁祀且半百戈矛既銷鑄比
屋遂仁宅人生亦自勞營業鮮暇隙誠哉百日
勤固類一日適為政本人情三代所不易漢吏
稱循良在宣布恩澤茲吾治廢園大揭衆奇額

庶乎持節遊使兒太平迹圃中何所有風物難
具籍方塘百畝餘遥派逗寒碧虛亭跨彩橋孤
嶼聳怪石環堤卯萬株無時張翠幕移得江南
天不費萬里陽方林灼灼花次第錦繡拆三春
爛熳時爲人間安庠觀者如堵牆士女纔城陌
野態得天真靚粧非俗格惟意任所如去來何
絡繹多歡知有公勝致駭非昔如登老氏臺懷
抱困不釋既以休吾民又足奉嘉客清暑賢京
秋池景尤可惜紅葉四照香風送入絲絡乘興
命輕舟縱賞縱撐刺芳館須綸資緑旁欣手摘
就飲圓荷中一嘗數大白時見群鷗飛驚此紅

袖拍獻酬如未快中令喜相搦或見大敵怯便
可遺巾幗斟戰方氣振乎俄景忽晡夕人笑山
公歸酩酊倒巾幘誰知酩酊心自有制勝策

覽資政富公新詩

賢輔于朝廷中外唯所用中則翊萬樞天業日
以重外則奉一方君治亦云共公今得淮康入
覆輟隆棟惠政聊一施萬室絕愁痛獄訟不復
煩甘脆誠足奉優游爲文章六義本規諷長篇
爍巨軸郵驛遞見送發函捧瓊瑰再拜喜吟誦
高調既古雅奇格復豪縱鈞天張廣樂衆夕駭
俗夢宛馬歷夷途萬里不可控李杜若復生屈

伏事非恐況夫淺淺流岡黃河淵淵洞何時衮衣
歸輔翊皇極衆事業追夔龍風烈陋姚宋曰賡
元首歌聞助薰琴弄太平告成功郊廟形嘉頌
九奏人神和舞獸亂儀鳳休聞狼跋詩萬世發
長慟

謝資政富公再以近詩見寄

惟公之所存致后協二典當入相天子賢業遂
大展萬類隨坏陶四時無愆舛如何守一藩疾
甚斥和扁遂令康濟功欝抑未恢顯寄懷吟詠
間唯以道自遣公才如河源渾渾日東演洪濤
奔巨海萬里縱傾卷小哉西北流孰可議深淺

公思如天匠春物歸我剸珍叢與奇葩萬態極
婉孌一一得天真傚象困彫剪河源無時窮天
匠非世辨胡爲每成編遂以既罷輭裸壞木無
知安足道文覓俚耳固不通烏用奏妓洗我實
知公心愛我久益勉訪我進學勤要在納諸善
我素荷公德公教敢不踐諷誦復宗師夙夜以
自勉

苦熱

皇祐辛卯夏六月朔伏暑始伏之七日大熱極
炎苦赫日燒扶桑熔熔指亭午陽烏自焦鑠垂
翅不西舉炎翻四海波天地入烹炙焚龍窜潭

穴汗喘不敢雨雷神抱杵逃不顧車裂鼓豈無
掌室深氣鬱如炊釜豈無臺榭高風毒如遭蟲
直疑萬類繁盡欲變脩脯嘗聞崑閬間別有神
仙宇雷散滌煩襟土漿淸濁腑吾欲飛而往於
義不獨處安得世上人同口生毛羽

後園寒步

如何天地寒令獨將殺氣凌邊遐公園踱步
亦難往試來舉目成吁嗟長空黯淡作慘色日
光以透雲還遮朔風刮面不吹雪徒拔萬竅撼
黃沙園中索寞不可狀唯視衆木攢杜梿有如
漢將肅行陣遠涉大漠平番家鎧貅凍列樹營
壁巨柯長幹何交加老松一二柯葉在外皮皴
裂埋殭蛇幽禽聲好久絶聽孤城遠近號飢鳩
齋中酒熱思白酌幾何貧戶無纖麻冥官持權
用意惡直欲萬類殲陰邪窮嚴極烈勢未已不
知泉底生陽牙

暇日出獵近郊

悲風吼林霜草白殺氣稜稜慘空碧因吹講事
比其時沢值嘉平農已隙暫整和門出近郊獵
獵旌旗原燒赤衍場一望天四垂雉虎意豪猪
根窖藪動闇開翼復箕人知部分如刃劃飛走
竄伏不得脫役兎幸生徒奮鄉飢鷹眼捷翅頭
健下鞲風發無虛搦鶻拳交擊或未作繼啖韓
盧追以咋忽穿叢薄失所捕狀焉使紙摩青翮
不似寒鴟得腐鼠傲然一視鶉鷃鳥鵲鷸雉
曷足數亦有晨風鏡搜索其間駭獸欲陵突捍
卒手趫矜手格前驅反旆弗及舍北山大委麞
中獲翻車瀉酒犒士衆萬刀割肉恣燔炙塞防
寓今豈徒然不在詩人刺荒癖王者設官掌取
兼大姦宿猾許擒拒衆時廢職莫自效勿謂鷙
鳥無全策別有老狐智計巧只就高城營窟宅
疑冰識投行步穩此日胡由見蹤跡鵰兮鵰兮
未得志將軍憤懣如何釋

病鶴貽劉易

壓褱病思苦仙府歸魂勞禿翼敗風敝甲棲掩
蓬蒿池圃損時坑鷄鳧豈吾曹誰知千落心萬
里孤雲高

示直彥

入怕萬物靈各肖天地貌中人無賢愚在稟受
師教稟則道業成雋躍出泥淖不稟墜素風階
身手不孝汝父最汝憐五歲入學校文采黃日
彰謂如隱霧豹不見汝成人齎恨淪泉窖汝兮
胡不思先矩勉而傚奈何一夕眠乃至巳午覺
開口受飲食摩腹混笑鬧四體逐吾懶萬事絶

掛撓習馬而忘返紈綺事不較高秋八月涼蛟
螟罷茶卑燃膏繼晝窮著撰勤節抄詔集有前
期富貴孰不樂忍捐卿相科甘坐閱醲醇

安陽集卷第一

安陽集卷第二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古風二十二首

謝宮師杜公寄惠草書

公之德業天下重四海萬物思坏鑪太平之策
未全發先朝請老叩帝居天子只欲勵薄俗不
惜一葵從二疏公持儉節出天性下建萬世清
風孤歸卜睢陽旋營第棟宇僅足容妻孥自此
閒燕何所樂非絲非竹非牀壺經史日與聖賢
遇參以吟詠為自娛興來弄翰尤得意眞楷之

外精草書因書乞得字數幅佗英筋肉羲之膚
字體真渾達到古神馬初見八卦圖精神熠熠
欲飛動鸞鳳鼓舞龍蛇攄天姿瘦硬斥俗軟狂
藤束纏嚴松枯中含婉媚更可愛千葩萬萼爭
春敷開合向背一皆好造化欲衒天工夫張旭
雖顛懷素逸較以年力非公徒公今眉壽俯八
十老筆勁健自古無固知大賢不世出百福未
萃相所扶公之佳壻蘇子美得公一二名已沽
矜奇恃雋頗自放貿之公法慙豪舉乘歡捧以
示僚屬一坐聳駭歎且呼便欲刻石傳不朽荒
遐匠拙無人模歸來一一成兒好祕重世與家

諜俱重巾箱橐眞吾室寶護直比驪領珠神物
孰敢容易採電雹霆靈來須臾

遊開化寺

開化得地勝崇後何代作全山鏡佛身萬木豆
高閣突然數百六較力陋禹鑿峯巒聳環合與
寺爲郛郭煙霞無四時爲我張去幄幙飛泉來
空來直在庭砌路松栢森成行關狀蛟龍惡如
擊萬人陣偏伍不敢錯春芳雜惡名紅紫競灼
灼點綴巖壁間圖畫曾未若年城纏一舍曠絕
類齊墿噫吾何自勞日窘吏事縛到官踰二朞
未克造林壑引疾得辭郡書錦行逢著猛地公
凡煩不負眞境約稍塵始一登百慮已澄徘
徊延賓僚開席盛燕酌歌留嶺上雲吹亂風前
鐸勿識清賞累祖繼東山樂數刻方暫歡俄景
忽西薄歸歎下危岑眷戀心欲却何處無林泉
隔閡牽寵爵終期報國家功業效涓勺連露乞
骸章不待七十削歸來解朝紳放意任衡霍超
然出世紛安步適沖漠山蔬充盤筵村釀滿瓢
杓吾壽此其全何必不死藥

再賦

家山崎裏藏禪宮朝蒼泉翠嵐光濃秸松乇栢
魑魅怪危巒峻嶺相彌縫劔峽路岐唯少棧

關氣象全無烽恩深報凌水木得暫留畢金節閑
寶谷

晉祠魚池

女郎祠下池清瑩渟山脚游鯈明鑑中秦侍神
可託群嬉不畏人似得天眞樂祠者常見携投
食任爭綽且疑神佑之縱噬安敢捉遊者時公
攘羹鱠陷烹斫神乎所保狀未免撓除惡何如
致君人其道本宏博天下日唐虞賛教盡薰陶
推此及微類魚鱉得咸若

難老泉

晉源發濫觴勃勃漲春縮泓然一鑑開俯視神
意肅游儵何大繁戢戢鬧如粥烏能汚吾清更
足示容畜中或起蛟龍感怒鼓天福膏澤被九
區靈德潛山麓平時仁跳遠所存終海瀆常豈
沃稻粱餘潤霑花木伊予臨此泉自得仁人最
冀尊智者心犇走無停躅

甲午中秋夜不見月

中秋待月高樓上浮雲妬明遮禎黑姮娥積貯
一歲光欲放天下不可得今々實繫天下望未
必舉世皆遂塞歡明感暗一時偏人不咎天雲
所職吾問雲兮尒無心胡爲動與人相賊歲旱
不能含雨來翻於此夜濃如墨吾欲獨仗倚天

劒上決垂陰走文殊歷空中牽出黄金盤萬㝢澄
然同一色

病中望雪

日日顚風喧病枕曾無片雲飛虛空方咲大疾
彼因縛敢請上帝前只豈人喝衰前略外事心
存衆虞能寛中紛紛盈尺諒旦夕和霽逆得春
融融

離并州至晉祠次韻答宣徽富公

公名傑出天下賢終身師慕常顒顒十年一面
數日別行行不忍稜歸軿剛腸出淚收還注感
公知己難違去黄昏病作宿荒城離緒不堪紛
紛雨

塗次答宣徽富公書意

臨并踰二朞病感居其半雖以志自勉精識奈
耗亂故於一道事十六七不能貪權莫即辭罪
大孰可逭納節求本邦所幸脫誅寵君仁惻至
誠亟俾賢者換與公同心人全國共利斷安然
解印歸萬喜無一悅爲別信宿來書日慰愚懦
張瑟久不調易調猶未斷非才辱公知處道誠
一貫至於措置間在理有殊判不當牽以私經
畫誤遠筭頼公新政條布若星日燦害邊者剗
除垢俗者滌浣使兹全晉民比屋競聳觀僕達

關公爲有過之文敢憚雖有好事伐議論惡何以

晝錦堂

古人之留貴貴歸本郡縣譬若衣錦遊白晝自
光絢不則如夜行雖顯胡由見事累載方冊今
復著俚謗或紆太守章或擁使者傳歌樵忘故
窮滌踪從前賤所得快恩仇愛惡任驕猶其志
止于此士固不足羨兹予來舊邦意弗在矜衒
以疾而量力懼莫稱方面抗表納金節假守冀
鄉便帝曰其汝俞建纛往臨戩行路不云非觀
歎溢郊甸病軀諧少休先隴邇宅繞歲時存父
老伏臘潔親蕎思榮執與偕衰劣愧獨擅公餘

新此堂示事飲燕亦非張美名軽薄詫紳弁
重祿許安閑節巳常兢戰庶一視題牓則念報
主眷汲汲能何爲進道確無倦忠義聳大節匪
石烏可轉雖前有鼎鑊死耳誓不變冉誠難遠
懷感泣對筆硯

康樂園

惟人生多艱康世豈易偶服業圖不勤樂事豈
常有朔家恩澤寛宣布在封守体民當有時使
得遭仁壽時而無所適是不守之咎相署雖有
園林過日巳久州人歲節遊若度一閭口至則
無異觀舊跡但虛走逢令歡貴心歸去成煩嘔

有園焉寸地廣袤半百畝我來闢而通高戶敞
軒牖其中完廢臺雄壯卑培塿城野四望闊萬
景如在手疏池育蓮芰表道植楊柳糞壤悉反
本除排李換葱薤成時寒食春觀者惟恐後人
人樂登臨曠若在郊藪或相攜以歌或相醉以
舞知爲太平民數語競聚首曰非時之康還得
此樂不予因揭是名命意安敢苟凡茲昇輸賓
一境責父母或與衆同樂斯地肯亂芳作詩告
來者庶可傳不朽

休逸臺

晉滅之壯國大圖中有廢臺名抱塚基圓有遠
盤屋上故以塚目義匪佗當時興者擇地番氣
象爽塏形勢多今如孤塚但荊棘不知廢壞年
幾何背城人迹既罕到往往滿歲無一過我來
使圖爲兵庫得披榛莽登巍峩襟懷豁若出塵
外齒視天末窮纖羅滿城風物聚掌上紅芳綠
樹明交柯太行之下不可數萬峯起落如翻波
兆來州域盡平地孰若舊鄴襟山河此爲遊覽
最佳處遂施畚築完陂陀莖頭結宇尚簡朴臺
面甃甓嚴鑄磨魏宮水井久湮沒鐵梁有四淪
耕禾精剛之質不少動俚俗傳說鄰妖訛云有
神物常默護守令千百無敢掘我憐古物輩而
淪爲臺之柱植四阿州人闢至極淸異就臺觀
悉肯相摩挲以休逸堂獨尚與衆共樂來者和
主人間復命賓酌樽前隨分絃且歌病來飲興
直衰淺獻酬勉强顏須酡退嘗內省爾何德爾
求自逸人譏訶反思吾本仕忠義口不作僞心
無頗君恩至厚假鄕守正宜休比祛餘痾歷屬
報國未能奮慨然倚檻空長哦

答章望之祕校惠詩求古瓦硯

魏宮之廢知幾春其間萬事成埃塵唯有昭陽
殿瓦不可壞埋沒曠野迷荒榛陶甄之法世莫
得但貴美璞斵方琢數百年來取爲硯墨花爛
發波成輪求之日盛得日少片材無異圭璧珍
巧工近歲知衆寶雜以假僞規錢緡頭方面凸
與雖別十百未有一二眞我來本邦責鄴令朝
搜暮索勞精神遺基壞地徧阬窟始獲一瓦全
元淳蘚斑着骨尚乾翠夜雨點漬痕如新嘗時
此復近無溜印以篆字花其脣磨礱累日喜成
就要完舊質知無倫吾才寡陋不足稱思與好
古能文人好古能文今者誰武寧祕書章表民
無詩尚欲兩手付何況大雅之奏鏘鏗純

答陳辯命推官惠詩求全瓦古硯

鄴宮廢瓦堙荒草收之爲硯成堅好求者如麻

幾百年宜乎今日難搜討吾邦匠巧世其業能
辨瓌奇幼而老隨材就器固不遺大則梁棟細
棼橑必須完者始稱珍何殊巨海尋三島荊人
之璧尚有瑕夏后之璜豈無考況乎此物出坏
陶千耕萬斵常秘攬吾今所得不專全秘若英
瑤藉文繅君詩苦擇未如意持贈只虞哈絕倒
君不見鎮圭尺二瑁四寸大小雖異皆君實

觀胡凡齡員外畫牛

丹青之筆奪造化能者幾何登品錄蛟龍擘懸
鬼神愁史工不接詩人目有形之物至者稀是
否難欺衆所矚絳藍胡掾文章外偏向畫牛具

好酷海内馳名三十年得者珍藏過金玉老來
纔始着青衫養親不及朝家祿前日野服忽相
過云訪恩知走京轂微風入指未能畫示我蠅
本數十幅探摭諸家百餘狀毫端古意多含蓄
鬭者取力全在角臥者稱身全在腹立身努鬣
精神慢行者分數頭項促行者動作皆得群乳
者顧視眞怜犢當流泅戲益自在欲渡或疑猶
蓄縮從容飲囓得天眞荷鞭時有童兒牧或橫
一笛坐牛角便是無聲太平曲江天雨雪易漠
漠風發揪號摧古木欺斜哀笠趁牛歸蕭踈暮
景烟村恙奇我胡掾老筆不可到載叟重生須
死伏吾觀諸牛之態雖盡妙尚有所遺忍未執
牛於生民功最大不畫牛功牛亦參胡君胡君
聽我言別造輕綃成巨軸寫出區區耒耜勤貴
知天下由吾方食足

中秋對月送姚湖教授南歸

去歲中秋安郎府今歲中秋病守相并逆極口
喜浮雲終夕蟾光被遮障相臺此夜天如水露
壓涼風秋氣王有客軒然襟義高直自睢陽來
一訪相與僚賢共茲賞坐看玉輪從海上皓色
疑身白帝權晴舒萬寓俱澄曠斜漢昭回列宿
勢收縮精神烏敢放有如大臣得時用上化伏

宣皆業暢千官戢伏任施設默默坏陶從巧匠
金波瀲灩落金樽酒色映空寒動蕩清景
攝府實自得詩入難擬狀時揮大白日娟娟意
入杳冥使絕唱勿喧幽圃陋吾邦吾樂不知覺
與閒人出衆散同難必明年此會知何向相逢
對月復關懷詩筆爛豪杯闌豈不然千里起相
思百尺樓高同一望

喜雪

至和乙未夏二麥死大旱秋田不下種熬然六
月半天意忽悲州汾澤遍彌漫九穀飽甘滋時
若彼溉灌一變大有年農稍脫遺窶既豐復不

冑累月病乾暵驕陽發仲冬温氣襲闔門斂揄誠無艱瘥癘恐莫遑何期日至前風怒陰不散吹開六出花空際自𤀹亂徐徐失埃氛稍稍重枝幹移時平原隴達夕没田畔雖下不及尺近歲亦稀看瑞諜宜首書他物爲不祥始寤天之神俾下不可算小民徒悲咨一顧回也難君子當信天夷險存大觀惠兹豈固然福善終冥判吾喜開吾樽對客共歡歎一病久誠飲當席由吾斷引滿且酣歌輕棄談間扞未必不因此反得攄吾悲

別鎭陽監倉陳廌叔丞

一紀帥三藩待士敢不至推誠以求應百不得一二彥升共應者所應由道義幕中六七年始卒無少異嚴霜摧萬木老栢彌蒼翠烈火熾三日良玉自彌粹奉親不可留含笑就委吏須代處洺邑潔羞勤以遂我病來相臺去客無所覩彥升兩見過顧舊不顧利言别之遠官篤攊銅騏驥嘶齧鞿勿較所困非吾類自古賢者爲爭免不肯忘坐待天衢亨萬里觀騰驤

寒食親拜二墳因誡子姪

春色清且明節盛一百五寒食遵遺俗禁火霧微雨作才參因思因病得吾立何以知殊榮此白奉祖宗新安惟皇考豊安則王父松楸各蔥林崗勢擁城府二塋相去間近止一舍許前曉揭旌才謁潔且豐俎芬馨達孝誠僾若待容語禮成舉一觴觀者競墻堵退惟愚小子未老膺旄斧顧已胡能然世德大門戶思爲後嗣誠承來者家再子姪聽吾言汝各志心齊汝曹生綺紈得仕匪難苦學業勤則成富貴汝自取仁睦厲吾親忠義報吾主間須求使官墳隴善完補延則託一塋論勿葬他所得從祖考游魂魄自寧處無惑葬師言背親圖福祐有一廢吾言汝行則爽處宗族正其罪聲伐可鳴鼓宗族不遠之鬼得而誅之

初趁早朝

躋星揭闕角落月含輕雲兀兀馬上身叱叱馬前人瘦骨酸秋霜病瞳昏陌塵自顧尚空空胡爲禪吾君

次韻答子淵學士

憶昔明道初窮冬極短晝給札金鑾坡擬拙並輩秀諸公名世才齊筆若神祐燕辭亦見收聖造等天覆子淵親契深賞出同試右自玆接珍群車翼翔紫宙忠義必相勉權利孰肯就洞照無隱情胸臆爛辰宿宦路有亨塞叨竊愧鄙陋

川致德星一慰荀陳傳

寄題西京致政張郎中靜居院

休官得復閑理阻居處靜中或不自達觸物挽
天性遂令俊游心反致寂寞病二川有耆英識
豈斯人垂周才當要職羡譽者群聽氣體殊未
衰援禮請還政安車得西歸無沒治三徑蕭然
絶世紛日以道自勝以靜名厥居內外了相稱
君懷本清虛復此休泉瑩君道本和樂況有琴
樽命新堂闢四隅立意尤高迥院之四堂皆自名會眞淸白金
目之夷樣造眞境友益具子令樂品稽神仙門
決尙忠正肌膚松菊香君閑松菊已如故云庭砌芝蘭蘊

天宜錫難老以示君子慶子亦希君者誤寵有
機柄無稗紫栝尊動有亦松興報國苟錙銖有
身遠陷穽雅志吁未諧高山徒景行

安陽集卷第二

安陽集卷第三

宋　忠獻　魏王　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古風九首

戊申臘寒

朔風吹苦寒沆歲省未有重裘不可禦凍袖敦
出手初嚴刮面膚漸瘡指臂肘終難凌壯肌殊
易挫衰朽持觴欲爲敵病胃怯戰酒茵博適作
冰張卧安得久擁皁反收吟其孰噤汝口何心
窺園池覬意壇戸牖流膚方滿塗天不念黔首
吁嗟卒無奈默坐算五九

榮歸堂

非才不四鄰待罪涉一紀妨賢得云久不退不
自恥永厚復土初疊奏紀斧扆乞身臨本邦多
疾便播理帝曰吁汝琦輔翼甚勞止今俾衆榮
歸揭節治㳘里均逸向盛辰寵異固絶擬鐘裝
將北轅尤覺兆西鄙俄易帥戚泰旰食諭所倚
艱難惡敢辭奔走奉寄委天聲方雲揚狡亢懼
亟毀款塞械亡酋唯幸赦狂說疆事計日寧拙
疹來衰起披誠𠜎乚仁再遂守桑梓但庶解劇
煩宴息良自喜園池昔伙杯館覽盡遺執獨於
北塘北地勝失經始前人欲興作就此創基址

中輟如有待命我成斯旣竭材亟得功困陋謹
增修矣竹塢密陰繞□□亘水吾堂据其陽萬
象來明煒匪直怡病襟抱足具賓筵僚屬請吾
名在景□在己吾謂孥風光未若尊制旨祿勝
以思報義實當歸□或笑此翁愚榮極尚不已
鄉閭得遊休胡自勤勤耳吾曰勤雖愚吾慮亦
長矣天地施大恩報□盡螻蟻終期謝責仕歸
第保顏面吾舍與公呈□相去百步雖豈無賢大
守有意待園綺安東時□一來為我且加禮

謝弁帥王仲□□端明惠葡萄酒

弁門昔歲叨擁旄公□洲熟釀葡萄公時帥淄
□驛帶勳臨軍享犒芳醪羣公詩荅枉受重氣
骨雅健凌風騷公今□鹵盛開府我得鄉守均
疲勞却煩新釀遠相□送故人義比丘山高衰翁
拜賜喜自酌持杯有□感生鬱陶憶昨邊被朝
寄亭樓減營兵鋒韜□平會數景物好齒髮未
老賀襟豪當筵引滿□用勝負金船瀲灩醺紅濤
間折圓荷代舉酌坐□谷駛去如奔逃我乘餘勇
興尚逸直欲拍浮□已艘此來病質極枯瘁兩
目眵淚顛無毛較前□飲量復何有十分耗謝餘
蠻毫復嬰風眩戒食□不覺口絶望露珍鰲雖然
公賜敢輕用留吞□開傾甘雋縱逢嘉客衎公

貺三爵已命緘封牢錦堂風和弄弱柳蝶御日
暖烘天机茲辰爰我重加惠勉與父老同春□

安正堂

公居胡莅為非事土木盛湫陋必氣鬱爽豈用
神瑩全魏今別都地總北道勝軺傳旣旁午□
沂亦紛競惟日過目前豈暇圖休靜因仍府今
間敞壞殊不稱茲余忝帥守上責賦荒政無術
濟飢流感速頼仁聖連書大有年恐感變謳詠
斬舒緩集勞獲治海痾病頤生擇所宜宴息務
清廻爽閑新此堂庶用安吾正汝正果何如自
得本天性進特仗孤忠逃免全剛勁內確信吾
守外一歸諸命安然而處思吾字其泰定詩酒
延嘉賓二戰或酣當年歌樂及辰高郢下滑稽
射圃夾群芳角妙資豪興所適敢專享意實在
遐覽繼來皆鉅公同調共和應從容坐鎮餘浩
氣端而挺將寧道德淵謀悉欣流泳知不廢吾
言之可以前慶

善養堂

金銅飾正□非其上覆高屋青石鑿雙鞭其下走
彤軒東西翼危墉陰以扞攻觸自昔藩鎮強尚
此存遺蹤後守擊厥居郵傲苦迫促余來亦患
之重改歐輕迭會茲歲月深朽敗鮮完木一旦

忽悵摧傷迹鉅可復余得嬌前爲命徒憑往築
堂皇遂延表興寢適凉燠廊廡悉舒明瞻望快
耳目移樓成廣廈面勢壓平陸旣忘登陟勞又
遂顚躋辱外將延賓僚內足燕親族乘閑娛詩
書遇節換絲竹順眞與放懷動靜復所欲於氣
貴能養在禮思無瀆侯邦謹法度是克綏遐福
遽制苟幸免更久猶追識吾居已絕嫌道義斯
同育

孫賁書記以齊安舊文爲示感而成詠

余兄天聖中尚枏齊安守余遭所生憂得歸侍
左右孤煢獲苟存朝夕賴誨誘兄材無不宜吏

治孰可偶公庭常寂然所樂在文酒臨江三四
樓次第壓城首山光拂軒檻波影搖窗牖原鍾
欸集間萬景皆吾有兄詩豪且奇氣饒摩星斗
優游頻賡和惟自媿荒醜于今四十年日月甚
奔走當時相聚者十已喪八九嘗爲春亭記烏
敢示不朽孫君里中來云亭廢亦久徒有舊文
在況足失其手兄後見曾孫弟老成衰叟一身
雖寵榮百慮紛紛糾何如昔日歡抆泣念樂友

開泉

先塋東北隅有泉勃而出奔跳若爨鼎萬眼沸
不一始雖稍泓澄漸乃肆汹湧吾嘗展祀餘復
玩必終日愛從大旱來數歲竭如瑩傷我利澤
源頃爾藏於密吾今具畚鍤試欲疏潛屈閑無
數尺間舊脈俄騰溢涓涓尚微勢已舒泄鬱
我願天道常不伏五行失均調四氣和寒燠皆
從律宣其潤下功復得膏群物

虛心堂會陳龍圖

余嘗愛此君中虛外有節手植數年間萬戟競
森列爲堂於其中一境遂清絕雖歸臨本邦事
豈免羈紲不得時相親固負好風月方將乞殘
骸就第養衰拙孤懷造眞閑直氣卷金鐵終日
對嬋娟卒歲伴高潔春來忘芳菲夏至失炎熱

秋深凌嚴霜冬暮映積雪居無一不宜嘯傲逞
麋嫋茲樂期誰同實係長者轍相從挹天眞共
話到禪悅簪籜豸冠簪拄筍犀林折乘醉臥疎
影敲玉應仙關此志以未遂對酒勿輕別

醉白堂

憩老新成池上堂因憶樂天池上篇樂天先識
勇退早凜凜萬世清風傳古人中求尚難擬自
顧愚者孰可肩但舉當時池上物媿今之有殊
未全池東無廩貯餘粟池西無亭搆五絃中無
島橋跨三島下壓鼇背浮清漣其間合奏散序
者童妓百指皆嬋娟平無三乙展湘簟靜無雙

鶴翎丁仙雅無关郡青阪扮游泛安便牢且堅
吾今謀退亦易足池南大屋藏群編一車豈若
萬籍富子孫得以精覃研夾堂脩竹抱幽翠森
森擁檻竿逾千池中所出粗可愛芡盤菱角紅
白蓮芍藥多名來江都牡丹絕豔移洛川及時
花發池左右香苞爛染朝霞鮮態老于此興下
筏問命賓屬陳芳筵妖姸姬侍目嘉卉咿啞絲
竹聽平流泉宜城釀法亦云美詩酒僅可追前
賢杜吟氣健謗霄漢豪飲醴放忘貂蟬酒酣陶
陶聽簾上醉鄉何有但浩然人生所適貴自適
斯適豈異白樂天未能得謝已如此得謝吾樂
知誰先

安陽集卷第三

安陽集卷第四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

五十四首

龍

育德知何宅逢辰或見靈配乾雖有象作解本
無形沃物周寰宇遺功在杳冥丹青如可狀弌
下葉公庭

鳳

政卯應難至聞韶定有儀去同君子道來協聖
人期苑竹多成實宮梧幾換枝何時天閣上巢
可俯而窺

次韻和春卿學士早春

雪霽春來極目心遠眉新黛破遙岑風傳花信
復寒晚煙染柳姿隨日春酒美好陪遊騎鬪桃
香誰待此門尋歡期未集芳辰在寬對慵繡簡
字金

明鎬學士領漕益州

忠臣重此選邛郲經計才優帝命諧縣弩清塵
資遠撫史彤修職峻榮階蜀天星入人先候劍
閣銘昏蘚半埋錦里萬家迎使旆霊漿應釋去

思悵

次韻和了淵學士春雨

天幕沉沉淑氣溫雨絲輕軟淫[illegible]去根洗開春色
無多潤染盡花光不見痕宸畫樓和夢鎖依
微芳樹過人昏堂虛坐客珠簾下試問洋于醉
幾樽

同流著作宰秀州嘉禾

庇身名邑得嘉禾銅墨猶嗟滯俊科前席未期
宣室召聞絃還繼武城歌酒旗穿柳春堤迴魚
艇藏花夕唱和對此不勞披縣譜且求新句解
詩魔

叔平學士知青州

嚴近圖書府思爲海岱州郡符分竹使親膳潔
蘭羞文石輪忠密仙山進職優遊家門紬駟卜
地隴眠牛暮霞凌霧玉朝暾艷戟油恩寬敷漢
札政善洽齊謳水際春芳盛尊中客醞渾物鏡
三服謌居樂五民游松龍低容宴峯蝶翠入樓
行聞西掖召真賞莫淹留

館直二闋

玉山岑寂雪花乾仙掌風高露未溥白笑長安都
凡格在一宵無奈月邊寒
更漏傳漏過三更霜壁寒蛩怯地生苦恨回環
閣外驛聲番幽夢不教成

張唐卿狀元通判陝府

祕策無雙動紫宸班條新貳兩朱輪宦家仙桂
天香重蔽芾甘棠化化醇駟馬同榮歸蜀道二
龍齊躍出雲津前期冊禁徊翔地鳳沼波平[illegible]
柳春

和春卿學士柳枝詞九闋

樓前輕雪未全銷偷得春光入嫩條似向東風
猶拔拒可能渾忘舞時腰
陌閑宮古綠煙迷惹盡春愁用拂堤却爲冬晴
足離根故教灞水亦東西

草街風曉起新眠寒食輕陰未雨天無限青絲
拂遊騎一生芳意負金鞭
漢苑輕日篠誰家微出青旗一帶斜對景似嫌
春意老更搖疎影掃殘花
畫橋南北水連天纔聽鶯聲又曉蟬長使離魂
容易斷春風秋月自依然

和春卿學士上元麗燈

綠竹沉聲月泛波聲宵方喜麗誰何樓深酒盃
客留易路遠香殘人去多寒燭荷蓮猶結淚澹
雲歸雕不停歌那知豊穩瀛洲上正是鈞天九
奏和謌中外歸宿

次韻謝子淵學士燈夕不出聞諸公縱
有遊賞
繁聲沉夕籍香煙競春葩玉射樓前雪雷驚陌
上車月闌花院掩風軟酒帘斜莫駐城南騎遊
人自有家
和邊鄉學士雪霽登秘閣
曉來廷閣步層梯春色周圍一望低殘雪半留
珠殿北非煙長繞綺窗西雨御路禁幽情自逐歸鴻
斷芳意還因遠樹迷金匱有書猶未見秘封香
篆鎖苔泥
上巳前與同舍出郊過金明池
天波新綠染成春波面輕風起細鱗隔岸鳥聲
低弄曲出墻花豔遠含嚬柳經傷別還多緒鷗
為忘機不避人三月偷遊仙署友肯忌追遊走
征輪時差使催促
和春卿學士登廣文閣觀京闕之盛
層閣鬱崔嵬登臨逸意和雨餘春物動天闊夕
陽多碁布金杯第環通壁沼波泥中足車騎應
笑翟公羅
和曼卿學士明河
太極疏靈派長河注遠津夜明動星斗氣直貫
秋旻月滿還知晦雲收不亂眞何妨借餘潤膏

雨及生民
葉參兵部知湖州
鄉郡分符兒刻銀彩纓清曉別楓宸駟車歸郡
晉新綬鶴表還家謝故人度日客樽盈若酒經
春詩筆賦汀蘋編民應久歌來暮棠樹成陰即
[illegible]隣
邵元茂材南歸
渴衣親萊對小宸三道精求奈棄陳優游見穿
期仕漢璧瑕因指不留春雲迷江樹歸艎促翼
退天閣客夢新好候鄉人再指上次科優等繼
平津
陳洎太傅知鄧州
官綬飛花使節冊騎天行色杞輕寒持平久奉
虞刑恤從澤新承漢詔寬擁傳想逢閑吏歡棠
陰還接陝民歡三堂風物應如舊公退先尋記
字石
王礪寺丞河南知錄
西都為掾促征輪南浦分攜碧草春卿寺試才
方令秩天衢飛步已逢辰洛濱脩禊浮觴散水
際看花第品新櫻酪有期誰共薦曲江應記並
遊人
次韻和方謹言郎中再觀省中手植竹

翠影參差漸拂堦清節曾此占奇抽郡君昔爲尊美去戀兩令同菊徑來王聲動枝欺暮雪纖殘文籜委寒苔虛心高節依然在幾見繁英落

又開

寄葉參兵部

向官心難止遺榮世所稀誰知懷紱去便作掛冠歸行錦方爲寵裝金已盡揮官閑同吏隱身逸晦塵幾山鶴來無怨江鷗淨不飛雨晴峯隊活秋老鱠絲肥庭玉名方遠陵蘭志暫違倚門休結戀史筆借光輝時子清修也

馬寺丞比部兩浙提點刑獄

東南詳讞得材良親對天墀奉至仁舜服輯五惟協典漢廷曾譽不冤民圓扉鞠草提封靜高蓋容門令德新最好齋航初按部柳汀花瀨正逢春

陳商學士知常州

疊鼓聲喧下鷁舟書山蕭索別英游青綦照字觀奇發朱雀分符錫命優霞夾烏檣精旆卷星搖漁浦夜燈幽尊風正熟帆無恙一色江天望廢秋

得太清卜檜植館中

仙檜移來近紫壇亭亭將見起毫端纖枝未覺來風韻勁節先知度歲寒得地最宜儒館植結根須作棟材看願將軒竹陪蒼翠帶雪闌搏助雅歡

宋任著作宰江寧溧水

訊察無冤善最聞剸繁南邑遇盤根還將決獄平反意去作臨民撫字恩淮上月高生麗思浦前春老醉離魂知君陰德終陽報容駟何妨大里門

道鄉學士領二浙漕賦得酒

餞醲留佳客秋亭彈使旌奉觴歸養切行算別離愁上若名鄉近長安美價高清懷思酌水惠

職慙投醪論德堪成頌許詩更勤委行開趨節覲廟我思持盞[illegible]

再賦柳枝詞二闋

曲江風暖曉陰斜翠色相宜拂鈿車自是春眠慵未起日高人困又飛花

葉葉新長約袋娥絲絲輕軟任風梭啼鶯便學歌喉囀知是春來舞意多

離都作[illegible]

輕飾肯都門春天景半溫柔鞭難駐馬芳草易銷魂送目和煙重離懷聊酒径好花無奈野時假映遥竹

上巳

遠近今逢祓禊辰雨餘風物一番新等閑臨水還思舊取次看花使當春絮雪暖迷西苑路車雷晴起曲江塵莹莫正約尋芳會誰是山陰作序人

寓目

擁傳脩途倦逢春旅思長遠烟含樹色細雨起塵香隴麥成行綠林鶯並對黃傷鞭聊自慰舉目見韶光

行早

脂轄行傷早揚旌興莫窮水邊天色共雲細月

底通巧舌爭啼曉杏牙盡入風縱吟殊未已初旭放晴紅

寒食

漢宮新蠟未開煙寒食東郊躍駿天入面吹花誰感事客心燃火獨成篇塞鴻歸渚遙書字營柳因風強破眠賴有目前隨分景數村和樹起鞦韆

登永濟驛樓

遠煙芳草媚斜陽蕭條郵亭一望長盡日倚欄還獨下綠楊風軟杏花香

途中暑熱憶諸同舍

楸野驚風拂面塵林曉流爍亦徒輪酒非迷客虛成會花未忘憂誤映入綠水已傷春別舊碧雲長起暮愁新朝來訂得瀛州夢日斷英游極愴神

聞角

古堞連雲暝霧收鳴鳴清調起邊樓誰琴垂淚處情恨羌笛殘梅未勝愁數曲伴風吹戍壘幾番侵曼入賓郵聽來便覺春心破素髮生多不待秋

雄州遇雪出使日作四首

雲壓孤城勢漸低昏昏臺榭雪霏霏入遊兔苑

何妨醉使適龍沙未得歸夜館月明交素影曉塗宿重借嚴威風前似慰征軺意先學揚花二月飛

紫濛遇風

草白崗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郵泥躍冷袖難勝使面遮迴嶺卷回雲族破遙天吹入歷行斜上囊微乞緘餘怒留送歸槎江攏花

使迴戲成

尋對敕非出使才栽上申好歎孫何禮煩偏其元正拜燭獻新元卿戶大捕軏永壽杯上衣翁

白鷗南使歎枕頭無歸夢撥撥鞍潛覺旅懷閑
明朝便是侵星去不怕東風拂面來

過虎圪口

東西層巘鬱嵯峨關口纔容數騎過天意不將
南北限耶今天意又如何

戲題仙掌

三峯晴曉碧相扶仙掌分明出霧開莫向叔義
衛高手也曾先得桂枝來

題利州昭化驛

嘉陵源出本朝宗地險無因直赴東從此逆流
歸順去恬波遙與峽江通

過三泉龍門二闋

洞戶呀然透碧溪竹軒茅榭映高低行人不待
桃花發一到仙扃已自迷[illegible]
欣過龍門𣏌使車頻驚凡目識仙都海中知有
三山在未信能加此景無

漫天嶺

欲使行人直過難倚江夾漢任盤紆回到頂
終須下如此天高甚處漫

題嘉州嘉望亭

欲知藩境得嘉名試策節枝上此亭江色照城
手似練嵐光堆檻活如屛好邀民阜充衛樂出

爲花奇製坐聳使軺暫來閑寓目幾多高意在
鴻冥

再賦一闋

檻外風光觸處奇嶺頭金像對巍巍主人偏戀
南樓樂只恐爪時未肯歸

韓縝學士領益漕

去年巴蜀失秋成西顧飢流惻睿情嘗忝乘軺
宣條令更煩持節拯遐氓夜亭微雨多侵夢春
峽繁花少記名到日莫辭行部數錦城凋瘵望
君生

安陽集卷第四

安陽集卷第五

宋 忠獻 魏王 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

四十二首

皇子誕慶五言十二韻

聖統垂千祀天仁覆萬方思賢詠埸藿興儉繹帷囊寬法均疏網憂民甚納隍晝衣期不犯行葦見無傷列廟靈潛佑高穹意然彰故教生嗣晚欲示卜年長帝夢前推吉郊禖此報祥協辰初吉望紀節正迎商和氣隨銅律休符集畫堂清颸來羡應端旭藹榮光九陛歡聲沸三都惠澤滂非才塵近擁援筆頌無疆

慶曆甲申郊禮告成五言十韻 [illegible]

雪阻行禮日霽色澄霽

聖饗百精意靈心察至虔因知齋次雪爲顯癸時天清朝陳豊潔中壇致百蠲樂和來瑞物景雲見非煙卜日欣飛管通祠火舉燎知禸新禮重虛幄睟容奉感昊維穹又釐祥被幅員慶成契萬上霈澤謹三錢有幸瞻熙帝無才列奏篇爲民祈禱應親訖德百宣 [illegible]

應祈之 [illegible]

雲

郁郁寧非霧融融散薄陰油然天下澤淡若嶺頭心適意自舒卷有容誰茂深朝宗殊未起幽谷閟龍吟

霜

霜威昨夜肅天區平曉芳蘭一槩枯不恤春仁入根本只憑秋慘及皮膚寒鋒剝甲還予戟皓色禁人著鬢鬚料得西風如未緊且來枝上作明珠

初雨

上覺塵香動風前細若絲無聲猶似雪得潤已如膏足利存南畝餘滋付小桃誰知青皞德意不爲嬉遨

新柳一闋

弄黃含綠葉開罷最有春來次第知生計任隨栽者意却嗤松栢不禁移

驛路行人東復西等閑攀折損芳枝有生自是無根物忍向東風贈別離

惜花

看花閑有分分薄亦蹉跎蜂蝶爭無限笙歌得幾何利名長自役風雨不須多趁取紅香在高吟卷醉螺

揪紫二闋

慣惱東風不定家高樓長笛奈無涯一春情緒
空撩亂不足天生穩重花
紫雪紛紛不自持亂愁牽困倚春畔有時穿入
花枝過無限蜂兒作隊飛

錦被堆二闋

碎剪紅綃間綺叢風流疑在列仙宮朝真更欲
薰香去手擲霓衣上寶籠
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晚尚成堆香紅若解
知人意睡取東君不放回

牡丹初芽為鴉啄之感而成詠

牡丹經雨發香芽滿地新紅困餓鴉剝啄可能
傷國艶只教春色入凡花

遊蜂

遊蜂紛撲競花繁未到香鬚只自喧盡日却輸
胡蝶計鬧紅心裏默無言

新燕

出入高堂性似馴泥巢深穩足容身彤梁玉宿
嫌頻看巧語多應是罵人

過隋城

信馬隋城下行春訪舊傳傳臺在何處瓦礫半
荊田連轍悲笳咽途花隊雲鬱圍只留蕭後迹千

古驛青燐

苦雨苦霖蛙聲不已

暑雨翻來一厭多蛙鳴衙更幸添泥雖然快爾
行跳志爭奈良田有害何

題翠鍾亭

鍾峯隱隱隔江端翠翠偏宜雨後看大抵興王
須特徒饒君終古作龍盤

蜀葵

炎天花盡歡錦纈獨成林不入當時眼其如向
日心寶斂知自愛出蕊或來尋誰許清風下芳
醪對一斟

中秋八二首

自古中秋月風騷得意雄幾人停醉筆終夕凭
危欄海際掀鯨日雲端擢露盤一年相別恨併
與此時看
月於中秋夜人人惜最明悲歡徒自感圓缺本
無情天外有相隐世間多不平嫦娥難借問寂
寞起西傾

張院入歸杭

不因閑適出中林塵外高蹤豈易尋鴻在碧霄
誰可慕雲歸蒼島本無心堤餘一鑑平湖滿寺
枕千屏疊嶂深知己重留多下榻故栖依舊

鶴吟

答丹陽李公素學士

與君爲郡不相遥只隔瓜洲一信潮詩字屢使
來客素治聲常遂過江撓詞垣暫爾淹鴻筆賓
席何妨引巨蕉詩句滿筒煩借寄羨居空自慓
虞韶

謝丹陽李公素學士惠鶴

高籠携得意何勤玉樹懃無可待君只愛羽毛
斑白雪不知魂夢託青雲孤標直好和松畫清
唳偏宜帶月聞自有三山歸去路莫辭時暫虛
鷄群

和潤倅王太博林畔松

欝欝山頭翠色攢就中高格出林端霜凌勁節
難摧抑石纏危根任屈盤古氣自隨仙日老孤
風不入俗人看時來匠者須回顧且稟幽姿待
歲寒

菊

萬卉趍枯死香金鬪晚葩甘名應得露野色豈
如家俗態憎遅暮芳情誰忿差重陽樽酒伴不
見牡丹花

重九會光化一闋

寺北隋家發苑前登高還此會僚賢光軒莫賦

悲秋事剩撚黃花送酒船

誰言秋色不知春及到重陽景白新隨分笙歌
行樂處菊花萸子更宜人

黃通尉郎卿

古邑萬山裹區區一尉行高堂方待養寸祿豈
宜輕身屈何傷道才多少晦名贈言如可取榮
路坦然平

答胡恢推官

當年都寺接賢初屈指光陰一紀餘自說三茅
深處穩不逢雙鯉寄來書陽江聞授諸生業命
駕因頻長者車得見新詩與高論積年勞吝已
全祛

春晴

雲色破春晝高樓日未熙林梢零集南山頂入
殘雲醉粉勻花頰風羅皺水紋踏青人誤約芳
思幾紛紛

春霖

眇入東郊路春霖絕未通銷閑生莽思醒睡賞
茶功樓迥含昏霧牕異晏晏風待晴桑陌上五
馬恣驄瓏

馬上成春雪二闋

二月風光盡鎖春六霙何苦妬芳辰東君若是

回生意須與鶯花作主人
曉來飛雪抑香牙料峭輕寒特地加青帝似矜
春意早更粧新萼與梅花

過梁山泊

巨澤渺無際齊船度日撑漁人駭銃吹水鳥背
旗抆蒲密遶如港山遙勢似彭不知蓮芰裹白
晝苦蚊蝱

移帥眞定次韻答致政杜公

常山畫野直天街寄重如何付不才躍馬敢辭
奔命去扞羌曾是舊身來軍中紀律勞人葺林
下蹲蹲得意開引領思軒無路到幾臨風月獨
徘徊

常山出郊馬上口占

旌旗乘曉出郊原五馬臨風一慨然山勢似屏
西限晉地形如掌北拾燕參合豐澤催春秀發
飽柔桑起大眠守帥勉希康與蘭凡重高枕不
憂邊

登西大悲閣

諸離西藍閣頫攝一望開山川歸盛德衮傑香
沉埃城迴雲連堞烽閑草蔽臺誰知太守意不
為納涼來

別灑

一灑嘉景四時別不得純是竹主人蓮芰風前
忘九夏綺羅香裏醉三春勤勞驅場誠無避粧
點蓬瀛惜未眞多少勝遊休結戀報君須自立
消塵

新館

宴字新成若未嘉忽膺朝委易軍牙張侯暫喜
留徽客開檻憑誰種好花北沼不難平釣岸斲
城西峯猶欠入牕紗城樓後皆政敏多餘暇高
會何妨月影斜

次韻和兗州王待制過汶上見寄

淺局雖難繼大才谿堂佳致亦添來奇花異卉
宜新種時白廣陵取芍藥繁盛根植之植于芳樹連柯
得舊栽得某移連理林埋懸于縣之南之南偶良執假途
形詠歎隣封為治惜淹徊想君醉問歌人處不
向風前酹一杯

中秋不見月

中秋宜月不教晴人倚危欄意未平任是他時
圓更好爭如今夜略分明

安陽集卷第五

集卷第六

宋忠獻魏王韓琦 著

後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

八十三首

北嶽

四海尊方嶽常推朔鎮雄陽爲中夏勝陰與北胡分孕秀賢豪出宣靈造化通斗乘天位正乾發帝基隆盛高嚴凝氣横障蕃奚風舉頭瞻毓極危坐壓崆峒殖物資坤德栖眞囿坎宫星躔函畢昴祀典軼王公俗仰良材富年隨喜澤豐左肱揮渤澥右股跨燕戎地險祠庭華時平戍壘空嵐光朝撲黛霽色夜舒虹有藥皆奇種無花不異叢層巔健雕鶚怪穴老羆熊肆覲儀难闕斯民望未充何時清大漠封牒紀宸功

喜雪

朔雪飛殘臘融和變凜嚴徐來方出丘驟急震聲兼數任天應惜爭驚酒易添積深函久潤濟大略微嫌雅意明書幌多清入妾簾舞腰難學轉峯頂尚饒尖露藥仙盤挹風王氣團歸宮樹胡粉畫梅粳蜀酥黏影淡三春縈光寒八月蟾垣塗誰復辨巨壑有何厭狂助詩豪逸清驅癘氣潛歡謡騰紫塞喜色上彤幨凝畜收冰利雖庭鎮虎體吾氏無足慮豈歲可前占

上元龍燈

燈夕何蕭索朝家恤罹災民心無余樂彭奉意有誰開明月舒雲懶遊人怯漏同堪嗟悲太守獨秋上供臺

郡西齋有侯今[illegible]萱草對開因成二闋

合歡香影拂西齋萱草前臨小檻開若爾忘憂興酒怒爭如無事起靈臺

合歡萱草兩含芳一見令人樂興長唯是憂邊與憂國對花終日不能忘

謝眞定李密學惠牡丹

窮邊無處覩春叢咫尺常山似洛城會得主人將雅意欲教隣境伏香名全開正弄朝霞色半謝猶含暮雨情只上賓筵共一醉也勝渾不見芳英

答陝府春卿資政

蓬山曾許挹浮丘踰紀光陰一瞬休朔塞風霜人易老中湖歌舞景長留我膺寡幣頻先醉近[illegible]君對仙棊幾自謳[illegible]千里詩來還感舊不堪斜日凭遺樓

再答

上從西北困遐塵瀛館仙游更莫親八十賞勞弘
梅太白淞前詩贈以太白驛踐約我輩相期賦有春晴郊
按轡長侵暮夜裏飛觴不待衣多斧寸棠陰無
訟時將佳句惱騷人

題覺勝亭 在北城上

極目知何勝東西矗萬岑天雖限表夏人自失
喉襟遠木已秋色亂雲猶夕陰清風誰會我太
息撫霜鐔

題養眞亭

新葺公居北虛亭號養眞所期清策處不足愛
精神消日林壑趣一心忠義身吏民還解吾吾

豈苟安人

北塘避暑

盡室林塘滌署煩曠然如不在塵寰誰人敢識
清風價無樂能過白日閑水鳥得魚長自足嶺
雲含雨只空還酒闌何物醒魂夢萬柄蓮香一
枕山

次韻和致政王子敬侍郎歸休述懷二
首

周旋通顯竭忠勤勇退翻然得謝身鳴玉乍辭
天上貴揮金長示里中仁消時黃卷閑爲伴
抛清眠任過辰六十九歸今昔少萬年青史紀

四八
禮稱七十還君事豈必如期許退身臣子引年
雖審分朝廷優禮合推仁既登文石方延訪
由老冠不待養寵惜聖神求治意未宜輕去老
成人

次韻知具定李侍郎新淑流杯

未有浮觴樂誰知愛客深放懷當席意修禊昔
賢心自至疑仙術虛來恊道襟去留雖任物斟
酌孰規陰阻把齋中酒空勞塞上吟清遊時一
回首莫能簪

依韻和機宜陳蒿請遊城北池館二首

只恨無才濟阻飢北塘因爾失春期民心方喜
稻禾熟秋色不関臺樹宜一派芰蓮輸水鳥數
船烟雨卧風旗佳辰頗有詩人覺較得紅芳又
爱衰

去歲飢流待撫循日憂疲瘵苦傷神細民漸奮
方援手別館閒花任送春舉目山河生壯氣經
時臺榭極芳塵秋來幸有豊年兆還作偸安樂
事人

秋夕二首

大暑夜餘酷涼秋祛衆癘散氣隨雨勢素景入
宵多鴈影穿池月蛩聲出砌莎披襟子自快爽

凜任悲歌
此夕何清爽新秋乍奪炎凉飈來似舊熏暑逝
如潛露重濕谷芝雲踈點素蟾故懷殊不寐共
斗轉前簷

秋日出郊

疆野歷雄邊乘秋行此由萬峯朝巨嶽多稼入
平天農能忘飢役童嬉逼社前僚賢須共樂寒
白盡歌筵

中秋月

清商纔過半皓魄最宜圓自是秋光好非緣人
意偏一聲歌吹地萬里雪霜天是見西樓下寒

期又隔年

蒙恩加職寄餘杭希文資政

燕石寧參璧珍六曆君與共言綸陝西經略
緣鑾啣直學士令命老聯道大誰同傳千古韓非
是罪人

重九次韻答真定李密學

琴瑟煩更化樵蘇喜望隣致儀懸蟣計中好添
華親惜此登高節難偕逐勝賓遥知潭上酌多
少插花人

次韻答致政宮保杜公

無勞遷職此何名只有慙羞敢自榮撫俗未優
宣上意治邊徒欲振天聲丘山莫計推恩重銖
兩唯憂效死輕高句不須期任舊已求三載奏
官成（公近上表三年）

依前韻再答

不與皇家致太平虛寧時節便遺榮寰中自樂
喬彭壽海內空流郇魏聲一品坐來恩固重萬
鍾拋去祿何輕朝廷欲繼姬周盛會向磻谿問
老成

送省副崔刑部

此去參邦計時才固異倫富民知有道言利不
違仁餘帳無情日歸途適意春前期對清問攙

闕近槐宸

雪

六花來應臘望歲一開顏歌舞喧侯第風沙寒
戍關餘芳留草樹清興入江山後夜高樓月蕭
然崑閬間

鬢白有感

區區邊朔有何成〻失流年只自驚無一事來
頭尚白白人頭處豈堪行

晚步後園覺有春色

桃李知春意陽和到嫩萌風霜誰自困鷰蝶始
多情終入芳菲賞休論早晚榮前後何所羨書尊

波滸金餘

北樓望春

良晴芳圃泪飛埃生意顒顒望最當北嶺有雲
空白綄幾時爲雨出山來

寒食

塞上逢寒食郊園此重臨一時行樂處萬室欲
春心節物隨人好風光得處深只思民盡適寺
影賞忘霜侵

感事

一來邊障地走馬過三秋萬緒事常擾九分春
又休鶯花誰在目霜雪只侵頭縱得風光佳風
光可奈憂

上巳北塘席上

修禊春塘上誰知物趣深萬花開喜色衆樂出
和心雨意隨人住杯情逐勝斟從茲窮寒地佳
節似山陰

喜雨

脫電驅雨協春雩誰識天工用意殊不許繁花
私潤澤獨教嘉穀足膏腴群心有苦方思報寸
草無水亦自蘇始信雲龍施變利豈勞功力費
毫銖

北塘春雨

葉米乾雲恨薄羅坐看膏澤灑庭柯風前芳艸
紅香減煙外垂楊綠意多聲落簷才亂短瀑點
勻池面起圓波晴來西北凭欄望拂黛遙峯濯
萬累

再謝眞定李家學惠牡丹

牡丹京洛艶惠我見新鄰一與樽前賞重生塞
上春衰榮存主意深淺盡天眞却似登蘭室清
香暗襲人

新植花開

去歲栽花遍小欄只憂芳艶不禁寒年來醉賞
春風裏無限邊人見牡丹

牡丹二首

眞個是群芳主群芳更孰過艶新知品少開晚得
春多幾日瑤姬夢平生金縷歌塞邊今幸活風
雨莫相魔

青帝恩偏厚衆芳獨將奇色寵花王已推天下
無雙艶更占人間第一香欲比世終難類取待
開心始覺春長不教四季呈妖麗造化如何是
主張

落花二首

妖艶憑誰主春光去不停離魂亂飛絮生意逐
沙汀晚芳偷餘態[illegible]無龍[illegible]聲年年方信在潮

勿歎飄零

一夜殘芳泣露痕曉來紅雨點階除剗人終有
風流存幾片斜飛在酒樽

郡圃初夏

池館何無賴青春幾日回酒隨花謝減心爲水
凉開幽鳥閑鳴和清風自往來峯巒新在日天
與白雲栽

夏暑北塘

一夕輕雲卷怒雷回塘經雨絶纖埃蓮房倒荃
揮入斂柳幄牽絲待席開未必鷗飛知客意莫
嫌蟬噪是風來歒煩盡滌宜無累柰有詩情費

前裁

覽劉易詩集感其遊賞江山放懷白適

區區西北十經春強力今爲老病身白髮用心
論底事清風明月屬閑人千鈞未免嗤鼷鼠一
簣猶思抑孟津半晚粗酬忠國志五湖煙水樂
吾眞

廊上聞蟬

柳際蟬聲停搏怨自驚所傷非節物未定是
功名默默悲時事區區徇世情不須争噪了忌長
學[illegible]寓所[illegible]

次韻和國信避内輸北口見寄

時得不可失時乎况得天變圖非分力鴆毒是
安眠朔勝兩楹決噬臍一擻傳臨闕休發詠歸
議未嘗然

寄題廣信軍四望亭

西北雲高拂女墻危亭虛豁望中長田間堤陌
成新險天外江川是舊疆古道入秋漫黍稷遠
坡乘晚下牛羊凭欄多少無言恨不在歸鴻送
夕陽

與餘杭希文賀政經時兩絶音問忽得
訊且與近致書同日因以詩寄

閩首郵音得到無使來還喜發雙魚却思塞上

紳時問恰是吳中富日書人邀江山神自然道
存忠義信從跡昔年元白慈恩事詩意雖同志
未如

一志

一志事邊徼難甘景物催流年花易落久戍鴈
頻回細葉未成幄飛蚊還聚雷顛毛從自變肯
使壯心摧

閱古堂八詠

牡丹

極塞將何奉燕娛牡丹油館一株無誰人會我
栽培意欲見吳宮小陣圖

芍藥

從來艮守重農桑何事栽花䌓此堂已変昔賢形藻繪更移嘉卉伴馨香

垂柳

求君於此最多情先與黃金撚畫成何似亞夫屯壁地因人千古得嘉名

疊石

疊疊雲根漬古苔煙巒隨指在庭培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

藥圃

堂下開畦植藥苗更將靈種悉名標吾心盡欲醫民病長得吾民病不銷

瀑泉

遙派分流過近階潺潺終日瀉瑤環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潤物來

小檜

小檜新移近曲欄養成陰棟亦非難當軒不足憐蒼翠只要人知耐歲寒

芭蕉

邊陲稀曾識此材南方地暖北寒夕孤芳莫念違天性無奈深恩愛育何

次韻答承旨王端明

禁爲清切擬仙都多病年年絶塞居四海風雷歸舊筆二垂霜露乃吾廬道同今古猶相照事役鷄鴻不計疎莫謂安恬遂留滯是非終有史臣書

七夕同末伏會衆春園

七夕今同末伏辰方塘陶暑集珍群嬌鸎萬囀風前曲秀嶺千層水下雲幽鷺倚蒲眞入畫杏荷擎酒不須熏天孫莫向機頭巧倒載歸來盡笑君

初秋塘上

涵塘涼意早秋色動邊關酷著不終朝清風來自閑畏螳蟬屢起辭幕燕將還盡日當軒卧看雲歸故山

次韻答滑帥王龍圖

千年西北保疆垂只恐非才誤委毗報國心誠難悻悔苟時蹤跡極孤危欲求褒述明千古直把窮通託二儀多謝高篇遠相勞召南風格本王基

覽滑帥王龍圖西行詩集

文陵風騷上將壇更持旄鉞撫邊關山川满目吟雖苦戈甲藏胷意自閑威望昔嘗流塞外推歌今復奏兵閑禁中日夜思頗牧四牡看隨大

送劉易歸洛

滿懷經術欲誰傳却憶西歸治洛田富貴苟求誠損義聖賢雖遇亦推天春風始入花王國夜月長涵宓女川巖谷亏旌如未及且憑詩酒作閑仙

次韻吝侍讀張龍圖索閱古堂詩石本

千年賢迹一堂間日企英風敢自安爭似公陳無逸義君王圖入殿屏看

閱古堂前植菊一本九月十八日花猶未開因以小詩趣之

只迎重陽選菊栽當攢珠不及時開風霜日緊猶何待甚得迎春見識來

北塘重九

堪嗟唐彥鄙邊疆不信重陽草未霜擇最有花荷萬葉三年酣賞好風光

試獵

試獵秋原亦治戎飄然豪氣滿西風飢鷹餓犬爭爲用不在人知指縱功

禱雪有感

靈嶽祠官尚未回六花隨禱[illegible]瓊瑰只憂風力狂無定取意雲容重下開但得餘滋周畝[illegible]收

求瑞意助樽罍使深猶以家入伐平地依稀幾寸來

次韻答留守吝州集賢侍郎

聞說西臺遜懇章一何欽佇一何傷清松出外誠先覺白首兵閒是不祥得失兩忘緣爲衛利名相賊溺人鄉幾時微立疆垂功去付公開亦道才

再答

拙者奔馳耳者識細論朝體豈無傷苦言固敢誰更化賢衙優游自老歸四海唐虞終我身三川風月且吾鄉軍中不譜陽春贈幾接青萍駿夜光

再答

文拋儒掖禦戎疆每憶青檀只白傷馬上文章終是俗胸中戈甲亦非祥坐聲誤入聞韶耳棄袞輕投致郟鄉賴有韶時時借譽不然幽迹轉無光

後園閑步

池圃近宮邊公餘步少閑幽禽聲自樂流水意長閑近竹花紋俗過欄草費刪心休誰似我官府有青山

北塘探春

大鈞將育化微物亦先知草木色皆得禽魚意
自怡和風無不到餘樂欲同爲會此民樂熙
臺與未遲

觀稼四北園席上

[illegible]原飛[illegible]拂晴霓秋入豊年未慘樓臺酒管絃
先社[illegible]集[illegible]秋飾讌之嘗[illegible]捨卷未容極宴[illegible]
[illegible]花漫野黛抹菁菁菜滿畦區[illegible]桂牢無
[illegible]南山翁亦得醉如泥

燈夕過雪席上

[illegible]夕仙花降羯陀萬燈光裏雪花和大心要近
[illegible]皇天世常多好事覺雲際未應成[illegible]惠風
[illegible]欣勁[illegible]姿陰晴况是民俱樂無[illegible]
[illegible]倚

次韻答致政杜公小詩見戲

[illegible]上區區馨拙勤回頭芳歲已三旬何須更待
[illegible]酒日日憂邊似醉人

次韻答致政杜公以還職寄詩

[illegible]歲[illegible]邊喜未還飛塵猶擬助高山一年頗惜
[illegible]斬冠萬里思歸却笑班紫寒風燈長伶淡赤
松光景正安閑何時少奉揮金宴免役勞[illegible]
家閒

種樹

一守中山四載餘栽成芳樹滿郊衢州民如有
甘棠念惜取清陰萬萬株

壬辰寒食泰春園

寒食郊園此會稀吏民隨意賞芳菲樽前有樂
人還去牆外無花蝶亂飛衆裏鞦韆應是駭岸
邊鷗鳥却忘機黃昏湯覺春酲散細雨迎風酒
面歸

釋奠廟中作

合奠修彝禮齋誠致吉蠲普天同日祀聖道幾
人傳窮厄當時教雅崇萬世賢豪然如可寤朝
夕在拳拳

壬辰重九郎席

中山風物有前緣經賞重陽第五年莫爲素毛
悲晚歲且吹黃菊酌芳筵退求僻郡疑邀寵甘
老窮邊似好權笑問此身何計是不如嘉節倒
垂蓮

次韻答留臺春御集賢侍郎見寄

十稔違該燕區區纖濁流經時無一信度夕是
三秋友會此難約君恩尚未酬何人伴高興洛
棹與嵩樓

壬辰歲除喜雪

新雪紛冬未應人歲除方喜六花句解蘇民望

終爲臘要入時宜不㑹春欲使休祥同節賀更
教生物及年新明朝元會排天仗萬玉相輝拜
紫宸

賓鴈

候時賓鴈覺秋分便委胡霜避楚氛一片畫屏
橫遠岫幾行書字帖輕雲信通離閣誠虛語聲
到英雄似不聞莫趂衡陽幾開暖南兒贈繳正
紛紛

安陽集卷第六

安陽集卷第七

宋 忠獻 魏王 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

五十五首

次韻答致政杜公以加節見寄

西北連憂寄貴深十年回首失光陰丹心報國
期輸盡白日當天荷照臨賜鉞何勞誠硯面扞
邊雖久即甘心孤根只有衰危甚不得終身被
侍森

次韻答留臺春卿侍郎以加節見寄二首

一落蓬萊伍噲曹清流甘分絕英髦建才思有
丘山重折衝功無尺寸高許國壯心輕蹈死殄
戎豪氣入橫刀只期名遂扁舟去探臂江湖躡
錦袍

洛下安然寇下勞公持霜簡我持旄憂無虛日
三垂重開入芳春邑事高病虎厭風摧漢節卧
龍愁雨溼吳刀遙知嘯傲煙霞外肯把仙袍換
戰袍

清明獲鹿道中

尺雪征塵已倦行那堪寂寞過清明歲居近七

楸糉野縣堞或虛畔畝平只見覘拯矜節服更
無閑地陌春耕山川處處皆形勝可惜虛屯百
萬兵

過井陘淮陰侯廟

破趙降燕漢業成兔亡良犬日圖烹家僮上變
安知實史筆加誣貴不名功蓋一時誠不戒恨
埋千古欽誰明荒祠尚托陘間道澗水空傳嗚
咽聲

宿天威驛

早發天威驛深春尚薄寒龍蛇盤道路波浪卷
灘湍古木萌常晚新流勢未殘忠臣方叱馭更

險不辭難

過故關

春入并州路群芳夾故關前驅驅弩過彩境荷
戈還古戍餘荒堞新耕入亂山時平民自適白
首樂農閑

百井路山桃盛開

漫嶺夭桃樹無人亦自開雲霞深隱洞錦繡遠
成堆生意驚樵斧芳情謝妄材莫迷行客路不
似武陵回

黃砂嶺路 平定州西

詰曲崎嶇縈紆絣險復平後旌緣磴下前騎半

行樂日白山水勞生徒引名報君殊未效閒
歲歸耕

過側石驛

二月春光薄川寒驛路長花遲難動石竟輪已
驚桑嶺狹苦多險耕勤地少荒山農駭車騎望
女滿莊牆

出山口

待曉出山口漢漾雨乍晴始知經盡險今得坦
然平草樹開春意川原豁眼明吏民當自信竹
馬不須迎

送門人曾宏祕校登第南歸

十載辭鄉志登科一旦伸青綸歸養客白髮倚
門人家釀難禁癖江鱸正得尊之官如自立吾
館有賢賓

呂景初殿院被召歸闕

遍臣清舉拍指公驛召歸馳御史驄不獨危言
開正道更將高節激頹風嚴霜透骨寒威重健
鶻盤空殺氣雄朔選難精知尚薄濟時才業滿
胸中

初伏柳溪

嵩柳籠溪借碧漣激煩高會喜傑賢人間酷暑
病來伏由外消風有洞天一枕夢醒涼雨滿

遊山醉北池蓮泉陰松間遊烽靜班信倫閣作
地仙

重九以疾不能主席因成小詩勸北園
諸公飲

病襟深悵好重陽莫接郊園醉晩芳莫飲直輸
無比戶清歡全落少年場感時萌索休成詠中
酒無流不是傷猛戰巨航吹喚菊江陶嘉節趁
康強

并塞晩秋

莫賦悲哉學楚騷塞庭秋色一時高霜蘇鐵衛
鷹權峻風入弓膠士氣豪對月清吟森戟玥大
花芳酌醉葡萄汾波照青銀河淡曉夕寒光助
帳刀

過太原舊城

東晉代此九區向雉堞隨雲百載空欲把金湯
角天命却驚禾黍滿秋風雖餘墟落人煙悄不
改山河氣象雄何必壞城心可壞祖宗因德浸
無窮

晉祠

唐叔祠推晉域雄乘春來謁想遺風前庭樹古
主曾剪近壠禾新禎未同山峻尚存維翰德久
深長潤及人功愚氏不識邦君重歲歲西神酒

食豊

獅子柳在晉祠

柳出猊首天然瘦勢高楓猶嫌鬼伏松幹讓
龍象根聳伸猙爪絲鞋被　毛三眠漢宮樹人
狀可同哀

長生蘋出晉祠

奇種定仙草長生晉水蘋採芳曾著詠爲藻可
供神萬卉衰何速三冬色自新大年如欲較吾
豈愧莊椿

過甘泉寺

甘泉穿石磴山腹啓禪扉自笑趨塵境孤來爾
靜機花開松色淡脚踏歌咽聲徹十里
薔薇路香風送馬歸

甲午冬閱

練士當時閱皷高共一覩勢憑朝氣銳令又曉
霜寒事重三軍國形存八陣攢燒烘旗幟動雷
吼鼙乾畫守誰能犯循環莫見端赴谿驅推子
飄石走驚湍彈壓提封靜周旋四野寬機深天
地秘知少古今難寨巧花齊出營新月太圓全
師充國綱堅臥亞夫安鶴鵝行難卷貔貅役要
彈撤轡馳鐵騎疊前取銀盤避鞘身藏鐙揚塵
兄掛鞍弓飛三刀劍砲擲百星丸鏡管喧歸隊

青鞋足恫悴父兄人自注鬼皆休衆分彼作志銘
燕台無夢誤漢壇壯心徒內激神武正勝戎

賀呂師杜公增秩

漢唐二傅推陳白高退當時歎莫如雖有淸風
傳舊史不聞便寵及安車自緣賢逝光君輔更
約師模在帝儲何似昭公運廟席萬靈和樂決
堪輿

賀趙文富公疊職

祕殿班崇極遍聯九重恩舊及高賢雖知榮寵
人非樂且喜孤忠帝尚憐恩物誇稀聊一境得
時霖雨卽敎天萬方翹首早進入侍兒唐虞致
治年

賀春卿加大資政職

別殿深嚴龍班再須開府抚泰階棠郊陰滿
修前治思帳香銷在故山天意未容賢者樂官
方唯許老時閑芬生況結爲霖望豈要窮遊俗
吏攀[illegible]

走筆戲呈機宜著作與諸同年

不忘遊吉絶塞氣英傑高會集同群朋開射鵠
雖連小生上飛鯢不五分列上感時行晩歲男
兒行樂足從軍逐得大白巾嚴令多得紅心卽
戰勳

上巳柳漢席上次韻答機宜張吉甫判
官勸飮

天意如何未應人蛟龍栖得我亦鱗氏門望極
經時雨塞上寒深幾日春壓脚塵難自展柳
眉低水只乾勻西溪不在游船樂且慰群心祓
禊辰

柳漢朝蓮

淸香奇色匝芳洲只得公餘一見休道是好花
堪沸問簪時曾上美人頭

次韻答永興安撫文公

建牙非耦冢司官正是宸襟注意安卿甘太平
歸輔翼侍祠皇陵岱宗壇

次韻和都運崔諫議寄示立春前一日
宿嵐谷山程

絶色風霜正樹成不知韶律起從微十千酒且
迎春酌五九寒猶半臘歸彼雁好山連日上賞
詩嬌雪看人飛露封所過皆家患民吏應如挾
纊衣

代書寄大資政杏卿侍郎

胥𡡞將欲正三台促召深思輔翼才只遡變調
元王鉉若爲封駁淸銀臺嚴恆延納君恩厚絀
帝數陳星患開命相戰川行秋望遮巾右錄白

聯來

六月六日雨後過崧嶺遊從封寺觀稼

席上一

暑雨頻經信宿和休近郊方出釋潛愛難妨麥始
二併收且見苗知一半收穫謝神巖怖民職竜
豈老松過寺無壓蛟虬佳遊況過從豈識好節千
金待有秋

自和

郭況何惜出郊外遊始春才覓望歲憂鬱若山光
疑是活飄然詩思盈難收限林杏頰紅初抹拂
酣汾餘歸自此木桼坐看家四合有年將乞歲

春秋

待制崔一峰給事移守固田

使臺凝績大河東榮圖更臨輔鎮雄幕省更賁
璀錫命議圖未成未推公滿天秋色增詩骨一
路激論入歲曹一會取朝家精選意隋京今是漢
扶風

菊觴

九日陪嘉客金英泛酒船樓醅時上下浮蟻自
周旋香透榴花發甘嗤栢葉先坐宜醉把仙
錄載延年

北園秋雨

輕雨來秋晚郊園對客樽暫和秋氣味將冷雲
脫渾聲入關祈苦險綠塞嶺昏黃花應自笑搖
落獨承恩

病中喜雪

天地火陽塞氣和方一開花從無象出澤瘟大
虛來麼何為區決豈宜百瑞魁病襟難租釋歡
意阻賓筵

舊疾

一紀三逢虎中疲病早侵人生何苦甚世事愈
思深木渴長難過霜風峭不禁幾時抛組綬芝
术老雲林

次韻答運使楊政舍人

轺車勤按問弁部此先行耀重傷衣業年豈報
力耕發時蘇俗困畏日役民兵公策方紆遠提
封可坐清

至和乙未元日立春

元日難逢是立春普天誰不喜佳辰一年氣候
均諸節萬卉芳菲實九旬柏葉始傾為壽酒土
牛隨示力耕人故陰畫筆無餘膩端朔陽來慶
共新

元夕

萬家燈火徹重闉通夕熙然本順民誰道升平

無可狀請觀曹繪及茲疒月隨遊騎何曾動韃
嫁春風不是眞半病吏君心未伏欲驅歌吹逐
香塵

春寒

春寒着人骨病羸殊未甚懨懨難搦北花怯不
開南詩筆少新興戰罷思舊酣邊垂何事樂寂
寞月將三

後園春日

弁塞園林古春來似不知雨輕成凍易樹老發
花遲剩事隨年儀歡悰入病衰芳時期強黃宴
鼓揭天馳

乙未寒食西溪

三月歡娛節西郊萬萬州塞寒春尚淺俗樂政
同優賞恨杯忘算歌妍餌失鈎黃昏垂柳岸人
意共遲留

上巳西溪同日清明

柏堤春水展輕紗元巳清明景共嘉人樂一時
看開禊飲節隨日發桐花紅芳雨過粧新拂縲
柳含風帶盡斜欲繼永和書盛事愧無神筆走
龍蛇

水嬉

巧匠矜能作水嬉偶形千狀擬眞爲機關自謂
無知者手足其如有見時釣叟投竿魚自出舞
姬揷

晉陽封守遶睢陽空有馳魂若侍傍處世少容
難鑿枘與公相協自宮商冥鴻愈適知難慕疲
駑將顚失預量新句暗投頻駭目少陵光焰猛
輝煌

安陽集卷第七

安陽集卷第八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

四十二首

謝宮師杜公寄示詩編

石諷新篇百忘勞直將淵旨貫風騷門[illegible]

辭終巧意到安恬格自高三代工琴傳將樂千

年嘉沫八緒挑誰如八十歸休相字體詩情

日豪

次韻謝宮師杜公惠詩康富公爲代

彥國賢推不世奇兩詔交攻辱公詩如襄事契

誠多幸欲並才名敢固辭踈傳退來光漢史周

公歸已靜淮夷（彥國入相）須知病守榮非淺口封

鄉枌擁郡麾

寺底遇大雨寄呈二運使

怒雷傾雨灑無垠天意須史復至仁此至士民

平歎息一川不黍長精神徹犁蒼真道新種[illegible]

[illegible]隔城人誰謂不均大利豈當論小害

路泥深尺没征輪

早行

胃暑行宜早將途不困人遠風清逐塵微露濕

低臺好月看無盡高吟意益新未鷄知漸曉天

角下星辰

禎高道中晨居

山脚林成簇含窠門前流水養嘉禾森森松栢

圍先隴戢戢牛羊滿近坡官賦已供餘歲備村

歌無節得天和安全盡責廉平吏三歲齊民更

孰過

山行

山路何曾倦官程幸不賒片雲無定雨香草爭

時花暑序秋天氣晨居古字家鄉閑歎一望峯

翠列高牙

過微子嶺

崎嶇微子道行路始知難峻嶺萬千疊紆途百

十盤地磽民力薄天旱穀苗乾未語蒼蒼意平

川雨滿寬[illegible]

過吳兒谷

雖入吳兒谷危途信不虛千峯疑絕路一逕俯

容車山鳥過雲語田人半嶺鋤時平盡周道大

險欲何如

過涉縣熊耳山

我從圖栢歷山岐秀絕惟於熊耳知芳草經年

被重席輕雲無日暇時棋手頭行黍名終俗[illegible]

尸擁閑鄉亦卑何似半天留鵷馭此來為帆仙
仙馭

至昭德

此邦一山與萬山坦途由此達鄉閭望垂未成
宵衣念閭里徒矜晝錦還憂國敢忘經口慮治
身能得幾時閑遂知上冢光榮處只在州城
含問

拜墳

欲知為郡寵晝錦入家村自古拜松檟黃人如
子孫慶幢新俗觀牛酒飲鄉尊儒者榮斯甚將
何報國恩

十二

喜雨

垂稔良田雨信遲二三旬最憂死只呼天應時滂洽
真無價數日淹遲誤有年文解焦枯非甚力不
知神化此誰權何妨四序均膏澤長使生靈樂
自然

觀稼二首

久雨滂然濟旱災行田因得過家來催成禾黍
抽泥秀長就粉揄將束栽三組不矜聊問俗一
壓雜陋且容杯勺原羅馬都忘病隨目山川氣
象開
一夕廿滋起旱田斗同災沴作豐年使睹誰思
禾生可將熟備宜穀捋拳雲退不留驅旱迹氣
清渾露已秋天衰翁豈獨同民樂更覺詩豪似
有權

觀稼回

雨過觀田出近垌故廬還喜及柴荊雲平多稼
微天盡風拂遠山隨馬行寂寞秋風催曉角徘
徊先隴杰重城鄉人莫羨前驅導吾意何如負
郭耕

早赴墳莊

疊疊山依峽曉霞羲輪騰海霧天涯一川圖畫
秋方靜萬積去京坻穀盡捲鄉餘風含古意
太行高景洛詩家訟庭經日如僧舍又到村居
倚將牙

再出行田

豐歲觀農權先疇路不遐子多宜晚穀生柳就
新麻蕎麥方成蘇更菁未入捉鄉民愚白詫太
守是吾家

送張吉甫寺丞歸洛

洛中平日是吾家時節芳菲正可誇權去獨思
來偶幕春歸誰約醉桃花晴飛野馬驄仙興騣
攜親鞴蔫潔牙更想穠笙闔夜月飄然高意尋
青霞

賀春州宣徽出帥歸安

延英可須蹈鉅公西師今復父妻兮三台北秋名雖重四海生靈澤未宜莫泥兵然小策勝更充賢業伊時通歸來談笑蔵[illegible]上致主唐虞治是切

重陽甲子雨霽

伍收宵雨發秋木甲子朝來甚不傷大意欲教成九穀人心兼遂樂重陽山開霽碧迎軒秀菊染新黃助酒香氣與民和自無泠豈須從俗佩萸囊

登抱[illegible]臺

壞圖蕭疎有廢臺登高留客此徘徊幾年埋沒荒榛滿今日重蒐宴席開一境山川俱入眼重陽風物盡宜杯坐中不勸猶當醉菊蕊浮香似潑醅

次韻答滑守梅龍圖重陽惠酒二闋

芳醇盈榼副風騷慰我漳濱病擁袍把菊不同陶令喜白衣人只送香醪

滑醪清滿菊花巵只久新螯左手持[illegible]不欲報嘉隣將意厚苦無家釀帶春醨

次韻答滑州梅龍圖惠滑州甘橘

方訊欣隨答鯉開作篇并付水如來病翁逢酒唯憂過更仲制包下滑杯

寒食會康樂園

欲識芳園立意新康民聊以樂吾民天收寒食時來雨人得常年數倍春客客樓臺花外好虫虫秋舞醉中真朝來必要升平象請繪輕綃獻紫宸

次韻答滑州梅龍圖以詩酒見寄二首

對敵公如論酒兵病夫雖老敢先登如將壓境求詩戰即豎降旗示不勝

東郡何能抑上才召書看即日邊來名醪復重詩篇好贈之西園感通杯公近[illegible]故云

拜西墳

樓角聲喧促曉更致虔塋域出西垌春山帶雨和雲重麥隴如梳破雪青鄉樹溟濛天水墨村農淳野古畦丁陰迷俄景催歸馭暫向東風俗眼醒

次韻酬滑州梅龍圖惠詩

白昔能詩者如公敏思稀清風當世聳大雅一時歸宗輔方期治天頓此暫逢召棠隨有愛庭刃不勞揮吟筆閑邀戰隣邪動伏圖庾神丈敗北對景失芳菲無物酬明月何心衒畫衣驚弦當卧帖突陣正馳驅溪柳柔金嫩園花爛錦帷

爲近侑之勝因樽少遊成樂國佳氣㒩端閒邪幽高
難和判接近莫依流年傷阻閒好要接容渾不
信降旗壁謝前答公時已有聲陣旗之句循勝走撒威可懸貂
莫續安敵虜而飛客盛圖更郡奔逃始見樓吾
鄉雖甚美無計戀苦菲

次韻和滑州梅龍圖寒食溪園

溪園高致此非遐請爲公陳衆所誇一境熙臺
躋舊俗萬民和氣入新花流芳只有人思召行
樂何須坐有車不獨清明猶勝會四時風月樣
詩家

次韻答磁州王復都官

本邦爲守接隣封民政雖殊道則同決境溢然
君有惠一鄉榮甚我何功滌濡美化規模近珍
重高篇氣格雄德薄可饒勝尹誦複如空白愧
滑風

上巳會城北新磑

誰言智者不兼仁請看新渠激磑輪本爲酒材
寬物力更饒春月樂鄉民陰晴天色將寒食狂
醉人心即站富父老他年傳故事可忘修禊起
兹辰

晝錦堂賞新牡丹

欲甚珍叢稱此堂春來栽檻看花王連砧不動
開猶少對尚多情格自強白晝已凌鄉錦色清
陰宜接訟案芳娛賓一奉笙歌膏從此香名歲
月長

暮春康樂園

榆莢紛紛亂錢柳花相撲輥新綿一年寂寞
頭來地三月芳菲已過天樹寄只喧閑鳥花臺
高猶得好山川病夫不飲時如此徒有詩情益
自然

庚申相臺閔稼

淫雨裝晴苦後收彼何恩厚此何仇高田穀穗
拖牛尾卑地莊窠沒獸頭稔社徹宵喧鼓樂更

居無日苦飢流如云禍福關爲政安得豈凶在
一州

苦雨

直疑天際裂銀潢大雨連傾特異常數里河聲
轟陣鼓萬條簷溜卓戎槍雷霆勢惡旅人駭政
鵰朋凶碎客航正喜民田多沒穗幾時仁[illegible]動
蒼蒼

次韻酬滑州梅龍圖惠酒

久雨無書致睦隣坦途非邀盡長津正憂吾里
民災甚敢貌公齋酒味再得騎鼓龍方伺浪未
物粮芳已齊身太陽幾日披雲見名少如葵仰

望人

冬至前一日雪

地下陽將復人間氣已和特陰明數極六出見瑞花多賀稱新年曲歡伴故郢歌同雲留紀吉柔荔借萌科起謐灰飛管堆凝率冰波朝發振鷺集陂塍白駒過樹客輕黏暮天圓細擁羅潔非容物污碎不在風搓農畝經年瑞詩家萬古魔平明開慶會縴蟻為紅媒

臘日出獵二首

笳鼓擁貔貅韓陵山下頭人心忘伏獄鷹眼快雛隻兔蹤迹窮虎狐蹤即貴何鄉民誰會我衣

錦衆畋遊

習平禮樂存形器要閱兵須有殺生故備蒐戎伴斬代咐於畋獵可申明妖狐膽裂逃終戮老鶴拳高卜必精大穫未能矜小得幾何人不哂吾行

元日雪

人正開統發新陽盈尺稀逢雪載滂不必宮習符善歲却應和氣得嘉祥同雲幾刻藏春色利澤經時洽衆芳遙想九天排曉仗六花吹入萬年觴

新歲拜墳二首

先隴北如何新年重一過風泥人意好春入鳥聲和畝畝因時勸松楸趁暇料公餘私遂及吾幸此為多

新歲齊前家訟鈴不妨諏日展先塋遙知隴樹春方到一見家山眼又明孝弟少期為俗勸里閭烏足語吾榮此行猶苦圭符累名遂歸來更盡誠

寄并帥龐公古瓦硯

鄴瓦搜來頗異常寄誠安足奉文房早陪神化丹青筆莫滯邊書赤白囊

次韻答并帥龐公謝寄古硯

誰傳石末首青州鄴硯今推第一流更好豈堪濡化筆報瓊終念木瓜投

寄題滑州梅龍圖西溪園

陪京高選得名卿勤葺公園匪自寧政舉輔藩無一事意尊王室有三亭看花篇什煩官課對酒笙歌易訟鈴他日吏民銘惠愛定隨碑刻載圖經

寄題滑州梅龍圖西溪

四時風物隱天真咫尺城隅惜示人幾歲壞堤埋老大一朝春色與吾民壺中有景知誠少堂下無喧到始頻我亦治閑同衆樂爽河相望稱

爲隣擬於浴後以降恩之
無時庠而實同此也

安陽集卷第八

安陽集卷之九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陽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三十六首

御製後苑賞花釣魚 聖旨次韻

花蕊香亭萬朶開 珮輿高自九闈來 輕陰閣雨迎天步 寒色留春送壽杯 仙吹徹雲終縹緲 恩魚逢餌幾徘徊 曾參二十年前會 今備台司得陪侍

御製天章閣觀 三聖御書 聖旨

次韻

寶閣三休地 瑤函列聖文 天章橫紫極 洛字賁青雲 花斛驚雷起 龍騰駭浪分 宸毫知善斷 更翮雨邦勤

恭謝天地慶成五言六韻

世積皇基厚 天扶帝極安 宸心思報重 靈荅匪誠難 弼潔齋居敬 凝嚴路寢寬 二儀通聖饗 三后接神歡 惠澤開秋慘 和聲破曉寒 南山爲君壽 曉闕答群觀

祫享慶成五言二十韻

大饗無先祫 精禋貴必躬 歷朝疑未講 曠典舊令崇 良月猶冬孟 容臺訪禮中 祀期當季閏 位

綏卒歲東太卜諏元日齋誠儼法宮珮與下州
地圻館薦清秉雲儀人初駭天高德白通陰雲
成瑞懿簿多變夫風世室休嚴衛齊衣集燕工
敘爾昭穆正合食簠簋豐既裸神斯格居歆饗
尸蒙徹欣流禹律聲欽入堯聰月射千圭白星
耀為燎紛灰歌將振作晴旭漸橦雖回蹕升端
闕群瞻贊上穹香燈均廟餕惠澤恭氏窮孝若
絢鈴動恩蹤畢以索空致祥書可信讓美慈彌沖
此協亨忘會懿幷輔翼功唯知獻吉壽巍與二
儀同

明堂慶成五言二十韻

至矣君嚴父共惟祀配天明堂茲有法路寢復
申虔前刊前謨圖新煥昔傳乾坤隆正位辰
火物高遲宗德得來何推尊獨大圜兼崇太極
是並亨總齋進節物豐秋後齋精吉玄前既祇
員館駕遂潔陶官牲泛灑輕塵失涵濡惠澤先
直由誠意感卒使祭無愆翌日回清蹕中宵儼
宴延一純通俯鑾五室敞蟺蛸和必流金石磬
非主豈遺靈光燭隱戶颷駕翩旋旋齊酌終三
爲中鑾答萬年歡聲撼海嶽瑞色變雲煙穀已
均敷惠恩被幅員星雞隨赦豎赦鶴下樓宣
教不幽家至民惟視德遷普天知子道斯匪化
之然

天章閣觀　御飛白書五言十韻

內閣門清曉中天對邇臣傳宸遊典在河洛奧
書陳二聖勤勞舊千齡矩法新帝暉方咫尺宸
翰復躬親鸞拂宮綃舞花隨御筆春奎光連璧
府劍影動龍津令与祢下以絕顧宣上意均王奉
羅魚豆鯆坐拱星辰魚藻符再會蓬瀛寄此身
流霞仙飲罷又賜一杯醇既恩黼酒再賜巨杯

樞廷對竹

一紀前曾對此君依然軒檻喜重親冊心白貫
同高節青眼相看似故人不雜囂塵終冷淡飽

經霜雪尚精神樞廷豈是琴樽伴會約幽居稱
幅巾

韓縝太傳之任洋州

昔年疆埸寵雙旌官寄洋川實治并今喜遂民
留上意故求賢守紹家聲外雲仙迹虞祠古踏
石春遊溪水清時聞吏文應笑我從前衛著只
虛名

答定帥中儀龍圖寄示閱古堂詩刻

好務時多尚已爲前人勤力必隨隱所圖營葺
猶如是欲樹功名即可知昔某光賢形藻繪本
同來哲作箴規得公詩刻增光燄定誓瑜風變

俗滿

夏景即事

槐耳龍前擺雲峯透曲檻凉風即是閒煩思入滄溟荷弱翻青蓋榴新倒錦絣晚來收驟雨一枕夢魂醒

夏暑早朝二首

凉風吹暑送煩歊上馬迎風赴早朝宿霧欲開星月澹隱然雙闕在層霄

奪熱清風幾快襟禁街岑寂漏聲沉東方似動陰氣失北斗高垂帝闕深憂國遠圖深入夢費詩閒景懶成吟半明天外鳴鞘下萬玉頎然拱極心

重九席上賦金鈴菊

黃金綴菊鈴究地獨馳名細蘂浮杯雅香篩貯露清風休沉役警雨碎入寒聲自此傳仙種秋芳冠玉京

召赴天章閣觀新柑

雲閣崇先重霜柑薦瑞新臨觀紆法從趍召獨憐臣晚實開天意重恩深上(上宣諭此柑而尋常今始結)實不隨淮枳變自比禹包珍膚獻宸心格覩頒聖寵均從茲魁衆果仙府占長春

新雪宿齋醴泉觀

殘陽經臘惻皇情徧走靈祠達意情忠始知仙府迴霄寒如到月宮清甘泉既又躍民瘼惠澤非難滌厲萌日侍神龍興熱崴一吁嘉雪滿寰瀛

戊戌元日喜雪

新元迎曉朔風凉雪落同雲勢漸濃氣候未春於是臘禱祈方得合稱祥拜章紛絮迷朝珮獻壽瓊花入御觴自是三農豐歲兆人聲何必問宮商

張上甫殿丞宰資陽

去物輕遐邑宸心與近均宜將寬詔意善恤遠方民寒驛春先下春郊雉自馴白雲休引望䓁膳有天倫

次韻和崔象之寺丞西亭雨下

初暑軒窗潤翠陰更宜飛雨灑塵襟喜花添色自人意為歲期豐獨寺心餘潤日隨和氣浹好聲時逐遠風沉郊原徧採農家議一寸眞如一寸金

庚子重九菊未盛開席上偶成

重九開樽節未寒黃花初發葉皆單待看旬日金鈴綻剩得東籬一醉歡(金鈴菊兗州種小圃有之)

九日賞菊未開席上次韻答崔象之寺

丞

誰知九日接賓觴未放寒花折露房早是牛山
悲晚節那堪開不在重陽滿頭工應良辰插
夜寧衰殘意香守待金鈴拔絕艷共君寒蕊辭
餘芳

覽崔象之寺丞詩編

驚人佳句本天成艷格清奇不易評秋月照空
澄萬景落花無迹嘉多名珠藏赤水搜求苦[illegible]
出黃金鍛鍊精妙漸有歌猶未採只輸高興寫
幽情

和崔象之紫菊

紫菊披風碎曉霞年年霜後賞奇葩嘉名自合
開仙府麗色何妨奪錦砂雨徑蕭疎凌蘚[illegible]
叢芬馥散蘭芽孤標只取當筵重不似尋常泛
酒花

袷享加恩押班宣制

大袷休成慶澤新廣庭宣制寵臣鄰非煙薦瑞
龍宮[illegible]輕出綍敷言聳搢紳風結水蒼
驕玉箸日融霜羽尾半魚鱗移時始於金吾仗鵷
鸞鷟飛出禁闈

辛丑中秋不見月

懊惱閑雲取次生中秋觀月懊人情一時雖不
充羣望萬古終難掩至明疑有陰魔惜好事更
虞淫雨害豐盛須知席上徘徊意直似葵心向
日傾

崔象之中舍宰陽翟

君於榮利已恬然此治韓城為賢惠政即隨
春共照道心常與月同圓門迎俗客譁論遠亭
掩偷筐定力堅[illegible]思退幾人
曾上籍可容名記託新篇[illegible]

辛丑季秋太饗明堂中書宿齋

紫極夜居重黃扉禁戶深齋精嚴帝配祇饗禮
天心宿刻延壺箭千廬扇羽林秋聲來易感仙

寒齋難寐小雨隨雲散疏星伴月沉樹雞先曉
唱菊潤帶香斟睡起寂幽潛神化綸然適道襟
惟將思在德肹蠁佇靈歆

中書東廳十詠

迎春

覆欄纖弱綠條長帶雪衝寒拆嫩黃迎得春來
非自足百花千卉任芬芳

牡丹

曾欄新植盛珍叢異格同妍出化工何物眾人
驚絕艷一枝花坼瑞雲紅

夜合

合骨枝老拂簷牙紅白開成照眼花最是清香
合鬪分心罪句風送入窻紗

四季

牡丹殊絕委春風露菊蕭疎怨晚叢何似此花
榮艷足四時長放淺深紅

緑篠

莫輕叢篠綠陰微逆筍方抽嫩玉枝結實他年
臻瑞物最宜栽向鳳凰池

芎藭

蘼蕪嘉種列群芳禦濕前推藥品良時摘嫩苗
烹煬茗更從雲腳發清香

山芋

隨竹叢回翠蔓延土諸名異出前編會須霜曉
發珠實可把浮丘作地仙

盆池

圓沼泓澄璧彩浮藻軒殊未覆游鯈纖鱗不用
時驚沒香餌難投是直鉤

假山

危峯疊起九泥莫愛幽奇足假為黃閣何功
宜自効去尋真隱老衰痾

馴鵲

靈鵲雙雙止自馴徘徊軒檻若相親主人素解

忘榮辱何用嘆南遷喜頻

安陽集卷第九

安陽集卷第十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三十二首

崔象之宰韓成

去年同舉菊花觴自揭清音入醉鄉此日高秋來一別幾旬佳節負重陽風生古操安新治雨徹疎茅鎖舊堂君治之秋書也民里更緊應自化宰君心地本空王

駕幸西太一宮祈雨

曉蹕巖乾下九重西郊本寂歎琳宮驅陽尚作三春旱多稼翻霑一雨豐惟物致虔歸上德應誠爲答郎聽從釆聖感無旋日不在商巖傳說功

駕幸西太一宮道傍耕桑者皆以茶絹賜之

抄春時澤未全滂西禱真祠係福祥蠶女捨籠鸞法從耕夫投耒目天光勞勸勤率有優恩爻錫賜皆知佚道長海內承風誰不勸何須躬籍與躬桑

駕幸西太一宮陌上耕者叱牛聲應左右皆笑之

皇心閔雨出西坰親禱靈宮致潔誠邑蹕不知農事苦輦前爭笑叱牛聲

駕幸西太一宮謝雨

太一尊神宅近坰特紆天仗乞殊靈清衷初禱才三日大澍滂沱足四溟上繹馨香嚴報謝民祛愁歎得康寧至誠有答眞如響更異言閒退守星

從駕過金明池

帳殿深沉壓水開幾時宸輦一遊來春留苑樹陰成幄雨漲池波色染苔空外長橋橫螮蝀城邊眞境闢蓬萊臣朝侍宴臨彤檻共看龍舟奪錦回

駕幸金明池

西池風景出塵寰春豫方乘禁坐閑庶俗一令趨方域從官齊許宴蓬山樓臺金碧苔非外舟楫笙歌浩渺間與衆盡歡宮漏促萬花香裏屬車還

寄崔象之國博

知君爲邑解銅章却復先廬坐篠光對境風幡俱不問安禪心法兩皆忘滿庭脩竹爭高節近砌幽蘭擁暗芳苦論厭喧遭拄杖何如趣駕返周行

甲辰景靈宿齋謝雨

遲寂敲仙扃心齋物外清滂沱今應擣肝腎此通誠月殿栖真境風梧醒聽聲如何謝靈貺至道本難名

癸卯喜雨

一夜陰雲匝四溟朝來嘉雪灑寰瀛因風緊起先春媚翦水花飛到地輕天際定迷瑤桑胄世間今有玉樓成應時何止銷民疹直壓胡沙萬里清

聞崔公孺國博將入都近重九末至

幾日知君命駕來芳辰着失獨徘徊黄封御酒新醅賜更偶金鈴菊末開

晚秋有感

倦鵲穿林趂獨栖此情唯有石猴知西風日緊重陽近忍對黄花把酒巵

次韻答崔公孺國博

向陪士室接鵷原正是輕霜九日天辯語忘形幾爾汝詩毫揮紙速雲煙思寂碧落今無術淚瀉黄花兩無許一覧嘉章生百恨孤懐還昧覺心圖

先君嘗寫其所求擬為之贊而君謨書其側崔公孺國博以詩稱美次韻答之

遐筆衰揚逸少書孤風排拂起襟裾孝心如觀英靈在世系元承福慶餘永向淨居同相好任從深谷改丘墟君詩意主稱人善義節軒然到古初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觀君謨所書孝親崇福院牌

欲護親塋薦福殊僧藍營葺幾年餘名因先帝鴻恩錫牌得君謨大字書佛宇增輝良有爾鄉閭傳美孰加予須知體法多奇處深造鍾王畢妙墟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觀新摸郭王書

唐李諸侯孰擅雄鄴邦高譽世勲洪圖功自可超煙閣接七殊優在雪宮刀筆風流争戰外生靈安帖笑談中詩豪墨妙家藏久二美升傳定不窮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觀新摸正獻杜公草書

珍藏正獻草書詩傳識雲来示永貽幾夜風濤偃松栢半天雷雨起蛟螭臨池學苦應同妙舞劍功如未是奇刋石豈徒為世玩更思清節可師之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摸刻文正范公閒

古堂詩

聞古堂成在北邊希文詩筆美前賢高吟尚紀終軍策小亍如觀樂敎篇欲起貴名增世慕更刋餘禮廣人傳其他事業知難泯盡入 仁宗實錄編

次韻答崔公孺國博西亭感懷

常喜交親燕此中多移歡緒作悲翁桃陰已盛何曾語檜影長閑不厭風數漏趍朝心拱北恐飢歸閑客盈東人生易別須偷暇為我攜前話苦空

甲辰冬雨

安自石菴集之十　五

氣回轉燠寒絕怒號飛霙難自拆細雨反如絲惠澤非常降祥編想共褒民閭清歲豈未識得春膏天意雖滂洽人心尚鬱陶未逢銀甕出不見玉樓高酒興来差淺詩情病少豪會着紛似絮舉白待風騷

留崔公孺國博

虛亭還喜叩禪詮頓覺襟懷鄙吝捐陶暑屢開河朔飲聚星看別潁川賢我縻東府成豪吏君向西湖郎洞天且緩歸期時一笑及瓜趨闕動三年

乙巳重九

吾歌答機以過悵欣逢重九啓實壘招賢敢並翻杯歡樂事難追戲馬臺辭布繩錢乘兩出鴈排新陣拂雲來何年得還攜前菊此日花隨月令開

乙巳冰禮慶成五言二十韻

先歷方歸聖虞琴始執聲不先惟帝饗孰見事天明毅旦詠陽復踐儀循吉行宸樓正祗謹陰肇忽孳萌瑞雨頻興陣寒花幾遂瓊多言揺及上意恭尊精宗社敷真祜穹蒼至誠斗收建日晦併與祀時時待曉披閶闔凝旒下紫清宸庭陳潔饌親廟薦嘉牲受旭輝黄道非煙護

安自石菴集卷十　六

紫城柱旗停蔥衛金大庭嚴更見服袪鬯飾壇壝郎自成晶熒真琮璧和雅薦英莖纔走還虛次尊神戒側迎[illegible]千齡俄受胙萬乘已旋衛曉闕層霄迥通衢拱目傾蹕刑空犴獄霈澤浹寰瀛統業恢長治生靈入太平因知郡徽號偉蹟固難名

次韻和崔公孺國博西亭感懷

常虛西館待高賢一見襟懷兩釋然且叩責詮與進道下論豪飲遂渴羊頑金在礦須頂變逐疑無欲亦自煎相叩屢辭雖未得已齊朝市與林泉

感春貽崔公濡國博
春来天氣作輕寒故使香芳欲見難賴得好風
攄浴憤頻開韶景與人看詩情遇敵豪雖減杯
興逢辰老未闌幸遇親朋時枉駕且偷壷到奉
清歡
次韻和崔公濡國博黄杏花
穎穎裝成藥蜜才日邊開處近飛霞真宜相閣
栽培物更是仙人種植花高行出群猶仰慕香
名超格合洪誇諸賢總有尋芳會欲奉歡游決
自差
贈崔公濡國博
三十年来契分隆更從親炙達真空明非獨善
諸昏破理到無心萬事通莫話離悰傷祖席且
留歡劇醉春風海棠亭下花肯發坏子臙脂點
點紅
次韻和崔公濡國博遊興國寺廣嚴院
紺園南地壓通衢爽氣超然出世間只見莊嚴
尊十地不須微瑣説三山浮雲自縛春春失真
境無塵事事關我有歸依殊勝願更文常擾數
時還
次韻答崔公濡國博西亭燕飲
一捻繁機困滯負芳時何暇自春妍自憩東閣

延材地得會西豪聚里賢益友至言皆有味禪
宗高論邈無邊須知樽酒相留意老去離懷異
少年
丙午上巳瓊林苑賜延
春光濃簇寳津樓樓下新波漲鴨頭嘉節難逢
真上巳賜延榮入小瀛洲仙園雨過化遺馨御
陌風長綵走毬祓飲不須辭巨白清明来日尚
歸休
首夏西亭
一霎輕塵小雨過園林風物尚清和巢栖舊燕
將成子盆植新蓮未出荷欲就好峯添異石琵
候芳卉歡狂效病襟蕭索實如市孫負良辰樂
事多
忍赴天章閣觀新刻　仁宗御詩
天閣當年拂霧宣紫皇端扆侍群仙親揮龍鳳
軒騰字命繼咸韶雅正篇勸酌宴行均聖龍賜
花中出奪春妍玉峯光景都如舊但睇宸章拯
泫然
次韻和崔國博西亭喜雨
暑雨滂然僅作霖連宵殊未御陰森全祛下土
將焚患盡識高穹不忍心爭厭埃氛開衆目了
無煩熱自吾襟當軒倍勝松風過何必清音一

弄琴

安陽集卷第十

安陽集卷第十一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益容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三十二首

永興寒食後池

春意陰陰百五天小池蕭索會僚賢暖芳映水
花終淺勁竹凌軒節自全一陣森嚴林勢合萬
魚跳落雨痕圓當筵暫弭憂邊慮且伏詩魔罰
酒船

席上自和

喜閑嘉節曲池邊薄酒何須辨聖賢談席且誇

珠履盛種羌誰問蟻封全白楊花落眠氊老紅
杏枝殘笑靨圓不似丁年爲鄉日醉鄉方擬拍
浮船

清明興慶池上

連日陰岑此日晴池頭風物稱清明萬鱗潛卷
雲頭坼一鑑新開水面平兩兩危鷖波上泛幢
幢車馬柳間行嘉賓湏惜難并會莫厭芳樽冷
淡傾

垂籬洞

池圮如趨紫府家亭臺高下景無涯垂楊不絆
遊春騎曲水將飄出洞花萬本竹深叢劍戟一

軒豁乞纏龍虬使若欲共斯民樂莫頓西山下
日中

上巳會興慶池二首

元巳開樽㲊垂蘿碧洞前綺羅明浩淑臺榭掩
漪漣曲水来如篆輕撓去若仙春寒芳意晚未
見柳飛綿

興慶池頭三月三柳如拖綫草如衫筷觴臨水
蹉柯舊文鵁凌波尾競銜花雨亂飛紅撲簌茎
螺遙近耳碧嶄巖芳辰况任遊人樂不必低將席
帽擾

上巳晚遊九曲池

九曲池邊第一開艤舟同賞盡高才彎流自得
黄河勢怪石應從崧閣来塵外悦迷仙境界竹
間深有〻亭臺斬烟傳至豐碑卜花萼〻嗟作
盞灰

春陰馬上

正是風和日暖天重陰凌撓苦纏綿蕉心自結
憑誰展柳眼慵開只待眠草濕謾鋪留醉席揄
寒蘚擲買春錢幾時霞外氣霾散放出紅輪一
大圓

閏轉運汜純仁司封會興慶池

池榭春深合衆芳使臺来賞好風光波頭灩日

琉璃軟酒面操花琥珀香訪古携文晉琳琰記
遊新刻上簡當臨帰定借西園步愈覺禪詮氣
味長西園郎化先所居

登廣教院閣

岑寂禪扉啓畫闌公餘為會一開顏高臺四望
包平野老栢參天礙遠山花去春叢蝴蝶亂雨
匀朝圃枯槹閑徘徊軒檻何時下直待前林倦
鳥還

賞北禪牡丹

一春顏色與花王况在莊嚴北道場奏艷且推
三輔冠嘉名誰較兩京強巳攢仙府霞為葉更
奪天宫鐘露作香曾得輕寒天意緒故延芳景助
飛觴

次韻和都運孫永仲制廣教院三頭牡
丹

駢枝三出牡丹紅奇有雙頭結末工宛似靈芝
相並秀瑞雲攢處起香風唐書言一時起英殿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

賞西禪牡丹

幾朝西禪對牡丹穠芳還以北禪看千毬紫繡
擎黄蕋萬葉紅雲砌寶冠直把醉容欺玉斝蕭
將春色上金盤魏花一本須稱后十朵齊開面
曲欄

四月望日會興慶池
莫厭煩蒸共此行臨流臺榭極高明風前自得
披襟趣林下時聞脫幘聲澗竹交陰冠蓋爽砌
泉爭響管絃清憑軒最切雲霓望日待民田雨
足耕

送狄馬上始見終南
終南類月晦峯巒一雨氣心慕事寬故徹旱苗
寬巖望洗開山色與人看半天横示全秦壯積
雪高連太白寒欲識君多欣幸意送狄歌舞滿
長安

會故集賢崔侍郎園池

崔園高絕五門西塵外風光是處宜唐室舊池
因地得漢家遺址上樓知青螺萬嶺前浮碧
筆千竿近作籬我住郊臺殊草創一來尤覺退
歸遲

再賦
門徑縈紆洞府開了無塵外累幽閑長楊十丈
亂風雨流水數枝鳴珮環入户好峯誰可畫疑
人新竹不容删池亭面面圓荷滿蕭暮飛香送
客還

登崔園城上亭
危榭壓頹基登臨事可懷丘墟唐殿在禾黍漢

宮西臺古疑藏叙峯遠不見圭山川難盡識頹
有舊園憐

覽諸人贈狄國賓亭侯詩
漢東梁公萬世尊復唐功業並乾坤爲臣所守
餘忠義異代猶思録子孫老嗣寂寥雖未振大
名贍仰只如存後人真有希顏志豈特孤風擅
一門

送范純仁司封移潛京西
棄捐何堪定鮮驄使臺猶喜會英髦治財紀撥
常先恕移用皆宜似不勞此去任賢終濟賴幾
時當路壓風濤家叔年莫擬君能紹日看青雲安

步高

涼樹池上二闋
游鯈驚觸綠荷香水馬成群殿脚長逐浪相追
留篆跡偃波垂露滿方塘
病襟思適繞東塘水荇初花吐嫩黄行困老樗
陰下坐兒童爭喜拾紅娘

長安府舍十詠
流泉
龍首高源析派吹亂玉鏘帶花春共遠和雨夜
何長冷撼青蛇影平拖白練光煩襟來自滌可
待濯滄浪

涼榭

忠閔塊莘壯聽眺大厦開無時作熱在正暑好風來池面飛泉落林端異景回疑知仙府路瓊室與瑤臺

北塘

臺榭生涼處瀰淪瀰北塘松筠成夏蔭蓮芰入秋香蹤雨交寒影煙雲襯曉光無心投釣餌游鯉莫驚藏

雙石

雙石屬餘物來茲記年嵌空危砌下怪醜好花前名氏坳猶刻磨蘿宄任穿最宜秋後看斑駁蘚痕圓

月臺

待月西臺早終時凭曲欄雲端開玉葉海面起金盤燕席適宵稚涼波入坐寒香風來不斷清露灑紅蘭

池亭

亭出水中央輕風四面涼岸平飛吹行波戲鬱營靜夜蟾蜍落清秋菊芳公餘時獨坐萬慮默皆忘

山樓

西北高樓上南山迥面欄勢龍秦地勝陰落渭

波寒紫雨新屏活穿雲古道難仙禽如可造便擬挂朝冠

流杯

迢遞穿花出彎環作篆來若非天上醴不泛洞中杯水鳥浮還没仙航去復回蓬瀛真境事錯得玉山頹

石林

叢石競嶄巖當軒翠接嵐疑峯何費力仙島逈侔三潤撫雲猶抱溫多玉尚含樓高慵引望坐看小終南

竹徑

北榭層基下森森竹徑幽枝繁低拂蓋根茁僅通流勁節輕環勢任鞭怒走虬風霜明可驗松栢乃吾儔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安陽集卷第十二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二十二首

題致政趙剛大卿卧雲堂

一掛朝冠謝世紛終南高隱避難群不容聖治
詢黃髮便宅幽巖臥白雲書麓遠林唯我伴磴
泉喧枕乃予聞此時誰可攀真馭應有浮丘解
挹君

題致政趙剛大卿宴息堂

家園休息敞虛堂直造希夷境外鄉無物不推

山下勝有花皆似洛中芳荷栽萬扇悲長信笋
擲千鋒醉舞雲子謫仙名居自足主公樂韻日
康強

戊申末伏與立秋同日

末伏居嘗極盛隆今辰俄與立秋同雖餘暑氣虛
難禁奈有蕭颼已至風冰出魏臺徒亦貴扇
恩辭篋然收功從茲漸入清涼境林噪寒蟬露
曉空

初發長安遇雨

九龍朝發趁程初甘澤滂然灑路衢斂倦征途
泥没踝且觀嘉穀秀垂珠高原直瀉波頭惡轢
轍平牢陣勢嚴緇領仕遙須延宿蓮花湯下洗
塵軀

題靈泉觀

老木陰森蓋滿山蕭條宮殿倚嶒屼留為洽世
無窮戒自足明皇數紀歡舊浴已殘湯室暖餘
悲常慘渭川寒欲知百二關河勝更待朝元閣
上看

題溫湯

康定西征始壯餘往還休此任馳驅白頭又靡
賦秦帥却向溫湯浴病肩

題朝元閣

試往驪山頂上行朝元孤絕聳崢嶸了無樓殿
基餘後自晃耕桑復太平雨後緑苔多滑徑葉
間紅子不知名南巔更就丹霞挹頓覺沉然病
骨清

遊石甕寺路險而返

古寺跨山椒虛明瞰沉寥路危難進馬林密不
容樵飛瀑連雲濕疑嵐帶雨饒崖窮徒一望歸
步默無聊

靈泉覽古

靈館驪山下開元迹尚遺蓮穿噴玉溜字欽照
人碑古殿天姿晦真工石像奇羽衣沈舊曲錦

䧟去前已不見長生旅循耆述理枝蘇旌小杜
句奇盡老陳辭治亂由斯鹽卧思共一悲時君
自奢倫擁領此何知

題鎮潼西溪

芳林環接客相攙仙府天成似隱潛峯面搓牙
屏簇畫溪心平敞鑑開奩擁妝照檻秋蓮合碎
玉鼓蓬衣雨添暫枕客軒醒病目日斜無意獸
彤襜

題雲臺觀

仙掌峯前羽客家王盧宮殿倚雲霞最高頂上
誰曾到得見蓮開十丈花

題希夷先生真堂

伊昔天真被謫書寸教人境得仙居開門翠靄
三峯近合眼紅塵萬事疎鬢髮蕭疎容蟬已蛻排
徊高隱室猶虛何時婦伴赤松子穩駕尋君物
外車

仲秋之八日觀雲臺觀冲觀大師北軒
群花盛開

春早凡花百種榮秋芳能得幾多名仙家八月
靈葩發不與尋常俗艷爭

題于泉院

兩行脩栢夾雲根引入蓮峯直下村病骨醒魂

安氣卅綵牢收景嚴山深金壑望遠千灘出土
溜聲喧萬馬奔塵數塵勞無計住却尋歸路日
黃昏

硤石道中

氣爽風清八月天雨餘秋色自蕭然正當峭澗
難行路得見田疇大有年最薄邊青供極望疎
雲低白半危巔河橋咫尺鄉程便病骨雖疲喜
强前

澠池道中

澠澗登坡直幾重嶺頭初日上曈曨野花紅紫
連官道露蕊清香散曉風

戊申西洛中秋對月

海東推出水晶毬碧抹晴空瞑靄收素景獨宜
樞上節清光無敵是中秋家家荒宇黃金界人
在天宮白玉樓當此客塗裝病者敢於詩酒擅
風流

次韻答崔公度比部至陳橋驛來別相
會

末日勞君倦驛馳相期無失見相思義均呂篤
來千里情過陽關盡一卮喜接禪醫開道眼愧
逢詩將立降旗此行且縱漳濱卧免弄幽弄俠
少兒

又次韻答夜宴陳橋驛

客郵聊得接交親夜席開談彼此眞薄酒不辭知易別征帆從解喜難中請看隨分樽罍事可是留心富貴人早晚共成林下約釣溪風月有竿綸

又次韻答陳橋話別

欲知連日柅征車傾蓋唯憂後會賒被褐高情非白眼論空眞理照黃牙還家飢喜松成徑懷印誰驚綬引虯臥治必難逢吏責羨君奇志託青霞

重九與諸寮會別陳橋驛

郵館侵晨樂別觴一時佳節遇重陽莫悲白首今行役且伴黃花入醉鄉旅鴈帶霜橫塞陣香英和露貯金囊諸君送我無多念病劣将休去錦堂

早發韋城

北去川原極目平偷途塵歛雨初晴歲豐禾黍高低積天曉雲霞散亂明宵露尚漙香草木朝風吹緊撼旗旌病襟斗覺精神健屈指鄉邦近數程

安陽集卷第十二

安陽集卷第十三

忠獻魏王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刋

律詩一十三首

初拜先墳

來父筠竹展先墳肅肅秋天雨半昏榮入松楸難劃已感深閭閻後傷魂山川望遠平如日父老歡迎識舊恩白晝錦衣人已貴便留旌節宿鄉村

再遇晝錦堂

爲郡偏榮晝錦歸再容鄉任古來稀鄉人只驗

新章貴仙表誰瞻舊鶴飛決境士民增慰悅一軒風物起光輝鑱詩又志君恩厚鼎鑊捐身報亦微

再題休逸臺

冰井梁推幾百秋昔移爲柱立臺頭曾基面壘絲嫣殼倒影侵池側蜃樓排檻落霞凌綺席入簷初月誤瓊鉤芳林已合陰成茂不見西山涌萬丘

再題康樂園

名園初闢至和中思與康時共樂同一紀斗光雖易老萬家春色且無窮飾來敢衒吾鄉勝到

山須知舊鄰雄病守縱疲猶強葺欲隨民適醉東風

押鷗亭

亭壓東池舊壞基園林須喜主人歸想象猶茂應存愛植榔堪驚僅過圍魚泳藻間諸物性月沈波底發禪機群鷗只在輕舟伴知我無心自不飛

觀魚軒

雨後方池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荇騎頑戲忽見開萍作隊游喜擲舟前糠亂錦靜潛波下起圖漚吾心大欲同斯樂肯插鈎竿餌釣鈎

洗竹

當日曾移碧玉竿參差交植競檀欒栽培[illegible]宜長盛翳拂無人已半殘洗出煙姿還擁[illegible]開龍影起幽蟠此君高節誅堪[illegible]賢者來[illegible]看意若

刪栢

翠栢枝繁鬱未伸我來刪理務躬親根得地雖經歲逆勢參天不在人先易工夫知取捨後凋顏色長精神瑰材自入他年用莫厭因時剪捧頻

詠泉

縷帶憑軒喜決泉映花穿榔逗潺湲誰言勝境須觀山有清音過管絃赴海任遙終渾灝灌園還足尚留連老翁日寄南窓傲枕上時醒白晝眠

冬至祀墳

至日郊原擁節旄先塋躬得奉牲醪霜威壓野寒方重山色凄虛氣自高衣錦不求誇富貴報親惟切念劬勞連村父老歡相迓因勸勤耕沃土膏

燒煤戲成

無臭含天德資貧乃地珍辟陰徒肆暴萬室自融春豐黍輕鄒律歆禮陋蜀民何妨灰棄道仁政不同秦

悲二木 并序

相之州廨有老松一在廳事之後聳直數丈其上偃蓋如龍形古栢二對植於寢戶之前陰覆一庭松之東有大槐枯而中空庖人誤投灰燼於其間因而火發衛人以謂留松異日必知槐之招火遂伐之視栢之森然曰吾欲曠快其心不欲此翳于前也乃命悉去其繁枝幾盡

幹而後止是二木皆百餘年物也余再
來而悲之因為詩以志焉
偃蓋孤松挺北軒亭亭雙栢護堂前干霄夭矯
蒼龍上當戶陰森翠幄圓百歲生成猶易折近
時栽宜欲誰憐居官好惡宜加謹詩拙徒思警
後賢

喜雪

昨夜同雲徹曉陰雪林輕襯六花深一開帝慮
憂民慮普慰農疇望歲心天與酒徒張醉幕家
疑仙室蓋瑤林喜憑休逸臺西檻群玉高低聳
萬岑

雪霽登休逸臺

休逸臺頭雪乍晴病眸雖澀亦增明幾年無此
三農樂萬物皆隨一氣清脩竹拒寒森晚節垂
楊偷潤裊春情當軒欲繪西山景巧筆何人似
李成

謝觀文趙尚書寄示集注老子

公今重釋五千言一法專求是要詮天道生成
志萬物聖人功業在群賢世塵甚擾吾何欲謙
柄常持彼任先治國治身非異理兩無心迹自
安然

雙磑

一渠遊引直千金對激雙輪用智深本務愛民
除歲患且非為政有機心重羅濾雪收長利諸
植成帷展稚陰來者相沿知日盛肯教前作入
湮沉

壞林

廢角科民歲甚勞故栽榆柳匝城壕駢枝直下
從離落登餘將凌埤堄高扞蔽莫先輕枳棘森
嚴無日挺千旄霜斤謹勿窺微利惜取金湯四
面牢

元日祀墳馬上

三朝偏喜得晴和歲美民康此驗多天運上生
方啓戶土膏胥乘暖已騰波雪憑空闕高低在風
引韶妍次第過春露正開先隴近太行晴景上
嵯峨

栽花二闋

名園嘗已植群芳更得新株補舊行非欲後來
傳好事只圖芬馥滿吾鄉
百品名花手種來復尋嘉艷及時栽主人便去
心無恨從向東風自在開

次韻答并帥王仲儀端明以詩見寄

退削嘗連上清衷遂一開調元辭重任殄寵倚
非才虎士方爭奮羌雛已訴衰遽馳金節覘俄

得綿衣四稚與啗井府費深病鄰亭孤懷難託
鳳芳信怨傳梅瑞琄遲宿席箭菊入醉杯高談
嗟阻關危樹幾徘徊大鹵誠沿創中樞郎載台
三槐東第中還似相車來

次韻答宮保張相公以長篇見寄

睿聖當身會真賢上貴途驥程輕歷塊鵬運狹
搶榆大器方膺用清風自少徒危言忘世忌直
道得神扶廉業常周急囊衣異弗書臨戎貴遠
略進讀待名儒位峻升中執胡驕賴比但殊鄰
撥難整正路舁捧無機務參籌幄恬波靜海陽
高名喬嶽重勁節老松孤衆望歸鈞席群生入
化鑪幾遐通洋蒸愁鬱變怡愉明哲成推甫深
忠獨許壺上樞俄任德家輔適密愚清黃常陪
論用誠衍盡輸協心安國本聲孝保民蘇知止
頻思退遺榮遂懇圖連章傾悃愊重責獻憂虞
物議皆嗟去宸言勉賜俞四朝全始卒一代足
師模遂迷林泉樂幾忘僕馬痛韓城窮近賞嵩
谷喜深巖飛溜星分派奇峯筍迸株貫山兼勝
得卜宅與真俱壽考何人及優游舉世無神顯
叡虛觀迹謝亦婦塗不意煩詩筆勤求恤病軀
龍章驚表襟雀彈枉投珠酬唱青雖接仙凡路
尚殊終期斛宮綫先約造靈區

留題相州王琉推官園亭

王氏名園枕子城主人方壯便遺榮栽花直欲
春長在愛客誰憂盡頃萬景弁端閑日月一
身常寄小蓬瀛吾居甚邇還空羨不退堪爲達
士輕

安陽集卷第十三

安陽集卷第十四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三十一首

次韻答王拱辰宣徽將交政惠詩

適辭鄉邑入平川春惱輕寒未禁煙金印此時交大府銀袍當日接英躔清衷正渴德賢意寵質前知在代顏衰病早期還舊里不循公迹往三年

上巳屬疾

去年修禊小龍池醉席高吟盛一時今日正逢春驟荡此身翻苦病支離浮觴勝會人胥樂閉閤衰悰自不知御水有期猶半月雨餘風景頭遲遲

會食許公亭

許公亭館壓通逵強率羸軀接會賓萬壠得苗經飽雨蒲車餘粟有歸民施植中見退花杏小驚春晚繫馬蔬柔辦食珍風伯入讒沿樂事怒號終日走埃塵

扶溝宰周源來求二蘇兄弟留題于白鶴觀詩

二蘇遺筆歷仙扃賢宰來求爲發明字久半隨風雨剝氣豪猶入必利心終猶纏爲聚義雲去不假江山到骨清人對盛時須自勉醉吟蘭草尚垂名

次韻答子淵趙學士

再乞鄉邦遂志難十年方得見家山晝衣榮錦過前寵秋邏衰蒲失舊顏數月又遷當冗劇一生曾未識安閒故人千里無由覿賴有詩筒去復還

再答二闋

從來交分擬金蘭一旦前同陟道山君富高才終未偶我居榮路獨何顏鄭臺將卜全身退洛宅先輸任意閑感舊慰懷空自歎不如飛翼倦知還

退謀休洛勇難攀性得清虛不在山十畝足居塵纂白一瓢猶樂直師顏誰論世路風波惡漸見仙家日月閑我亦安陽蝸舍就羨君殊欲幅巾還

寄致政趙少師

兩曾擎手上高天遽脫浮榮請退取聖寵殿大邦方異禮確中前懇甫踰年三師共仰青宮貴四海皆稱白傅賢自顧衰殘歸未得幾時平地接神仙

又寄二闕

月榭風亭勝雅居公閑適愈多情芳樽畢酌瀛洲上誰聽霓裳散序聲

到處園亭列畫屏四時如只在仙扃歸來便是無爲樂不必重箋道德經

登望宸閣

危閣輕褰盼望宸欲逃蒸暑若爰焚清風乃越兼金貴眞境都無數仞分歸渚水禽明似雪棲空沙燕閙如蚊憑軒眷闕霸魂斷亂逐南飛送雨雲

登金銅門

當暑思來坐北軒俯看形勝在簷前樓臺突兀陵高木城堞縈回際遠天萬室正虞多暍者一身懸獨御泠然歘煩盡滌無心下欲悵輕綃撤夜眠

立秋日後園

亭館雖蕪勝勢存病襟猶足滌其昏晚凉天氣秋風入雨霽園林伏暑奔古樹穩騎危岫翠御流遙瀉曲池渾河魚未獲山芎效幾廢良辰命客樽

己酉中元

頃來求得到中元餘酷侵人尚鮮歡病塞不能初涸堰氣清終已倒盂蘭陳編就榻將開懶危閣凌風欲下難聞道禾麥盡踰尺日西偏喜夕霞丹

中秋席上

去年西洛過中秋正怯清光刺病眸此夜北都逢好月喜延嘉客上高樓眞居自與風塵絶雅句須窮造化搜但引流霞歌白雪豈殊身在廣寒游

九日水閣

池館雖推古樹荒此延嘉客會重陽雖慙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晩節香酒味已醇新過熟蟹黃未實不須霜年來飮興衰難强漫有高吟力尚狂

次韻和幾宜强至都官喜雪

凍雲凝結速成堆雪意應隨雅客來滿地粧梅知臘近一天風絮誤春迴珉歘窗席豪詩筆珠沃歌喉滑醉杯病叟有心萌酒戰明朝鐘鼓不銜枚

次韻再答

天和人意共昏昏飄擲瓊囊助客樽正會笙歌閙醉目忽驚珠玉得嘉言已凌乘蟻爭霜采更拂妖顔上粉痕東閣有賢才調雅媿無佳隱繼

公孫

雅集堂

過馬傅名事莫祥我嚴賓集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穫大豊歌滯穗訟鎮群枉閭廿案時開雅席延諸彥病守心關興亦長

望宸閣雪後

重陰初釋六花殘試倚危欄一望看魂與頓如居物外句新難得上毫端酒收案席瑪瑚碎風刮仙盤沆瀣乾化就兜羅綿世界誰爲高拝白雲寒

己酉歲除夜雪

故歷將除夜未晨勝風輕送六霙勻及時昔喜逢三白伺曉何妨具五辛一箭尚留終在臘萬花潛發欲驚春藏閫令惡傳杯速歡殺紅爐守歲人

春陰庸上

臘寒初破作春陰漸溢銅烏速漏沉氣拍笙篁聲易軟潤勻梅柳色潛深已催豪俠肆狂興更惱衰殘欲病心任是輕綃誰畫得霧昏樓閣半迷林

龍興燈夕

花而交加燦寶坊萬燈金掩玉蟾光幾時蓬與春風偶此夜人如蜡日狂俗樂一知擁壽域路迷無慮不仙鄉當筵自是壺中景莫訪金吾漏短長

上元遇雨廊上

此夕濃陰送雨來宾然天意可輕猜欲催嘉卉乘時發似抑妖蓮作偽開强弗金綠終斷續半濕羅綺尚徘徊街前一任游人散且聽新聲盡醉罍

春雪

幾陣風凝霰作牀輟承花雪入春芳南園蝶舞都難夢北嶺梅開只欠香氣暖不容冰笋茁園深潛引麥針長衰翁未得陽和助且自宜城抵醉鄉

中和節後園

半銷殘雪在庭閑寂寞園林試强過正病寒威連月困不知春色一朝多小桃樓角香心動百舌枝頭語意和促理新醅加釀酒只憂韶景去如梭

仲春釋奠

明祀嚴先甲嘉辰歷上丁釆芹因舊館釋菜協前經俎豆由斯學㮚盛信匪馨欲知特祭重百

世仰儀刑

庚戌二月十六日寒食會推集堂

百五嘉辰此命筵中分春色極芳妍花遺嫩蕊
饒風地雲坼輕陰半雨天淑景萬容妝就物勝
游千路入神仙酣杯莫顧歸時夜藏火難逢月
尚圓

會壓沙寺觀梨花

同賞梨花過淨坊壓沙幽閴面平岡孤園不治
黃金界醉筆徒誇白雪香風急幾飜雲影亂嚴
深全掩玉毫光朝來經雨低含淚鏡裏眞妃寂
寞粧 翩翩

次韻和宋迪推官壓沙惠詩

天知人意喜春娛故作輕雲捲復舒風撼花瓶
鋪晏席雨平沙橋助流車蛺蝶嫩葉初眠柳馬
芭柔椿未薦蔬何必笙歌喧坐上且延歡伯侍
香裾

過全福寺

伊昔豪英襲將才更崇因果欲何加精藍世自
傳經服繪像塵誰障碧紗詩好盈編堆錦組字
奇隨筆走龍蛇空餘舊史高風在哀替嗟吾外
氏家

安陽集卷第十四

安陽集卷第十五

宋 忠獻 魏王 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三十二首

上巳會許公亭二首

三月三日來御水涯古亭春色綠相遮牡丹已認
冠羣葉郡李真疑綴引花 庶上 侍妓旋歌成雅
唱惡風吹酒入微沙七晝終久從飄忽不障清
歡祓禊家

元巳來開到許亭勝游差遂幾開扃尋春自失
花顏素愛客偏向柳眼青曲水事遥存禊喜甘
棠人去想儀形 許公 祓蓮莫想杯行數歸轡
迎風酒易醒

次韻和通判錢昌武郎中上巳許公亭
惠詩

亭館蕭然古岸頭園林雖雅背清流感時堪惜
芳菲過扶病須從祓禊游㬰艦逆風來醉去落
花隨水帶香浮東欲繼山陰事立賦新篇不
易酬

次韻和留守宋迪推官遊宴御河二首

旅飯舒宜泛御河何妨同俗樂兹辰中五三絲
物物過五 三清 判以 有遺 朝三 州に 之秀 對 八十春光不破

句紅旆猷風波電州綠波傷偶散魚鱗欲知治
世升平象請看熙熙兩岸民

三月春容駘蕩天御流飛舸引雙艫十分芳景
無三二四合遊人有萬千花任風殘猶逐水酒
隨歌半已空船病夫且伴嘉賓醉不遇明朝卯
尚眠

三月十八日上水關

河曲春遊得舊儔使君從俗上蘭船低蓬密罩
香羅綺小艇交馳細管絃有獻蒲盤供芍藥競
豪臨水落鞦韆歸來夾岸民觀甚望遠應疑李
郭仙

三月十八日會望春亭

此日傾城樂御河作河生日語應訛波涵桂艦
千花亂風壯歌聲萬曲和元已嬉遊非俗尚十
洲光景得春多衰翁欲盡都人興醉井歸同夕
照俄

西園初暑

可愛西園夏景長南來風好拂襟凉樓臺軒豁
年殊舊池沼乾枯雨未滂群鳥護雛時起翻叢
花成子幾堪嘗欲知避暑芳樽味泌遍林禽玉
瀣漿

寄西臺子淵趙學士

昔年爲館校以才名屢升沉孰可倩直使膺鸞
叨上第掛教贅傑老西臺莫悲厥處荒三徑且
把功名寄一杯應笑位高歸去晚誇多終日愁
蚊雷

苦熱未雨

驕陽爲虐極煩歊萬物如焚望大焦舉世不能
逃酷吏幾時還得快涼飈精祈擬青泥龍效大
索淮誅旱魃妖翹首岱雲膚寸起四方膏澤盡
良苗

雨足晚晴

雩壇護龍發怒雷欲驅持旱滌民災四溟旁罨

三農足萬宇愁襟一夕開虹影漸從天外散蟬
聲初到枕邊來高樓小酌清風滿不勝當年避
暑杯

庚戌秋分

淅淅風青葉未凋秋分殘景自蕭條禾頭無耳
聃微旱蚊觜寸花毒漸銷錢逆嫩苔陳榻靜宇
橫簷曠逆送西園宴集偏宜夜坐看圓蟾過
嚴譙

中秋遇雨

待月中秋一肆遊雨輕雲晦似無緣何員寒影
搖杯面且命高歌醉目前莫向長宵空悵望定

應明夜亦嬋娟憑欄可奈時人意不愛清光只
重圓

次韻和通判錢昌武郎中中秋遇雨

靈祠躬禱極伸虔唯恐傷病畝田不恨高樓
空宴月郄欣豐澤入民天且歌吹稼穡樓畝莫
賦嘉期動隔年娥誤賓軒侵夜散阻看銀界爛
三千

中秋筵散雨餘見月色

正苦中秋瞋雨侵忽驚涼月破雲深玉光未透
冰涵玉鑑影微昏鮮上金彩筆怨吟幾綫望巨
觥酣戰欲重尋孀娥似慰人心鬱時放嬋輝瀉
蓮陰

重九會安正堂

欲安衰朽敢虛堂竊信孤忠敢自當本幸歲時
同衆樂適開樽俎遇重陽黃花旋插香環坐翠
嶺新成妙出牆留與鄰都爲故事年年常占好
風光

重九晩登騎山樓

蕭疎嘉節得陽重病守西園此又逢且奉賓歡
窮勝事莫悲秋色動衰容管喧聽宇凌歌席前
碎金鈴上醉鍾何必更臨高處會北樓深古近
騎峯

壓沙寺梨

壓沙千畝敵侯封珍果誠非衆品同自得嘉名
過冰姿誰知精別有雌雄常滋沉瀣充肌脆乙
假熱脂上頰紅四海舉皆推美味任從潘賦紀
張公

送鄉師上人

區區京轂幾經春不退方能運法輪欲舉筌蹄
皆自達縱罹寒暑豈君辛大千雖納寧多施一一
切誰名得度人我已心中了無物重須師說究
微塵

送謝山人歸崇睿舊隱

董君壇側杏林新董山澗種杏今已與有山高人後種千餘株以充其遺高
卧雲霞獨一身已究丹經成大藥更居仙府得
長春仁心務濟誰思報道術逢知即示眞暫別
山來應自笑紫霄曾未識紅塵

通判錢昌武代婦以詩見別次韻爲答

衰病何堪治郡臺武中猶喜得高才方資庖刃
投虛利忽惓瓜時及代回別袂醉分雲共慘去
塗塵寂雪初培飾光久已衝牛斗力振沉埋尚
愧雷

喜雪

欲識經冬氣倍和高穹回矚念民瘼盡使秋夏

年龍此併與衆區瑞雪多是處王率開壁府幾
番雲良滿銀河来年定逢前年麥勤得棠須醉

又歌

雪二十韻

大宇昏凝幕星黃東涵津根豊兆上瑞敢判洪
興垠皓彩生和燭深仁出化均水昨興氣幾
日因疲民篇慰三農望潛基國春道山許遊
玉佛界普成銀綏舞疑飛取徐来類積薪盤高
學露梁隙細入騎塵易掩妖頹孃難藏厚地珍
壓輕時斷續舞猛忽紛綸背使瑕瑜見惟思沃
辭均歌妍昔似郢壁碎下因泰州冷侵删麥符

光遥琢麟充盈是貂璧挺特有松筠近發梅先
發瀕江練更匀撲玉競珠簾蛩鬼趕精神病骨
驚新怯書帷憶舊親風流济醉日豪放任詩人
陳閣方多暇雕園喜命賓宜城須大引佳味遡
吴醇

次韻和張宗益工部初到相臺二筆

園池開拓貴經籌雅意奚專自宴休好事應逢
賢守綿康時聊便里民遊一閒公暇闕無敵須
激歸心浩不收斗覓冊浴懷綏樂亦松筠邀逐
布留

再和

綱小臺湖東州含郎衆守喜安休五只一元三
歌穠樂我里甘忘未歸遠遊車入梓春益從
林寐氣夜方收珠泄時復卽豪筆爭来鄰人欲
借留

又次韻和題休逸亭

昔年衣繡臨吾鄉後圃力然亭茅并逕生蓬
卧翻壤蝸搆及茅營曾網林　為牌桂植增秋千
視黎薪森成行錦鱗達然　爲對過心歌酒賓
東堂

再和

蘧廬風景撫府良宴上之蜃　殊卞荒闢延賓侶

在鎮島縣句英王生龍崗　豊羨刺繡星前会
敬送済掛花行鈴齋吳叔　何吏隱便是道家蓬
白堂

次韻答張宗益工部

昔秉臨漳守娛心自退公閑愁放天上直与京擇
臺中無處雖云適規模惜未豊依國隨舊堞架
宇出新工材品珍方用抆名異始克泉分引水
堰梁下郡城適今始准收藂辭供病翁笙鏞
諳癎曳珠玉滿郵筒詎敢矜前政徒知惬下風
川此留衣錦西嶽峻雄嵩休逸落拍月祭嶋浪
御虹垣條多暇日消　誰何窮

殘臘

北土嚴凝負候偏臘殘池館愈蕭然長河冰塞多寒地密雪雲藏三白天粧點瑤林迷翠松北人以重霧著物謂之霧凇沉埋菌草未羊眠但知催釀宜城醖終見春芳次第妍

次韻荅致政宮師張相公

早謝樞衡貴道遥晒愚樂從黃卷俯前命赤松俱風雅擬前事雲山世外娛何妨煮茶下赤松谷乃松庵之所散髮伴樵蘇

次韻荅相州張宗益工部

處暗頻驚擲夜光千金高價恨難償嬌桃入口知仙味鈞奏醒魂認帝鄉辯解重闈思鬱鬱戰逢強陣怯堂堂懐歸自是衰疲甚不為吾剛拙舊腸

又次韻荅

故人憐舊政衰恬一何深善量推勤治優聞稱道心池臺得勝乘風月入高吟洒户雖慚角詩盟已屢尋詞豪甘自屈氣鋭敢輕侵苛變雲霞爛冥搜海嶽陰喧和生解律淡泊寄陶琴但媿衰難此安敢別大音

安陽集卷第十五

安陽集卷第十六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三十二首

辛亥二月十五日

倏忽韶光一半過寒威猶尚壓喧和故摧春色歡終減屢失花期日旋那病骨不禁風料峭衰悰難遇醉吟哦凭欄更為芳菲惜重取輕苔擁舊科

辛亥寒食

寒食春城是處花唐賢詩好此難加擲眉拖露訝還皺日脚紫雲綻復遮花抓喜隨膏雨解自去冬雪後至春方雨人謂之解花抓鞦韆閑任綠繩斜芳辰只媿樽前淡妓版停歌不振牙

清明會壓沙寺

時節清明府事閑壓沙高會散禪關妓歌沈席摧鶯舌不繫舞花影搖樽衒粉顏春色滿添膏宰後人心和入醉遊間坐中尤覺風來好白雪飛香混悔山

同賞梨花

興般梨珍號素封千株花發此欣逢風開笑臉輕桃豔雨帶啼痕白玉容蝶舞只疑殘雪陸月

原缺

明唯覺異香濃尋春已恨來傷晩莫厭頻揮潋
灔鍾

又一闋

花下延賓啓宴杯回頭香雪郎成堆主人自摯
宜城釀不為青旗趁爾来

辛亥上巳會許公亭

修禊園林枕御津宴亭軒豁足娛賓羲皇治世
許長日崑閬仙風爛熳春脫俗且將詩送酒酧
察纖吟須仗筆爭神會餘俯仰皆塵迹不醉山
陰定笑人

許公亭席上別鎮帥呂公爲諫議

元日津亭景物嘉春當軒取弭高牙棠陰共識
思賢地柳色偏傷贈別家御水火陪乘輿棹灞
園難趁及時花杯深莫拒勤拳意去路音輝日
日賒

同賞牡丹

國艶孤高豈自媒寒鄉加力試栽培當時尚昧
隨和貴今日真逢左魏開名品已先推洛譜豊
魂唯恐失陽臺花王親視風騷將中的方應賞
巨杯

辛亥三月十八日遊御河二首

都人彈出集河湄稽記從初放水時三五已過

次韻答簽判沈唐太丞應祈雨足

一雨滂沲過作霖油雲隨禱極陰森微誠未必
回天意靈答潛知治衆心聯絡共先有在穀價
昌難擬不論金朝来可喚更相賀犂亡侵深二
尺深

寄致政歐陽少師

獨出文章世孰先直聲孤節亦無前欲知退足
高千古請視經備疾九年在我光陰長吏樂扶
天功業去如捐西湖風月誰為伴突許當時處
士賢

盛暑思掛滎嶓之游寄相守張工部

伏暑如何散鬱陶樂嶓陪賞望空勞紅芳照檻
蓮千頃綠蔭環波柳萬條趣第小車誰競挽見
山新址日增高遥知賢守多娛地詩筆雖豪酒
未豪

辛亥七夕末伏

二七今同末伏辰初秋時候暑微去星橋舊說
通靈匹劍肉何人遺細君笑席冰寒心共爽渠
風蟬急耳欣聞郢中新曲高難和唯付珠喉任
遏雲（時燕引沈太丞有上夕新曲）

七夕會閱亭觀蓮

陶暑娛賓次水西滿塘蓮芘覆軒墀荷㓜似與

傘纛去旁曲知將盞到瑤肯把从流歎儉幕且
憑歌調擬吳姬從來拙宦老難巧任過螢光辭
不知

貽刑臺吏大卿

憶帥秦亭二紀餘當時賓幕盛英髦雅牛共樂
毬場宴倚馬常資記室書台寺久從遷緩恨月
卿猶滯剖符居樽前想解留連意一笑難逢易
掺袂

元城埽行河

怒河秋漲偪都城縱嚙長堤豈易平氣悍若從
天上落勢高難使地中行築垣居水雖危事況

馬回波足至誠故道幾時循禹跡免教常歲害
民生

行河道中

鱗鱗郊隰引雙旌頗訝塵襟病眼明微霑際空
隨日破道林環野接天平捺卷禾重龍新雨翫
擔牛閒罷力耕策馬故尋堤上路移時欣在緑
陰行

辛亥八月十六日社始月望

中秋不必拘三五惟望時方月正圓已屬社壇
通朒朓始開宥席對嬋娟清光自喜今宵蒲俗
會從輸一日先樂事幾去為風雨破直須歡飲
倍常年

辛亥八月十六日夜復值陰晦

舒輪方滿正中秋報社神歆已降休且共良晨
歌稔歲何須明月照高樓金絲自壯歡吟氣風
雨終為樂事仇酣飲野翁猶帶斷不爭豪飲亦
堪羞

中秋飲散始微見月

待月中秋欲共歡不堪陰晦阻群觀賓歸已徹
青油幕雲綻聊窺白玉盤軌榼酒狂予未歇捧
觥吟苦得應難孀娥此夕潛何甚尋要人將別
眼看

九月四日會安正堂

秋光濃拂使君家尚去重陽五日賒月論好詩
成宴飲更先諸客對黃花池泮清雨幾錢寒
雁書空字字斜但縱高吟開醉膽莫驚搖落動
悲嗟

辛亥重九會安正堂

斯堂曾許占風光（去年詩有留與新歲年年都占盡風光之句）須
到重陽復命觴坐上幸非前歲客杯中無改舊
花香初晴已過登高水散處宜趣自得場唯有
一時詩酒戰頽閒强戶振雄鋒

邵席再賦

無音逢節佳賞興翁和當筵盡雅才銅鉢一聲
詩已就金鈴千朶荷花開月明正有抽毫樂夜
永何妨秉燭回無酒可供彭澤令東籬空望白
衣来

辛亥重九登騎山樓

西北樓高四望長登臨還賞節辰良前陳處棄
星光動相衛名山記字詳璘璃不妨歌酹弁茱
萸誰白醞香叢病翁安敢當能賦只俟英廷作
報章

和運判張端秘丞戲題安陽郡圃

萘楊陰裏百花開誰記當時任意栽好事繼逢
賢太守算無心望主人來

代郡圃見荅

畫錦輕拋又幾年縱逢春色亦依然爭知臺榭
笙歌外盡是傍驚鄰怨天

再戲郡圃

一辭康樂困喧囂花笑鶯啼似惜嘲日望君恩
容病質得歸應自解譊譊

再代荅

賢臣素賤猶鄉守莊舄雖榮尚越吟已葺吾園
似仙府莫教歸信苦沈沈

安陽集卷第十六

安陽集卷第十七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易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陛重刊

律詩二十二首

御河舟中

過處先可備輕舟猶恨山鶯鴻情自動流水意
長閑村落多豐外寒溫不定間如何援民溺揆
首只空還

視河愜山

河決全堤在漢成曾推延世此經營安人為愜
當時意寸事因悲不朽名誰繫故山隴御水坪

過新潛入鄴城一跡一塞俱稱利輕訪遺蹤豈
易評

至節筵上喜雪

至節開樽就席前六花飛舞助賓筵飄空自勝
重羅麪引滿偏宜旋繫綿合坐歡盛宵多地幾
許摘道落梅天況逢陽復真亨會贏取笙歌爛
醉眠

元宵席上

燈燭森森萬象羅微宵車馬罷誰何追人好月
嬋娟滿消雪輕寒料峭多佳節樹從河泛暖祥
心低逐韶音和㸌蟠乘春月欲開民歡不為樽

前笑與歌

次韻答致政歐陽少師退居述懷二首

日跂高風謝世紛只思移疾卧漳濱萬鍾糠粃
常知慕三徑蓬蒿欲自耘忠義心誠終老合仙
凡恔路坐時分唯瞻天外冥鴻遠會起卑飛及
舊群
塵俗徒希勇退高幾時拔迹泥耕樵神交不間
川塗闊亙消難因老病消魏境民流河林岸穎
湖春早椰棠橋相從誰挹浮丘袂左右琴書酒
蒲觴

壬子上巳會許公亭

來守留都第四年年年元巳此開筵一春曾喜
陳歌舞三會皆逢去管絃無禁只憂辭酒客多
寒詎辨惜花天欲看郊外風光野更上亭西祓
禊船

上巳視堰之新堤

元巳西津禊飲中菜防因視堰山雄調夫雖擾
三農業禦水猶希一簣功曲突慮微方絕患開
門輕敵是招戎岸邊觀者應相笑遺賊徒嗟過
後弓[illegible]

壬子寒食會壓沙寺二首

踏沙徐入綠楊中漸見祇園寶勢雄栢奮怒虬
攫古殿花遭嬌豔散春風娛心未放歌聲好對
目難賙幻術工[illegible]共醉一時寒食宴不須
庭際杜丹紅[illegible]
一春光景渾奔東且趁良辰會壓沙藏火未須
傳蠟燭感時空自把梨花笙歌不作芳菲主風
雅終成冷淡家歸路復疑青漢上御汲舟穩觀
雲霞

同賞梨花

寒食西藍賞素英白毫光裏亂雲騰莊嚴金地
三千界顏色瑤臺十二層后土瓊花慙我寡唐
昌玉蘂豈吾朋雪香預約為亭號修創終逢好
事僧

落花

萬點送春愁人悲未足悲禪關無問理溪曲過
開時細委津陽路風回洛水渭流年來自去醉
莫論空枝

壬子三月十八日遊御河二首

寒食初過始及旬[illegible]魏都偏重此佳辰傾城
盡作河生日匝岸爭如蜡祭人幾艦神仙疑瀛
洛一川笳鼓任同民東皇似助熙熙樂併與千
門萬戶春
三月遊河魏國風憾山通日正暄[illegible]壓沙寺古

花殘雪過馬橋高水熱入虹泉樂自深春色外
莫甚傾瓻醉吟中天公恐雨傷民意只放輕雲
曠碧空

舟中再賦一闋

畫艦雙雙掠水飛一天雲重鎖春暉迷頭不與
追鏡皷無限遊人寂寞歸

安正堂觀牡丹

何須風雨苦相催自結東君不在媒開晚要當
三月盛豔高宜作百花魁好期天上香魂返長
對樽前醉玉頹誰道元與能體物只教羞死剌
玫瑰

致政宮師張相公遠惠佳篇謹次元韻
爲答

八十康寧極品榮神仙居處足興生風騷此日
資高尚事業當年有太平酒量更從閑後長禪
心偏向靜中明自嗟不及飛來鶴（公向在京有鶴自至闕貫）
（不去）能伴公遊繹道情

又次韻和續成絶句

醉卧高峯得句豪豈知平地有風濤塵喧病驥
鹽車重終日長鳴只告勞

聞致政趙少師干領川

一憶賢交動至誠安車雖遠必勤征荀陳爲會
還推衆德呂相思不問程洛社成圖茲易合越
溪回棹彼何情西湖便是瀛洲上莫接仙遊路
海鯨

聞前都水王荀龍郎中將年二三知舊
遊天平山寺

天平高絶是家山兩治安陽欲到難此日名郎
貪好事直携嘉客遠同觀峯擎寺脚重霄近
想潭心六月寒遥想醉吟崑閬裏亂飛珠玉出
毫端

次韻答致政趙少師感懷

羡公朝夕挹浮丘應笑吾曹窘若囚塵外有誰
攀逸駕塵中何處着閑愁心休已得玄真樂身
退猶存國事憂積善由來神所勞坐膺全福不
須求

壬子中秋對月

一輪徐出海東頭皓彩全供白帝秋桂跡自消
安在所寶光無缺子因修池心影撼金鱗碎杯
面波隨玉液流此夜團圞看處好何須偏上最
高樓

登大安寺閣

岧嶤飛閣聳晴空此過層梯第幾重四野風煙
龍勝地半天金碧護眞容浮圖逼檻抽雙塔坤

坑排雲矗萬峯數刻飄然霄漢上直疑超界脫
塵蹤

八月十九日賞菊

春英無不惜開遲秋菊常懷素景悲慣負晩霜
孤索寞恕逢先閏促離披欲移庭檻嫌傷早擬
從賓罍未入時自是寒花當守分一違佳節㤀
人嗤

壬子九月七日會太安寺

肅辰禪宇展疎莛才去登高二日前欲識先朋
成雅會要聞清論接英賢何須白雪喧歌板自
有黄花送酒船危閣半空同倚檻一般重九宴

寥天

壬子重九

菊有黄花氣候移重陽香萼已乾枝金鈴後拆
孤芳在玉液輕浮一醉宜煙渚去來鴻自適霜
叢飛遶蝶何知風前客悄從吹落且伴山翁倒
接䍦

追賀政丞尹西蜀

坤維求尹此難才重倚真賢出上懷一去棠陰
歌蔽芾再來人樂似乖崖新承綸綍從天別舊
過山川作畫排莫候使星臨益分郎回符采正
三階

壬子冬至喜雪

陽氣初升力尚微雪花來從故陰歸潤著千林勵
來時出暖逐輕灰應律飛彤筆喜豊書瑞諜主
主收影侍靈暉戢長班集應同賀紛珮光寒拱
紫闈

次韻答接伴夏倚少卿

定幕雍容綠水賓使軺今喜接才塵當年不足
稱良治此日空慚問大鈞鐘鼎已無前飲勝笑
言塵認昔懷真開樽莫惜俄頃弁數刻相違易
愴神

壬子十一月二十九日時雪方洽

近臘猶煙六出繁忽驚盈尺及民寬萬方豪澤
人人賀通夕無風陣陣乾危石蓋深蹲虎隱老
枝擎重玉龍寒欲知瑞應銀為界試陟高樓一
望看

新移宴廳

翹藩池館有唐風宴宇眈然制尚雄歲月已深
摧巨棟庭除非舊[illegible]基址買廣外適
在園林掩映中從此命賓何最盛四時嘉崇盡
宅龍

癸丑燈夕

爭放紅蕖燦紫絲勝遊誰肯惜千金人和更有

原缺

宋 忠獻 魏 王 韓 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三十二首

癸丑初拜先墳

晝錦三來治鄴城古人無似此翁榮首過先隴
心還慼慼見家山眼自明釃酒故廬延父老駐
車平野問農耕便思解綬從田叟報國慙雖萬
死輕

次日早赴西墳

風入旌旗撼曉光兩塋親展喜非常濃陰蔽野
驕喬木迤邐勢横天認太行自歎重茵寧久養縱
畫三組敢夸鄉路人或指榮雖甚明哲何如漢
子房

墳北觀泉

墳北清泉味至甘寺僧渟畜已成潭躍魚靈感
思追孝酌水高懷不戒貪萬草日涵珠競出一
天晴落璧方函暫延嘉客求新句欲創幽亭那
就龕

初會晝錦堂

重向高堂舉宴杯四年牽強北門回故園風物
都如舊多病襟懷逐一開白髮耻夸金絡騎綠
陰欣補舊亭臺因思前彦榮歸者未有三回晝
錦來

次韻答提點醴泉張宗益工部喜還鄉
郡

倦飛垂翼柰旁何昔向南枝得舊巢三治故鄉
前世少思遺履上恩多病魂醒處安門棹酒
量乘來怯巨螺復聽雅音清瞶耳爰居誰辨九
韶和

初會榮歸堂

當年嘗欲志榮歸因遂虛堂面北池樽俎落成
方自我園林爲主已掄誰車來故里前恩在難
報深仁舊老知頃侯安車時訪此賤言人始信
吾詩

再題狎鷗亭

危亭初起俯清漳只得當軒幾醉吟一日鄉園
傷驟別四年宮闕動歸心簷前好竹今成籜波
下脩鱗舊已種討鷗識再來尤不懼向人馴狎似
家禽

初登休逸臺

休逸臺高復凭欄依然嵐月昔生顏城頭仰視
親栽柳天外微分舊見山草色且無歸後怨禽
飛同到倦時還欲知恩許三來幸錦擁軒裘向

晝閒

茉帰翻蓮戲成

風捲蓮香不斷頭田田荷影動淸流紅包客郭
魚鷹坐綠蓋低容水馬遊時折嫩梢供玉箸更
栽圓葉代金甌何如蒲艦傾醇酎醉向花前打
拍浮

再萱雙碓

萱嗟它麴歲勞民害計新渠激碓輪若念經營
存愛利肯從荒朽費因循軒檻遇萱知還舊花
木欣來似見春已作州人遊觀地即期同俗樂
芳辰

喜雨

何假嗔雷擊怒桴點傾嘉澤決民區經時亢旱
郡心駭數月焦熱一陣蘇已發末苗安在揠再
生莊䕶不虞枯須更慰蒲三農望郡欽神功寂
似無

再題康樂園

舊拓名園壯鄰中木思行樂與民同闤闠已慣
春遊盛花木誰矜半植功愛客笙歌雖不定稱
時風月且無窮三來縱賞人休訝白髮蒼顏坐
醉翁

次韻答安撫滕甫侍讀誕日惠詩

稼笋觀揮善祝詩老顏筋骨逸如飛玉關尚挹
勳侯入蓬海先欣病鶴歸顧眄已知增氣欲夢
魂猶想接容輝宸襟一日懷忠盡召節星馳出
禁闈

癸丑七夕會北第

荒居聊足奉賓娛隘甚難希玉瓶呼秋侯俯新
零白露路節初白露和一仙期還喜望黃姑雲間誰識橋
橫鵲庭際方欣網掛蛛天與性靈元自拙卻求
星媛可回無

中元病起

中元時俗類秋嘗病起躬行力未强捺米乍炊
知早熟香盂蘭方倒喜初涼風摧豹脚蚊休拍露
遍雞毛菜已長皮骨健存心尚壯猶思荷葉當
眞觴

次韻答張宗益工部喜陳薦龍圖壽甫
俞侍郎同至相臺

嘉宴非期會仙因病守邀靜俱知道勝隱不待
文招柳色堆球掛荷香湊綺寮幾回杯與返同
欲往仙飈

次韻答陳龍圖述北第林泉之勝

老顏莬裘欲退藏一區營宅已過楊林泉不較
爲生厚名節猶希到死香机苴蕭居忘叙階若

任蕭涼頼逢素舊時相樂同入無何嘯

題王荀龍郎中長興院新葺雙清堂

初無好事名君來殊欲稱高情誅茅泊屋旋洗竹疏泉得二清苦任雪霜凌致飲靜月寫寒聲因知嘉號非虛美翠擁流環豈

八月十四日經監牧張竚職方賞月

月清商欲半前欣留嘉客各疏筵採蕭方釋秋詠應曆從戲一莢圖各討雲藏臺面揪靜有珠出水中天銀蟾影重金樽倒樂過陶琴不上絃歡□

中秋陰未見月

雲惱中秋湊月昏失明疑值老蟾吞枉對疎林延孤影（有柳數枝於疎籬之側）肯見芳樽添醉魂好射重陰開六幕任均餘照及千門便從到曉漫天黑不禁詩家萬騁奔

次韻荅前水監王荀龍郎中重九感懷

應歎偏州節物荒重陽前忽去安陽雙清易發霜莖怨（□□□□□□□□□□□）三雅難留露蘂芳不惜高吟來疾置尚思乘興命寒鄉誰知末弊京塵客乃是南宮卧錦郎

重陽二首

堀起層巒正面山登高疑自出塵間一入秋色清吟筆菊叢相親醉顏與興同今日樂相逢難遇此時閑獨輸陶令歸來興爾似冥鴻不可攀

折有花爭一日先（今歲九月八日菊花）次逢嘉節色增妍任飄杯面黃金碎好聽歌喉白雪圓戲馬遺風應不莫抱螺高興且留連良辰俯仰嗟陳迹莫惜歡吟爛醉眠

次韻荅提舉陳龍圖重陽感舊

二遂伊昔喜延枚每向良辰命宴杯幾遇雪天留兔苑嘗因風賦重蘭臺錦衣寬病思何厚珠館甘閑老未偕白首又同吹菊會且將愁臆暫時開

秋晚赴先塋馬上

贊趙先朧翫旌旆因邮吾民審事勞穀實已傷蹉歲摩麥根雖立望春膏林疎山骨清彌瘦天闊詩魂病亦豪田舍茅蓬連更聯過荒門村婦擁兒曹

初冬祀墳二首

晚來輕凜已乎崗西款叙塋一合強帶武襄遼峯時隱見半霜殘葉飽青黃來牟沼雨空成隴賓

鴈陣雲自著行此日初冬嚴祀事只增不

念鄉

西亭先壙已致誠郤嚴軒從指東堂鴻驚去旆
參差起馬避禾桑詰曲行農寓兵來開卽教牛
無休日旱猶耕病翁寡術蘇疲瘵徒勤民心厚
所生

次韻答判河陽文潞公述相洛所居之
勝

王梲高居衆所誇三川指甲一何嘉前兼勝勢
韓王第右枕名區洛尹衙此宅吾鄉聊庇族悔
違公語卜鄰家公嘗見擬居洛縱思郤作招來戶公嘗擬溉舊居洛有如公今所姓君聞嘉曰又擬到某人一戶矣敬云鄉重難營老小
車

題忘機堂

昔再懷章遂錦遊壞亭曾復此池頭今歸舊里
藏衰拙更葺新堂便燕休前檻月波清漲夜後
簷風竹冷吟秋伊余本是無機者因立嘉名近
押鷗

屬疾

邪氣潛攻隙彌旬困伏牀惡寒猶肉緩難聽覺
更長謾滿添年藥終無應病方幾時辭厚祿心
泰百憂忘

再題觀魚軒

重到觀魚面北軒正當游泳晚涼天未歸陶令
慙何甚自適莊生樂亦然幾把釣竿驚激王數
驚鉤影月沈弦徐撐畫舫樽前看必信吾曹是
水仙

歲末省貧

因遊先隴問耕桑益見農家事可傷種麥未生
遭北澇蠶禾無價值錢荒陰風鼓怒資時旱寒
色催愁上夕陽里俗浸矜吾太守不知何術致
民康

安陽集卷第十八

安陽集卷第十九

宋 忠獻 魏 王 韓琦 著

陽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三十八首

元日祀墳

寤寐先塋敢暫忘元正親得奉肴觴病穰不覺
文離困山勢頻瞻㟁嶬長盡日風埃天暗淡一
冬田隴雪微茫人思三白今無望只覬春膏浹
萬方

喜雪

始駭經冬雪時飛但斂塵誰知高厚去頻與發
生春已慰三農望何妨萬井新病翁聊一醉歡
喜過斯民

甲寅除夕會淨明寺

元夕山樓撤舊倍荒年人以減歡朋聊趣淨宇
莊嚴地一者通衢付在燈(歲爲之官不[illegible]令民間隨便點[illegible])
之翹慰俗不專樽俎適閒愁宜有管絃能歌筵
更把新詩代(坐客不能[illegible])環視庭饒士女憎

甲寅上元

元夕雖荒欲罷難群情宜向此時看官緣識歎
思從約俗樂春遊肯自安風引香塵人不斷月
和殘雪夜方寒訊知病守憂民意歌舞樽前是
強歡

次韻答王荀龍郎中旅次除夜

故陰方向此宵窮有客趨朝念禮容將獻未央
稱賀酒坐聽長樂欲明鐘思回品彙滋榮近貫
及孤平信息濃早晚歸同鄉園會縱觀春色上
危墉

寄題致政李太傅園亭

洛下名園比比開幾何能得主人來争如塞上
抽身早長向花前盡興回九老儀形傳好事十
洲風景與仙才無時嘯傲煙霞外世務紛紛想
厭咍

早春病起

朝來殘雪盡春意滿東郊嫩綠開池面深紅點
杏梢山晴添遠靄鵲暖認危巢正是芳時病吟
鶯似見嘲

北第洛花新開

移得花王自洛川格高須許擅春權管絃圍簇
生來貴天地功夫到此全絕艷好將金作屋清
香宜引玉飛錢一聲舊慕行雲曲(謝補闕[illegible])
醉掌争揮不論船

郡圃春晚

溶溶春水滿方塘欄檻風微落蕊香盡日携花

飛又欲有時抃鳥兒深藏河祠不爲閒來滅派
景知從靜處長恐戰萬愁無酒力可堪三月去
聖堂

寄院主爭慧大師

祖風門法在坤維早厭京塵杖錫歸已大化緣
興佛事更窺眞際得禪機人覩相好咸生信師
顧莊嚴亦謂非尚持牛眼今果驗益知棗訣盡
精微

春寒呈從舉陳薦龍圖

春寒入骨病肌尤見侵芳園欲暫適風甚不
可禁回身復擁爐黃卷雖發吟幾日陽和息一

開愁悴心

癸丑再題康樂園

曾拓名園壯鄴中本思行樂與民同人安日見
嬉遊盛歲久誰知治其功幾席病春臺捌雨一
野忘暑著芰荷風三來欲併群心適勉強樽前作
醉公

春日磴亭同會

金湯西北綠陰中雙磴當渠一泓通人跡罕來
悅白老利源常在水何功事能如意堂常以春
苦無情去又空大抵相知難會合且同樽酒醉
春風

寒食祀塋二首

禁煙時重展先塋今日躬爲拜掃行攢面塵多
嗟歲旱得苗田火奈民生二分春過寒猶峭四
合山來眼暫明思奉松楸存痛寐不因濡露始
勤誠
太行山下列兒孫重疊千峯浪勢奔近藪縈回
藏勝地先墳長遠得安村安村村名雖榮不及豊
碩卷更病須來業祭樽欲使族中知盡力各思
忠孝大吾門

寒食東墳

萬株松柏筆鋒攢塋在西崗落處安念祖力完

去祀易祀墳三作守臣難晨昏失檢埋徒禁祭
禮從風食尚寒已事勿嗟歸甚速要勤營奉合
休官

靈巖道中 村名

東西兩遠截空橫崗下村村聚落成掛線略無
經雨色麥針微向近河生龍鍾父老知迎拜碩
碩田疇尚力耕自古班春須郵患我觀民病若
爲平

青明同上巳

清明池館足遊人祓禊風光共此辰習俗浮觴
存勝事漢宮傳臘寵[illegible]云荒政宜蕃樂是

使熙臺失般春應候從來多甚雨幾時膏澤慰
斯民

寒食開閤

名園民喜及時開聊慰群心共一杯美酒殷志
深巷陌好花生値惡風埃遊人盡陝春光去尺
雨宜蘇旱歲來䝉守當筵誰會得不聽鍾鼓只
聽雷

書錦堂同賞牡丹

牡丹親植錦堂前回首光陰二十年一見開顔
如有舊三來經賞豈無緣競新品目應輸洛獨
守羅平似信天欲寄朝雲皆大筆頗搜豪句飾

妖妍

畫錦堂再賞牡丹

錦堂重賞牡丹紅不惜殘英數口空嘉艷豈無
來歲好清歡難得故人同誰言山下曾為尚一
只恐身輕去逐風共且對花開口笑莫持姚
左較雌雄

暮春書事

榆莢空飛不筭錢韶光婦速買何緣惜春情味
過年少戰酒英雄退日前竹笋迸階抽兕角楊
花鋪水漲龍涎妖妍萬變成凋謝長養須資大
造化

暮春書事自和

東君回轡肯留連許入衰情更幼緣荷葉如錢
出水面楊花飛雪蒲堦前感時空濺傷春淚殢
酒思流北闕莚殘景向人催上老似推公道不
容權

北第同賞芍藥

芍藥名高致亦難此觀妖艷蒲彤欄酒酣誰欲
張珠網百金細偏宜間寶冠冠金編子露意更深
雲髻重撲蝶樓長苦玉樓寒鄭詩已取相酬
贈不見諸經載牡丹

狎鷗亭同賞牡丹

東亭嘗種廣陵花美艷增新出舊才小魏風標
高洛品大喬流徙得孫家丹砂顯妙深難染白
玉冠危瑩絕瑕肯與姚黃為近侍亦須稱后始
無差

久旱喜雨

旱災誠久歷三時祠禱雖虔似不知一夕雲雷
施利澤萬家歡愁復生期禾苗立後收多旱天
意回來此未遲思被無垠才數刻盡思人力欲
何為

初伏避暑

四序推遷理亦常其間天意或難詳時令炎暑

收殘暑何使扶商頹伏藏幾日西風來拂祖昔
時中其盛飛觸趙辯樂引南燕哥
疊沐峯合坐家

寄提擧登州

運年河朔失荐豊將曹推能遊拆公萬慮本期
充歲計一莳堪欲動宸衷知難頑易澄清奇逐
請俄司駁擬公殿材有題扈不忘肯容材哲使
甘窮

七夕

星漢今夕度仙輸人世爭為乞巧接萬室賭遊
皆欲得一生孤拙未嘗求緱山月白遺新曲漢

牧隱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

殿寒明識几俞前若道營橋貫沒說如何飛鵲盡
見頭

次韻答文侍中寄示韓晉公村田歌舞
圖頻慕之跋尾仍使題于後

韓君烝繡書成絶殊銘齊時足奉雅康跋題應命
識羞澁不是騏龍卧虎徒

甲寅中秋對月二首

七寶成輪上海東地圓爭與此時同須知一夜
清光別為得三秋正色中清曲聽回雲作駕鄰
圖游竹盡收鴻古人只恨音塵隔對此摴擲傾
一空

秋侵夕陰賓豐共看長空一鑑開四坐雲霜
清耳目萬家竟閒何樓臺波底桂子從天落陰
極潮頭半海來止好抽毫競高唱當筵人勝仲
宣才

提擧陳龍圖還居邢亭二首

鄉居新葺後歸興邀難抑老去重離別秋來添
寂寥雲橫初送雁渡淺未成橋千里猶思駕封
折幸不遂

多病襟懷易入憂那堪離別復驚秋難追劉白
梓前樂而約松喬世外遊老我東籬誰共酌草
荒南澗只生愁從茲冷落敲吟地畫錦榮歸與
狎鷗

牧隱先生文集卷之九　八

甲寅重九

廸同風俗無重陽可惜良辰值歲荒南畝流民
方宴遊東籬高菊漫浮觴雖無絃管追遊樂賴
有山川氣象藏自笑當筵閑靖節幾時歸去傲
羲皇

孟冬朔日祀墳二首

觀光來展祀郊野未霜嚴古道川低削高山時
仰瞻寒苔雖在目短穀不加鐫多少幽閑趣吾
方事退潛

首冬齊素欸先塋幽目郊原一望清無限人心

蘇尺雨有時天意活蒼生遥林翦藝霜來晚荒隴稀疏穗不成何術濟民歸未得媿偷上禄奉粢盛

祀墳馬上

三埜逢節展松楸因歎農疇荐不收高穗有時存蜀黍善耕猶惜賣吳牛泉乾幾處閑機碓雨過誰家用黄耬首種漸生還自喜尚憂難救赤春頭

安陽集卷第十九

安陽集卷第二十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明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律詩二十七首

次韻答孀師以南京永壽禪院主僧崇祐於新鑄鐵佛大殿後建堂寫真於其中

悵徳思人始繪容不緣斷學理難窮光圖何有安民迹疏鎖無能護法功名姓不傳麟閣上儀形徒入梵祠中頗乗此誤圖公像公行宜居極樂宫

次韻答提點劉司封見訪

琳館優閑禄隱郎高懷存直寵奔趣觀梁共且前照樂巢閣然應待鳳翔虆跡一時驚慄慄殿楹常兄日堂堂忠言非义回宸慮生見無為拱帝旁

次韻和文路公題王右丞維輞川圖

輞川誠自好人各愛吾園欲縱家山樂終糜吏事繁鴻飛思避弋鵝[illegible]困[illegible]幾日歸陶徑方知踐此言

次韻和文路公題潞石公村田歌舞圖

升平胡可狀歌舞入熙熙成美人皆樂朝和[illegible]

只娛心休無事摸本圖絶頗扶我頤明時治長
如此畫圖

次韻呑提擧王郎中

病質衰來百事慵遺榮心欲企高蹤疲駑向老
知無用聖德矜愚諒有容筋力豈能孥矍鑠林
泉終幸養昏庸東籬秋晩黃花盛陶令思歸興
愈濃

次韻呑提擧王郎中歲除有感

歲除詩筆復加勤和寡辭高過郢人可念風期
千里闊又看春態一年新幾時鄰里盈倉足來
濟吾民比戶貧開道海艘將自押使車應恰未

須巾

閔農

仍歲農疇失夏秋方春尤害奈飢飢人無粒食
何堪命天作除寒亦似愁麥葉不遑為未酪霸
桑惟日徯囊粿幾時膏澤尤民望待看來年十
倍收

假賞侍郎安車元日祀墳

小車聊假便衰殘上冢都忘陟路難坐臥稍能
伸手足堅完誠可避風寒褰帷自不希前躅還
軾時還遂一觀暫得容身終未穩退歸來此始
為安

元日祀墳道中

新元先隴遂伸成荒歲嗟逢蔬食艱比戶生涯
皆墨突幾家林木似牛山三陽已泰春來懶六
幕雖寒雪尚慳道殣寖多無力救撫鞍襄只
慙顏

提擧陳龍圖春寒惠然見訪

冒寒沖驛促征輪須信相思是故人頗似清風
祛大暑何嗟明月隔芳塵雪殘蒼用依微在春
著花稍次第新不把一杯同一笑此時無憤與
排神

北第會陳龍圖

重喜延松奉宴遊之期軒從必遲留花發上闕
看爭發酒熟宜城可旋篘正好一杯同撥悶信
應千古足銷愁人生不足無文舊難得相知到
白頭

雙老庵會陳龍圖

北第新成雙老庵日期休此養無堪地偏深得
幽居興景野難將俗好參戶外鳴泉疑枕石城
頭嵐翠當羣嵐何須便泛浮丘袂且奉高賢聽
雅談

浮醴亭會陳龍圖

愛客筵當曲水開有觴交山任縈回歌聲直向

梁間佳春色偏從洞裏來不繫舟處誰觸忤無
機鷗近絶驚猜林論俺仰為陳迹且學山陰袂
禊杯

提舉陳龍圖特來顧遂促歸軒

千里相思訪所知昔人曾有此聞稀方欣一見
歸萌吝便忽連章賦式微早是暮年多感槩不
堪寒色惜芳菲剡溪雪月光如晝悵惱仙舟興
盡歸

乙卯上巳會浮醮亭

熙熙春色水溶溶修禊臨流景倍濃物外風光
皆見闕洞中神變走魚龍飄衣任逐紅塵去淨
境時春茶府供欲學衣和當日序媿無奇筆紹
前蹤

三月五日會浮醮亭

曲水春閒遂宴嬉何須元巳始為宜且看真洞
杯盤出豈顧塵寰節序移曳尾靈龜來可羨乘
槎仙客去難追冰上見一觴一詠無絃管恰似蘭
亭列坐時[illegible]

乙卯寒食祀墳

鄉守三逢禁火天每驅旌蓋掃松阡衰殘豈足
酬恩遇光寵從知及祖先望極西山飫勝氣樂
訂東戶華荒年何時歸處增廬下不假蘇秦負

郭門

祀墳道中

雖欣膏澤暫舒民病猶歎枚日前獻祀上墳
興前[illegible]裂荇餞川路以[illegible]糧雲族隨麥千行有
秋淡墻花半臉如愉荑漸能供歎腹何曾拋得
買春錢

祀墳遇風

忽極喧融候莫猜不知膏澤卻為風氣蒸入戲
成中執旌入花心作病蟲欲望好登迷遠目正
濃韶景失晴空飄然終日成叹愁歸送旌旗感
晚紅

北宅同賞牡丹

正是花王殺雨天此携博酒一凭斷陽臺幾日
徒驚夢息國經年又不言但得留連詞客醉算
難回避家蜂嗤自從標韓愉先手羞見妖紅作
狀元紅卉狀元正開

觀王推官園牡丹

風卷花王接舜黃始知仙圃別藏春欣聞東道
招來數[illegible]得見西京譜外新九蕊獻羞香易失
萬金邀客日須頻群芳面我應相識便是宜輕
卜遲人前詩之

乙卯暮春錦堂同寮任州

從來三月賞芳妍開晩今逢首夏天料得東君私此老故留西子久當筵柳絲偷學晩春纖揄英垂兆買笑錢我是至和親植者雨中相見似潸然

柳絮

揚柳生花不戀枝紛紛終日亦何依聚來庭下為毬輥散向空中作雪飛開共落英浮遠水㸃和蟲蝶舞斜暉見君方惜春難住忍遣輕狂撲擾幃

乙卯北第同賞芍藥

維揚嘉種發清和灼灼吾園盛孰過紅玉闌成樓突兀白雲爭簇錦翹我仙容世必推芳顏醉歸人誰敢寄蘿[illegible]不足栽培功未至年來何苦轉枝多[illegible]

北第再賞芍藥

廣陵花發信推天已剪還開客重邀滿引莫辭金盞落盃觀何止玉消遙嬌紅闌各經收葉醉粉歛斜奈軟條且縱高吟賞奠艷待姝羞匿不須招

細闌亭同賞芍藥

家園雖賞復同園芍藥多名兩共妍醉白堂前淮海艶押鷗亭下鳳麟天樓掛瑞玉千層客冠襟真金半尺圓不閑詩豪開酒戶是將傾國欲輕俏

初會醉白堂

因建新堂慕昔賢本期歸老此安然輕陰竹滿總開月倒影蓮開水下天舟向酒中知有德更於琴外曉無絃覓案百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

浚陽集卷第二十

宋 忠獻 魏 王 韓 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備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發于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自唐以來記刻皆不載遷之由故非質于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于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派別林焉而萬類擢嶽之形也倏焉忽其伏珍見祥焉而職雨時怒焉而雷霆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新于是敢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我於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遠禍而趨福雖文也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為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

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于我神惟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圮以扃功大費廣人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頹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某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治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于也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殫盡力焉率其將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恍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弊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亭俾勿褻于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塈罔不精極宜神之喜將饗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誌于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禍福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以是

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已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道其性使一之于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飾莫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于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飾於兵冠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室于垣墉頹壞垂盡由閾以內鞠為汚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容會歲方大饑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偶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攻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匽生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于先聖而延諸生焉覽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為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為儒而不知兵為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矣所謂用武之地學

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內充于已以待用故或取之為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其小大之職以至于海內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為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掎摭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已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者蓋私于其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備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笑于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公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蚤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况私而自私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馭盜據戎偪兵革殘罔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為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于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

寖廢焉予之來懼隘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亭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堤繫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遊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用心焉

皇祐三年正月　日記

定州閱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

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人
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渴愚修職尚懼
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
執蜀以介兼屬且患其汩于多務而志之弗度
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
乃採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
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
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
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
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
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

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
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禄殊厚任重塗遠惟
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
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
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
其必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悽邊責之在己予固
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
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
不難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于
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
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

烈可以被下弦常牒于簡策邁于世而景然
如作戒而警懼之意不以酣歌傲笑之為樂而
以道為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為益其將有益于
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爽懌遂從賢而已乎後
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
圮坏墁之患矣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于天萬物大生主于
地人倫大化主于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
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
雖然天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
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
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
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于吾主哉有天下
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
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
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
莫附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
又孰加焉惟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
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
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
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于唐明當時經始

承平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櫄郡倉異日
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户衢陌之制一從
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
東南隅體陋而前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
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敎
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
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偪隘其後生
員寖廣至坼東西序所圖諸弟子至而處之二
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
于庭率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
受署來此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

司户參軍牛景先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
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
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内兵馬
鈐轄張僎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忠集工視役
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睆然而雄粹容儼
然而尊顔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
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
復從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
西齋舍廟學東門又設射候於廟學之間以備
男子之習至于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
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肆塗茨丹雘

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
治之道竊有以達其本者尚諸生其達學之本
而今節公齋卒公賞必公食日校經月課文昧
其殺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
而已噫知是則吾學乃敎人竊祿之地非有望
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
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
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
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
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
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
其務外勤于藝而内志于道一旦由茲而仕也
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
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矣至和元
年　月　日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據形勝西走鎭定之衝
屯師積穀與邊鎭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
備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附處於驛吏之廨
廨間敗壞堆朽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
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丈雖有亭榭
苓木不芘東敝窮隘陋殊甚牙城之北少有官

趣之圃縱廣半失中有廢臺巋然荊棘蒙沒州人但以其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拖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蕪園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為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日為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己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為圃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甕水井廢臺鐵梁四為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圃皆植名花雜果松栢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數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為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侈從鄉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義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則流治雲霞變態無窮俯視郛郭之中民閭官寺伽藍僧廡與夫蒼顔楊柳紅緑交映鱗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為我屬歲時休暇優遊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于作德然後優游而休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過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為哉故且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况一園池之末哉葺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揚州廳壁題名記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東南為冠故有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高駢政失致師鐸之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相據奪郛邑殘墟遂為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武材臣以領州事以安東裔以完復慶曆五年春三月某得罪樞筦來被茲土視事之際因念前之為政者尚闕傳載非以識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以年月刻石於廳事之壁亦以示永久後

之來者閱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惡皆有所歸
云慶曆七年三月　日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于廳事之壁則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條物互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諜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州大兵据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它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

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為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但于武事不以圖籍為急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為首尊睿圖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為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辨焉則予與來者既鏡其名氏揖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忝于後人之誡也可不謹乎某謹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臨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

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覩其隳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責與之約聽自營辦

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恐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而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敢忠穆之風尤竊慕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安陽集卷第二十二

宋 忠獻 魏 王韓 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序

諫垣存藁序

大蓋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者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許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吾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非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所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

可箕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樞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公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之忠也前代諫諍之下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釋之凡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懐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令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救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忸笑南方扞寇西垂戴機政陪宰席宏謀大業出入仁義朝思夕慮脉流深切志欲息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迨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做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公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卷政府論事二卷以某昔紬西兵翊内樞與公並仕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請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矣惡

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綠僚舊欽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官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離屢遷以是家諜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纘素業深以譜系爲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存者集爲一編首自爲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忘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爲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嫂辛氏攜以歸共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

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脱太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㭰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于冥禱天地神祇亦冀萬一有獲慶曆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爲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閱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太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知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illegible]代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闕之贊善遂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及反覆披究則雜以它文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偶不書姓氏郡封是冬遷郊恩郎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忽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爲文章編爲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于昔篇命諸子姪八寫一本以藏于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三司封荆王集後序

某天聖八年自淄州通判罷丁太夫人憂時三兄司封通判濠州得在左右手編兄文成十五卷嘗作序以荆王爲集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後十年兄終于兩浙轉運使遺文殘藁又散于巾橐間大懼亡失不永其傳乃命其次子直孝復集爲若干卷題曰荆王後集嗚呼兄之狀皃語言今不得而見之矣其得見者生平所爲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事備前序茲取以略時慶曆七年八月　日東平郡齋序

三朝聖政録序

夫監之無忘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閔予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海内休息不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繼以承時用光大若其君

大之遠體為邦之善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矣於戲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嘉州判官石介官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而觀政要遇謂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之紹隆謨烈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誥孝而善繼不假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覆祖宗之盛迹以興太平然國謀之繁以萬機之曉則浩而難究君務之衆以一事之明則推之寢廢遂採記三朝以來行事聞見最詳者類而次之為二十門目曰三朝聖政録每篇之末又自為之贊以申諷論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推思自獻于上何則己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嚮者大也今介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采守此昭範勤於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不緒闕文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普救衆生為心故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疾以來衆問今待所說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知淨名慈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豈有異乎若其演無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辨神奇獨高衆論斯則大乘之極致空藉之宗本也至于某一蓋而覆大千之界攝廣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薰衆飢取妙喜國以至佛土有聞是說或以為誕曾不思凡夫一念之至猶能以小而容大冥近而造遠況如來慧照所舒性通無閡神變自在譬喻深耿又豈思議之可及哉此經前有僧什肇數家已嘗注釋開發義趣號為詳博然微言妙旨猶或淵晦今致政少師叔平公以高才偉度歷輔三朝功成勇退潛志內典燕休之暇續為新解大抵首繁就約疏奥為明使新學菩薩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知叔平公博濟之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來六德萬行無不具足而猶不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斯溺者使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故皆悉成佛而在如來一無所得雖欲稱贊曷嘗有窮盡而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復忙之說便謂頓然已悟與諸佛等輕誠私欲不思戒懈退而覆其利他之行則蔑爾無聞視吾淨名

愈疾之心良可哀已經曰如來爲大醫王善治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旣得藥矣不服不行吾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微焉某年汨塵俗未始習佛學叔平公之命勉爲之辭深於佛者幸勿以易言爲誚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于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以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絶之典無所不講慶曆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刱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

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慤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祕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饗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輒撰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閏家祭儀儉扵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其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于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

安陽集卷第二十二

宋 忠獻魏王韓琦 著
晹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雜文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絶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游焉回必大詫于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壻栁材者本朝大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于材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峯巖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閒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余益欲往廣訪其實續為說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意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于其家而回師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邪既刻石余曰舉其大略以書于後具位韓某題

無友不如己解

或曰聖人之為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語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然則劣于己者既不可以為友得于己者又安得而友諸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己若而不可與之為友矣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欲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何嘗曾子聖門之高第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況其下者邪曰不然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以趨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聖人而下所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曾子之云者蓋懼執之不固而失及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顧己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己若而棄之友中人猶且不為豈聖人教人之意乎

策問

問李唐以前鄉天下者皆寓兵於民有事然後調發之已而復歸於農故耕戰相須國用不屈

國家因五代之制總天下之兵以籍於官坐仰衣食之給故實外備四夷內安億姓之長策也然而殫海內之賦盡榷酤關征之利而不充其費自西師之興伍符日增縣官之用益窘今以西北二虜之盛備禦爲急籍兵之策固不可陳之亦久矣欲民不加賦而養兵有餘其術如何

問國家養兵率天下之兵以制四海其所患者財用不充而已昔漢氏有口賦之科算緡之法遂更之官賣爵之令皆兵之所資也子大夫宜條舉舊式可施于今者悉著于篇其議行之

問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焉者明鄉飲之禮尊賢尚齒孝弟仁恩王者教化之大本也而施禮之廢壞記云遂詳其制度者蓋亦稀矣本朝守臣好古或參酌其典以勸于境內猶反傳而嗤笑以爲不近人情豈禮之異世不可復興邪將風俗之薄未明其本歟子大夫其條舉古制復道自漢至唐能修而行之者有幾著之于篇庶擬其可施于今者以助治焉

問孔子沒能傳其道者孟荀揚王韓五賢而已矣其著書立言與六經相左右執卷者皆知之矣昌黎氏以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後之學者從而是之至於王氏當隋季作六經中說以拯將墜之教其門人之高第者皆爲唐輔相而不能尊大師說昌黎氏復無一言以稱之其於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者耶文公去聖最遠卓然奮起與四賢者並驅而爭先排斥佛老而躬踐其言後世無加焉五賢之事業於孔子之道固其先後子大夫明乎先聖之術願次其優劣著之于篇毋讓

問中庸曰自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教然則誠而明聖人之性也明而誠賢者學之所至也夫聖人之性學而能至必由何路而後及焉

問尚書省郎官之職歷代以來廢置不一至唐室而後大備故有二十四司之目天下之事無不總焉五代多故其制遂壞今唯鹽鐵度支戶部銓筦數職其體尚存它皆列爲閑曹殊無吏責國家欲悉復唐舊儀者或謂煩而寡要因仍五代又曰草創非古擬今之治何者爲宜

問親蠶之禮廢之久矣今欲舉而行之則患歷代沿革之儀未能折中願條其當今可行者著之于篇庶稽參而用焉

五賢贊 幷序

余既新天下之宮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揚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遣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釋經諸儒之贊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贊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缺諸焉而不敢讓既而嘆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為之辭而輒易言之世且譏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塗巷之人亦能稱誦之岡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孟子

昔周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奮生揃抑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呪仁義吾嗇斥揚觝墨路辟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敘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拔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荀子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持其言求售于世六國好權遂甘其說或鬼而師或瑣而位吾道日晷斯文將墜時則荀卿力援救緒述數萬言以見其志區判儒墨統維仁義時或用焉至王則易文公之論亦云至始考其辭若不醇粹及其要歸鮮與孔異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軻雄之間在我無愧

楊子

書煨秦火爇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焉表章去聖云邈微言孰詳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篆刻相援賢乎子雲冥然高翔學通天地道該帝皇筆之乎書德音洋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鄙哉史臣而不自量非聖作經引為謗傷經者伊何乃道之常苟能明道胡用不臧豈比吳楚僭號稱王一時之業萬世之長故嗣孔孟曰荀曰揚

文中子

炎劉既終天下幅裂樓焉及隋人命將絕時亦有文甚乎剽竊人不知非萬塗一轍大道之鬱幾乎息滅伊我仲淹獨參聖哲遭世未夷教其可闕乃舉大法備于中說續彼六經紹孔之烈斯昔師荀實相秦孽叛師之言儒坑書爇胡為房魏佐唐稱傑達不稱師惟德之勞彼誠可罪在我奚缺荀之非孟誌其毀娛終孟之道與孔

非列文公不言非非孰別學者之疑茲焉可決
皮子之碑司空之祝愚可証哉藍古昭晰

文公

有唐之隆天下一宇渫焉以與粹焉以補獨時
之文蕩無所主不淪沈謝則入徐庚其徒寔繁
罔不自許獨吾文公惟聖是矩挺然一變而至
于古道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附
朱翟塞塗孳孟之禦去聖匪遐力則易舉熾哉
佛老亂我中土驅彼世人日陷邪蠱作蠹千祀
此孰敢侮獨吾文公既攻且拒以身扞之帝亦
云怍流離炎士道行躬善香則諸夏化為夷虜

惟茲與揚功實未伍有孟其誰不曰吾祖

三賢贊

文正王公葬鄭州新鄭縣之臨清鄉而與鄭相
子產唐相裴度之塚於左右其弟刑部侍郎致
仕子融乃繪三相之像置于墳之僧院而屬余
以辭既為三賢贊云

子產

猗歟國氏　惟鄭卿臣　區佐列國
道尊四鄰　鄉校勿毀　吾吾可詢
與誦勿休　誨吾益諄　不改其度
而終感民　及其亡也　如喪所親
昔吾夫子　爭若天倫　曰古遺愛
嘆云不仁　東里之墓　清風未泯
九原可作　吾從惠人

裴公

猗歟晉公　唐相之賢　忠義獨出
誠貫于天　胡哉章武　言行計然
芟平蔡賊　不與俱全　亦殲大憝
再清幅員　身繫安危　凡二十年
江左王謝　胡能比旃　晚留東都
放懷林泉　進退之節　公無少愆
使公而在　吾其執鞭

王公

猗歟王公　佐我宋基　股肱兩朝
言臯行變　獻后擁制　政由房帷
公時挺然　惟正是毗　竄姦進良
遂光重離　其重如山　烏可妄移
其平如衡　烏可妄欹　被公恩者
終身莫知　噫公之道　真相之為
公今亡矣　吾安倣之

故衛尉卿贈兵部侍郎高公諱真贊

元精之生　其禀固異　雋才之出
在時為瑞　貌正而和　氣淸而粹

寘然乎神 疏然乎頑 其可繪者外也
老鶴之軒昂兮 孤峯之聳峙 其不
可繪者內也 大易之淵微兮 素書之
奧祕 其人雖亡 其形則傳 瞻之仰
之 何窮已焉

揚州蓮花漏銘

慶曆六年五月日揚州新作漏刻成知軍州事
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韓某乃為銘曰
天運雖大 信則不偷 智者考之
器乃冥符 以漏考辰 始乎渴烏
以箭定刻 發乎金壺 覆視晷景
弗差毫銖 節候既正 鼓鐘以孚
晝訪爾治 夜安爾居 政則不怠
監哉挈壺

祫享樂章二首

捧俎奏於安之曲
嘉牲在俎 廣樂在庭 其所將者
曰躬曰誠 神兮來歆 以安以寧
以錫壽嘏 惟皇是膺
僖祖奏大基之曲
猗我僖祖 德潛而充 慶之所基
自茲以崇 施及後嗣 天命有融

翔巢載之 協於無窮

嘉祐明堂樂章一首

皇帝請聖洗升降奏儀安之曲
嚴父配天 孝乎明堂 盥薦升降
訢訢以將 天步有節 帝容如莊
皇公寔之 禮無不臧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并序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遭
不世出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
后坐有唐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說
不四三年遂躋太平較其大功不下房杜矣君
之學有鄉賢堂蓋以故丞相文正王公忠愍寇
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公崇儀柳公皆文武
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祀之以迪士徒
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為最近若鄭公之
德業閎大超然獨出得不為鄉賢之冠乎其可
遺哉余求得其像建堂于宣聖殿之北鄉賢堂
之南以完其美昔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今夫學者所得良師友朝夕講習
開益以進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隆名偉
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
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矣而為之贊曰

猗歟魏公　相于大宗　諫勇貴奪
功摩上聰　術則仁義　道惟大中
堯舜我后　皇矣我躬　遭會真主
言行計從　引全自況　謂公良工
以公爲鑑　煥乎吉凶　君如是聖
臣如是忠　宜不朞月　亟成治功
高視三代　誰其比隆　惟魏之學
鄉賢是崇　圖祀者五　誠德之豐
公實生魏　群賢之雄　尊沂遺遠
教斯未充　吾得公像　載敞儒宮
義一爲勸　禮增有容　學者來視
以嚴以恭　高山景行　衆發其蒙
有美魏都　大河注東　如公之名
滔然不窮

安陽集卷第二十三

安陽集卷第二十四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朝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紬絹表

臣某等言准中書門下牒今月八日詔勅伏蒙
聖慈於內藏庫特支撥紬絹二百萬疋賜三司
者禁財中發寶出於上仁邦計外充蓋無於私
積恩須下及慶悚安深中謝竊以秉用之宜聿
歸司會經費之度咸出縣官惟賦調之有常或
荒災而致乏爰崇上術允屬淵衷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執粹凝圖實慈虓辭治茂輯寧人之務
請窮觀化之原修八政以厚生談稽往詰復十
家而興儉貿軼前徹式是先猷存諸內府量其
地征之入收其委取之餘非主羨贏本期均節
向以蒙嘴失稔聖斷通權存指國帑之珍俾資
公家之急故得高穹監善協氣開祥坐還富庶
之風允洽登平之望而猶豊凶在念損益求中
戒年利以傷苛貴覓民而與足誕宣優詔悉察
攸司載輸繒帛之饒更助歲時之給仰出綸之
施惠在盤宇以蒙休臣等備位天臺尸官計部
秋豪析利恐詳經世之訓恭澤流恩徒樂阜也

之化故不增研心畫祇佩官箴彌飭厎謹之方益究樞遷之理冀陳薄效少答鴻私臣無任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者青蒲獻議曾微補袞之勤黃閣程文俄玷演綸之任省躬揣分之無狀顧成命之已行荷寵無常撫躬增厲中謝竊以禁扃清切居官爲榮帝制坦明作訓似重向匪機雲敏給步辯高詩美備四禁之規難擅一時之譽則何以姻翔近掖宣暢鴻猷雍容侍從之聯振復典謨之體宜致時望以協朝僉如臣者緒迹至孤器資無取勿奉授書之誨早親童業之工幸對聖期獲玷辭等藻條開決問詳施教之宜儒術並術浸被育材之化擢替六京之治易參司會之煩苜公則勞稽效識寡庖鋒不振奚彰批窾之能阮放甚貧遂有出塵之志瓢露抗章之請方諧爲郡之行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開道求言勵精修政俾停使竹之授留青諫垣之忠越被恩升力思畎畝毎爾廑於禁忌始自竭於愚鷙物論皆危大意無忤建歲勞之三易微尤見之一長豈謂聖度包荒宸謀采善俾公科遷之舊進名辭職之榮躍龍鳳之池丞塵清貫漸鴻鷺之寵榮嗣龍班敢不磨鈍忘疲修方匪懈誥令之出勉追深厚之風名節所持靡蹈詖邪之徑庶盡捐軀之報仰酬高爵之仁臣無任

謝降御前劄子表

臣某言適中降到御前劄子二道伏蒙聖意以近爲賊犯渭州山外亡失主將具狀待罪許臣別圖來效以刷前恥者敗軍有法本不期貸責效以恕使得盡死中謝伏念臣識暗經遠才昏任重偶以童蒙末技優竊科第幸遇天下無事方兼微尉修俗吏之業罕究兵家之學屬以羌落背惠王師興伐朝廷用不求備俾參西略臣自念狂賊桀驁邊民被毒人無愚知當身殞效況臣粗識忠義能不憤激故受命引道無敢固辭赴職已來朝計夕慮思有所立上寬聖懷以至馳奏延中方授成算還趨塞上亟整師屯而充渠併兵觀犯隴外臣素料其至先集衆軍猶慮勢分遣其齊進不謂諸將材勇致此敗覆雖指縱可驗似不媿心而職事有隳理當請罪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燭幽乘察含垢示慈謂今廣數寄非由失計盖明三敗終能贖過存須溫詔許圖後勤臣敢不寘膺以思枕戈自勵刷冠尚存豈還朝之可期素志未伸庶捐軀而後已

臣無任

謝復官表

臣某言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起居舍人者謀軍而敗獲罪當然使過以恩勸功斷在寵光所暨媿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賦顓庸緒遊寒替偶緣末學誤中甲科驟歷榮階繼麼劇任奉身以直居職惟公遂巧昔日爲愚夫養高者謂之俗吏出於聖監擢備諫員荷寵既深獻誠必盡屢刺權豪之失不虞家族之危卽恃含容俾逃放逐遠易官於近華旋畫命於詞垣自右蜀告饑高奴復將

詳驅使併親諭國靈有利輒言無疵不去所期還闕少遂息肩朝廷以未殄賊巢方開師府進預樞機之直俾參經畫之權雖爲旅之宜素非習吏而人臣之節當冒險艱拜命引塗忘軀徇難周旋邊徼蒙犯雪霜薦責武材則罷懦者皆忌激揚忠憤則苟且者如讎一昨平涼之西首虜來寇臣戒帥以待定謀而行偏校爭先弗遵於節度衆寡莫敵終及於撓亡讒胥競搖怨府交發諍臣論事亦謂當誅宸睿念勤獨明非謗止從削秩尚委典城惟茲天水之雄式控隴關之要必先雜處興賦甚繁臣寢不及時食忘其殊力圖後効勉贖前辜毒衆禦寒姑自修而作誠積效詎嘗塞衆口之未平不謂睿聽適徹宸衷特錄舊臣特申昭洗亟復舊聯顧萎質之再生諒殊言之寢弭斯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體天育物以器任人謂微犬無功匪自指縱之誤覆盂委照遠開日月之明廢今負譽之臣得逐棄瑕之用敢不精研策慮謹布教條明斥堠以謹邊防發踪而禦侮收桑榆之末或振翼之可期竭犬馬之誠誓填壑之爲報臣無任

謝轉官充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表

臣某言十月二十日馬遞到告勅各一道伏蒙

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郎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公邊招討等使者扶進儀曹任專闡寄寵靈不次震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識至卑賦才甚短早緣薄技濫竊儒科亟踐顯塗力陳拙效徒能辨職本不知兵屬羌落之背恩命王師而興伐俾參戎略假貳帥權懃無制勝之謀終抵敗軍之罪貶官以勸尚獲保邊乘障盡勤遼叨復職方思策勵以謝矜全豈謂廟算更張塞垣分制重還官次增峻使名荷委注之至優懼處身之不振此蓋伏遇尊號皇帝

陛下本仁御俗貴恕使臣謂駕寒之材或期於
遠到庶朴忠之節可責於後圖遂此甄升許其
輸盡謹當博訪碩畫講求善經明賞罰以御軍
淸畏威而撫俗冀樹涓埃之績仰酬旒扆之私

謝改觀察使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樞密院遞到告勑各一道伏
蒙聖慈授臣前件官者當兵旅之任姑欲正名
付廉察之權誠非稱職被恩不次以[illegible]
[illegible]資屛翰長萬夫而觀政宜按英豪儀容
濫居昌齊國事伏念臣以儒承業以文干用偶
預儁選擢亞峷首耻緣科級坐取責塗凡隸官

曹絶去苟且以至參京邑之劇贊泉刀之繁課
署寖慧詞披書命處身必以其道出言不敢及
私心切愛若遂忘於己禍性專任直弗虞於羨
蜮屢犯其忌久當放流時人甚危聖意彌簡而
自凶渠背惠西府置官不圖妄庸亦備推擇驟
進貳樞府伴參畫於戎事夙夜以報庶揚天聲
偏佐之專卒隨勇計尚徒邊而薄罪徙補過以
盡勤惟泰之雄爲塞甚重控制六郡羈屬雜羌
旁執兇衝俯臨關要臣但能招懷種落訓戢營
屯起搬壘以安人亟獄市而淸訟斥候斯謹備
豫斯周爲術固疎責實安在朔之旣已遷復乜

次增重使名臣之非才大越涯分不詡脣冀
致益峻龍階那爲治之本邪委觀風之茂寄和
門胥慰物論稱優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若
古宣猷宜人闡化究弛張之大體㑡綏御之遠
略致茲頑朽繼荷采甄重念臣素匪將家早塵
詞筆乎進之斬往式具存誠以疆齡未安忠憤
攸激力有難發志乎僭任顧軀命之可捐豈資
品之爲較奪廩祉而不賀前哲堪嗤刺貂庭之
無功群言是恤惟祿廩之加厚非寒素之所貪
敢不精練武經日求勝算指蹤加審扞防必嚴
冀賊俱全是臣深愧爲噲等伍鳥叛自羞或捐

著於從旁顯特逐於舊物誓堅死節仰荅扆私
臣無任

謝賜詔書示諭表

臣某言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
已除本州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
望者成命之行庭手開曉溫言以及貴若龍光
惟素志之所存懼淸衷之未悉敢茲陳露良切
衷感中謝伏念臣早以藝文妄干祿仕幸遇尊
號皇帝陛下首臨軒陛便擢科名序進之階前
規盡在而臣乃情夷事盡力公家自結聖知了
無私援一作羌酋背義御府須才誤置選中郎

馳塞下經畫邊鄙通諭三巷為國之謀因熙云
補在臣之分非所用傾謟鄉隋督護之任已司安
注史隆不期寵惡又出非望驟易樞廷之直俾
分連帥之權臣投寵無名撫躬自度不敢遠稽
典故上瀆睿聰竊記陛下纂極以來此例甚少
李維李士衡以老疾榮倖陳堯咨以倖性尚豪
並遭遇承平各充其欲以議者惜臣茲授請匪
義遠臣但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讓而施時守
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
之則有可疑之迹擬希求進用之譏授之則有
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況國家推公與治
任人有次必不令臣求沉武列老於疆埀或蒲
效之可甄冝舊物之來復臣是以雖於拒免秦
然居職今承詔諭之意遵示禀抉之優錄臣清
白奉身出於門法豈宰教養之厚自損名節之
高兹為伍於冗流異同心於外禦伏望皇帝陛
下考勸功之法知臣之明察臣甘去近聯主
於恭順謂臣郎當重祿在貪榮僥一辭於愚
誠誓愈堅於忠報臣無任

辭免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三班借職趙九皐齎到官告
勑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樞密直學士右諫
議大夫諸萬樞之府更直爲榮七諍之班在宮
帷重列義熟而甚寵當新秋以無名埋首未安
讓非敢飾中謝伏念臣早縣孤直誤記聖衷狃
幹木鹽之煩本無軍旅之學而自勉膺中詔來
捍西垂三載于茲寸功莫就雖天仁所覆姑務
貸全而疆事不修何施面目惟徇忘身之節絕
萌干進之心向奉制函就更康印從權為便猶
職誠非辭避曆著優寵增愧一昨寇侵隣道務
督援師徒號萬兵之行無及一毫之助遂使國
威重挫虜氣益驕蓋臣不能乘間擊歸應機取
勝上軫旰宵之慮合從斧鉞之誅豈謂伏蒙尊
號皇帝陛下過采虛聲承申褒典願敗軍之若
是豈行賞之為宜執可自欺固有公議重念臣
爰從郎著擭此使名幸近職之已遷異前官之
并授償加異數實求寡昔伏望皇帝陛下念邊
鄙之未寧詔沮勸之當譏止後禮曹之命特停
諫省之遷如此則稍甫懲我更求於實效庶揃
報國益勵於愚衷其所賜告敕臣未敢進納干
冒旒冕臣無任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李允
章至伏蒙聖慈傳宣爲臣近差除兩地臣僚未

差孫間尸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
御前在兩地非擬儀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
宣諭卿知無令臣交舉臣僚代臣邊任者聖眷
持深將圖不次之用臣愚屢省竊懷失職之憂
於義當陳斯言敢妄中謝伏念臣頃董疆事于
今累年雖勵敢為之心曾微必勝之效偏禆失
律既有罪而不誅援助發兵復無功而被賞尚
畀中權之峻仍兼四路之崇恩重報輕任隆材
謫捐軀以義乃身膏斧鉞之秋觸闕何顏絶生
入王關之望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仁惟及
遠道本推公因將臣拜命之初念遐塞宣勞之

久宥加寵諭前許近司斷自清衷不緣它議顧
業鄙之榮而良厚於國家之慮則非長蓋以逆
昊約和未分誠詐宿師經戰僅起瘡痍臣與范
仲淹日極謀惟粗詳方略願以寬於銜勒得自
竭於歲時庶能施尺寸之勤上以副朝廷之寄
知其傑戎無狀曠日為虞則乞擇材傑之臣使
之為代明寘邊之典以警在邊臣固不敢先自
舉官步于希進唯李高明之鑑俯矜切至之誠
臣無任

賀皇子降生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皇子降生者穹昊垂休
元良載誕累盛之期旭赫重暉之采深光允在
幅員率同慶躍中謝伏以尊號皇帝陛下睿明
正統兢翼凝猷紹三后之丕基覽八紘之洪緒
旰宵求治勤儉化民果聖嗣之浸昌示璿源之
滋衍大鈞導氣交協於嘉辰嗣胄從師即成於
懿德永扶天業克耀儲闈臣恪守窮邊豫聆熙
事預班朝之列莫趨交戟之嚴輸就日之誠徒
效傾葵之意臣伏限官守存遠不獲蹈舞闕庭
臣無任

還葬本郡謝賜批答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陳乞知相州或近

鄉里一郡躬親營護墳域特降詔旨不允許臣
葬先有期即當暫往者請郡以奉先塋雖違素
願賜告以護親葬亦示優恩粗安人子之誠特
出聖衷之惠中謝伏念臣巋然孱質擢貳樞庭
方圖報以盡勤敢求安而自逸蓋以早從推轂
二親則亡暨竊榮階諸兄繼謝比緣西事久在
兵間願封樹之未諧每肺肝之如割逮膺重任
正偶利年尋得地於故鄉已涓辰於遠月臣脊
私自省度至于再三視輀車而弗親行實孝心
之不忍處近位而求便假必物議之有云與其
貪寵以抑情孰若避賢而申至是以輒出衷而

露奏冀辭職以焉藩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
念進退之睢輕欲公私之兗濟曲須綸詔親諭
玉音俾集事之如期即馳驛而暫往感深存殁
榮耀搢紳敢不砥節愈堅挺身思奮佗人之憚
行者臣不憚佗人之難言者臣必言儻犬馬之
未先塡溝壑指而無避臣無任

安陽集卷第二十四

安陽集卷第二十五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表狀

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
已於四月五日到任上訖臣繆參樞筦無補盛
明人言以騰君量猶退恩秘殿之資甚寵廣陵之
寄絶優過甭被恩得無懷媿中謝伏念臣朴忠
守道天賦難移孤直任真聖知有素常以親違
亨運早則清塗不宜因循以負驅策雙膺煩劇
之任偶逃罪戾之譏自元昊僭狂西垂震動乃
承人乏荐領帥權雖無成功實盡死節不意曲
矜久次擢忝近司固讓莫諧竭愚思效凡陳謀
議皆出至誠慮遠計則冒朋黨之疑斷國論則
恥依阿之説會愉人之肆忿幾時事以興誣愛
從親葬之遷獲視藏書之謗既詳縱妄因得指
陳頗付宰樞示於臺諫關茲虚罔之狀即驗中
傷之情臣白以叨備臣隣乃来詆訾不可更塵
重任有玷公朝尋狀私居乞行顯罷伏蒙尊號
皇帝陛下察無他過尚録舊勤深惟進退之間
必存靈陛之體俾兼美職出守便藩舟楫安流

陝旬受署重念朝廷求治疆鄙俾寧臣內不能
協贊籌帷精講致平之策外不能周旋塞壘力
營捍備之謀而乃宣慶名城生尸屢捧此親自
足竊政以憂於臣身則粗安在臣志則未報敢
不遵守宣寬詔慰撫編氓未臨之務必親獄市之
繁無擾上師富庶固杜道以弗為郎墨尹京讓
賤人之終辨誓稟未渝之操仰禀惟睿之仁

謝轉給事中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
官告一通伏蒙聖慈授臣給事中仍放朝謝者
官以歲稽雖存著令賞非功懋曷弭群言剴讓

則取疑於未成受命則不勝其多愧惕臣屬者
罔知所安中謝伏念臣幸偶聖朝早塵科等常
恥養高而圖貴近每願竭節以報國家周旋俗
吏之為激切諫議之論不虞憤怍蓋恃聰仁以
至去禁掖而即邊戎捨儒冠而服武弁唯殫千
慮冀綏憂勞敢有一言輒辭危難違先人之送
欸承召節以來朝耀貳機繁無容懇避受上之
心愈篤忤時之咎浸彰尚賴保全許均優逸自
膺淮海之任實居吳粵之衝城閈浸殘姦訛固
結既思緝葺必務躬親常人所非則曰未詳大
體微臣自視可以少贖素愆僅涉再朞率無治

狀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量錄日
月之勞申舉舊章進升寵秩拜於瑣闥更視深
嚴剸以箱庭重貽嗤誚敢不動思合道守不易
方惟忠義之所存任始終而一致期於效死庶
可酬恩臣無任

揚州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慶曆七年御製崇天萬
年曆一卷者臣聞古諸侯受天子之朔必藏諸
祖廟月用餼羊之禮告而行之所以謹王正而
重民事也國家統一區夏治曆惟精以時頒宣
率土奉順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則二儀而

著典協四氣以行令親垂聖訓布于萬方臣任
忝列藩欽承大法敢不敷明上意以勸境內使
民知龍見日至之次東作西成之期用洽和平
式符化育臣無任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
者商丘之地王業所興乃迹舊規以新原廟圖
三后顒昂之表申四時怵惕之懷既事見成普
天同慶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唐堯之仁
睦親族以虞舜之孝事祖宗追格至平民知大
順而猶慮列聖之游有所未奉盡物之薦有所

未更經制式隨清衷是念乃眷列京之重實惟開國之基靖邸夙嚴晬容攸宅再謀崇葺式示欽承僝功之初展禮咸備事遵簡約本達於至誠天之監臨冝輔於盛德臣限拘官守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五日到任上訖須向重地爲國東屏冝擇名臣宿望委之鎭臨輕付匪才懼不勝任中謝

臣聞人之所稟也非大賢哲不得其全故黃霸長於治人及以爲輔弼則厥列衰焉何則材有所偏而用有所遺也是以聖王在上取臣布職必以器而使之伏念臣樸戇鄙陋無一可取徒識忠義自謂難奪適者廣煩劇備邊境效死以報或有塵露之益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特加憐察謂可倚任擢在樞府傾聞國議臣不敢渝其所守愈思自竭而識闇才拙動取罪忤宜從擯黜俾何於全治揚二年乃免過咎尚承恩詔移此便藩臣已舉家乘舟由淸河路不一月日直抵城下雖冒大暑不知其勞土風甚淳官事亦簡在臣所得爲幸實多昔賢治人之長非臣敢及庶能宣朔廷寬大之詔令百姓知上意

慈仁下使貪苛之吏外遵風化以副抗念以勤撫恤兾有補助少贖素餐臣無任

成德軍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成德軍府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東藩五月拙與政條比違一麾丞更守任以忠則忘奔走之勞以才則誤寄責之深撫已一思怵亦交集中謝伏念臣從官素拙立朝至孤獨膺聖知遂沾樞近謬謂補郡之逸益思晉公之勤而自滿歲淮南改州汶上纔日月之未幾亦吏民之頗安再遷定武縣曾易地此盖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軫守方之念推任舊之誠乃眷常山之雄實據全趙之勝將帥未明於紀律士卒或稔於驕墮付以憍屠俾之振葺攸免未免冉圖犯犬之勞謗虎本無已判市人之安敢不究綏靖之理裁訓戰之冝塞柝外嚴不忘於備豫邊書入奏勅若於事機以分宵旰之憂庶有塵露之益臣無任

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今月十四日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邊素號帥重地形沮易偃陂澤之阻先時虜騎入寇

必趨是塗故國家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來不忘備預至於帥之任未常輕以畀人然而救弊於因循兵驕於閑放聖慮經遠蔽然改圖當此之時臣謂宜得文武兼備之才俾撫循而訓輯之不遑暇以及臣臣退自省度懼不能副朝廷寄責之重辭避莫獲無所措躬中謝伏念臣徒守朴忠無他績效一辭樞柄三易郡符兢兢營職苟脫罪咎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度愛而全之念求舊以惟人不使人而求備於此道更制之始曾膺選用荷恩誠厚竭力固憂況今狄人講歡修敦大信

安陽集卷之三十五　六

經畫之任最為難處凡百措置不可默然而或必振綱紀則以皇之沮及遂仍故態則宴安之患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究易調之原察理亂之漸大寬銜策俾盡驅馳事或未測特加庇幸臣敢不外圖捍敵中戢營兵動存機慮之先或有萬一之補忘身徇國此臣夙心臣無任

謝賜禁中銀救濟飢民表

臣某言入內供奉官宣懷政齎敕到州伏蒙聖慈特賜禁中銀五千兩令變轉救濟闕食人民若天運難測固有流行之災民食弗充上貽宵旰之慮不責大農之給特頒中禁之財濟此殘黎出乎仁惻中謝臣聞堯水湯旱非政之使然金穰木飢乃歲有常次故王者能察時難既闕必因歲必議救恤之宜遂亡捐瘠之苦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勤嗣大業以約儉服永圖德無遠而不柔惠雖微而必洽宜膺敷錫以格太寧而春夏以來苦雨為沴惟茲北道最失西成綱隍深軫於聖懷振廩重傾於經費即馳使指遠諭宸慈旦頒内府之珍以續羸餒之命大之肆害方不堪其怨咨上所施恩已致實於饑殍臣才非通敏任忝撫綏奉詔札之丁寧痛農疇之乏絕敢不躬宣睿旨申誡屬封期共拯於疲羸使咸知於愛育臣無任

安陽集卷之三十五

謝賜詔書獎諭表

臣某言七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為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以臣舉職拯救特賜獎諭者北土之飢近歲未有非上之大恩過於天地則民之殘命委諸溝壑顧守臣之所能惟君命之是虔忽被詔褒得無心愧中謝伏念臣賦才甚短為政少通自易塞垣即逢水害流庸以死者皆是饘粥而濟者幾何曳官廩以從權則文符之交戾吸郡豪而取辦則城野之供至救於源師之方務遂公私之便其

利性則或時而有禁所益衆則不敢以愛身職
雖盡勤忠且奚救幸遇尊號皇帝陛下深惟邦
本上惻睿慈以斯民未安為大憂以經費少優
為末事德音一發罷悴頓蘇使儲支馳劇存良
厚旣蒙再造盡出至仁而臣任忝撫綏歲惟艱
厄莫副旰宵之念坐貽尸曠之羞敢謂聖度兼
容宸聰過聽特示璽書之勸益為邊部之光臣
敢不載懷奮勵思與最當此饑災之後更圖
安集之方且使閭里之間漸期復實則疆垂之下
自亦無虞稍脫罪誅茲為報塞臣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四日三班借職劉仲舉賫到
官告勑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官資政
殿大學士仍賜對衣金腰帶鞍轡馬者聖人未
舊時則推恩臣子叨榮固宜審分禮當必讓罪
亦何逃中謝伏念臣立于朝廷粗有本末徒以
樸忠而自信不虞世俗之多違自邇清光屢參
家誥出一語則思於助治無一事有涉於進身
寵得未安每愧焉而懇避艱危所任必奮然而
願行惟聖前知非臣敢妄而況朞來制置僅越
歲朞敵可處而為策且活民大歡而所活能幾
上孤寄委日益羞慚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
消息臣容發深體艱特峻殿宸之職俾圖疆埸
之功雖若賞所加欲示眷懷之厚而臣功何在
豈無廉恥之思伏望皇帝陛下俯照孤心與全
素節亟追成命以協至公如此則執二柄以御
邦無傷勸沮存一心而報上更替磨揃其告救
等見令差來使臣权管聽候指揮干冒宸嚴臣
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者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大學士尋
上表陳讓今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
賞出無名讓期得請臣誠至激語意未命敢再

犯於嚴誅冀必如於素志中謝伏念臣逢辰已
幸圖報且輕苟在上知其用心使得盡力雖終
身處以舊祿回足為榮況此守邊僅方踰歲都
無績效可副殊疇竊惟河朔之間時乃饑災之
後天之祐聖有遠以貽于國家聖以答天最大
者明賞罰僭叨越廷紊經常伏望尊號皇
帝陛下道本無私治先有勸不以一臣之小變
而傷四海之大公特寢誤恩以符清議使飾偽
者聞風而自沮守道者知分而獲安則疆埸雖
勞是甘於白首雪霜更靡不變於丹心共所賜
告敕入附遞進納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卑賫到官告勑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資政殿大學士仍賜對衣金腰帶鞍轡馬及奉聖旨不許辭讓者寵賚優厚而未諭善省無勞讓雖至而復當固非獲已惟進退之難處在斯須而弗安中謝伏念臣才本無他志期有立常覽古人之忠義以至於淪零剝逢真主之聖明是堅於死報山海之大何答犬馬之誠則然故入贊樞機必存情於萬務出居屏翰亦盡力於一方圖冨貴豈臣之本心竊祿位是臣之深恥惟效守塞僅甫踰年徒能革兵之墮驕無以救民之刑尚追為之處動則聚於閭跡苟幸其安曰可須於非然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度堯舜其仁謂內外雖殊孰差於輕重眷優至賤尚惜於隙書迺存眷禮臣咸均寵數不圖庸近亦玷褒榮重登秘殿之聯實駭愚儒之守避焉而弗獲其請受焉而莫得其名再叩遐宸則有飾偽皆時之誚遂虛美職則有無功月進之譏與其違衆而取嫌曷若被恩而思效傴僂承命慙羞在顏臣敢不服夙夜之勤副國家之渴方某無事系由奮勇以答昔時鑊在前誓不臨危而變節臣無任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敕牒一道官告一通蒙聖慈授臣尚書禮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仍放朝謝者禮成介邑澤被率土蓋興文垂之典則有非常之恩凡在庶工皆諭素望中謝恭惟寶號皇帝陛下法古堯舜致時成康以大孝奉乎祖宗以至誠答乎天地曠絕之儀罔不講吉蠲之薦罔不躬而猶慮孝有所未中誠有所未達乃訪總章之舊式因路寢之嚴享太微之精禋盡報天之意亂文考之聖恭修事祖之勤達兹明禋丕覃殊慶策錫官師之寵且推福祚之餘而臣竊守邊退存羅歲饉驟奔率職既莫助於國容愛利及人曾未竟於上顧不謂均禧之始亦膺進秩之榮當有位之文歡理難獨讓揣無功而自訟內實叨慙敢不益勵朴忠勉驅駑拙彊效力雖終老以無辭旅康知臣在殞生而執報臣無任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姪男太常寺太祝正彥賫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行尚書禮部侍郎充觀文殿學士仍令再任及放朝謝者滿歲復留已不寄邊之重議功無實何

勝進戰之優荷信任則義不可辭拜光寵則愧
無容地中謝伏念臣賦性專樸遭時盛明過蒙
仁聖之誤知惟恐忠義之不足二垂所效一紀
于茲挺然思報於國家倏爾已成於衰病究疆
場之事幾寢食之俱忘於進取之心固夢寐之
無及到此中山之會最於夷狄之衝自分道苗
新曆圖以非才而叨帥任當兵卒橫驕之後重
歲時凶歉之餘得不世出之賢猶難訓治使其
愚者之慮奚足戢安邊越代期分甘公默豈謂
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無不覆寵之使人念考
績之論時貴守方之有法深惟古制莫重久官

將乘經遠之規寢革數遷之敝特中褒典更責
後勤仕不辭難蓋推誠之所激讓非中理難冒
賞以無嫌敢不益謹備虞勤存綏靖俾吏民之
愈信致師旅之增和生入玉關可誚前人之戀
志心居魏闕不忘疏逖之愛君苟未挂於吏文
終有裨於廟勝臣無任

安陽集卷第二十五

安陽集卷第二十六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表狀

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

臣某言今月日某官齎到告敕伏蒙聖慈授臣
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
并代等路兵馬都總管者守邊再閱久資何功
中命屢朝寵斯為誤矧元戎之寄重兼大鹵之
地雄縣付匪才其知清議中謝伏念臣守惟任
拙性不通時徒知忠義之可為雖在顛危而莫

奪而自奮身西鄙待罪北疆周旋一紀之間勤
苦二垂之事積憂成瘁由壯得衰方欲上叩慈
宸請更便郡庶少全於生理願在備於宛官豈
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度材之宜惟舊所任念
一臨於朔部適五及於歲期載惟并晉之區並
控羌胡之會俾尋節度仍委撫綏而臣素乏學
儒粗能審分甚防之責既念事而難辭旌鉞之
來豈無勞之可受自顧猶是群言可知況今變
徽未賓王師致討欲人心之競捷存賞典之推
公伏望皇帝陛下察于誠之不欺究二柄之當
護特追還於使節止就領於州臺如此則名器

不可假人免騰嗤誚爵祿所以厲世足勸勳勞
幸知臣之至明期得請而後已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云云者君恩一出猶悔改於已行臣分甫思願懇陳於當讓終期得請是免愧心中謝伏念臣早緣書生久服武事豈貪愚有欲於利蓋忠憤不知其勞茲臨朔垂再及歲閏務益煩而難免神過用而已疲方求便安以養衰拙不謂誤膺聖念復責邊勤并土之控二疆敢辭弃命洋川之抗六纛自省何功較其冒寵之必殃不若避榮而獲戾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矜危

悃諒出至誠俾仍帥領之權且觀來效亟寢節旄之授以待勞臣敢不强挈殘孱愈圖報塞責邊思職業盡力於兵閒竊位素餐免致譏於天下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陳讓武康軍節度使不允者寵若驚而自視其實何勞讓如僞以雖誠固難俞請荷詔慈之加鼎顧邊責之匪輕於義莫辭措身無地中謝伏念臣進由孤直知自昏明不敢苟富貴以作身謀唯以報國家而為已任服西垂二疆之事幾光陰一紀之間日有百憂官無寸效不覺寒暄之易變但驚精力之早衰茍更障以自安亦未免好權之謗欲請藩而少便則殊乎避事之疑夙夜以思進退不可豈謂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大度天地至仁陶唐念宿業之且勤不責人於兼備就易即臺於并上特加使纛於洋川荐霈德音促當成命臣竊上循朝意再揣官宜十稔之前嘗被察廉之寄三乘所次悉專督護之名今茲節制之行始正營屯之任避焉莫得愧弗能勝敢不力究民病謹修戎律義之所在知熊掌之

難兼命或可捐若鴻毛之甚易臣無任

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敕授臣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上訖國家經畫三垂實最他道置財大鹵獨控二疆非有將略可以摧狄心吏術可以救民瘼或輕而授固不克勝中謝竊惟晉陽之提封蓋本唐堯之舊化俗儉而家給士豪而兵勁雖有水旱之沴而無凍餒之虞自西事之興屯戍滋廣人疲遠餉戶及橫斂重以和糴積欠而輸窘姦贓亂法而幣輕故令物力未甚完罪辟日以衆

享假無驚而兵費猶冗羌胡久附而邊吏或辯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恩德漫諸夏以威信柔外夷顧玆一方素號襟要思擇帥守安而治之而臣信道雖篤應變不長乘障中山徒歷再閏訖無實效上裨遠圖聖念矜全未賜顯黜復加旄鉞付此重寄詔旨諄諄諭弗容避辭臣敢不中夜以興當食而察審富庶之良畫較備禦之長筭使編諜曉悉於上意殊俗震懾於大聲若其報君之大方則當投死而後已臣無任

乞知相州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從事獨賢詩人所以興歎不能者止臣子所以知難今引疾以祈天幸均勞而賜可中謝伏念臣天與忠義任逢聖明常行已存必至之心謂當時無難了之事期以一身任天下之責九殉報君上之知見義必為所莫公家之可濟其愚莫及不知世務之無涯故茲一紀之餘更節三乘之壹或過中而食未及口或達旦而坐不得眠唯憂持力之非勝上亦眷倚不顧於神之過用易及衰疲以至思苦傷肝氣留在脇自中年之併及覺積疾之易搖比歲以來乘隙一發作每妄攻而肆毒實無意以求生此者幸遇尊號皇帝陛下臨遣國醫診知病本雖萬

金鑠劑之美稍復支離而一道節制之繫誠難總決伏望皇帝陛下廣天地至仁之造憐簪履舊物之微知臣以憂職纏痾念臣以過勞至憊許上武康之節退臨河亶之封深惟冒寵之災身顧復亞卿之舊列使臣釋去重負全養至和訪經而備生閱譜而調藥庶二三年之保攝得神幹之復完則西北邊之重難當聖意之所任由衷所切得請是頓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以疾病上表乞守前官知相州一次伏蒙聖慈賜詔不允者病質圖安瀝露辭瀆之請詔音知恤未垂可奏之恩茲不避於重誅顧再傾於危懇中謝伏念臣早塵科等丞戢禁聯知忠義可以報君歷艱險未嘗辭命故一紀之當三路由壯及衰寸心之慮萬端曰勞致疾若匪神猶昏劣事不支持則安忍捨平生盡瘁之勤擬苟且自容之誚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太明委照洪覆推仁不令可治之痾遂絕必生之望特遵舊秩俾治本邦如此則宿疹易攻庶求先於犬馬微軀所效復思死於封疆臣無任

知相州乞罷節鉞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相州仍以臣累表乞守前官

赴任伏蒙聖慈俯詔不允已於今月二十三日
到任上訖守邊不可以疾疏誠宜引分求郡莫
如於鄉便冀一以效所祈使鉞之還善協帥臺
之罷君仁至厚小易地以推恩臣寵無加遂擁
旄而歸里榮莫大于昔義激死生中謝伏念臣自
參決科則思陳力非微軀獨不自惜幸明主得
其親逢故常奔趨險艱如履平地顧視權利輕
於浮雲當人之不欲爲則保完難必處事之易
及責則憂患常深志雖不回病已中作尋鎬白
忖較其所長人神之勞過焉斯蓋天光之蘊定
然後明與其勤死而無成孰若以休而可效爲

慮既審敢章不延年邁伏睹皇帝陛下德合晉
天愛存舊物擬衛一醫而來視知賤疾之匪常特
徇至誠許辭重寄不奪洋川之節就更河曹之
封踰旬解裝行路無苦遂得均頒牛酒慰舊老
於鄉中雖列旌幢亦拜先臣於墓下不徒歎聳於
當世實足夸傳於久來臣敢不論病以體國之
宜攻疾以及民之旣保怡然靜守保于至和苟卧
漳沉痾之可痊雖衰病未棄則操數變鍒而思用
有急當先誓畢餘生仰酬洪造臣無任

安陽集卷第二十六

安陽集卷第二十七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表狀

辭免集賢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舊工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加食邑食實
封者枉竟無功方期自効疑丞有缺驟爾叨榮
宰君恩之非常揆公議則不可夙夕震駭莫知
所安冲謙竊以宰者端揆務清責任輔相內使
百僚無不率外使四夷無不恭陰陽協於時是

四時之敘外使士得其職斯爲選擇之明天下
繫其安危國體隨而輕重所付一失爲害豈輕
如臣者操學非長孤忠自信早慕古人之行已
不能枉道以進身立朝以來皆上所悉自先廷
之叛命去詞樞以臨師周旋兵間竭盡死節僅
息塞防之警入參幾務之微一貫障河欲得失
而不顧輦轂折軸終積毀以難勝尚塵秘殿之
資屢忝要藩之寄疲駑將蹙善御猶勤更歸領
於二乘遠成瀕於一紀忽嬰危疾幸假本邦延
昇適養於餘齡有客丞還於舊物卒無他技條
已踰年繳顯然之未加亦素餐而自愧豈謂伏

蒙尊號皇帝陛下高天广覆厚地博容不求備
以取人奉無私而臨下山於廢斷擢正宰司方
公人安承平俗尚苟簡華幹者目爲生事諱必
交興擢才剝指以樹朋巧焉求中生靈已困而
倉廩未足戎狄難保而備禦未完茲乃延大有
爲而及時豈淺薄不稱職而可任況簪紳之近
列皆棟幹之美材不止詳求豈無遺滯伏望皇
帝陛下特回聖慮謹擇高賢使施設之一新必
太平之坐致如此則使人以器免懷過分之憂
唯君知臣雅得量能之道儻垂開可更誓糜捐
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荅
不允者臣聞天下安而注意相蓋以仰成官不
備而惟其人無容叙進故避賢之爲請識度德
之匪堪瀝懇未俞措躬無地中謝竊以前記之
載治道可詳雖有甚盛德之君必擇非常人之
輔所以五臣佐舜十亂翼周蕭曹繼翊美於
漢朝房杜姚宋相輝於唐室因以聳風烈於萬
世不獨致太平於一時豈在聖辰所宜輕授伏
念臣早緣科選亟漸寵階天與至愚顛沛必思
於忠義人嗤拙直顧故不避於艱難白首二垂

鴻毛一命賴清衷之獨照致危途之終全遂起
病餘復玷樞任六馬之馭增濫榮觀之光發何
坐易歲芳日孤人望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
不遺小善務取大方曲矜蓍龜之微驗有鼎槐
之拜雖聖人之有舊物特示優恩顧賢者之抑
下踈豈無公議撫躬自省過夕如惶是敢再違
讓封重于宸聽願敷求於全德俾宰正於庶工
必能膏澤四方廣矣庶官之選丹青萬化煥然
王度之明使陛下協能官人之詩免微臣獲不
知量之過至恩垂允與論乃安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
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右府本兵之重均責幾微
中台秉極之崇遂叨選任自顧非才之久心必
非公議之所容務拜讓封詭無可報俯俟祗命
覥着在顏中謝臣聞聖王不以獨化爲憲必置
相而圖治賢臣不以極位爲樂貴行道以濟時
上既勞於所求下亦報於所遇故求之得則仰
成於庶務待以不疑遇之合則協力於萬機果
於自效因可以日興類聚坐致太平生靈蒙福
於凡朝君臣成美於萬世恭惟尊號皇帝陛下
克仁龢孝湯智禹勤言動不誅而未嘗過爲道

德是富而無一能好而猶念天下已治而恐啓
於亂天下既安而預防其危精擇輔臣以裨至
化而臣學無根本性多滯迂不知前世建治安
之原徒慕古人立忠義之節周旋俗務眇未嘗
勞塵樞府以議邊尚詳樽俎罕司而論道何
所開陳忝冒以來夙夕無措蓋以陛下有置相
邇治之聖而臣非行道濟時之賢何以仰副天
心俯慰人望然陛下既已求臣之誤亦當待以
不疑而臣所堅遇主之誠唯誓果於自效勉企
前哲動思至公庶幾民底小康時無大沴少寬
待旦之慮免累知臣之明填壑未聞期報如此

臣無任

辭免祫享加恩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加臣同德守正功臣并食
邑實封者議上儀於宗廟方成孝饗之能廣太
報於辟公首被慶恩之渥旨榮爲過顧己弗安
中謝伏念臣早以孱愚誤膺柔任進歷樞機之
重躐聯丞輔之崇夙夜以勤擬一心而雖至才
謀之短稽衆論而愈彰屬于罔祫之期獲相親
祠之禮精絲所致殞肸蠁以來歆惟降無違在
贊明而何有及此受釐之始亟膺差賞之優錫
號褒功增封衍食省無勞而若是惟力讓以爲

冝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攬二柄之公體萬機之
諒俯矜危懇追寢命書如此則紕繆在梁免速
覆餗之誚若金用礪更加磨切之忠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
不允者恭之爲澤雖有國之常經賞不以勞亦
爲臣之當讓忝封斯確詔答未俞退自省顧不
勝憂畏中謝伏念臣進縣孤直任玷弼諧常待
罪以弗自安敢僥榮而不知量此屬欽修曠典
祗事閟宮舉歷朝未行之儀成群主合食之禮
辟公咸暨一德無顯相之容福祿既均首被便蕃

之命顧冒塵之可愧敢辭避之匪誠聖聽莫回
愚衷愈悸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據公以議懋德
必先稽惟名不假之言徇所欲必從之義亟收
誤寵明勸有功庶鳥鵲之分獲全則犬馬之心
益報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
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登群主而序昭穆甫畢親
祠肆大賚而均福釐俄周率土忝被臣鄙之司
首膺優渥之恩避讓弗俞省循無措中謝伏念
臣性直而蔥識昧且疏拙知忠義以事君不顧

險艱而效死危塗屢歷鴻造終全荐司樞筦之
緊進領鈞衡之重聖主之責愚相其可容誅倦
令之治薄民烏能知化日須明黜免累至公章
遇尊號皇帝陛下守位以仁奉先惟孝謂宗而
祀天地雖三載之躬行朝以合祖宗則歷朝之
未講此時思而舉墜屬閏祫之丁辰能饗休成
霈澤滂被惟是鼎槐之近特先綸綍之褒增唐
閣之美名衍漢封之多邑賞斯為誤義不容辭
敢不祗奉國經勤宣上德協心以濟朝得衆賢
之和弼教于中福有庶民之錫冀逭素餐之責
少裨肝食之勞臣無任

辭免昭文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行刑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仍加食邑食實封者臣聞天之明堂尋
日上相國之冢宰冠于六卿七政從而後觀四
海倚之均一建官之重惟象可知豈容非才遂
得次補中謝伏念臣學不根道智非逮人徒知
忠義之敢為獨荷聖明之垂諒嚮錄樞筦擢備
鈞衡幸遭時而得君有同心之輔政夙夜圖報
歲時趣過經遠所存卒無近效竭誠之得不免
衆嗤上誤一人之知下騰多士之誚惟思引避

敢覬寵遷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大度包荒鴻仁
廣愛忠其心之頗至恕其才之未任猶矜驚晨
謂可驅策屬此元臣之眷忽罹壽母之憂不忍
牽泥而傷恩終聽執喪而得禮亟蒙庠進殊失
僉求方今當極泰之時捻積習之敝遽然更化
則議論難齊徐以收功則責望方峻而況天時
未順民困弗充水旱相仍災異數見誠聖人恐
懼大有為之日顧愚臣譾薄無所取之材怙然
冒榮罪不容戮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至重之
業推天地大公之心謹擇時賢稽參物論宜得
兆傑非常之佐以副焦勞求治之勤使百度修
明萬靈和喜則陛下高拱而揖堯舜群臣相讓
而歸皋夔如臣甚庸願寢成命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
不允者冢卿之缺爲可虚遷衆議之公豈容非
據拜章以讓承詔未俞夙夜震惶莫知所措中
謝伏念臣起於孤宦相識大忠許國忘身故不
論其險易推誠遇物蓋無別於恩仇人嗤其拙
而臣不可移臣執是愚而上卒見信以至再陟
樞機之重對司鈞軸之崇聖主仰成根無所報
條賢一意知豈不爲然而志雖廣而才不能周

任既重而力終取用凡於施設動得詭譏加罪
沴之荐臻在爕和而當罷豈謂伏蒙尊號皇帝
陛下無求速效尚責遠圖爲元宰之遺憂丞大
庭而申號特從次補益駮辯情且論道者本不
備而惟人祿德者非累日而取貴必若以資而
遷進則其於勸也誠難伏望皇帝陛下博選賢
賢上裨至治況內有雍容侍從之列皆傑出之
材外有文武昇翰之臣悉老成之舊少精聖慮
自協僉言夫臣何堪敢冒茲寵亟寢已行之命
庶全則哲之明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
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大號式孚理雖難復非才
自視懼不克堪讓懇縷陳俞音卒恪拜寵恩而
斯誤質公議以何安中謝臣聞元首之任股肱
責不愆於萬事冢宰之佐邦國在能正於百官
惟朝廷之重輕繫選任之得失擇人之謹自古
爲難如臣者樸學非長孤忠鮮助自優塵於料
等恥平步於貴階周旋俗吏之爲慷慨壯夫之
節邊書外謹謗簇日煩幾汨沒於風波荷照臨
於日月樞庭荐陟宰柄參持念嘉會之親逢惜
良時之易失同心交儆衆毅力彌綸本所先亦

八

粗舉其一二人情未厭蓋久樂於因循致既請
而增虞任不勝而當讓奉遇尊號皇帝陛下高
明廣覆悼厚兼容挽然執契之尊深得取臣之
要以謂任人之道圖舊所以知之詳勸士之方
重祿所以須其報故茲還擢遽及虛孱敢不博
引群賢大明衆職躋民仁壽之域務廣聖猷俾
后堯舜之心勉希前哲庶幾拙效少答君仁臣
無任

進嘉祐編勑表

臣某等言恭聞古先哲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蓋人情萬端法制一定夫以一定之法而制萬
端之情欲輕重得宜古今無易不其難哉國家
膺聖相繼承平百年立法本通務歸至當故自
建隆以來迄于慶曆之初凡詔令所下綱條既
繁則必建局命官一加刪定者豈欲紛更而數
變哉亦庶乎執定制而失人情也今之詳次所
付匪輕夙夜以思懼不稱職中謝竊以律設大
法不能委曲而生意國用中典至於治平而後
詳丁既極於家給下無容於壅塞凡於關涵皆
得指陳而書之載或踈後令之明寔盜平亭若
或抵控且不關禁之民幾不知其所避舞文之
吏足緣之而爲姦又有判裁詎能永久恭惟

九

號皇帝陛下法天任德本道無爲恢闡唐畫象
之仁降大乙弛罟之惠永惟庶俗期底大中爰
制禮以禁未然豈嘗忘教明刑而使無犯自非
知方顧茲請比之文日益煩苛之敝凡闕之盈
難於偏睹錐刀之末慮乎盡爭時合當更政其
先務乃詔臣等特新編葺得盡詳度於是取慶
曆編勑暨嘉祐三年終以前續降條貫凡四千
三千一道求中而議就約以書存所便安太其
重複至於名篇而附律先例以舉凡會數勑而
附一科參舊文而發新意事並出則分從其類
禁當立則特爲之條皆明著大防稽合前式注
等又以四海之廣獨見莫周雖當局之勤詎所
思之已至及約情而用或在理以猶差必欲成
本朝之善經固當合天下之公論首祈博訪丕
奉俞音果衆說之畢由亦寸長而備採復詳慶
曆編勑每條之後必書元降宣勑年月雖云稽
體其實文煩今並改注於目錄逐條之下以從
簡便又刑統所附諸勑及參詳條件凡一百三
十四道事雖前朝率多衝改審核之際典者爲
勞今取其見今可行者已入逐門收載外其刑
統內諸勑并參詳條件伏請更不行用應中書
樞密院聖旨劄子批狀合行編錄者悉改爲宣

勑共刪修成一千八百二十四條離爲一十二
卷內有條目繁多者即分爲上中下共一十八
卷總例一卷目錄五卷凡勑內但行約束不立
刑名事理輕者析爲續附令勑二卷目錄一卷
犯者止從違令之坐及錄到慶曆四年正月一
日後赦書德音二卷總三十卷合爲一部如
得允當即乞特降勑命與刑統律令格式及建
隆以來赦書德音天聖中先編附令勑兼行其
慶曆編勑及慶曆續附令勑并嘉祐三年終以
前應條海行條貫除今來已編載外各更不行
用四年正月一日後續降自爲後勑施行自來
榷茶之法令已刪除其通商之後所立條約自
從詳定茶法所條次頒降應未降勑嘉祐編勑
以前已用舊勑斷遣與奪過公事不在援引新
勑訴理之限其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縣并在
京海行及三司見行條貫自依逐處元編定及
續降勑條行用外內有係新編勑兼載與逐司
條制不同者並依新編勑處分蓋以概[illegible]崇寬
大綱滌細微較然使其易知欽哉本乎惟恤聲
夫江河紀地狎玩者誠稀震曜發天威明之共
其或多方謹飭庶務恪循臨文參考於治宜
伊深求於法意自然訟平姦息氣感而和能

致太平豈獨稱於周禮終成徽付茲奚取於鄭
書臣等道鄙少恩志希無害被詔徒知於竭慮
訖功殊愧於淹期或許頒行仍乞以嘉祐詳定
編勑爲日其新編勑等共三十卷謹隨表上進
以聞臣無任

辭免登極覃恩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門下侍郎兼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食實封
者眞主御圖普天蒙福忝備臣隣之列首膺進
陟之榮命出非常愧難自處中謝伏念臣早遇

先帝亟登冢司大政人謀固無裨於萬一小材
小謹徒粗免於過尤方攊懇以抗章冀避賢而
獲請則牘未再黷懇莫攀伏遇皇帝陛下神聖
嗣昌天人合應誕布惟新之澤更戒綜圖舊之
仁遂此告庭遠先增秩列東臺四品之重常伯
七兵之崇既大國封復優邑賦使宗臣之當是
寵猶恐弗勝顧愚守之無堪能豈宜虛授伏望
皇帝陛下始乾剛之斷發離正之明深惟聽覽
之初動切施爲之謹悉停異數以協公言如此
則不嫁而取屢未免無功而祿刺棓魚而欲熊
掌誓見義而必爲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荅
不允者大君膺歷綿宇推恩澤逮群九宵至微
之必浹寵先四近顧無狀以何勝輒上奏封冀
遂遅命聆詔書之未可揣愚分以難安中謝伏
以先皇帝仁如高天容則厚地自詩書之所載
冠今古以無前興儉守文致成康之美俗先知
傳聖得堯舜之大公皇帝陛下奉若先猷纂隆
大寶中外翕聞於聖德謳歌允協於天心慶賜
之行幅員同抃臣叨塵輔翼素之材謀當聽斷
之惟初在贊襄而何有褒榮驟及震慄無從伏

望皇帝陛下攬國權綱新民耳目黜陟大柄公
本於無私左右弼臣俾全於難進亟追誤賞以
勸多方上化之行必捷置郵之傳命臣衷所報
更堅忠義以忘身臣無任

謝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
荅不允仍斷來章者睿聖膺圖肇覧八紘之緒
幅員霈澤交歡萬國之心眷惟丞輔之臣首珩
便蕃之寵無容避免徒極兢慙中謝竊以鑾省
通聯地亞珥貂之貴天臺上列官推司馬之崇
爰自近年罕嘗兼拜如臣者性惟甚戇學不能

酬偶熙運之寔昌竊殊科而獲仕孤忠自立衆毀交騰先皇帝察惟直之無他謂顓愚之可任擢躋顯近力主單平奔走三垂有徇國忘身之志周旋二府乏佐子經遠之謀逮升冢席之榮益起素餐之誚避賢奏牘方上印以輸誠畏考纔悲忽攀髯而發抃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太統光紹慶基盛德之新聲萬方而咸覩湛恩之降浹四海以無垠故此弼臣特先異數俾正名於宰任復增重於官儀仍遷公爵之優更益邑租之享俯僂之辭莫遂膺篤之分何勝敢不謹抂冰淵守堅金石良時易失惟勤拙者之為高仕疾顚齊蹤古人之戒少裨至治上答殊私臣無任

謝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述乞除罷吝不允仍斷來章者龍德在天慶一人之纂極陽春布澤浹四海以蒙休惟是弼臣首靡殊典辭甚堅而莫遂躬屢省以無容中謝伏念臣早竊榮科寖階膴仕自信鄙夫之守特深先帝之知外鎮疆㘰五玷師權之重入參樞筦再塵機務之繁逮雖陟於冢司固取輕於人望適露請藩之奏遽承憑几之言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德居中母儀外訓皇圻而增煥協聖治之有初丕霈大恩咸均庶位顧惟兼陋前忝龍光峻卿列於中臺正宰名於黃閣仍優封爵益厚食租令知汗以靡收寵若驚而自失敢不任責歸己竭誠有公以道事君勉著經邦之效無功受祿終期上印之歸臣無任

宋 忠獻魏王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表狀

甲辰冬乞罷机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四時助天尚有爲而必去大臣佐國豈不能而可居茲省分以退身幸推仁而從欲中謝伏念臣早縣科選寖被寵甄不知直道之難行徒以孤忠而自進仁宗皇帝矜其少戇待以老成慶曆之初已贊近樞之重嘉祐之始復還幾務之崇亟踐宰司過膺冢任惟心祈報謂時敝之可更其術之疎質人情而愈戾方求引罷免玷衙諸怨悲軒馭之登天獲奉弁躬而受歷永昭寘使既畢九虞長樂復權攀新獨斷欲貢避賢之請俄推進秩之恩面謝之辰言陳備極愧冒塵之爲久加尫瘵之日增止俟首冬懇辭重柄此愚誠之上叩蓋睿聽之前知伏望皇帝陛下圖治有初任良爲急引天下之才以自輔采廷中之議而必公不私一臣遂收全美聽還印綬出守圭符叢爾之軀儻少休而未殞確然之守自臨事而不移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蒙降批荅不允者輒傾愚悃冀解冢司承詔未俞措躬無所敢再披於肝膈固莫逭於寘誅臣某中謝臣閒駑馬之材駕雖十而終勉鼫鼠之技能有五而遂窮分不可踰過之必敗如臣者素無遠策粗識大忠特膺先帝之知驟忝衡臣之冠歲若屢易人望日輕廊廟之言卒愧負薪之鄙功名之域無借治郡之時適貢囊封願還柄任遽號弓而若痛方奉瑁以參儀前懇莫伸厚顏無已此者恭遇皇帝陛下睿謀天發聖斷日新宜登進於真賢以輔成於至治豈容衰朽尚爾冒塵伏望皇帝陛下曲霈鴻私與全晚節許罷台衡之重俾紓郡紱之榮欲竭之神若漸蘇而復穀甚難之務唯所用以無辭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蒙降批荅不允者兩上奏封願還宰柄仰俞音而尚閟顧衰迹以何安重此披誠終期賜可臣某中謝竊以高位之處古人戒乎疾顛大名之居君子恥於難副故知而退則全止足之分昧而進則蹈危亡之機臣雖甚愚敢忽斯義伏念臣自塵侍從即赴疆垂當兵戈未艾之辰有夙夜服勞

之告迷參袍務亟領藩條撫守兩邊又幾十稔比跋更於二府險九見於厲甚以小心而慮萬微以一身而當衆責力雖自任疾已交攻儻不止於夜行必濫先於朝露譏咍中外玷辱國家矧今論道嚴廊惹皋夔之舊德宣威戶屛皆方君之傑臣至于貴近之聯率當經綸之業伏望皇帝陛下照孤誠之不妄矜朽質之無堪收攬衆賢左右新政使臣退安便郡獲保殘軀上以彰大君含育之恩下以息多士紛紜之議惟堅素守上荅至仁臣無任

乙巳夏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王者之尊作命存乎必信人臣之分知退本於不能獲再避於冢司幸前塵於聖諭臣某中謝伏念臣駑馬之賤任重而斯僨畫餅之僞循名而則虛徒以誤知先朝竊位二府自冠臣鄰之重益勉夙烈之衰伏遇皇帝陛下躬紹寶圖獨開英斷以聖主而用愚相曷起治功不累日以進大材因妨賢路矧復繁機外擾故疾中戕精神日極於昏耗形貌根傷於癯瘁比傾血懇上叩睿慈冀從出守之求少遂養痾之便皇帝陛下以謂情雖可惻去匪其時俟仁廟之終祥許襄封之請厖德言在耳律候當期願回天地之私亟假麾符之寵君言勿戲翦桐之錫猶封鄉郡擭歸衣錦之榮孰再夸捐軀命仰荅恩仁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蒙降批荅不允者比披丹赤仰叩睿明君命有孚固指期而當罷天衷莫測猶可詔之未頒撫已以思揣躬無地竊以嘉善而矜不能者君人之全度進賢而退不肖者輿治之大方故不能與不肖者留則下無所勸善者與賢者之抑則政將甚疵臣雖至庸敢害公議臣某中謝伏念臣早錄孤

進亟陟近司報國之心雖竭忠而自許致君之效卒充位以無聞包蓋十稔之間積愧衆賢之上向者幸遇皇帝陛下躬親聽斷中外又安嘗比上於封章願少休於巖藪俄膺召對竊記德音茲再露於懇誠蓋前祈於訓諭伏望皇帝陛下不牽私愛特示至公知臣不能而可矜諒臣不肖之宜退許還相紱俾任鄉邦馬牛之力雖完必思驅策天地之恩再造曷報生成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蒙降批荅不允者非才決去戕瀆誠煩優詔弗俞示畏

良厚雖已殫竭於賤懇不能感動於清衷得非
斷以常情謂非本志匪過邀於聖寵則外迫於
人言勉辭要權苟備禮數遽降斷章之荅因爲
圖祿之資臣之所陳蓋不近此臣某中謝伏念
臣自玷二府于今十年竊據累朝之任官雖有
名相之在位得如某例且無數人況臣駑駘何
能區區自守廟堂之上不過俗吏之施爲搢紳
之間動有迂儒之闕咲加以早膺疑策備歷艱
劬積憂日耗於精神奇疾潛生於臟腑比雖自
勉強難支故於前後之封章備著悃誠之數
瀝爲斯此懇極懷上言伏望皇帝陛下深惟壹

稍之褒特謹四鄰之選不由全於舊物示公道
於真賢今臣只守本官退安散郡名優治俗庶
希黃霸之清風心切報君敢慕赤松之高蹈儻
暫休於犬馬期再效於涓塵臣無任

災異待罪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人主之操賞罰貴乎不私宰相之
調陰陽在乎無忒苟天時之作沴繫人事之不
修當責其誰是惟冢輔臣某中謝伏念臣頃遭
際會遂冠臣鄰當堯舜之纂承乏皐夔之事業
哉聖心願治日極於咨詢而撲學素空卒無於
補助居常省分變已抗章雖引去之未容恭自

知其難處今此仲秋之始忽興淫雨之災京邑
之間川纔信室居之壞十殆四三民胥嗷然駭
無所止伏惟皇帝陛下紹膺寶命勤究永圖言
動之微亦無過舉政刑之謹必憲先猷惟高穹
之甚明宜嘉應之薦格茲欲安在其來有繇蓋
臣充位無聞素餐已久衆賢沈抑而不能汲進
輿情鬱塞而不能上通既汩五行遂隳庶務豈
可以頑然自若恬不知慙伏望皇帝陛下揆合
天心申明國典驗往誥雨暘之所自法前朝災
異之所行敷告大廷亟行顯黜使四海之內皆
知震曜之威則諸福之來是猶桴鼓之荅臣無
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天雨之淫都城特甚乞從免黜以
塞咎災蒙降批荅不允者竊以三公之理陰陽
冢宰之主政治蓋今首相之任誠繫四方之瞻
官匪其人變不易發臣某中謝伏念臣素無他
技徒偶亨期因緣犬馬之勞忝冒鼎槐之冠推
賢避路既未遂於愚衷竊位素餐固不容於天
理而自皇帝陛下紹承統緒振葺紀綱思兼三
王待旦之勤已至恭用五事承天之德無差何
茲暴雨之來頗戾至和之應遇哉以懼煩引咎

之遊深責札之愚幸寘刑而有舊願正燮調之
決特申竄謫之科如此則風雨時而三階平自
銷民沴股肱良而元首起坐見治功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淫雨之災乞從罷免伏蒙聖慈再
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宰職不修當明於國憲
君恩過厚尚損於詔音雖聖度之如天欲自容
而無地臣某中謝臣聞古者至治之世風雨節
陰陽和百穀厥登萬物時遂蓋有德者進而無
德者退有功者上而無功者下人事既得天心
斯符應之善祥是若影響恭惟皇帝陛下協大
横之兆承累盛之基即位以來勵精爲治臨朝
親決有唐堯之聰明約己自修侔夏禹之勤儉
然猶吏多弛職俗靡還醇得非黜典之公不先
貴近故俾政綱之紊未振隳頹今大與之所未
匪家司而孰咎宜因此變遂正彝章縱寬斧鉞
之誅必用竄投之法則人心自化坐移偷薄之
風天監弗違日見太平之象臣無任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佐天子理陰陽外塡撫四夷內親
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者宰相之事也
位高責重爲特具瞻豈容非才得久其地今茲
決去必覬俞恩雖蹈重誅義不能已臣某中謝
伏念臣斷斷之技無殊衆人際會先朝遂塵冢
席雖夙夜自竭期有以報不次之遇而智局淺
陋卒無云補伏遇皇帝陛下紹降聖緒力思致
平臣復不能祇宣遠圖上助新政徒尸厚祿日
積愧慙故自去歲以來凡三剖血誠請還柄任
章十數上未蒙賜可包羞就職愈不遑安蓋以
淫雨之災仍歲而發傷害禾稼漂摧室廬都城
之內墊溺殊甚連陰累月蔽遏大明塗巷之人
指談時政此可謂能理陰陽乎西戎驕僭爲亂
萌蘖時幸醜類肆擾爲羌增備益師上煩宵旰
此可謂能塡撫四夷乎環畿之郡民罹歲荒饑
殍流屬失職者衆賴天造垂惻賑給必周而重
困之餘遽難完復此可謂能親附百姓乎滯固
之識闇於任人不能廣擇群材共熙庶務使賢
者在下鬱而未伸此可謂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乎有一於此被黜爲宜而臣衆事不修咎將孰
執安得不自劾無狀而恬然不退哉今幸郊禮
休成遂垂寬簡臣不勝懇迫願罷首宰之職避
賢者路伏望皇帝陛下不牽私愛斷以大公俾
臣外補小邦得安愚分畢進良輔以興治功自
然陰陽以和災沴不作四夷款服百姓又安內

外小大之職皆惕然相飭竭著成效此則宗社
無疆之慶蒼生莫大之福非特愚臣之幸也臣
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首宰之職避賢者路伏蒙
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以道事君不能者
止大臣之操也無德者退有功者上治世之法
也若不能而不止無德而不退則是不知大臣
事君之道而撓乎治世之法也故敢不避斧鉞
再瀆宸聰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承四聖之
緒興百年之業宵衣旰食焦意萬務而臣任玷

冢弼歲月久甚以駑騃之守淺淺之見固無以
光大新政而彈壓天下乃陰陽失序戎羯弗馴
百姓未康衆職不舉四面之責畢叢於臣茲所
以當食輟餐通夕不寐覆載之內若無所容儻
陛下未賜罪誅使之善去畀以小郡與全始終
此則天地含育之鴻造父母覩復之大恩百殞
臣身未能報塞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此者荐傾血懇祈罷冢司伏蒙聖慈特
降批答不允者承命震駭不知所處重瀆天聽
繼之死請臣某中謝臣聞之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其形渥凶孔子以謂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
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臣性椎而拙以道獨
進先帝察其忠朴亟被顯任兩塵樞府遂冠丞
弼在臣圖報之志雖捐軀命而無所惜然而德
不足以服衆智不足以慮遠力不足以勝任徒
淹歲月莫建治功若非省分退身避賢者路不
獨折足覆餗自貽形渥之凶其於國家爲害豈
細也哉故自皇帝陛下臨御以來累上奏封願
還相印然陛下以未終諒闇去匪其時次陛下
以邊事方興未嘗求罷臣雖上體聖意勉陪國
論其如外傍要寵不誠之迹內懷空餐曠責之

愧出入朝廷自無顏面況臣待罪首宰調燮無
狀鉅異數見淫雨連月民用失職固不愁歎今
疆候無故樽禮屢戎乃陛下采拔群賢一新庶
政以消天變之時也臣畏小勝愧栗伏望特舉
兩漢災異之法而明黜之若以其攀附龍鳳依
光日月塵污重任將踰十年夙夜憂勞故疾增
劇畀以鄉郡稍從休息此則天地之造屈公議
而全大恩臣非木石其心猶實養氣而粗完保
衰而少強矍鑠奮身以當陛下急難之用庶效
毫髮以酬至仁臣無任

安陽集卷第二十八

宋 忠獻 魏王 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 重刊

表狀

丁未因中丞彈不赴文德殿常朝待罪

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朝之立制當謹奉行事有從宜寢緘圖罪累被憲臺之劾敢逃刑筆之誅臣某中謝伏念臣久玷弼諧素虧雅飭每侯延英之對動或踰時故趨宣政之班居常曠禮白簡彈擊交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斷在至公懲其不恪特正慢官之罪以清著位之聯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久廢朝儀遂招臺劾雖拜章而引咎願充位以何顏臣某中謝竊以舉按不避權豪寓臣之風采刑罰弗私貴近治國之紀綱豈容非才而得幸免伏望皇帝陛下主兹直道斷以大公早議正於常科以聳聞於庶位臣無任

丁未夏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天聽甚高尚應誠而必答君仁至厚固無欲之不從糿瀝懇於先朝累避賢於家任比中前志幸興聖衷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自孤生早丁盛旦無左右片言之援猥承四輔之崇忠義可爲自顧微綿之才介是非難一何勝衆喙之波濤外內惕於虛名日坐須於仕路自仁皇嘉祐之末逮英廟治平之際求解四五年凡奏數十上會國家之多故蒙詔諭之弗俞終承勝可之言許俟及朞而罷雖德音之未遂悵仙馭之難攀僥榮至茲益愧殊甚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運離照大明四海翹然傾聽惟新之治群材森若欣爲不世之逢而臣濫拔非長議施滋懵天時數沴焉能知燮理之方病力何堪日以見昏疲之狀惕然不退衆將謂何伏望皇帝

陛下施厚乾坤恩隆父母察危悰之甚安矜漸耗之已殫聽罷宰司俾從州任彤之將敝儻粗獲於安休事有至難願再賡於驅策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降批荅不允者比仰遵訓仰叩睿仁竊惟引去之當然自謂開陳之已至尚稽可報彌不遑安臣某中謝臣嘗覽前緒欽附善戒知止足者蓋道家之重徹高明者亦神理之常故謙畏自持盈則享安全之福滿盈不挹進而招顛覆之災況臣本之材識濫畀丕帷三朝遇主惟力報於聖知

一紀備員固久妨於賢路加以病襟滋耗守職
殊曠以擭學矯時而風俗愈偷以勸奔勸功而
官曹尚苟既不能振紀綱之頹敝又無以增堂
陛之高嚴徒日積於罪辜將不容於衆殘茲所
以懇還印綬免誤國家伏望皇帝陛下推太公
以爲心監小懲而易治不以舊人而重變云思
新政之更張早霈德音許還納任畀之一郡得
遂養於衰殘其若再生第知歸於化育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兩上表乞罷相任伏蒙聖慈再降批
荅不允仍斷來章者陳力不能已荐傾於惆悵
退人以禮揩過示於恩私錫詔諭之頻仍授匡
疲之忝冐不慚可恨未已哀祈臣某中謝病以
累聖宣燾百年長楙顧此治安之本誠資輔翼
之良惟隆名素望者可以久居豈多病不才者
所宜媿處故臣自切象任常揣孤誠雖有伴君
堯舜之心而無濟民仁壽之策苟但淹於歲月
徒自取於衆誅所以屢叩先朝極陳愚款願解
合衡之重再叨鄉郡之榮宸衷有予於矜從天
下遽悲於遏密幸遇皇帝陛下纂隆丕祚恢闡
大猷發號令而一新振紀綱而盡舉日月所照
皆知聖明中外之心罔不歡喜比乘大寧之

慶是老臣當退之時伏望皇帝陛下俯諒危悰
曲成先訓特寢斷章之命亟推如請之恩命守
本邦進登賢弼衰骸少息惟歸感於上仁直道
有將益堅於素節臣無任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之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
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是則物之盈者天地神人皆不與之況其均責
本輕材謀素寡竊位二府殆將踰紀祿厚品極
寵非其人可謂盈之甚者也此而不退禍固隨
之臣某中謝伏念臣叨遇二朝濫都元宰以戆
愚而待物自謂無欺於利欲以裁人焉能免過
群言稔積公議喧聞加以宿疹中戕繁機外擾
匪疲之質寖以難支故自嘉祐末年以來累貢
血誠求罷官國家多故不能遂請伏自皇帝陛
下嗣承統業躬親聽斷紀綱日振法度日修而
臣多病不才略無云補備員冢任其久如此所
以抗章屢瀆懇辭重柄而蒙頒降手札委曲就
敦諭遣令就職殊未矜從忍媿強顏至于今日
茲者先帝山陵復土萬世以安於臣子送往之
心粗謂無恨若不於此時上還印綬以避賢者
則是冥然不知進退之臣朝廷容之何以風勸

天下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所付之重當休息
圖治之始登用良弼共熙彩政俾臣退補[illegible]
以寧悴軀示明主之大公全老臣之素節內惟
犬馬之賤齒未塡溝壑猶冀養完駑力再效
分寸臣早於沿路至京以來聽候命旨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解相任蒙聖慈差中使降賜
批答不允者臣聞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也若其功不足以恭當世名不足以服天下
而位盈極不懼而退者豈非違天之道而自速
其禍乎臣之無狀大過於此義當再瀆罪亦何
逭臣某中謝竊惟自唐至于五代首宰之爲山
陵使者事已求罷類多得請昨者昭陵復土而
先帝尚進藥劑故臣不敢質之前例遽然引去
逮先帝聖躬康復政治日新臣前後章數十上
懇祈避位先帝始雖不允郊禮之後屢曾親被
德音止俟朞年聽臣補外方俯期而露奏俄[illegible]
駕之莫攀皇帝陛下纂紹云初謹奉遺詔因山
之事俾臣復當使任不容固辭今孚衆力輸勸
反虞成禮況臣齊位殊久寧政不修故疾嬰纏
日難支強上稽天道次察人言內自非才遠按
故事夙夜媿恐無一可留之理伏望皇帝陛下
俯叫睿鑒深照危悰廣覆載生成之恩悉孫愚
進退之分許辭冢輔畀以小邦則多病之軀少
獲休息妨賢之咎免及寘誅臣無任

安陽集卷第二十九

安陽集卷第三十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表狀

辭免使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
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
者冢司備位屢陳懇去之宜故里班條重竊榮
歸之幸顧使藩之恩禮駭中外之聽聞愧懼致
當避期得請臣某中謝伏念臣忠雖自性慧不
兼材久塵元宰之崇蓋辱累朝之遇正塗是歸

愚守難移責自任於四來謗不虞於三至再章
攀鱗之際會終逃積羽之湮淪加疾疹之內攻
覺涯疾之日甚荐形封牘力懇妨賢果回天地
之仁獲假麾符之守然而數五教而分治領於
外者幾希建六纛以臨戎兼爲相者殊重仍視
帥臣之秩俾充鄉郡之行仰君命之非常質人
言而可畏伏望皇帝陛下謹守成之法推懋賞
之公謂失簪履者雖不忘求舊之恩而上印綬
者豈可被無名之寵亟停異數免玷大猷以寬
忝冒之誅更誓糜捐之報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
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
尋具表辭避蒙降批答不允者出守之恩顧衰
疲之甚幸非常之命徒震駭而莫當辭懇雖勤
詔音未可重茲干瀆必覬矜從臣某中謝竊以
三公之崇固非人而不授五教所寄惟處門而
是宜矧兼員相之榮外領元戎之重在昔臣鄰
之能去無間寵異之及茲雖曰殊私豈容清議
伏念臣孤忠少與椎直近愚冒升拜於冢司條
再踰於閱歷有尊主庇民之志而才不逮心質
羸任重發之識而久增其媿屢殫誠請求解樞

機終垂惻於上仁得爲藩於故里不意曲加優
遇駢錫徽章名器假人必累惟新之政負乘致
寇終傷鄉舊之恩伏望皇帝陛下開博照之明
諒危悰之盡亟寢告廷之誤以章取貴之公病
寄之職既免冒塵之論分勞臣任力官知勸賞
之無私臣無任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臣某言近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
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實封尋
兩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守職
鎮功莫副胥衣之榮鄉邦得請更叨畫錦之行

被恩典之洊優顧人言而甚愧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龍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埃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垂實存畏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當之大事應曆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家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歷稠重遭會艱踰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私於輕重戮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形神之耗弊勉乞園山之禮

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納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俾閒司之音遂秩池實副符粉社建高牙之重既踰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倩敢不恩盡瘁於寢興猶實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麋捐而後已臣無任

免冊命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令所司備禮冊命者地位之拜已過冒於寵私冊命之殊愧且煩於優禮退

某中謝伏念臣素惟無狀久玷冢司茲懇避於繁機得出臨於本郡三公進秩方深假器之譏萬乘居尊敢忝臨軒之禮伏望皇帝陛下念國容之良重顧邦典之非常申飭攸司亟停異數庶以安於夙夜惟知荷於矜全臣無任

謝賜宅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臣所賃官宅一區累具奏免奉聖旨不許辭避者補郡以行既極榮歸之寵徙居之久又叨即賜之恩眷遇過優省循難處臣某中謝惟昔數臣之法無先懋賞之方旌勤不私所予甚謹若甲第之爲況必大功而

後宜而臣自玷冢司訖無他效屢貢避賢之請方蒙從欲之仁獲守本邦何當昔人之夸耀所曆異數絕非當世之擬倫已增積於厚顏復誤頒於美宅稠重感幸夙夕震兢敢不加洽藩垣乃精王室居無勢奪人知上賜以常存身靡家爲日魏忠言而自激臣無任

永興軍謝上表

臣某言奉勑差判永興軍府充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已於今月十一日上訖避賢而罷方獲與於鄉邦敗帥以行復誤膺於聖寄易晝錦還家之樂爲夕氷將命之憂雖已見

於吏民豈不勝其責任臣某中謝竊以自陝而
右惟雍處中昔日用兵嘗并制於諸路平時無
事遂分總於中樞然而勢不相維事難克協或
左有防虞而右弗思於援助或彼專嚴戰而此
姑尚於因循致邊備之寖隳實議臣之同病欽
正元戎之法式欽曆算之精恭惟皇帝陛下稟
大舜之聰明邁成湯之勇智謂堂上之兵必勝
猶責任人而閫外之制不專胡能治衆俾悉歸
於節度當謹擇於材雄而臣久冒冢司積成衰
疹適懇章之屢瀆得本郡以榮歸不圖乘障之
臣顧有遂功之舉一開邊隙上軫旰朝命吏領

於麾符致幸安於桑梓慨然就道邈爾之藩心
目所經頗諳詳於舊事精神之用已耗竭於當
年茲惟伏國威靈挺身忠義導天聲之震懾宣
上德之寬仁外以圖疆場之丞寧內以務編齊
之無擾關中按堵尚期底於小康郡下養痾頗
祗還於故守荷諭言之無戲期病質之必休臣
無任

戊申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近奉勑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
十二日到任上訖殄寇無謀積勞生疹思還鄉
守衣繡免譏於夜行詔覲天闈錫馬偉於晝

接遂辭軒陛即見吏民顧忝幸以誠多撫孫昇
而自惕臣某中謝竊以鄴都之舊壤素為河朔
之近封民風甚淳郡務亦簡兵粗明於紀律地
不據於要衝他人得之尚衆稱於美任愚臣叨
此蓋藉隸於本邦況臣至和之中大國為帥以
沉痾而露奏遂故里以分符比歸森之再歸正
星霜之一紀過家上冢寵眷極於存亡垂組夸
鄉事更光於今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侔覆
載德紹祖宗深憐累牘之告衰乃命懷章而均
逸帝宸賜見俯矜憔悴之容北道之藩才奪便
安之請臣謹當奉行寬詔善養殘骸訪身之將
而念國之醫治己之病而及民之病膏肓可愈
苟無二子之為奸忠孝所存惟悉一門之報
臣無任

安陽集卷第三十

安陽集卷第三十一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表狀

判大名府三年乞閑郡第一表

臣某言竊以驥老而責千里固何益於馳驅技之有五能已自殫於短拙輒披誠而取俞覬恤隱以推慈臣某中謝伏念臣素乏材謀規持愚朴推擇三朝之際會褒叨極品之光榮自林守於緊郡適三周於歲律事既劇而心彌欲乞病所困而力不能堪今複風入四支日加攣痛氣留兩脘內極攻戕蓋臣享厚祿而不知踰涯故天與沉病而俾以自省思苟逃於凶折當上叩於聰仁伏望皇帝陛下隆天覆之恩念雲從之舊矜其久疾貸以餘生許辭將相之重權就易麾符於僻郡高明以抑免深鬼瞰之盈鍾漏向殘猶有夜行之愧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久疾乞辭將相重權就移僻郡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臣誠已至本深知分以辭勞君聽未回尚惜推恩而賜可將數危悃決俟俞音臣某中謝伏念臣四紀逢守三朝竊祿自無功而尊祿寖惟多病以久衰一辭東府之鈞衡再領北門之管鑰莫非強勉以濟劇傾心雖云勞力有不逮然猶徘徊歲月偃息朝簪然幾小康尋覺筋骸之愈憊若曰微效詎無塵髮之足稱雖恃聖仁實虞陰譴苟留於要地將不保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孤臣曲全舊物許罷節鉞之秩并收旌鉞之權簡靜小邦俾獲親於醫藥支離痱瘁或未至於膏肓願垂從欲之慈敢忘糜殞之報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早俞前請就移那相一郡特賜詔書不允者疾難自力蓋當止於不能聽未及畢尚莫從其所欲懼即填於溝壑敢再犯於雷霆臣某中謝伏念臣生逢盛期早塵顯服惟慮國家之難報豈知才智之易殫遽處近司寖罹多病向辭上宰本圖勞逸之稍均暨尹別京翻困劇煩之滋甚矧流年之三易嘗疾疹之久攻庶務糾紛一身勉強步有涯而足愉神太用以幾亡若將相之榮於生恬於尸素則寒暑之疹將遷及於膏肓伏望皇帝陛下感動至仁矜全舊物迴聖后燭幽之照察老臣知退之心許上戎旃免而留鑰付之閒郡息肩

俾遂於少休顧此餘生沒齒難忘於再造臣無
任

第四表

臣某言近三上表願匕戎旃免司留鑰付之閑
郡俾遂少休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罔功
納節以疾請麾三嘗自陳一切未許行恐餘生
之莫保敢千萬死以有聞臣某中謝伏念臣中
實樗散生而蹇甚寵榮欲報勇於遇事而輒爲
筋力既衰失在知難而未止比抹將顛之質壘
傾必至之誠爭綠戒貪願止淮南之旌鉞小藩
乞守免當河朔之喉襟尚未矜從尨激危懼差

殘軀不息漸歸滿發之爲鄰空食侵深轉甚消
竣之無補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聽俯徇物宜
不遺鑽蟻之微情各任鷃鵬之常分有民人足
以爲政畀支郡以養痾雖將相許乞辭隆紀公
朝之假寵既完素守仍息久勞恩施難名報債
何有臣無任

第五表

臣某言近四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
三年願納旌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
詔書不允者病難任劇職合辭隆閑可不時願
請無日危迫敢煇於血懇哀情覦軫於皇情臣
某中謝伏念臣起自孤生初無遠業祿常過量
寵榮最光於他人福不勝災疾疹遂纏於今日
所以懇還將相之印力避兵民之權庶就閑州
以舒痾質私計已決愚誠不移雖委寄諄深下
謂三年之已久而衰疲待報酬嗟一日之爲長
矧是戎旃固非虛器無功以領於義未安使老
臣兩失於寸心豈仁主曲全之本意伏望皇帝
陛下特回天鑒俯遂物宜就更麾符許上旌節
驅馳駑足免令濱死以未休治養殘骸或冀餘
生之可保天恩難狀丹抱莫諭

北京謝再任表

臣某言昨蒙聖慈差降中使齎賜勑告改授永
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再任尋累上章乞免換
節制之命伏奉詔恩特允所乞仍別降勑再任
者悃愊屢陳從欲許還於新節衰疲自力竭能
勉撫於舊封委寄逾深顛擠是懼臣某中謝伏
念臣本緣一介之由學歷彼三朝之誤知自解
宰鈞繼紆守紱早年過事風霜不計於殘軀晚
歲纏痾藥餌乃同於常膳比引揣躬之分數就
辭劇之章力匄閑州少安病質而恩生望外事
與願違俄更西雍之帥旌尚付北門之留鑰所
以極論去就仰瀆聰明幸寵利非事君之宜必

曩被加恩之命策疲駑雖老臣可強敢不拜再任之休說奉俞音兩諧愚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冒盛德海涵器使庶工愛備舊物雖俊傑其衆並試有爲之時而尫瘁之餘悉捐無用之地敢不勤宣條教兼拊兵民儻溝壑之未塡尚乾坤之可報臣無任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陳力不能者止斯善有夠非任而居曰貪誠爲竊祿顧衰骸之難強加職事之不修重謁丹愚終期矜惻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資朽拙際會休明十稔近司愧消塵之無補一身

多病嗟蒲柳之易衰向雖蒙均逸之恩尋著易極煩之地惟是北門之重正居中冀之衝使傳交馳河防日急神識已昏而治紛挐之務筋力已憊而躬應接之勞愈不自勝其誰見恤頃周三歲屢叩九閽願還使節之榮復守鄉邦之舊縷縷之誠斯至冕旒之聽莫回黽俛弗安[illegible]執許今茲再任實滿四年戰兢而履冰淵粗能免過疾痛而呼父母豈不加憐伏望皇帝陛下念犬馬之疹日深閔桑榆之景甚迫俯矜危懇特示至仁許旄印之並收就里閭之差近俾吏偏郡以養殘軀公幹之臥漳濱稍延視息子牟身居海上敢忘朝廷斯惟洪造之曲成雖盡餘光之曷報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勝乞收旄印就里閭之近改一偏郡以養衰殘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陳久疾以辭煩蓋中前請錫溫言而垂諭尚闕俞音輒恃至仁再傾危懇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能甚短學術尤疎誤叨眷遇於三朝徒守朴忠之一節自勉當[illegible]惟務[illegible]於爲材疹積于中實覺不支於[illegible][illegible]於外愈知難強於殘年故前後累形於[illegible]

剖誠懇未蒙於省察況忝魏臺之寄四更[illegible]之新一道之重而心不爲不勞連任於此而時不爲不久贊於常典率皆受代而前期豈茲老臣獨使向隅而無訴伏望皇帝陛下推父母之深愛開日月之至明垂閔負薪之憂回照覆盆之下俾收使節退守偏州庶幾事簡而責輕少安悴質獲得氣完而神復可保餘生未塡溝壑之間敢忘乾坤之報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兩上表以再任滿久疾乞納旄節就移近郡一則伏蒙聖慈特遣中使賫賜詔書不

允者屢引疾以祈天願均勞而易地難動蓋高
之聽未推從欲之仁罔遵譴訴必期於允臣某
中謝伏念臣本無他技偶對聖時荷恩逾丘山
之崇報國鮮涓塵之效向解鈞衡之重欲蘇犬
馬之疲盡心忽戾於初終重寄尋更於西北昔
叨鄉郡優閑纔數月之間今任別都荏苒已四
年之久坐感歲時之易失黙傷齒髮之寖衰況
一支近感於風寒顛積日可憂於殘廢若使尚
當於衝會必將遽及於膏肓伏望皇帝陛下察
此哀鳴出於至懇卹晚塗之甚迫閔朽質之增
羸未遺簪履之微特軫冕旒之念趣收印鉞就

假麾符多病不能顧效沒生之治故鄉歸者漸
希蹤傳之行儻得遂於餘生敢少忘於再造臣
無任

北京河決待罪表

臣某言大河近次全魏居衝苟先備之不嚴固
守臣之當咎臣某中謝伏念臣衰疾日甚寄任
過優雖舊力之強扶實病心之久耗惟茲經瀆
爰設巨防於舊而無用之間失預作不虞之計
一罹淫雨遂致橫流矧此屬春率皆盡瘁於耳
目之難及素倚收司在几枝之所勤日常不職
老由臣恃無遠慮昬不過憂早圖營繕之方上

於肯肝之念伏望皇帝陛下中明彝憲訓飭多
方不徇一臣之私恩而屈四海之公論特加竄
絀以謝傷殘其本府通判職官等從來實不關
預採溢後來皆奔走救扞備見夙夜用心乞祗
從寬貸臣獨甘重責無任

安陽集卷第三十一

宋 忠獻 魏王 韓 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表狀

癸丑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六日到任上訖別都再涖難力勉於殘軀故里三臨見恩殊於篤老已班條教徧曉吏民既知聖君憫愛之仁又慰前守復來之望臣某中謝伏念臣孤忠少與他技非長荷累朝含育之私玷上宰弼諧之久向辭鈞軸冀息衰疲會西鄙之繹騷繼北方之震溢復當憂責莫遂安休備鄉邦屢得於虛名領帥任通踰於再閏矧是鄴京之重素推朔部之雄事鞅掌以裝懷殊無少間病纏綿而仍歲寖以不支及茲當代之期輒露乞憐之所顓上煩旌之過寵特更桑梓之近州始賜溫言俞河內所留之意卒膺丁詔有曾稽如請之行臣嘗考載籍之名臣記本朝之達宦凡得被典城之寄幾同諸衣錦之榮如臣稠重振古稀聞屢先冢而松楸動色過里門而耆稚詢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覆邇偏大明必照顧蟲魚之細尚唯恐於傷生況簪履之恩固不忘

於乾舊乃寧出成之遊伊州將帥之年敢不謂養病謀激昂志節不以鄉閭而為苟且之政不以疾疹而寄尸素之安氣體遂完或可備國家之用筋骸益瘁即當求田里之歸斯犬馬之所存在君親而何報臣無任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云云者親生在旦方華感於已孫君賜維時遙拜嘉而至渥寵榮所集震爍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底滯天資迂疎時用猶緣一介之術業歷備三朝之寵謨罄竭短才猶坐縻於家鉞徘徊重祿未歸就於田廬左弧晨設於私庭中詔忽傳於門舍衣頒內府馬錫天閑鞍鞯有絆路文加鏤生而維翰宴覲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又異桓榮之猜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深舊物禮厚孤臣垂記始生復加異數顧不益殫驚怯少答龍光庶逃不稱之譏仍謹且乘之戒上恩既重臣命愈輕臣無任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臣某言伏聞熙河路經略司奏修復河岷等州百官稱賀者隴外數州讐天威而率順廷中百辟慶廟算之惟精凡在幅員畢同欣躍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維持大略濬發前王偉績間

保隆百代雖內修於文德亦外關於武功將
帥得人關國蓋踰於百里臣偉歸美舉觴咸蔭
於萬年臣方守郡章阻詣朝昔聽虞公之來上
知聖治之日新臣無任

謝放免勘劾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臣某言木州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河北西路
轉運司近奏劾相州違條差壯城兵士往諸處
收買修造物色已差磁州通判李琮取勘乖特
放免者郡條紛冗難逃誤失之愆使部拄經營
坐曠舊之責特荷聖明之燭隱遂從寬貸以推
恩臣某中謝伏念臣氣易早衰心疲易耗自慚

闇之竊守殫疾苦以彌年力不堪煩累自貽於
譴咎上猶加卹俄曲示於矜容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大度淵深至仁天覆謂求諸小過則動觸
於常刑故眷及舊臣使衆知於優禮方願歸於
畎畝敢少忘於國家臣無任

甲寅秋乞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知足所以不辱道家之至言謝病豈必
待年先儒之高論顧宿痾之浸劇嗟性質以難
支欲逃賊室之災敢露乞骸之請臣某中謝伏
念臣性資甚戇學術非長徒叨眷於三朝叨
榮於上宰力不勝任居懷覆餗之憂天責其盈

當因衰弱之疾嬰劇由衷之奏獲從補外之行
荐持西北之要權莫副朝廷之重寄向辭會府
還守本邦垂組夸鄉固多榮耀息陰止影少幸
安休而臣積恙有年良醫莫辨氣攻胃脘痛甚
戈矛之所傷譬起膏肓理非藥石之能近苟尚
貪於厚祿必遄喪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特推
天地之大恩俯念桑榆之末景許上還於印綬
俾退處於衡茅則臣得以釋去吏勞保完神幹
庶獲萬全之靈劑更施一溉之微功在畎畝以
愛君敢忘忠國先犬馬而填壑是亦甘心儻賜
矜從仍乞只于本官致仕干冒旒扆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衰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
蒙聖慈特差中使賫賜詔書不允者弗瘳之疾
固日極於尫羸將盡之年竊自憐於光景願辭
隆於將相得歸佚於林泉未賜允俞再祈矜惻
臣某中謝竊以未能者止斯為量力之宜厥位
惟危豈有苟安之理矧微生之寡祐感奇疾以
難名當血氣之未衰尚任攻治逮筋骸之益瘁
莫可支持皆由臣曠責無懟冒榮不退天既惡
其盈滿鬼亦瞰乎高明致茲陰譴以何逃獨恃
君仁而可訴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老俯照孤

誠念臣如愷休官止有二朞而甚近閑臣纏痾涖事曾無一日之少安釋其絆羈遂彼芻牧許乞身於田里覬延命於朝昏濡臺而行免貽譏於識者日入而息庶同樂於耕民使獲全於始終惟秉荷於仁聖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衰老多病兩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齎賜詔書不允者寵渥之疾久已深根游岱之魂日將去矣尚不畢於職事得退伏於私居尚覬衰殘稍延視息仰俞恩而未下幸哀許以終惟臣某中謝竊以千載逢

時適其志者古實難偶萬鍾受祿迷其失者人之常情况臣丁全盛之期遇至仁之主爲郡處鄉閭之便忝官兼將相之榮豈不欲憑藉寵光留連富貴忍自投於閑寂甘取誚於昏愚蓋臣以疾苦支離力難勉強据疾顛之位既居常而弗安指吉勞之年又將及而無幾歎崦嵫之漸迫陳悃愊以再彌病甚而慈視莫開誠至而高穹必動伏望皇帝陛下御天地無私之施閔冰炭不治之痾貸此餘齡矜其末路賜以安車之寵息茲驚駕之疲使朝廷有知止之臣足光聖政顧魚鳥得遂生之樂免負靦顔臣無任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祿者所以食功無功則謂之虛受力者以其堪事廢事則謂之空官深惟二者之譏其實叢之已久責雖未至誠豈能安願乞垂年之骸益隆善養之德臣某中謝伏念臣資稟椎鈍術業朽疎遭遇盛時徊翔近列誤荷三朝之注意未嘗一事以辭難前迹具存大明洞照去歲以久嬰疾恙日耗沖和意情神昏肌銷骨立變拜章而告老庶得暇以營醫累錫詔音未容謝事湛恩淪髓績媿叢心嗟薄祐之所鍾困宿痾之侵劇務雖強策勵不克支在公之役而

詔然動靜未曾忘曠職之憂滿盈之忠最久可矧況臣叨臨本郡已越再朞欲宣力於要藩則支離而難強遂偷安於故里實尸素以堪羞復去縱心之年止餘周歲之近敢重干於天聽期安退於田廬伏望皇帝陛下留聰明睿知之神廣徧覆包函之造憐豚魚之懇垂矜蒲柳之衰亟推從欲之仁俾遂歸休之請毅神閑境沉痾之有瘳肉骨餘齡皆聖恩之所賜如允所請只乞以本官致仕干冒宸嚴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

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
齎賜詔書不允者衰年病久懇乞殘骸睿眷恩
隆曲矜舊物開諭音旨未下撫摩質以何安再
此冒聞終期得請臣中謝竊以享萬鍾之祿
者人情之所戀被六極之疾者天譴之有來善
祿過者戀之不祥疾則來其示罰苟災生而
不避將見得以加誅之臣際會三朝周旋二府
竊崇高之位而出臨桑梓無尺寸之效以上報
國家生越再朞日嬰宿疹里民爲之指笑鄉若
相與嗟譏謂臣筋力已疲既不可奮當繁劇致
濫云退又不能速而安閑聆群議之交喧顧自

容而無地于何逃責是必歸休伏望皇帝陛下
道廣照臨恩全終始閔老臣之無狀得危容而
弗療賜以餘齡遂其退節馳心黃壚寧忘魏闕
之思訪道赤松豈獨漢臣之幸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
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
齎賜詔書不允及有散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
勅牒各一道蒙與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
任者老病不任方露乞骸之請聖衷未諒俄蒙
換節之留事絶戾於本心日不知其自處力當

迴兇奪覬哀憐臣某中謝竊以君之御臣進退
不可差於禮臣之守分去就不可失其宜故曹
之差則非治國之大經宜之失則爲終身之至
辱伏念臣久尸重祿常苦宿痾自叨任於安閑
亦寖成於尫劣去歲以膏肓作癘寒暑交攻不
惟皮骨之僅存固已精神之並耗屢勾歸休之
適終沉賜可之音壹鬱莫伸昏冥愈甚此幸本
邦之再歲輒申前懇而一言豈謂誠不上通恩
非所望特易帥旄之重俾歸鄉郡之優雖陛下
念舊之私在一時而孰擬[illegible]愚臣要君之迹繼
臨死以何明伏望皇帝陛下監務竭微道光貴

紀念辭榮而受寵理實難安矜積疹以垂年許
從謝去收其漁汗貸以餘齡使一介之守不虧
獲全終始則萬來之仁至舉爲報生成臣無任

歐陽集卷第三十二

安陽集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宋 忠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右臣輒瀝危誠仰塵睿聽庶期恩允但積震營竊念臣昨自丁憂服闋到闕在館供職及監左藏庫復差充開封府推官住京通及四年有餘在府日以家貧累重數曾進狀陳乞外任知州差遣事寢不行後於去年十二月內蒙恩授三司度支判官當日臣上荷慈渥未敢再申前請

今來到省已及半年有餘粗勵勤拙偶免曠重念臣本由衰緒獲竊榮階聚族至多食貧斯久欲適庇宗之望再希補郡之行伏望聖慈下軫單蹤特頒俞音許於舒宣二郡或以流路分授一合入知州差遣稍賴公田復霑優俸甚力求於祿養冀微補於盛猷干犯宸嚴臣無任

辭免諫官第一狀

右臣近者輒瀝丹愚上干宸宁冀諧補郡得以充宗遠荷宸私俾從人欲尋奉勑差臣知舒州軍州事已朝辭訖見起發赴任今忽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勑者祇寵匪堪省躬增懼伏念臣早承堂緒勉遵素業妄希寸祿本無他技伏遇皇帝陛下首臨軒陛親策庶能誤中甲科亟塵優仕進聯臣署出貳侯封逢辰之榮揣分誠過暨遭憂去職除服還臺忝預直於書林復濫巾於朝著猶爲主藏移佐尹京僅越暮年易參計局曾無幹用少補鴻明陡以寔替之餘貪竊滋甚屢嘗刻奏願遂假麾幸沐俞恩實蘇悴族方蓬禁坐甫及行期豈謂過録單蹤擢躋諫列猥茲言職務進忠規固當簡才是爲掄選而臣自叨引籍繼被使煩顧局事之微粗守修舉在朝政之大奚所發明此或冒居尤于

清議伏望皇帝陛下睿鑒遐燭天仁下濟特追成命俯矜前懇令臣止守舊官許赴舒州本任則循名責實諒無假器之言砥節首公永效捐軀之報其閤門所賜告勑臣未敢祗受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奉勑差知舒州軍州事尋已朝辭今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勑者臣度才難處引讓非僞尚稽俞音增惕屛軀竊念臣近以任京歷年居職無狀族屬所累俸廪不支懇上奏函冀從州任至煩陛下已回睿照俯遂勤請庇宗如願淪髓知榮不謂恩出非常任踰其

量驟升誅列實駁人聞重念臣久預周行徒堅
素節曾無讜論仰助熙辰罔詳政教之善郛莫
究朝廷之大體遽玆冒寵執曰當仁伏望皇帝
陛下開照微之明謹失德之舉追還渙命簡用
真賢令臣止守舊官發赴舒州本任儻或稍賜
矜迹未允外遷即乞許臣奉常參赴候在京
依例差遣如此則天仁從欲俾知分以獲安臣
節輸忠期轉蹇而後已臣無任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任中師
器識淵通行能淳固奉諍臣之職式罄忠規陪

書殿之游素精儒業惟是列卿之亞實典司寇
之崇宜擇幹良以重名器願回誤及之寵擢茲
當用之材臣今舉充自代臣無任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見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學富識精行
醞德茂陳三道之要早膺舉首之擢預七人之
聯益見匪躬之操惟左右置史之重有言動必
書之法須才而任在選宜衆內度己能成知於
不逮外揣公議必謂於當仁願回誤恩以進良
士臣今舉充自代下冒殊袞臣無任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尚書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權同糾察
在京刑獄王鼎識略淹該藝文宏贍儇鈐書殿
素高約史之才典獄都畿甚著持平之譽儇進
司於名命必振起於時風願回誤恩庶協公議
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扆臣無任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云云者屬歲元之序方納於
春祺乘機務之閑俄頒於宴寵調飴易禪於宸
化肆筵始預於朝歡此蓋皇帝陛下恭己
凝圖協時布度庶官樂職群物遂生贊陽之令
推行湛露之恩遍及邇聯胥集頓光逢華之居

聖澤載滂益荷雲天之施唯誓傾輸之報仰酬
臨照之私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并諭狀

右臣等伏以靈辰既望夾律方中協皇嗣之誕
彌示郊禖之吉應此迺宗祊錫美高儲休流
瑞福於庶邦衍基圖於萬世而臣等獲毗隆治
親覩嘉祥形下俚之音式宣懽事冒中宸之覽
徒愧菲才豈謂天量包荒詔丞加獎聖言溫嚴
月星之象交輝臣節傾輸葵藿之心共盡

進皇子降生詩狀

右臣伏以佳月吉辰皇嗣降慶此蓋陛下寶慈

降儉仁育庶邦惠澤遠流天下蒙福故昊乾顯
鑒宗祐默助誕生聖子以示無窮之休臣幅員之
間既抃且舞臣叨塵詞掖獲覩盛美輒忘愚陋
著成王言十二韻律詩一章以繼嘉頌之才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右臣伏覩都官員外郎知漢州王居白清德試
行於海內奉名奴官行越二紀處煩無滯其
用事必協於中分符遠邦衆謂沉抑幸遇朝
廷延訪村濟洽詔及下臣願以名聞足備器使臣
今保舉堪充選擢繁難任使如擢用後犯正入
已贓臣甘當同罪

乞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右臣竊覩逢盛際獲預近班無似之才久叨寄任
及叙之請尚覬恩榮適丁誕聖之辰幸均延世
之賞臣有親姪郊社齋郎景淵幼親師學粗曉
義方當鳴社之發祥思元宗而竊祿自天之澤
图决物以無垠許國之心在捐軀而曷報千百
殊褒臣無任

移帥陜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右臣誤膺朝寄兼總帥權多壘未清茲爲厚命
榮名荐及能不媿心惟侯重誅故圖蕃錫豈謂
特回睿眷曲軫邊勤賜以上方之泉且示中權
之寵無以報賞誠取厚顏以死報君願殫忠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右臣輒傾危懇仰瀆慈宸方崇孝以治人冀推
恩而從欲伏念臣早失父母鞠於諸兄官游家
貧久未遷葬近年於許州陽翟縣卜得塋地方
圖襄事適值臣差充陝西經略副使臣遂奏乞
兄璩磨勘改官後除一京西汝州知縣差遣就
便營葬後來却得壽州安豐知縣臣方欲奏乞
改差又值兄璩身亡所有葬事至今無人幹集
臣復任當邊寄不敢自求私便今選得來年遷
葬有親姪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景先到任已及成資欲望聖慈特許就
移許州簽判或許州陽翟汝州梁縣知縣差遣
一次窆神宅兆庶安人子之情效死疆垂以報
君親之惠臣無任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右臣伏以錯事合宮式昭能饗均禧率土咸被
霈恩輒循保任之規仰瀆睿明之聽臣有妻甥
進士杜儀幼而志學長以克家屬嚴配之展儀
實上下之交福躬疆場之事雖莫奉於祭容念
甥姪之親尚竊攀於蔭格儻特從於人欲普力
觸於君仁其杜儀仍乞於文資內安排千冒宸

嚴臣無任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召赴天章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御飛白書群王致錫宴者二帝在天多文垂世並河洛圖書之奥極天人精祲之微皇帝陛下祗若先猷祕于内閣思崇寶訓親發瑶函爰命邇臣獲窺聖作從容便坐揮發宸毫咸有恩頒又參宴集實睿聖非常之寵爲臣隣莫大之榮謹各賦成拙詩一首繕寫進呈瀆凟天聽臣等無任

中書進仁宗皇帝挽詞狀

右臣等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内外臣妾號慟殞絶無有生意况臣等待罪二府始終榮遇首願從死于昭陵之下而不可得然欲宣盛德述至仁寄其悲慕之懐以傳著于無窮惟是萬里之歌薤露之唱司布寫其一二臣等忍泣抽思各撰成大行皇帝挽詞三首繕寫上進臣等無任哀摧感咽之至

中書進英宗皇帝挽詞狀

右臣等伏以大行皇帝方圖至治奄棄群臣四海悲摧殆絶生理而臣等備位二府聖眷特殊雖百殞其身固不能報恩遇之萬一今輙展云古選坐有期臣等嗚泣悼心各著成挽詞三首願假執紼者以發揚其攀號痛慕之情臣等無任

上永昭陵名狀

兆域之圖按禮經而伊始因山之故奉大訓以惟嚴宜立嘉名上符至德大行皇帝仁無不浹道極莫稱開壽域以躋民咸歸聖治建善經而長世坐致時雍豈徒超越於百王固以光輝於萬世大行皇帝陵謹請以永昭爲名

上永厚陵名狀

因山而葬將循堯帝之宏規就木爲名復舉漢文之故事詢于鄙陋曷足形容伏以大行皇帝以上聖之資繼景炎之祚聖心欲治方圖庶事之康天意難忱不降萬年之福此方中之始寢宜複土而有稱夫惟盛德之無前固與方輿而同厚大行皇帝陵謹請以永厚爲名

安陽集卷第三十三

宋　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奏狀

一　辭免三司使

臣今月三日殿直杜鎬至伏蒙聖慈賜臣詔書一道令臣交割職分公事與以次官員訖發來赴闕臣自違去闕廷歲且一紀忽膺節召獲覲天光在於臣子之心固不勝其喜幸然切聞道路之說謂朝廷將委臣以主計之任緣臣向自并門感疾不堪劇事得爲鄉郡實出異恩到任方及一年故氣居常發作百端攻治終不痊除臣方欲懇上奏封納還旄節辭讓藩任以保餘生豈謂朝廷更不體量特加進用臣粗識忠義素不辭難其如疾病在身自度不能牽強臣若冒處顯路苟貪寵榮將來致誤國家臣則死有餘責況臣久叨帥任備歷三垂在兵旅之間頗知一二於錢穀之事實不諳詳伏望睿仁憫此誠悃別選曉財利有心畫近臣使主大計許臣只授前官禮部侍郎終此一任庶茲衰劣得遂安全誓竭愚忠以報洪造臣見交割職分公事未敢起發且在本州聽候朝命

辭免樞密使

臣近者被召主計辭不獲請臣尋離相州赴闕次而聞凡制再下擢領機密臣以陛下勤政咨天之際宜選當世才傑左右聖治臣疾病愚短實不可當此重任已瀝懇陳讓未奉朝旨伏望聖慈念臣衰劣知今早降指揮追寢新命只令臣三司供職臣雖於財利素未諳曉若以忠勤自勵亦冀少充國用臣假到韋城縣以牽未敢前去別聽朝命

第二

臣近奉詔赴闕而聞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illegible]日大疾之後精力未復輒敢陳奏辭避續奉朝旨催促臣即時治行上道又聞降制擢臣為樞密使緣三司唯治錢穀臣尚恐衰劣驟敗有誤國計今樞密之地天下兵制無不總領邊防處置動繫安危當此之時陛下宜選不世出之才以協中外之望如臣識慮素短又身有宿疾實不可玷冒寵已將以具述誠懇上瀆聖聽乞早賜追寢新命只令臣於三司供職臣雖疲病若朝廷責以歲月之效亦冀稍給經費未奉俞旨臣夙夜省度誠知大祀俯逼君召不即奔赴合抵嚴誅然臣本以量力知分求免重任非有

抗慢飾詐之心若朝廷以非罪之臣雖就戮實無愧恨臣見到韋城縣必俟可去方敢前去伏望特回聖意

第三

臣近被召赴闕而聞朝廷委以主計之任臣以宿疹未復懼不克堪尋瀝奏辭避續降奉聖旨令依前降詔書疾速發來赴闕臣不敢再請天聽方治行在道又聞朝廷推備樞輔念臣下尚素短加之疾病衰耗掌三司錢穀之事尚恐不職有誤國家何況本兵之地事有萬幾當求爲天災陛下側身思政訪求讜言之際宜得非常之才使與丞弼之臣交相補助以圖治安臣之愚昧豈能副陛下寵用之意伏望聖慈深惜名器之重不可輕有付與別選賢傑總幹機務令臣只依前命於三司供職臣當勉勵疲拙以濟經用所貴公議爲允臣誠粗畢臣未敢即入都門見且在路聽候朝旨

甲辰冬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敘述皆出血誠非是粗獻人言苟爲禮數以虛瀆于聖聽直以充位二府通及九年不惟有妨賢傑升進之路兼臣體有宿疾中書萬務所會臣雖夙夜勉強而近日以來頓覺衰劇若不稍遂休息非久必成沉痾陛下推仁恕安設祈哀懇欲望聖慈早俞所請許知外州既獲殘軀得遂休養又免學不失治完天地大恩盡死難報

第二

臣近以三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繼蒙批答未賜俞允今斷來章者伏念臣自叨上相及此累年任重才微心力殫耗日懼顛覆不能副中外之望貽聖哲之憂況臣周旋省循頗審詳熟雖知明時可戀厚眷難逢蓋以識慮已竭不可得而加筋骸已衰不可得而強方今庶明務政賢俊滿朝於臣當去之分足免餘責是以願從外補庶獲安全重念人臣之事君其進退用捨惟上之所令此於義之常不容以私而自便也又遭時遇之然其至誠愛之如父母容之如天地乃可以述其志而有請于上當用而用欲止而止今陛下愛臣容臣之德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也是敢昧死陳乞伏望聖慈深察哀而許之臣以方在病告不獲一對清光面陳悃愊及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三

臣累上章求退日俟俞旨今月十八日蒙降中

使宣諭令赴中書供職者臣竊揆聖意必以臣
歷事先朝輔翼陛下憐其舊物未欲遽捐此雖
陛下眷待至深而於臣之分誠未爲得何者宰
相之任佐陛下統理天下繫一代治亂處非其
人則取輕四夷貽笑千古寵祿之過只爲災殃
凡愛臣之道莫若安之全之使不至於敗毀而
已今陛下任臣於輔相之首而歲月久矣非與
之去豈安全之道哉此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
者也兼臣體嬰宿疹身當重責憂患之過有加
無瘳伏遇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所處置皆非
臣下愚慮所及天下聞風日欽明聖此乃宗廟

垂慶朝廷無事之時臣固願暫解劇煩少休于
外譬之駑馬平居代勞猶能勉強不幸力憊而
生疾則當釋去銜勒須其可用若尚以鞭箠臨
之責其遠到則立見手不克勝而斃矣陛下馭
臣之道必不忍其如此今陛下若矜臣勞舊賜
以安全暫使臣出守鄉郡得遂休養俾駑馬之
賤年歲之間氣完而力復陛下再有驅策庶幾
奮然自效稍備十駕之用若坐觀其負重力殫
不勝任而死此衆人所嗟陛下豈無意而憐之
哉伏望聖慈哀察早如所請

第四

臣已三上表章三具劄子陳乞免罷臣誠雖蒼
天聽未回須至重瀝血懇上干聖聽臣竊謂陛
下留臣之意有二而愚臣自謂當去之道有五
臣所謂陛下留臣而弗許者不過以臣疑獻自
謹頗歷事任謂尚可以驅策之或則以臣先朝
所用譬之舊物不忍使令罷去此乃陛下愛臣
之厚也臣所以自謂當去者蓋本朝以來祖宗
所任上相山陵事畢即多從罷退考諸國史固
有典常向者永昭記役臣以陛下尚猶服藥未
敢援例求去此者聖躬康復親總萬務此臣之
一宜去也況自陛下獨斷以來裁決庶政動中

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肅雖西邊近有小
警乃狂童跳梁於疆界之外未足爲患則臣非
避多事而求免此臣之二宜去也凡執事之臣
所以輸忠孝罄才力以補朝廷之闕雖臣道之
所宜然亦謂陛下持任人之法于上蘊知人之
明于中冀卜殊知以伸所用而臣智慮已竭久
當要任蔽塞後來升進之路罪不容戮此臣之
三宜去也臣以憂勞所積久成疾疹疲苶之幹
寔難支持委之事機必悞國計此臣之四宜去
也陛下以天地之量知臣闕失眷待愚臣有異
於衆當此宜捐日覺不任一貽人言都喪前效

此臣之五宜去也臣之所陳較然易見冢弼之任不敢復當伏望聖慈早賜許臣外補除一小郡稍令休息異時氣體稍完有從郡重難任使臣願盡駑力又安敢辭

第五

臣近三上表及累具劄子乞罷相任出守外藩伏蒙聖慈前賜批荅令斷來章今又疊降詔旨不允所奏入眷隆厚固非愚陋之所克堪欽戴大恩未知死所然臣自後所沫當去之理已是罄竭誠懇若一一又複披敘恐煩聖聽臣今再陳大略者直以備位三府通及九年自叨首宰

之任又踰三歲去年春初已曾上章乞退便私值先帝服藥奄至上僊陛下嗣承大統未敢再以文字遷延至此況前來呂端馮拯乃真宗仁宗即位之初首相也踰年之後以疾求罷皆得如請蓋是恩恤舊臣以均勞逸次則躬政之始務進賢傑以示至公之道臣之所乞已是過時況陛下聖斷日新中外安怗臣既才識疎拙而又體嬰宿疾恬恬然在位不思引去乃是不知進退之人日對清光豈不着愧外見有辭何以面顏故懇懇上封聖意終未開允夙夜震惕[illegible]身若無所容伏望天地之造早賜矜許以安愚者之分

乙巳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干瀆天聽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蓋臣去年冬初求退之時曾承面諭許過仁宗皇帝大祥再上文字伏望聖慈更不降斷章批荅便賜俞旨則臣免天下公議有妨賢竊位之責又病軀衰劣獲休養之便此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臣雖百殞何以上報

乙巳冬乞罷相

臣此者三陳奏牘求罷政柄累蒙詔示未諒血懇陛下待臣之厚可謂非常而臣省分之深誠

難自已蓋臣自歷右府及忝相任區區無取忽已十年以衰病之身久當天下之責智慮素短聰明不強憂勞攻于中形骸散于外黽勉積日愈為物議所輕故在先朝已嘗求退值陛下膺顧命承大統當朝廷多故之際遂不敢輒有陳露遷延直至去年初冬陛下躬親萬務睿斷日新方敢重瀆天聽時陛下以尚在諒闇責臣去不是時及仁廟終祥孝嚴奉安禮畢臣乃敢再申前志會憸人萌孽陛下則又以邊事責臣謂未嘗去臣上體聖意不敢力辭至於包羞負愧勉還本職因得面叩乞賜許去之期陛下哀憐

則有過南交之諭臣雖夙夜彊強終是疲苶寢
覺不能支持今幸禋祀慶成邊垂無事二府所
任皆一時賢傑之臣臣故於此時决期聖造一
推從欲之恩願再守鄉邦休息殘年調治宿疾
使犬馬之軀稍遂完復異時再當驅策庶盡死
節伏望聖慈早賜矜允

第二

臣近三上表一具劄子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
差中使宣召臣今日入對又已面罄誠懇更不
敢委曲陳叙陛下既悉臣之賤言何惜一賜可
詔使臣出補小邦稍遂休息以全陛下天地父
母之大恩臣見伏私第聽命必期得請若未降
俞旨須至累累煩瀆聖聽雖獲罪義無所逃

第三

臣伏以王者執大信以示下則號令無敢不從
人臣任至誠而事上則進退必當其分臣待罪
首宰內省無狀故自去年冬初累表求退始陛
下未賜開允次乃許臣過仁廟大祥再上文字
及今夏復干聖聽陛下則以西事爲慮不容力
辭臣不得已遂敢再叩許去之期承陛下面諭
候過南郊相度今郊禮既成矣邊事既息矣臣
區區二府將踰十年可謂妨賢竊位之久矣
未爲沴元元失業臣職在調爕可以順天戒而
行罰矣臣加有胃腸之病乘衰增劇萬務之重
實難辛勉故今者時恥拜章決期引去陛下忘
前所諭旨屢降詔示尚無可奏之意則是大信
可以輕失而允所號令下安適從哉臣旣陳可
去之理明白如此陛下留之遂不知恥愧復還
重任則是不能以至誠感動聖念自爲進退之
分君臣之間其失兩不細也臣固願聖念不以
臣賤言可忽早俞所請庶天下知陛下號令必
信而左右有實知止足之臣則紀綱豈得不振
而風俗豈得不勸哉臣無任懇激俟命之至

第四

臣此者屢干聖聽求解柄任其所陳可去之理
慮已殫竭唯陛下深察誠懇與保全愛惜臣之
名節且令出補鄉郡調養宿病不然則臣至此
凡三乞罷去矣若每次累上表劄至於十數陛
下堅不從允則遂懷慙忍恥黽勉復位不唯百
辟四方視臣擧措如此大爲嗤笑下至三尺童
子必皆以爲妄僞可鄙也則臣將何面目當魁
柄而輔聖治哉臣今寧以違忤聖情得罪受一
時之責誠不願爲百辟四方下至三尺童子之
所嗤笑鄙薄以貽不潔之辱也伏望聖慈哀憐

早賜俞音則臣終身幸甚

第五

臣惟此者以竊位之久自處不安疊上封章求去
重任伏蒙陛下天地之度不以累干聖聽便賜
重職昨日又獲面對細具誠懇披陳陛下垂察
愚言漸有開可之意許於內中再加審慮此乃
睿明矜照使全進退之分不勝幸甚臣今乞只
守本官出知相州既獲修治先塋又得保養宿
疾異日陛下別有驅策臣不以內外之任期于
致死以報大恩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臣今覩閤門宣制伏蒙聖慈特授臣司空兼侍
中聞命震駭不知所處竊念臣歷玷二府始將
一紀妨賢之久日以盈滿爲懼故比年以來屢
請退罷先皇帝矜其懇切嘗諭以去之期方俟
少間再有披露代還陛下龍飛天位澤被群工
臣昨日進擬之間已嘗面奏歐陽脩以降並遷
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遇必
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
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門
下中書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選臣推恩特殊
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

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宣弗公議而損辱新政
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以面剖肝膈皆非
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祗受並乞追寢欲望
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
有貼麻改換體例又臣先臣已贈魏國公臣亦
願仍舊封以爲嗣襲之光儻諒血誠誓堅忠報

第二

臣昨日以覃恩宣制而臣特授司空侍中恩出
非常駭然不知所措之地蓋以三公之崇與珥
貂之貴二者品秩殊重自國朝以來罕曾兼拜
故臣即時面奏不可當之理退又具劄子敘陳臣

不敢盡冀追寢新命只乞於二官之內許受一
重今蒙差降中使曲賜御札封還所上劄子今
即祗當辭不可再者聖語丁寧雖欲示以殊禮
愚臣內省於義誠有不安緣臣自右僕射改司
空已是超轉更兼侍中即從來無有此例又歐
陽脩以降並各遷秩一等而臣獨遷三官輕重
不均胡顏自處況陛下臨御之始而臣猥當首
宰之任不能愛惜國體自知涯分貪榮冒寵爲
天下之所鄙笑則恐大累初政無以厭伏衆心
此事所繫不輕非是矯爲辭免兼臣所乞只封
魏國蓋欲承先臣之舊爲人子之榮伏望聖慈

省察早降俞旨下學士院貼麻施行如此則上不玷於大公下免貽於清議犬馬之報惟誓糜竭

第三

臣近以覃恩拜命內省未安尋具愚懇上陳乞今未賜俞音早蒙宣下張方平劄子伏讀之際益用惕然若不再瀆聖聰實恐未能周悉蓋方平之說乃是學士院一面稽據即不見得中書始以先帝登極恩例進呈歐陽脩以下並當進秩一等尋奉詔旨施行臣繼曾面奏若官爵學士草制臣與曾公亮等亦乞依此除授實典或過必不敢當次日制下冡授臣司空兼侍中推恩既異安敢默默況仁宗即位之初丁謂自司空拜司徒兼侍中馮拯自左僕射拜司空兼侍中曹利用自右僕射拜左僕射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各遷二官則是中書比來進擬本循嘉祐之例而學士院降制乃用乾興之比所以輕重不一義難祗受兼臣與曾公亮恩命自亦不同公亮則止是平遷較臣則獨為超拜若謂王曾呂夷簡皆自右僕射進拜司空則並仍兼門下侍郎不曾更加侍中且今來慶澤周被豈當有不均之理非如王旦等前例自是特恩優轉此臣所以攝分知過焉敢矯為避免欲望聖慈深垂矜照特依前請下學士院貼麻改正其所進封亦乞只用舊國如此則稍寬愚相之責不累初政之明

丁未秋乞罷相

臣近以先帝山陵事畢回次鞏縣即附遞上表乞解相任至京伏蒙聖慈差降中使賜以批答不允尋再具表赴通進司投下本司稱有聖旨不許收接此陛下眷臣之意可謂厚矣然臣待罪二府于茲一紀徒任孫直殊無經畫之略而復智髓有疾積成衰病萬微之務非病力攻所克堪又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為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遵樂制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大祖宗先烈之盛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避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諍議日興事業不著乎時問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為

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猶爲山陵
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
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
當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
公議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明睿知海内方瞻
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紀公議而
失海内之望臣所以不避鈇鉞昧死固請至于
再三伏望聖慈垂察今且使病軀稍諧休息則陛下
天地之造無以爲報臣無任祈恩俟命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上奏乞解機任蒙降批荅不允今月十三
日已再具劄子而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矣
若陛下可信非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
賜所請今乃再煩詔諭殊未開納臣竊揣陛下
之意不過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
不職未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爲待臣之意厚
臣竊反以爲薄也臣請申其前說曰臣備位二
府行越一紀妨賢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
去身嬰宿疹日甚一日萬務之重不可支持而
不去宰職曠瘝謗議叢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
去昔之爲山陵使者事已即罷而臣猶爲山陵
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舊物以留之則臣
有此不去之大責仰而愧俯而愧何施面目於
廟堂之上哉若俟其職事愈廢病益不支議者
交章而劾攻然後免而逐之得不傷陛下所厚
之恩此臣所以爲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弼之臣
皆一時名世之賢侍從清近之官皆一時可用
之臣當先帝祔廟禮成之後臣升擢羣進使交
脩衆職以悅服於天下使無狀老臣補郡於外
以寧病軀全陛下御臣終始之禮保愚臣守道
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雖天地
父母之道不能逾矣伏望深照微懇早降俞命
若陛下不賜俞詔則臣瀆犯聖聰冀於不已臣
無任祈天俟命待罪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批荅不允今月十四日
再具劄子而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
白不敢妄陛下哀其誠實遂有開許之意臣退
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而下乃煩再遣中使賜
以手詔訓勉加厚未容解去非知前陛下所賜
德音既駭且疑夙夕不能自處伏惟陛下纘業
日隆方以至仁至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請盡
出誠實已而有垂可之諭則望敦仁示信深哲

叅聽畢敢稍緩俾其只守本官外補一郡覆敕
亭育不過厚恩終始保全皆由聖造臣今更不
敢赴中書即歸私第聽候朝旨臣無任祈天俟
命激切之至

第四

臣近再奏累具劄子乞早罷免歸伏私第日
以衰餘倉卒日晚復家雖降中使宣召再識
必須至再煩聖聽臣今次當其叅不勝府一
以孤危疑盡以盤錯猶寶而又愚臣懇難安如宿
疾痛腰膝時發假告求醫療治藥致仕後陛下
之府衙闕非前代宗臣戚屬之藩領輔翼宣當
任重若明此臣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已也況陛
下前賜面諭已有聞許之意故臣粗舉大槩更
不敢詳陳極論喋喋於扆宇之下惟幸聖明哀
察早降俞旨俾使人言頓息贊集弭升病軀少休
積德厚骨乃陛下示公斷而存私恩也臣不勝
區區瞻恩圖請激切之至

安陽集卷第三十四

安陽集卷第三十五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奏狀 劄子附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
侍中充陳州鄭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
久自顧無狀抗章避位屢瀆聖聽而陛下聖監
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
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未崇者前日則
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復典鄉郡已為
罷免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
愚短固知不可勝克又況總帥兩鎮具命非常
自本朝以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
為駭愕臣尋曾面奏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
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辭惟是兼領兩鎮
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深惜國體
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第二

臣比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
資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
自視已不能勝豈有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

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懇叙開陳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夜省思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陛下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爲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鑒血懇非有緣飾僞妄之辭特詔有司寢罷止除一鎮則上不隳朝廷典憲之舊下以安愚臣願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臣必望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累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乃煩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已終不遑安臣竊觀前世勞舊之臣人主欲厚其禮遇始必大推恩賞及甚知被寵之過愧而不敢當者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陛下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除太尉則以時多亦競以身變俗遂懇避不受後除尚書令則以太宗昔嘗爲之又復堅避代宗皆從而不拜此不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最久宰政無狀苟免大戮而退陛下即以陳鄭二節并以付臣既臣僚未嘗除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爲僭倖之始且臣之望子儀固霄壤之相遼不當輕引以爲據然輒舉此而爲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愚陋早降睿旨改除一鎮以成微臣飾節一介之志則陛下從人之美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伴宣男忠彥已依所乞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今早入謝者承命感栗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即具表稱謝次其兩鎮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授臣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叙不敢當之理日望特賜俞允且臣今來遂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館職次男遷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

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具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下可當非是過為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貼麻體例臣謹伏私第表祈激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此來得請補外聖眷推恩已極優異惟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況自來政府臣僚在京皆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第二

臣近蒙聖慈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降勅付閤門據見賃官宅門數賜臣者臣塵汚家輔詞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外臣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飾虛廉以欺罔陛下蓋愚慮及此伏望睿明垂

察亟如所請使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稱重叨冒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來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恩眷之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盡寵賜必明褒寵處陛下方推學禮不循恩數館乞然在理當請須合陳露伏覩前朝輔臣子弟有辭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命男忠彥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第施行或不中程即如常例既免濫賜又稱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日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瀝血誠上干聖聽必祈矜允敢違寵諭伏念臣遭會三朝玷塵家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而復宿疹嬰纏遂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是以累上奏封請避賢路陛下察其至懇俾以久勤特推異恩使為郡於鄉里不謂邊臣輕動釁起鼓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以陝右總帥之任數加獎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夙夜傾竭冀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中天妖狂孽謀詐遂然自亡嗣童訴哀情實效順今

其使前宗道等賫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
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以成筭付之況西界
飢荒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款其情可見朝
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禀疆候乎謐指日可期重
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虚悴
雖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
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
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罷宰柄本覲稍均勞逸
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更避煩遽今邊鄙屈
伏將家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少求休息之
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任犬
馬之賤既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固難酬於茂
育臣無任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悃愊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蓋
念臣自去年秋厚陵終事即連上章乞還宰柄
不惟以丞弼之任久媿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
精期均逸陛下照其誠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
以安衰朽不謂赴任有日驟然易此帥權當是
時陛下方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内激不敢苟
避慨然西來強率脊疲以荅信任若狡羌肆孽
未已臣固願以死自效今虜雖歸款朝廷已議
開納使人在於疆候即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
臣復許其自便養疾之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
一向藏府不調故疾相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
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相州舊任少諧
頤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揮更免
系累干犯宸聽臣不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
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
不允者愚誠已竭必覲矜從天聽未回唯知泣
訴伏念臣禀賦愚朴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
勉強若邊烽尚警敢不以死而扞寇讐及羌嗣
已馴亦願養痾而存視息而陛下諭臣以酋渠
驁順備豫於暇時況今鄜延等四路帥臣皆是
朝廷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為處置臣昨來
叨領一道兵寄蓋緣事出權宜疆候即寧理當
廢罷兼臣自入仲夏便苦積疹淹延氣體久虚
頻覺不任劇事且犬馬有疾猶能極聲長鳴顧
望主恩宰一覧其守禦代勞之事今臣蠢憊如
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不念之哉欲望
聖慈更不賜詔荅俾降俞旨令臣還守相州舊
任免煩瀆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

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本詔答未蒙賜可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悃言甚微不足感動徊徨怵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謂洞然在上而臨己無所隔闕苟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若臣脫宰柄之重而就總師之劇方壇場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羌酋既順而宿疹乘臣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況事平之後許還舊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

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于三矣而陛下不即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識局當罷衰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病物性既安於所宜君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焉酬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齎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于臣之訴以誠豈無恩惻從而矜己罪敢逃誅今詔旨諭臣特以羌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豫慮未容辭疾以云臣復思之我心雖未易保然使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款非如討兵伐罪之際在於此時儻若無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路守帥各制閫外非必多病昏衰之餘獨可倚辦且臣初辭重柄來祈均佚今積衰疹愈難任劇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若念其久勞必賜息肩之地即異時氣體稍完猶可為陛下之用苟此而不顧必俟某疾及膏肓先犬馬而填溝壑始諭詰之固已晚矣伏望早降命令俾還舊守得諧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上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詔書不允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為之信邊患將弭而朝廷過為之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允則老臣孤違遂同無告之人竊念臣向在近司已嬰宿疹然當時病根尚淺筋力相可枝梧自今久疾以來精識頓然昏耗苟不容其治養得遂少休則蕞爾微軀必致隕先朝露是辭盛世不[illegible]孤恩且當西費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

力效驚淺而一無毗益凡所指授無不親承廟
略陛下儻許臣罷去豈無奉行成筭之人可繼
臣之後者況西人所議旦夕當稟朝命若謂事
平之後尚須經畫則臣累陳四路之帥閫見至
近責之備豫則必人盡所謀當此之時陛下何
惜不早擇材者代臣使還鄉任則臣犬馬之疾
獨陛下再生復見好權竊位不自量力之戮陛
下矜無顧遇耆老強之以疾有傷恩禮之薄既
以保愚臣一介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宜中
外之執云不可臣不勝勤勤懇懇求祈伏命
之至

第七　十

臣權樞密院相繼避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
臣累上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
若未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茲得罪是亦甘
心竊念臣昨罷家司獲叨鄉守識知過幸蓋本
筋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輒辭
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卒
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禍自生疾病嬰纏殆
涉時序近雖稍能牽強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
權頗乖膺者豈容冒處況夏人至延州請命議
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其宜聞已許宗道暫還

議句決之間必再審覆表過界則長安別作理
會亦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去備豫之方不過
復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旅審探事宜此乃
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于將佐官屬亦悉
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禀朝廷則臣之在
雖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爲朝廷若凡要存此
虛名則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
可以俯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察殄之
色深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本郡以息昏殘
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殞圖報可知臣
無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十一

臣男秘書丞充秘閣校理宗彥至伏蒙聖慈特
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
爲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
於父母之愛惟臣銜戴亦思盡螻蟻之誠感泣
以言聖明當謀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唯
知忠義是爲報國致曾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
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疾
每遇夏秋復多爲釋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
四日遠亦不會出旬則辭出赴朝參不妨職事
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憂患固多氣血日衰不

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藏府復泄胃氣乘虛動
作逾月餘ヨ全然妨廢視事近雖勉強而出頻
覺昏疲唯是肌骸止存皮骨旀因自忖度若彊
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枝梧尚恐有誤國家無益
大計況今羌雖送款遣使再口刂延安朝廷已遣
韓縝等與議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從命臣
故於此時深望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租竭忠力
特垂矜恩許臣還守鄉邦少遂休養況處時難
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體稍完復思報
效不忍默默甘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事平之
後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
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爲經營未與去諸路
各一十餘程遠事既難遙度不免却牒本路詳
酌只是空費文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曆中與
契丹再議通好之後富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
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時臣充樞密副
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陝西河
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一府大臣
一赴西邊經制事既目覩則朝廷易爲聽從何
必責臣久病精神竭耗之餘謂可倚仗其敗事
必矣今臣男忠彥回闕敢附此血懇重干宸聽
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請ヨ不勝孤誠迫切哀
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勑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錄近已了畢
見抄錄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
年其間事迹至多兼自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
記幷日曆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
昨來遂旋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
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祀之遠難於尋究以
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等與檢討官負
多方檢證殫極勤勞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
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
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曾
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二朝國史並曾陳請書
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兼臣昨赴陝西日
已曾面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之例亦
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累
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
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
行若朝廷將來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
睿聽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

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决里民流離且
大名為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 臣兼欲除 臣河
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
惟君使 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者
此乃陛下如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
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 臣
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
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 臣狀
貌知其未安故許 臣亟赴本任 臣今藏府雖稍
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
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求方調理未得痊平

況到任才及百日方諸保養若遽然又當煩重
則 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
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 臣更養
疾三五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 臣奉
承聖寄或可勉強 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絕
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尚動加沮詰
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賴陛下聖明垂
照方獲善退此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
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
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徒
臣北京便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

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
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矧 臣素實愚
朴何以勝其大責哉惟陛下深監前事無俾老
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
路從來朝廷謹擇帥 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
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
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
陳執中知其無益遂皆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
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俯 臣稍康以從 臣於北都
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
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 臣無任感恩望
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齎賜 臣詔勑及
傳宣撫問就差 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
仍聽便宜從事者 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
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
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 臣無狀付
此重寄 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須率疾考不
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 臣已附奏定州
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
制事皆耳目相接易為裁處故昔日程琳陳

執中自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
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
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却授勅充河北
一路安撫止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
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
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
竊權任不自量力却致曠敗雖陛下以重責加
臣何益國事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
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分臣見交割相州
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俞旨進發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輒傾愚悃仰冒聖聰顧權任之非宜在□
而當許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還
鄉郡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
齎手詔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
府兼次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尚未
痊復尋具懇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
府高陽關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
蓋凡事耳目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
撫使則冗徒翻空文使逐處俞難承稟相次蒙
再遣中使李舜舉賜臣詔勅就差臣判大名府
充河北路安撫使臣復敘前說乞只充大名路
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時河朔一路新經
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
體陛下宵旰憂勞累治付委之意黽強承命不
敢臣扶疾赴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責任之重
而卒無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思過已踰朞歲頓
陛下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
疲瘵一蘇緣邊震壞城壘並已脩築完固至于
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得良帥鎮靜疆
垂晏然北虜絕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犬馬故
疾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不以死自
效今幸安恬如此若尚冒此職實為冗長須至
復申前請欲望聖慈垂恤沛然賜詔許臣依昔
日陳執中程琳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
之例今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
其發作且可支持猶冀勉率尫孱葺綏所部或
有毫髮上報睿今

第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特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
意未俞敢貪權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勅就
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
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為定州真定府高陽

關路々有副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安撫使則徒離空文使列郡愈難承禀凡三曾具此奏免恐非今日始有辭避況河湖自去年以來繼獲豐稔編戶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經畫邊垂安靜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茲職不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西邊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永興軍府兼陝西經略安撫使後以羌離請命事宜漸息臣以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其鄜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事至此何妨關兼臣向以多疾獲罷要任本

冀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無暇攝治纏綿易感肌骸益以尫瘠識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望陛下垂惻老臣篤塞力殫使少寬負載之勞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攙國家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安陽集卷第三十五

安陽集卷第三十六

宋 忠獻魏王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奏狀 劄子附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近爲危悰冒瀆慈聰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安全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冢司請從外補不獨以衰殘是叙大懼滿盈蓋復以宿疹方嬰療治無聊陛下照其誠實即賜矜允不意未幾驟勤廷遣寄以總督尫疲使當重責義難辭避力竭虛擲及茲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

[illegible]逸而于今尚困劇頻加以臣連歲以來入夏之後脾胃疾作泄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深虞漸向暑炎其勢愈加乎昔向遇朝廷急難之際臣敢不效死而前此幸一路豐稔兵民安恬狄人畋好邊候晏然是陛下可以垂矜舊老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旨得解三路安撫之職然大名當國北門之衝事實不少固非養疾之地伏望聖慈特回天地之造就移臣徐州一任以其地偏事簡漸得訪求醫藥安心調餌三二年間猶覬殘軀粗遂平適苟蒲柳之質未至極衰然犬馬之誠尚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
移徐州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伏祓所許
莫匪至誠眷諭有加未垂恩可事慈哀以必觀
矜從竊念臣歷輔三朝惟殫一節以孤忠而自
進承累聖之誤知向以備位冢司久妨賢路屢
求補外以治宿病陛下始命均逸衛邦而亟使
當西北繁重之任臣雖衰朽尚且力自耆勉以
副陛下宵旰之憂今幸北道無虞兵農安謐而
臣積年抱疾根本日深每至夏秋則其勢增劇
大名衝會之地其實不能支持碓若犬馬斗已竭
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矣而尚且暮驅之不使
休息則恐有傷叅育之恩不得躬耕死溝壑之
歎也欲望睿仁加惻早賜就移臣徐州一任俾
羸駑之質稍從芻秣之便歲月善久齊華粗完
則其區區報主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
允者臣竊以被疾而辭衆人臣量力而知退也
推恩以從欲聖主察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
退而不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其誠當恕而不
恕則有傷御下之仁茲臣所以不避重誅固以
誠請至于再三者惟陛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
使免趨於禍敗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留伏胃脅
積成大孽根柢已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頻弱
自夏涉秋泄注不止精力耗劣不能自持向遇
朝廷有急難驅策尚且勉強承命然責任既重
思慮益勞宿疹因而乘之内戕日甚今幸一方
安恬農畝屢登至于邊垂寂無警候陛下不於
此時容一久病老臣俾脫去衝要付之事簡之
地稍從治養必俟其膏肓之疾危不可解填棄
溝壑期在旦暮然後憐其所訴蓋無及矣欲望
陛下矜臣迫切之懇諒非矯妄早降睿旨許從
前請偷螻蟻之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之恩
固不忘於再造

第四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内
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齎賜詔書不允所
乞者恩禮之重非衰朽之所克勝睿訓矜存感
深以泣固當上稟聖諭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
於去就之分理有未安君父至仁而懷情不盡
亦豈免異日隳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地震水
災民流去貫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令以屬
臣當此之時臣勢有可辭而不以為辭今災震

疲息流徙飢役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上三
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
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措倒錯而圖安已甚在臣
自省則以為前日之不辭者力猶可勉今日之
必辭者疲不任劇而猶貪冒權任勢將顛躓則
上不能歡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深究兵民疾苦
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
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恐非陛下所以厚仁
息念舊物之本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足過人
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唯至誠
朴忠爾今臣以朴愚之誠叩陛下僥陛下専賜
而衰瘠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適則
疾乎可望蕪臣尚有餘懇謹附李寶舉面奏伏
危之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
恩臣雖九殞不能上報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臣竊以事君無隱題必則伸陳力不能病屬難
強此傾危悃諒懇聖衷伏念臣自解冢司總藩
重寄勉當西北之事粗殫夙夜之勤而臣禀氣
早衰連年被疾夏秋之際未嘗少寧腹背之間
積成深患以至精神日耗皮骨僅存大名當北
道之衝庶務尤劇比奉昏拙幸及再朞雖思竭
鞠以自持實覺疲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
憊田賜保全就移臣邢相一郡稍留歲月訪求
醫藥苟未殞於餘生補報國家冀少施於異日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乞就移邢相一郡
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
臣之分推恩從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
期可報竊念臣早以非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
均逸而少休俄歎服勞之不暇方辭西帥又易
北都事務益叢寄責愈重臣若犬馬之軀粗健
駑駘之質未衰猶當策勵疲孱補報萬一其知
宿痾寖劇累歲莫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
悴而不復精神殆竭瞻視日昏況當一道之會
衝固已二年之奉強荷覆盂之照終慚則墳塞
之允可悲伏望陛下少思羈羅之數特回天地
之造矜此肺肝之上訴出于筋力之不支早賜
俞音俾遂前請儻被再生之施惟堅效死之心

第三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具劄子奏乞就
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
君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于其親
豈有不哀而憐之者故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

劳之懼其疾之增也苟有求治養之便則俯而
從之庶其體之安也必俟疾愈然後責以幹蠱
克家之道未有不竭力盡志以報其親者也臣
羸拙無狀過膺重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累歲
此郡衝會之地任越再朞心力耗殫自覺不可
勉強仰而詳于陛下再三矣螻蟻之誠不能感
動仁聖是將墳棄溝壑無有生理恐傷君父所
以垂恤臣子之意伏望陛下稍念螻物早賜哀
憐特降俞音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久病之軀
免嬰煩重之事又得從治養之便若犬馬之疾
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忘報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曾奏乞就移邢
相一郡至此多日未奉俞音今却聞有加恩再
任之命夙夜震駭益無容處之地竊念臣累歲
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會之地自顧不能牽強
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陛下若以臣所
陳謬妄意在邀勸朝廷則當明加竄殛以誡不
忠儻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
垂卹即日賜檢會臣累奏就移邢相一郡漸
與調養以全衰朽風聞果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三曾奏乞就移邢
相一郡今月二十二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
奉官句當御藥院劉有方齎到告各一道伏蒙
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判大名府者
授司黨鎮仍換節旄恩與願違戰畢愚懇伏念
臣久勞多病日每一日而猶遲徊強勉不敢亟
去甫及二歲禍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比
歲之間每[illegible]其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
可從之理今乃家改恩遣使再委重寄丁寧賜
韶不許辭免上心固睿可謂隆厚矣在臣愚分
猶以[illegible]且前日之所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

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遂而後得也名為辭劇而
復若遂而得之此豈事君之道而非臣之素守
也陛下即哀臣既憊不忍遽廢猶如臣前請俾
頤養藥心休體俟自有生意犬馬未斃尚效餘
力何北門衝會非養病之地儻再勞歲月或殘
軀不保是寵之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所以
愛老臣之意伏望特回鑒照曲全衰朽早賜就
移臣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雖茶苟完得之
有時滿盈未填免哀憐之尸晚盤輸血懇快俟
矜從所有勅告不敢祗受臣已牒北京權送左
藏庫收掌聽候　朝旨

第二

臣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等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不敢免勢難復陳其合必辭輒罄愚說伏念臣自解政柄曾不得少均勞逸連當兩北重寄首尾五年今守鄴都幸越再歲久疾衰憊日不能支所以力丐閑州稍圖治養陛下不以駑疲頑謂可勝任一遣使指三降詔諭丁寧賜曉欲其必從臣竊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許陛下未加矜惻且使再司留鑰不過勉強頓踣負愧猶淺若加恩換節則理不可當蓋臣之委

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寵典然後期以受命事君若此臣獨胡顏況臣名品已重分量已溢辭隆戒滿尚恐招悔更茲叨竊其實難處臣所以義當堅避必得請而後已也伏望陛下俯回鑒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任徇一夫必至之懇全老臣自處之分免犧素餐期報大恩

第三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諒敢冒誅竄終期開允竊念臣本以嬰纏久疾不堪劇事幸茲再歲粗以誠請覬得閒僻之地少安衰朽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恩典委以再任臣既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願效犬馬雖卒致傾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父母之愛委曲全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邀寵之迹亟追換節之命不爲收汗之難則獲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詔所謂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彥換論

臣今月二十二日男忠彥奉使契丹過府甚違朝辭日面奉聖君令到北京特加換論臣老擁無狀日擁衰殘推寵曠恩有孤寄任豈意陛下

不宣德物而賜恩存撫臣男忠彥才不逮人聖事尚淺言議罷特擢將房境往來由臣治所經諭以爲至榮又子澹會聖明優異如此雖堅忠孝之大節必報天地之殊私臣無任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旌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諭未賜俞允豈臣誠懇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邪將陛下以臣所陳矯安苟避煩劇之任邪夙夜寢恐愈不能安是敢仰冒重誅復罄其說竊念臣素有宿疹結伏胸下加以臟腑累歲未嘗調適當氣血未衰之時頗以藥石攻治猶可枝梧

今年老體虛飲食寢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近復流注手足時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非敢造作上罔君父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冗殊無頃刻之暇以自調養況勉率疲悴已過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神理害盈而臣坐尸厚祿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陰譴陛下若於此時許臣解將相之重改邢相一州使得親近醫藥少逭滿盈之罰則餘生再造在陛下今日一言也伏望不賜詔答早降俞命免臣哀訴不已益重干黷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旌節就改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唯疾則爲憂臣子之事于君不能而後已今大名當衝會之地事務至繁復兼一路安撫之任而臣抱疾累年積成沉痼以至形骸尫瘠精神耗瘁幸而罄此駑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難勉強所以屢傾悃愊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閑郡少期休息以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尚未有惻然開允之意則是子疾已甚而父母不爲之恤臣力不逮而君上不容其退非填棄於溝壑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理也不勝夙夜危迫之誠伏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心察臣子知止之分更不賜以詔答早降俞肯螻蟻微命庶幾保全天地大恩如何報塞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疾不堪劇事願還旌節就改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答不允臣便合仰遵訓諭勉效所職然遇陛下不遺耆舊恩卹素隆故敢不避重誅復得申其悃愊竊念臣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前去七十止有五年而宿疹日深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刻頹落北都臨控衝要牽強朽拙已滿考績之期所以屢剖血誠冀得一閑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之務日夕攻戕枉殄生理則螻蟻微命陛下之再生也若陛下以未至僵仆本容量力直俟駑蹇委棄于溝壑之下始加憐惻蓋無及矣伏望稍回聖念早俞前請辭意重複凟冒再三不賜矜從終難自已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蟻之懇未垂矜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睿聰至蒙遣使近賜傳問謹因其復命輒再具劄子附聞若其則當要劇實爲三年衰病之軀不能勉強固已

許陳之矣陛下仁性堯舜一塵省覽躬切道揺
臣所倚賴特蒙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耆哲俊德
任于外者不一皆可擢以代臣有足寬陛下北
顧之慮何特強尫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
獲上達故有今詔伏望陛下天地父母涵育愛
卹察臣所陳危悃許移那相一郡畀之餘生殘
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日德音一發爾雖然臣
決知陛下不忍置臣於不可保之地也臣無任
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累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逾二年
懇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殘質伏蒙聖慈
特降詔書不允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
意至隆至厚自顧犬馬何以爲報然臣孤誠迫
切所許已煩瀆惟睿明無幽不燭而獨臣有若
未照者所以不避鈇斧之戮復此披露伏念臣
早辭宰任得從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
尾六年連處西北要劇之地寄責殊重憂勞日
深宿疹乘之未嘗少寧適宰而入名之任已逾
三朞方朝廷進權群材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
敏明健之臣推行恩詔以濟治功而臣疾病累
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不能勉強儻陛下

此時俾臣還上旌節改守那相一郡庶可以親
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再備驅策必
若不矜老朽未許息肩雖屢請頻仍一切不回
天聽俾其職事隳敗昏謬有迹監司明糾朝儀
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下不
忘舊臣之恩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終
之義恐非兩得況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
下既知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
螻蟻之命踐而行之哉伏望深重軫察檢會臣
累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旨斷章更不敢上
表

第六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劇事頗納旌節改治假
郡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李憲齎賜詔書
湯藥曲加撫諭矜臣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易
簡可即奏來不令再上文字者此見陛下覆育
之意過於天地隆於父母感極以泣未知所報
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昌聞聖聽竊念臣稟氣
素劣宿疹已深藏府累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
診視且非急遽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
處以歲月調養猶有痊復之望今大名併廢外
尚一十五縣民務至冗河防多處使傳交馳而

臣以衰病之軀當此煩重故形骸日悴精力但
竭況茲勉強實滿三年此時陛下若不特加恩
惻俾遂息肩則塡棄溝壑指期可俟伏望睿明
深察早俞前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
免罹陰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劄子以累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閑
州少安痒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
不允者駑力不任終歸顛躓危誠屢瀆亦速寵
誅惟等死以難逃幸蓋高之或聽伏念臣積氣
留脅久成大痾藏府累年未嘗寧適殘軀日以

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已發作
近嘗加灸數百壯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
繁總雖欲勉強實戕生理所以累形奏牘上叩
睿仁冀易閑州少諧治養而老臣孤迹難罄竭
肝膈終未能感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
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先塋之誓懇乞休退陛
下雖未即如請亟命移領許昌俾從鄉里之便
況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大明在上必無
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
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累朝舊物
粗輸忠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投許君父少加

矜憫特依近例許臣還上旌節就易邢相一郡
天心從欲苟貸餘生神理害盈免貽陰譴

劄子

臣輒瀝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臣早以犬馬之
疾久冒宰職懇求補外冀便調養不意運當西
北重任事益煩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奈何
臣嬰纏宿疹日甚一日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
復感注手足右臂艱於舉動去歲藏府直至終
冬尚不堅固將來入夏必是轉難支持皆由臣
偏被過優故身被此災譴大名處北[illegible]
紛冗自度衰劣不能勉強臣已上表乞納旌

節改治閑僻之地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
曲矜舊物察其老病不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
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得近醫藥俾延殘喘
實荷再生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
兩上表乞納旌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
聽甚高日覬俞旨沈然未下今月十一日忽然
風氣發作右髀一支即時不能舉動尋加灸服
藥逐日急攻幸而疾勢遂衰不成殘廢此乃天
威盈滿陰示戕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益困流

祠特推大恩而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死所泝
須可詔改治褊州俾臣得癈養精神補完氣血
少休歲月或就痊平則天地至仁宜何以報臣
無任祈天俟命哀鳴迫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
句當御藥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
以北京地重藉臣且令在任不須更乞封章者
聖意丁寧謂猶可任病軀執強實已不支今方
拙疹之有加蓋特至仁而敢訴伏念臣冒榮過
量忝職早衰自西解於帥權授比齊於闕寄宿
疹間作比歲相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
耗皮骨空存頃因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
申前請已踰命旨不謂特走貴璫親傳天語陛
下之眷誠厚不許辭煩愚臣之意未通唯知瀝
泣凡臣素餐之咎陰譴不容旬日前右脾一支
攣縮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稍痊而疾勢不輕
去來未知若尚嬰於冗劇必隨及於癈殘臣竊
見呂公弼昨帥秦邀以疾請汝陛下惻然垂允
遂易河橋既而以所患未平又求宮觀陛下即
除宮使以便養頤唯臣久病已疲再任已滿前
後懇奏略不能感動聖聽得非過忤之深自取

跱與夙夜惟念愈不遑處伏望陛下廣無偏之
施推不忍之慈勿使勞苦而屢以呼天且矜觳
觫而勢將就死早收使節改治方州止期歲月
之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成亦
心置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
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
州勑一道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
表稱謝竊念臣冒寵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
風痺實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再三屢祈慈[illegible]
眷特回於睿睠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不報
之仁使螻蟻有再生之望臣雖百殞何塞萬分
其陳易簡臣欲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
留三兩日即遣赴闕次蓋特至仁不勝戰懼臣
兼覩文彥博賈昌朝李昭亮前在大名府移替
之日有旨並令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發赴
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覲既到闕見辭恐須稽
留月數欲望檢會前來體例早降指揮許臣只
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訖發赴相州所貴使
遂養痾上符恩卹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勑并支賜申狀

近蒙降到勑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令再任并鑑中承須得支賜中書劄子一道尋蒙差人送大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其劄子辭免今月六日蒙賜詔書已允所乞并别降到勑一道令再任已祗受訖者右具如前所有上件加恩勑告并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今差随行使臣奉職張世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門下謹録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昏病上表乞骸骨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得更上封章者病質衰頹輒兹告老詔恩無斁來許歸休重竭丹愚終期矜惻竊念臣昨任北都衝會之地四周歲齋病力不支屢瀆宸嚴乞還鄉守幸蒙聞可以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不容祐宿疹攻作使甚羸時令四體所存但有皮骨一身自視已如膏肓若猶戀顧榮禄不知止足一旦遽先朝露則臣死有餘責況臣犬馬之齒更百餘月已是六十八歲七十致政月月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望陛下垂憐舊臣於此二三年前許歸田里使得安心治疾以保

餘生此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從常例上以除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量力之罪中外聞之孰不勸激若令必俟年及則自是經禮常此允在百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衆人兼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悴絕然不類舊日臣之所祈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天地之造察臣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平死日敢忘至仁

第二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齎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同庶官宜體朝廷眷待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難從者臣輒還君事輕冒天威而煩陛下兩遣使人曲加訓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近歎驚衰疲陋觀螻蟻之賤如何報塞唯恃仁鄉重此披露竊以七十致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去者多而未及耆而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祿人之常情知定知退上之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誠以材微福過天理不容貽此身災頻年被疾精神日以昏耗筋力難於勉強方朝廷求治有為之際不能推行法制以救凋殘夙夜憂莫知所措若尚宴安鄉郡

不思忌識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之責不淺
臣所以决然告老了不自感者實望陛下念臣
宣力三朝久勞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常例
許臣退身田里治養病𤸃安以待盡則陛下大
恩雖天地之造不過也萬世所覩足為榮耀一
時之勸實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矣且陛
下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歷危寵顧遂
雅志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擬嚴表哉蓋臣子以
疾求退仰訴君父察惜覩過理或可矜必賜重
諒賜以俞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
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
司裴昱齎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體認
眷降旨命宜寢所乞者老病乞骸人臣常分而
煩陛下三遣使指累諭德音訓撫下寧不容謝
去雖醫獲服御之藥未忍遽捐顧犬馬疾疹之
餘何由自致恩深報淺感極涕零臣聞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
攻作精神日耗疲劣異常久安鄉郡坐竊厚祿
實止不止可謂不能以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
愧不自安所以疊上奉封願歸田里庶藉治養
以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歷輔三朝粗竭忠
力雖有衰耄不職尸素無狀之罪一皆掩而不
問矜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為卹老臣
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愊上瀆聖聰然
策疲駑以就職事然沉痾內攻日以深年歲
之間勢必增甚至時不免復守前請仰叩上仁
預輸哀切之誠幸賜記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急不能
支竊惟陛下有哀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
上訴理必矜從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
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
劉惟簡齎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加訓諭
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留存託之異然念臣
所得之疾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衰
肆發醫藥不效況叨郡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
物議輕笑心常自愧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
罷接人事退歸私第專意調養庶幾蛙蟬之命
猶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欲文彥
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其門所倚之重
再三敦勉尚不容去謂臣年齡未及求退必
難臣以為不然彥博氣宇康強眾所共知起居

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奮傳不敢
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
加無歲形神俱弊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
人固與彥博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閑退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
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齎
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諭聖意及有御[illegible]
崔汝良押賜到劄告勑牒各一道蒙恩改授
永興軍節度使除再任者以病乞骸誠[illegible]
無名加寵[illegible]致當惟特至仁必容避許[illegible]
臣身嬰痼疾素寡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頹
衰殘之日甚思勉強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
事不意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求致政而得換節
旄愧尸祿而又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末何
安雖陛下以替優爲思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
觀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不玷累國家且臣
向任北都嘗因論奏乞移近鄉一郡其時蒙朝
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尋累奏具陳始因自請
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終感陛下垂慈
乃令繳納告勑臣以此門總一路之重聖寄匪
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閑僻之地常
忽素發因疾屢請退休安可輒當此禮況臣六
娛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
府泄利只作常年夏秋脾胃虛弱調理溫補太
過一旦偏身發瘡亟用涼藥驅逐踰旬黃始漸
退唯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瘁更甚往時自
料犬馬殘軀不日即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
苦如此非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
察臣前後誠請許歸田里臣既得心安無事專
意藥餌頤養之年或得稍延殘喘實陛下天地
之大賜也

安陽集卷第三十六

宋忠獻魏王韓琦　著

明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書啓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某啓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所誌文議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覩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閱尹氏姪子辯明剸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讀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坐推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擇知者爲文字垂于不朽師魯舉手作頭曰蓋善其後何言其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遽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反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謫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愧于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負友以實直死則加惡以避寃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記丞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盛于世矣幸甚幸甚

獻所業上兩府啓

某伏聞冀閭霜弊常於千金誠非自見腐朽株於萬乘危賴先容其有選儒櫛材崎嶇末宦失滯淵於窮路思振拔於淤塗而欲妄揖無媒輒望華藻希眄睞之成飾俟獎勵以增榮雷門齒布鼓之音固非量力溝木望攫搏之用或預掄材某推其拙宦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象之秀氣作社稷之元龜仁表五色之雲變爲天球夏鼎九州之鼎國家神器皆瓌望以熙朝鼓毓文而緯俗以遠慮深謀宣國美以清徽雅準鎮時風泰階之平六符從湯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動

楨無私而允寅亮讀明康恭機宜運尊主庇民之策推懷仁輔義之誠規相持衡海内歸於禮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楷模睿眷致隆嚴贈載協用能三精昭赤百度熙康贊瑶極以增輝斡璿樞而自正允居鎔造孰不傾顒如某者質異湘琳器同邑鉢有斷斷守義之誠無超超拔俗之名腹背之毛豈飛翔之足用圈牢之物雖視息以何為矧惟越在稚年奄丁先罰聞漸詩庭之訓居惟磬室之貧徒以篤志緗圖游精翰墨忝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而積塏易述滯隅多失見射而戰在考實以終廢盡瘁

不成幾失眞而增累欲徇及親之祿彌尊賤卑之心幸以國家朝物著明車書混一興禮學而闡遠疏軒冕以崇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叙啓炎漢得人之路著行駢臻藍充秀於神器獲程文於禁坐誤中乙襯之選叨塵甲等之榮匠局參司佚封禁部曹徽連最之效偶追尸宦之尤方代戍瓜條悲風樹暨奄終於喪紀復再齒於仕途所宜賢於下流章綠外解樂詠中和之職虔修愛利之經伏遇某官揮沐瞅綜施仁虛襟好善沛商霖而作潤煦鄒律以為暄某是敢勉賁斐枉直干鈞重猪苓馬勃庶采拔之求

甄無偏黨用亦生成而盡在陶恰卿雲之惠實資寵綬之褒内揆僭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克職者麟殿飛英雞跕登瀛之列鶯雍綵組稷參鳴玉之行荷慈渥之至優授屏軀而罔措寵靈榮冒慙惶交深竊以璧府二星粲天章而盡在[illegible]八索稽之有關考選泉之相沿盡豐規而述擬於周漢盛朝物增輝所以列法命官志四方外史漢庭典秘籍六藝於名儒伯陽[illegible]之賢子雲當天祿之業[illegible]開元之創[illegible]

秘其用能流暢鴻猷詳延碩彥會三長之[illegible]釋四部之羣疑知屬魏煥下辰[illegible]化[illegible]右覽舊之則備紀言書事之官委闕盈輻同分於[illegible]憬鉛槧遴集於珍群加祿廩之[illegible]峻其程而式叙詎才讀博聽器識淵宏茂學際于天人精思絢乎道德叔駿之居較者自歲十與之文仲思之花宣明克定五家之說則昌以孫奇禹充遵直嚴廬騰技翰墨之林接武鴻賞之常苟從虛授實渙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其短有素招叔夜頑疎之累負延之隘薄之譏技以微見承家緗鄙業抒緜待貴妄致於清

芬東發設師帝術於善教彈壓擧后姑務亢宗
偶䌷璽之鄕圖璧臨軒而策秀四門落簽出題
銓𨀤數路得人無良並進幸偕君於齊際雍歡
甚於宸扆勇徹扶蒙之工疑事決料之選擧士
敢先於魄路飛聲厚在於廬前匠監爲療佚封
替識自省公稱賊政常毀瘵以廢傑千室鳴絃
蓋布中和之頌一官爲集生聚之作之勤當暮
討以啓存繞遑嘉而去職貫未百里何追韻揆
之恩誼而三春𩐼念霊乘之事是擇書盡傷於錦
異羨蔚許踰越之數義走論易遐衣冠條興露式
宣於族座歲名於曲於館曹誠欲晦跡下流宣考
五
嗣彼與未其貳於個對隱情處請於寒暉是用
授翰蔬著館歷丕覽遂啁給於宰府諧給札於
尚方玉署沉羅積來遂妻奉淵趣而思乾聯職
景以洸䭾賦乞一麻惶擢陵雲之氣寳成三刻
難借鏤月之才矧是參姿復有鄒傳青錢萬選
互振於英辭研鼠五能空呈於短技在道妍之
無取識采羅之是宜豈其神造曲成文衡協正
謂鈍刀騁利足參赤董之精丸並楊音或繼黃
鐘之韻故得容臺命秩冊府登榮司䕺野之盛
儀坑金縢之秘謀雖文史足用愸無曼倩之能
而英俊並遊竊效孜生之樂被拔收之不次知

題拚之有因此蓋伏遇某官淹學帝謨頌堯
律濟立滯之靈滔加一字之殊褒鍜羽將沉巫
假䳍霄之翼寒荄未變偕回鳳律之春是使幽
蹤叨厯膴仕敢不編摩勗志忠盡存誠備考父
之益恭究黃香之未見獻芹文於東觀力慕前
脩抽靈匱於秘宮更精博習上答高宗之惠次
酬奬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同前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官竟職者薙野參司書
山楚跡荷寵靈之不次精震懼以無從竊以武
稼崇英啓漢家之全盛瀛洲命彼壽延玄之重
六
然以脊開敏之才用闡洪寧之化苟容虛授實
殄淸塗如某者稱善無稱寡煩有素幸對休明
之世猥塵高妙之科承匠監以爲榮佐蕃條而
在政方膺代遽執親喪顧尺景之易馳念素
冠之倏變暨詩陛見再添官曹妄陳奏御之篇
頻賜程書之覽見蘭臺給札玉署揮毫惣歡敢以
非工諒承甄而何取豈謂文衡䌸等禁坐宣慈
驟進秩於容臺俾紬書於秘殿內循忝冒抑自
品題此蓋伏遇某官㟁律叨春星儀灑潤出階
幽牙之論潛加紋冕之褒是使孱蹤亦叨殊命
敢不摩編勗志忠盡存誠上酬天覆之仁次答

已知之惠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囊陳事將傾厥官詞掖升榮遂冒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竊以朝家之光典誥為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謹其初受命明之而如綸貴通乎體向匪代推傑筆名發珍群者樹不言謹而無漏吏書將廢敎且有餘則何以細緝清切之司寅裁深厚之訓申嚴百揆鼓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某者人評素下門緒本孤早承先模得肄素業章句所守大道罔明篆刻之為壯夫攸耻幸屬

雲啓曰舞翟右文與上計以偕未預中樞之親策優壓等出倅郡條成及期方諧受代祿入慷痛兹用去官逮於終喪免而還職復踐圖書之秘府掖嬰管庫之冗曹越去儒英之躔甘從俗吏之役內史之治式于庶邦司會之繁均乎衆用繼被使煩之任皆無舉最之稱大子優游徒傷四壁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抗章而自陳亟為郡而復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善規訓狂又容芻蕘抹留充諫署之缺專責官箴之勤荷知特殊惟死圖報不虞摩上之過第竭啓君之心純宜之蹤少文淑體之言甚懸矜其

任直謂傾愚者之忠惡彼用方式陷立人之甘餘論議嚴明無補朝猷經綸由余之詠可取古師之獸豈謂聖衷採善皆諧推公擢諸西省之居重污高門之地內循叨竊抑亦寅緣此盡伏遇某官左右昌朝翼宣至化協助者我之言選賢哉寶之和陶冶所宜不私於造輪轂之道必盡其材是使孤生亦蒙清貫嘗飭躬無怠風節行修祇佑四事之文𥳑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台雖難與於古佯謹崇籟之常據不奪於時變抑彈食浮之謗仰酬鈞造之私過此以遂未知所措

謝復官啓

右某啓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從退去惟勸後推思後秋是亦甚功寵踰所涯感激以泣伏念某學惟潔固性實樸忠偶寓榮科遂塵職任有思國奉公之志無干時求進之心誤被聖知將階器使而已氏施於忠帥府擇人不圖下材權貴而累習俎豆之事焉可語兵聽風伯之勞豈忘思職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虛坻之撫師會兇渠之入寇至乎諸將狀論密謀但兼歸途勿迎銳氣何偏稗之藥奪出非節度之所從一至敗亡主性感成世情怨僞謗立興大慧

包荒含容至廣薄示朕存之典尚功補郎之守
維春之雄爲塞甚重雜俗易與訓戎又敘衆才
恐親庶將稍過群言未聞職敢求作茲謂當宿
寄惠出綸頌命特申昭諭俾復舊職退量恭勇
之由誠出庭存之賜此蓋伏遇某官翼藩帝室
主右皇猷統諒著義樂育之仁惜播木先容之
微實是令棄物復漸顯階譴當策厲竊用激揚
某官雖無克有死而不回隨情以康國圖報
一戒秕效少答至公

謝轉察使啓

某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
委以容處遠辭近職思寘所被
念某出於單門素無他技偶歷科
忝能從儒英之游自未安適而乃親俗吏之事
懼春愚勤誤曆聖知繼被煩使推許國之寵效
甘當守之可知而自羞醒坪狂天兵議餞尊祭
盡歷險艱量降守於塞垣息馨宣於忠厚
守功未立寵敘游加驛分連帥之權彌嘗戍行
之觀雖衆人之論謂風美遷任拙者之議彌無
過望蓋以呢雖未殄兵調方興嘗肝貽夏戮當
積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爲請詔以宣風
寧忘與識內相忝冒全此與此蓋伏遇某官

國樂育之仁奉仰成之治文武協弼犇之道遑
鄉有左右之臣是使屑肅累叨甄獎敢不講求
婁算審定全謀勵貔虎之雄師遂蚊蝱之兇黨
威夜以課錢錄於微勞衙弼惟公幸選登嘗物
唯堅介節上答宗工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右某伏念鄉者獲預府僚備觀神政次公協力
在廉察之必行廣漢推誠縱僮什而何避狐鼠
之能甚短慶雲之穫彌光屬茲余魏之封式重
北門之寄聿求威望實賴經濟暨增秩以云
固戀軒之固及會補計庭之歎方遂吏凡之繁
泰記殆踈觀顏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冗迹特墜
鈞函龍眷未移尚記原籍之舊復言載美更喻
嘗袞之榮玩誦以還銘藏至永仰計奉細書而
流愛謂衆瘼以寧人謝諱頁有方御和謠控蕃
惟其官忠清鯁操明哲保躬早逢吉於亨期肴
膺雜於顯者才猷益劭簡注致隆而自尹正王
畿恢張治具姦訛自息不煩鉤距之能衎獄無
冤動協寬餘之禁利是兩河之要君爲萬督之
防生版阜民使軺旁午賀副任民之典往宣鎮
俗之風偃息爲當韶發歌壹之樂彌綸作輔即
居抃鼎之崇唯枌上爲邦家精詔慶括

代鄭君谷崧學諭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云云者禁生拂思曲加於散質稚班寓直嚴知於榮遷綺寵典之載僅無屑攝石泊娩竊以國家順稽古道仰虛光[illegible]益[illegible]翔於豪才潔雅容於近列諒匪行能[illegible]王[illegible]措置富惟姻之高[illegible]天人之祕識則冒以揚[illegible]社莊意履[illegible]參彧[illegible]宵密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久[illegible]以文季者[illegible]宣[illegible]言金采者學[illegible][illegible]秉[illegible]實於鉉[illegible]飛[illegible]又冒於清[illegible][illegible]過程[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古城之奇[illegible]八[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進之[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官事之功發列[illegible]投[illegible][illegible]守并門術[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鎮[illegible]中和之頌但樂於熙朝宣[illegible]之[illegible]三[illegible]於衆[illegible]終[illegible]渠[illegible]覲[illegible]閣[illegible]三尺以[illegible]萬機而補職遠荷[illegible][illegible]清[illegible]路[illegible]顯著接武瀛[illegible]之品[illegible]閣[illegible]行內省責[illegible]資[illegible]此蓋伏遇某官[illegible]書[illegible]鞠[illegible]寒谷成暄[illegible]均於[illegible]嫗大鈞[illegible]舉[illegible]則令平進之流亦被殊常之澤敢不益修國檢恪奉官箴順禮文造膝之規謹易道夫身之誠上答雲天之造次酬愧誹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遜儒微才羇孤嚴質進辰樂仕劉意修方謨者片勤累歷公薦書名無取污含叁彰炎自龍隷周垌出參漢竹幸頼景皇容霧眞宰矜全粗逃犯政之尤再易[illegible]年之律而後門衰祚薄福鮮累多鶴居坐困於羨恭[illegible]存[illegible]悲於風樹棄[illegible]委路分爲[illegible]之育[illegible]冀希薪瀨之用阻覲廷賢之[illegible]蓋積進之至勞懼躋尊而取戾茲者敢謂[illegible]光下[illegible]均誨穀頒裸[illegible]式貢於龍章寵[illegible]谷重回於鳳律煦及寒[illegible]捧函增耀於宗閭[illegible]盡規居承天象極之崇闓揮沐吐[illegible]之惠樊仲德[illegible]捐於軀命此蓋伏遇某官調元[illegible]哲當軸之彌綸[illegible]闕允緝洪猷巫咸之保乂王家宏[illegible]全業凡屬在陶之品咸膺造物之仁是致愚[illegible]曲加存[illegible]撫鮒方諧於决潤死灰猶望於重然敢不謹布民經恭持[illegible]滯迥窮路偶延九死之期振拔湮淪實頼一陶之化

代崔勉之弟丞謝轉官啓

右某伏蒙聖慈授前件官者十銓第課奏最纖
聞九棘詳刑推恩載渥荷寵靈之曲被撫頑因
以彌慙竊以國家評爵惟公懋官有與衆賢興
詠育材之道斯隆責實中規盡飾之名不用諒
惟行能純備業優精似奇謀精究於吏方雅望
素高於人聽則何以容預山公之啓過爭魯國
之賓力致榮塗坐階膴仕苟從虛授宜恤群言
如某者凡偶無堪羈孤自進鉛刀一割鉎磨鈍
以終疲頑無五能蓋為技之皆下徒以家承救
冕學勵緗緗遇聖旦之右文齒士鄉而論秀[illegible]
衰數藝叨送於決科羽檄從軍遠詣於策仕搢

神拙者之效敢期國士之知屢易歲方免罷官
誘曆考庸於選部復公牒於近藩倚府依違奚
彰於治迹融章薦獨亟奉於言揚逮引對於天
墀俾聯榮於月寺幕中參畫罕裁飛箭之書勝
下承徽兼慰循陔之養此蓋伏遇某官雄枯振
惠凝善居懷持先蟠木之容大借卿雲之榮爰
篤倍價時加剪拂之私寒谷為暄潛煦厚均之
律致茲菲質猥玷徽章謹當恪守朝經祇循士
檢佩韋絃而作誡舉矛協中飲冰蘗以存誠動
思絜矩上答乾坤之施次酬卵翼之仁

安陽集卷第三十七

安陽集卷第三十八

宋　忠獻魏王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書啓

昭文相公以下并啓

右某近覩進奏院狀報伏審某官肅奉制恩榮
加寵典恭惟慶慰竊以登輔鼎之任注意[illegible]
躋龍鳳之池復賢式重[illegible]況翼亶成美扶勳[illegible]
寶昭成弼亮之勳嚴對洪寧之運駢膺褒數[illegible]
協至公伏以某官茂德鎮時純誠體國負經王
安民之業持秉鈞當軸之權而自位冠中階陟

登上袞三辰顯耀發號以疑獻萬物蓋宜致
載庸而洽禄果見殊錫增輝棟用彌隆高贊[illegible]
之蕃庸峻紫垣而命秩寔俟修職湯輿[illegible]
厥與仲幹邦柔著將明之效某屬叨鈞[illegible]
部休燕賀廣以屈多徒深禱抃金往[illegible]
更仰袞成

集賢相公

右某近覩進奏院狀報伏審某官肅奉竟錫冊
洞兩鼎茲惟慶慰竊以乾合上娟衆仰於三階
宰府中嚴位尊乎四近矧復素蘊辭體貌動
[illegible]示注意之莫先顯奮庸之彌劭爰推異數

允屬宗工伏以某官廟器淵宏棟材隆厚茂著
直方之德遐恢燕翼之謀膂者成務擬衡均榮
屏翰九河疏潤方惠俗以凝猷十乘宣威荐陪
宗而作鎮用能兩宮疏寵百辟具瞻既增秩於
天臺復蕪榮於書殿山甫將明之業大憲周邦
鄭侯信謹之規永寧漢室曲加台照屢賜齒儔
疲馬戀軒莫展馳驅之效大鈞播物更資甄造
之仁

中丞

右某白審光膺節召入覲帝暉三獨坐之持綱
允歸素望七諍臣之命扶騎蕃茂恩顧惟淵[illegible]
之遴適困沉迷之務尋踈奏記但須得賢恭惟
執邦憲以不回輯天祺而載厚伏以某官材擬
棟幹德重縉紳負經世之沉謀對彌文之景運
而自首居僊選高視貴涂益注意於凝巖海者
膺於中外尚抑燮調之任方居彈擊之司蹇蹇
王臣式著匪躬之節赫赫師尹佇符維石之瞻
内揆單平永希甄育

轉運賀冬

右某伏以魏亞歲朝魯書雲物清臺考雜候之
課瑞協珠躔黃鍾推六氣之元溫來鳳律恭惟
某官才識秀博風字踈凝隆禁坐之眷惟奉使

養之紀計數綱書聚徽績彌光踐長古戎
展席寵行躋於近著某猥居庶蔭叨守陋封修
府詢以尚逺頌神釐之益固

洪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念恪職方州擔旌府署顧休文之薄宦
棧數崎嶇仰彥輔之高天阻披澄聚屢更芳
閣貢單至㤅瞻慶之斯容諒屬蹤之未棄緬惟
布寬書而有裕暢和液以胥寧恭以某官器宇
閎深機靈爽邁若幹流錢之利聊專分虎之權
恢牧人御衆之才適錫衆慶應開德宣符之曜
行副具瞻某早序後陳正遥卿蔭懷風企德空
[illegible]託素之誠[illegible]賢之命更冀[illegible]
[illegible]瞻律精保粹襟

昭文相公

右某伏念某僻分封守越在江壖仰符曜之英
[illegible]徒希秀照覲槐庭之邃寄莫效趨隅恭惟副
[illegible]宮和治之懷舉三事調元之職休祺協茂義
寶增和伏以某官英翼凝猷柔嘉蘊德胡公作
輔天下仰於中庸姚相持衡海內歸於禮讓聿
樹鴻鈞之化永隆巖石之瞻伏祈上爲廟朝俯
邊時令茂膺機成業更賴於彌成五福康寧彌資
於衛用

集賢相公

右某啓伏念巡守淮藩坐移春律曠棘脩附蓋擢濟尊以日傾心徒知蔭德仰討渤成天下之務勃宣堂上之謀中外以安福擬增厚恭惟某官以文武之材臻世治以公輔之量鎮時風一令傳爲腹心四海望爲霖雨惟均調於毅勝以保又於邦家禱頌之誠倍百常品

學士

右某伏念典歲牧齊陰守尚賴登元祐之門早挙楷關禽幹之簿方敷於沉迷久辭託秉懷風之想仰封變居多今雅

叙伏以某官忘虔淵英器懷沉密量充閎之善歷塊之階除紬石室之文方凝藹放沛楓宸之寵行竊責晋更祈順春答之載喧保神禧而自重

安撫待制

右某伏審某官爲擁使軺遠紓淮服徇行風俗究民瘼以成韶宣布詔書迪衰恩而義厚恭惟某副穆清之念適居豢化之勞粹韻教寧沖祺舉集某猥分州任辟介江壖企雲蔭以非遑卜郊迎而在邇更祈俯順特令精調寢興

鄂州知郡郎中

右某伏念匪遙英範無聽休聲公幹之簿沉迷適晃堆案彥輔之天澄澈莫逢披雲豈謂偎沐降慈祥貽芳訊認遝勤之載厚實佩以徙深林惟樹風姿以彌猷蘊固祺祥而協茂伏以某官才謀博贍韻宇疎凝楓宸夙厚於眷懷竹使聊膺於寄任布六條而問俗已浹殊閒走三節以奉朝行躋近列顧韶妍之向慕接談對以尚賒倍冀珍願式符虔頌

狀元大著學士

右某伏念爲自淮南舐鼎接仙馭之靈蹤顧金馬星闈聯簪之勝會悵一宵之異守憑尺素以

致稀企德懷風惟日爲歲而復門衰祚薄逢泰命也合符方代於瓜期毀背遽羅於荼苦奉清塵之孝舄某勑勞託手足之親殆成消瘠擧喬哉司文之秘署參集雅之儒游逖仰休遷徒深竊抃緬惟陪豫游之多暇介神祉以胥寧伏以某官體淳淑之姿負宏傑之氣擅天人之與學擢對無階揭日月之大名遂辰自樂方由匠局出特侯藩隆輔塵之汪汪衆應鋒車之趣召亟上千篇之奏旋紆二月之觀給筆閣星揮鉛玉署漸鴻鸞之叢引籍金閨細龜龍之圖影纓麟殿方且儀形閣彥表的書山歠東觀之奇文時宣

盛德倍七於之全樹家占芳栖衍見贊頌畢興
素增增煥飛華綫而拖鳴玉坐践弓獨登紫閣
而侍北辰山承清燕允彰璟望式慰輿情某早
序後陳喜聞表遇莊浮載運諒翔鶴以何榮辱
對未遑奠亡箸之在念尚遼欵拜良切傾顒

諮議殿丞

右某伏念屬自禁庭掄材接荀龍之懿躅侯封
榜守選于駟之高閎拜風格之攸踈樊心靈而
第極亻皆是繫客素牢遇重以謭薄之材也歷
尤甚適及戍瓜之代遽纏風樹之悲泣血未停
週年之逝仰討首公暇豫味道粹寧伏以某官

文莊集卷十八　十

志度淵英才識高正早飛聲於膴仕亟登選於
弓彈三尺持平務究寬餘之法九清沛寵行騰
顯近之班兼審狀元學士乙奏尚方試言乎樂
陟仙瀛之泓局遂蓬署之清資錢萬選以馳聲
式欽嘉遇弁一彈而樂用彌積歡悰尚阻披承
冀加顧衛

湖州知郡學士

右某伏念昨以絕奉循陔之養遂依同氣之親
邀在淮壖爰遷舲府王粲自離於荆渚無所逍
遙東莚方覩於濠魚未能知樂屬羲麻之在疚
固餅翼之牢遊敢謂非替厚博遠頒印誨欽奉

烽挹弟極副微備略收迹推優神精集慶恭以
某官占含傑之器禀醇和之靈式禁盛署之英
才專麥虎符之重寄杜氏以夾河為郡文宣秉
樹之謠揚君以垂組奇鄉俯接維桑之地忘利
已凝於殊績乘鴻將沛於茂恩深冀遵調小符
顒繫

運使郎中

右某伏念昨者執茸背之役因而去職觀棠踟
之戚久矣離群邀眷魚梁謀飛鶴擢屬揚舲於
楚甸偶按郡於海瀕冒紫綬之容敢修名而致
謁鈐紅斛回之度俄坐傳以見延使旆言旋實

文莊集卷十八　十七

增再伏承顧盼而倍價被獎勗以增榮旨酒嘉
殽厚升堂而示禮星舟勁櫓俾破浪以無虞荷
博濟之惟優固厚銘而其極茹荼攸切奏記有
稽恭以某官球序融輝嶽神鍾秀對文物蔵粧
之運挺棟梁碟砢之材聿奉帝命出分邦漕沱
滂以登車攬轡白肅提封桑弄以據相運籌行
膺楚寵更祈俯順氣序謹調寢興

楚州知郡都官

右某伏以昨以絕奉循陔之養遠依同氣之親
幸假道於鹺藩得趨陪於盛府過獻諮寵遇增
紀思表倍廬之念方深奏記之儀僅斛緬計樹

毅勝而流慶固祥覆以延禧恭惟某官稟醇和
之靈厚寬中之性臺閣風推於素譽搢紳咸挹
於高芬式奉帝命顯分邦寄仲寶之若有神道
必研輕重之幾子幹以深達故宜居存清靜之
務惠利已凝於殊績尾鴻將沛於茂恩仰冀遵
調少符瞻顧

海州知郡郎中

右某伏念倚廬增歎起府負暐音驛馳誠擢況
波之不達風旌結念圖引領以方勞緬懷政績
茂宣襟靈協暢伏以某官沖純[illegible]德[illegible]
富經國之遠圖抱致承之[illegible]幹剖符[illegible]
文紀之英才增秩賜金行舉孝宣之故事眷序
融燦實墀阻修巽遵顧衛之方少緩瞻顒之素

宿州同判屯田

右某伏念披榮令之雲天方遙晤對仰謝庭之
蘭玉仍接婣聯屬衰枝之疲懷關飛鵲之託訊
緬計樹風多裕履道彌沖伏以某官理擅民宗
才經世務應積星之上列贊分虎之近邦採木
銷金聊宣於善化舒紳綬佩行陟於近司屬夏
茂之有初冀天倪之是保

秀才杜

某啓蘭薰菊藉久挹於高芬玉潤冰清仍聯於
茂族棄夫[illegible]之甚渥貢素削以僅陳屬在哀[illegible]
[illegible]非能[illegible]伽討貴除膺某綿性毓[illegible]和秀才郎
[illegible]兆[illegible]組成文珪璋毓德早副命鄉之薦尚奄
博海之程況國家魏煥宣猷陣昌啓旦崇英逸
俾方求應務之才發策天科佇塞[illegible]賢之詔更
希[illegible]衛武慰傾祈

轉運司部

右某伏念[illegible]者卑屬天倫遠分郡政方深趣況
[illegible]會按行[illegible]羅超塵丕承款[illegible]載荷優隆之賜
深[illegible]積國之[illegible]仰[illegible]舉於列城諒便蕃於景福
[illegible]某官[illegible]世望[illegible]貺[illegible]總善撫中臺
[illegible]外討事豐經用裁合殊閒于孟[illegible]持[illegible]清
[illegible]甲於雅志千秋作[illegible]富民行啓於真封更
祈順威津之有初迪祥禧而自重

撫州臨川知縣寺丞

右某伏念[illegible]行禁座論材誤蒙前[illegible]之詠侯藩
公牒[illegible]參當竹之榮寵[illegible]宜拜邇[illegible]風會加以
罪衰作[illegible]途奉命毛合符將覩於芝庭[illegible]累丞
[illegible]於當[illegible]孤至此言[illegible]何從荐易芳年[illegible]馳
[illegible]材豈謂猥蒙中眷還枉珍題何降捉之兼崇
[illegible]刻者之壯永仰[illegible]首公多裕[illegible]生[illegible]宜伏以
某官德收[illegible]俄紹英芷韻過兮[illegible]於林君卿[illegible]

政於雷封千室鳴絃已布阜安之化四門啓籥
方延駿茂之才希順迪於粹襟佇顯登於貴仕
其爲企頌曷旣剖陳

光州知郡狀元學士

右某早著寓跡中州超塵上館文務之才具美
戴牠於風相如之騎甚都綵乾窮巷暨首余之
斯迫上齋判以莫違近畓光奉綸章頒分符寄
適黃堂之視政諒素履以龍蹤和恭惟某官柱
荐横飛蓬山獨步臺局尚於表遠思理稟於清
純前貫席以問蠻方陸寵遇展嚴履而出守友
建使藩已爲千室之絃亟成旬川之化歸車起

召行齊用板之恩夙夜司言許演明綸之命更
新冲衡式副虔誠

羽州同判屯田

右某啓伏自樂棘餘生再塵於仕籍菁莪善育
經劘於英游顧亥豕之未分復菁庠之爲役神
揉遷爾俗狀紛然欲一致緘縢少萬相臆其如
休丘旧半出納互察陳孟公之口舌胡能有意
闆士衡之言答豈進如流矧通悉之可詳匪息
綠之加青恭性中和深職變利及民當九夏畝
莢之辰暢正福康寧之用伏以禾宮天才閣敏
氣宇疎明夙閱掌於郡條已著聞於風迹庖刑

效發適彰拔引之功漢席方虛彌渴受釐之對
賜膺召入道近班川塗阻長圭籥遷賀百公
之外禁性是宜

梧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念屬自某官蚤從劇任出鎭名藩懷綏
之鄉固篤於時寵歌襦載路諒洽於民歡仰惟
化醇俗以惟和軒純禧而益厚伏以某官才謀
自任強濟有聞荐總要權居成愨效運計籌石
商夭克羨邦財奉使竹以班條方隆政迹佇沛
恩渥之寵入歸嚴近之班惟冀順時以符延想
綜

舒州知郡郎中

右某言伏念自某官辭計部之繁領州符之重
喜茲掾袂俄及周年致閒絕疎馳精罔暇恭惟
政發其譽化醇於民坐臻平簡之風畢集冲休
之福某官德兼功才謀高早折應務之能
况該使煩之劇居閒異最動振淑聲求名部以
聊條方資假息委細書而被寵郎覬凝嚴惟希
善養粹和以符虔詠

狀元正言學士

右某伏念日審某官陟岵纏悲棄官行服悵便
風之寂爾奉慰削以瞻如復以守歲所靡絕日
耕瞰望神標而象鶩走俗狀以空疲腳袂一致

繼膝以尊翅贖其如莞庫之任采[illegible]甚[illegible]
五木之拘囲若百亟之意諒寛明之可悉匪大
蘩以見允恭雖春律布和家居鮮寀雖孝思[illegible]
罔極在禮典之不渝佇見際勲於祥詔夙申纏
入践雖容之列悚陛清切之司阻塗阻長圭斧
邐適善為闕抑冤自保嗣

楚州知郡都官

右某伏念竊吹書山日甚空踈之誚搖榜[illegible]因
坐遷英翔之寀綴鋒觭玉支朝啟嫡積年不[illegible]
與識僅關負剌獨覩恭雉麗者歷周[illegible]
體當砥節苔公之暇得發布展曠之直扶[illegible]
當性行澈均才識高正歷積星之上列持[illegible]度
之要權熊軾班春已洽黄棠之詠鳳[illegible]龍行
膺用被之恩更祈嚬韶律之惟和迪祥[illegible]而自
重

運使學士

右某伏念特辱易聽神革奥陽抗塵容而自放
煩使增勞負短札以為儀奎函罕致辭益寛悉
以恕敢賤近者輙上奏封懇圖州任天仁從欲
遣下於俞音謀局俗負愧膺於渥命遐俯胃嶽
識出吏評豈謂遐來周勤持損誨檢曲彩觀[illegible]
揞黹積緩藏卿總部之多餘囿逆[illegible]之[illegible]康伏

以某官才識敏贍謀局該明兼資[illegible]亮之風館
在顒昂之春暫膺温詔移總懿綱八使申威已
振澄清之譽九年足用即觀紅幐之餞別冷殊
聞行將近列肇升嚴律增企僊游葛巽遵顧以
符言頌

江西運使兵部

右某伏念倏睇梓度俄及蕭辰歲補無才力圖
尸官之誚澄清在望已隆按部之風近者伏審
三載時庸五兵峻秩允叨契爰之分舉增驩懌
之悰恭惟經畫多餘蘊祥茂集某官沉明毓性
端亮馳稱撫[illegible]申威大康於遠俗析毫商利獨
衍於宏謀衍成績之有嘉聰寵恕六在邇[illegible]
順序少慰翹誠

壽州知府學士

右某伏自某官盥從剮任棠領使藩顧蔵稱之
無才日勲充位仰覚明之樹化時用偃風儺餘
載記之誠增役雖群之根緬計布民經而有裕
丁稟序之云初塗誦載歡神釐舉集恭以某官
才猷自任端介不回早從仙室之游雙奉使旗
之寄閑閣而洽方從偃息之懐趨眷以朝行被
毀傻之命伏冀俯順氣侯精加葆調

知府寀學

石求啓承衞尚誤被衣恩擢司明命流帝裕之
董方娩壺雖猶使陽之行進以簡任北宗甚涩
猶責未勝辯遊莫從夏陽盡至臀治裝更遊遐
皆載記之未皇蕭雲室必在洽中區處先惣留
勤論歲早貽惆疑善喬靈[illegible]之疏庸傷物價之
驕巒雖歌德玄化國人慶披見塞而戩傳新邁
無咸知於其意適無程而度命將入境以傾風
氣霜環冰珠鉢疊貽精翰仰認履謙之懿舉增
為慶之懷欽[illegible]無迄
芽系未與紹討太宗
謹啓[illegible]蔭德
承慶方舜[illegible]亦以遍
榮而引道區實惰區安陰式略泰雍之雄擇令
令之門將修府[illegible]伏乘仵託車塵欣望
謹深實倍群等

同前

稱春屬者曾遠[illegible]下入舞武中達將聞之誨佐
錄於上言晴柄臣之論重於府壽年成算以
恭鏞指歸冷而促屠教問曲示眷存困極
逖庸敢忘龍荷堂刻在躬遄及於提封達府參
贊即陪於諮議

同前

宗啓伏退無狀被責為宜忽承詔旨俾趨宸闕
節勳庸而何有叨疆場之未寧累上奏封願留
職任至誠斯切成命莫回雖韜傳之載馳但心
煩而口娩豈謂不忘宸記先賜教函過蒙褒愛
然之私益重謙尊之德此蓋某官明降大業稱
引後生謂普備於屬僚每借言於公論致茲辱
項誤玷寵光期入覲於咸顏方再陳於謙懇末
遑多叙徒積厚銘

荊州裁上謝兩府

右某啓近奉勅移知荊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五日到
任上記淮南善地所寄已優枝上名藩被恩兹
重內惟過幸誠出尤容曲蒙伏遇某官以道佐
時以仁恕物輸其誠外曲有借憐致茲易地之
行旨並陪京之近致不心存愛利力服忠勤忽
師循吏之為庶答大鈞之造

乞致政上二相

冒榮過分得疾早衰雖叨鄉里之為州柰苦膏
肓之莫梗不求安退是速僇誅比瀝血以奏封
願賜骸而就第愚誠已至天意未回此者伏遇
某官道輔唐虞德高夔契以萬物遂宜為至樂
以一夫不獲為深憂幸此孤身嘗攀雅韻敢望
察其素實閔以病軀謂少蒲於休閑知事非於

嬌安特加公論曲賜允容述其懇於上前
恩可救餘生於言下實賴矜全肉惟犬馬之
年爲報埏鎔之大恵

安陽集卷第二十八

安陽集卷第二十九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書狀

大使回諸州去日遠迎

右某啓此者肅將朝命遠奉聘儀方道由於
所部刺通於候舍猥承隆念先枉珍題認降遣
邇特加國愫藏而斯在

副使

右某啓此者聘修好展嘗成行猥名部以
辱芳函之垂問郎諳欵晤彌積欣銘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一運使去日遠迎

右某此者聘結歡隣叨奉建旟之命塗經會府
郎中修刺之儀豈謂過沐隆慈曲煩精翰荷遜
勤之良厚固欣悚以兼常

副使

右某此者叨膺使節出奉聘儀已促征軺言由
盛府豈謂仍回春念特貺迎封幸趨拜之匪遥
固欣銘之舉集

使副回去日不經歷州軍遠迎

右某啓此者祗奉朝綸出修鄰聘過承厚念遐
枉芳題載欽沖挹之私但積悚藏之素

大使回諸州回日送迎

右某啓此者拭王輅欻甫成於聘禮回軫即路再經於名藩豈謂殊私先貽妙翰仰荷遐勤之旨豈勝銘悚之懷

副使

右某此者已達聘儀再由郡境修名致謁即叙於賓儀馳使裁緘過飾辭於主禮仰欽勤重彌積感銘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并二運使回日送迎

右某此者持王轄以出疆甫成聘禮駐旌轄而貺璧再展賓儀豈謂過沐隆送曲頒異翰寵衮存之斯至固競刻以兼懷

大使去日回滑州書

右某啓此者恭持信幣言聘殊鄰辛蒙盖於邑居徒喻風於府署敢期英念遐枉珍題禱行之禮甚豐服惠之誠益著尚違拔奉彌積傾瞻

白溝謝送狀 以下契丹回去狀

歲元更歷騎聘講歡展幣以行率邦儀而截爾詞闕而尚推宴禮以兼優仰荷眷私彌增感抃

新城謝撫問表

伏膺恩撫伏用趨承中謝竊以獻歲更端睦鄰修好致比年之禮式謹於尋盟慰行路之勤曲形於嘉問仰承海貢增紀恩衷

燕京謝酒果狀

祇玉帛歡交書將命斷鄰城之所歷承醴齊之載加仍兼饋貢之珍益其使軺之寵仰懷恩錫第極悚識

澶州謝湯藥表

寵賚有加感悰彌至中謝竊以聘儀爲重敢懷家犯之勞藥劑稱珍曲示慰安之禮仰恩輝之下暨顧行色以增和上載慈仁彌深感服

副使

猥荷鴻私曲頒雲壽中謝伏以嶽隆講好攢奉爲介之行遂叨和濟氷河之賜載欽惠貺難禱競銘

中京謝皮裘物等表

祇膺恩檢就賜珍裘被寵無常撫躬增惕中謝伏念實膺胥協信帑交修屬冬律之方嚴眷使軺而加念式頒寒服益示至慈逮茲賜錄之行亦均輕暖之賜欽承厚禮實感丹悰

謝館宴狀

春獻爰止方館郊館之一俟牢醴具陳丞荷宴賓之禮仰鴻私之曲被銘丹悚以良深

謝賜酒食狀

聖綜中聘甫及於名都有醇均恩俄拊於厚賚何欽慈渥但激鄙悰

謝酒果狀

乘軺講好授館修儀猥荷眷存推恩賜載挹醇醪之味仍均芳實之珍優禮所加佩銘斯至

謝春盤幡勝狀

緹律回春青陽戒節鏤勝衕遵於俗尚雕盤榮錫於時珍上荷恩私至深銘刻

謝生餼狀

駐軺就館方展於聘儀牢積在庭更豐於餼饋仰銜恩惠伏极兢銘

謝射弓筵狀

百名將覲式奉於鄰歡五善請儀恭陪於射禮仍浹示慈之宴彌欽觀德之容上載恩私伏增銘悚

謝餞筵狀

拭篁修歡飫講聘儀之重回轅即路仍推宴餞之私荷恩惠之哉周在感榮之兼至

回奠王狀

薄幣申獻援將於慶禮椒闌飲德即奉於英標豈謂殊私忻貽妙劑載認撫勤之旨伏深感者之悚

副使

恭奉聘儀謹修鄰好言由盛府將奉温儀認謙禮之載加厚榮緘之見問其爲悚荷曷旣敷陳

回中京留守狀

載旆將命方塵于隰之行促駕經途載仰維垣之重敢期芙念先枉珍函認謙禮之彌加固銘佩而斯在

副使

樓武使軺嗣修時聘屆名城之甚邇沐芳翰之見臨爲禮至優感懷增厚

謝奠王請赴筵狀

安書講信方歷於名都折俎申歡過蒙於厚禮仍貽芳翰曲示寵招即諧欸奉之私但切欣銘之素

副使

恭持慶幣獲屆樂都過形削牘之勤曲示犒眉之禮載欽嘉召彌極感悰

謝中京留守請赴筵狀

遄停軺馭甫憩都城俄推置醴之勤仍沐裁緘之召永言銘戢豈易述宣

副使

修聘賓儀亭驂合府遽承芳檢曲示寵招苟主
禮之戴豐賓感懷而增厚

謝中京留守餞送狀

生聘成儀使旜復命都城就館重煩延接之私
祖帳飛觴彌示眷勤之厚仰欽優待增極鄙悰

副使

獲馳介乘欽奉隣歡方揭節以言還休至郊而
爲餞感藏斯至罙述宴周

謝燕王餞送狀

巳達聘儀再由都會荷眷勤之彌渥加宴餞以
過豐其在銘懷固非勝道

副使

參修聘問回歷都畿遽作祖道之儀寶厚送賓
之禮其爲悚佩無假開陳

安陽集卷第三十九

安陽集卷第四十

宋　忠獻　魏　王　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制詞

中書試制詔三道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限二百字以上成）

門下朕奉承先猷統理四海雖兩階之舞惟文
德之內修而干戚之行亦元戎之外倚向匪功
名自立忠義無渝負全師保勝之謀得守塞安
邊之策則曷以委之扞蔽假以綏懷伏節臨戎
方流軍鋒之冠承天象極宜兼鼎席之崇甄於

勳勞敎自余志用消良日數告廣朝具官某倜
儻不羣方毅無撓蘊沉謀而必斷持勇節而甚
高練鈐決之符兵韜盡達膺詩書之府儒術兼
優中外迭更恪勤罔懈習若顧守方之要擇制
閫之行以文武兼備之才膺左右皆師之選輟
于近著建以高牙而能安輯封垂訓齊候伍申
令惟信均饗必豐運籌先決於帷中所賜率分
於麾下無開生事之隙將成殄寇之勳偉望益
隆休聲日至朕代天理物制禄勸能惟功是圖
在賞奚吝是用即軍而頒命加寵以旌賢俾參
三事之聯貫肇萬夫之觀於戲將相之任爲臣

極榮寵之權所寄良重吾思甚渥汝報可知無煩訓辭惟自勗厲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原闕一百五十字

勑南臺風憲之重中執大夫之正彈治非法肅儀群臣必取嚴明自修方重不撓者以稱其任我甄擢考覈賞宜之具官某文雄學優材敏行潔深明當世之務兼綜幹時之謀而自砥節仕塗𡚶膺朝路處議必當居官可稱委之使煩繫根以別乎利器察其守道白望無求於厚賜爲者擢丁近署進處西曹專典命書凡觀才業而能發揮溫雅之號演明深厚之辭朝采益光吾訓增重矧以編摩之暇間陳忠鯁之言誠存告猷事亦兼綜體宜錄四禁之任往司三獨之權爾其振舉紀綱張大職業守正則補于予治持祿則懷于爾官務求厥中毋忝休命

誡勵風俗浮薄詔原闕上一行字

夫革文變薄者興治之大砥名礪行者爲士之常故清淨則化行端愨而名顯康世導俗率繇斯舉朕保有泰獻輯寧區域紬上穹之祐衣前人之言以周文之小心漢光之柔道惟兢惟業勤覺萬幾曷嘗不兼綜本體元廢者長儉推行忠厚之教兼綜任循良之人蓋將欲抑浮僞之風崇禮讓之訓書詔與宇內同臻是塗然而人性易流俗尚難一久安涵養之惠寖啓浣濡之源多行險以邀榮作擇利而安己人或有善敝之而不言事或任權靡然而爭附婦姑求勝朋比相高苟寂敝之非悖實有邦之甚害是用特申明諭徧飭多方各宜履道求中飭躬者古固浩譽以干進恩首公而盡規官之修則上必聞汝之實則名自至朝有祿位本觀賢才儻行已以毋邪在旌能而孰吝告于中外當體余言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勑王者彼號裁訓所以風四方而熙衆務也故前代眷辭視草雖以名臣掌之而其任未著唐以文治始盛禁林之選我朝因舊建職恩禮差峻須才而召儒者榮之以爾具官王堯臣冲履夷懷清猷敏行言必可復而有端士之目動率由禮而有古人之風爲者旌其藝文升冠多士更集郡條之最又陪詞爾之游使以煩而益精語其進則無競而自迹其材義擢典命書數余制以甚明稽作者而愧覆刑獄則輒重允當提京府則綱領畢修於于歲勞休厥剸論宜錄西省之秘進領北門之直爾其踏誓之範思職業之舉出令之始務切於事機備對之間勿

忘於匡正爾以文翰導爲汝能任服茂恩以永
來譽

郭積除刑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郭積中臺憲曹掌天下刑獄分置郎屬
許決衆務今雖外領它局然職望尤峻非夫諳
之美者未嘗輕授以爾揩尚中立資性外和早
爲藝文貴孟鄉選逮傻中辭筭隨課吏壯參已
以廉著居官以幹聞治戎均之業而蒸請後來
譬麗止之書而多得削謀出貳郎餘之術入參
邦計之煩風力愈修盤錯盡解遊覆益崇
歲成進階司寇之聯尚贊理財之任簽者金…

懋哉爾勁

魏昭昞除防禦使制

勑國家嚴武備治軍行參設使名式遇于外所
以踵辟舊而獎材臣也以爾具官魏昭昞柔謹
自將和應有守早緣戚體之愛升預禁掖之聯
煩局所更勞簿可録鼎嘉宣納之義擢司攢
之職貳馬政以有蓄閑兵符而無濫遴形囊奉
願假郡陞典輔藩之權且稽於善教中先賞之
勸宜責於後勤往佩朝恩母隳世伐

王克㦸除東上閤門使制

勑漢制閤者有僕射以統其屬今二閤置使通
領指督之職若功次爲久則序而升之以爾某
官王克㦸性順而和行廉而固早錄勳戚之續
寘服軒墀之列凡任于事率能其稱暨銓武材
益集官最錄其勤舊優以褒遷宜升方閭之崇
更示橫班之寵勉修而效以對朕恩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勑益州進士龍昌期等夫舉高節顯儒行使閭
諸知善以期報曠然有嚮道之心國之良教也
以爾等學以爲己名不求達或治業有本而益
循府之真或誨人甚廣而爲州塾所稱白首無
勸者自樂使聆之去復遊鄉黌以來閭賞
[illegible]進俗之風皆綴上庠之籍服余寵命以克
其終

夏隨除觀察使制

勑古之君天下者以幅員之廣慮耳目之所未
究也故分道遣使舉吏之臧否候民之病利而
達于上有唐廉察之選蓋其任也今職廢爲官
名品逾重非簡時傑賞舊勞則罔或命焉以爾
具官夏隨器懷沉敏行實端方早圖世勳階籍
宗列朕肇開儲邸擇相賓儀逮于纂承亟用甄
擢而能勤劬自謹謙畏不矜精力一心局事母
忝孚武選則銓條有叙絲遷成則絲綸得宜間

以親嫌歸奉朝請方試才而思用爰先賞以勸
功俾正觀風之名往莅作藩之寄憶衛寵則其
欂必速修政則厥庸乃譽善宣教條用服乎訓

李端愿除西上閤門使制

勑典禁閤之籍辨廷謁之儀寵逮使名實甄材
考以爾具官李端愿操尚沖約業履淳篤襲世
資而動守禮法居戚苑而行同寒素勤勞乃章
孝聞於家會以歲勞宜有恩進爰崇宮闈之秩
兼厚沁園之親訓緝於閒仍茲舊職爾其以已
能恩效以忠訓自修則百辟四方知朕不私於
賞也

吳有隣除駕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吳有隣國家推公以馭群吏責實而張
課法惟後勤已效則前過可忘以爾早擢儒科
久參朝序寖階郎省出領郡符自抵憲條得原
慶典降居莞榷之任用推枝拭之恩省躬甚勵
祗句無懈念歲勞之克著稽賞格以當遷進升
司僕之曹且示愆官之訓體予甄錄更務檢脩

王果除諸司使制

勑具官王果以經藝之長升于仕版以法令之
守寘彼朝綏方任幹明之才式推奇正之學遂
按閫藉吏服禁職俾司邊壘之雄善撫兵屯之

[illegible]職稽勞[illegible]優進寵階宜欽趨秩之恩勉著安
民之效

江中孚除秘書丞制

勑具官江中孚國家用人之法必指吏考之善
階有升黜之制最有可稱則賞亦宜信以爾業
文中第蚤勤莅官鄉參吏觀之聯遂賦縣同之
[illegible]屢閱歲時當教治能即遷本丞書資通序宜
[illegible]謹以司寵綍

[illegible]除諸司使制

勑具官[illegible]早服禁聯勤修吏最薦委典戎
[illegible]能西垂制衡鈐策爲重宜正
[illegible]授師律之嚴勉效爾爲勿孤之奬

韓[illegible]除祥符縣主簿制

勑具官韓[illegible]早[illegible]補方限選條屬乃家嚴
[illegible]任顧畏道之遠且有庇宗之祈惟赤邑之
[illegible]承句簿之宜旋寵寄俾漸仕階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穆思齊曉城旦之書而升仕階宰縣同
之政而集秦官最爲章交上參應恩格延尉之屬
承選甚清用疇爾勞其報介賞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陳道古早修門法來服仕階備承宰於

御聯幹財煩於京務職勞甚著課格當遷理官
司平選屬爲諱任優恩賞勤給世嵐

柯慶文除著作佐郎制

具官柯慶文早決儁科擢居官次遷從梓糾勤
著吏能屢陟爲章來輔英謀豹又有聲於仕允
清信吾賞登旋爾成效

葵褒除太理評事制

勑具官葵褒以爾早緣蔭格恭服仕塗預稽歷
之資最成來上稽典敍之議恩陟宜優勉懋遷
階更圖爾效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八

勑王者躬郊廟之祀答神靈之休義莫載於以
明尊上之義孝而能眾善謹奉先之誠因是廣
恩庶能知教矧推丞弼之舊古均左右之勞用
睪徽章賁于曾世具官李迪曾祖贈太師在欽
沖懷弗競潛德甚高天爵之脩遂忘於君仕家
善之積爰啓於孫謀是生忠實之臣存正身衛
之位爵辭台路仕殿國藩宜乎渙號之文特需
寵親之澤雖師命秩飾壤推榮英魂想存尚克
歆荷

曾祖母潘氏追封曾國太夫人制

勑洒者寶元冬仲景至協辰有事泰壇盼答靈
貺均慶方夏編澤泉壤所以勸臣勞而厲議孝
治也具官某其曾祖母潘氏壺儀咸備家範早
修謹婦道以可宗監女圖而毋越善祥有報良
嗣聿興爲時正人作朕賢弼適優賢於邦輸釐
展案於陽郊增崇而阜之封姑慰幽塗之暱

祖令珣贈中書令制

勑朕嚴祀紫壇祗裸清廟精意以感故瑞福永
光慶澤所被故幽明以通矧公台甚良之臣寵
藩翰撫綏之寄宜褒祖德載厚恩章具官李某
祖贈太師令珣志行醇深襟懷信實早升仕版
進服朝聯當□祖之開基措儲邦而代罪屢資

九

奇策贊在聖心討府商功邦財增美郡條賦政
武寰必蠲彌嘉異等之勞特圖不次之用位未
充量遽歎於云亡善及子孫果彰於有後存登
爰立之任方倚于宣之良肆頒克成顯親有典
式正鳳池之拜庶光馬鬣之封魂兮有知歆此
優命

祖母白氏追封國太夫人制

勑郊報之重陟配有嚴朝渙所均上下咸暨推
是及先之寵存乎勸後之經具官李某祖母白
氏德稟柔剛性就謙淑茂媲于令族緯有懿風
推慈德之流光祐孝孫而興緒入爲良輔謀必

盡忠出殿大邦惠深及物祀儀方舉慶典惟行
宜於祖妣之賢載易國封之大魂而不昧服我
恩休

祈福道場白文

伏以花雨稱祥適丁於令節貝文演妙虔奉於
真詮爰揆淨居式延開士賛佛乘之利益助宸
歷之鴻長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惠宅中睿明
臨下謹天經而熙治設神理以寧人晝察寬
刑協敷於邦教新雕興儉不爽於民風屬端月
之韋新頒縣區之慶人群靈俱泰庶務交修思
與黎氓同均福啓法筵於紺宇求寶施於丹
闍集此勝因仰資景昌皇帝伏願聖躬永茂皇
緒寢昌慧日破昏迷於庶育慈雲蔭物畢遂
於善滋凡居普率之間共洽熙平之化

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伏以金繩闢宇式見於莊嚴貝葉披文爰資於
勝利屬此祈之撫運顧景序之方春庶職熙庸
萬靈和樂順茲佳節虔禮貴乘修淨供以推嚴
輯善因而彌衍伏願覺慈廣覆慧力周旋錫無
疆之休增延於睿歷演其盛之福普及於蒸民
凡在幅員永符歸嚮

安陽集卷第四十

安陽集卷第四十一

宋 忠獻 魏 王 韓 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冊文

仁宗皇帝哀冊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三月癸卯朔二十九日辛
未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崩于福寧殿旋殯
于殿之西階粵十月戊辰朔六日癸酉遷坐于
永昭陵禮也龍輀寶天珠襦留猶萬方之軌同
軌七月之期茲近法仗已嚴靈輴未進風雲慘
黯以生悲臣妾淚號而思痛孝子嗣皇帝臣曙
攀號承堯念親晞舜徘徊象物號慕從以如慕
攀慕偕遊彤哀誠兮必盡寶臨奠以長辭蓋
天之永恨乃命詞臣以文傳信其詞曰
惟宋受命與天無疆藝祖以武底寧四方神宗
以文萬邦一王眞廟紹隆赫然其光逮夫仁宗
登載而昌厥生之初上帝惟祐天日之表振古
未覩色出圭璋步嚴龍虎其俾眞人來綏下土
元良之建匕鬯是主寢門之問揚若文武嗣訓
之循纂承丕緒左右獻后以蒙自處大運歸乾
獨化陶甄進良黜姦始章聖權其仁如天其度
如淵其仁伊何得之自然草芥而出姦飛而翔

尚不以傷況吾民皆惠澤之霈滂洋幅員物
不盈四十二年猗如天兮化工則全其度作
泣然莫際臣細必容默分誠僞臣在言職不久
諱忘時肆誑訐衆嫉任易聖心怡然曰此忠義
是也吾從過焉何仄猗如淵兮是能致治明謹
燕獄極于哀矜惟法所在未嘗妄刑郡邑之吏
貪之諱乎一失入罪無階顯榮尊爲天子以儉
爲寶崇尚清虛屏斥紛華洞緣不擇輔臣入覲
綴纓肅然茵褥故敝率用繒素了無文綺衆目
驚嗟上曰何惜吾之受用素止如是此民膏血
焉敢妄費恭事天地孝承祖宗九見圓丘冊益
合宮大袷于廟親籍千東服容精備粢盛潔豐
林次不御束圭顒顒何必戶曉民胥偃風取士
之路務在至公十二臨軒策之必躬隽擧盡得
羲完幾空有特有祖曰功曰庸助視三代吾其
比崇比胡之強西夏之猾時欲跳梁恣其貪饕
吾以威懷折其凶鋭兩皆搖尾欲我羈餌孔殷
梯航深濱日至禮樂具修干戈不試夫惟立嗣
天下之基前世令王或牽以私事不前定須之
亂危我仁獨斷挺然不疑求賢于宗唯聖是知
神器之重其必有歸廟社以安生靈以嬉迹其
大公克濟之爲昔在人上必有偏好或樂馳騁

或喜征討或務宴游或專營造或溺聲色或泥
丹竈棊弈之工擊拂之妙有一于此下從而效
噫吾仁宗濟無所樂曰吾好者在勤政道日必
旰昃惟先之紹閒時弄翰或隸或草聖帝之揮
千奇萬巧去冬之暮清燕之閒冊闢天閣詔呼
從官親作飛白侍臣縱觀心合造化生成筆端
書幅踰百大均寵頒退坐群玉行觴盡歡嗚呼
哀哉賜墨尚濕宸章未刊植璧斯虞遽有金縢
之禱綴衣逆徹憑承玉几之言嗚呼哀哉大變
之來天傾地裂四海之慟風號雨血兆民震駭
其無生白辟宄呼而僅絶乘雲之游兮汗漫而
自高持鞠之慕兮僵仆而徒切因疑前會之非
常似與群臣之叙訣嗚呼哀哉帳帷云禀諏辰
協元嚴蹕路以方駕視羽幢兮始前池竹搖輝
車旗飾鸞背朱雀之通逵指青龍之吉山關路
長兮去復去宮車晩兮還不還痛徹六宮兮莫
如逝淚灑重帷兮胡可禁嗚呼哀哉寒日晝昏
愁陰夜積老晴霓於冊旐鳴霜波於素帘哀笳
互咽六州之奏增悽駿嶽前瞻萬歲之聲何闐
大隧一扃幽堂永寂人間之恨空長帝所之歡
豈極嗚呼哀哉奉漢而下御邦于民負越三紀
幾聞數君其閒治亂以相駮否真之不同如仁

宗乎國之久而始終太平者彼安敢望吾之清
塵生而無窮者乎載健而不息者高昊惟至仁
盛德與高厚之侔乎萬世巍然而不泯嗚呼哀
哉

英宗皇帝尊號册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一日庚戌攝太尉
具官臣韓某與內外文武百寮諸軍將校蕃侑
牧伯郡縣長吏藩夷酋長緇黃耆艾等再拜稽
首上言臣等聞天道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施
才之微以特而有爲者以知其本也君德被萬
宙而不有其名然臣隸之報必崇而下號治以
獻其誠也故報雖不責焉而知其本者天必享
名雖不有號而獻其誠者君不違是以上下之
情通而古今不能以易也恭惟皇帝陛下自然
之性得堯之仁不闡而式紹文之聖總百行而
無不備探六藝而無不達粵在宗邸德充而睟
令聞莫遏四海繫心譬夫大明將升光氣前發
萬目瞻望不可辭戢及乎膺受遺託纂隆皇緒
諒默二祀動謹先法奉養長樂孝惟克諧內嚴
宮闈而細大必修外正紀綱而紛僭皆舉攬威
柄以歸己斡神化而獨運下寬簡悉安其生
至于昆蚑莫不被澤其九族之睦也俾先乎知
道其百揆之叙也本精乎任人若夫延見邇臣
咨訪不倦有虞之好問也抑損冗費用度日約
夫禹之克儉也緝熙光明而德行以顯周成之
保邦也綜名實而賞罰必信漢宣之圖治也并
兹眾美嗣興太平故自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皆
本順聲教無敢弗虔固足以恢四聖之閎休極
百王之盛節者乘是若稽吉士始見清廟祭
而受福慶將逮下下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
以合中外之志叩閽屢請願上至稱以形容於
萬一而陛下持謙之謙執道之契德貫二儀而
不自滿功偕八世而無所矜沖然弗居可謂不
下自是輿情鬱悒交相推請以謂睿聖之烈赫
赫如此而不能發揚爲增大之是不若飛走知
本之著也今三朝之首萬國來會重譯有貢入
貢在廷臣等幸於此時冀畢前懇封奏五上莫
匪頒竭陛下猶執謙讓至四不得已而俞之夫
道濟群生而不言所利體乾也躬享天命而若
獨有之膺歷數化成天下而輝光日新文也守
蓋四夷而兵革不試武也日用而百姓不知聖
也視帝位為國以歡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
上冊玉寶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
伏惟陛下無前之績本忘其名掬衆之欽勉而

是承斯亦建祖宗之舊而慰也夷夏之情惟持
其盈以守其成壽考萬年以上以榮臣某等誠
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英宗皇帝哀冊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庚戌朔八日丁巳
英宗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崩于福寧殿旋殯於
殿之西階粤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遷坐於永
厚陵禮也歷在而帝鼎成則仙四海驚攀号猶
弓號之哀也群臣號慕兮有衣冠之葬焉哀訣
初靈輴即前孝子嗣皇帝永念罔極痛深所
興觀象物兮如在挽宮車兮莫旋一奠之訣兮
既罔悲膺懷之隔萬古之信兮又將假文字之
傳乃命臣某纂之以言其詞曰
惟宋之興祀踰百年聖聖相授前羲後軒於惟
英宗其承赫然嗣世惟五應期則千厥初在潛
邸德固異惟善是樂惟學吾嗜朝夕詩書寒暑
仁義顯心聖賢與跡孝悌官之丕誠民之所利
必詞而得不在康濟明我仁廟知子其至推先
之心乃命主器曰非所當皴然懇避既辭宗迫
畢始辭邸第高世之行實出文帝既紹統業以
濟以勤致泰天下儉五一身衣必屢澣食皆屏
珍府有餘積賜無橫然損約邦用深慮等民不

戶而化咸歸至淳壺內之制有妃有嬪位號之
等其詳可聞吾恭不備蕭然禁寢侍左右者故
宮幾人為治之本先于睦親不愛苑囿樂居以
均大興學教群心自剔首善之勸于何不臻荷
天之休所報惟懋承先之祐其事彌恪始見郊
廟陰慝前作霖霪累旬朝位皆愕謂宜改為言
者交錯聖心益聖夙夜祇若及期而祀景氣澄
齡至誠之應老稚歌樂庶政思又萬機必躬一
令之細惟審而後下一言之善則沛然是從覽
四方之奏畢至於夜又訪前殿之對動踰於日
中協虞舜聰明之聖盡漢宣綜核之公好文之
盛前無比崇籍兵之廣寓之在農既振隆於善
教又振宣於武功於是西之悍羌北之強貊咸
德所加望風奪魄陰繕戎備斂藏貪螢奔走闕
特禍吾策畫權固結於盟誓幸保全於沙磧若
使天錫洪休壽鍾遐歷則累世之敵不數朞而
盡更二虜之驕有一朝而歸遂奈何歲俯經於
再閏年未躋於不惑帝鄉甚邈遽樂白雲之遊
路寢斯嚴忽飛彤裳之冊得非嗣聖當發興符
有開啓聞規於厥後俾大治於將來太平之功
既遺已而兼有億兆之衆徒訴天而盡哀嗚呼
哀哉遠豫之來憂民不替蠲賦恤災寬刑霈澤

親揮宸筆以定儲位明聖知之在先俾群情之
大慰謂匆藥兮宜瘳何與齡之終矣嗚呼哀哉
太微郎吉蕭辰正秋下廣內以將旦即大升而
弗留臣庶攀慟風雲慘愁花月紫臺之葉業颺兮
旋之悠悠萬乘銜悲睇斜暉之莫返六宮灑泣
維暮雨之難收嗚呼哀哉崇園肅嚴氾湖朝杳
登遐道之崇回輟羣郊而遠邏也魚軒躍於帷
嚬羅霞淒流於心耳氣暝猴山陰凝洛水方開
萬歲之阡已湊諸侯之執紼[illegible]何鎖銅雀
之爲珠玉弗藏詎有金凫之傳嗚呼哀哉曾聖
臨右永昭峙旁侍仙遊之縹緲之帝所以軒翔
名姦在於貞韓迹空留於壽堂百年之期自此
軒臺之畏爾孔疑之下鼓瞻起鳥之飛揚待固
不朽慶云大昌惟英主之璇自我而獨得兮宜
與天而並長嗚呼哀哉

宋忠獻魏王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祭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神曰自涼秋以來嘉澍未洽惟宸衷之在念顧稼事以爲憂是靈祠奠茲神[illegible]卜吉蠲潔致禱[illegible]直以重休而神[illegible][illegible]祈之壇下慰[illegible]之衷曾[illegible]期於少安[illegible]以太山曾未崇朝[illegible]祠官露服以言[illegible]旱歲以作霖旱蘇民瘵兆豐年而爲瑞協助聖猷爰被詔於發中俾清[illegible]而報既用陳芬薦祇[illegible]薦諒精意之攸歆[illegible]嘉應之斯在尚饗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維慶曆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聖母之靈某聞之于詩曰旱既太甚靡神不宗則是古人閔雨之際不愛牲幣凡神能福于民而爲民之所奉者皆得索而祭焉今歲夏季以來境內不雨穡人很顏以田爲憂長民者亦嘗設壇禱龍款祠求神

恪之誠不為不至近方靈應有荅而代望未敢
是用陳縈牲蘋以盡于神神其體斯民所奉之
心示神能福之之意庶數陰施惠此一方使時
澤濡於千穀大穫則民知神德不謂無靈尚饗

諸廟祭文

維慶曆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某神古有八蜡
之祭以記四方若其方年不順成則蜡祭不通
豈特使民謹於用財抑亦明神不苟受其報也
今歲境内大旱民心戰顒竹望於神而禾田卒
不穀守臣不敢循為蜡之義而廢神之祀是用
舉舊典由薄為神其歆此獨潔無使來歲復失
民望而重為愧尚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六月壬戌朔十四日乙
亥具官某謹遣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事遊闢
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惟神
享有常嶽視帝而祀故距河而北凡民有水旱
札瘥之災則歸心于神謂神主于我必轉災而
福之某幸為州于廟祠之下每旦聞日則思有
以濟于民報于君以不愧于神雖然不敢獨私
一郡而邀神之福將惟國家視天下以河朔為
根本去歲雨水為大沴民太半以飢死天子宵
興旰食哀而恤之賴[illegible]事既登麥秋有成稍蘇
之民粗有生意而涉夏不雨旱氣日甚民心嗷
嗷以穀為憂天子聞之不得不重貽北顧之憂
某是敢以北民所歸之心且適天子仁聖慈愛
之德弗私所治而是虔于神神其振激威靈指
呵雷電霈乎嘉澤潤我民疇使兩河間普洽西
成之望則神上以寬九重之焦勞下以副萬民
之歸獨饗廟食與昊天齊其稱謂宜哉尚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三月戊子朔五日壬辰
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
聖帝某聞天之為道也惟民善惡而禍福之然
推其仁於福則所任者多於禍則有所不忍焉
神之為靈也能謹其所以禍福而協天之仁者
也比歲以來河朔之民罹大饑饉幸而全者無
幾某為治祠下行一春矣夙夜祇慄不敢慢其
政以干神禍每春夏之交水旱萌沴鑴人駭憂
必請救于神而神應之夫豈守臣一真禱而能
感于神哉誠蚩蚩之民無大罪惡天與神哀其
窮不忍終其禍而致然也今歲方春而群陰用
事霾風晝昏陽氣迫而未宣雨意兆而復收農

力于田惟歲是虞豈天與神仁于任福而不忍禍之之意邪神其賑此癘妖奪示威德霈然施澤俾遂有年則民知神休孰不思報尚饗

北嶽祈雪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大河之北北嶽不崖神知之矣今又入冬以來雪不時降果孰之然耶則否泰宜有以相返故之致邪則蚩蚩之民何罪此人之所以疑天與神不預人事者正謂是也惟神作鎮于此助天成化宜發天之德示神之靈畀霈時澤慰民望而銷沴萌以釋人之所疑誠大惠也不然北道之民余其生者無幾矣天晝夜而不息胡為哉神之祀孰供乎尚饗

北嶽謝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冬候將終時雪不降重困之民比屋愁歎守臣懇致之缺祭民無罪柳遣屬吏走祠下合衆心之所發上訴于神神則矜憐之翌日降雪闔境之內無不充洽愁歎之民以抃以舞夫神之化其冥然民固有疑之者及其應之昭也則靡然歸之無疑矣況此影響之速乎宜其望而祀領而食有國尊奉與天無窮謹擇良日具牲醪以勝報惟神始憐之終成之尚饗

北嶽謝雨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三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某竊載籍見堯湯水旱之事識者多歸之天數以為雩禜之禮蓋有國家者徇民志而安下情其實不可求也吾責一守令备暴一邦安決嶽而能上動天意應時注雨於二者之說不能無惑焉今則判然無惑矣某自承乏來守河朔歲從比年雨不時降為民之守察民之窮而無所訴也則必走儀屬乞靈于嶽祠之下或三日至五日神應響答甘澤大洽故北道歡殫而定獨小康神貺多矣今歲自正月至三月不雨民復囂駭顧蚩蚩者無告獨神之有以訴也於是載加精禱幸紓民患既而雲容聚散連日晝陰至七日雷電始發一雨告足則知至誠者必能感神而神必能為民之福也又何惑焉謹擇日具牢酒以為報惟神蔭佑終賜有年尚饗

北嶽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

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四方之民水旱凶盜猶皆繫守政之善否某常信是說至定而後知不獨繫于政乃有嶽鎮之神陰主一方能驅斥災沴而降民之福某非才守定行於歲矣政之不善宜有以動天變而及斯民何乃北道比歲大災而定獨小康得非守政雖不善而神能佑民而福之乎昭昭矣今歲農疇大穰比户嬉樂而時雪過期未有嘉應此守臣所以思政而自懼神所以愛民而施福之時也神其宣揚威靈振激和氣使盈尺之瑞早慰民望則民心歸嚮不在他祠尚饗

北嶽謝雪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十二月戊寅朔二十六日癸卯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時雪稍愆未充歲望咎政之失惟民是虞承禱于神尚期鑒祐果蒙靈荅若響應聲雖農畝尚冀霑濡而民心大已開釋謹遣大理寺丞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夏侯躬致菲薄以修報禮惟神念此一方素垂陰護更施惠澤以永神休尚饗

北嶽再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

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入冬以來時雪未洽累遣掾屬乞靈于神亦既踰旬尚稽報貺豈守臣愛民之心未至而事神之意弗虔乎夙夜究思罔克自處今請通判軍州事蔡某躬致前懇禱于祠下惟神察誠之懇慰民之望早垂嘉應以兆豐年尚饗

太原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閏七月戊辰朔某日具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之奠致禱于某神某聞天道之主于仁不則人何以保其主神之道亦主于仁不則人何以通其誠嗚呼天與神之道皆主于仁矣何一方霜旱之後既佇其田大茂望及有年而反枯槁之蟊螣之使民終日哀祈呼吁冀一施其仁寂然莫應邪某治并始數月雖然為政一日不合于民宜為天氣之病顧民是何罪哉是用齋戒省咎將民意以有告于神惟神助天化育功在祀典哀民之誠迫切如是亟驅風雲霈然下雨掃滌厲氣銷弭虫孳則千里之內神之施其仁而瘁死之苗起為豐穎咨嗟之聲轉為懽謠民歸神之心又何如哉尚饗

諸廟謝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神近以秋稼有成早蝗萌孽吏民駭議惟神是師守臣齋誠亟禱祠下朝奠未縮暮澍已洽靈應之速實猶影響今境之内鼓舞歡呼知神之仁益用欽向謹擇良日具豢薦以修報禮惟神實佑茲土功德至大亦既拯民之將殍則當捍歲之大穫守臣何爲惟是忠信尚饗

蒙山祈雪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一日丙辰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蒙山之神某聞前代良守長以其部旱暵之爲

沴也必求境内有聞之神祈禱之而與神約過期不雨則舉祠燔之雨則葺之某謂不必然今環尋之境數千里之廣歲將窮而未雪守臣同民之憂徧禱群祠逾月弗應聞蒙山晉望也古有祠併瞰靈淵自唐以來崇禾祈報民實蒙福今蕪圮垂盡而故址巋然夫祠雖不存山川之神豈嘗亡邪謹遣某官即袤祠具肴酒以告夫將己意以達于神神祠之壞而必完之者守臣之職也答之與否不敢慢神而廢職然神能奮起潛德亟霈惠澤以警一方久不信之民則宜遠邇歸嚮易怠爲恭神之威尊與山巍峩不然

且懼祠雖完而復廢也神聽之乎尚饗

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正月丙寅朔二十七日壬辰具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奠有禱于某神去歲歷秋冬逮今雨雪不時降細民駭嗟以田爲憂者實半天下天子惕然引咎齋戒祈禱無所不至而卒未大應今復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雖星分所次流災有常而天子慈仁愛民夙夜焦勞守土之臣皆奉命修職不敢有苛刻之政上病天氣天忍極肆其酷宜然而不顧哉天道高遠區區草芥之誠固不

足以達賴吾境有靈德之神開發天意轉禍貽福灑甘澤以沃枯讖鼓和氣而驅癘妖使農及耕耘民安里閈上紓天子旰食之憂下俾守土之臣省過勤政自新不怠則天施未暢繫神而啓迴之宜民不怨天而信下神神之功茂矣尚饗

祭告四代祖鼓城府君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某月某朔某日四代孫具官某謹遣男忠彥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高祖鼓城府君高祖母夫人張氏之靈竊閱家集見真定主簿張度所撰府君墓銘知天福二

年中與夫人同葬於趙州贊皇縣東大平鄉之北馬村當五代之亂天下兵革子孫於歲時展祀蓋不能及逮今百有餘載遂失訪辨琦自敘官以來志求所在而患不得鄉邑老舊之人以詢究之今會贊皇人前普州司理鄭嗣宗行服北歸見過私第問所謂北馬村者乃云所居之地也遂以誠託之未幾嗣宗復至且言是村有韓評事墓在焉請使家人親驗某稱念年祀既遠若不一視銘誌則恐後之子孫與鄉邑遠近之人尚有疑者故遣男忠彥擇日以告暫開墳隧拂拭誌石使衆目視之釋然必信然後增益封樹以時致享子孫承之崇奉無窮惟靈監此至誠歆此薄薦毋以輕有犯瀆而賜大咎孝孫之幸也尚饗

祭告四代祖塋土地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遣男忠彥以清酌之奠昭告于贊皇縣太平鄉北馬村土地之神高祖鼓城府君之亡實葬茲土子孫遭五代之亂罔克崇葺各走官路久失訪尋今按文驗之乃得其所然年祀緬邈人不無疑固當開隧視銘以取衆信惟神聰直之稟福善而誅惡者也夫有人孝於其親不以百年之遠乃思封樹洒掃以勤時享神宜祐而助之使如索志不當以輕犯土地而降咎殃則神可謂聰直之全禍福不私者矣尚饗

祭告五代祖庶子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二月某朔某日五代孫具官某謹遣男忠彥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五代祖庶子之靈惟靈歷唐顯官興起韓氏終葬博陵家譜具存某自從官以來深惟祖先塋域之重雖勤推訪未能辨識數年前始得四代祖鼓城府君之塋於趙州之贊皇至于開隧審銘衆始大信既已崇葺則益念庶子博陵所葬之地不當無迹會故吏國子博士劉觀通判永靜之任來別遂託尋究未幾得覩書以從姪弁所得二處士埋銘墨本來示閱所敘三代則皆庶子之弟也且言處士墳旁巋然而高草樹蒙翳者疑是庶子之塋也大用感慰故使忠彥不遠千里躬修菲薄之薦而請一視誌文不獨取信於衆人亦俾裔孫歲歲展祀無有疑惑惟靈監此誠懇勿以一時干動神宅而賜大戾尚饗

祭告五代叔祖二處士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某月某朔某日五代孫具官某謹遣男忠彥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五代叔祖處士五代叔祖母夫人之靈某官門家謀知五代祖而上實葬博野年祀殊邈雖勤于推訪大懼不知所在比得從姪弁錄二誌銘來告且言向葺壞墳之所得也詳所叙三代則二處士乃某五代祖庶子之親弟也不勝驚歎慰喜之情故使忠彥擇良日具薄薦兆補頹缺再嚴封樹仍飭子孫歲享祀傳于無窮惟靈歆而監之以重福于來裔尚饗

祭告永寧軍先塋土地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聞山川土地神實主之

無名而祀降秩可也某之五代祖庶子歷唐爰宮終葬于博野縣之北原雖距今幾二百年矣比始知其所在若非一視銘誌則裔孫之祀孰不疑而人孰取信哉故遣男忠彥擇日開隧以告于神非無名而祀也惟神稟德聰直故宜助成孝心俾求之不謬某決知乎神不降秩而降福也尚饗

葬安國夫人祭告祖塋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九月乙巳朔二十三日丁卯孝孫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曾祖令公曾祖母太夫人烈祖令公祖母太夫人之靈某以新婦安國夫人崔氏之亡取仲冬之二十九日歸葬於相之安陽縣豐安村祖塋而先所得之吉地啓壤之際潔誠以告伏望英靈昭鑒陰為佑助自始興作訖於成役咸得安固永俾神居唯子唯孫傳祀無已尚饗

葬安國夫人祭告先塋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第六子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令公先妣太夫人之靈某以新婦安國夫人崔氏之亡考經謀葬得百日承凶為吉遂舉姪殿中丞公彥而下諸

喪咸歸葬于相之故里公彥則開舊壙而納焉姪孫試秘書省校書郎確而下則於大塋之東別為一域以安之啓壤之始潔誠以告伏望英靈昭鑒陰為福助宅兆獲安子孫世祀尚饗

安陽集卷第四十二

安陽集卷第四十三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陽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祭文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合人尹君師魯之靈嗚乎師魯惟君之生天與英奇知鑑之明無隱不窺如林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昧之決審乎蓍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擾于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往君隨晝夜盡忠雖忍飢星霜矢石勞苦艱嶮九四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勤進脩渭師據敵之後破壞創殘君能盡力補綴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邊務實壯于妄爲不合小人乃啓禍基以廢晉灘奔命何疲輸忠抗論同者乘危君前在渭嘗防秋時以公解繒賞其偏俾俾償宿負免于典刑月取其俸送官勿虧且責効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斥流離衆謂之冤君尺如飴自隨從均帝方念茲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賢來託孤遺謂無怛化言色怡怡忽整衣冠盥滌莊祇恐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勤與屯奇不肖胡佑坐來福禧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福生爲人嗤在君所得何必期願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塤篪葬不執紼奠不操卮使我大恨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敢矣嗚呼予期尚饗

祭文正范公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宋以堯舜佐吾君兮餘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賛樞宰執去不用欲操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構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哀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尚疏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吞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誓翦兇渠戮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駑十駕未逮敢擬齊驅入朝不辨遽速公吁自顧無有媿怍汗珠零公

是訖終復述遊然以來附一節同趣與公並命
參測萬樞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
如初拒之為慮果□是乎道卒與于時戾謂公
迭而僕愚相緣補以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
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
信問時至愛顧益深又朋莫二蠅頭細書以特
為寄珠貝累富氣箴丙備自云矍鑠以將厚意
謂公康寧日保純粹如心以疾聞求醫往視□□
遣使候公鑒殘會公得頹有與赴治心煩公荅
親筆數字意公小瘥知以為慰方具書藥詣公
所慰得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俱廢

氣填胸膺食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
而一致有生即有死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
國家待賢而後久天胡不仁而不慭遺嗚呼哀
哉公之所存稷夔踏良高文奇謀大忠偉節充
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
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議巨僂萬載不可磨
滅此為天而為壽考□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
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是真然而思然然而悲
此生未殞曾無已時□乎知乎不知

祭僕射王公□文

維嘉祐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己巳朔某日具官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僕射王公之
靈嗚呼僕與公交世孰為匹在天聖中考士之
實上初臨軒親按程律公當其選天下第一僕
叨次公若甲之乙為合之易公純我質愛則昆
弟同則膠漆從亡西東雖遠猶密及佐大計局
相並隣議必聯席食常對曷出入省戶輝光揖
紳公踐掖垣文追古淳夫河鄙材復序後陳更
直書命參明帝絲公入禁林朝稱得人僕草公
制榮無與倫夏人擾邊沮我威武僕承人乏奮
命西陲久之未效命公來撫公之所臨如旱而
雨繁公之略遂振王怒僕時帥秦公留燕語儲

有二天公惠之著疆事之寧僕忝樞輔公為太
宸屈事泉布進居公前鑠日無措僕斥于外公
方處中排擯群讒陰存大功僕走二塞身當要
衝一紀之間莫覩音容天與其幸還趨九重付
以舊物本兵之崇公弼宰政望尊德隆而不太
拜反及愚庸僕實無堪懼顛厥位圖講大事賴
公以濟其道之同言無少異白髮相親在古無
二公歷二府積憂成瘁始疾之微在告而治日
須公出以奉醇粹如何浹旬遽然永逝嗟乎人
生有是不意嗚呼哀哉公之德業海內胥傳清
芬雅範則流為世法忠謀大節則詳於史編浩

乎若江漢之紀地燦然如日月之麗天此特衍
生平之好故舉其槩而不言唯將哀誠一奠几
筵公固知我終身愴然尚饗

祭正獻杜公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某日具官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徒侍中杜公
之靈嗚呼自公勇退于今十年天下日思思公
至賢故每聞公之疾也衆猶己之病今聞公之
亡也則相與駭而歎曰元老之喪天下將安而
法焉況辱公之知世無比擬雖顛石殞以贖公
而莫得兮其哀深痛切非文字之可傳然而因

奠寫誠烏可無說含悲失次舉公大節在祥符
初文則公傑蔚取甲科美譽四徹自時為吏天
性精勤剸煩判滯明敏無倫不施鞭扑吏畏如
神凡守郡邑政胥曰循凡主財利法皆近仁中
司執憲紀律肅紳曰雍曰弁乃國方面命公鎮
臨天子安燕上曰公勞來丞鐵甸數下丞清樞
廷是踐公既大任為國圖亨力進忠良正人彙
征時羌之叛與狄連衡公謀廟堂二垂寖兵僥
倖路塞斜封不行有職斷然坐觀太平讒邪信
指卒壞于成作相百日彼徒益擇遙公于兗公
道愈明公則告老上允其誠於昔厥居處于宋

京噫公之貴不與衆類不買田宅不畜声妓蔬
食菜羹紅袍布被奉己惟約周人則義人難其
帝公行獨易至清之名今昔無二噫公之退與
衆復異某博不親林泉不嗜枕籍百家況酣六
藝詩筆日新放懷怡志書法日工或草或隸優
游自娛以卒吾歲嗚呼哀哉公官一品位誠不
卑公壽八十年非不耆在公享之良厚何人心
之甚悲蓋以公還事而來精明不衰憂國之慮
過於有政播善之勤同乎已為向使朝廷重惜
公去後公丞疑以十餘歲之康寧翼億萬世之
不丕則治胡為而不唐虞公胡為而不皐夔意

蒙敬之終戾兮不繫公而繫時徒憑使人爵公
一卮公乎公乎已而已而尚饗

祭狄相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
酉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相狄
公之靈惟靈忠孝沉厚出於天資威名方略聳
於塞外入登樞府蓋旌勳勞出殿輔藩聊遂優
恩何五福所鍾而不與其壽一人所悼者未盡
其才某向處邇垂公實裨佑自聞傾喪引枉哀
悽茲承已擇以辰權厝淨宇敢憑薄酹少致哀
誠魂兮有知諒歆監尚饗

祭贄隅先生文

維嘉祐三年歲次戊戌十月戊戌朔十日丁未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贄隅先生黃君之靈先生以學行爲以道自貴身居草萊名暴天下公卿大夫知先生之賢薦先生之號老得一命遽然而亡嗚呼豈天之於人既使其學與道之不窮也則其身也固不可得其不窮耶不然何也棲沮屈之如是乎某忝大任竊重辞不能極力推挽使先生之學之道少伸于時而身爲不窮反咨嗟疑天不自引咎誠罪人也今先生之子能奉遺書謹遵法介然以不墜先業爲意護喪南歸得舟東下因致薄酹一通哀愧之誠先生宜來歆是精案尚饗

祭范寬之刑部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五月丁未朔十五日辛酉具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范郎刑部之靈君之於余兄之子婿而余姪女不幸早世親知之深義無少替垂三十年蒐髮交至君提國憲向領全吳察廉之失釁經赦書復久去官攻者終誣降黜得守遂觀濠魚中外交章辨君非辜牽復甚邇君胡遽殂嗚呼哀哉君始得疾殆於累月度不能起尚親跡批請兄援毫寓書以訣惟草二名親筆余別余一閱之夙夜悲惻其間一事余竊爲疑云分毫恩未嘗及之余之知君惟道是期所謂恩者有公有私私則紀好死焉莫移公敢市寵非余之爲嗚呼哀哉君之平生志氣豪邁臨終之言何近狹隘得非有激其意安在俾余恤孤余安敢忘千里致哀惟憑薄酹英特之魂宜乎不昧尚饗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遣門人陳舜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國太夫人之靈惟靈早嬪君子克謹婦道闈內之訓莫匪忠孝有子逢辰相吾大君膺公盛德世無與倫勤我奉親累我賢相晨夕旨甘得謂樂養草封七國褕翟魚軒康寧壽考五福之全杜若承歡以濯以喜請治于洛歸來鄉里慰我高堂鼓鍾笙簧大期之及怡然而亡琦於相君義則兄弟何以致哀是惟薄祭尚饗

祭崔公孺殿丞文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九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殿丞崔君十哥之靈惟君之稟天與和粹大韶之後處者愍味大圭之全甚爾君端君父正臣始終道義

君兄節士褱特其志君之漸摩固無不備惟文之高乃不中第恨才之敏見於為吏其勢奔騰譬若良驥千里之遙旦發而至亦何平塗遽爾顛躓悵余之室君則其弟余契之篤實均同氣君如京師必館而憩歡然相接惟恐分袂今夏之首君來審官待次得告弄歸闕田初聞小疾勿藥當瘥遂不幾問日期驚旋使忽至止君兄惠牋具述君病且憂纏綿余驚呼醫俾馳詣前醫馳未達訃來何遽嗚呼哀哉君之德美稔于衆俾復祿餘慶宜蠲而延何未強仕倏兹溘然

命也孰訴噫嘻蒼天嗚呼哀哉君婦之亡僅踰三年又感君戚心如灼燬從憂淖酹致此奉奠哀誠千百未能一宣君其知乎歆余意焉尚饗

安陽集卷第四十三

安陽集卷第四十四

宋 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祭文

祭資政吳長文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十月庚子朔某日具位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資政吳公侍郎之靈惟公之生得道之粹惟公之出為世之瑞早在妙齡已彰奇器六經深醇諸子同異下逮百家史氏所志經公一覽則能誦記學優而仕進道益勤遂塞詔舉大名是振仁而知

公擢公諫臣聲激忠義漸摩聖神致我后德大猷日新領漕東南使煩以試蠶部一清何止經計更殿鉅藩所至稱治風績藹然實冠循吏西掖代言北門典制號令文章一時溫麗翼翼京邑則于四方帝曰疇尹惟公是當大姦兼并過於寇攘公暴其罪投之遠荒姦盜四走壞其囊橐高視前輩為宋趙張上曰公賢替我幾命協心憂國大本以定餓就親喪毀幾滅性茹蔬泣血卒羸而病服除還位丞參大政真儒秉鈞內外交慶任直為輔志身匪躬辨白君道可排大姦義貫白日名高太山退處于外孤風孰攀

往治青舍趨雍部退歷志音道其惟素且曰吾疾痛醫所誤今雖調適未甚如故余病亦久勉而作書馳走一介候公起居回得公答慰我勤渠親翰累幅筆精有餘余喜料公其瘳必除命世之佐下靈所扶嗚呼哀哉書來未旬余從鄉郡復促召車因令入覲道聞公訃心膽摧裂天乎仁乎杳默奚訊善人云亡乃邦之蠹公如可贖余義當徇雖百其殞夫亦何吝嗚呼哀哉歷代已往如公幾人萬世在後公名永存孰壽孰夭此妄是論惟是餘慶宜昌子孫何以致哀奠公一樽公來歆乎公靈者魂嗚乎哀哉尚饗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八月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安退先生劉君之靈嗚呼先生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士大不到者甚多憤然不少屈於世兮遂棄窮廬惟酣杯而放歌晩而絕穀棄置家事發馭怡於人和澹然如此而天猶不祐兮亦奔隨於逝波余方罷西帥還故鄉借號塗而亟過瞻先生之墳土未乾兮不能一奠於山阿徒遣使持此薄薦以將其意也嗚呼先生其知余之悲也、奈何奈何尚饗

祭崔公瑞比部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illegible]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及冠作狎君門君時妙年聰性已尊不事彫琢歸乎經渾俾覽經史留于藝文趾在蔭籍思同後群射策不偶遂遺世紛西竺大法南宗秘源旁達莊老虛無之言況酣貫穿洞其本根顧視軒冕泛如浮雲勉而爲吏非志所存租以庇族仁風是施鄰閭常詣我情均弟兄酒會歡娛詩豪放奔時適道與開聾破昏益我多矣如潘附嵩余視君爲翔諸古人如何奄忽遷罹大也善良至此天也寧論泣驅使指奠醉一樽君乎來歆惟靈者魂尚饗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八月癸丑朔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張世昌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致政學士趙君子淵之靈嗚呼僕與君交心照莫二論契之深同門之壻生明道初禁林並試聯陟道山日親高誼直則同舍分則同氣譬若驥騄方駕平地欲騁千里自嵩齊至如何幾速半塗而異君知命者未始較計嗟君之才奮不大施歷縣落府所在循吏晩

宋西臺處謝君事惟洛之鄉有完者第兮則傷
逝遂我高志不廣安休乃夫順衛使人遠來諭
我疾勢駸而馳殷勤往道勤意繼繾及門而君已
逝嗚呼哀哉年踰七十壽足為貴謫子宗達宦
昌而熾進揚令名退絕纖累君之始終可謂無
媿而余悲者義切親懿昏姻不絕翰墨徒秘緒
不親執負不躬致臨風長號涕泗交隆誰愬
介具此薄祭冥冥有知為我來曁尚饗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
三班奉職隨行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
逢辰以身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
既成年未及老深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
神當畀以福俾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慭遺遽爾
摧傾此真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為之失聲嗚呼
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贍閎肆
曠無疑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
五代愈極頹敝唯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
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
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熾公之諫諍務傾大忠
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顔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
斯闢姦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
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鳥則從善得盡納治遺
以隆及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愓乎處躬
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參殿
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
晚當內制九厥代言典謨之懿九厥出令風雷
其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幄獻為台衡弼貳
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
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
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為高惟
戒顚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
上惜其去公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
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殊趣向何異
曁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責
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謗忌青蠅好點
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
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詶答
奈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
且悲哀誠孰訴肝膽幾墮公之逝矣世鮮余知
不如從公焉用生爲遐修薄薦奠公一卮魂兮
有靈其來監兹尚饗

安陽集卷第四十四

安陽集卷第四十五

宋 忠獻 魏王 韓琦 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挽辭

章獻明肅皇太后挽詞二首

一紀裨鴻化千齡從列僊至仁高協帝厚德遠參乾驗寡親嘗藥恩深欲報天為殫臣庶淚朝雨助潸然

璿篇方修祀金波忽墜空悲歌傳薤露秘殿閟椒風霧重昏軒曜雲悽泣舜瞳仙輿邀何在天外藥珠宮

章懿皇太后挽詞二首

外族傳仙系中闈著德容瑞符衣覆玉懿範史編形天闕雲埋仗秋高露泣松哀心望歸駕滄海晦三峯

憂日推祥舊儀坤講禮新帝親無及養天意此何仁宮寢延高月禕褕寓洛塵欲知仁主孝淚血送龍輴

章惠皇太后挽詞二首

椒掖遺芳在龜臺別信空舊恩緣服重新廟見慈同殘月無多夜餘花一向風微音從此斷忍看洛川東

柔順符坤德興居監女箴笥衣猶有練殿璧帶無金外族疏恩薄中宮結愛深宮娥齊飲淚誰副親延心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道久民尤化幾先慮極深勤邦循禹度傳聖得堯心生德齊天地仁聲振古今三山神藥在滄海信空沉

薄葬定隣遺民安即舊廛大非容六馬深不錮三泉忽逐宮車出魂隨玉輅旋西都無限竹淚色似湘川

聖治古無事仙遊遽不還心休黃屋外鄉遠白雲間笳鼓悽寒月旌旗春暮關孤臣期得殉黃鳥願重酬

英宗皇帝挽詞三首

遽奕飛乾運應開出震符子方扶鳳尾天已下龍胡遺恐思堯治謳歌荅舜圖只留勤儉德千古亘三無

此日天無色輴車下禁宸悲風隨去仗哀淚裛行塵一閉皇堂夜長開御寢春守陵來有幾齒索廢寧人

鑾駕雖停洛飆輿已遡天空藏軒劍舃不陪霸八川挽指秋聲外旌旐夕照前老臣非貸死何

路答知憐
司徒侍中杜公挽詞三首
早退輕高位孤風振昔賢上恩終不已民望日
依然榮寵三增秩優游十換年請看良吏傳德
孰似公全
直道當年梗清名萬世師身朝心存國跡退德
高時聳絕新詩雅飛騰老筆奇歸休何所樂持
此造吾天
哲人何永逝天理此難忱子謹新遺札家無舊
賜金可傳清白業未足太平心計至悲尤動忘
年顧遇深
僕射七公挽詞三首
早冠廉良選尋專翰墨盟上知唯直道人愛是
純誠樞極權無挽台衡論必平嗚呼今已矣天
不為蒼生
公昔魁多士予時託後塵交因荷心照義實還
天倫進始欣連踐官終愧積薪牙絃茲遂絕不
見賞音人
相府陪高議於時適共榮關懷叙疇昔協力異
登乎幾日違言笑何期隔死生寢門長慟後追
憶不勝情
張汝士寺丞挽詞二首
昔與君游者芝蘭久更芳高懷澄水月和氣藹
春陽陳迹川流遠嘉名歲景長平生歐尹友嘗
嘆善人亡
滿環庠時業丁年未一仲方從中洛掾俄掩此
邱塵有子賢爲望登科感孟鄰新阡伊闕下長
得寒門春蟄鎖
江西提點刑獄閤顒郎中挽詞一首
昔忝中山帥君時佐郡僚協心圖治俗同誇善
爲儀方卜門容駟俄驚坐賦鵩新阡思一慟西
蜀奈迢遙
致政王子融侍郎挽詞三首
昔求深事年猶未緩心軒裳輕俗累水月瑩
襟懷樂任荒三徑閑時戲一禽陶然踰五閏已
矣世同欽
伯氏勳名永縣公左右然賢碑求帝篆行錄廣
時傳餘範光門法遺文粲史編欲知天報厚五
福賜吾全
昔貳淄川政嘗依太守賢于門欽世德阮巷忝
親聯僕始懸當軸公方遂引年音容俄永隔拭
泣望新阡
太尉侍中宋公挽詞三首
科第冠髦彥文章壓縉紳大權更將相優寵極

人臣還事至一品享年踰七旬請看今與昔誰
可望公隣
仁皇求治始公出冠儒英仕路知卿相時名獨
第兄兩朝推重德當世服純誠身後傳家者群
書但滿籯
注想尊元老云亡歎哲人恤章隆上袞哀晚出
中宸史入經綸迹文藏造化神笳簫陽翟路行
者亦霑巾

蘇洵員外挽詞二首

對未延宣室文嘗薦子虛書方就綿蕝英已致
生芻故國悲雲棧英游負石渠名儒升用晚厚

愧不先予
族本西州望來爲上國光文章追典誥議論極
皇王美德驚埋玉瓌材痛壞梁時名誰可嗣父
子盡賢良

太尉吕公挽詞二首

章平傳慶裔方召起隆名塞上天聲遠帷中廟
筭精梁期調玉鉉時忽喪金城朝野悲何甚邦
家重老成
要劇更中外幾微照古今嘉謀增國重和氣入
人深龍已須雲起星俄向墨沉得名非得壽天
報此難忱

安陽集卷第四十五

安陽集卷第四十六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後學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墓誌

錄附鼓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國家集見真定主簿張彥所撰四代祖鼓城
府君墓銘知曾祖令公於晉天福中葬府君於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然值五代之亂
不幸夭歿相繼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虞子
孫避地寄於他縣時遭荒擾爲葬蓋不能及[illegible]
[illegible]稱仕[illegible]祖考[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知其州縣鄉里
姓名雖事今百有餘年苟得土人之耆舊可信
者使周訪之則萬一可識茲志未遂不敢辭心
慶曆三年冬偶故吏鄉嗣宗者自東川罷行
過趙過鄉請見問其所居則曰贊皇之邑外也
問北馬則曰所居之隣村也遂以府君墳墓託
之嗣宗去不數月馳來告曰北馬有古塚寫誌
里人至今呼爲韓評事墓乃遣男忠彥與指使
殿直李延發開往視之且使祭而告曰若非開
隧視銘則無以取衆之信祭已擇日開隧先是
縣于邑丞日令尉仲至與夫近村之老幼婦女

瑑而觀者數千人緣及墓則張度所為誌石不在焉門頹朽缺门外窺之壙中一皆安然無所動壁之丹臒尚若新塗繪者忠彥即治誌石示於衆皆驚乎嗟異今尉閱其文亦相與欣歎為忠彥賀亟具墨蠟傳其本置石於故處而實其隧中墳旁地縣以垣牆樹以松栢俾嗣宗之揚彰昴者主守之噫祖先之葬百餘年矣數世已忘其所在一旦求而得之復內外完固無少犯者實吾先積慶之感而與世稀闊之事也石本比家集舊文有少刪略處蓋曾祖令公削其煩也舊文闕六代七代祖之諱今皆得之謹錄而載於家集府君誌文之後俾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勤賢者必能過吾勤而不肖者亦當師吾勤而自勉也

錄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琦之五代祖庶子而上世葬于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原庶子生祠部與鼓城府君鼓城生永濟府君永濟始自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後之子孫奔走薄宦故於蠡吾之塋省視不能及天聖中三兄司封任群牧判官有鄉貢進士韓可者自博野赴舉來京師與司封兄相過從且叙宗派處皆

八年琦知定州而司之子并亦來請見稱從姪獨其祖系相承之次第不能悉也而可之父子復未嘗一語及先塋之所在嘉祐三年琦既得鼓城之墳於北馬再嚴封樹且念庶子之塋雖年祀已遠訪之勤亦當得之會故吏國子博士劉觀通判永寧遂以茲託已而得觀書言并嘗補葺舊塋得二誌文一諱文操并以墳圖來示詳二誌所載三代則皆庶子之親弟也八年春遣男忠彥走蠡吾以詳辨之一墳處諸塋之西北最大而高忠彥意若神感謂衆人曰此當是吾庶子之塋也於是祭而開壙及睹得其誌石視之果然衆大嗟異而庶子塋昔為暴水所侵內甚沮洳遂遷祖諸塋皆久失治完遂一新崇葺事具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噫琦以區區奉親之志而獲天之報也數矣其所以荅天之意者惟奉事先世益加其勤至於瞑目而後已耳吾子孫葺視吾奉親之志如此而獲天之報如此可無動心而思繼者哉今錄庶子與其二弟誌文附于家集以永其傳云鼓城誌文曾祖登州錄事參軍當云諱沛而書以高祖沂州司戶府君之名者當時填諱之誤也謹序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
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又賓琦之
五代祖也初應舉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
州太傅王鎔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
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鎔卒其子太尉[illegible]
之五季崇禮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
書記時晉兵攻鎮[illegible]信宗奉劍南景崇率定州王
[illegible]侍合勢攻其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
[illegible]其卒其子太師鎔卻祠父位府事一委于
庶子學承[illegible]其室朝廷嘉之故召命
授及深冀等州三年八月十四日終于鎮府之寢

趙冀深等七年有四子曾祖諱膾沂州司
戶參軍祖諱瑞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
仕自隱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
博野今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
日生從附葬于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象之長
女婦道母訓為世儀法終于天復二年七月十
九日年八十有四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于庶
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
次敏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
不讀曾將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或以詩
贈祠部顧衡已學祠部即席拼之曰崇陵臺上

神仙客學辨凝龍教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
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馬大屈
服事具北京瑣言次諱昌辭眞定府鼓城令琦
之高祖也爲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
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
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于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
永濟與夫人史氏暨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
構諱與夫人李氏于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
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宦奔走四方故
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吾之塋則力

莫能及年世殊邈幾于不能辨識嘉祐三年琦
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彥走
蠡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
北距唐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溢及于
庶子之塋日念神宅久安不敢改卜乃於嘉祐
八年七月一日遣彥告而啓壙自下以甓實
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寒
隧廣封以爲萬世之固建遠祖諸塋率加治葺
剪其荊棘而易以嘉木緣其垣墉而表以高閎
既襄其事迺遂直書塋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
且復誡于子孫曰夫譜家諜而心不忘于先塋

君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絶爲重琦自志于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採未始少懈時編歲緝寖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諜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大世之絶也何異乎子孫其志之子孫其志之時嘉祐八年七月十三日記

叙先考令公遺事與尹龍圖書

琦去今歲始於相州安陽之新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得地吉以明年一月奉考妣以降諸喪歸葬爲孝子之心必求世之高才大筆以志不朽惟先君官氏次叙暨從政之迹則有司封兄先著行狀及國史所記不敢復述今載考家諜詢諸耆舊得先君之遺事繼而書之以備論譔先君之先深州博野人也自李唐以來世以官學知名曾祖昌辭皇任真定府鼓城令祖構皇任廣晉府永濟令父國華皇任太子中允贈工部尚書去年秋琦忝貳樞筦繼以郊恩得追寵三代永濟府君贈太子太保夫人史氏贈北海郡太夫人尚書贈太子太傅夫人李氏贈趙郡太夫人即晉相李公崧之嫡女也先君贈太師夫人羅氏贈仁壽郡太夫人即故大諫延言之女鄴王之孫也始太師高祖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又實當有文行值唐僖宗朝王室多故遂優游鄉里晦道自養時鎭帥王紹鼎知其名厚加禮辟起參幕之任建子景崇襲鎭以巢寇亂糾擬隣道圖勤王之舉庶子盡所籌畫卒成其功生二子與諸姪俱有才名更爲中令常山王鎔賓屬故鎔府衣冠之

盛冠於一時長子定辭鎭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次即鼓城府君也祠部屬文最贍貫達古今嘗聘燕帥劉仁恭與仁恭幕吏馬彧賦詩有癡龍銀筆之句當世推其博贍鼓城早亡眞定亂太保舉族之趙郡之贊皇篤志嗜學尤工歌詩鎭帥范延光知之歷補深冀屬邑主簿丞又攝眞定府衙推後李公崧徐公台符有鄉曲游學之舊皆歷貴仕以太保未達爲愧方交薦于朝而太保病不起故徐哀而作詩以哭云何事教埋玉朋友無由繼斷金足見相得之深也而李公以弟義之女歸于太傅當周晉一

朝屬從藩府之辟長於言奏得寧李襄山之體嘗爲貝清河李文署之日作條教揭牓以諭縣民其略有枉法撓人之事斷腕不行養民血物之方疾心是念之語故子孫爲吏祖其廉受之法後從家相臺開寶末終康州牧太師即其第三子也故爲相州安陽人太師美鬚髯狀貌奇偉立朝挺特搢紳瞻仰外寬內恕雖人家未嘗見喜慍之色出入閭肆目不妄視在相幕時年未壯里人有同其出戲於衆曰今日得謁公左右顧我嘗爲爾曹具肴酒其嚴重如此生平不喜任知數與人言必盡出肺腑性至孝自幼孤見事二親有祿以養者則泫然終日痛已無及力紹先業年九十登進士甲科聲稱烜赫仕漸達諸親率均俸周急不間疎近以是家無餘財姑姊數人孀且老悉奉以歸事之甚恭爲其男女婚嫁又與之營產業使足以濟其終而後已訓諸子要令自取祿仕屢經恩得任子皆抑而不奏仁壽或以爲言太師曰兒曹有官在身便謂榮官可不勞而得廢學矣俟其藝業有所取奏之何晚故身歿之後三子皆白丁法掾兄用遺奏始得出身凡蒞官大抵以愛利爲本奉身儉約於民無毫髮之擾所去人思之罷泉南行次建州傳舍而終泉人聞之罷市命赴慟泣於佛所競爲佛事以報焉公早以方正才敏爲神宗所知亟被東擢留計省凡入任不令補外數欲大用爲忌者所抑而止至景德祥符間趣向寖與時背又任直與當權者不合遂守道平進無所屈撓以至於亡小子罪戾至重幼失所天尚不能記顏面之髣髴治行之美蓋十不得其一二又先君章疏文集先爲河陽法掾兄所掌及物故婢辛氏盡攜以歸其家後失之不復得故紀述之際實多漏略甚可痛也今遠日有期矣思老於文而相知深者無出師魯昇以不遠千里遣門人楊生奉書請銘惟賢者鑒此勤懇焉謹狀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歸厝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太寧郡太夫人付葬焉棺槨之制率用降等安神之次却而不齊示不敢瀆也夫喪葬大降地出本於情而已矣今夫人從太師於此域所以慰孝心而稱人情也夫人姓胡氏其先蜀郡成都人曾尚以來世籍富貴豪於西土父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

刎遣歸鬮主夫人於京師父之不得謫卒夫人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譴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夫人生而淑明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工凡黹脉剪縧擬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造化性慈仁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達義趣口能誦者十數經閨門之內傳授教誨人人緇善太師委以主家事夫人上奉仁壽下睦宗姻內外無間言仁壽愛而禮之相待之意猶姪娣然夫人生二子曰璩曰琦璩終秘書省著作佐郞仁壽撫之義均所生在髫稚時夫人或笞之仁壽必奔走保救怒終日

不與夫人語琦未成人仁壽已去世天聖五年春琦始與著作兄同擢進士第綵衣拜慶當時爲榮琦初任通判淄州迎夫人之官下與婦崔氏晨昏侍膳羞奉顔色孝養無違八年夏方受代而夫人宿疾作琦日討方書親湯劑躬自拚藥未嘗委人禱神訪醫卒不獲驗終于五月九日享年六十三自琦登朝暨忝貳樞府夫人凡三追封至太寧郡太夫人嗚呼顧復之恩如天地之大非言可紀也然刻琢微誌著于亡窮亦孝子之志焉臨葬哀號爲之銘曰哀哀蒼天予有罪兮當夭余身何佑余以祥兮反喪余親使余生不得盡其養兮余豈榮乎崇顯儻親壽之少延兮敢謂天之不仁惟劬勞之恩罔以報兮余恨終天而不泯

長兄德淸尉墓誌銘

太師長子諱球字伯玉少有志氣泛覽經史務究大義不爲章句之學每讀書見古人伏忠義建功立事者必撫卷感槩慕其所爲好擬孟郊作五字句詩意思淸遠人多稱詠初以蔭補太廟齋郞選授湖州德淸尉摘姦奉法如老於從政者太師聞之喜曰此兒佗日必爲能吏吾家有望焉太師未亡前數月兄以疾卒時年三十

四娶陳氏生二子暐早亡公彥今爲太常寺太祝在官以幹潔稱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兄從太師葬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西塋之庚位子暐同葬焉惟兄昬識大器宜副先公之言以興吾宗不幸初仕而夭可謂命矣銘曰人無壽夭貴乎嗣續之賢兄今有子矣夫何恨焉

二兄監簿 以下墓誌銘

太師第二子諱瑄字仲瑜性謹厚好學不雜交游以蔭授將作監主簿自太師之亡兄爲長事母仁壽郡太夫人盡孝治家有法宗族間愛而憚之仁壽久寓居京師欲從家于許兄往營其

事過許田縣淯河之石橋遇水暴漲溺亡時年
二十七太師第四子諱琓字叔寶美姿儀器度
淹雅以太師遺奏賜同學究出身選授孟州司
法參軍幼能為文章方刻意自奮欲決取科第
到官纔數月以疾卒時年二十七娶辛氏生一
女適楚州山陽縣主簿張詵太師第三子司封
之長子名景獻字晦之生而穎悟屬文甚工琦
常愛之謂必能紹立門户初用司封兄蔭補知
社齋郎琦任樞密自學士遇乾元節奏授將作
監主簿後從琦之涇州得暴疾數日而卒時年
十七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琦奉考妣歸葬

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葬師云司法兄無後
監簿兄與景獻未娶而亡宜同葬遂從其言葬
於宋瑩之庚位監簿兄之靈居南為上司法兄
次之景獻又次之銘曰有才而未試早夭而無
子此世之人共哀矧宗族之哀

二兄司封行狀

公諱璩字子温相州安陽人自唐以來家世衣
冠著名河朔曾祖璆皇任廣晉府永濟令贈太
子太保祖綰皇任太子中允贈太子太傅父
國華皇任右諫議大夫贈太師公即太師之第
三子也資性聰警幼而能文太師以其異於諸

兒尤愛之每有著撰即召令執筆口授之縣
盡得為文之體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大中
祥符六年調補饒州鄱陽尉非其好也次年還
秋賦乃求鎖廳應進士舉時郡守王公嗣宗士
之知名召公詣府使獨登郡閣出鴻鴈來賓賦
題以試之公抒思少選援筆立就詞致清麗深
得唐賢之格王大奇之即時薦送江左士人往
往書其賦於屏幛間而目公為韓鴻鴈其愛賞
如此八年春登進士乙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
河南府永寧縣政為畿邑之最府尹王嗣宗強
直少許可獨以公為能表薦之就移通判廣信

軍丁母仁壽太夫人憂去職服除通判趙州改
光祿寺丞今上即位遷秘書省秘書郎天聖元
年以親嫌移通判棣州公素以文自高雖精力
吏事而筆研不廢二年代歸即以所業數十軸
奏御執政多稱之卒以孤進不遂試與令侍讀
楊公偕同得記姓名出通判虔州虔民輕狡好
訟至有害巳子而誣人者吏稍不審辨率多枉
誤時郡守集賢潘公汝士卒官公權郡踰年大
小之獄必精心推治盡得其情境内以為不冤
初公在趙州佐武吏獨尚平恕吏民皆得被其
惠故曹公利用総閑鄉人之論心善之會群牧

判官缺薦公堪其任四年春召還充職賜緋衣
銀魚是年秋差赴太常寺試舉人較天府國庠
取士爲最精朝論多之文節張公知白素賞公
才又愛其治行書公姓名貞佩囊中數欲引用
復遺公紙數十番促令上所業公不得已再以
文奏御書聞而文節薨遂不報後曹公被貴公
坐爲其所舉出通判濠州明道元年歸闕還太
常博士知黃州以恩改屯田員外郎景祐元年
春就移梓州路提點刑獄公辭以知澤州轉都
官員外郎二年移提點京西路刑獄公事時西
京白馬大宮寺僧讀誓浮屠倚權臣[illegible]遂以大
其事於是洛中暨隣道諸郡自官吏而下皆被
褒取民里甚擾公抗疏罷之三年改提點福建
路刑獄公事未幾移廣南西路轉運使是歲安
化州蠻人叛殺宜州守王世寧朝廷遣將臣益
兵進討委公經畫公以上言安化二州依負險
阻猶宂鼠然急之則竄伏不可得緩之則伺隙
而出飛摽纍弩發必中人往跳趨叢薄中若履
平地又水土毒惡戍兵久留死者十六七願以
天兵逼其巢穴使其畏威請罪因而撫之漸募
土兵屯備要害然後罷遣戍卒宜不能復叛詔
如公策一道以安時朝廷亟加兵廣西諸郡邊

陋素不備兵資公度官用以餉其羸量民力以
貸其滯役糧道以濟而遠人不勞朝廷嘉之任
職還司封員外郎八歸尚賜金紫判三司都理
欠憑由司康定元年復出爲兩浙轉運使次潤
州以疾亡公娶李氏乃故國子博士忠恕之女
生於名族克謹婦道公未亡前已苦風痺感公
之逝踰月亦不起生四男四女長男景勘將作
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三歲而卒次方彥
試秘書省校書郎次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長
女適著作佐郎葉仲舒次女在室亡次適左侍
禁曹淵次適殿中丞范寬之公仁孝純直出於
天性介靜寡合恬於進取自父兄亡即主家事
撫育弟姪唯恐有傷濟官中竭俸資贍怡然無
間時爲文酒之會以相娛樂或作事有不如意
者亦婉辭誨勖不忍加一惡言弟姪感其義競
自樹立在官清節凛然秋毫無私至于夙夜兢
畏過自繩檢世稱廉吏者鮮能及之爲政簡而
愛人故所至稱治前後建白革弊益時之事多
見採納公官止六品於式不預史氏之載惟葬
有銘所以著行實於不朽以公之德之美而賦
命不永位未充量紀述之際諒無愧辭謹狀

五兄著作墓誌銘

大師第五子諱璩字子徽於琦同母兄也天聖
五年春擢進士高第初任安化軍節度推官丁
母太寧郡太夫人憂去官服除再調權舒州團
練判官又爲建昌軍判官慶曆元年秋吏部考
課最授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
年二月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四十一娶陳氏勳
臣之裔雅有婦德生一子正彥將作監主簿四
女並在室兄少負儁氣聰穎過人每讀書必深
絶外慮雖左右囂然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
言一覽卽能誦記尤通左氏春秋爲文敏速初
若不甚經心及成詞壯理備雖他人精思積末
及者性純易襟量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接
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波陷穽之險有時意樂
閑放與朋友相過從酬笑杯酒間或逾旬與未
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帷閉戶以墳典自娛
雖在寢食未嘗捨卷其良率如此當官治簿書
斷獄訟發決如神所至以明幹稱然志氣磊落
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強顏曲意求薦舉爲大耻
故久滯賓幕兄亦壽不越強仕不得盡其器能
嗟乎二年間司封兄與兄相繼而亡唯小子獨
承門戶之重雖叨竊寵任顧先生行無一存者
復何榮哉但諸孤滿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
從也今奉考妣歸晉故里以兄從葬於東塋之
壬位永懷友愛哀不自勝銘曰

天生儁奇　嗇有所施　才優宦薄
惟世孔悲　復奪之壽　天豈無知
慶有餘者　嗣人是宜

新婦賈氏墓誌銘

惟賈氏故韓城令符荷之女年二十爲韓公彥
之婦中無遂內有助未踰年疾物故慶曆五年
二月二十二日安陽水治豐安厝從祖舅太師
之葬也東塋丙位實其墓

誌石蓋記

琦始謀奉考妣歸葬相州不敢遠祖塋而忘故
里也得釋保聰善地理學遣姪公彥同往視焉
不旬日得地於安陽縣新安村之水治爲吉乃
作東西二塋塋各三穴西塋之壬安皇考太師
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所生太寧郡太夫人庚安
太師長子德清尉子曄從葬焉丙安太師第三
子司封夫人壽春縣君李氏長女未笄而亡從
葬焉東塋之庚安太師第二子監簿第四子孟
州司法司封之長子監簿景融從葬焉壬安太
師第五子著作丙安德清長子太常寺太祝公
彥妻賈氏以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掩壙諸

塋各有銘誌今但述安神之次叙刻于太師誌
石之蓋以永終古子樞密副使光祿大夫右諫
議大夫上柱國琦謹記

姪太常寺大祝直彥墓誌銘

三兄司封第三子曰直彥字師顏幼聰悟喜學
七歲能屬文語言動作如老成者兄以是特愛
之異於諸子十一歲而兄亡嫂李氏繼卒予撫
而教之直彥能稟訓自飭道業日修爲人和謹
通明周悉時事内奉親族外接賓友無不得其
歡心者予常謂兄清德純孝爲世表式而天不
大昇其位又奪之年則其慶之所延宜直彥得

之以興吾宗故心常泰然知門戶之可屬也直
彥始以兄蔭補太廟齋郎慶曆七年余用南郊
恩例遷將作監簿皇祐二年大饗明堂遷太常
寺太祝五年春舉進士及第簽署信陽軍判官
廳公事時予爲帥并門直彥歸待侍陽關明年
春以家事如京師得瘡疹醫誤而早下之毒氣
内畜不得發三月二十日卒於其姊婿秘書丞
張詵之家年二十五余既以吾門屬直彥又痛
其不得在家而亡悲采之積以得大疾幾于不
可治嗚呼余之所愛豈私于直彥哉蓋以世家
子類多膏粱雖訓尚驕佚不知其先之所得

之艱忘學肆侈自底不令使生者族屬不能合
死者墳塋無所託幸而有一賢子孫出則其尊
親之心其愛何如也今吾子姪輩皆恥以門籍
之蔭思自樹立台能力行力學動以不墜先業
爲意則余之所愛猶愛直彥之公也豈私乎哉
妻崔氏余妻兄大理寺丞勉之女工部侍郎立
之孫柔順正潔得其家法三子挹試秘書省校
書郎次髙紹並幼一女眞彥許至踰月而卒司
封兄諱琚嫂李氏壽春縣君以嘉祐二年十月
廿八日葬直彥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木冶
先祖令公之塋次東塋之辛穴銘曰噫嘻乎夫

士族之興也不繫乎子孫之賢何賢而多夭兮
不肖之比肩謂祖宗德薄而致兮則吾之家不
然既富爾之德而嗇其壽兮是三子者宜昌大
而克傳若然則善惡之報人猶有望于天焉

錄夫人崔氏事迹與崔殿丞請爲行狀

夫人姓崔氏其先姜姓齊穆伯食采於崔因以
命氏自穆伯二十九世而至漢東萊侯業居東
武城爲清河郡自業二十世而至後魏七兵尚
書休始號大房自休十四世而至石晉左拾遺
周度佐兗州慕容彥超幕彥超叛死節別度贈
秘書少監即夫人之曾祖也祖汝礪皇任左班

殿直贈兵部侍郎父立呈仕工部侍郎致仕直
道能政搢紳宗仰崔氏自唐以來爲衣冠甲族
與盧李鄭數家相爲婚姻它族不得預夫人曾
祖母祖母猶岦盧李二姓故世高其門風夫人
即侍郎之第五女柔靜端潔幼有成德女功之
事莫不臻極年二十一而歸于韓氏建中時所
生秦國太夫人胡氏能盡婦道秦國寢疾躬侍
湯劑夙夜不懈及其亡也號慕以奉几筵訖于
終喪無一不如禮者韓氏內外族屬多而素貧
孤遺者衆夫人天性仁賢義隆孝睦拯意存育
常若不及親爲婚娶者幾二十人雖罄竭家貲

而不顧也其於待已則躬履儉約恬然無所欲服
用粗儲不求過飾琦未參待從之前俸尚薄又
下京師太夫人雖一錢之微未嘗在首時寄縑錢
以濟諸親琦每賑給宗族暨周人之急夫人必
欣然贊助惟恐不充此天下之共知而婦人之
尤難也又治家嚴明事無細大處治聰理皆有
法度閨門之內猶官府然故琦略無私室之慮
而得專心公家者夫人之力也凡歲時祖宗之
祀夫人必先朝嚴辨饎羨精于酌爲之日禮極
其恪如是者三十餘年六親師服之父母之亡
摧毀過甚幾不能生以至闔家嚴事至於終身

曁諸姊諸弟友愛敦睦篤情禮兼至雖在顛沛
未嘗忘也夫人始封壽安縣君進安康郡君安
康樂安二郡夫人安國夫人嘉祐七年春末得
疾背脅痛臥起爲梗醫者言氣血凝滯下之當
愈故時以樂宣治之而不能去涉夏秋之交變
爲泄注日以沉劇九月三日而亡上與中宮聞
之皆遣尚宮臨弔賻贈加等夫人介謹純直待
人以至誠平生無一妄言善書札體法甚老殊
無婦人氣格好讀諸史氏書槩知歷代興亡治
亂之事時作篇章有理致然以爲非婦人之事
雖至親不得見也臨事取捨剖斷有剛毅大丈

夫所不能爲者嘗曰我遇小事則瞻前顧後若
處大事知義所在雖死不怖也平居嚴施左右
必與下房者均琦嘗姪問謂宜少有差等夫人
曰我性好平不欲使人見有輕重厚薄嫌雖久
而視家事不備待宗親益周琦嘗勸寬言之謂排
頤養之理乃慨然曰此我平生所存豈至此可
變也唯死然後不能爲也其用心如此三子長
忠彥光祿寺丞次端彥太常寺太祝次良彥秘
書省校書郎早亡五女長不育次適許州司戶
參軍王景脩次二女早夭次尚幼夫人慈愛至
厚撫待非所生者過於已出嗚呼夫人內行高

絕如此之著恐雖當世賢婦人少能偕者今取
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
塋之次壙有銘故親筆其大槩以俟實錄焉

姪殿中丞公彥墓誌銘

余長兄湖州德清尉贈光祿寺丞諱球之次子
曰公彥字師道即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燕國公諱[illegible]之曾孫右諫議大夫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諱國華之孫母
靈壽縣太君陳氏公彥幼失二親祖母魏國太
夫人羅氏鞠之如子而余三兄司封又愛而教
育之余與公彥同年生同時就學公彥始讀書

爲辭章甚敏而幹家事尤長故司封兄專以門
內之務負之公彥所委必集嘗曰我所以能辦
者無佗勤而不私爾移我此心以治吏事宜無
甚難者然用是頗廢學天聖中有詔少卿監以
上歿於五經郊恩者許錄其子孫一人公彥應
得補郊社齋郎調南儀州岑溪主簿岑溪風土
之惡在嶺南爲第一而公彥殊不以爲憂也日
與其民辨訟之枉直而平其疾苦逮滿歲全家
安然以歸再調楚州寶應縣主簿考滿補開封
縣丞康定元年秋余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奏
公彥授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事

宿梧汴渠之衝事甚劇公彥悉心營畫其今翰
林學士王公素知其才屢稱薦之慶曆三年夏
就差知汝州葉縣事轉太常寺太祝俄改知磁
州武安縣事縣跨西山盜賊之藪公彥乃籍邑
之財生戶者使各占其地遇盜發則與啇捕之
吏共捕之條其賞罰示以必行盜奔它境六年
秋改大理評事七年秋差通判懷州事次歲河
朔雨水害稼民大飢公彥與其守夙夜經慮請
郡豪出粟極力賑恤全活甚衆時朝廷轉江淮
米百萬斛由黃河下抵衛州分給災傷諸郡公
彥被旨與漕臺人董其事皆如期以濟皇祐元

年改光祿寺丞二年春就移知榮州事明堂恩
遷太理寺丞五年冬轉太子右贊善大夫郡有
鹽井四十餘所昔以歲課之重乃抑鄉民以分
主之年祀既遠水泉有盈竭戶力有興替得利
之多者或所主之戶富得利之寡者或所主之
戶貧故貧者雖歲破家不能償官課而富者有
獲其羸以肆兼并榮民苦之久公彥既至知其
敝曰吾境之民皆王民也奈何使其有幸不幸
以至此而有不變之哉乃集其衆使自疏之於
是類其井得利之多寡以相附之量其民戶等
之高下以相參之民以爲均而課入亦辦轉運

使知而俘奏之事下三司以爲當朝廷嘉奬歸闕用是升次得知和州事嘉祐元年冬改殿中丞郡有宿寇時發閭里民以爲患公彥乃舉武安制盜之法增損之以令其下訖三歲無盜歸屬朝廷以瀛處邊要北道之重通判之任非嘗爲郡者不得預其選公彥以近先域歲時洒掃之便欣然就之將赴治所而疾作食輒不能下病日益余度其難治乃泣而諭之曰萬一有不可諱汝叔在勿以兒女爲慮公彥曰是誠感然兒女之榮與否公彥莫得而知之矣色殊不動是夕卒其達性命如此四年正月四日也時年

五十二公彥介直有守性樂儉薄每公退必涉獵書史間以詩筆自娛齋室凝塵怡怡如也待過賓佐稱禮而已不爲厨傳之飾人或譏其太約公彥曰吾雖起於蔭補當吾祖考之亡諸父未達之前家甚窶吾嘗同歷艱苦今幸爾榮禄敢效世家子之所爲哉雖然尚懼吾子孫不能守法漸陷奢放以隳吾家聞者嗟服之素曉法令而用心平恕凡處獄議必情文相當而上官執其異見公彥必析理固爭雖死不可奪也少侍司封兄從官見其清白過謹志節慕之故在官以索己爲先閨門肅然雖市物一錢不得不

白取安其無擾去則歌思之公彥始娶晉氏同州韓城令昌符之女先卒再娶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封仁壽縣君皆柔順以正克成家道子四人長曰確試秘書省校書郎次曰愷並早亡次曰恬秘書省校書郎次曰咯尚幼女五人長適前常州武進尉孫扶次二女早夭次二女並幼慶曆中余葬先考妣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冶而晉氏從葬于東塋之丙位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舉公彥之喪納晉氏壙中嗚呼公彥行完才敏政譽著居門之令器中不壽中年而

亡余且老失其所託可勝其哀矣銘曰

噫公彥兮　行廉節勤　爲子克家
在官能政　明而守法　當世誰競
怡然處約　衆則奚辭　宜乎也豈
閥閱之盛　如何始衰　遽此不幸
夫子言易　善兮有慶　及繫辭焉
又貴知命　廣爲教邪　命其默定
不然何爲報之戾哉　訴于天兮孰聽

姪孫試秘書省校書郎確墓志銘

確字百堅余姪殿中丞公彥之長子母仁壽縣君張氏確性端厚沉敏幼而喜學爲文典贍有

老成風格慶曆六年夏余以乾元節恩奏[illegible]
試秘書省校書郎嘉祐元年秋應進士舉不利
乃慨然勵志爲學益苦不幸勞而生疾寖以羸
憊卒於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時年二十一妻孫
氏虞部郎中周之女柔淑有婦德感夫之亡痛
悼不已未終喪亦卒生一男曰知孫一女並早
夭嗚呼天之肆罰也其甚矣乎使夫妻盛年俱
殞而又絕其所繼此行路聞者孰不傷駭則於
吾族其哀何如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
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
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以葬確孫氏祔焉葬者

以爲壬穴云銘曰
確生吾門　是謂良嗣　如何力學
遂以勤斃　婦執夫喪　未終而逝
亦嘗生子　又不克繼　天戕善良
酷也如是　哀無窮兮　葬因以誌

姪孫愷墓誌銘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母仁壽縣
君張氏愷天性孝謹幼識禮義讀書彊記而善
爲文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
冬其父病愷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
月及父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

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時年二十[illegible]
之所稟可謂粹美矣使天倘畀以年則其
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盡
奈何乎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
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
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
用丙穴以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　夫子之嗟　哀哉愷兮
遽如是邪

姪孫四殤墓記

余第四姪大理寺丞正彥生子曰光壽時正彥

初授光祿寺丞故以名之余第五姪大理寺丞
方彥生子曰盤奴時余自揚州徙知鄆州舟次
淮上之磨盤口故以名之余之長子光祿寺丞
忠彥生子二人長曰錦孫時余知相州得任故
里有晝錦之榮故以名之次曰寄孫時余始爲
樞密使故以名之是四小孫皆姿狀美秀慧而
可愛或僅能行言或未免抱持天何降災遂俱
不育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
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
之東百步得地同壙而同瘞焉因刻石以誌
之叔祖[illegible]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上柱國魏
國公韓琦記

三姪孫女墓記

余弟二姪殷中丞公彥第二第三女皆生而令淑年甫及嫁不幸相繼而卒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彥一女曰八娘幼而不育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得地用外丙穴以同瘞之從葬師之言也刻石壙中以誌其哀云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上柱國魏國公韓琦記

安陽集卷第四十六

安陽集卷第四十七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鎣重刊

墓誌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善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案實古今開判疑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為妄人公乃著敘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

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鄧州酒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從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以經略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覆之爲賊所敗詔

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爲專從通判澩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自葛帥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隙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爲陝西

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滬議通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滬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善不啻二萬人而當賊嘗大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緩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宣徽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與作不已公遣人召滬者

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摲滬士廉下獄差官窮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竟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青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爲諫官天下傳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朝廷皆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自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illegible]

賊制使存恩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令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公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戚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遂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内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於見顏皃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大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徙傳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

可乃自請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抗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魂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舉舉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讒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復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柰何斗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班奉職沖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沬未仕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淙令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

次二人未嫁姪村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政尚
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與公
夫人之喪葬于緱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
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
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
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涯序本末為最詳
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
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知公之文武
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遺讒
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
兮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
於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
安性命而歸正惟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
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
之蒙慶

故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志寧字宗儒其先渤海蓨人唐末亂遠祖
避地澤潞而遷洛遂為河南洛陽人曾祖達祖
潛值五代多故皆以儒術自富不求聞達父素
能世其學而喜黃老言高放不仕以公貴累贈
尚書刑部侍郎公幼沉敏博學強記未冠已能
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嘗得疾至篤忽夢神人以
兵略授之寤而疾頓愈因取諸家兵法讀之了
如夙習盡得微奧於是益覽子史及陰陽讖緯
之書究古今治亂成敗之迹慨然以功名自任
咸平中舉明經授邛州安仁尉丁刑部憂服除
再調鄆縣主簿時真宗詔復唐六科以待魁傑
之士公乃上所著平燕策應識洞韜略運籌決
勝科京兆守向公聞于朝秩滿復上書論事召
對龍圖閣公極陳用兵方略且言事莫備于師
卦因講其卦于上前真宗大悅親諭公曰他日
勿愁好官朕將責汝尋免策試特授大理評事
[illegible]業閣賜對必移刻執政惡之諷有司出公知
越州蕭山縣改衛尉寺丞徙知潯州轉太理寺
丞丁母南陽縣太君井氏憂服除赴闕復數召
對真宗嘗諭二府大臣曰高某事業才識不可
得御等宜善任之既而面賜五品服通判潞州
歲餘復白言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召赴闕
執政以制舉非其時罷之特改太子左贊善大
夫換供備庫副使知郴州居頃之真宗不豫公
拜章請覲及對悉奏今上德業日新願早建東
宮以安天下之心真宗大寤面賜黃金五十兩
遷所治乃詔公凡所奏事許附入內內侍省通
進無關銀臺代還改西京作坊副使知趙州真

宗嘉直公又判踐請京宮監門以將萬物之河
令上登極轉以京副使改知滄州天聖中河北
大雨傷民田壞三十餘城詔錄爲體量安撫公
悉心經畫先賑恤而後力役已而民安城完天
子以爲稱職改東染院使充益利路兵馬鈐轄
歲餘召還轉崇儀使充河北沿邊安撫副使改
內園使知趙州徙霸州景祐初上以公先朝嘗
陳建儲監國之議特授宮苑使達州刺史以旌
其忠繼徙深洛隰三州趙元昊初反公自隰上
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領兵分道急趨覆其巢
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十數上不報徙知貝

州及元昊舉兵寇延州劉平石元孫陷于賊公
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公言亟召至
闕問今宜何爲策公曰今將不達權謀而兵未
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八陣法教之既
成上親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皆出行伍
不達于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公又言元
昊必與契丹通宜爲備即命公爲河北諸州安
撫使以經略之本道有嫉公之統制者言于朝
曰今特置使以啓虜疑不若俾兼他職以陰主
其事改授西上閤門使知滄州未幾虜果背約
以書要關南舊地徙知定州改鎮定路鈐轄公

始以得時自喜曰虜果敢先發吾以術致其師
當一戰以破之日訓飭士衆以期立功會朝廷
遣使復通虜好公雅志卒不遂即上章告老詔
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公既得謝乃與鄭國
張公太子少師任公暨休官諸老凡九人放懷
林泉間以詩酒相娛樂追唐白傅九老之會京
洛好事家多圖寫而傳之慶曆五年中天子思
公命就第訪以邊計公即以前在河北致敵取
勝之畫及别陳制虜上中下三策上之朝廷嘉
納賜以縑帛復從其請特改殿中監致仕享明
堂恩轉衛尉卿皇祐五年四月十一日無疾而

終享壽八十三臨終復出書一通授諸子曰吾
生無以報國死而不言其恨無窮書奏所言皆
國家大務天子憐之錄其二孫焉公少有大志
達權變善論兵而未嘗輕與人言特爲真宗所
知亟被進擢不由薦引其後有所施設而多爲
當塗者沮撓故常自比淮陰武鄉侯而謂不偶
蕭何徐庶人雖異其言而朝廷不能果于信用
使功業不大見于世時論惜之然歷守河北邊
要諸州及繼領兵鈐安撫之任朝廷以北事倚
公其重如此則其敺邊經遠之術用于時者可
勝載哉公於民政專以仁惠爲本北人被公之

化者至今歌思之所著皇王紹統文武經緯太
平助化策儒將前議兵擬總要周易化源圖總
名之為閫外書行于世公四娶陶氏丹陽縣君
邊氏未及封韓氏長安縣君皆以淑行懿德宗
黨賢之並先公而亡馬氏今封京兆郡君進仕
撫孤義隆慈篤子八人損巽貴震家大理寺丞
皆早世復前權撫州軍事判官天性孝謹治父
學喜議論漸蔡州平輿縣令渙西頭供奉官皆
有樹立志興其宗女二人長適兵部員外郎王
明次適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趙及孫男八
人孫女九人至和元年十月十九日漸渙舉公
及三夫人之喪葬于河南縣縣南鄉某原前葬
復治來請銘歸而暴卒公余姊壻也既悲其生
平出處大節又感復勤孝而死於義當銘銘曰

天下之難　莫如用兵　國之安危
士之死生　公得之神　學而易明
侍畢吾用　功其決成　意公之策
人疑小行　志卒不遂　歸老于鄉
昔謂眞哉　言從計聽　儲副之議
發于忠誠　惟天所錫　壽考安榮
諸子皆孝　力事所塋　山東而安
伊洛而清　北藏公骨　不藏公名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
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侑字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
來為冠冕名族曾祖眞祖鎰生五代間恬晦不
仕父肅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閤封掾
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徙居潁川今為潁
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數千卷以教諸子見子
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大名公為少子獨倜儻
任俠好擊劍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
肯勤閱父書暨二兄舉進士繼為天下第一於
是刻意為學而天性警拔不數年能躋二兄之
業咸平三年復一上中進士第時契丹尚據北
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以自便公獨請補威虜
軍判官冀乘時自奮以見功業已而契丹講和
公志不就再調虢州軍事推官用知己薦授大
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改開封府封丘縣眞
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為頓遞使表公知襄邑縣
篤遷職辨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惠王公
隨出知應天府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政尚寬易
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
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闊達持重然每
聞人之善喜如已出見非義者甚於世仇處身

至廉而輕財好施及亡幾無以為葬具士以此
稱賢之所莅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
一盛一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
兄連舉冠多士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皆慕習
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至于父兄之訓子弟必
舉孫氏以為勸唯恨其不及也不二十年間公
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衰苶不振
獨存嗣續僅公子周為比部員外郎知洺州端
亦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務學夫顧孫氏而俾復
興者其在之胤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
貴顯累贈公光祿少卿母夫人追封陳留縣太
君男二人長曰咸終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
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羲次適大理寺丞楚
元卿次二人幼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
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
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
周不幸少而孤先君行己在官之迹十不能記
一二得舅撫大槩以銘之斯不朽矣銘曰
猗公之為　超然遠馳　始慕古人
功名自期　志兮可尚　逝也非時
卒繼伯仲　以文發基　試才郡邑
吏懷民熙　壽嗇于天　用不大施
惟公之宗　始盛中衰　衰而復興
在公本支　在子能孝　卜兆符龜
祔公先塋　神兮安之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
張公墓誌銘并序

故贈遂州觀察使張公亢之將葬也諸孤具公
之官次與平生之施為泣來告曰公義帥西邊
我先子實備將佐其忘身扞冦勤苦百為固不
待蹤列而公知之詳矣昔种侯世衡事范文正
公宣力環延及其亡也文正親為文以誌其墓
蓋悉其故吏之勞書之所以為勸也我先子之
事其著如此公忍遺而不書哉予哀其誠而義
不可以辭故為之叙曰公字公壽其先濮州臨
濮人曾祖裕恬晦不仕祖居實鄂州嘉魚令父
餘慶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吏部尚書逮嘉魚葬
于宋故今為宋人公少磊落有大志博學能文
之外喜讀諸家兵法常慕古大夫立奇功偉節
以震暴於當世不為拘儒齪齪之行始冠中天
禧三年甲科任廣安軍判官滿歲再調應天府
推官南都地素卑民苦水患公為治白沙石梁
二渠壅者悉通而田以歲稔本道轉運使上其
狀就改大理寺丞知南京留守判官事府尹晏

元獻公性方嚴少許可獨知公府事無鉅細皆以屬之而無不集者轉殿中丞應李文定公辟簽書西京留守判官事藉田恩遷太常博士改屯田員外郎徙通判環州未行改鎮戎軍公素負膽略既得貳邊政於戎事益以究習揣知元昊性凶殘喜誅殺勢必難制上書請先爲之備又論西北二邊攻守大計其言深切較著前後章數十上於是天子知公有將帥之材數欲用之會丁母憂去職未幾契丹聚兵幽涿北邊搖動乃擢公爲如京使知安肅軍事詔趣之任公不得已而起召對便坐公奏曰契丹被先帝大恩歲享金繒之賜甚厚今其主孱幼而歲數反疑爲中國所窺故爲此耳不足慮也萬一背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上壯而遣之公至則務廣恩信前爲防之過者盡以撤去而虜卒無他遷并宅使徙瀛州事寶元初元昊果反上記公言亟改右騏驥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渭州事涇原當寇之衝而地殊坦平在四路中其責尤重公守備嚴密軍政修舉賊屢不可犯乃會兵入鄜延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爲賊所擒關內大震乃以公領忠州刺史充鄜延路鈐轄兼知鄜州事未幾改西上閤門使充本路都鈐

轄駐于延州時范文正公帥延以國士待公凡深謀大議亦必預焉慶曆元年秋賊入麟府陷豐州破麟府之間諸堡寨圍府州事聞乃命公爲并代都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賊圍城浹旬日不能下引大兵出境而留軍屯府北之琉璃堡時縱遊騎四鈔二州閉壘不敢出人情大恐公自受命晝夜馳至府城下城中尚不敢開關公出所授勑示之而呼曰我新張軍馬也[illegible]必始安乃許開關公入即大啓諸所塞門縱民[illegible]入親禁旅尚數千人皆奔北之餘股栗無鬭志公乃募勑從下軍之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illegible]至琦爭持賊首以獻公躬自撫覺取錦袍以衣之大夸于城中連數日皆獲賊如前賞於是衆喜悲感而泣曰我輩豈不如彼下軍者願出死公度其可使即命擊琉璃之賊衆馳至賊壘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餘皆奔去獲牛馬橐駝千數公盡以賞所獲者軍始復振然自府州以北非兵衛不敢進二年正月[illegible]之郊言至上道中使督公護送賊果出鈔奪不能得乃聚兵數萬邀歸路公回至柏子寨邀之時衆不滿三千公激之曰汝輩皆陷死地能前鬭則生不然必盡死於是士皆感動爭奮會天大風公乘順

鳳以擊賊賊遂大亂斬首六百餘級賊相蹂踐
赴崖谷死者不勝計軍益大振乃修復二州之
間賊所破堡寨有孚遠寨者據麟府之中最號
險要建與沒賊出兵爭之公命虎翼軍執萬勝
軍旗幟為陣以挑賊賊素知萬勝新軍之罷軟
者果輕犯之而虎翼軍萬弩齊發短兵繼前公
又遣驍將出賊後以夾攻之賊遂奔潰斬首二
千餘級賊自此不敢復出蓋不踰月而五寨立
二州始通公復奏曰今五寨所通麟府往來之
一徑耳旁皆空曠無所阻若更增並邊諸柵以
相維衛則蕃漢之戶可歸而河外安矣議未下

而契丹渝盟河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為定帥
楊崇勳為鎮帥而以公領果州團練使為瀛帥
王楊皆位兼將相而公以才望參其任時論偉
之居數月契丹弭議通好元昊之涇原大將葛
懷敏禦戰死之關內復大震改公四方館使充
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本路都總管兼知
渭州事公酉時授詔戌時上道及至渭賊去方
數日四野一空瘡痍滿城編戶羌皆逃散失
業公盡慮經制殆忘寢食曾未數月境內以完
建鄭公戩來帥四路與公處事不相合朝廷知
其不能容乃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兼經

略招討副使而御史梁堅復摭公細故論之下
鞫遂起獄邠州窮治數月不能得公大過猶奪
引進使充本路鈐轄居無何夏人與契丹有隙
大戰黃河外時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被詔宣
撫河東以備之復還公引進使為并代路副都
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公至河外
親按形勢利害以為不增廣堡寨則河外終不
安乃奏用公前議仍以公總其事詔可之經略
使明公鎬以謀不出于帥府極奏言其不可又
委以文移沮止之公執不聽興作如初不踰時
而諸寨成乃自劾違經略使節制上知其利置

而不問凡建寨十四於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
減戍兵萬人省轉輸萬萬計虜不敢窺邊而河
外遂無虞久之復徙為高陽關路副都總管兼
知瀛州事瀛城小而民眾邊有警則自外至者
無所容公奏廣東南關與大城接民大喜爭出
貲以助費時夏文莊公留守北都兼河北路安
撫使以公嘗在西邊不附已因奏曰今與虜和
而廣城不可復命公止其役公曰當俟報不可
止城幾就詔領眉州防禦使復帥涇原而瀛城
後人卒成之衆論為便時渭軍郊恩有賜帛庫
中所有物良而估直賤二司所給物下而估直

高公乃命增損其直而使所均之以便行者贍
運使乃奏公擅減三司貴給之價夏公時任樞
密院公遂坐此奪所領防禦使降知磁州事御
史宋禧不知其詳又疏公向以軍銀假牙吏貿
易得利而歸已今責尚輕於是又奪公引進使
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事其後三司所給
諸路軍賜率得更平其估而陝西轉運使又奏
公向假庫銀利悉以資牙校而非公自取也公
既無名被貶不出一言以自辨但以徙內地不
當享俸願復臺省舊官盡給俸乃改將作監
知和州事坐所舉官奏徙知蔡州事始赴上召

還復爲引進使領果州團練使入朝復眉州防
禦使充眞定府路副都總管明堂恩遷客省使
初公督役河外暴露原野爲大寒所中得足疾
久之方愈至是復作求解兵任改知衛州事徙
知懷州事出視河防與隣州守相過於境上監
司以爲言徙鈐轄曹州改河陽兵馬總管公辭
以疾願還朝籍授祕書監未幾復爲客省使充
徐州總管領防禦如故嘉祐六年六月二十九
日以疾卒時年六十三御史中丞王公疇上言
張某有再造麟府之功不加褒恤無以勸天下
上亦惻然思其勞故優贈以官非常典也公氣

貌魁傑襟懷豁然無貴賤一以誠接之御軍雖
嚴明而人悅其平恕故每臨敵士皆願奮而投
死未嘗少挫涇原屬羌感公恩信凡易地必遮
道呼號泣請留公移日不能去麟府蕃漢之
民幾萬戶得骨肉相保生業完復荷公之德最
深聞公之喪皆拊膺慟哭曰亡吾父矣往往繪
公像祠之而至今不敢斥其姓唯呼之曰閤使
公重義輕財出於天性赴人之急殊無愛惜在
邊賞犒軍士牛酒必豐公帑不充則傾家貲以
濟之內外親族貧無以資者必分俸周給故忌
疾之人緣公好施多組織疑似相擠陷而屢遭

讒言然公乃怡然未嘗戚戚于懷也嗚呼公文
武之材可謂著矣自二垂有警西之急則自北
而西北之急則自西而北當倉卒之際未嘗不
首被選任公以忠義自許不顧險艱卒能成卓
然之功向之處公麾下如狄青王信輩皆積小
勞而膺大任者不可勝數而公蹇而不偶彷徊
于橫班者幾二十年及其病也則又彈射還逐
曾不得有少安之地悲夫然仕患有聲而無實
果有其實也雖見抑於生前必蒙榮於身後茲
公所以膺顯贈信前烈傳諸信史爲不可泯之
光耀識者之所孰得孰失公初娶尚氏封壽陽

縣君再娶侍其氏封樂安縣君子男九人赤正
頭供奉官燕信州軍事推官熙右侍禁嘉左侍
禁杰右侍禁煦徐州滕縣主簿烈左班殿直儀
試秘書省校書郎默早夭杰煦烈皆先公而亡
女四人長適殿中丞趙約之次適著作佐郎高
士綸次適太原府陽曲縣主簿殊咨道次在室
八年十月十八日其姪三司戶部副使熏與公
之諸孫舉公與夫人尚氏之喪葬於宋城縣長
樂鄉之清滿里其銘曰

雅人之稟　固守兼備　志于大善
或遺其細　故昔任人　必遺以器

小不之疵　衆長之洽　賢績在肆
責以千里　欲馳而蹶　咎則誰致
稱善御者　夫豈如是　噫猶公兮
用終不旣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郎中杜公墓誌銘

公諱起字齊賢其先京兆杜陵人曾祖合唐末
從家蜀郡成都縣祖祚皆以世亂不仕父崇矩
以文行稱值孟氏據蜀恥就偽祿乾德三年太
祖平兩川乃盡室東京師未幾以疾亡公登朝
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公倜儻有大志涉獵經
史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書舉進士兩上不中
弟嘗謂人曰大丈夫當學文武之道立大功以
取貴仕章句篆刻不足爲也景德初契丹犯塞
眞宗皇帝議親征將幸澶淵公曰此吾時也乃
攜所著禦戎策詣闕以獻大抵舉漢唐制虜之
失以質當今之宜且言契丹可屈之狀上覽而
奇之翌日以褐衣詔對便殿公又面進十奇陳
河北用兵形勢上大嗟賞將試以官且問其欲
公以母老寓居壽州之壽春縣願便於就養於
是特賜進士第授壽春縣主簿以榮之公至縣
屬歲大歉乃出家財榻糴倍盡率其黨以賑飢

者爲諸縣倡旁邑寖聞風始競納粟民賴以濟
郡守周公綽表稱其能自以爲不及公辭是歲
知名再調越州山陰尉滿歲補舒州望江令縣
之丁版自李氏納土五十年間數登耗增其數
亡者不除籍民甚苦之而不敢訴公以非國家
意悉謂除之又以大水害民田流殍者衆即發
縣廩以賑民旣而白州自劾其專州將嘉而不
敢詰遠近稱之秩滿授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太
夫人梁氏憂去職服除用丞相呂公夷簡薦章
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春縣事在縣疏
治捄塘溉田數千頃民感其惠縣有唐史君杜

公生祠乃圖公像於廟而配食焉今上即位遷
秘書丞賜五品服尋以謀葬壽春請換近邑徙
知濠州定遠縣事俄轉太常博士通判興元府
事代還進秩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事會
與郡守因議事不相合時章獻皇后臨朝中貴
人過郡知而奏之遞與郡守兩得罪公即授海
州監稅明道改元以恩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通
判信州事途次杭州覽湖山之勝喜謂家人曰
吾得終焉之所矣亟上章請老未報感疾終于
杭州之碧波亭享年七十二公素負器業以功
名自許當草澤賜對之辰首乞復有唐識洞韜

畧等科以振異材後卒施用罷山陰又上書言
和戎之利不可以恃而安也願益講武備為長
轡遠馭之策會時方承平不克伸其志乃屈於
郡縣之治故其善政遺愛及民者多矣昔漢文
歎李廣之才以謂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其命也夫公娶楊氏故禮部尚書昭儉之孫嚴
中丞正之女累封永安縣君事夫治家動有法
度後公再月而亡子昉博學能政初叙公致政
恩補郊社齋郎今為太子中舍女三人長適進
士穆褒次適左侍禁閤門祗候王中立次適屯
田員外郎于房孫五人曰偉中進士乙科泉州

清溪縣尉曰儀郊社齋郎曰僎曰任曰偕曰彙
進士中舍君登朝贈公工部郎中夫人追封天
才縣太君皇祐三年八月六日中舍君自抗盤
公與夫人之喪歸壽州以十一月二十五日葬
于壽春縣仙鄉張直村從先屯田之兆葬之前
中舍君具述先烈請銘其實予以友壻之分義
不可讓乃為銘曰

嗚呼杜公何材業之備兮位則不充豈所蘊者
大兮不時之逢著其事於官政兮抱循吏之高
風有子克家兮命則考終慶流厥後兮與休聲
而曷窮

故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張君墓誌銘并序

景祐元年春三月十八日上御崇政殿親試天
下所貢士命近臣較其文而以張君唐卿為之
冠越八日上復臨軒賜君第一人及弟君素以
文行為東州士人所稱又鄉舉與禮部試俱在
高等及春榜下衆論翕然以為得人君特集同
榜諸進士于相國佛舍處凡動作無一不如宜
者故雖宿儒舊學當世知名之士無不瞻企歎
伏甘處其下曰得狀元者如此吾儕之光矣釋
褐授將作監丞通判陝府事君才敏識高於吏
事無不通達佐府未數月治聲四出特雨水害

民田君為親按罰縣得民可紹其賦者十九送以狀白轉運使而轉運使尚欲哀取不肯如君言君即抗疏陳其事詔從之又民有繡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其葬也乃從繼父壙中盜母之喪而歸與父同葬焉事敗時君權府事有司請論如法君曰是特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斷之邪遂杖而釋之然後具以事以聞朝廷是之其恤物平刑多此類也四年春丁父憂去職君天性純孝自計至晝夜號慟不絕聲聞者為之感愴終以哀毀過甚踰月得疾嘔血而卒年二十八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字

希元青州人娶王氏都官員外郎吉之女生女後君一年不育曾祖昂贈職方郎中祖從贈秘書少監父思終太常博士贈度支員外郎母王氏贈長壽縣太君君幼聰悟善讀書不與諸兒相戲狎方十歲則語默有常節家人僕隸率不敢以童子待及長耽玩經史殆忘寢食每文章之出遠近為之傳誦與石守道游最相知守道嘗有書遺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天聖中余通判淄州君時年十七自青州持書來訪余觀其文雄富老重殊不類少年者所為亟加稱植之自是余常謂人曰張某必取高科有代

名於天下君之親友往往記余言以為知人文正范公亦知君為深常與余評論人物喟然謂余曰凡布衣應科舉得試殿廷下必縱辭過謹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為積善成德論獨言切規諫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為一時名臣其推重如此弟秘書丞唐民儁警有文知名于世丁仁壽憂雖家甚貧而力謀舉父母與諸兄之喪以嘉祐四年春歸葬鄉里將葬以書來告曰公知監丞兄之深者願得公文以誌其墓乃為銘曰

嗚呼希元　天地之久　人生其間

百年一瞬　何較脩短　唯得令名
猶穹壤然　亘千萬世　不隕不騫
君得之矣　夫何恨焉　余為斯銘
不愧其傳　嗚呼希元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柢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

爲有司所紲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
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詔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
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
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承詔宣撫陝西
時搢紳草澤之士以方略言者數百人余請田
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爲第一然
怪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處厚代爲
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
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
才必爲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
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謫歿

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赴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
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
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
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
以伯父之言告乃爲銘曰

惟壽惟夭　達者一焉　愚壽而賊
賢夭而傳　嗚呼處厚　孰短孰延
吾疑禍福　不主于天　惡兮不折
善兮不年　天果主邪　胡爲而然

安陽集卷第四十七

安陽集卷第四十八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墓誌

故許州觀察推官曾君墓誌銘

余爲郡未作帥中山時曾君以布衣來請見與
之語皆根本道義觀其文則典贍而可喜余固
知其遠到者邀延之公館使與諸子姪游而爲
之益勤爲文益工皇祐四年秋與余姪直彥俱
趨舉京師春預崇政試遂登乙科君補安陸
司理參軍解故里奉二親以之任官滿用薦者

得補永州祁陽令尋丁母陸氏憂服除再調桂
州臨桂令會余爲仁廟山陵使辟掌牋奏永昭
訖事奏其勞擢授許州觀察推官值歲大旱民
饑疫作州缺守而無見糧君亟白轉運使願得
一奏檄持之至闕下訴于執政者宜有以濟轉
運使如其請君即馳至丞相府上其奏具言飢
乏食之狀不急爲之救則死者不可勝計矣
朝廷始驚乃運京倉與江淮所漕粟往賑之君
歸而飢羸聚州下無慮數萬人君日役周視之
均其廩食疾病者則躬致其醫藥鎮民賴以再生
而君遂爲疫所中卒不能起年四十四治平二

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名炳字文伯建昌之南
豐人父仲舒有道不仕子思古思中思遠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村將葬諸子泣
來請曰升于公之門生而素被知者得公一銘
而內之壙中存歿之光矣銘曰
有才而不得彈其蘊有穰而不得終其養雖力
仁而濟物兮反自悍其夭喪茲天道之難知而
世人之共悲者則余也豈獨以門人而太慟
　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某第五兄著作諱璩有子尚書比部員外郎監
在京麴院正彥授郊祀恩贈兄尚書職方員外

郎熙寧三年冬得告校黃因自襄邑還其妻王
氏之柩歸于里中而母安康郡太君欲同展塋
域正彥即奉以行未幾正彥來報始至月未曆
王氏即侍母太君歷拜先塋及次新安墳所而
母太君宿疾忽作十二月十二日終于孝親佛
舍某得訃駭泣既而嘆曰是豈偶然哉方吾嫂
康寧時專意來展松檟徙止墳寺而忽焉不起
具免夫道路脩撓搖頓之苦而無甚寒極暑疾
力難進之患去吾職方兄之域百步而近安然
以歸其夫壙中非積善之至孰享茲福嫂姓陳
氏曾祖從信事太宗于潛邸深曉財計及即位

寖被顯擢終左衛大將軍度支使祖惟德以蔭
補衛尉寺丞父士元幼嗜學舉進士未第而卒
嫂年十八歸於職方兄天資婉淑事其姑泰國
太夫人曲盡婦道當兄之未官貲用多之中饋
之事怡然自力未嘗少懈泰國亦愛而遇之猶
息女也就泰國喪號奉几筵動必如禮接內外
宗黨柔和自下故皆得其歡服性仁慈信奉釋
教誠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亟自損
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日則先期齋素躬誦佛
書以嚴追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兄方逾
強仕而歿嫂孀居唯正彥一子孜孜訓導遂以

成立而正彥亦篤孝過人凡嫂起居之際朝夕
在傍侍膳則進其可食者而去其不可食者以
至衣之薄厚以使宜其涼燠手居左右瞻仰顏
色若稍失調適則惶遽按閱方書裁量藥劑唯
恐其意之不及也候嫂痊復已方少安嫂用是
毋體中有少不佳或隱而不自言慮其子勞軫
之過也然嫂雖享年六十有八不爲不壽而不
足以副其孝養之心此可哀也四女長適尚書
職方員外郎王克存次適大理寺丞王居正次
適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李清臣次適屯田郎中
成鼐皆聞人討彥士族欽矚嫂始封保寧縣君

次封保寧縣太君次封安康郡太君一以正彥升朝遇郊恩餘皆某頃在中府陳情特封非常例也以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合祔於職方兄之塋將葬正彥曰母太君平生懿行美德無如叔知之詳叔當以銘銘曰

世人之生　云胡不逝　惟逝之藏
其致匪易　噫嘻安康　終也特異
躬來展塋　始次墳寺　疾生莫則
遽不能治　旁視夫穴　不勞而墍
非福之全　事豈斯契　慶曆乙酉
實為兄誌　日月之馳　僅將及世
今茲熙寧　辛亥之歲　又銘吾嫂
哀胡可既　書其大方　是謂無媿

故仁壽縣君張氏墓誌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彥妻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性深靜自幼不妄語笑惟姆訓是服逮歸韓氏儀德益修平居端然以法度自處宗親欽式之公彥在官潔廉自奉菲薄而張氏素淳約能內為之助治家無一橫費故用度自給而俸常有餘時俗所尚於婦人服玩尤變易不常工人每高其直以相誘衒往往捐故所有甘心而趨之惟恐其後也而張氏目之淡然未嘗為之

少動實陛下之難能也公彥得喜祿恭謝天地恩封仁壽縣君四年春公彥亡張氏哀久成疾八年三月十日卒于相州感化鄉之私第年五十四長子曰確試秘書省校書郎次曰愷力學未仕俱早世次曰括秘書省校書郎尤孝而有文張氏亡摧毀骨立其年冬亦卒次曰恪方肄進士業五女長適鎮潼軍觀察推官孫扶次二女俱早亡次適新州新興尉監襄邑倉王愷次適相州司戶參軍陳厚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乃舉張氏之柩納公彥壙中銘曰

嗚呼張氏　處婦之道　靜以約兮
修蘋之事　婦人所好　殊能略兮
閨內之治　宗姻以法　德云邈兮
享年不遐　有子多喪　天乎虐兮

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余第四姪尚書比部員外郎正彥妻王氏故相文正公曾之孫刑部郎中祕閣校理繹之女也文正公以道德忠信相仁宗以興太平大名重望為諸宰之冠而治家不失儒素閨門肅然故王氏自幼已稔習其門法婉娩之行不教而脩既歸韓氏以淳約之性職我內事能持已不自

厚而遇衆以均從正彥崎嶇小官雖浣衣薄食未嘗有不滿之色和睦內外怡怡如也宗黨賢之事其姑安康郡太君年踰二紀柔順之節終始不懈常以導幼被疾外無良醫遂精意古書晝夜研誦卒通其大方門內病者或自治之多獲痊已正彥登朝遇郊恩封壽安縣君熙寧二年春正彥通判越州代歸塗次秀州舟中得暴疾數日遂不可治年三十九二月二十一日也五男長曰輯婺州司戶參軍次曰嚮曰邑曰喬並勤于學未仕次幼未名三女長適進士張元亮二並在室而輯自王氏之亡守其柩至于終喪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姑安康之葬王氏從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西南術若云外府亢也銘曰

王氏之生　賢相之家　能蹈世法
不驕以吝　德則多矣　命兮不遐
福善之假　其富爾邪

故東平縣君呂氏墓誌銘

余長子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忠彥妻呂氏故相文靖公夷簡之孫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公弼之女也文靖公以王佐之才輔相仁廟二十年間仁恩德澤浹洽天下而觀文公繼以隆

名偉業居右府翼兩朝故呂氏襲其家慶而賢明柔淑之性邈然迥異於衆也年十六歸韓氏雖尚少年能不以貴札之家輒自驕懈婦道修謹過於老成其姑衛國夫人崔氏愛而撫之謂其可教衛國治家謹肅仁而好施親族無疏近資卹周至其心勤勤唯恐不及呂氏常在左右朝夕師仰稟訓不怠悉能知其薄己厚物之意及衛國之薨余則以家事付之呂氏奉其姑遺法惕然不敢失凡所施設與衛國平日無少異焉於是內外欣服知克紹其風矣治平二年秋得疾淹久數延而請忠彥曰我疾勢日加萬萬不可治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舊恩以續之必能恤我子又二姓之好不絕如故我死無恨矣八月四日果以其疾卒年二十七時觀文公始權貳樞府悲思不已乃爲奏得追封東平縣君生二子長曰錫孫次曰容孫皆早夭次曰治太常寺太祝聰謹嗜學呂氏尤所鍾愛忠彥不忍違其遺言爲娶其妹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其伯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自京遷呂氏之柩厝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先姑夫人之兆次銘曰

吾得衛國　司吾壼中　治家之法

惟乎以公　乃外親黨　無恩不蒙
呂氏嗣之　得其淸風　如何不幸
盛年以終　失吾良婦　哀兮可窮

安陽集卷第四十八

安陽集卷第四十九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墓誌

故祕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

恬字安之余姪殿中丞公彥之第二子母仁壽縣君張氏幼雋邁喜學讀書強記而爲文辯速余嘗較公彥諸子謂恬他日必能先取科第以才名自立嘗求補試國子監生程文中等俄丁父憂未幾其仲兄愷與一妹繼亡恬與母張氏益大悲駭不能自寧余遇嘉祐明堂恩亟先奏恬得祕書省校書郎又爲娶職方郎中董之邵之女且以慰其母惸獨之心張氏喜甚屢泣以誡恬令益自修飭以報恩勒之厚已而張氏復感疾議歸鄉里冀得移其故處而遂平逾八年春不幸疾久卒不起恬既怖罹酷罰夙夜號擗毀以殞絕猶能手疏母之行實請余爲其墓銘終以哀毀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卒時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女次曰安女並幼後恬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熙寧初元又不育嗚呼偶冀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相仍窮苦如是之甚者也悲夫四年二月二十

以白以俱敘祖母安康郡太君之葬乃舉柩之
歸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其亡確之
墓次葬師所謂穴之外庚也銘曰
父母諸兄兮相繼亡於前二女之幼兮一復夭
亡後妻無以守歸其家爾獨于茲瘞爾柩何罪
而當此罰邪豈數之適相偶邪天乎冥冥吾安
以究

姪孫疊奴墓誌

余第五姪司門員外郎通判趙州方彥年四十
餘始有一子以其生于相州取河疊甲居相之
義遂名之曰疊奴疊奴狀貌絕美語言甚慧故

方彥與其母向氏愛而視之謂雖希代之寶不
如吾兄之貴也而撫育太過易以生疾才及五
歲而夭其母哀思不已雖其亡逮今數年矣而
飲食衣服與夫玩好之具猶日具而時致之與
存者無異甚哉其愛之難解也熙寧四年二月
二十八日以吾嫂安康郡太君之葬因自趙州
還而瘞于先塋之東北從亡確之墓次刻石以
誌且慰其父母之心云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
相友也以賢而不今之云亡其于振孫等

以墓有銘哀號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
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
書休之後今爲開封鄢陵人曾祖周度仕周佐
元帥幕府參趙幕帥判以大義切責遇害贈祕
書少監祖次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
兵部侍郎父立爲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
禮部尚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
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恥在蔭籍欲自取進士
第自不利有司慨然以篆刻之技不足爲道益
窮究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老子之書無不
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動其心

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
鎮商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龐
氏憂服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湯陰縣事
歲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大
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
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
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太君
蔣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
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
葬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
常若兄弟皆盛年物故孤遺滿室象之極力撫

養不忍去為違官以仕宦專以庇族為意不復
計較貧品高下從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
必為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
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
識面推獎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
往也慶曆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
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敎宗室擇守宰求
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斂省冗滯節浮費嚴
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
諸子得其藁於楮中於是人益知夫象之跡在
小官而愛君愛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

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
正無不畏而為吾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
為惠也從事許治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
梁統者懼及于譴則詮擇為廢人象之曰持議
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
東北隅有亭曰葆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
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
以文酒為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
相厚善每一過從則閑閑談道率踰旬不忍別
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為林泉之約顧預者輒以
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為空象之笑而不怍

然象之才為材局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
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
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
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費其清麗夫人安福
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修男
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
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法故皆能承訓自飭當計
其慶云以某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鄭州新鄭
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　又忠于公　惟德之尊
富貴紛龐　怙不可誘　惟道之存
死生之際　亂則何有　達性之根
人雖亡矣　名不朽矣　事著斯文

故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致仕趙君
墓誌銘

熙寧四年夏六月趙君于淵自管勾西京留司
御史臺引年得謝退處于修善坊之私第未幾
病且逾月度必不起遽取筆自書命其子以
誌文屬余七月二十九日果卒咸以遺人持其
所書號訴來請余泣而視之知于淵所以屬余
者以友壻之分又悉其平生操守施設使書其
實足信于後世此其可辭于淵諱宗道開封封

丘人給事中贈司空賀之子贈左衛上將軍正
德之孫贈左屯衛將軍瑎之曾孫司空在仁宗
朝更任顯要爲時名臣子淵幼警挍自立力學
能文屢舉進士不利始從父任補將作監主簿
監舒州監酒稅汝州稻田務執政薦其材召試
學士院得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大理寺
丞主宗正寺簿通判河陽以太子中允同判登
聞鼓院丁司空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出知宣
州改太常丞子淵爲政知所先後下車首興學
校招廣生貧起市橋屋取資以充其用又選良
師以講勸之人人樂於爲善宣民素尚巫鬼病

者不醫以事祈禳子淵爲擇方書之驗者刻石
示之復出公帑緡爲藥劑以時拯救民脫横夭
因變其俗涇邑豪劉氏毆人死厚用賂冀以死
者緣他疾獲免子淵察其姦卒寘於法吏受賂
者悉黥竄之一郡肅然歲滿得郝輔之者來代
始輔之以所迓兵舟不如意及至郡會子淵居
式假不能出迓大忿恚子淵去捜對玭累窮捄
織悉無所得因摭疑似之事緣飾以聞子淵不
堪其誣即奏辨之朝廷爲置司推究事盡白惜
以奏牘中一二語差在律以身事訴止坐杖法
官深文以詐不實論奪一官落職既而御史中

丞魚公周詢極陳其冤得復中允監亳州酒稅
物論猶不平繼得今太子少師趙公槩暨兩禁
臺憲官十數人交章薦雪始還官與職知宗正
丞事兼判登聞鼓院知濱州會河決六塔郡界
有遞堤監司欲決以護其流子淵執不可雖督
之愈急愈不奪民賴以全又立保法撿制姦盗
比戶以安代歸爲郡牧判官遷大常博士權開
封府推官嘉祐四年京西大饑轉運使請擇列
郡守以濟災饉子淵被選知襄州子淵於救荒
之術素已經慮賑給存勞無所不至寇盗屏息
流庸以復俄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晉州時晉

奉永昭方中諸郡皆嚴期賦民物價翔而賫益
倍子淵獨取於中物官自營致使民徐償之境
內宴然無所擾民既飽其德惠相率走闕下請
留朝廷知其能就徙陝州晉人號呼遮道子淵
不得前爲馳詔彌日得間道馳去陝素以土厚
水脉深不爲井惟汲山泉貫城中以資衆用歲
雨數壞隄渠絕流則民汲于永定澗既遠且勞
子淵曰今邊州嚴堡往往皆井此平地反不可
耶亟選匠者相廬巷使民之所浚三十井皆未
數仞得美泉民歌喜之未足與甘棠同永其思
也子淵自博士四遷尚書祠部郎中知蔡州郡

城北直門東西有二橋跨汶水上岸高峻非得
巨材不能立數歲輒壞每一易費民貲幾萬緡
俚諺目爲害民橋子淵卹其久弊思力去之募
工取確山石先易其東者衆論譁然難之子淵
不聽至聞于朝有詔問狀子淵別白利害保于
必成朝廷從之已而橋成患絶爲利無窮子淵
自年及縱心日思退去會秩滿懇求西臺既得
請須期歲辭新事宪美甘談笑其間無復以軒
冕爲意未踰時即還君事方且放懷林泉以造
羲皇之域而不意遐稱美章之年悲夫子淵性
方重不妄戲止外雖若不可犯而内極樂易
御之益溫與人交篤于風誼濟寡欲至老無
聲色之惑爲政詳敏得其綱要當事劇訟挐他
人雖勞精竭慮不能判者子淵視若閒暇處之
無不中理善筆札長于詩弈公退必引賓屬以
此爲樂其他不好也慶曆中杜正獻公范文正
公與諸賢以忠義並進天子方虛心御成諸公
亦銳于爲報而俱知子淵之才未及爲擢爲僥
倖者所沮相繼罷去子淵義之所激時上書開
陳得失當塗者聞而惡之故積之因得希合奇
中事雖獲辨而淹回者十年不得乗時奮其所
長子淵亦明於義命居常泰然未嘗少動其心

出事二親 與喪過毀幾不能生同宗五世族
人愛周内 踈屬孤無依者必收鞠成人爲畢
婚嫁先塋 封丘地頗卑下會隣有葬者穿地
未及尋而泉已出子淵視之大驚曰近歲京師
雨水多沮洳使然吾新葬此豈得安邪於是專
意改卜乃得地於伊闕之府下村遂遷祖考一
世之喪以安厝之決謀居洛以便子孫之奉前
後奏疏論說時事多見採納如與皇族結親必
取二代告身接驗以絶富民妄冒之弊經科增
對大義弛茶禁通商流外官不爲縣令編諭政
書資訓鑑之益皆自子淵發之子淵年七十
三娶崔氏尚書工部侍郎立之女封安平縣君
事舅姑盡孝睦宗族盡勤柔懿之行親黨稱之
先子淵而亡五男長曰隨將作監主簿次未名
俱早世次渐太子中舍知江陰軍江陰縣以成
大理寺丞次濟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同提點
刑獄公事皆謹守門法以材自奮而成向任二
司編修令式懇請宰邑河南以便親養子淵疾
得朝夕省侍奉遺語幹後事罔不如素二女長
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宋仲松次適尚書比部員
外郎吕昌偉次適贊善大夫張德源以其年十
一月五日葬于樂子淵之喪葬於司空之兆次

銘曰

夫惟有才　如可喜命　吾鑑有餘
用焉弗𦕅　繫偶不偶　命也誰競
已或無有　奚取命證　噫嘻于渊
其才藴有　富不大發　且命則然
少施郡治　功疇與先　進下退易
始終茂焉　伊洛之間　地環勝勢
既安祖考　遂我素志　令茲卜宅
又從而家　録揭雖微　令名不闕

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其子尚書屯田郎中華號訴于余曰華嘗從事于幕府而先君素游門下今不幸棄孝養將卜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葬于相州安陽縣咸化鄉祖塋之次得公一二言以銘其墓有致之榮也余安得以辭君諱孝恭字肅之其先真定府稾城人四世祖徙居趙郡之平棘今爲平棘人父不樂傳學善推步有人倫之識以長子尚書比部郎中孝孫登朝累贈尚書刑部郎中部君也日當自取美官君汝子也而已汝雖不及祿仕乃吾保家之主後皆果然君幼聰悟盡得其父學至于天文地理陰陽讖緯之書無不究習臻其奥妙而未甞輒言也累應明經不中第感父昔言遂忘懷軒冕以悔自高平居接高僧從善友相與研究內典辨析精義於是禪宗律學煥然大通持此爲樂終老不倦晚好道家之言益自明悟天資仁恕不害生物每出衢路見貧弱可憐者必盡所有以濟之而自處儉薄雖資用不給怡怡如也事比部兄極于悌順與之治生業營室居不憚寒暑卒能成就推而不有其後諸姪皆蒙賴焉與人言務盡誠慤義主規勸聞者欣服之都官君今養至孝關聽所惑頃自河北監牧使擢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職在劉按時去庭闈懇辭不就已而君得疾衣不解帶朝夕省侍訪醫藥事祈禳無所不至卒弗獲驗然享年八十有一在人子之心猶爲不足蹟於五福幾得其全斯亦積善之效也君始以都官君登朝授明當恩授大理評事英廟登極遷光祿寺丞治平郊恩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今上即位轉太子中允都官君恩賜五品服又回授之兩遷太常博士皆以郊饗推恩也次子彝未仕一女適保州司理參軍毛楷銘曰

天相善人　宜乎得壽　子極孝養
斯爲有後　節行之懿　孰傳之久

吾銘而藏　是謂不朽

安陽集卷第四十九

宋　忠獻　魏王　韓琦　著

陽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墓誌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
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訃聞哀但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此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昔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

權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薰辟尤加審謹
苟也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
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
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
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絶經目一覽
輒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卓然
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
第一遂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居多士爲
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
才歸爲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
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
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
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
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
天下以四賢稱之就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
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
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
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
久厭兵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
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
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

未幾同脩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
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
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
乘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
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
頗絶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
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
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
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
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
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粮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
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爲帥患虜
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
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
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
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
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
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
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
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毅公以往即以公
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
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磨

[illegible]運使[illegible]械船以[illegible]置都作院[illegible]
[illegible]州一道兵械悉[illegible]給爲方[illegible]列北方利病欲
大爲措置命又召范公與同時入諫者終爲讒
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
[illegible]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怨構罪
[illegible]勑公有甥適張氏[illegible]無子[illegible]
[illegible]主論[illegible]以歸及[illegible]爲[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illegible]狀[illegible]行[illegible]言者乘此欲并中公[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止爲令內[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知制誥知[illegible]州事[illegible]
[illegible]臣[illegible]內[illegible]知故皆[illegible]入命一[illegible]
[illegible]命[illegible]知揚州事逾年徙知潁州事皇祐
[illegible]圖閣直學士三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
京留守司事[illegible]尚書吏部郎中丁太夫人
[illegible]服除入見上憐公[illegible]蒼白惻然存恤
[illegible]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復大
[illegible]爲公[illegible]請汰內侍以激衆怒有選人胡
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
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曰
赦者上欲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
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赦之私也遂出公知
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悟留公刊修唐書俄

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
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
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
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
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
以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
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
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
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
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
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
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
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
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別是
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嘗委
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
謗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
之其徒尤切齒口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
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
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
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
讓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

期語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
生父稱伯疑無經據乃再下三省議上遂令擇
罷釋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
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
朝廷未肯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扣
章爲昔才以示必去上數親諭知不可留各
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傾
危會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
誣汚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舍
内請公辨正之其姦罔遂詔詰問二人者辭窮
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

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
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
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
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
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
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
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乞易蔡
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
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
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
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

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令優改官致仕年
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服公勇退無不驚歎
以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
然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
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
故貴顯之下率爲聞人唯視姦邪嫉若仇敵直
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
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蘇
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
給又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
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

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
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
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
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
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
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
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公
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
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
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
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

平澹造理者即須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
終以復故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
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為本
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旣去追思不已
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
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
為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
胡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
大不可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
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
大河若為之必須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
夫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自悔以罪敗
州等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獻
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脩者何
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
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
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
決衆皆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
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
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
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
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

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
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
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
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
用以校正傳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
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
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
一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
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
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
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並光
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
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
公之喪葬于某地銘曰

噫公之節　其淵烈烈　彌達斥姦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資不群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讒蹶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偶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丕功　大忠以效
德高毀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illegible]安且詒　宜報以壽　天也胡為

公文在人，公迹在史，兹惟不窮，
亘千萬祀。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
公神道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
奇豪傑之材，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
暴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某向守大名，其孫堯
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
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内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
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
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某昔總領史局，
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絶異之政
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今
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
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鄭人，後徙居濮之臨
黄。及公葬其先于鄄城，故爲濮之鄄城人。曾祖
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
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
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
尚氣節，重然諾，爲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
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
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
請以覃爲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
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
六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還著作佐郎。
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
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
州鹽，俄選知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宰
相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
除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
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
遷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爲樞密直
學士，公適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
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
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
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
報。既而果營卒有訴其大校者，上始語公言而
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
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
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
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
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絶。公至
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
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

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趍之未踰月得米數千萬
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䅶土不可食
今一一精好此翁眞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
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
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樂爲事軍不戢
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
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
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
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令兵不
分頗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
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

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
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
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
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
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
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
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
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頗聞有疲弱佃
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牓諭之
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
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

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
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
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內內侍省押班
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爲屈未幾
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爲招
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檢討于外再閱
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與
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
都廵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率
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聞

至飲燕如故衆咸畏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
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
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輕
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
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
爲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
斬旰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
及眞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
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
設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温公仲
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府時歲饑

鹽井禁嚴鹽捕係者數百人公悉貸其罰官吏
議者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
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論富庶
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時歲饑杭人詣闕請
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事初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
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緩輯乎始踰年果致神
衛大校王均為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
蜀尚未寧擇益守焉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
治蜀長於安集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
士還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
慶如赤子之失父母而知復來撫我也公知民
信己易擾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
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詔加獎就
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還濤論公曰
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
鑄景德大鐵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
一至今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
登聞檢院中歲瘍生于腦不能巾櫛求知潁州
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
處于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
公肯本就上曰青州可乎公即拜命大小祥

元年永封恩特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者
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
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
中有黃霧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
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令詠在
彼又何慮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
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並昇等十州安撫使
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
西京上閔之丞令代還不能朝謁請使郡差知
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書稱公
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
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
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少學至仕則有澤及天下
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傅霖高路之士與公
素善公嘗與傅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瘧者一夕
頓愈逮登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
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傅一見
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
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人莊重
如此又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敢當者生
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
濟無所顧惜嘗官九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

或不能測其役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違千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前後治益變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眞自號乖崖子復爲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之

亡也蜀民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常聽訟于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隨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凛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識否人物凡所爲辟官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蓋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頹替公始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眞以禮貌勸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蜀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獎拔

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爲人嘗爲辭賦衆公屢嘗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贈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僖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爲某官銘曰

大行峙列　洪河瀉天　河山之間
實生大賢　賢不徒出　惟聖偶焉
發爲事業　文武之全　兩治西蜀

荐綫南夏　易亂以寧　即荒而化
夫惟管蕭　尚足王霸　如公之材
不宰天下　而俾惠澤　止濡一方
錫氏父母　遺國棟梁　有煒公蹟
日星之光　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

公行狀

曾祖光表右補闕直史館
祖周度兗州節度判官贈秘書少監
父汝礪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鄢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
字本之年七十五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授叔乙而食采於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爲諸侯之望而崔爲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爲天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爲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即以大義譬責之後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秘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恥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鄢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仲塗爲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奇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郡有役卒輦官物于他州若其道路之險乃率衆錢備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軍須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臻錢私已與本意於公殊利非常杖罰執不斷姜怒乃以具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事縣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溉之利者殆千餘家公爭募工徒補塞隄防口累蓄於塘下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大常博士嶺南舶商所凑珍貨叢委至者一爲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乘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所傳緡所餘而還

時文懿張公爲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大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港者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遂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檝之使天子嘉之兩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是時所費既廣旁遠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與功過半薪揵山積而所通之數尚數百萬皆草細

之戶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衆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肆州事城中池素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爲浚百井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劍路二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太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荒政之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罪又募里豪出粟數十萬斛以賑饑者所活甚衆而施決旁境繼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

至繫囚滿獄公爲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式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送已二水之次涕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郡卧灘石上使公爲不得前公爲回駕翌日辭間道乃得去至闕以年衰筋力不強願補閑僻之郡乃乞知襄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即上書曰臣老矣今國家之事方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既歸許之私第遂謝絶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爲娱樂心休休然自謂處

羲皇之世知足者九五江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爲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爲丞郎汝輩皆爲京寺之官又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爲達性命時慶曆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沈毅不妄喜怒外雖嚴整而內極仁恕平居斂袵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忧惕自飭無敢褻笑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

左謹願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己子歷治十九
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於仁
恕所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
願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
恬晦不自衒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人蘄呂公
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爲監司知公
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嘗曰人苟
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卞而後知則吾豈爲
此當東郡之督薪與也內臣閻文應方爲小官
與公共事文應舉動或不如法公必極意規正
之後爲入內都知權傾中外感公昔嘗勖之
以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向重如此前後
升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
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
在江陰多見僅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
有集二十卷自名巴歈集茲又見其讓德之高
也夫人冊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
德宗族師法門內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
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祔
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
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
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
覽尤尚名理之論今爲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
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
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
郎集賢校理知陝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
張汝士次即某之配也故於公始宦治家之迹
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
盛烈徒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
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於後世謹狀

安陽集卷第五十

徂徠石先生全集二十卷

(宋)石介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徂徠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石介撰。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進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後以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事蹟具宋史本傳。初介嘗躬耕徂徠山下、人以徂徠先生稱之。因以名集。介深惡五季以後文格卑靡。故集中極推柳開之功。而復作怪說以排楊億。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見。雖主持太過、抑揚皆不得其平。要亦卓然自爲者。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而終未脫草昧之氣。亦篤論也。歐陽修作介墓誌。稱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又曰某集者若干卷。凡重言之。似原集當分爲二部。此本統名徂徠集。殆後人所合編歟。第四卷內寄元均叔仁讀易堂永叔暫憩四詩有錄無書。則傳寫脫佚。亦非盡其舊矣。介傳孫復之學、毅然以天下是非爲己任。然客氣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詭激。王偁東都事略記仁宗時罷呂夷簡夏竦。而進章得象晏殊賈昌朝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王素歐陽修余靖諸人。介時爲國子直講。因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忠佞。其詩今載集中。蓋仿韓愈元和聖德詩體。然唐憲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頌以紀功、是其職也。至於賢姦黜陟、權在朝廷、非儒官所應議。且其人見在、非蓋棺論定之時。迹涉嫌疑、尤不當播諸簡牘以分恩怨。厥後歐陽修司馬光朋黨之禍屢興、蘇軾黃庭堅文字之獄迭起、實介有以先導其波。又若太學諸生挾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於檄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於驅逐宰執。由來者漸。亦介有以倡之。史稱孫復見詩、有子禍始此之語。是猶爲一人言之、未及慮其大且遠者也。雖當時以此詩得名、而其事實不可以訓。故仍舊本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刻徂徠先生全集序

先生於其鄉而道德足以振一時之風化文章足以關一世之運會雖功業未及建竪而行方學正使天下仰如泰山喬岳祥麟威鳳至於指其所居之山川爵里以為穪而不敢斥其名傳之數百世後皆尊信無異辭此子輿氏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終古而不毀者也豈一時名位之

序一

崇卑所得榮辱顯晦者哉徂徠先生當宋仁廟間正君子小人互為消長之時挺然以斯道為己任師事孫明復先生受經侍立執弟子禮維謹一時魯人駭〻然知師儒德義之尊者先生風化之力為多至作為文章皇〻炎〻尊孔孟闢異端闡仁義明目張膽掉鞞游行於范韓富歐之間為濂洛關閩諸儒嚆矢而慶曆一詩分別忠

佞指斥當時判若黑白幾貽身後之禍其功何其偉其識何其精其氣何其壯與迄今誦其詩讀其書灝〻落〻如黃河之發源崐崘而一瀉千里也煇〻燿〻如三辰列宿經緯四維而光景常新也其憂時憫俗扶世教正人心勤〻懇〻之懷如君臣師友謨誥訓誡於一堂而不憚其丁寧反覆也非秉天地之正氣卓然自命為聖賢

序二

之徒者烏克臻此哉鍵齋為先生宗商来守是邦登堂瞻像慨焉景慕未幾先生十九世奉祀孫維嚴捧前守徐公所刻徂徠詩文二冊進見且言有全集二十卷得之漁洋書庫者徐公方謀剞劂會内遷遂不果予亟索觀較徐刻數倍之真可覩先生之全而發先生之光矣因割俸授梓以廣其傳且進維嚴而告之曰嗚呼賢愚無兩

心古今無二道時不同而地同人不同而理同方先生師明復時孫為布衣先生為進士退然俯首下之不為屈此豈有勢位名爵在其意中哉望道之念切而外有所忘也乃當時之人亦皆不以為妄而愚者化其梗曉者致其誠此秉彝之所同觸之而易動感之而即應者也由斯以觀先生自處於善即與人以善豈非成己成物之

功哉今之為士者甫操一芹即傲然自足以為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及考其言行不齒於鄉黨宗族者比比是也人遂以為士虛聲無實甚且賤而惡之此固兩失之道亦士不自克為善有以招致之也今子為先生嫡裔而余為茲土司牧領以先生為法交勉其難使天下之讀斯集者不致議我兩人為僅能刻先生之集者斯

幸矣因不辭僭踰而為之序時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孟夏之吉
奉直大夫知泰安州事加三級燕山鍵秉
白氏頓首拜撰

宋史本傳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

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云云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

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兖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名問無異卽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

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徂徠石先生全集總目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聲自希
錢塘江德良季魏
仁和喬良槐庭三同校

卷之一 頌

宋頌九首 并序
皇祖六章
聖神四章
湯湯三章

莫醒四章
金陵二章
聖文三章
六合六章
聖武三章
明道十一章
慶曆聖德頌 并序

卷之二 詩

汴渠　麥熟有感
讀詔書　待士熙道未至

赴任嘉州嘉陵江泛舟二首
三豪詩送杜默師雄　南山贈孫明復先生
河決　寄永叔
南霽雲　贈張績禹功
西北　贈孫先生
寄李縕仲淵　送李生謁張侯
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北張洞明達楚宮李縕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送路進謁孔宣公

過魏東郊　蜀道自勉
闕子規　哀鄰家
送趙澤　觀碁
贈劉中都

卷之三 詩

感事　送張革從道 謫千乘縣田秘丞
送范曙 赴天雄李太尉辟命　安道登茂材異等科
寄明復熙道　詔下勉諸生
感興　又送從道
密直杜公作鎮於魏天章李公領使於魏明

復先生客於魏熙道卒於魏因作詩寄之
偶作　詔罷縣令舉
植萱　贈李常李堂
愛日勉諸生　閔典
過潼關　勉師愚等
寄弟會等　五月十日雨明道二年作
送李堂病歸
三子以食貧困於蔾藿為詩以勉之
蜀地多山而少平田因有云
彼縣吏　蝦蟇

劉生病歸　久旱
永伯仲淵在獄作詩傷之
送進士高榧拱辰　讀韓文
卷之四　詩
讀石安仁學士詩曼卿書字安仁
寄雷澤張從道　竹書筒二首
訪田公不遇
蘇唐詢秀才晚學於予告歸以四韻勉之
獵　大寒旱行
遊靈泉山詩　至日早離張村
歲晏村居　病起吟殘菊
和馬寺丞秋日寄明復先生
嶽色　宿村舍
和奉符知縣馬寺丞永伯捕蝗回有作
泰山　留守待制視學六首
寄趙庶明推官　寄沛縣梁子高
送張殿院還臺
徂徠山齋熱寵家童報征西府從事田集賢
元均張著作叔文趙推官庶明書至開緘讀
之因題書後

元均首登賢良科因寄
安道再登制科
送奉符縣監酒稅孟執中借職
嘉州讀邸報見張文叔由御史臺主簿改著
作佐郎依舊在臺
予與元均永叔君謨同年登科永叔尋入館
閣元均今制策高第君謨復磨礪元均事業
獨予駑下因寄君謨　寄元均
寄叔文
赴任嘉州初登棧道寄題姜潛至之讀易堂

入蜀至左綿路次水軒暫憩
左綿席上呈知郡王虞部
嘉州寄左綿王虞部　士廷評相會梓州
鄭師易秀才詩奔騰道壯殆有石曼卿學士
風骨作四韻以勉之　送李堂伯升病歸
伯升病君達進道送歸
喜雨　留題敏夫隱居
訪竹谿呈孟節兼有懷熙道
招張洞明遠　攝相
寄孔中丞

送弟及之就彭門侍養
郡居
燕支板浣花箋寄合州徐職方
御史臺牒督光臺錢牒云以憑石柱鐫名因
戲書呈通判寺丞景元
送馮司理之任彭州
赴任嘉州待闕左綿七十日通判呂國博日
相從吟酌至嘉陽因成四韻寄之
顏魯公太師二首　褚遂良僕射
陽城諫議　袁高給事

溫造御史　劉栖楚拾遺
讀五王傳　讀魯晉二公傳
李英公勣　漢成帝
文中子二首　初過潼關値雨
雨晴復賦一絕　過溫湯
初過大散關馬上作　過飛仙嶺二首
峽中　劍門讀賈公疎詩石
予自南京留守推官循資爲掌書記由將仕
郎超階至朝奉郎得蜀嘉州友人相賀者因
答之　蜀道中念親有作

泥溪驛中作　柳池驛中作 以下三首缺
訪東園有感
村舍有姥八十餘出拜
卷之五　雜著
怪說上　怪說中
怪說下　原亂
明禁
卷之六　雜著
是非辨　復古制
明四誅　擊虵笏銘 并序

鄭元傳
卷之七　雜著
可嗟貽趙狩　畫箴貽君豫
二大典　讀原道
辨易　尊韓
釋汝墳卒章　錄蠹書魚辭
歸魯名張生　宗儒名孟生
卷之八　雜著
責謀　救說
責臣　錄微者言
辨私　書淮西碑文後
責素餐　辨謗
朋友解并序　辨惑
卷之九　雜著
明隱　賢李
明孔　題鄆州學壁
釋疑　孫少傅致政小錄
兵制　養說
記永康軍老人說　趙延嗣傳
卷之十　論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中國論
卷之十一　論
季札論　伊呂論
憂勤非損壽論　牛僧孺論
周公論　王霸論
陰德論　水旱責三公論
卷之十二　書
上范中丞書　上郭殿院書
上趙先生書　上杜副樞書
上張兵部書
卷之十三　書
上蔡副樞書　上孔中丞書
上范思遠書　上劉工部書
與楊侍讀書　上轉運明刑部書
卷之十四　書
上杜副樞書　上李雜端書
與士建中秀才書　與張洞進士書
上王沂公書　上王狀元書
上孔徐州書

卷之十五　書
上孫少傅書　答歐陽永叔書
上范青州書　與祖擇之書
與君貺學士書　上孫先生書
與范十三奉禮書
卷之十六　書
上韓密學經畧使書　與董秀才書
與張秀才書　與士熙道書
與裴員外書　與范思遠書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上徐州張刑部書
卷之十七　書
上范經畧書
代張額推官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扈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潁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卷之十八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績李常序
送劉先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卷之十九　記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廟夫子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新濟記　杏二画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柘城縣巡檢廨署記
鄆城縣新堤記　祭堂記
拜掃堂記
卷之二十　啟　表　文
謝益州張密學啓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啓
謝兗州李相公啟
謁兗州通判孟虞部啟
上南京夏尚書啟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鄆州知州祈雨文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移府學諸生
附錄
徂徠先生墓誌銘　讀徂徠集

重讀徂徠集
雜錄四條

徂徠石先生全集總目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一目次

頌

宋頌九首并序
皇祖六章
聖神四章
湯湯三章
莫醜四章
金陵二章
聖文三章
六合六章
聖武三章
明道十一章
慶曆聖德頌并序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一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謇自希
仁和喬良棟庭三　同校

宋頌九首 并序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神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有盛德大業然後(缺二字)之文詞有粹文俊詞然後充見乎功業德與辭表裏功與文相埒然後奮爲宏休攄爲英聲昭爲烈光暐暐曄曄如日之華鏗鏗訇訇如雷之行暢於無前

揚於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不有窮盡若周之文武興起王業公旦制作禮樂成康積隆太平宣王亨起中興其功偉歟漢之高祖定禍亂文景崇尚恭儉孝武却攘□□光武恢復漢業其功偉歟唐之太宗誅李密王世充竇建德薛舉輔公祏明皇除太平公主相姚宋開元三十年昇平憲宗斬楊惠琳劉闢吳元濟復諸侯地數千里其功偉歟我國家太祖武皇帝一駕而下潞再矢而定揚三揖而納荊潭四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文皇帝克紹前烈亦既踐祚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繼謀順動北縛并元四十五年之寇眞宗章聖皇帝暫臨澶淵□□喪威墮膽迨今四十年樂我盟好不敢蓋馬而南今皇帝在明道之初獨臨軒捭躬厭庶政神謀睿斷如雷之動六合莫不震焉發號施令如風之行萬民莫不見焉登任哲乂翦鉏姦惡天清地明日燭月霽其功也如此鴻烈景鑠乃可作爲歌詩雅頌流於金石被於管絃報天地而奏宗廟感昆蟲而和□貊矣故周有清廟生民功臣天作雝潛勺武漢有中和樂職聖主賢

臣唐有晉陽武歎之窮淫水黃奔鯨沛淮□方城元和聖德諸篇臣介竊擬前人輙取太祖太宗眞宗陛下功德之尤著見者爲宋頌九篇臣雖齒髮堅壯未爲衰老自視材智甚短施之於事無毫髮所長虛生盛明之時眞以爲媿然文采晦昧體格卑陋不足以稱述四聖君之耿光亦庶乎萬一有以助太平之頌聲云

皇祖　太祖皇帝初用師伐潞州殺李筠伐揚州滅李重進也

皇祖神武疇敢違拒元年四月筠叛於潞　皇祖

躍馬至潞城下篘窘赴火焦頭爛額 皇祖龍驤
睥敢猖狂元年九月進叛於揚 皇祖徐驅至揚
城隅進窘登樓并焚其孥 皇祖曰嘻物情難籌
予代有周天時人謀罔有不同予德其休 予亦
卹祚涵濡養撫罔有失所予德其裕 篘胡予違
進胡不隨予匪汝誅汝自取之 旣翦二盜聖武
焯耀荆潭蜀吳如拔腐草

皇祖八章四章章八句一章六句三
章章四句

聖神 太祖皇帝出師援長沙且假道
荆渚取荆潭也

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惟聖惟神其幾其微 二國
之君各保爾土虎憑於山莫予敢取蛟憑於淵莫
予敢侮萬斯年今關鑰以固 聖機神謀天祕地
藏風行雷動旦秣我馬夕取其疆二君不知晏眠
於床 貝篙與舟同朝天子一發五豝二君皆至
皇祖聖神鴻光丕懿

聖神四章一章四句一章八句一章
七句一章六句

湯湯 太祖皇帝收蜀取孟昶也

湯湯其江區區爾孟一夫當關不知天命蟻固於
穴蛙負於井咫尺之地爲可以驕 彼以險守我
以德懷王師東來函谷自開蜀虜授首呼號哀哀
蜀人鼓舞與我來偕 昔時蜀道絕人來往今蜀
旣平王道蕩蕩尉侯一置朝貢相望巍巍皇祖德
聲遠暢

湯湯三章章八句

莫醜 太祖皇帝用周謂之策命潘美
取廣州也

莫醜匪虺莫悍匪兕有鋹在南毒螫不已沸湯熱
火暴我赤子 皇祖曰嘻天生蒸民樹之君長以
養以仁乃子不恤匪鋹之罪 乃謀於謂乃將於
美王師鷹揚涉江萬里鬭其城門鋹號請死 皇
祖有德乾覆坤容子在畀民不殺以封皇祖慈仁
感於昆蟲

莫醜四章章六句

金陵 太祖皇帝命師取李煜也

金陵峩峩長江萬里誰爲巢穴養此蛇豕天豈作
限而險而恃不順不臣敢亢天子 帝赫斯怒王
師徐驅蕞爾螻蟻豈勝誅鉏哀哀窮俘爰叫以呼

歸於京師煒哉聖謨

金陵二章章八句

聖文 錢俶以吳越歸也

聖文安安聖武桓桓朝貢萬里正朔百蠻無吳之險無蜀之籍無潭之嚚無荆之頑感予實順恱邑和顔 彼俶在杭有地千里皮毀毛落孤喉莫恃慴服聲教慕爲臣使攜彼人民挈其土地于槖于囊歸於天子 天子神聖罔不懷柔旣裒而封恩涵澤流逆予有刑視彼揚州順予有封視此錢侯赫赫宋德何有窮休

聖文三章章十句

六合 太宗皇帝親征太原取劉繼元也

六合雷聲中國有君塗其耳目不使聽聞隔在荒外嗟爾并人 匪民之嚚爲賊俘虜往弔其民王澤時雨往伐其罪王師虎旅 昔時錢俶有國於吳今俶歸我爲吾前驅并人望風請爲臣奴 昔是□□爲并左臂今附有德不與賊子并人失恃求就戮死 撫我則懷并人胥來降旗出城并門夜開并土旣平吾玉休哉 往在藝祖未逞拓寓遺我聖宗啓此壯土敢告太廟惟皇孝武

六合六章章六句

聖武 □犯我疆至於澶淵眞宗皇帝親臨六師射殺□首軍不得歸乞盟請和也

聖武惟揚虜師虎旅至於澶淵執彼醜虜醜虜之來蜂蠆敢怒我師如林不怒以懼旣俘其師請示死所 聖仁如天惡殺好生於以耀德匪來觀兵亟命止戈無兹黷刑不勦其類戴我以兄屈膝請和畏我威靈 棄甲以歸處彼北陲千斯年兮永

以爲好邊人其安養幼送老民有肥田馬有茂草威德遠兮思我聖考

聖武三章章十句

明道 莊獻明肅皇太后崩今皇帝陛下獨臨軒墀聽決萬機睿謨聖政赫然日新也

明肅惟母寶勤養撫有臣有虎有離有附請王祿産請廟考祖古人有作規呂矩武 政由房帷小人乘時十年於兹惟幾惟微聖人如天不識不知龍晦其威神藏其爲 明道四月睿德明發帝褰

簾箔出臨軒楊總攬萬機指揮六合　聖人之興
雷動乾行進退大臣顏色和平誅逐羣豎左右不
驚　不怒而威不疾而速百蠻偷息百官重足土
無二主惟辟作福　圖任哲乂拔崇賢能旌賞忠
臣死生光榮洗刷敝風宮闈清明　惟常之道與
時語默靜則坤闔動則乾闢　十年深宮不有其
權今日南面退姦進賢　宋承大紀八十年矣明
道之政獨爲粹美　唐三百年時惟開元徛歟明
道開元同言　明道之政可以歌舞小臣作頌實
懿吉甫

明道十一章二章章八句四章章六
句五章章四句

慶曆聖德頌并序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
德象殊拜諫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
日制命吕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
勑除修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
殿朝百官衍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
史中丞拱辰御史遨御史平諫官修靖十一疏
追竦樞密使勑十三日勑又除襄爲諫官天地
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進賢發於
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
賞罰之公也上覩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
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
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爲希闊
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爲卓犖瑰偉
神明魁大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
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羣臣猶且濃墨大字
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
休丕大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世出之賢求之

於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
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
爲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
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録無歌詩雅頌以
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於琬琰流於
金石告於天地奏於宗廟存於萬千年而無窮
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爲博士
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
煒曄昭於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
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韓愈而亦官於

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竊擬於僉
輙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
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
功德赫奕煒曄昭於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
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
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闔闈晨坐太
極晝開閶闔躬攬賢英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搖
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妖怪藏滅同
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父予祖

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德象殊重慎徽
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
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
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大熱
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
兆聖予讒說賊叛於夏為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
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
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
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
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

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
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
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
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
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
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毋蹶予蚤識琦琦有奇骨其氣魁礧豈視居
棌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
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
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

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余闕素相之
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楣至今諫疏在予
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
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余過汝言
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辯別舉擢俊良掃除妖
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
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余紀法左右正人無
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
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
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

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跛蹐重足屛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極諸侯危慄墮玉失舃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來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一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目次

詩

汴渠　麥熟有感
讀詔書　待士熙道未至
赴任嘉州嘉陵江泛舟二首
三豪詩送杜默師雄并序
南山贈孫明復先生
河決　寄永叔
南霽雲　贈張績禹功
西北　贈孫先生
寄李縕仲淵　送李生謁張侯
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齋濟北張洞明遠楚宮李縕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送路邁謁孔宣公
過魏東郊　蜀道自勉
聞子規　哀鄰家
送趙澤　觀碁
贈劉中都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

後學錢塘丁詠淇衡瞻校訂
桐城張鴻聲自希
仁和喬良槐庭三 同校

汴渠

隋帝荒宴遊厚地剗爲溝萬舸東南行四海困橫流義旗舉晉陽錦帆入揚州揚州竟不返京邑爲墟丘吁哉汴渠水至今病不瘳世言汴水利我爲汴水憂利害吾豈知吾試言其由汴水濬且長汴流湍且遒千里泄地氣萬世勞人謀舳艫相屬進

饋運曾無休一人奉口腹百姓竭膏油民力輸公家斗粟不敢收州侯共王都尺租不敢留太倉粟峩峩冗兵食無羞上林錢朽貫樂官求要優吾欲塞汴水吾欲壞官舟請君簡賜予請君節財求王畿方千里邦國用足周盡省轉運使重封富人侯天下無移粟一州食一州

麥熟有感 癸酉中作

去年經春頻肆赦拜赦人忙走如馬五月不雨麥苗死赦頻不能活窮寡今年經春無赦書十日一雨及時下五月麥熟人民飽一麥勝如四度赦吾願吾君與吾相調和陰陽活元化陰陽無病元氣活風雨調順苗多稼使麥長熟人不飢敢告吾君不須赦

讀詔書 乙亥中作

關中有山生虎狼虎狼性饞不可當去歲食人十有一無辜被此惡物傷守臣具事奏聖帝聖帝讀之惻上意乃詔天下捕虎狼意欲斯民無枉死吾君仁覆如天地只知虎狼有牙齒害人不獨在虎狼臣請勿捕捕貪吏

待士熙道未至

鳳凰饑憶玉山禾鼓翅飛下玉山阿玉山之禾粒

未熟饑不得食心如何麒麟渴憶崑山流軒軒直下崑山幽崑山之流流未長渴不得飲予心愁

赴任嘉州嘉陵江泛舟二首

中心橫大江兩面疊青嶂江山相夾間何人事吟放半鐏岸幘坐來日開舲望孤棹已夷猶數峯更清尚危影倒波底疑嵐浮水上鳴鷺答猿啼樵歌應漁唱併生泉石心堪媿塵俗狀

江心清照人江面平如掌有客去遊遙扁舟浮蕩漾遠與城市絕溪將泉石向水鳥忽東西溪雲時

下上軒冕誰富貴琴罇自間放酒邑照淥波吟聲入秋浪五湖無范蠡磻磎無呂望吾家徂徠下汶水有清響常時夜雨急隨雨來枕上魂魄寒無寐山居得真尚一爲塵纓縛不得閑時餉兩耳聒欲聾喧囂千萬狀雨夜負潺湲宦途空悲愴劍南四千里地遐接蠻瘴乍聽江水聲聊使心靈暢

三豪詩送杜默師雄 并序

本朝八十年文人爲多若老師宿名不敢論數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詩歐陽永叔之文辭杜師雄之歌篇豪於一代矣師雄學於子辭歸作三豪詩以送之

曼卿豪於詩社壇高數層永叔豪於辭舉世絕儔朋師雄歌亦豪三人宜同稱曼卿苦汨沒老死殿中丞身雖埋黃泉詩名長如冰永叔亦連蹇病驚方騫騰四海讓獨步三館最後登師雄二十二筆距獰如鷹才格自天來辭華非學能迥顧李賀輩麤俗良可憎玉川月蝕詩猶欲相憑凌曼卿苟不死其才堪股肱永叔器甚閎用之王道興師雄子勉旃勿使生驕矜

南山贈孫明復先生

我來南山興感悲萬物紜紜宰者誰衆材叢阜無奇姿直輮曲輪皆所宜大木磊磊節幹奇撑擬柱谷無處施我願天子修明堂坐朝諸侯會四□柱要十圍棟百尺日責匠石搜訪之千人用斧萬人挽大根斫斷山崩欹五州追牛十縣丁載送上都天子怡般輸駿汗工倕走有目未省曾觀窺黃帝合宮堯衢室周制九筵虞總期聽政朝夕有攸處闔門左右咸以時天子拱手四輔立坐致四海爲雍熙不用直棄用卽大短輮曲輪爾胡爲

河決 乙亥中作

崑崙山最大峩峩横絕域黃河地下來洶洶不可測河伯一發怒擘開崑崙石水出東北陬浩渺無涯極平地水行疾九州如咫尺湯湯勢滔天黎元多沈溺上貽堯心憂四岳舉鯀塞鯀用汨彝倫九載無成績堯怒不能治遂行羽山殛有子其曰禹命使嗣父職洛中得龜書九疇文甲坼禹乃乘四載周游視水迹百川各復道九河皆開闢禹功既已成水患方益息竊思大禹意河九爲遠策况云殺其隧闕之孔安國三代逾千年所以無災厄戰國爭土疆諸侯用詐力遷徙無常處湮淪不可識

隄障過水勢溝渠絕地脉禹道不復究河流有壅
隔頻爲中國患中國不安席從官徒負薪河伯弗
受璧斫盡淇園竹安救瓠子役民力殫將竭國財
耗亦劇四方競上疏羣臣爭籌畫田蚡方爲相書
來多持抗豈顧天下利惟以私田惜賈讓不爲用
延年亦見斥如何聖人功千載復不得皇宋運熙
泰四聖崇道德百蠻皆臣順萬物遂生殖七八十
年間人不聞金革惟玆澶滑郡河決亦云亟常記
天禧中山東與河北蕭結賦不充遂及兩京側騷
然半海內人心愁慘戚河平未云幾隄防有穴隙

流入魏博間高原爲大澤良田百萬頃盡充魚鱉
食救之成勞費不救悲隱惻吾君爲深慮不食到
日昃我忝竊寸祿素餐堪自責不負一畚土私輒
逃丁籍又無一言長萬分有裨益與世同浮沉隨
羣甘默默亦或中夜思斯民若瘦瘠四年困蝗旱
五穀飼蝥蠈年來風雨時纔得一秋麥手足猶瘡
痍肌膚未豐碩若待四體肥斯民無愁邑不然尋
九河故道皆歷歷一勞而永逸此成功無數或可
勿復治順其性所適從民就寬肥注水灌□□試
聽芻蕘言三者君自擇

寄永叔

九龍行兩歲在子皇天之命實勤止泓湫水暖嗜
慾飽七龍婧戲兩龍睡巷藏密雲空自膏畜聚甘
雨不肯施旱魃妖狂作民虐風伯暴怒與日熾訴
號仰天天不聞九州之禾皆乾瘁嗟（缺一字）龍職職行
雨失職不雨民胡恃騶虞義獸心實仁不忍斯民
不食死向龍慢罵數龍罪龍不能荅滿面恥偷向
上帝讒騶虞騶虞得罪龍竊喜欲知龍與騶虞分
仁與不仁而已矣

南霽雲 唐祿山亂張巡許遠圍守睢陽城兵窮援絕霽雲踰出城走泗投賀蘭乞救賀蘭出兵書霽雲對衆

斷一指爲不食怨臨泗以一矢射浮圖爲志且曰賊退吾必來殺賀蘭云

祿山熾亂火焚崑崗炎炎二京鞠爲賊場百官奔
走萬乘倉皇孰城能守孰地不亡瞻彼睢水其流
湯湯有城有民在睢之陽遠位巡上巡智我彊以
城授巡巡亦克當賊從西來殺氣堂堂旌旗如林
對城而行巡遠登城辭毅色康城中之人踴躍倍
常賊知城堅坐甲裹糧城中食盡殺愛以嘗士無
二志持病扶瘡寧守城死城不可降霽雲勇烈跳
城軼出走泗投賀求兵救乏賀欲霽雲牢醴羅列
霽雲避席謂衆云曰睢陽之人不食一月義不獨

餓食下嚥咽以刀斷指左右流血彼何人兮忌忠嫉節心不感兮賊功害伐不出一兵坐觀斧鉞齊雲心折寸寸如鐵齊雲據鞍怒髮衝冠一矢以志復來不完路人旁觀涕流汍瀾遠近聞者爲之辛酸力盡且窮城孤無援至死不屈萬戈來攢精誠內發顏色自安身輕鴻毛名重泰山吾執唐刑罔容於姦未誅祿山先誅賀蘭

贈張績禹功

李唐元和間文人如韓起李翱與李觀言雄破姦究孟郊及張籍詩苦動天地持正不退讓子厚稱絕偉元白雖小道爭名愈弗已卒能霸斯文昌黎韓夫子吾宋興國來文人如櫛比黃州才專勝漢公氣全粹晦之號絕羣平地走虎兕謂之雖駁雜亦文中騏驥白穎泊廬震江沱自爲水朱嚴兼孫僅培塿對嶽峙卒能霸斯文河東柳開氏嗟吁河東沒斯文乃屯否汩汩三十年淫哇滿人耳粤從景祐後大儒復唱始文人如麻立縱縱攢戰騎徂徠山磊砢生民實頑鄙容貌不動人心膽無有比不度蹄涔微直欲觸鯨鯉有慕韓愈節有肩柳開志今讀禹功文矛戟寒相倚寶光千里高飛出破

屋裏龍音萬丈長拔出重淵底雷霆皆藏身日星或失次我憨年老大才力漸衰矣禹功氣奔壯今方二十二前去吾之年猶有十四歲今讀禹功文魂魄已驚悖更加十四年世應絕儔類卒能霸斯文吾恐不在已禹功幸勉旃當仁勿讓爾

西北 乙亥中作

吾嘗觀天下西北險固形四　皆臣順二鄙獨不庭吾君仁太厚贖歲稽天刑孽牙遂滋大地豕極獯腥漸闘頗驕蹇牧馬附郊坰吾恐患已深爲之居靡寧堂上守章句將軍弄娉婷不知思此否使人甚涕零

贈孫先生

世無伯樂不識馬眼看騏驥如駑駘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皐夔胡爲哉泰山山下水照石溪聲濺濺白雲堆我居其間構茅屋先生先生歸去來

寄李縕仲淵

噫吁嘻屈原放賈誼投晦之流子望四古人今人皆不免才能累身才反仇吾友仲淵少學古胄中疏落羅孔周點毫磨墨作文字壯哉筆力追群牛三十青衫得一尉尺澤寸波蟄長虬清康憂民復

材武一日得罪繫滁州噫吁嘻屈原忠臣楚之望
賈誼少年才無儔晦之子望俱命世麒麟頭角爭
崔嵬時不與兮將奈何仲淵仲淵勿涕流

送李生謁張侯

李生長七尺栖栖長自弔一飲酒一石常恨酒甕
小一食牛一膍平生未曾飽負劍出門去滿眼荒
榛道行行何所適泱下沾襟抱李生且收涕不足
苦悲悼非無咸池音夔曠世所少不識伯樂氏飛
黃徧牛皂我聞張侯者其人非草草六經採精微
九流得指要荀況或言兵杜牧曾演考縱橫文武

術難以尋常較磊磊公侯器可以鎮浮躁子將丈
二矛試向伊前掉見子伊心喜扶子出泥淖王濟
牛心炙李生應得咬

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齋
濟北張洞明遠楚宮李緼仲淵皆服道就
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
百八十二言相勉

鳳凰飛來衆鳥隨神龍遊處群魚嬉先生道德如
韓孟四方學者爭奔馳濟北張洞壯且勇楚丘李
緼少而奇二子磊落頗驚俗泰山石介更過之三
人堂堂負英氣胸中拳拳蟠蛟螭道可服今身可
屈北面受業尊爲師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諷大易
春秋辭洪音琅琅響齒牙鼓缺一字孔子與宓羲先生
居前三子後恂恂如在汾河湄續作六經豈必讓
焉無房杜廊廟責吁嗟斯文敝已久天生吾輩同
扶持二子勉旃吾不惰先生大用終有時當以斯
文施天下豈徒玩書心神疲

送路遵謁孔宣公

薄田五頃餘纔足共王租田五頃稅田須五十畝慈母八十四髮
白牙齒疎服非帛不煖半冬無袴襦食非肉不飽

杯案唯一蔬南陔孝子心若何爲安居大冬萬木
折北風裂人膚凍死不敢言長塗走崎嶇二百里
見我寒萎求吹噓顧我正憔悴念子空勤劬闕里
有聖孫佩服詩與書孜孜行仁義陰德及焦枯三
縣十萬人其命絕而蘇豈使八十老旨甘不足歟
文宣公視襲丘奉符鄒三縣水災之民與出今年租大飢人得生

過魏東郊

全魏地千里雄大視區宇黃河爲血脈太行爲筋
骸地靈育聖賢土厚含文武堂堂栁先生生下如
猛虎十三斷賊指聞者皆驚怖十七著野史才俊

凌遷固二十補亡書辭涘續堯禹六經皆自曉不
看注與疏述作慕仲淹文章肩韓愈下唐二百年
先生固獨步投篇動范杲落筆驚王祐四方交豪
傑群公走聲譽一上中高第數年編士伍五命爲
御史連出守方土事業過皐夔才能堪相輔鳳凰
世不容衆鳥競嘲訴獄中饑不死特地生爪距貔
貅十萬師盟津直北度塞上諸猛將低頭若首鼠
渴憶海爲漿饑思鼇爲脯兩手拏人肝大床橫牛
肚一飮酒一石賊來不怕懼帳下立孫吳鐏前坐
伊呂笑談韜鈐間出入經綸務□□恨未滅獻策
言可虜幽州恨未復上書言可取好文有太宗好
武有太祖先生文武具命兮竟不遇死來三十載
荒草蓋墳墓四海無英雄斯文失宗主豎子敢顚
狂黠戎敢慢侮我思柳先生涕淚落如雨試過魏
東郊寒鴉啼老樹丈夫肝膽喪眞儒魂魄去厖石
固無情爲我亦慘沮

蜀道自勉

潮陽瘴煙黑去京路八千吏部有大功得罪斥守
藩朝衝江霧行夜枕江濤眠蛟蜃作怪變時時擧
船艇魚龍吐火焰往往出波間故爲相恐怖倏忽
千萬端道在安可刧處之自晏然我乏尺寸効月
食二萬錢自請西南來此行非竄遷蜀山險可升
蜀路高可緣上無嵐氣蒸下無波濤翻步覺闊道
穩身履劒門安惟懷吏部節不知蜀道難

聞子規

月上半峰峰樹碧子規啼苦月無色壯士耳邊都
不聞兒女眼中淚自滴古人出處非關身處今事
親出事君服勤至死不敢倦避勞擇逸豈所聞我
看蜀道誠爲難嗟爾子規何云云王遵九折竟叱
馭班超萬里圖立勳乘危蹈險盡臣節二人至今
揚淸芬我本魯國一男子少小氣志凌浮雲精誠
許國貫白日有心致主爲華勛位卑身賤難自達
滿腹帝典與皇墳有時憤懣吐一言小人謗議已
紛紛宰相寬容天子慈八年之中三從軍從軍官
淸吾何苦嘉州路遠爾勿語地不爲我易其險我
豈守道不能固子規子規謾啼絕斷無淸淚灑向
汝

哀鄰家

鄰家不選醫醫無救病術朝一盤工入暮一盤工
出有加而無瘳遑遑不安室吁嗟鄰翁愚予爲病

者恤瞽盟一日更千人盲藥何能療沉疾

送趙澤

子來入吾國纔食一寸苗未足充子腹饑腸猶枯焦玉山禾粒大如粟食之令人身肥饒畜以待鳳凰不將食雞梟吾子何日回遺子一粒換肝膂

觀碁

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試坐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奇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枰上奚足勞經營安得百萬騎鐵甲相磨鳴西取元昊頭獻之天子庭北入□□城縛□主南行東逾滄海東射

破高麗城南趨交趾國蠻子輿櫬迎盡使四□臣歸來告太平誰能憑文楸兩人終日爭

贈劉中都

吾登泰山上下視何紛紛彼角而走者孰爲麟與麏彼茁而生者孰爲蕭與芸伯樂不復出駑驥終同群卞和不再生珉玉將誰分吁哉劉中都高標凌浮雲諸侯不薦士外府不策勳冉冉趨黃綬勤勞徒爾云我媿勞力小不能叫吾君勿改芳蘭性林深須自薰勿隱冲鶴聲天高當自聞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三目次

詩

感事
送張革從道謁千乘縣田秘丞
送范曙赴天雄李太尉辟命二首
安道登茂材異等科　寄明復熙道
詔下勉諸生　感興
又送從道
密直杜公作鎮於魏天章李公領使於魏明復先生客於魏熙道宰於魏因作詩寄之
偶作　詔罷縣令舉
植檜　贈李常李堂
愛日勉諸生　閒興
過潼關　勉師愚等
寄弟會等　五月十日雨
送李堂病歸
三子以食貧困於蔡蔡爲詩以勉之
蜀地多山而少平田因有云
彼縣吏　蝦蟇
劉生病歸　久旱

永伯仲淵在獄作九十二言傷之
送進士高極拱辰　讀韓文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三

後學錢塘丁詠淇衡瞻校訂
桐城張鴻聲自希
錢塘江德成季魏　同校

感事

吾嘗觀中夏地平如砥石幅員數萬里車馬通轍跡帝宅居土中紫垣當辰極長江斷其南絕塞經其北東海西流沙天爲限□□三代千餘年天子雖務德實以險爲恃四□皆潛匿漢唐德稍衰地勝豈殊替暫來還亟去不敢窺城壁石晉一失謀

六州淪□域天地破扃鐍山川無阻阨貽爾子孫患固知非遠策桓桓周世宗三十纂瑤曆一歲破東河劉崇喪精魄再歲復泰鳳不庭自柔格三歲出南狩王師拯焚溺江北十四州取之如卷席四歲征關南曾不發一鏃三州相繼降德聲暢蠻貊李昇請臣妾錢鏐修貢職帝欲因兵鋒乘勝務深擊直取幽州城拓土開疆埸重收虎北口復關閉寇賊是時戰屢捷六軍氣呑敵平吳如破竹成功在頃刻惜哉志不就暴疾生中夕帝宋承大寶孝明發丕赫全蜀獻土地舉吳上圖籍荆潭與甌閩

助祭來訇訇開城納江俘御樓受晉馘區內一正
朔六州獨割剔憤憤柳崇儀才宏包旦輿生長在
河朔耳目熟金革旗鼓朝治兵酒肴夜結客握臂
吐肝膓倒囊推金帛客以豪傑士遇侯頗感激往
來達厥誠生死願効力萬德納我說洞然絕嫌隙
事成已有萌侯去何云亟豪傑夜空回帳中屢歎
息我覽此二事天意終難測撫卷一感傷兩睫淚
潸滴

送張革從道謁千乘縣田秘丞京

張生何人者琅玕滿懷抱三十命未與家貧親且

老出門無所適獨宇西山操饑寒屢侵凌仁義自
充飽手裏琘琳枝不換徑寸草足底麒麟文不踏
荒榛道十月客路寒霜風鳴浩浩張生氣愈壯勁
髮上衝帽松筠凍不折枝葉轉青好雪深徒三尺
騏驊不受淖東方有賢者開廄納騄褭臨風試一
鳴應免編牛皁

送范曙赴天雄李太尉辟命二首

吾家泰山徂徠間濃嵐潑翠粘衣冠君來訪我茅
屋下正值山色含春寒終日把酒對山坐數片山
色落酒盤峯頭雲好望無倦篘裏酒多傾不乾臨

行再拜慇懃別請我一言披心肝吾貧無錢以贈
君門前峩峩橫兩山願君節似兩山高眼看富貴
如鴻毛

伯樂之廄無駑駘豫章之林多瑰材相君新坐碧
油幢之子宜上黃金臺秋風蕭蕭動笳鼓落葉槭
槭鳴鐏罍將軍手持十萬騎陣前號令如疾雷從
事借籌爲決勝運於掌上何恢恢蠢茲元昊命螻
蟻西師堂堂難當哉況我賢相賢從事北門無憂
宜大開

安道登茂材異等科

嘗言春官氏設官何齷齪屑屑取於人辭賦爲程
約一字競新奇四聲分清濁矯矯遷雄才動爲對
偶縛恢恢晁董策亦遭聲病落每歲棘籬上所得
多浮薄嗟哉浮薄流不知王霸畧六經掛東壁三
史東高閣瑣瑣事雕篆區區衍述作隨行登一第
謂身翥寥廓趨衆得一官謂身縻好爵栖栖咫尺
地燕雀假安託汲汲五斗米雁鶩資飲啄壯哉張
安道少懷夫子學三就禮部試不肯露頭角恥用
衆人還羞將一賦較甘心塌翼歸志懷本卓犖三
賢文章師（大參宋公樞副蔡公計相范公連章得薦）儒林推先覺百鳥聲喈

皆獨能辨鸞鷟玉石方混混獨能識至璞薦之於
天子此材堪輪桷遂得望清光三接近帷幄僚友
視萬乘器宇誠嶽嶽顧乞數刻景古今可揚搉縱
橫三千言得備如奪槊上下馳皇王周旋騁禮樂
遠推災異源上究星文錯直言補王闕危論針民
瘼天子覽其奏嘉賞爲嗟愕旣歎相見晚且言同
時樂一命校秘書恩澤優且渥追惜漢武世仲舒
道磽确再念文宗朝劉蕡命蹇剝有才無其時徒
抱此誠愨吾君嗣丕基百王懸景鑠萬物蒙休嘉
四□奉正朔賢良得其時才命不相虛一謁乃大

遇君臣無隔幙我賀吾君明取士得英卓我賀吾
道行逢時不躡踔行願入廊廟鈞軸在掌握上使
斯文淳下使斯民樸五帝徙可追三王豈爲邈

寄明復熙道

四五十年來斯文何屯蹇雅正遂凋缺浮薄競相
扇在上無宗主淫哇千萬變後生益纂組少年事
彫篆仁義僅消亡聖經亦離散其徒日已多天下
過大半路塞不可闢甚於楊墨患辭之使廓如才
比孟子淺患大恐不救有時淚如霰大賢爲時生
去聖猶未遠昔日到汶上熙道始相見知道在熙
道一見不敢慢尊之如韓孟與道作藩翰今春來
南都明復去京輦未識心相通所懷恨未展明復
無羈絆我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訪我殊不倦劇
談露胷臆胷臆無畔岸高文見事業事業盈編簡
一一皇覇略縱橫小管晏磊磊王相才上下包周
漢二賢信命世實爲有道見天使扶斯文淳風應
可追我綴二賢末材駑媿欵段

詔下勉諸生

禮部文章淵波浪百尺高進士英俊窟蛟龍千萬
條吾子欲求濟整子楫與篙吾子欲求勝操子戈

與矛勿謂水可狎徒行思遊遨勿謂龍可馴空手
捋髯毛波神忽洶湧怖死填鬐鼇龍角忽張怒走
同蝦蟇曹苟利篙楫往跳海如溝濠苟操戈矛行
拉蛟如猿猱吾言有所勉非徒聲嘈嘈

感興

村居何所適種木樹桑梓田園繞家舍遠不逾十
里欵段足乘騎代步而已矣但識畜駑駘安知有
騏驥臘月北風寒太行山色紫君命急如火城頭
見烽燧雪深馬僵倒十夫扶不起軍法有明訓後
期者誅死倚鞍思駿骨撫轡念綠駬求之不可得

穀餗滿眼淚旁聞負薪叟竊語相識刺居安常念
危在險如處易臨難始求濟狼狽徒勞爾有備則
無患古人垂深旨平居無事時華庭深秘邃善穀
與豊草秣飼十廐吏駑駘飽相枕素飧不知媿伯
樂能識馬每來加勸說飛兔與騕褭日牽在都市
爲爰千金賫貪恪不肯置今日臨艱難努力自勉
勵

又送從道

常欲飽暖天下人其道未得一寸施子有二親皆
七十糠覈不充常寒餓昨日訪我破屋下具雞一

隻酒一卮子起却盤筋不舉吾親未省曾食之對
我噓欷涕泗下孝子之心眞可悲子固與我同一
體相間豈復有毛皮顧子之親則吾親吾親凍餒
無奈何飽暖天下心徒爲送子出門成此詩

密直杜公作鎭於魏天章李公領使於魏明復先生客於魏熙道宰於魏因作詩寄之

古魏信名地曹劉遺英躅李唐三百年悵爲干戈
蹴建安風不還南皮草空綠寥寥千餘祀風流今
始續李杜二賢公清歎鎭雅俗詩名占唐代二公
本名族聖時還並生聲烈相叢馥朝廷倚金湯天
子恃心腹盛德異物懷威望慓□服千里無警烽
三軍安食粟休然德化厚蒼生坐蒙福先生服仁
義懷道輕爵祿非其人不取一簞亦自足陳蕃知
人明文侯好士篤解榻廷徐孺過門軾干木今晉
二公館德修令問淑熙道富天爵孝悌聞鄉曲孔
孟信可蹈聖賢良自勗漢庭新射策驟升校書局
魏縣方百里君命往養育二公佐世傑二賢不碌
碌相與施禮讓物歸不待宿相與講道義教行如
流速賢人如邁會間不容薄穀五百年一賢今乃

同時生千里猶比肩四賢今連甍相聚誠可樂相
得良有情我塊孤且陋徒抱此寸誠處此數無首
在泰非彙征出門皆同人坎坎於郊行獨鶴遠無
和栖栖在陰鳴安得雙飛翼一翥鄴都城

偶作

晉公平淮西兵出速如神崇韜伐西川六十日請
臣太祖初受命諸侯未盡賓蜀廣號敵國荊潭爲
彊鄰王師討有罪不閒逾十旬元昊誠螻蟻有地
長一畛詎足汚斧鉞尋當投荊榛是何逾歲月務
行含貸仁豈玆將帥闇迴無晉公倫張旗發一號

豈無李處耘提戈出一戰豈無王全斌容兹盈寸
蠻蕩漾於流津平生讀詩書胸中貯經綸薄田四
五畝甘心耕耨勤倚鉏西北望涕淚空沾巾

詒龍縣令舉

一絃獨不調謂琴皆可廢一目獨不張謂網皆可
毁易絃張其目網在琴聲備舉令或非人止當罷
舉吏遂令天下不得舉廢琴毁網復何異

植萱

一人橫行武王則恥今西□之鬼抗中國而敵萬
乘西□之服升黃堂而驕諸侯尊於天子滿於九
州王法不禁四民不收植萱於階兮庶忘吾憂

贈李常李堂 王黃州禹偁張尚書詠高夫子李相國皆濮人

顓頊宅帝丘放勛葬成陽有虞漁雷澤三帝聲汪
洋 帝丘成陽雷澤皆屬濮州 聖人遺風烈生民多材良吾宋八十
年賢傑近相望黃州號辭伯兩朝專文章尚書實
大臣朝廷畏榷剛堂堂高夫子立言育荀楊凜凜
李丞相功業齊蕭張三人名未泯相國方騰驤又
生不世才李常與李堂二子皆絕塵鳳凰摩蒼蒼
一舉一萬里志氣不可量新文各百首寒金敲琳
琅古音拖淳濟雲和與空桑衆氣邁儔匹騕褭與
飛黃千里希一賢四公乃同鄉二子復穎耀士風
實淡長遙知濮水上千載流聲光

愛日勉諸生

白日如奔驥少年不足恃汲汲身未立忽焉老將
至子試念及此則晝何暇乎食夜何暇乎寐

閒興

大匠構廈屋取直棄曲木如何官擇人棄直獨取
曲養苗除稂莠養民除貪垢存莠苗不碩去貪民
自富

過潼關

昔帝御中原守國用三策上策以仁義天下無能
敵其次樹屏翰相維如磐石最下恃險固棄德任
智力驅馬過潼關覽古淚潸潸開元帝道明百蠻
奉周曆田野富農桑邊隅無寇賊紫宸日視朝潼
關夜常闢天寶君政荒宮闈養虺蜴恩愛成怨疾
心腹生毒螫朝聞發漁陽暮以卷河北鳴鼓渡潼
關矢及乘輿側重門徒爾設關吏安所職始知資
形勢不如修道德

勉師愚等

不行一千里安得爲良馬不建十五城安得稱善

價汝皆有血氣非如木偶者撮髮號男兒肯甘在人下汝不闖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吾俱人學之則舜也汝等但勉旃前賢皆可亞

寄弟會等

吾門何所喜子衿青青多豹常志古道佩服鄉與軻平淑號能賦其氣典以和樞從吾日久道德能切磋澤也齒最少已有亭亭柯彰頗通典籍所立不么麽淳乎性源濁今亦為清波就初學誦詩日記十板過材雖有高下異日俱甲科會汝少俊異美若玉山禾看汝辭林中枝條漸婆娑合亦稍純

茂知不隨身燈其流雖涓涓可道為江沱視汝器磊磊淳沆皆蚌螺我有堇山錫欲鑄千太阿誠能來就學潁利加銛磨翹翹數子間可與肩相摩（張約）

（劉君平盧叔李常高樞趙澤孔彰淳沆姪也）

五月十日雨（明道二年作）

鞭石不見血頑石雲不蒸鞭龍不至痛六合雷不勝吾君與吾相感德震八紘萬物各脩職雨師獨敢寧

送李堂病歸

春風汶水溫曉日徂徠寒之子銜病歸請予開一言予知去病術為子陳大端予嘗學聖人試將道比倫道病非一日善醫惟孔韓賞罰絕於周孔筆誅其姦春秋十二經王道復全完佛老熾於唐韓刀斷其根原道千餘言生民復眠飡道病由有弊邪偽容其間身病由有隙風邪來相干子欲治斯道絕弊道乃存子欲治子身杜隙身乃安此理近古豎吾言有本原

三子以食貧困於藜藿為詩以勉之

五世本寒賤吾身守貧約家徒立四壁無田負城郭終歲服一衣無裝貯囊槖吾雖得一官官微月

俸薄況屬歲凶荒饑民塡溝壑吾幸有寸祿不至苦殞穫隨分且飽暖不然亦流落爾等勤初學無恥衣食惡仁義足飽飫道德堪咀嚼二者肥爾軀不同乳與酪爾無嫌麤糲爾勿厭藜藿富貴自努力青雲路非邈

蜀地多山石而少平田因有云

五穀無種處蜀民土田窄嶷巘頑石長不休誅誅赤子將何食

彼縣吏

嗟乎嗟乎彼縣吏剝膚椎髓民將死夏取麥今秋

取栗筥匹紅兮杖匹紫酒與甕兮肉爛床馬餘粱兮犬餘饋雀腹鼠腸容幾何虎噬狼貪胡無已

蝦蟇

夏雨下數尺流水滿池泓蝦蟇爲得時晝夜鳴不停幾日飽欲死腹圓如瓶罌鉅吻自開闔短項或縮盈時於土坎間突出兩眼睛是何癡形骸能吐惡音聲嗟哉爾肉膻不中爲犧牲嗟哉爾聲粗不中和人情殊不自量力更欲睥睨橫海之鱣鯨自謂天地間獨馳善鳴名萬物聒皆聾不知鐘鼓欽欽雷霆闐闐應龍戢鱗入海底鳳凰褰翼摩青冥

此時各默默以避蝦蟇鳴何時雨歇水澤涸青臭泥中露醜形失水無能爲兩脚不解行乾渴以至死盡把枯殼塡土坑

劉生病歸

泰山山前有瓊圃其中不樹蕨與薇千頭綠竹瑤實廿百畝玉芝丹粒肥麒麟于于鳳凰飽鼓翅奮翼揚清輝徂徠山下少耕鋤蒿藜滿圃無芳菲騶虞不住鸞鳥去日暮啁啾燕雀飛嗟哉劉生失所投不往泰山徂徠依經年採掇不得飽正是新春癯瘠歸 明復先生居泰山

久旱

風伯且須戢頭角放出龍喙萬丈長喙吾一尺雨一尺得雨萬丈成豐穰

赤伯仲淵在獄作九十二言傷之

吁嗟惡獸羣蹄踏麒麟如死麕吁嗟惡鳥音嘷噪鳳凰伏中林我願爪牙如鋒鍔牙可噬兮爪可搏直入深山驅虎狼護取麒麟好頭角又願身生兩羽翼一夕長就萬丈長直入林中護鳳凰不使毛羽有寸傷吾願雨未遂中夜涕下沾衣裳

送進士高枢拱辰

韓門有李漢柳氏得晦之其道卒無患二子爲藩籬吾才誠駑弱十年空孜孜韓闡與柳闢豈敢輒潛窺二氏方肆行斯文已不衰手持萬丈斧欲往斷其枝以次及根柢使不復蕃滋高生吾之壻乃肯從我爲示吾文一編言雖不蔵褻翅羽雖尚短已去摩尾箕氣力雖未全已能搏蛟螭吾日覺老大韓柳難企斯吾子年始壯勇若熊與羆李漢不足慕晦之當並馳

讀韓文

眇焉五帝上嘗觀二典辭煥乎三王間嘗觀二雅

詩道德既淳厚聲光何葳蕤烈烈日精散闐闐雷
聲施施焉如飛龍潛焉如蟠螭祖述兼憲章後世
唯吾師永言二典往群言或蘼離亦既二雅末六
義多陵遲寥寥千餘年顛危誰扶持揭揭韓先生
雄雄周孔姿披榛啓其塗與古相追馳泝波窮其
源與道相濱涯三墳言其大十翼暢其微先生書
之辭包括無孑遺春秋一王法曲禮三千儀先生
載於筆鉅細成羈縻楊墨乃淪胥曠然彰其雄佛
老亦顛隮茫然復於□婉婉平蔡畫淮西獲以依
凌凌逐鱷文潮民蒙其禧心將元化合功與天地

齊洋洋治世音磊磊王化基悖之則幽厲順之則
軒義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三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四目次

詩

讀石安仁學士詩是歸書字安仁
寄雷澤張從道　竹書筒二首
訪田公不遇
蘇唐詢秀才晚學於予告歸以四韻勉之
獵　大寒早行
遊靈泉山寺　至日早離張村
歲晏村居　病起吟殘菊
和馬寺丞秋日寄明復先生

春色　宿村舍
和奉符知縣馬寺丞永伯捕蝗回有作
泰山　留守待制視學六首
寄趙庶明推官　寄沛縣梁子高
送張殿院還臺
徂徠山齋熱寢家畫報征西府從事田集賢
元均張著作叔文趙推官庶明書至開緘讀
之因題書後
元均首登賢良科因寄
安道再登制科

送奉符縣監酒稅孟執中借職
嘉州讀邸報見張文叔由御史臺主簿改著
作佐郎依舊在臺
予與元均永叔君謨同年登科永叔尋入館
閣元均今制策高第君謨復磨礪元均事業
犄子驁下因寄君謨　寄元均
寄叔文
赴任嘉州初登棧道寄題姜潛至之讀易堂
入蜀至左綿路次水軒暫憩
左綿席上呈知郡王虞部

嘉州寄左綿王虞部　士廷評相會梓州
鄭師易秀才詩奔騰道壯殆有石曼卿學士
風骨作四韻以勉之　送李堂伯升病歸
伯升病君達遵道送歸
喜雨　留題敏夫隱居
訪竹谿呈孟節兼有懷熙道
招張洞明遠　擇相
寄孔中丞
送弟及之就彭門侍養
村居

燕支板浣花箋寄合州徐職方
御史臺牒皆光臺錢牒云以憑石柱鐫名因
戲書呈通判寺丞景元
送馮司理之任彭州
赴任嘉州待關左綿七十日通判呂國博日
相從吟酌至嘉陽因成四韻寄之
顏魯公太師二首　褚遂良僕射
陽城諫議　袁高給事
溫造御史　劉栖楚拾遺
讀五王傳　讀魯晉二公傳

李英公勣　漢成帝
文中子二首　初過潼關値雨
雨晴復賦一絶　過溫湯
初過大散關馬上作　過飛仙嶺二首
峽中　劍門讀賈公疎詩石
予自南京留守推官循資為掌書記由將仕
郎超階至朝奉郎得蜀嘉州友人相賀者因
答之　蜀道中念親有作
泥溪驛中作　柳池驛中作以下三首缺
訪栗園有感

村舍有姥八十餘出拜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四

後學錢塘丁　詠淇　衛瞻　校訂
桐城張　鴻磐　自希
仁和番　良槐　庭三　同校

讀石安仁學士詩 其四首 字安仁

脊梁無駿骨李杜得秋毫後世益纂組嬰風堪鬱陶奔道少驥逸兖冗如牛毛試看安仁詠秋風有怒濤

寄雷澤張從道

不知有凍死一室心恬如臘盡妻未褐天寒子讀書遶風與世薄古道干時疎事事皆同我憶君春草初

竹書筒二首

截竹功何取爲筒妙可談長猶不盈尺青若出於藍浮薄瓢皆去欹崟節獨堪誰言但空洞自是貴包含虛受殊掐損多識不類貪中籍經謾五諦牘筬空三淚有湘妃灑書疑禹穴探質曾冒霜雪價本擅東南隕籜遺輕籾移根破凍嵐籠音終不死鳳實尚餘甘朴陋我爲貴彫鎪彼合慙居常置几案出或繫騑驂唱和交朋倦提攜童僕諳純姿斥

丹漆美幹敵梗柟其直如周道虛心學老聃吾徒正得用詩筆戰方酣達者創奇製霜園斷竹尋蒼莨破雲色蕭瑟移風音經寸不爲短探幽乃覺淡中間自空洞枝幹何欽荃投恐成龍去吹還作鳳吟稜稜人有節寂寂易無心儉樸他難比提攜力易任純姿古皇道虛受聖人襟或貯諫官草多收女史箴筒兮用可貴吾不換南金

訪田公不遇

主人何處去門外艸萋萋獨犬睡不吠幽禽鬧自

啼老猿偷果實稚子弄鋤犁日暮園林悄春風吹藥畦

蘇唐詢秀才晚學於予告歸以四韻勉之

憐我山中臥半年相伴吟道傳諸子後易得發文渙覺式經旬絕書猶盡日尋惜哉未終業覲老忽霑襟

獵

騎士千人集綏旌四面張凝陰慘羣物殺氣結飛霜雉守一節死兔緣三穴藏石鷲羊質見狐冥虎威亡獸困猶思鬪鴻驚不亂行唯當縱猛鷙盡使食貪狼意務除田害誰言事外荒非熊得呂望視綱遇成湯近念魏知古深思夏太康吾君戒馳騁纘事合經常

大寒早行

萬動皆休迹五更獨鳴鞭星霜結淒色風霰過長川草暖犬猶睡河冰馬不前城牆多有穴村屋半無煙餓虎寒猶吼妖狐怯不眠山空亂猿叫樹折一鷄顛幾處爐燼炭何人坐有氊崎嶇轉行路凜冽逼窮年脚指兩箇落衫裳百孔穿噓噓鼻幾涸僵直手難拳身固凍不死志當窮且堅四方丈夫

事誰爲淚潺湲

遊靈泉山寺

寺遠離朝市同遊並結軫堦堤盤石壁殿影落青冥地勝松筠衆山名草藥靈洞門淡數里檜樹壽千齡疑有神仙聚寧容魑魅停年多養龍虎旱已蟄雷霆石上生苔蘚巖阿長茯苓晴雲出幽竇陰霧滑疎欞露滴茶芽潤煙蒸竹汗青滄霞充道味採朮驗丹經直擬陞高處何妨陟絕硜遐觀際寥廓下視何鐘腥自被名利染無因肺腑醒晨興看案牘夜坐守牕螢齪齪遵前訓兢兢視此銘沉冥

若籠鳥囚縶似拘囹有願棲雲壑相隨步翠垌平
生山野性暫喜據梧瞑

至日蚤離張村

北闕千官集南山萬壽長何人踐文石獨客踏寒
霜指凍只憂落馬羸時恐僵豐凶卜來歲猶喜喬
雲黃

歲晏郵居

歲晏有餘糧杯盤氣味長天寒酒脚落春近韭頭
香菜色青仍短茶芽嫩復黃此中得深趣眞不羨
膏粱

病起吟殘菊

病起重陽過東籬菊尚黃慇懃擷寒蕊子細嗅清
香老吏防閑蝶清油護曉霜叢邊醒一酌聊不負
秋光

和馬寺丞秋日寄明復先生

秋陰閉秋色何處動悲凉有叟傳爆隱明時潘鬢
蒼殘書幾篋蠹寒菊半籬荒惟學春秋者時時到
草堂

嶽色

春近滿魯分雨餘堆汶河濃雲映不盡殘照射來
多高與天臨縣閉■月上坡特開西北戶麥此鬱
嵯峩

宿村舍 明道癸酉歲

去去都城遠蕭蕭郵落秋飢鴟啄死鹿鳴犢隨孳
牛轉徙多空屋荒榛有亂丘狐狸競恐怖雀鼠仍
啁啾鬼火時明滅旋風乍卷收吾心不吐茹忠信
待姦仇

和奉符知縣馬寺丞永伯捕蝗回有作

天道不可詰吾當責爾螟方今絕讒慝何故播膻
腥野草離離盡秋禾穗穗零知君恤民意賛減數

董青

泰山

七百里魯望北瞻何巖岩諸山知峻極五嶽獨尊
嚴袞宇登來小龜蒙覩覺凡此爲羣物祖草木莫
鋤芟

留守待制視學六首

藝祖興王地諸侯布教宮冠纓臨曉集文雅與時
隆泮水差差綠春沂習習風袍輝子衿動旗映講
紗紅節鉞來門外聲容播國中分庭等威殺更僕
宴談終晝亹間諄誨拳拳激懦衷武昌尊庾亮蜀

郡樂文翁王化周南始儒縫會俗通四方觀表則
後學發童蒙木鐸傳遺韻緇衣纘舊功願公持此
道黃閤弼清躬

演道開談席觀文降使轄水寒芹葉潭春早杏陰
繁喜動青青佩親聞亹亹言孤生荷樂育終始托
丘關

盛府雍容外輕裘博雅存席間閉布帙鈐下晝無
喧首喜隆儒術諸生接討論馬融南郡學覷覷豈
堪言

春早沂風暖芹生泮水濱前旌拂講樹垂佩耀童

衿都都彌文化循循善誘心恭王不壞宅金石有
遺音

翼翼取則地菁菁樂育篇使轄臨學舍台席俯談
筵韋相傳經舊文翁倡教先諸生動觀歎門外卓
御旃

泮水漾猶淺春芹葉始敷旌旗久停駐衿佩儼相
趨庚亮親臨學哀公不詬儒茲為表則地風教自
王都

寄趙庶明推官

四十年來贊太平君王耳畔管簫聲定襄地域俄
連震萊牧男兒忽議兵明日邊烽高百尺同時御
府出三旌將軍請用多多算能向當初見未萌

寄沛縣梁子高

南海怒蛟三尺角埋藏水底歎吟呻明時直道難
干祿白首躬耕力養親辟讀兵韜關龍豹閒抽寶
劍舞星辰茅齋東是留侯廟定有英靈遠往頻

送張殿院還臺

老柏森森節貫冬頭冠獬豸號清雄倒階簪筆書
王法當路埋輪有祖風白簡剛嚴重入府皂封切
直舊留中長安素貴應相避又識當年御史驄

徂徠山齋孰褒家童報征西府從事田集
賢元均張著作叔文趙推官庶明書至開
緘讀之因題書後

滿徑蓬蒿懶自鋤何人日午叩茅廬徂徠山下一
枕睡經略府中三紙書兵謀貴勝縱橫出海鳥忘
機飲啄餘唯有淮口雅宜作文章兼不讓黃初

元均首登賢良科因寄

宏辭等甲賢良貢二美翩翩落手中（今之御試三題即唐宏辭科也）虎
子得來山穴泣驪珠探去海濤空三千字獨陳當
宁十七人甘坐下風（時著大）曾向當年競頭角直從此

月決雌雄（予與元均同年登進士科禮部御前姓名皆相鄰）

安道再登制科

雄辭磅礴壓羣英再戰戈矛銳更精裴度韜鈐無失律武侯節制是神兵千人壺服徂丘議九合誰于小白盟帝宋開基八十載連登科目獨爲榮

送奉符縣監酒税孟執中借職（蜀主之後）

東西兩處各天涯去國還鄉喜又嗟鄒嶧山藏孟子宅（自言孟軻後）海棠花落蜀王家深知周道非秦酒可羿唐臣乞税茶三載此心無一事閑經絳帳日常斜（事通日就於明復先生問道）

嘉州讀邸報見張叔文由御史臺主簿改著作佐郎依舊在臺

驚聞除目到遐荒病眼偏明喜倍常古節舊如臺柏直青衫新惹閣芸香中塵夜宿羣經盡北户朝趨滿簡霜主簿雖卑官漸貴近來應有諫書囊

予與元均永叔君謨同年登科永叔尋入館閣元均今制策高第君謨復磨礪元均事業獨予駑下因寄君謨

網羅當日得英雄文陣三人各立功海裏赤鯨疑有角雲中騏驥欲追風尋聞館閣英聲出又見賢良大對通亦說年來畜奇業蜞螟何計逐飛鴻

寄元均

君爲儒者豈知兵何事欣隨壁馬行裴度樽前坐韓愈趙成帳下立荀卿禦戎誰道無全策對壘寧妨下一枰須信乾坤養不肖年三十七臥柴荆

寄叔文

幾年持筆事征西未省樽前暑展眉草檄朝慵腕勞脫論兵夜苦舌瘡痍報君自說心如石憂國人言鬢欲絲若紀成功鐫金板能文韓愈自相隨

赴任嘉州初登棧道寄題姜潛至之讀易

堂

我不從官君下第其間險易兩何如連雲棧外四千里讀易堂中一帙書慈母含飴垂禿髮先生懷道接茅廬莫將清決頻頻灑蜀道之難欲上初

入蜀至左綿路次水軒暫憩

水軒聊得恣吟哦拂拭衣裳塵土多蜀道三千里巇險官途五十驛風波暫休又作故山夢閒唱還成勞者歌幾斗米牽歸未得空憐滿眼是煙蘿

左綿席上呈知郡王虞部（王與余前任同在濮陽）

何事相逢悲喜并倏然相別二周星主人鬢髮無

多白暮客襴衫依舊青目極同思故山斷滯危共
在異鄉零階前綠竹雖嘈雜不似南湖湖上聽灘陽
南湖宴遊之所也

嘉州寄左綿王虞部

江山如畫望無窮況屬昇平歲屢豐萬樹芙蓉秋
邑裏千家方響月明中斷霞半著燕支木零露偏
留笙竹叢只欠流杯曲水宴風流未與左綿同左綿新創流杯

士廷評相會梓州

道視荀楊雖未至分於管鮑已知深一千二百日
離別五十六驛外相尋重欲同君注周易且來共
我聽胡琴月留屋角不下去似與清風憐苦吟

鄭師易秀才詩奔騰道壯殆有石曼卿學
士風骨作四韻以勉之

曼卿續得少陵絃絃絕來來又一年驚起聽君諷
新句灑如開集味遺篇一家氣骨疑無偶萬丈光
芒欲拂天好向風騷尤著意他時三箇地詩仙

送李堂伯升病歸

經年吾圃採珠璣無限愁腸對落暉綠竹實疎鳳
凰瘦玉芝粒小麒麟飢不因芳艸傷春哭正是東

風感疾歸只有文章滿君腹身雖癯瘠道全肥

伯升病君逢遵道送歸

朝來何事苦顰眉一客越吟三子歸河渚徘徊感
春邑山齋寂寞背斜暉知心古道誰相得灑淚東
風自覺非早到茅廬慰孤淡易交重待共參微

喜雨

學作昇平喜雨吟東皐微破滿犁深已開萬乘焦
勞慮應解三公燮理心天捉乖龍鞭見血雷驅和
氣泄爲林農夫隴上閒論價一寸甘膏一寸金

留題敏夫隱居

三迴到此尋遁客杯案蕭疎滋味長山飯半匙橡
子熟春蔬一筋术苗香四時泉石應無夏滿谷雲
霞別是鄉終待共君結鄰里竹邊相並兩間房

訪竹溪呈孟節兼有懷熙道

到頭泉石是吾家坐石聽泉日已斜一片青衫非
富貴千竿綠竹好生涯君曾覽照頭皆雪我試看
書眼亦花便好結爲山伴侶教他蓑笠佐勛華

招張洞明遠

君言下第我西飛執手都門淚滿衣萬里得歸頭
半白經年相別道應肥火鑽欲遍龜難死竹實猶

多鳳不饑暫到東山慰愁抱春秋之學說深微

攝相

愷無百里地封君攝相區區道屢伸少正將身膏斧刃侏儒流血汙車輪方令魯國知王法自此齊侯畏聖人昔放四凶誅二叔舜周功業殆同倫

寄孔中丞

諫署崢嶸有舊名侯藩偃息故方城張綱昨日彈梁冀文帝今朝名賈生古節未慙臺柏直仙風應對簡霜清人言賤子叨知己試把塵冠一振纓

送弟及之就彭門侍養

城南車騎曉駸駸欲去重畱酒屢斟惜爾浪浪辭我淚感予切切戀親心庭聞最樂無妨學風月餘閒豈廢吟別後不憂書信少但聞爲善是嘉音

村居

幽居一畝枕溪稜堦下杉松纏古藤常愛園林深似隱不嫌門户冷如僧麥宜過社猶催種山近經秋却懶登巳把壯心閑頓置少年莫要苦相憎

燕枝板浣花牋寄合州徐文職方

合州太守騖將絲聞說歡情尚不衰板與歌娘拍新調牋供押客寫芳辭未成文理差差動花映溪

光瑟瑟奇名得只從嘉郡樹（燕枝木嘉州出）樣傳仍自薛濤時（有薛濤牋）奇章磊磊馳聲價江令翩翩落酒巵幾首詩成眷魚子（有魚子牋）誰人唱罷泣燕枝紅牙管好同牀置紫竹箋宜一處施願助風流向罇席杏花況是未離披（司空圖有杏花辭文頃在渾陽多命書之）

御史臺牒督光臺錢牒云以憑石柱鐫名因戲書呈通判寺丞景元

幕中久矣無他術銜内兼官帶憲司石柱鐫名誠似是豸冠加首竟何爲幾曾執簡抨彈去空被光臺督責隨一起驚喬夐雲漢應嗤燕雀守藩籬

送馮司理之任彭州

李白詩中蜀道難把詩試讀淚汍瀾江形詰曲千廻折嶺路崚嶒萬屈盤登陟去年腰僅折追思今日鼻猶酸（予去年罷嘉州歸）此行君不同屯蹇五馬相知舊長官（彭牧與君常同官）

赴任嘉州待闕左綿七十日通判呂國博日相從吟酌至嘉陽因成四韻寄之

鼎來豈敢道能詩一見何因便解頤鄉國三千里離別杯盤七十日相知送人江外馬馳妓垂釣寺中魚竭池別後中秋又重九與誰賞月詠東籬

顔魯公太史二首

唐家六世樹威恩外建藩翰衆不賓二十三州同陷賊平原猶有一忠臣

聖賢道在惟顔子忠烈名存獨杲卿甘向賊庭守節死不羞吾祖與吾兄

褚遂良僕射

先皇執手未多時受記誠深誓不違終向君前還此笏一身視死喜如歸

陽城諫議

衆口喑喑血噤牙獨將忠蹇敵姦邪德宗若用延齡相敵有陽城壞白麻

袁高給事

擲毫不肯草綸綍宰相遂遐命別人明日執廻盧杞制始知唐室有忠臣

溫造御史

一言膽落折藩臣倔強何人敢恃勳闕下唯聞溫御史蔡州自是李將軍

劉栖楚拾遺

此節寧甘剛則折平生不肯曲如鉤革囊裹血將何用一汙龍墀始卸休

讀五王傳

聖賢用策寧相遠千載毫釐竟不差四皓當年安漢嗣五王今日復唐家

讀魯晉二公傳

節似魯公猶被陷忠如裴度亦遭讒上無明主姦邪勝我讀遺編淚滿衫

李英公勣

一言容易廢忠謀徇主從昏可自尤今日始知辜付託當時嚙指血空流

漢成帝

鬱鬱朱雲志不伸上方寶劒欲生塵空留折檻旌

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

文中子二首

龍蟄河汾道不行許謨經濟授諸生由來房魏皆卿相共輔文皇致太平

獨將禮樂付程仇房杜無才闕大猷可惜唐家三百載聲明文物愧宗周

初過潼關値雨

二十年來一華山揚鞭西笑入秦川浮雲何苦深遮閉豈是三峯不好賢

雨晴復賦一絕

過關何事懶搖鞭酷愛三峯落馬前天氣清明新雨後山光日色滿秦川

過温湯

驪山山下水洋洋一勺之多解破唐敵告後人商鑑近温湯今日是唐湯

初過大散關馬上作

秦中山色牽吟思旋被江聲破睡魔吟思睡魔兩相戰誰知馬上有干戈

過飛仙嶺二首

入蜀牽吟景象濃雲山萬疊與千重巍巖頑硜無奇觀不似飛仙數朶峰

御愛數峯非拔秀當時駐蹕欲忘還飛仙急過無眞賞始信明皇不識山

峽中

路狹纔容飛鳥過山將生合奈山何不知天外山長短何事窺來一管多

劒門讀賈公疎石詩

劒門駐馬立踟躕讀盡新篇味有餘關令多情兼好事詩名留得賈公疎

予自南京留守推官循資爲掌書記由將仕郎超階至朝奉郎得蜀嘉州友人相賀者因答之

一循資走五千里四遇恩超十六階自顧非才已過分誰言英俊尚沉埋

蜀道中念親有作

東望庭闈魂欲銷層層雲棧上岧嶤江聲山色情多少相伴西來慰寂寥

泥溪驛中作 嘉陵江自大散關與予相別二十餘程至泥溪驛予去因有是作

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不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四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五目次

雜著

怪說上

怪說中

怪說下

原亂

明禁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五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馨自希

仁和喬良棟庭三 同校

怪說上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常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常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棄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

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夫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植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絶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毁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爲怪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昔人見一狐猯一鵲噪一

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咒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教祀□鬼則反不知其怪旣厭勝之又尊異焉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說中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

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皐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魯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

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頌雅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艸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怪說下

吾旣作怪說二篇或曰子之怪說上篇言佛老下篇言楊億信怪矣然今舉中國而從佛老舉天下而學楊億之徒亦云衆矣雖子之說長又豈能果

勝乎子不唯不能勝夫萬億千人之衆以萬億千人之衆反攻子且恐子不得自脫將走於蠻□險僻深山中而不知避也子亦誠自取禍矣余聞之輒躍起身數尺瞋目作色應之曰孔子大聖人也手取唐虞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定以爲經垂於萬世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敎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楊億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盜入主人家奴尚爲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及爲盜所擊而至於死且不避其人誠非有利主人也蓋事主之道不得不爾也亦云忠於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雖萬億千人之衆又安能懼我也

原亂

周秦而下亂世紛紛何爲而則然也原其來有由矣由亂古之制也夫天子君也諸侯臣也君南面臣北面上天之制也故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朝諸侯於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諸侯之尊卑者明君不可偪於臣臣不可擬於君也周至

夷王王室弱矣不敢自尊於諸侯與諸侯下堂而相見則君臣之禮夷王亂之也君臣之禮亂則朝覲之禮廢而諸侯不臣矣天下無王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什一而稅故夏五十而貢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蓋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室寖微王道絕矣諸侯專征伐擅賦役兵革不息興作無時而用度奢僭宣公於是始稅畝成公於是始作丘甲則什一之制亡宣公成公亡之也什一之制亡則聚斂之臣起而國日以削矣民日以貧矣吁亂是以作古者爲井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

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田有定分賦有常出而民無爭秦孝公專務富國彊兵用商鞅計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則井田之制秦孝公廢之也井田之制廢而經界不正井隧不均穀祿不平矣吁亂是以作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子聽男教后聽女訓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三代不易之道也秦襄王太后出閨闥而臨軒戶以女子而朝羣臣則男女之職秦襄王亂之也男女之職亂則陰陽之序失陰陽之序失則

日月逆行而天地反覆矣吁亂是以作古者封建諸侯藩屛王室天下治與諸侯守之天下亂與諸侯持之三代享國或八九百年或四五百年由斯道也秦始皇旣吞六國並諸侯思欲獨立天下罷封建置郡縣則封建之制秦始皇壞之也封建之制壞而天下微矣王室弱矣天子孤矣吁亂是以作古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妃之數也秦漢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娙娥傛華充衣昭儀之號凡

缺二字等則后妃之數秦漢亂之也后妃之數亂則品秩雜而女色盛品秩雜則上下瀆矣女色盛則邦國殆矣吁亂是以作周禮閽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宦官之權武帝啓之也宦官之權啓則巧邪入而佞倖進巧邪入則正人廢矣佞倖進則君政敗矣吁亂是以作夫君臣之禮亂則僭奪簒弑作矣什一之制亡則暴賦重算行矣井田之制廢則豪强兼幷興矣噫甚矣不

封建也陳涉一唱而嬴秦亡亂男女也呂后專制而炎漢中否暱后妃也戚姬進倖而太子甚危飛燕驕寵而成帝致夭用宦官也恭顯用事而前朝大損曹張執政而劉氏終滅嗚呼秦漢而下亂賊繼踵皆由是也夫古聖人爲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萬世也而不可易易則亂矣後人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亂乎夫亂如是何爲則亂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明禁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

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强兼幷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其耒耜女去其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

俗則中華□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墮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强兼幷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五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六目次

雜著

是非辯

復古制

明四誅

擊蛇笏銘 并序

鄭元傳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六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聲自希

錢塘江德成季魏 同校

是非辯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問於宰相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問於百官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其言之賢者賢者是非公也小人不黨則謗矣曰問於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則將誰從曰從於天下天下者是非公也朝廷不讎則疾矣去黨與謗棄讎暨疾人皆能是是非非也存黨與謗懷讎暨疾未可與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是非非推於天下而人不以爲私更乎萬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獨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與其子知舜禹之賢而以天下讓是非著矣孔子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謗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也孟軻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矣自堯舜至於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非之難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

善惡由己千載朽骨九泉腐肉猶以好惡升黜於禿毫枯竹間況與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趨朝乎則知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不可與言是非矣吁今亦有以一飯厚薄而爲愛且憎者劉工部在南京有士自不修劉不禮之退而怨且怒逢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兗州有人不得善遇退而怨且怒到處謗孔辭甚醜然二子者是亦不爲顯非亦不爲辱何懼哉余懼冕旒之前軒陛之下有以姦爲賢有以賢爲姦有以佞爲忠有以忠爲佞有以詐爲直有以直爲詐有以邪爲正有以正爲邪亂吾君之聽衒吾君之目惑吾君之心者以賢爲姦則龍逢見誅矣以忠爲佞則比干見殺矣以直爲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爲邪則屈原見踈矣以姦爲賢則飛廉見進矣以佞爲忠則靳尚見信矣以詐爲直則趙高見任矣以邪爲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亂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懼故作是非辯

復古制

厥初生人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無男女無衣服無飲食無田土無宮室無師友無尊卑無冠婚無

喪祭同乎禽獸之道也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作然後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男女有衣服有飲食有田土有宮室有師友有尊卑有冠婚有喪祭噫聖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時之亂必將垂萬世之法故君臣之有禮而不可黷也父子之有序而不可亂也夫婦之有倫而不可廢也男女之有別而不可雜也衣服之有上下而不可僭也飲食之有貴賤而不可過也田土之有多少而不可奪也宮室之有高卑而不可逾也師友之有位而不可遷也尊卑

之有定而不可改也冠婚之有昔而不可失也喪祭之有經而不可忘也皆爲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易則亂之矣夫禮樂刑政制度雖備也久矣始伏羲氏歷於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有一聖人然後大備矣夫十一聖人思之亦已深矣經之亦已遠矣其巧亦已至矣其智亦已盡矣後人有作乃各尚一時之能苟肆一旹之欲而盡廢古人之制故君臣相亂父子相賊夫婦相殺男女相害衣服相僭飲食相侈田土相奪宮室相誇師友相叛尊卑相悖冠婚失而喪祭廢於今千有餘年矣而不能止吁且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人爲之制信可以萬世常行而不易也後世無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請勿更作制後世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請起今之亡而復古之制

明四誅

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擇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大哉四誅誠乎王制也明王制以用四誅用四誅以靖天下者惟舜周公孔子乎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王制明矣吁王制絶已二千年矣而天下皆干乎四誅無誅之者佛老者□□之人也而佛老以□□之教法亂中國之教法以□□之衣服亂中國之衣服以□□之言語亂中國之言語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以堯舜禹文武周公之道事其君者皆左道也而有以楊朱墨翟之言進於其君者有以蘇秦張儀之說進於其君者有以韓非商

鞅之術進於其君者有以聲色狗馬之玩進於其君者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道先王之法言而辯詐相勝不服先王之德行而奇譎相矜不爲孔子之經而淫文浮辭欺瞽天下後生之耳目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誦詩以諷而爲倡優鄭衛之戲以亂君耳夫不執藝以諫而爲雕麗淫巧之器以蕩君心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修大中至正之福而託陰陽巫鬼缺二字以惑天下之民罪莫大焉而不誅夫天下皆干乎四誅而不誅吾故明之

擊蛇笏銘 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生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怪缺三字信其異端如人蔽蠹之而莫寤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寧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晤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艸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亦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狐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檻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誅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

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獨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曰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乃能受　笏之爲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鄭元傳

咸平二年冬十有二月彝丹南牧鄭氏盡室陷焉鄭元之父於是乎死於彝丹天聖七年夏四月元載其母與其孥來歸十年春三月元復入彝丹夏

六月負其父骨歸葬於鄆州須城縣廣化鄉水東王管載邨之先塋觀察推官石介曰北□遠中國禮義其地不毛其俗無知中國人陷其中者如落深穽如囚狴牢忽焉出而適我中國目刮去垢穢而見聲明文物之容耳剔去泥滓而聞金石絃匏之聲鼻挑去羶腥而嗅芝桂蘭茝之馨身脫氊裘而被纖絺之服廬舍毳幕而宅清涼之居飲食甘馨水泉清冷如猿出檻如鷹脫縶固恨去之不遠而深入於山林翔之不高而上摩於青冥乃復有以父骨在異域未克歸葬於舊塋謂雖弃□□而歸中國如不歸脫死地生故鄉如不生視嚮日之深穽狴牢輒不敢憚復以其身投於其中且曰死與父皆埋於異域生與父皆歸於中國冒重險履不測與死相去其間不容髮卒能負父骨而歸易中國之棺衣列故園之松楸從其先塋處其安宅鄭氏之子可謂純孝者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噫今之人至於士大夫之家其有甚不孝者而父而母死於他邦至邇至險尚在六服之內無防禦無關隔蕩然坦途千里咫步猶有歷霜露更歲時不克與其骨歸於而鄉者推鄭氏

之子化於天下天下無不忠之臣無不順之子推鄭氏之子風移於海內無不仁之人無不厚之俗天子端門九重階陛累級小臣疎遠且賤不得列其事於軒墀之上請天子出一束之帛一尺之詔旌其人表其門第書其實揭諸天下且以厚薄俗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六終

祖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七目次

雜著

可嗟貽趙狩　書箴貽君豫
二大典　讀原道
辨易　尊韓
釋汝濆卒章　錄蠹書魚辭
蹄魯名張生　宗儒名孟生

祖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七

後學錢塘丁詠淇衞瞻校訂
仁和潘朝端方毅
仁和喬良槐庭三同校

可嗟貽趙狩

飲食者所以輔性命上古人未飲食故多夭疾殘折而死伏羲作網罟以畋以漁神農教之種黍稷人始知飲食以得不夭死今之嗜爲仙者累年不食日一食者病瘠累年不食者餓死吁可嗟矣自古皆有死而莫不飲食今不食以求長生惑之甚矣且爲黃帝乎百一十歲而死爲少昊乎百歲而死爲顓頊乎九十八歲而死爲帝嚳乎一百五歲而死爲帝堯乎百一十八歲而死爲帝舜乎百歲而死爲禹乎亦百歲而死爲湯乎亦百歲而死爲文王乎九十七歲而死爲武王乎九十三歲而死爲夫子乎七十二歲而死茲十一聖人者聖人之至也猶皆死彼匹夫乃欲求長生夫生於天地之間無不死松柏固也亦死龜鶴靈也亦死大凡有血氣有性命飛走生殖衣服飲食者皆死血氣有多少性命有虧實飛走有倦生

殖有收衣服飲食有窮何得不死唯元氣不死元氣大為天地小為日星融為川瀆結為山嶽天猶有時裂地猶有時陷日猶有時虧星猶有時隕川瀆猶有時涸山嶽猶有時崩人乃獨得不死斯實誑子此出於方士怪妄之說後生不知聖人大道愚惑至此趙狩者始受業於魯石介鄆士建中又學於泰山先生三人之道一出於孔氏離孔氏未嘗有一言及諸子不知狩得妖誕荒悖之說於誰而亦甘心樂死求所為神仙長生之道吾三人嘗力距之距終不太噫狩陷深穽大塹逮吾三人者援之不出狩其命矣乎予故作可嗟以貽之

畫箴貽君豫

吾家君豫才敏而少學為文字辭句健跳學為丹青形物微妙噫作無益而害有益古人所箴不有博奕言其飽食而無所用心焉為聖人又承舜堯之緒足以無為而端居猶汲汲惜乎寸陰汝乃佚安嬉戲不務功名之如前人甘容身於牛蹄之涔吾浪浪而沾襟吁與其丹青草木豈若丹青乃身有文藻與其丹青焉牛豈若丹青爾德俾為騫由聖有周孔次有孟韓孝有曾子忠有比干清和夷惠德行閔顏夔呂伊邵其立桓桓蕭張房杜謇峭直端其人雖死千載如存想其行事英風夏寒容采日月德音琅玕爾以筆傳人神徒耳鼻衣冠豈如心傳聖賢高蹈遠舉爾以手寫蟲鳥徒口喙羽翰豈如筆寫六經往行前言傳之子墨墨久則昏傳之子心心久益丹繪之於帛帛裂則殘繪之於身身死不刊汝嗜於畫其名曰冠汝嗜於學其德日完嗟夫易汝嗜畫之心為嗜學之心聖賢何難汝聽吾言馨如芝蘭擲膠折筆無汚輕紈

二大典

周禮春秋萬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制作至矣周自夷王已下寖衰寖微京師存乎位號而已然五六百年間綿綿延延不絕如綫而諸侯卒不敢叛者周禮在故也王室益弱諸侯日彊又二百年亂臣賊子如麻然而畏未敢取周者春秋作故也自堯舜三代唯周得八百有餘年雖后稷公劉積德自遠實以二大典矣嗚呼周禮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謂盡矣孰二大典以與堯舜三代之治如運諸掌後世無人行之者悲夫董仲舒以春秋對其知王道之宗矣王仲淹以周禮往其知王制之本

矣惜夫漢武孱弱隋文侮慢二君子卒不用二大典卒無施吾於此尤傷焉

讀原道

書之洪範周禮之六官春秋之十二經孟子之七篇原道之千三百八十八言其言王道盡矣箕子周公孔子之時三代王制尚在孟子去孔子且未遠能言王道也不爲難矣去孔子後千五百年間歷楊墨韓莊老佛之患王道絶矣雖曰洪範曰周官曰春秋曰孟子存而千岐萬徑逐逐競出詭邪淫僻荒唐放誕之說恣行於天地間無有禦之者

大道破散銷亡睢盱然惟楊莊之歸而佛老之從吏部此時能言之爲難推洪範周禮春秋孟子之書則漢維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吏部不爲少矣余不敢厠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

辨易

王績爲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咎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爲伏羲氏泄道之秘漏神之機爲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於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爲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

負苓者不達易甚矣

尊韓

道始於伏羲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爲賢孔子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餘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疎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智實降噫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

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爲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况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釋汝墳卒章

汝墳卒章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

室之酷烈是時紂存且末句云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爲疎遠者計也子夏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其末句云父母孔邇康成謂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夫紂之苛政甚矣烈如猛火不可嚮邇雖慈父慈母又豈能恤其子哉以謂父母指文王也言王室雖酷烈民不堪其苦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被文王之德厚戴之如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春秋傳曰愛之如父母此慰勉其君子之辭言雖仕於亂世苦紂之虐政紂之亡日可待也民望文王不遠矣亦如桀之民望湯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康成似未達詩人之旨故釋之

錄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嘗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闕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耶昔者孔子修春秋帝皇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

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鎪文理刓刻典經浮華相淫巧僞相衒劇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

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盡也書之盡有自來矣而
謂予曰盡書焉予敢辭

歸魯名張生

道士張生擲黃冠頂章甫衣服禮如趨吾階升吾堂請吾易其名夫求聖人之道者必自魯始魯周公之所封也孔子之所出也聖人之道盡在魯矣之於魯然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見也今夫人不之於魯而之於秦之於楚之於吳之於越求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嗚呼甚矣亦有之於□□者去魯益爲遠夫秦楚吳越將復於魯不逾月遠可至焉爾

如此其易也吾未見其能復者焉□與□將復於魯窮時卒歲不能至焉爾如此其難也吾今見其能復者焉春秋之義□□則□□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況能自至於魯者乎吾請以歸魯名張生歸魯所以宗聖人之道也生其勉之

宗儒名孟生

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學中孟生衣道士服升吾堂上預諸生列受吾說焉日薰灼乎聖人之道久之相說以解於是大寤聖人之道一出於孔子遂棄其師事吾儒師裂其服被吾儒服斥其禮行吾儒禮擲其書讀吾儒書予顧以宗儒名孟生嗚呼君臣父子皆出於儒也禮樂刑政皆出於儒也仁義忠信皆出於儒也生誠能宗儒生爲君子矣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七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八目次

雜著

責謀　救說

責臣　錄微者言

辨私　書淮西碑文後

責素餐　辨謗

朋友解幷序　辨惑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八

後學錢塘丁 詠淇 衞瞻校訂

桐城張 鴻舉自希

錢塘江 德戌 季魏 同校

責謀

天下有大憂危國家有大菑患聖賢發至誠運至智定至謀以扶安之聖賢之誠誠矣聖賢之智明矣聖賢之謀果矣如機之發如蓍之吉如節之合作於此而應於彼言於近而驗於遠不差毫釐噫聖賢之謀必行則自古無喪身無敗家無亡國傾天下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也桀從伊尹之謀安有南巢之放紂從比干箕子之謀安有太白之誅項從范增之謀安有楚江之亡漢從劉向之謀安有王氏之簒唐高宗從遂良之謀安有武氏之禍明皇從九齡之謀安有祿山之難陳不從洩冶之謀故亂晉不從宣子之謀故弑虞不從宮之奇之謀故亡秦不從蹇叔之謀故喪崤函之師趙不從藺相如之謀故失長平之衆成安君不從廣武之謀故死泜水之上漢高皇不從建春之謀故困平城之中堯能用舜禹之謀是以

光宅天下舜能用夔契之謀是以濬哲文明禹能用益稷之謀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呂望周邵之謀是以革商高祖能用三傑之謀是以有漢憲帝能用子房之謀是以定位光武能用耿鄧之謀是以復乃堂構劉備能用葛亮之謀是以王有巴蜀文帝能用高熲之謀是以創始有隋太宗能用房杜之謀是以光亨於唐梁公之謀行則李氏再祀姚宋之謀行則開元升平裴度之謀行則元和靖武大哉聖賢之謀至矣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之則存不用則亡死生存亡大矣彼不能用愚闇甚矣

嗟乎

救說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諸侯競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子沒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盛儀秦起道大壞也荀況存之漢祚微王莽簒道大壞也揚雄存之七國弊王綱圮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管蔡之亂則周公扶之也諸呂之亂則周勃扶之也江左之亂則謝安扶之也武氏之亂則梁公扶之也祿山之亂則汾陽扶之也朱泚之亂則平西扶之也淮西之亂則晉公扶之也五代之亂則瀛王扶之也故道卒不壞天下國家亂卒止古之人有言曰大廈將顚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易大過上六滅頂凶無咎以救衰拯弱也大廈將顚一木柱之或得不顚顧顚而不支坐而俟其顚斯亦爲不智者矣道將大壞天下國家將大亂而不救坐而俟其壞亂斯亦不仁者矣大凡聖人之道有菑害以身當之賢人之分也天下國家有患難以死殉之忠臣之節也而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責臣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毛之騎目不若見趙衛

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執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將誰倚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敘閥閱矜才能厲智略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

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玆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也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錄微者言

晚鼓後諸曹既抱書退公舍岑寂如私庭焉日將曛予巾褐坐軒窗下有府吏職執法丁其姓簡其名者袖短幅急馳而來順氣和聲油然泠然授於予曰日天子念東南之民薦罹其饑渙然散汗漫之澤除其田租以綏民命乃鄉壄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謂之客戶人歲輸其緡錢穀百於有司以其不地而征無名而取謂之乾食鹽錢此民年豐尚不逃飢與寒歲凶穀價高朝夕且恐死乃不得與占田之民同除其賦官人幸有位亦書聞孳孳有濟蒼生之心豈能書其事馳聞於天子之庭乎介畟然而駭悚然而恭抗

聲大呌語其人曰此衣食天子者之所宜思也牧養天子之民者之所宜憂也刺史巖巖坐於堂縣令申申處其家庶臣晏然高枕而臥使臣讙譁攬轡而馳曾不及是憂爾何人思及是吾徒食而魚出而車朝服逶迤處爾之上亦何施其面目哉予將轉爾言達於上傳曰詢於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嘉其人有所興起座右見筆硯因書之牘背云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

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飢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道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繡不可以御寒珠玉不可以療飢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啓神算以授裴度度克恭行天罰以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缺字)過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愬愬克先登賊城以殲元兇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燥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愬也先顏也重喬也然無爲而任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功名反後於蕭何何則不曰發縱指示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與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者著辭於碑優度功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羣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效計議於丞相則取蔡之謀已落於彀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羣臣皆欲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計定意斷衆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全則得勝之算已運於堂上矣及至郾城巡撫諸軍

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閫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堂上得勝之算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正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幾惟深惟神其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責素飡

狗當吾户猫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於人食人之食可矣犀象麋鹿鷄䳡鷹鸇無功於人而食人之食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也噫無功食禽獸猶不可彼素飱尸祿將狗猫雞之不若乎

辨謗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

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况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爲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録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稱爲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道特爲首送槩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爲黄金術滕意得之特爲首送或以爲槩恃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

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槩申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朋友解

姜潛至之故水害苦甚奉符尉李緼仲淵與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憐至之之困災爲借弓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罪之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又朋友之義患難相恤緼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絶因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

受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祿之貪得爭其利爲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離者也夫所謂義者合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蜂來寒則鳥夳平生握手把酒敘歡忻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則掉臂緩趨而過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

於厚則以爲罪今奉符縣李緼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夜水大至太平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權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三四百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纍纍隨其後出沒於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廬即店并其所以待歲時佐伏臘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爲水害緼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緼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

縣尉權畧足以施於潛尚更退顧其身愛惜礙國家禁苟逃錙銖罪不爲潛致毫髮力忍晏安坐視此誠□□禽獸之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不乘弛檐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也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緼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友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之緼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纔能借九日力遺

一囊麵未足以解潛昏墊之災然以今人推之緼能不退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以濟夫朋友危患是亦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綱凝密乃龍緼太繩之以微文寘之於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本設禁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爲之禁亦或逾之君子則有禮禁而已矣使緼徇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爲害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

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縕爲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縕亦不足淡惜夫朋友之道遂絶矣天下風俗更薄矣噫州縣吏貪墨殘毒者滿目曾不聞舉一人縕奉公守法縕持廉縕愛民縕有文行縕有節義縕孝於事親縕忠於事上縕信於朋友反得罪悲夫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黄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

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黄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黄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黄金術也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八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九目次

雜著

明隱　賢李
明孔　題鄆州學辟
釋疑　孫少傅致政小錄
兵制　養說
記永康軍老人說　趙延嗣傳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九

後學錢塘丁 詠淇 衡瞻 校訂

桐城張 鴻磐 自希

仁和喬 良棍 庭三 同校

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周公孔子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畜周孔之道於其身苟畜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而已萬物則悴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生非苟畜其道以

膏潤肥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萬物也四舉而不得一官鬢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為堯舜在上必不使賢人布褐糟糠乾餓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禮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世之浮近輩不達先生之心謂先生隱爾又不達隱之義隱者當毀面汙身杜門絕跡與鳥獸麋鹿為羣裂衣冠屏飲食棄人事去妻子寒則衣葛飢則茹草先生有一不如是則相與謗誹喧喧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道之大莫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父以繼祖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而萬世不絕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饗古之聖人莫如伏羲莫如神農莫如黃帝莫如堯莫如舜莫如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茲十一聖人皆娶所以重繼嗣且聖人之道非它人道也人道非它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不娶則是滅父子也滅父子則滅君臣也夫婦父子君臣滅則人道滅矣先生娶所謂世之浮近者喧喧誹謗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於是汨道矣吁先生學周公孔子者也苟周公孔子皆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

娶先生何得而不娶也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舜為大孝告父則不得娶不告父而娶孟子是之舜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舜娶孟子言是是一聖一賢必非有差謬矣彼浮近者豈可與之言哉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蕭何隱於吏韓信樊噲隱於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歟謂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先生者有尼父之志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說之築於傅巖公孫之牧於海上陽城之居於中條說終相高宗中興於商公孫終相武帝丕光於漢城終起於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於說而過於公孫城它日聖君聘而用之吾君軼高宗而登舜矣先生舟楫於巨川而霖雨於旱歲矣噫先生豈眞隱者哉

賢李

予嘗謂相國李公賢於孟嘗平津孟嘗養客三千人平津開東閤自食脫粟飯推以養士然皆不聞有賢者相國養士固不若孟嘗之多平津之厚至道咸平以來山東文人之傑賈公疎高公儀劉子望孫明復在公疎則相國師友之公儀則相國姻睦之子望則相國賓客之明復則相國以其弟之子妻之公疎著書本孟子有山東埜錄數萬言公儀子望明復皆宗周公孔子公儀有帝刑三篇子望有輔弼名對四十卷明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謂魁賢大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孟嘗平津遠矣曰相國固爲賢矣而明復寒餓山谷相國推衣食以養之可也屈致門下待以賓師之禮可也薦諸朝廷尊之公相之位可也以山谷寒餓之士不辭相國之婚則不可介曰明復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也明復窮居泰山之陽乾枯憔悴鬢髮盡白相國來泰山見明復曰五十始衰又五十異糧明其衰則養要厚也先生五十矣一室獨居不幸風寒疾病飮食醫藥誰事左右吾觀吾女可以奉先生箕箒主先生醫藥先生起固辭相國曰吾女捨先生不

過爲一官人妻先生盛德爲李氏榮矣先生固辭是先生以德自貴陋吾族也吾不以兩爲宰相高先生吾雖德劣而能知先生亦庶幾矣先生毋固辭先生退而自解曰宰相之女不以妻王家戚里貴卿少侯予寒餓山谷鬢髮皆白乾枯憔悴藜藿不充相國於予何取而固婿予況予道未至於古人直如予之道過於古人他人誰予顧相國不愛一女以妻予古之賢者無有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不敢辭先生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之賢也噫相國賢也受一愛女豈爲泰相國不賢也一箪

食一豆羹先生不受矣

明孔

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予聞之周公而不見其人故御史中丞孔明之待明復先生至矣以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兗州高先生道德每見先生羲變以謹恂恂以懌如執弟子禮然終日談唯堯舜周孔之道不敢及它先生居泰山公兩就見於山下作詩親書刻石置於屋壁歲時送衣服肴醴薪芻麥稻不關人言公事君事父事先生盡禮其以師尊先生乎在三之義唯公備焉

世之說公以聖師之孫知道蹈仁義能讜言極有王臣謇謇之風由正言至大夫歷三諫官又待制龍圖閣及爲直學士再爲御史中丞其操守甚堅始終不渝天下之論無闕惟以公剛嚴高亢簡於待士爲少此爲不知公者故明之

題鄆州學壁

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初罷相知青州爲青立學移魏爲魏立學再罷相知鄆州爲鄆立學而罷相爲三郡建三學沂公之賢人不可及夫水之不涸以其有源也木之不拔以其有本也學爲教化之源仁義之本敗爲國家濬源而殖本公之心厚矣

釋疑

故僕射孫公致政歸月再期以病終於家初公在兗州既得請起西鄉謝因泣下數行人或謂公之請老蓋過乎禮年非誠然也言公之泣有所恨矣及公病終於家郡士大夫藉藉稱公飲恨而死吁公逮事三朝實侍講二后至禮部尚書君臣之分可謂深矣一旦辭去豈能忘情邪公泣可謂有禮矣彼小人者孰知也乎且夫凡人一日相聚一飯相樂將去猶踟躕不忍別或摻裾執袂涕流咨嗟

公豈不動心邪而謂公云云何厚誣也公家世爲農發憤力學起徒步至顯位實有知足之心居常語人曰吾仕已逾素望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吾年及之則請老矣年且六十有九其年冬命門人郭積草疏三通引年高歸其辭激切明年春以三疏連上天子不許去詔斷來章公既不得謝亦不欲留又上兩封求守故郡遂還工部尚書知兗州雖得偃息外藩公終以過其志不樂至魯之明年夏復命郡人石介作奏兩本公實康寧無病期於必得請託以老且疾其辭激切過於前疏秋將奏

上會國有火災不果上明年春遂奏入天子察公之誠度不可奪乃以太子少傅致仕奏初上東平相國訪於郭稹曰孫公累章告老果由衷乎稹對以平生無妄語此之所陳可謂誠慤東平曰若然願與孫公成此美事天子已下不能奪東平又贊之公故得謝公初歸鄆州也里中諸老縱觀公馬上自得喜動顔色及三日宴於故宅顧謂賓友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幸得歸矣本末如此明著固可以取信於人矣而云云謂公不足而死何厚誣也公通明經術服行道義爲世醇儒爲國碩臣當祥符間上書十不可請侍西祀在河陽飛疏乞斬朱能焚天書眞宗方崇大老敬迎禮方士公屢言神仙非實請以秦始皇漢武帝爲戒對今上說論語至天何言哉直引先朝佞臣輩作天言造奇字謂之天書云天不能言豈有書哉公之道如是彼淺近者不知君子仕以行道非以利祿謂人貪寵榮溺富貴皆常情也以己度人羣然謗公子懽謗者日勝而天下或疑爲公作釋疑

孫少傅致政小録

太子少傅樂安孫公致政歸鄆州鄉老故人從觀於路公馬上色自得甚三日宴郡寮於私第樂半闋起飲茶於致政堂出眞宗御製詩上飛白書客觀拜舞復坐公顧客曰白公有言多少朱門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老夫今日歸矣喜動於外終食客退留通判張駕部舜元觀察推官石介復於向所謂致政堂中潔署滌竿別陳酒張與公鄉里道舊款曲仍顧介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酒數行公親舉令命張和諸孫皆立後亦令繼之燕夕罷明日乘小駟從諸孫遊觀北園笑語衎衎復終日卽徧召故人鄰里散金帛皆厭其意有宿負不還悉復其券月餘公感疾篤公謂子瑜曰吾無身後憂諸經傳中吾有未了者此遺恨爾初公疾辟暑居西廳一日晨起忽索就正寢明日呼瑜及家人總至公曰今五月二十四也辰在巳明日當是皆吾終因口占曰致政得請歸明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啓手足於正寢禮也是故君子謂之知命上三十一字公辭也復命瑜曰明日吾易簀之際愼勿令婦人至吾所唯汝與諸孫侍因復慨然曰所貴不死

於婦人之手乎（上九字公之辭也）又呼其壻范曙謂曰不意便至於此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大數不足以介意（上二十二字公之辭也）又命瑜曰請石介州遺表但敘平生感遇勿復陳乞恩澤瑜能行其治命故瑜遷中丞制云覽遺奏之盡忠故推恩而及嗣此梗槩也餘在國史

兵制

夫萬物皆有制也失其制則反爲害也周之制失在諸侯大漢之制失在諸侯彊唐之制失在將怙國家之制失在兵驕何以言之三代以前爵有五

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制也力弱易使也周公始斥大土寓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而不服非諸侯之罪也失在周公也漢封功臣王子弟猶以周之制輕而地薄又增益之大者乃數千里少者亦三四十縣漢之諸將恃彊而多反亦非諸侯罪也失在高祖也開元無事日久明皇好拓疆寓寵幸邊臣寵寖而心忲故祿山叛自祿山叛天下兵革連年不戢肅宗代宗無長策遠馭不能以法律繩下反用寬貸姑息藩臣唐之將怙而好亂非將之罪也失在明皇肅宗代宗德宗也國家自太祖太宗亟用兵故賞賚厚焉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臥京師或飽食塞下或逸處郡邑或散居亭鄣未嘗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太祖太宗亟用兵時復且有加焉謂國家無事而益貴我無功而多賞我豈非懼我乎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失在謀國家者也周漢諸侯之大且彊唐之將怙吾不復言之也國家之兵驕不爲用如何使之不驕而且爲用使之不驕而且爲用急治之恐且亂矣持日以久使之不

滋也持日以久使之驕少殺可矣驕少殺也持日以久使之不驕可矣不驕則可爲用也然則如何爲之可也無他道也慎擇主帥不時無功勿賚焉苟有猖獗叫呼搖朝廷者盡孥戮之倖望之心息而僥覬之路絕（缺五字）自不敢驕矣無如明道半年四肆赦而六特支苟務姑息而（缺二字）前年聞府州（缺字）賊殺去年聞魏害官吏今聞單父輒奪兵甲故作兵制云

養說

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噫養薄所以責其

厚養厚所以責其薄君子之設教也有心哉夫德厚而養從之則養居後焉養厚而德從之則養在先焉養之後與先皆要之於德而已矣易之頤曰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正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夫養以要夫德所養正也德而後從養自養吉也古之人厚不以薄而居其厚故養薄焉今之人薄不以厚則不能敎其薄故養厚而養之意深矣

記永康軍老人說

永康老人爲予說今三司副使工部郎中劉公隨

祥符中爲永康軍判官受職之三日當躬謁諸祠輙遺太吾先聖且言先聖不在永康祀典從來舊矣公則首詣之至其廟庭既湫隘蕪穢復爲邑人任惟翰從王中庸請射其祠內地將作居舍公覩移文責其有司（樣居樣也）文曰國家誕敷文治欽奉聖師故曲阜舊堂近歲親臨於詣蹕成均行禮每年咸命於上公一昨奉睿謨别加徽號是以申命列郡祗肅嚴祠潔牲牢玉帛之差制籩豆簠簋之器當軍廟貌雖設堂皇且卑顧茲庭筵亦甚湫隘將欲增修廊廡敞闢閈閎必使人序有倫繪素無闕俾游夏之外攝齊盡列於師門服鄭之徒配享咸尊於祀典則有內通函丈之地外連數仞之墻當仲由鼓瑟之門爲封人請見之所儼容占射俾出課祖有傷善教之文不便上丁之禮遂復奪其地廣其廟高明顯敞使蜀人知有聖人蜀人生西偏不得天地中正之氣多信鬼誣妖誕之說有灌口祠其俗事之甚謹春秋常祀供設之盛所用萬計則皆取編戶人也然官爲之聚斂蓋公私受其利焉民苦是役過於急征暴賦公曰聰明正直之爲神彼果能神則是既聰明且正直也豈有聰明正直

之神推剝萬靈之膏血以爲已奉哉果不能神又何祀焉遂止之永康舊無井賴而食之者導江而已冬則江水涷涸人去永康城二十里就有水而取資焉其艱也如此人以是飲食不時或生疾多死亦無以養馬牛畜雞豕城中苟火發焚公帑害儲廩假如焦丘滅都何方得一勺水灑之永康尤以此爲患公亦患之默思所以導水利有魚鳧山俯永康城山下出泉進則困險退則闕山未知所適公屢步登山親視之周爰經始潛得其術遂導水入永康城水於是足用民於是不乏愈汲愈生

取之無竭儻魚鳧山朽泉源絕水之利當歇不然至於千萬世而無窮伏也岷沱與馬騎江合則成都與屬郡十三縣皆被害時未相合者尋尺之地爾公獨危之於是謀防之功未就公遣逐去公雖非罪逐去曾不自理猶以危成都與屬郡十三縣於公家之事爲不了後倅成都卒就其功成都與屬郡十三縣遂無虞矣永康西與蕃□接四海一統□夏相通蕃人之趨永康市門日千數人道出西山折盤峻極上見青天下臨深淵□夏同苦之則爲關西山之路一日嶮巇險絕剷爲砥路往來

行李安如坦塗□夏同受其福永康在國之西垂既僻且陋去朝廷聲教遠其民不知有憲法律度能繩大姦酋猾畏豪強兼幷之家如被制服奴使奪其土疆暴其妻妾不敢與爭亦不知有理所公到數月威德大行彊宗不復凌弱暴怯民或有跳出山谷中敢直入衙門趨廳前號寃哭枉者自是豪人斂迹民得所養導江出一人死罪入一人死罪公收入獄劾得其情本路轉運使李士衡庇導江令爲極力救之公不許卒正其罪國家嘗大酺而永康屠羊豢豕之家尤苦其役蓋官以峻刑急

責而強取其利頃嘗有輸家既匱無以供上苛吏逼之至鬻愛女以償者及是後酺公先告屠人出公帑錢平易之是年屠人樂輸公初出帑中錢也有司執之以爲不可公斥去獨行後朝廷亦不問來成都是吏請於公願聞其說公曰國家大酺布德澤流愷樂於萬民反苦民以取克非聖君之意也吏拜服而去（永康肉斤五十向時官給二十五公給五十故人樂輸）永康舊無城壘歲配鹿角寨吏緣爲姦民如被盜且多火災公到自署四圍違於衢兩畔暨倉廩營舍悉使樹楊如栁比焉樹長枝葉相蔽一以禦火一以爲寨故永

康至今賴之寒食所司科民具鞦韆公科民斫官山木爲之一日公出城見雙樹俱高五六十尺其枝幹修直甚可愛公賞之移時徐有叟拜於樹下且曰此樹年年遭人擢爲鞦韆木老夫則以十數緡贖之計已輸錢百餘緡矣獨今年獲免公忤李士衡指誣以不練事遭人不安逐去公既去本路轉運使與提點刑獄相次按俗至永康有蕃人數千人跪出市中持馬轡不得行且大呼曰我劉父何處去也還我劉父則已慰勉之方肯去本路具以聞上公始得洗先是蕃人歲來永康市馬永康

人輒欺之公則待之以信後爲闢西山路故番人懷之老人語未旣涙隨睫下魯國石介聞是說起而舞曰夫嚴先師廟尊聖人也斥灌口祠罷淫祀也鑿山通井設防欄江利萬世也笞猾姦勇也綏鰥獨義也辨枉獄明也拒豪勢强也安居人息獄訟樹楊開路可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噫番人性獷悍難服頑說不化公能懷之公之道用於天下則其何如也永康之政老人之說不敢墜他日送於史官請書循吏傳首

趙延嗣傳

令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强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飮食須人何怙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强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檐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㓜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舍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婚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

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倖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九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目次

論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中國論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

後學錢塘丁 詠淇 衛瞻校訂
桐城張 鴻季 自希
仁和喬 良楨 庭三 同校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鄉射三王

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鄉射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曰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紂滅商道武亦受命克承湯烈故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

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

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於秦儀以爲漢儀帝用
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
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
禹與文武導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
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
章施道德張敎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
貴若能遠擧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
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正敎
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齪齪進
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擧夫

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
湯武有慚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
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叅代之叅以爲
蕭何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飮醇酒寬縱不治事雖
復惠帝求治叅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
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
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旣平禍亂蕭何
之旣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叅能竭伊尹致君如
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
度之未修者修之敎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

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
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旣施之於前叅
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
賈叔孫通曹叅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
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
之昔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
降乎古之道也夫昔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
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

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
不淳於桀紂之昔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敎
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
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
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
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
旣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欒然從之也況
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
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滄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
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

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强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並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鄕射以仁之庠序以敎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太堯舜數百

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已澆澆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旹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

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强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並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者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飫畋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

豈復能爲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　　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爲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婚祭祀所自用也縗麻喪泣所自制也果蓏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

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觀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内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

中國不爲中國矣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龐眉名曰聃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易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國人猶未肯樂焉而從之也其佛者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遊則升天堂矣否則擠地獄其老者亦說曰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我遊則長生矣否則夭死且爲人有

爲耒耜以使人農也爲詩書以使人士也爲器材以使人工也爲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乎君弟事乎兄幼順乎長冠以束乎髮帶以繩乎腰屨以爲乎足妻子以待乎養賓師以須乎奉縗麻喪泣之制使人爲哀禋祀祭享之位使人爲孝爾之勞也如是我皆無是之苦於是以或懼之或悅之始有從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君父與之伉禮無兄以事也無長以順也無妻子以養也無賓師以奉也無髮以束也無帶以繩也無縗麻喪泣以爲哀也無禋祀祭享以爲孝也中國所謂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貴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之也靡然而趨之也噫今不離此而去彼皆中國而趨佛老者幾也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目次

論

季札論　伊呂論
憂勤非損壽論　牛僧孺論
周公論　王爵論
陰德論　水旱責三公論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後學錢塘丁詠淇衞瞻校訂
桐城張鴻磐自希
錢塘江德虔季魏
仁和喬良槐庭三同校

季札論

夫殫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提民塗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堯舜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旣以臣伐桀而自爲君武王又以臣伐紂而自爲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至正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缺三字假大義之名戕賊簒弑其君者故諫武王餓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

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知保其先人之國則爲孝猶絶其先人之祀則爲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絶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弒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讓也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也且非夷齊則後世弒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弒父繼蹤矣獨

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爲孝孝之末也全一國以爲仁仁之本也與其奉先君已沒之命孰若存先君未沒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後世篡弒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及豈能周知之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一出功（缺二字）也余以謂伊呂之功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將必亡而遂棄其國吾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晏安坐於磻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終歸於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

及於此乎君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以匡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於文王及武王伐紂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絶之望之心不若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尹之道萬分（缺三字）亂改過之心以望爲太公黜其惡政（缺三字）善湯之社未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憂勤非損壽論

文王世子鄭康成注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余謂憂勤所以延年非損壽也安樂所

以損壽非延年也若曰憂勤損壽則自堯舜禹湯皆憂且勤四凶在朝丹朱不肖堯不憂乎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分命羲和平秩四時堯不勤乎堯壽一百二十歲父頑母嚚象傲舜不憂乎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愼徽五典時敘百揆考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巡四嶽舜不勤乎舜壽一百一十二歲洪水九年父鯀殛死禹不憂乎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勞身焦思啓呱呱而泣過門不入禹不勤乎禹壽百歲夏桀數虐萬方罹其荼毒湯於是乎東征西夷怨西

征東夷怨自葛 缺三字 而天下服既即位旱七年則翦爪以禱於天湯不勤乎湯壽百歲周公作無逸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不敢荒寧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五年是知憂勤延年安樂損壽明矣康成以爲文王以憂勤損壽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湯者三歲豈爲損壽乎又謂武王以安樂延年且武王繼父之事受天之命

順人之心與八百諸侯同伐紂以生萬民以啓天下天下有一夫橫行武王則羞爲安樂乎康成之妄也如此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身者匹夫之情也心憂乎天下則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無自入也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無自入則情性安而血氣盈情性安血氣盈則壽命固矣樂在乎一身則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有自入矣驕奢淫佚邪亂非僻之志入則情性亂而血氣耗情性亂血氣耗則壽命夭矣嗚呼如康成之言其害深矣後世人君以謂安樂延年也則盤樂

怠傲耽於逸樂湎於酒淫於色連宵奏鍾鼓竟日不視朝曰安樂可以延年以謂憂勤能損壽則怠於庶政弛於萬機天下將亂而不之恤生民甚苦而不之顧朝廷隳壞而不之省宗社覆亡而不之慮曰憂勤懼其損壽東漢而下至於魏晉梁隋唐五代其人君皆耽於逸樂荒於酒色敗德失度傾國喪家壽命不長享國不永者康成之罪也康成之言其害深矣

牛僧孺論

唐文宗皇帝既承父兄奢弊之餘躬阼孜孜政道

有意正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宰相僧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乎旬日間三上章請退悖哉僧孺之不忠也伊尹耻致其君不及堯舜魏文公願爲皐夔夫湯與太宗又豈本有堯舜之資材以伊尹魏文公致之遂如堯舜焉吾觀文宗夙夜勤治身履恭儉英智聰睿有聖人之資僧孺若以堯舜之道輔之必爲堯舜矣若以帝皇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皇之道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已之才以致於君惟恐君不能行盡已之道竭已之才以致乎君君不能行猶晝夜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僧孺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而不能行者而僧孺遽止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爲開元之君也則以開元之政啓之君既能爲開元之政也則以正觀之政啓之君既能爲正觀之政也則以三王之

政啓之君既能爲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啓之君既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王之道啓之然后致其君卓然在於羲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乎仁壽之域此不爲盛乎直指太和之間謂之太平可嗟矣夫唐自天寶以後藩臣屈强不順中官驕悖撓權况文宗承穆宗敬宗之後履長慶寶曆之亂四海奢弊彝倫攸斁萬幾隳曠庶政不緝當時中官王守澄用事纖人得進幽州軍亂方逐其帥成都失守復陷於蠻而又姦黨羣行申錫遣禍構興兵亂李濟被害疾疫相淫民罹夭傷水旱仍臻歲數凶歉而僧孺謂四□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不亦面欺其君矣復且怨君責成於已輒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悖亦甚矣人臣之禮固如是乎噫其後鄭注干政李訓亂國邪謀得行狂狡並進太和之治不及正觀開元之太平過在僧孺也惜乎文宗有君而無臣矣悲夫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

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舜禹益伊尹傅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傅說勤且勞復何爲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成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堅襲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

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周公者不得不然也舜禹益與伊尹傅說所相君所遭時異也孰謂周公之德不及耶噫余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剗桐葉以爲珪戲以賜唐叔周公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成王爲戲言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戲且不敢敢荒寧乎敢遠豫乎敢侮傲乎敢惑亂不道乎敢驕淫無禮乎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以謂唐叔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王爵論

古者聖人之立制也爵祿有差衣服有章車旗有數宮室有度上不可以偪下下不可以擬上所以防夫僭奪而塞貪亂也三代天子稱王而已夏曰禹王商曰湯王周曰武王成王康王西伯猶追謚爲文王三代諸侯無稱王者崇親勳强根本莫大於周公也太公也皆不封王晉鄭曹衛陳蔡七十餘國其爵公侯伯子男而已亦無稱王者周衰諸

侯驕侈吳與楚始僭而稱王然爲聖人□之稱曰人稱曰子亦不稱爲王周益下削諸侯皆自稱爲王斯蓋衰微之世臣强君弱竊號爲王也漢興懲亡秦之弊襲三代之制高祖初王而自稱曰皇帝功臣子弟或封爲王故有齊王有吳王有楚王有韓王有梁王有荆王有代王有燕王有淮南王有膠東王有膠西王有濟南王有菑川王有衡山王皆稱王者之號行王者之禮衣服制度車輿宮室竊擬於王於是僭奪之心生而貪亂之志萌故吳楚七國連兵稱反韓彭英盧相繼叛亂大者族小

者誅功臣子弟罕有全者由亡古之制也由上誘之爲亂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爵稱也器者車服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小人乘王者之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後世宗室相殺伐諸侯爭亂不能勝止可哀也哉

陰德論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

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意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佑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

彰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罷其誅執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百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惸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

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之而無窮矣

水旱責三公論

漢以水旱責三公後世論者兩出一以爲三公燮理陰陽之官也責是一以爲水旱繫於君不當責三公予謂二者皆有偏也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夫君者天下之治無不統主其大者天地陰陽也在堯則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在舜則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人君統治天地陰陽者也

三公佐人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也天地陰陽之道與政通政道序則陰陽之道序政道忒則陰陽之道忒天地陰陽序而風雨時天地陰陽忒而風雨不時若然三公與君同體也政道得風雨時君三公同享其利政道失風雨差君三公同當其責以水旱責三公不專於三公也天譴於君君惟當惕懼修德改行厲善以答天譴君責三公則有罷免若時水旱君則罪己三公則免皆不能逃其責也彼責專三公三公佐君以燮理天地陰陽者也佐者且得罪君可坐視災譴晏然安樂曰彼三公之責也吾何與焉是引君於荒且怠矣彼責專於君三公佐君燮理天地陰陽者也君則惕懼不敢安寧三公乃申申廟堂飽食宴坐曰彼君之責也我何與焉是treats臣於驕且慢矣荒與怠政疵厲也驕與慢國殃災也若時水旱君則罪己三公則免予之說長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目次

書

上范中丞書　上郭殿院書
上趙先生書　上杜樞副書
上張兵部書

後學錢塘丁詠淇衞瞻校訂
桐城張鴻聲自希
錢塘江德戊季魏
仁和喬良枕庭三同校

上范中丞書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聞新除中執法乘疾置趣歸闕且過於鄆走短僕夫持書數幅見長旄大旗至則以書跪於馬前而宣其書中言曰今天子命河陽舊相李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爲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靈之心協矣聖主聰明一朝獨運於萬機之上沛然發乎宸慮既已於四月十七日天子憲法行革近朝敝政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八御藥官思掃除頹風一新庶政乾坤上下日月寰海莫不清潤乃躬引忠鯁亮直俠聞博達之士一立於巖廊以和天下之政令一領於中司以持天下之紀綱夫巖廊之上政令所出政令一不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正則天下無紀綱矣內外官府百餘

局唯中書憲臺爲天子腹心耳目爲朝廷總領爲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數員宰相忠丞執天子憲法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敎化故天子特重其任周禮有太宰小宰太宰則今之宰相也小宰則今之中丞也所以黃扉青鎖坐而論道絳服白簡會常尊席蓋以嚴其地也尊其人也示百寮不得而亟也衆人不得而爲也惟主上英智神武睿略雄斷能任人不疑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者德宿望忠誠正氣能耐久不變終升大輔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下胥相協慶窮天之垠合億萬口并億萬心如一心如一口無一人異辭者初成命出士走諸朝吏走諸府商走諸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歡欣騰躍道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風雨久不時寒暑久不節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文佛老害正敎興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救乎刺史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多沉埋奸贓多進擢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闢乎中貴人寵盛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握

王爵出入內外權傾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房闥天下之政不出於廊廟之間而在於閹寺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雨螟蝗久爲災天下民阻飢而且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鰥寡惸獨不能自養者怯懦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其爲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生乎窮海之隅荒山之徼覆盆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之曰我其爲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於堯舜侔於禹湯過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

皇天被於四海暨於草木蟲魚故能感於人心懷於民情壯偉哉以相國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我聖天子天下太平可延頸翹首而待也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宋故李唐十八世二百年獨正觀開元爲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明皇也以相國中丞亦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也豈知明道不爲正觀開元乎閣下無曰吾位爲中丞致太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閣下也以宰相天下之待閣下以其中丞行宰相之事乎況主上注意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巖廟在旦暮矣惟

相國中丞爲天子爲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爲眞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故其君爲明君臣爲賢臣民爲良民百物無札瘥夭傷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植不有變怪蓋至正之氣行於天地間東西南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慝邪之氣無自入矣有毛髮之隙客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正必有聖人乘之而王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黃帝之六相唐堯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高

宗之傅說文王之太公閎夭成王之周公召公漢祖之蕭曹光武之耿鄧唐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運而生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各從其類今天子乘正氣而王今相國今中丞逢眞運而生聖賢符會千載旦暮在此時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四年處顚危困躓變其前節惟中丞不以三四年間取華塗顯仕克其素量直以得眞主逢眞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伊尹傅說之佐湯高宗太公閎夭周公召公之佐文武

成宣房魏姚宋裴度之佐太宗明皇章武俾我聖天子六五帝而四三皇太平之基丕丕與高天厚地而比崇永三靈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而待也傾耳而聽拭目而視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大熙之後而君子息心焉今區域混一文軌遐暨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日新天下傾耳拭目日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常制可作之時也相國中丞當竭王佐之才罄忠臣之節以副人主急太平之意符天下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

帝制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心耳介生二十九年在貧賤寒餓中胸臆鬱鬱不得舒散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於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豁聾瞽心意如祛積滯踴躍奮悚不能制其喜以筆盡寫胸中事布之於旌麾下擴焉納焉惟命不宣介頓首

上郭殿院書

百拜獻書於殿院執事天聖末太后出閨闥坐軒墀上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賞自己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敢動充員備位而已恩厚宗屬祿賞過差雖器與名假於厮役非勳非德濁亂品流宰相不能復持其綱紀輒以太祖太宗眞宗三世之成憲弛之憲臺四御史舉其職曰天下綱紀既不在宰相堂則當在吾府宰相既弛之吾屬又不能持之賞罰其誰明名器其誰正天下其誰屬朝廷其誰倚我太祖太宗眞宗之垂法遂隳矣乃削牘公車請於上前言直意切觸龍逆鱗宮中赫然震怒迫責逐出以暴露其過天下想望四御史風采頌歎四御史馨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進復以直道退得所退矣今年四月一日皇帝始親決萬機革

故鼎新萬物皆覩乾行雷動六合聲聞既已革近朝弊政七條事又罷入御藥官思與天下滌濯洗然清明端正治本建隆皇極以河陽舊相李公先朝元老四海具瞻乃召歸中書執政事以青州牧天章閣范公忠亮骨鯁本朝名臣乃引入御史府爲中丞以河北轉運使李公剛簡直烈周行正人乃延登御史府知雜以陳州通判范仲淹敢言極諫縉紳端士乃擢在諫署爲諍臣又還四御史以起廢滯以旌良直太平之政赫然以新三王之風延頸可待天下復想望四御史風采數須四御史

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退復以直道進得所進
矣惟四御史天資忠直魁閎偉傑之氣應時運而
生當太后朝能烈烈持綱紀爲國家盡死節擯斥
千里外頓挫摧辱幾至死而曾不避信忠誠亮節
貫白日矣今人主聰明神聖英威睿武增諫員廣
言路黜憸人用壯士任人不疑聽納如流諫者不
懼言者無罪傳曰邦有道則危言危行御史今得
其時也朝廷復有遺有闕待他人拾之補之乎待
他人拾之補之不盡其責他人乎盡在於御史矣
夫百鍊不耗良金也千里不跌良驥也夷險不改

其操窮達不易其行眞賢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唐元相微之初拜左拾遺卽日獻敎本書
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授監察御史劾奏東師違詔
條過籍稅又奏卒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東諸
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分臺董之時有河
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軍孟昇死其柩乘
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
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
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訴積或奏或劾或
移皆舉正之聲名揭然聳動內外風望凜凜天下

延想旣爲權臣所擠黜江陵從通州移越州凡八
九年復歸朝忠骨鞠爲佞氣正色揉爲諛容乃變
節從權附離以媒身事雖得進用姑齪齪自保卒
不能復建嘉謀立奇節以裨國家君子鄙之史臣
譏之萬世之下爲後人賤其得幾何其失幾何御
史其初旣能蹈元之躅其終無復躡元之迹君子
曰不欺闇室又曰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今天下傾
耳拭目以觀御史之舉朝廷之上一言出一善布
天下聞之天下見之一言失一善廢天下伺之天
下窺之其斯豈特闇室也其指其視豈特十手十

目也惟御史能有其初能有其終社稷幸甚四海
幸甚不宣介頓首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
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
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
於敎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
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
㸷蟲魚次者正百度敘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
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

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
諧而已彫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眞於教
化仁義禮樂刑政則闕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
止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
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
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
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
文寂寥闕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
之人盡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自於朝廷敎好
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

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之者乎唐之初承陳
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
氣質孱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逮章武
皇帝負羲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攘
之上武功戡定海內刮瘢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
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潤韓吏部愈應期會
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已乃以空桑雲和
千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
衆人耳慣所聽唯鄭衛慆濫之聲忽然聞其太古
之上無爲之世雅頌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

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
罵者叢聚朝喿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
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
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
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千百千端曾不少改所
守數十子亦皆協賛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
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衆
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
於日月渾渾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
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

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
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
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綷織章句如彼畫工不
知繪事後素以爲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
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但誇其雕刻之
工文理之縟載毫犛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
於天下以爲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
望顯盛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
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
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

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
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寖以成
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
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生
無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縕奧名
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皐夔之才伊呂之志周
公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
然其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
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
祿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討謨百度堯

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
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
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
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於
億萬世迄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
雅世教隳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為
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
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
率士建中之徒為李翱李觀先生唱於上介等和
於下先生鼙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

之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十
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與大漢相視鉅唐
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
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
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
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
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
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讓也今也遺實在於先生先
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克力不足不能

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
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上杜副樞書

九月十二日奉高大夫走人叩山扉疾叫稱賀曰
京兆尹杜公拜樞密副使凡在海寓之內魚蝦之
細草木之微猶且懸喜吾曹衣冠之流視魚蟹草
木為靈識有智識宜知杜公之賢能材美天子聰
明神聖知人不疑擢在樞輔將以富壽生人萬世
鴻業敢不賀介既聞驚起盥漱具冠帶頓首西望
拜曰吾聖天子睿武濬哲在黃帝堯舜禹之上能

自得賢人而任之宜祿宜壽宜有天下萬千年我公魁碣骨梗純忠大節有夔龍周邵之姿能自得明主而佐之宜康寧宜祺福宜翊輔聖天子萬千年君堯臣夔千載同時旣又西鄉再拜賀曰公昔為御史中丞以缺二字應不在已悵然有恨色公今職莞樞機位亞台宰可以舉賢矣可以去不肖矣天下之賢者進矣不肖者退矣又公與故曹諫議修古鞠天章詠劉待制隨李龍閣玆孔給事道輔為友且同道自曹而下五人皆足不得踏兩府門下而死雖履歷清塗踐更劇任嘉謀嘉猷匪躬之

節稱於君子書於國史尚未得審輸其忠而大行其道賫志以沒地啣恨於九泉不獨五人者以為恨朝廷天下亦為五人痛之痛五人者道不大行也痛天下之人被福澤之淺也惟公康寧壽福優游大僚得至於兩府是五人之道盡行於公矣伸五人之志釋五人之恨矣不獨朝廷天下受公福澤五人實懽舒快喜於泉下矣二者又重為公之賀也噫然難逢者時難得者位道至艱也可以學之而至時與位非力能致也古聖賢急行道逢其時其位不待終日而誅者懼時之亟去而位之亟

失也故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不待八日九日而誅者安知八日不遺逐而九日不失位也此聖人行道之心至矣得一司寇猶區諸侯之國且舉大惡而誅之噫司寇小官也諸侯列國也位輕國小不足以行道道行不出千里今公為天子柄輔親在宥密位足以行道道行足以及天下被萬物非少也公於此時宜副天子注任之意酬答日中丞之心舒曹孔五人之恨舉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之事則外不尸君寵內不孤已志近無愧亡友遠不負孔子介不任拳拳之心介再拜

上張兵部書

介嘗讀易至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以復斯文也剝且三十年矣剝之將盡其黨朋進不已替堯舜禹之道剝於癸天受之湯堯舜禹之道復湯之道剝於受天受之文武周公湯之道復文武周公之道剝於幽厲天受之孔子文武周公之道復孔子之道始剝於楊墨中剝於莊韓又剝於秦莽又剝於晉宋齊梁陳五代終剝於佛老天受之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孔子之道復今斯文也剝已極矣而不復天豈遂喪斯文哉斯

文喪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見矣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於斯未嘗不流涕橫席終夜不寐也顧已無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復斯文其心亦不敢須臾忘此惟執事憐之不宣介頓首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三目次

書

上蔡副樞書　上孔中丞書

上范思遠書　上劉工部書

與楊侍講書　上轉運明刑部書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聲自希
錢塘江德戊季魏
仁和喬良槐庭三同校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工於幽州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刋木決九川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踐祚制禮作樂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王道失敎禮壞樂崩三綱將絶彛倫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删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篡漢道斯潛矣揚雄作準易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章之晉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敎盡損中國吏部獨力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敎行法言修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乂是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槍攘太祖一戎而夸之錢唐之不朝并州之未賓太宗傳檄而賓之眞宗修其制度明其法律章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敎化陛下守之制度則修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敎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則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

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缺字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敘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弟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

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也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鏤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弟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敘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

其爲今之時弊也日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弼哉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智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悚則天不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神宗之英如眞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爲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時惟幾裁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

革之者必乎迨時天下有士心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鄉貢進士士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沒晦之死加之公踈繼往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栖栖鄉閭閭父母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君倡之賢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傳而之天下匪朝伊夕聲克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

以今百數十年之弊彫刓元化之文傷亂風教莫斯之甚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閣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於文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進退審出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耆過服義聞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芥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愼不屈權貴不畏强禦如復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嘗與之遊入齋中竊得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

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貴則有壽顏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注者之誤則有畏聖人言論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姦除惡則有芟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寫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特召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爲國家惜之伏惟閣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昧也建中至單薄也至眇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薦至單薄至眇小於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矣蓋知建中之淡今走天下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敢逃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干瀆鈞嚴不勝惶悚不宜介再拜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豈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

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焉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閤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閤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盜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者閤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崇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

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閤下者居之始責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閤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逮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閤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閤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閤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甫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讜直謇謇敢

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
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
彌貴祿厚恵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
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
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
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
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
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盖假於權位以布諸行
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
直已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

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
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
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
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
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
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
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
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
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
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

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
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毁不
已亦可怪也閤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
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再拜

上范思遠書

思遠介以謂古者天子能赫然建功烈垂基統揭
於億萬世下稱爲聖明者未有不得賢傑以爲相
者也黄帝之六相堯舜之八元八凱湯之伊尹高
宗傅說周之十亂漢之三傑唐太宗之房魏杜如
晦明皇之姚崇宋璟憲宗裴度是也恭惟陛下神

與聰明天資英武深謀睿斷進退大臣挺然不疑
雄材大略裁決庶務皆自意出資材豈下於前數
君哉自獨臨軒墀親總萬務圖任元老詳延正人
或在於朝或在於埜有魁閎博達卓犖英偉之士
咸登崇其人拔置左右以光輔萬世丕丕之業故
今相庭洎樞府數公與中丞皆不次進任居在密
近又自河北召李爲知雜自陳州取范爲諫官復
三命御史位中外胥忭人神相歡皆以爲得人海
內耳目清明復見堯舜之治實陛下能自得古天
子取賢傑以爲輔相之道也天下欲不嘉享太平

基緒欲不延洪祈永不可得也天子旣能自得賢傑輔相則賢傑亦各宜援引天下英俊咸臻於朝同德協力弼翼天子萬機之務昌明國家萬世之業中丞公能爲之求之於朝不足乃復求於野南京張方平開抜奇穎有逸羣之材青州田植智辨通敏有適時之用則俱薦之於帝顧用其人國家方革故鼎新更脩百度宵衣旰食以急太平而能薦擢天下英雄於國家輔治宣化其道最大其功最盛中丞於是有大勳於國家矣然而於京師南三百里抜一奇又於東一千二百里取一賢則爲

天下之賢無遺矣今於青州之東六百里宋都之東五百里有一士建中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注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學之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故能言天人之際性命之理陰陽之說鬼神之情其器識具而材用足學術通而智畧明故能言帝皇王霸之道今古治亂之由生而知道皓首嗜古學爲文必本仁義凡浮碎章句淫巧文字利諺勢逐寧就於死曾不肯爲故能存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信義忠孝乃其天性中庸正直厥從氣稟精

誠特達操履堅純不以利動心不以窮失節若涖大事凜然不可犯若操大義毅然不可奪若得其人用於朝廷其道施於天下不能及三王猶遠勝兩漢此建中之長此建中之實介固敢謂天下之賢也鄆州通倅屯田李員外一見稱服謂之絶倫李亦有引抜天下英賢之心輔翼國家太平之道已於今月二十九日狀其實奏上以建中不工今文乞令試策慮朝廷不悉知願得中丞一言聞於相府俾遂其事建中得用於朝得行其道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建中擧晚偕計西去應得足下觀其

人始終介不妄也建中有秋賦所投文十篇論一首上李屯田書一首凡十二篇僅數萬言今封去請熟讀之從可知矣近復有新文三十篇寫未得西去必攜獻左右介酷愛建中文其深於道介以爲自吏部崇儀來一人而已思遠爲如何古聖人之道榛刺已久其不墜於地也所去幾何建中能持之思遠方大起之建中以此道訪於人則恐天下無顧者思遠獨宜留意焉天下淫文輩盛於時視吾徒嫉之如仇幸與三二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建中若不勝則吾徒果衰弱不振矣聖

人之道其將如何思達豈不念之其奏草一通亦封去介賢思遠當以道干思遠知之罪之在思遠

上劉工部書

留守工部閣下介前日從公入學中公索觀佛氏畫像以謂佛與老氏與吾聖人爲三教三教皆可尊也明日侍公政事廳同公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公讃三皇二帝之盛稱所謂佛者則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介殊不曉公之旨何爲而爲是言也當日不敢面責公夫道之盛莫盛乎黃帝而上幾千百君獨伏羲神農黃帝爲稱首德之崇莫崇乎帝少昊而下萬有餘祀獨堯舜爲聖人禹湯文武周公猶不及其號而爲王後世能躋二帝三皇之懿者其吾師乎夫禹湯文武周公猶不能及而佛□□之人乃過禹湯文武周公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則是公欲引□□之人加於二帝三皇之上也欲引□□之道行於中國之內也夫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今謂吾聖人與佛爲三教謂佛老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俱爲聖人斯不亦駭矣介不曉公之旨何爲而爲

是言也前日公在學觀書於東庫謂非聖人之書不可留懼後生讀之惑且亂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之書猶不可觀老與佛反可尊乎夫佛之爲患佛之悖道佛之壞敎佛之逆人理佛之亂中國唐則有姚元崇言之於前韓吏部言之於後本朝如王黃州輩亦嘗極言之數賢言之人皆知數賢之言是也苟數賢之言是則佛果不足尚公之知識固不下於前數賢然介不識公何爲而爲是言也朝廷天下名公爲正人出一言作一事朝廷天下皆以爲法言其何容易哉伏惟重之不宣

介頓首

與楊侍講書

萬象森然紛錯觀諸天則見其序焉百川支然派離觀諸海則見其會焉羣子之言蔓引淆亂觀諸聖則見其宗焉夫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春秋之經易之卦爻彖象周公之典禮皆聖人之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絕異端出羣子紛紛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擾學者不知所趨僕射孫公雖去聖人千有餘年其人游聖人之門能得聖人之道如親受之爲聖朝儒宗文師承事三帝

授經兩朝哲乂者明冠於百辟國朝聲明禮樂並於三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公有助焉公沒天下士皇皇失其宗師六經之道羣子之言無所取折衷矣天不使斯文之不傳也故執事實親授於公且能傳公之道今執事日侍講崇政殿是又踐公之職能傳公之道復踐公之職亦能紹公之休望聲烈天下幸甚矣陳言以諷傳經以對開發聖德增光大猷天下有望於侍講介材質不肖拘攣於外竊聞新命歎嗟欣蹈之不足繼之百千言豈能盡一二聊布悫爾不宜介再拜

上轉運明刑部書

轉運刑部執事天聖編敕今皇帝取太祖太宗眞宗三聖之垂憲成法立為大中之典傳萬世常行而不敢易其當世之要凡二十有六若夫寬賦役遏貪暴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皆三王之教也賦役寬則民樂貪暴遏則下安妖俗止則風淳浮民禁則本正淫祠去則教厚幻法息則道明矣夫樂民安下淳風正本厚教明道誠聖王當畱意賢人宜用心者也國家布在方冊坦然明白官失其守弛而不行非書所謂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易所謂后以施命誥四方□執事往為一員外郎領天下之冗有六猶嘗憤然扼腕鬱鬱不平及踏天扉手攀帝階仰首引臆吁吾君而言之是時能用執事之策則天下不終日而太平矣執事之策不見用今天下之冗猶不啻乎六也今執事為京東十八州轉運使十八州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多也如務太十八州之冗以富其地肥其民則十八州富且肥矣執事之□十八州而十八州富且肥異日執事陶宰天下天下皆富且肥矣前陳二十六條蓋脩舊舉廢而已其亦輔

治之萬一惟執事施之若其大者又未可一日而談也不宜介頓首再拜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三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目次

書

上杜副樞書　上李雜端書
與士建中秀才書　與張泂進士書
上王沂公書　上王狀元書
上孔徐州書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後學錢塘丁　詠淇　衛瞻　校訂
桐城張　鴻磐　自希
仁和喬　良槐　庭三　同校

上杜副樞書

樞密侍郎閤下一夫不獲若已內於溝中伊尹相湯之心也夫父不得暖其子不獲也兄不得飽其弟不獲也夫不得保其婦不獲也然此爲不獲特匹夫爾若夫學堯舜孔孟之道懷伊尹周召之志文足以綏武足以來仁足以恩義足以教用其術國可以反覆手覇覇可以反覆手王被其風薄夫皆可以敦貪夫皆可以廉懦夫皆可以立行其教風俗可以反古天下皆可以復嬰兒而乃窮餓布衣蟠束巖穴上不得施一毫一髮以致於其君下不得施一髮一毫以及於其民貧賤阨縛氣不得須臾舒心不得一日樂抱堯舜孔孟之道伊尹周召之志老於蓬蒿此爲不獲甚矣噫誰其人哉泰山孫明復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嘗隨舉子于科名希朝廷進用以行其志三退於禮部一黜於崇政殿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築室泰山

之陽聚徒著書闢以取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先生是也夫萬物不得其宜皆爲不獲責工以商
之事强農於士之業負陰者使之在陽就濕者使
之仰高山者使之居澤巽者使之反角此不得其
宜也如先生宜左右天子發舒其事業流福澤於
四海樹功名於無窮年四十七而髮盡白棲遲於
山阿豈其宜也故曰此爲不獲也伏惟閤下之心
伊尹之心也有伊尹之心得伊尹之位豈容海内
有不獲者矣一夫不獲伊尹如己内於隍中如先
生大賢而憔悴懷對閤下宜當如何秤放隱中南

當時公卿間若故相張公齊賢翰林王公禹偁集
賢錢公若水皆極力振薦故太宗一降鶴板之命
眞宗三詔遂起至今以爲國家希曠之事先生之
道無謝明逸閤下之心豈讓於數公哉伏惟閤下
留意先生山中所與往來游好者故王沂公蔡貳
卿李泰州孔給事今李丞相范經畧張雜端宋子
京富彦國士建中張方平祖無擇執弟子禮而事
者石介劉牧張洞姜潛李緼明子京頃年罷京東
轉運使入朝在殿上舉先生經術道德乞賜召用
沂公蔡孔意尤厚未及言而沒雜端安撫回嘗許

論奏閤下今能薦之於上數公之美收於閤下矣
州縣吏麤俗可憎鄙不知經不涉道但能任巧智
辦一獄用材力幹一務如介等輩者閤下所舉幾
百人矣舉一有道上有以佐君父裨政教下可以
厚天下風俗勸有德而懲貪薄爲利不細閤下無
忽狂言不次介頓首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爲良臣不爲忠臣良臣身
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
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舜

而事之也夫稷契咎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
逢比干不得其時其道難行也以堯舜爲之君稷
契咎陶爲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
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乎諫有愎乎故身
獲美名君受顯號桀紂爲之君雖龍逢比干爲之
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言有
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堯
舜爲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咎陶而爲之臣
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爲之君其忠
難行也必有龍逢比干而爲之臣其忠乃立故身

受誅夷而不避稷契咎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逄比干非欲其誅夷也盖爲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雖世有治亂君有昏明爲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乎忠有廢乎故龍逄比干敢死而不敢廢忠書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負羲軒之姿道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闢淵默而神聲一朝赫然立起於軒墀之上獨任萬機視前日政有紊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八御樂官類風拂焉權臣屛焉教化政令自天

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舊相公居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也取青州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仲淹爲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偉哉雄斷睿略濬謀大智其三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才略魁閎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咎陶乎願爲良臣獨無魏文公之盛心乎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天子法繩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

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沒氛祲掩六合天爲之昏日月升煙霧卷四遐天爲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爲之昏御史舉厥職姦醜竄四裔君爲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子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士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既克思既克知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

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參善之善者也無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譏所望於執事也介嘗聞於稠人廣衆中擧天下忠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爲首天子聰明睿智察搢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謂無過執事故天子發於精衷外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忝嘗被大賢半顧之遇懼萬一有所不副天子意天下不稱俾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敢告之於初惟執事聽納焉

與士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士君茂材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横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痍未合周公踐祚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凌遲孔子絶糧於陳削迹於衛伐樹於宋歷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删詩書定禮樂贊易象修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聖道也孔子既沒

微言遂絶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闢楊墨説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炎靈中歇賊莽盜國衣冠墜地王道盡矣揚雄以一枝木扶之著太玄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作法言十三篇以闢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掃地而無遺矣生民之命遂絶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盡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避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慤守益堅斯四賢者亦以勤矣亦以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謂職在於已不敢安其居也方今正道闕壞聖經隳雜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楊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於天地間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幾絶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嘗窮精畢力而後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後粗存猶愈於不爲也足下生民之先覺者

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西而足下獨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足下獨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其涘然後知水矣之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山矣適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涘如不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況其有中道而止者乎介幸而不隨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足下其援我手我其躡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焉慎無爲半塗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與張洞進士書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删禮樂止於定易止於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不得如黄帝伐蚩尤舜流四凶禹戮防風周公殺管蔡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經六經詩易春秋爲淺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迹列國

之風卜商之說易有伏羲文王之敘推之差易明考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矣明遠始受業於子望又傳道於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爲論十數篇甚善雖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予固以拳拳服膺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稂莠而搴菁英出紅塵而磨蒼蒼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於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不宣介再拜

上王沂公書

九月一日南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石介謹頓首百拜獻書於資政僕射沂國公閣下頃年相公鎮守青土介嘗一拜麾下後一年相公移鎮大魏道出於鄆介時爲鄆吏復一謁路左相公自洛還京首拜樞府介時在睢陽實曾妄納芻蕘相公再歸政府介復冒陳狂簡在青與鄆相公俱賜燕坐教以仕宦爲政之大方及後兩肆瞽言進愚説相公亦廓然見容不賜罪戮介又書上疏天子妄議赦書帝赫斯怒禍在不測相公從容救解不寘於法斯介受相公陶鈞長育實爲厚矣犬馬猶知有報恩況頂天履地手執卷口誦書被

仁義忠信之名知堯舜周孔之道反不能竭區區之心效鄙夫之智答其一二又念相公初事先朝皆以直道受相今上磬於中心一登鴻樞再居冢宰兩罷政事四佩侯印終始一節貫於金石君臣同德人無間言史官秃毫刓硯書功不足儒生磨石濃墨紀德弗暇豈復容不肖之介有所進說於前也雖相公運大鈞執大柄通二十年賢者獲進不肖者退鄉里獨有一趙師民相公待之素厚知之素淺竟不得進一階天下之士竊有怪之者或曰相公陶養萬物平均四時顧天下有一夫不獲

一物失所若已內於隍中豈獨遺於師民也蓋嘗
聞於相公以與師民同鄉里遠嫌避謗故不敢援
非相公遺之也介聞之甚疑決知非相公之語夫
廟堂之上舉制度出敎化施誥命行賞罰進百官
退百官宰相之任也一言得失繫四海之安危一
令否臧繫社稷之休戚舉一制度不合天下之大
公不敢舉出一敎化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出施
一誥命不合天下之大公不敢施行一賞罰不合
天下之大公不敢行況進百官退百官邪合天下
之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

曰疏遠人不謂之公令其子弟苟有賢如稷契皐
陶曰吾避嫌不敢舉豈公天下之心乎是私已而
忘國家顧一身而遺四海也今但營□僻陋中收
一人舉之其人不賢曰吾不私親豈公天下之心
乎是私已而忘國家顧一身而遺四海也夫天子
端居深宮中不能盡知天下之賢不肖屬宰相而
進退進賢退不肖皆歸諸天子而宰相以謂恩與
怨皆在於已其私甚矣相公通貫聖人之道豈不
知進賢退不肖歸諸天子而謂舉一師民以同鄉
里爲嫌介故曰決知非相公之語也且師民天下

知其有學問有行實師民昔未仕居臨淄故曹太
尉瑋滕給事陟今彭門□□與今大參韓侍郎相
次領青州皆謁見其□容敦勉願一致門下識
其面目及就試禮部□□翰林劉承旨馮侍講及
今參預韓石二侍郎同司衡四公久籍師民聲譽
特置師民坐席俯都堂下求一見□□采師民每
行通衢中四方之士環繞觀之入試貢闈則諸生
皆閣筆從□後求釋其題義李冠廣場中傑出頭
角者也就師民質疑焉冠剛褊自伐未嘗許可人
每談師民不容口故僕射孫公號爲鴻儒碩老服

師民學問精博以爲已所不逮今南京夏尙書自
爲當世人傑尤少所許與每稱師民以爲盛德君
子孫則嘗辟師民在魯學中夏在青州以兩子學
師民在南都奏入幕府南都之奏有曰文學德
行罕有倫比當解安撫之任時又以京東士吏之
賢者徧稱之於上獨師民得文學之目張諫議傳
恭謹畏愼亦嘗薦師民之長至若明刑部鎬張工
部錫程職方貢按察東夏實有風采並舉師民之
學請備天下顧問然則上至公卿大臣下及遠方
士人莫不知師民之有學問有行實也相公當天

子前昌言其人之能請天子置文林書殿中師民之博學多識廣聞強記其不負相公之舉明矣公卿大臣亦必皆曰相公舉賢也非私鄉里也相公宜舉而不舉竊有惑焉介狂狷好妄言而有位不見聽納但得沽激好名躁進之論父兄教戒親友勉諭以爲未得其政不若畜之於身待其當位然後施之於事介省思之亦深以爲是今復不能默者竊念師民五十歲矣有書萬卷腐於腹中凡百工至賤學得一技人未知之猶營營抱嘆呻吟屋下思呈露於天子前以不負其夙昔之心況師民

腹周公孔子孟軻之書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四十年拳學蟠蟄於東海濱未得對天子一落齒其人之心如何也介深痛師民已老東州文人如田詔君諒賈殿丞同高端公弁劉節推顏皆連蹇至老不達後生有師民其蹤跡復如此縱天不佑斯文相公豈忍棄之竊謂師民孤薄前六七人極力援引竟不得進若非相公洪鑪鉅鏈莫能成就介故復冒前所言沽激好名躁進言於相公前干黷台嚴恭俟誅戮不宜介惶恐戰汗頓首再拜

上王狀元書

狀元舍人君貺執事人在憂患則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然憂患有緩急若夫墜而入井非憂患也走而蹈於火非憂患也陷於鋒刃値於寇亂非憂患也罹於凍飢窮於蠻荒非憂患也沒於河溺於海非憂患也覆於巖石投於湯鑊非憂患也何者夫入井蹈火鋒刃寇亂凍飢蠻荒沒河溺海巖石湯鑊不過累一身於死耳自古皆有死胡憂患之云哉而乃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是苟避死已丈夫羞爲嗚呼石氏自周漢已來至於吾宋之八十一年百餘祀自高祖以降至於六世孫七十喪蔵

未皈葬此直可以謂之憂患矣不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則無以能濟茲介所以數百里之外聲盡氣絶而繼之以泣以告於執事也嗚呼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而葬謂之禮經是故春秋譏緩葬石氏之葬可謂緩矣先人三十年營之迄於今年之八月志未就而先人沒當將終之時制淚忍死執介手以命於介且曰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不瞑矣故介自受命以來十有七月矣未嘗敢一飯甘一寢安一衣暖一飲樂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終日戚戚慄慄若懷氷炭若負芒刺大懼墜

先人之命貽天下不孝之罪叢於厥躬小子受譴於明先人抱恨於幽七十喪之魂無所依歸是用今年八月先人之吉歲嘉月也以圖襄事嗚呼石氏自高曾以來以農名家居東附徂徠西倚汶有故田三百畝附徂徠者磽确種不入倚汶者雖肥墳閱歲汶溢為害逢歲大有因不滿三百石食常不足賴先人祿賜介又幸有秩姑逃於凍餒之患先人沒祿賜絕介服喪秩亦闕專以田三百畝衣食夫五十之口去年平原出水蝗為災三百畝之田不饜水則飫蝗死者固不可忘生者又不可不

養先人三十年營所葬之資已為五十口衣食之用今茲大事當用五十萬不干於有道終不克葬嘗聞昔郭代公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縗服叩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夫人皆有施也施之宜謂之義夫人皆有恤也恤之遠謂之仁二公之施至於漏泉可謂義矣二公之恤及於枯骨可謂仁矣夫德莫大於仁義德厚者流必遠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今介之窮過於彼縗服與書生者執事能以代公河東仁義拯介之窮而成介之葬執事之施固不求報而介德執事也當如何焉惟執事念之不次介叩頭泣血再拜

上孔徐州書

徐州諫議閣下聖人之道不行久矣魯周公之國也閣下聖師之後也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故天下常引領望於魯常一心屬於閣下今覩閣下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勤

服行而不倦者也魯之人則猶有儒言而墨行未盡入聖人之道者魯且如是遠然望天下之一歸於道豈可得也嗚呼周公死數千年矣聖師沒亦數千年矣經於秦歷於晉宋梁隋至於五代魯雖何不被髮而左衽也遺於老汩於莊韓亂於楊墨過於佛道雖何不絕紐而墜地也今魯國服衣冠口誦聖人書者不絕周公孔子之道未盡泯滅閣下復能力行之則前謂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其不然乎介亦魯人也有志於道亦常凜然思有以佐閣下患乎其未能也

顏太初魯人也實能爲則閣下已得之矣有姜潛故史館嶼之姪也介素所畏服其人存心篤道好學服善樂死忠義能守志節亦能佐閣下行道者也閣下俱收之使介三人佐閣下道其不行乎然則道之興果自魯始魯能復聖人之教果自閣下先伏惟大賢少畱意焉近所著文字數萬言實無可觀亦以見其用心編寫成軸敢寄去輕冒台嚴不任戰悚之至不宣介頓首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目次

書

上孫少傅書　答歐陽永叔書
上范青州書　與祖擇之書
與君貺學士書　上孫先生書
與范十三奉禮書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鼻自希
錢塘江德戊季魏　同校

上孫少傅書

百拜獻書於少傅閣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既沒之後孟軻尚未生之前前不得師孔子後不得師孟軻不歸楊則歸墨矣雖有生當孔子孟軻之時不幸而居缺二字之外□蠻之間去中國遠不得就聖賢而學之服終左衽而言終侏離矣今有人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遺孔子與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噫孔子沒七十子之徒隨喪聖人之道無關鍵扃鐍以固夜半有人壞墻撤扉挈之而去則人人各由其門戶自出處焉不幸又有穿窬之之盜盍之而出於中國之外放諸四□之外故有楊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楊墨佛老之下諸子且數百又乖而離之合諸妖妄怪誕復有縱橫家者雜家者刑名家者小說家者儀秦商鞅韓非莊周之

徒蠭起而莫之禦也譬諸水出諸瀆溢於防浩然汗漫或入於沱或淪於漢無所屬焉譬諸塗背諸夏由諸徑紛然支離或之於□或之於貉無所會焉雖孟軻楊雄文中子韓吏部相與止於橫流頹波會於宗源夷其荒棘蕪梗由諸大路一人防之萬民決之奔溢流散常不能勝防矣一人廓之萬人塞之蕪沒榛莽常不能勝廓矣故聖人之塗多梗韓愈死又且數百年大道之荒蕪甚矣六經之關廢久矣異端乖離放誕肆行而無所畏耶說枝葉蔓引寖長而無所收挈正經之旨崩析而百分之離先儒之言判散而各守之春秋者孔氏經而已今則有左氏公羊穀梁氏三家之傳焉周易者伏犧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則說者有二十餘家焉詩者仲尼刪之而已今則有齊韓毛鄭之雜焉書者出於孔壁而已今則有古今之異焉禮則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則有大戴小戴之記焉是非相擾黑白相渝學者茫然恍惚如盲者求諸幽室之中惡覩夫道之所適從也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揚子曰萬物紛錯則經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伏惟閣下潛心於仲尼之於堯舜文王明

於天地人之際潛心於仲尼之於堯舜文王則為正道明於天地人則為真儒然則聖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於閣下也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揚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翺之徒隨之而師皆能授其師之道傳無窮已顏介何人獨不能從閣下而學乎顏閣下獨不欲傳授於徒乎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於極弗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又孟子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互鄉難與言童子見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茅容耕於野等輩夷居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異之因勸令學皆成德知名介至愚且甚不肖比之互鄉童子危坐愈恭墮甑不顧者庶幾其可勉而至於道也惟閣下進退之小子狂狷愚闇憒無所知肆其說於大賢人君子其罪不容誅固甘心受戮而無悔焉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逃其誅殛云不宣介惶悚戰汗頓首再拜

答歐陽永叔書

同年永叔學士足下獻臣過駐舟上汴見訪以永叔書爲貺且驚且慰介常自以駑下不敢輒託俊賢之游絕望光輝久矣豈意永叔猶爲齒錄勤勤數幅遠以相遺有以見同年之義彌久而益篤也珍荷珍荷書中且曰頻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尊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若曰文則未能至作者之髣髴豈足當君子之談哉媿畏媿畏書中言自許太高詆時太過

其論若未深究其源此則自蔽塞自有所未見也永叔語得僕當朝聞而不俟終日去也有須辨論亦當復之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為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自幼學書迨於弱冠至於壯積二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獨於書訖無所成此亦不能強其能也豈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深病之實無為奈何少時鄉里應舉禮須見在仕者未嘗能自寫一剌必倩能者及為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亦皆倩於人有無人可倩旹則廢其禮或時急

要文字必奔走鄉里祈請於人此爲之不能也今永叔責我誠是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以取高爾似不知我也夫好爲詭異奇怪以驚世人者誠亦有之皆輕浮者所爲也則非行道正人篤行君子之所爲也介深病世俗之務爲浮薄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思有請於吾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天下輕險怪放逸奇之民投諸四裔絕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敎以厚天下風俗今反肯自爲之乎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

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衆嘵嘵乎口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聖人之經凡世之佛老楊億云者僕不惟不爲且嘗力擯斥之天下爲而獨不爲天下不爲而獨爲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皐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孔子孟軻揚雄皐陶伊尹不修乎德與行特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秃毫間將取以高乎又何其淺也且

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技以事上者與夫皐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不亦遠哉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揚雄有文中子有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皐夔有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年間獨鍾王虞柳輩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孰與荀孟諸儒皐夔衆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以傳聖人之道者已能傳聖人之道足矣奚必古有法乎今有師乎永叔何孜孜

此乎又謂介端然於學舍以敎人爲師友率然筆札自異學者所法噫國家興學校置學官止以敎人字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敎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敎人乎將不以仁義禮信敎人乎永叔但責不能書我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介日坐堂上則以二帝三王之書周公之禮周之詩伏犧文王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嘗離於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敎不嘗違諸身也敎諸生爲人臣則以忠敎諸生爲人子則以孝敎諸生爲人弟

則以恭敎諸生爲人兄則以友敎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勉焉率諸生於道納諸生於善毆諸生以成人諸生不學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服乎三才九疇五常之敎不思乎忠於君孝於親恭於其兄友於其弟信於朋友而拳拳然但吾之書法是習豈有是哉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永叔言僕更學之永叔待我淺不知我深故略辨之云餘俟君子之敎不宣介白

上范青州書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

書郎石介謹直書悃愊於青州知府待制閣下新臨朐縣令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朐所屬青州青州之牧曰天章閣范公公朝廷正人雅儒名臣旒冕之前廊廟之上議論軒墀肆直而敢言者有公臺閣之間朝野之內風采巖巖凝峻而可瞻者有公公牧青州法令簡而一條敎寬而密禁網疎而不漏刑罰清而民服體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缺一字）不苛細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橫膝與諸寮談語襟度夷雅神情閑曠若無事視几在庭下立而聽趨而俟以百數公聽決頗指在時頃間各各辨其理而太公諸曹戢口翕舌趨走承命而已屬縣束手無事供給應敎而已臨朐僻在州南四十里荆榛荒磧之中邑小易治民少易養上承指顧奉行條令其無不逮乎大人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夜匪□其庶幾不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前日思昏慮昧不及當年家貧累重猶未能棄官歸田中覥然面目尸其事竊其祿以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守不責吾不能掩匿保全不失其位則太守之仁於吾也實厚矣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顏色天性之

間悃愊逼切雖冗賤疎遠不佞尚敢鋪之於左右閣下將罪之乎雖罪之亦不敢辭不勝人子之懷誠干冒威嚴惶悚不宣介頓首再拜

與祖擇之書

濟南通理廷尉評事足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已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自周以上聖人若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爲旅人聘七十國卒不遇乃遭厄陳畏匡削迹伐樹之困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

食於諸侯荀況三爲祭酒再爲蘭陵令揚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有田有廬吏部官登侍郎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歲病臥山阿衣弗克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犧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斗升祿以養妻子中無賢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薦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然孔子之窮窮於無位不窮於所以爲孔子者先生之窮窮於身而不窮於前亦烏得謂之窮乎今夫衣弗克食弗給不足以逃飢寒之憂而且再世未葬亟謀襄事彼衣衾棺槨不具日夜

涕泣仰天悲嗟此所爲先生之窮也先生窮於身而吾曹窮於勢力不能致先生於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理列郡有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聞擇之若有勢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於擇之惟擇之窮勢力而後已無使先生終否不宣

介再拜

與君貺學士書

狀元監丞閣下介守官在鄆及來南都客車轔轔從京師來說皇帝親臨軒第二牓狀元君貺文章聲軒軒壓兩制宗老儒師明道二年皇帝舉數十年已墜之典紹神宗丕赫之盛禮躬行東郊耕籍田典籍之臣翰墨之士逮天下濡毫奮英稱文人者屬接踵趨丹鳳門上長幅鉅軸游揚歌頌令上之休烈偉績者千有餘篇殿中第其次狀元君在第一昨日潘公佐見過又袖閣下與嚴上人平臺集序相示淵淡粹純雄狀高拔格力唐柳宗元劉禹錫意若到韓退之吏部柳仲塗崇儀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王黃州孫漢公亦未能全至崇儀賈公疎劉子望又零丁羇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視於唐差劣後

自翰林楊公唱淫辭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常謂流俗蓋弊斯二人遂喪恐恐焉大懼聖人之道絕於地欲以一毫髮一縷絲維持之雖可能施一毫髮一縷絲力然道至重也不有非常力何能舉之孔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文中子吏部崇儀而已豈一毫髮一縷絲所能維持哉故常思得如孟軻荀揚文中子吏部崇儀者推宗主使主盟於上以怏張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吾前乃汲汲焉狂奔浪走數千里外以訪以尋之未

得且臨飡忘食中夜泣下謂斯文必墜不能使聖
人之道大開通而無榛塞也狀元力排贬斥淫辭
哇聲猶以正音鼓唱乎羣盲衆迷將廓然開明乎
天下耳目而早以文章得狀元於天子今文章聲
琅琅落天下不三四年翱翔入兩披代天子作訓
辭制命號令乎天下鼓動乎萬物年不過三十當
論道巖坐凝猷鼎席熙帝謨代天工蹟海內太平
主盟斯文非狀元而誰噫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
吏部能得聖人之道止能維持之而不絕於地時
無君已無位何嘗施其道一二於斯民哉豈若狀

元親得赫赫聖天子缺字旦暮當宰理天下則又能
施其道於吾君致吾君卓然在乎三五之上施其
道於斯民薰然游乎至和之中嗚呼物極則反斯
文弊亦極矣非陛下聰明神聖如堯舜如禹湯非
狀元恢閎偉傑如荀孟如韓柳斯文不復矣吾知
夫三代兩漢之風追還在於朝夕矣區區李唐豈
足稱擧哉介不佞學斯文好斯道有年矣幸綴狀
元之末聞之喜不勝急寫數百言致於閽寺以賀
斯文不墜地矣且賀聖天子親臨軒第二膀之得
人矣不宣介再拜

上孫先生書

先生座前王十二來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所克
當讀之赧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
道攻浮譌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然熙道淳淡介
實浸近若筆力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奥鼓軻雄
之文辭則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爲
元帥介與至之明遠被甲執銳摧堅陣破強敵佐
元戎周旋焉曹二任三坐於罇俎之間介知必克
捷矣然後梟豎子輩首致於麾下使斯文也真如
兩漢三代跨踰於唐萬萬使斯道也廓然直趨於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介嘗自視身不滿三尺
見人語吶吶不出諸口被服儒衣冠擧步趨蹌爲
書生於斯道也身自視若八九尺長方目廣額體
被犀甲頭戴鐵鍪前後馳十萬騎膽氣雄烈無所
畏恐故嘗自道吾年纔三十吾心已不動誰謂石
介剛過於孟軻勇則誠敢自許也然主斯文明斯
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戒又見先生之
存心演且遠也昔熙道常見誨太其不得於中而
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自知之甚熟
不能果太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公之心如熙

道公亦常以此相敎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於中其言深切著明又過於劉公與熙道也今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者也顔子幾自誠而明者也能拳拳服膺乃亞於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拳拳服膺庶幾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者矣顧賢人未得進生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火將及皮膚不覺時疾叫大號叫兕虎無他將以救天下之皮膚也彼不仁者甚旣不能救之復怒其叫且號先生如何介

後始知其叫且號之無益也默焉而已嘗與熙道說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言及斯明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斅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與先生足奉祭祀養妻子之具亦且爲先生擇善良以待巾櫛然後爲先生築室於泰山徂徠間以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徂徠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交許見臨不勝忭喜之至介頓首

與范十三奉禮書

思遠足下辱書謂熙道言天感應爲失天至高也在蒼蒼而可仰者知其天也而不可就而測之也天感應不感應不可得而知若取予厚天說禮說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則似不合聖人六經中旨書曰天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樂天知命故不

憂語曰君子畏天命果不能賞功而罰禍乎禮說曰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所謂偶然者則書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狂僭豫急蒙則反是桑穀共生於朝雉雊於鼎禾異畝同穎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詩曰貽我來牟火流於屋春秋時周室弱王道壞五行相殄彝倫攸斁經書星隕日蝕水災螟傷稼皆偶然也子厚直取堯水湯旱而爲之說後世昏主暴君虐民賊物肆情悠惑天爲譴告以示警懼曰堯與湯大聖人也

猶且見九潦七旱天豈警戒我乎不惕厲不修德窮所欲益耗荒天其不亡之乎見災而懼高宗所以中興不畏天命桀紂所以覆滅如子厚之說汨彛倫矣天感應不感應吾則不知六經夫子所親經手吾取聖人之言而言之子厚之說是邪聖人之言是邪足下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由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天以

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隲下人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揚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蓋天人之道也足下思之不宣介頓首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目次

書

上韓密學經畧使書
與董秀才書　與張秀才書
與士熙道書　與裴員外書
與范思遠書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上徐州張刑部書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馨自希
仁和喬良槐庭三　同校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經略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唐爲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祿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而慢中國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爲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於閣下也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廈者非一材維太山者非一繩爲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彥範五人爲之助爲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栁公綽諸君子爲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竊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郎者滄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任閣下尚且不遺之況

於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遵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籌策謀略可應大任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侮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等豈得申申然居飽食高枕也閤下經畧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閤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月中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禮何降也介世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晦之者

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晦之數百里有孫漢公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漢公數千里有柳河東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河東數萬里有韓吏部者足下以謂如何人也介視吏部又數萬里介如此其不肖足下拳拳焉勤勤焉猶將以爲不可得而見者設若晦之漢公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晦之漢公猶足待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賢服道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爲勤勤焉拳拳焉慕之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富

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浹通孔子之心其道高於天下而窮於身其文出於千古而否於當時其行齊乎古人而輕於衆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徂徠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待先生而足下豈於財又富於義宜卒成先生之葬然知足下好賢服道心實篤足下願交於介而思聞於道以是觀足下矣不宣介再拜

與張秀才書

魯人石介十月二十六日復書張君秀才足下足下始遺舊文兩編中遺長書千餘言今復示新文二十篇足下之待吾不亦勤且至乎中心非石能不感激然觀足下待吾之勤且至始中終遺吾文凡五六萬言必非與吾求勝也亦將以吾能有益於足下者爲之揚榷也吾豈敢默焉無發吾觀足下之五六萬言如觀於天吾見萬象森布羅列於上吾不見日行之有道焉月行之有次焉星行之

有躔焉然水汗漫中夏其泛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其歸必於海出不於其源歸不於其海則爲中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爲水之道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爲文之道也由是道則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則□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爲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爲文之道矣不宣介白

與士熙道書

介頓首熙道仁兄秘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

日石曼卿學士來始得兄書發讀之凡數覆熙道之心知我厚愛我至聞我有疾施其針與火而攻醫之饋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愈兄之言深切而直中吾病病雖膏肓亦可及焉況吾病未至膏肓兄之藥苦吾心腹瞑眩吾疾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熙道寬焉吁天以剛正直烈授於我而不納吾於中蓋所得偏爾夫剛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如何吁天不能全與我使我惟不協於中之咎於今之世天幾禍我哉天不能全與我熙道以中配我剛正直烈之氣我剛正直烈之氣得中道輔之我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吾受剛正直烈於天受中於熙道剛正直烈得中然後謂之道不得中無所成人我今而後自知幾於道僅於成人矣熙道於我不啻於天也我德熙道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又激切戒我我非石之無心土之無情能不爲感發而少寤焉吾今非特少寤也盡知前日所爲之非已刮去無纖髮存者也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爲奈何嘗以謂位者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行道之位不行矣如何之位可能行乎道介自顧形質短陋

恐終不得所以行道之位不得其位肯將已乎不得行之於上當存之於下不得施之於天下當畜之於一身不得利於當世當垂之於後人明將退去泰山矣泰山吾居也且周公孔子之道自魯出天下雖大亂聖人之道雖大壞魯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絕況今天下大治聖人之道大行魯大可居矣吾且審卜之終不得進則與明復偕往矣區區之心盡此而已京東河朔異屬我守官東熙道在此有大幸會恐二年間未得相見也盛暑爲道自重不宣介再拜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貺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夫戉革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騕褭逸馭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太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嚥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飫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循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嘗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穢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

徑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來舟車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百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黿鼉蛟螭橫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黿鼉戮其蛟螭江終不可涉也已不殛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為榛塞者其害何啻黿鼉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

迄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淡以介為然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熈道恐無可與同歸去榛塞者未知終以為如何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鮮于同年來出書兩函詩二首且具道盛意介不肖人也何以當二賢公之奇遇哉嘗念今之州郡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孔子聖人也以聖人而歷聘於七十國之君其大夫無一人能知孔子之聖者孟軻荀卿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遊說於當時

卒亦不遇而況當孔孟荀卿之時列國各自為政能用一賢人則強於隣國伯於諸侯如孔子用則又豈至是而已哉用聖人之徒利於其國若是而皆忽焉不用今夫攻一出於朝廷州郡守天子土地養天子民人執天子教條畏天子法令功賞刑罰大小歸諸天子毫髮不敢有諸已雖其國有如孟子孔子之[illegible]於我何利[illegible]況孔子孟子荀卿之徒殯幾千百年而後有一人生而今之州郡禮布衣下白屋虛懷勞巳吐哺握髮孜孜不怠晝夜且古之用一賢人則強國伯諸侯今得一賢士無分寸利於其國又況萬萬無孔子孟荀之徒接引如是之勞禮貌如是之隆推是而言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如明公者則賢於今之州郡所禮士人必以其人有可取然後以禮接之雖其人有可取亦必以其人鄙趨其門暮候其館念其勞且恭矣然後待之若介者既無可取又未嘗一叩門下而明公走書見招飾館相待汲汲援致若不及者斯知又賢於今之州郡矣古之聖人不得一國之君一國之大夫以禮遇之者庸陋之介輒當二賢公遇以國士之重以是又知生亂世為聖人不若為庸人

之生治世也不宣介再拜

上徐州張刑部書

四月二十七日哀子石介以在衰戚中言不能文謹直書情懇頓首拜於知府刑部閣下介生十年失母氏之愛繼以兩母今皆何恃而所怙者獨父嘗自痛不能報三母劬勞鞠育之思今父實老而家貧族衆重賴祿廩為養生之資未得還所掌於君退休於家猶煩勞於官職之事有子壯且仕於州縣進無才能取大官美祿以為尊親顯榮退無智力謀豐貲餘粟以供朝夕甘旨使其親老而不

得佚既不才也又不孝也今復有重於此者大人景祐三年九月用京東提點刑獄耿承制從政審刑詳議劉殿丞京知齊州李職方遜通判齊州王虞部隲通判明州呂虞部日新舉狀改大理寺丞知單州碭山縣事審官循國朝之制就徙於蜀蜀道之難從來舊矣少健輕捷者猶且疲乏弗克勝豈老者所堪任也為人子既不才又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復將如是而苦之若然生子安用乎是畜犬馬之不若也犬馬猶能吠乘為其子反無所能不若犬馬哉介少讀六經知尊君事父臣子忠

孝之大節不能遠希古人竊自比於犬馬故去年請於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抵嘉僅月母氏訃至本免大人之行者以介故也今介解來大人故不得免其行矣重介不才不孝之罪矣然犬馬之心終不已也遂請於上願俟終制復行以免大人之行狀上而既不得報且大人齒衰而蜀道遠又不可卒行乃別擇佚泰之地而求安樂之徐在東夏為近輔處列藩為大府通江淮之運來吳楚之貨又為會津而況土膏地潤足蒲魚宜稻麥實為樂土今者閤下以王府之通臣臺郎之宿望鎮撫綏養為土守長尚清淨躬儉約事不撓民不煩吏得守其司官得安其職斯可謂佚泰之地也為人之子得置其親於佚泰之地寢處安矣食味嘉矣嗚呼木依於山魚依於淵山有巖巒之湊雲雨之潤木誠得其養矣淵有潭府之奧蒲藻之美魚誠得其所矣苟斧斤不以時入山林網罟不以時入川澤木得生乎魚得安乎豈不繫於仁政乎今徐雖為近輔大府會津樂土夫欲求佚泰其親安樂其親豈不繫於閤下乎仁政之廣及於草木魚鳥況人之親焉介知寢處安矣食味嘉矣

不勝人子懷懷之誠伏惟閤下哀憐之不次介百拜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七目次

書
上范經略書
代張顥推官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扈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潁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磐自希
仁和喬良槐庭三　同校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暌暌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暌暌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鎮不能累黃帝疵舜禹痼周瘠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入十年始有賊昊之患國家與賊爲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孼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閤下蹇之繇曰利見大人正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知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與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來

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爲吉
也賊昊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閤下經畧矣殆一
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閤下而專任夏竦陳
二公又半年賊昊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藉於上
遂罷二公而復閤下經畧初賊昊猖獗閤下尚謫
守於吴人皆曰不用閤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
論益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閤下罪益官進職與
夏韓同節制陜西路閤下之謀未盡冝用故成功
緩且有間遂罷閤下今復起閤下專當一面雖未
足以極閤下之才亦畧足以施閤下之智矣噫閤

下智施之四海有餘况一隅哉人將見賊昊之首
置汴西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
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
於閤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
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
神祇扶持守護刃斫不死卒收蔡功賊昊揣境上
諸將可畏者閤下矣遂以書間在朝公卿果有請
誅閤下者賴天子聰明聖神閤下獲全晉公刃斫
不死乃相憲宗平元濟閤下書間不入乃復大任

其亦卒破元昊乎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
逸悍險苟安獨閤下不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
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昊而後歸爲心此得王
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
歸於閤下又閤下實有取元昊之才而復能盡臣
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
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
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閤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
敢暖食不敢飽士卒輩皆被甲胄冒鋒鏑入萬死
出一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臥晏

而起恬愉休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
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施用竊爲閤下得山
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構兖州
姜潛任城張洞皆負文武材畧有英雄之氣習於
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捍若使各當一隊必
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玆
一城一寨遂爲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
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之玆三人實豪
傑之士也非閤下三人不肯事非閤下亦不能用
玆三人構事劉顔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洞初事子

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蔕道有本原其器必淺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尚勇好兵之流也閤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緼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緼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緼以不善事上官爲苛吏籠置於淚法平價買官騾一誣緼損官錢數緡除名覊管滁州二人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

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爲漢之功臣況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爲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武帝賢良之詔求跅馳之士奔踶之馬取是道也緼與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閤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閤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勳所任者惟一人然羣謀濟之乃成閤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緼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兹五人取舍惟閤下命介不任奉奉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大化權也其出就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

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枲曰布帛犀象馬牛羊豕犬雞魚鼈之屬蝦蟹之細未鹽之品葅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窟南極丹崖北極朔陲相會而奏於五都之市而聚多而虛大小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才也亦猶市焉顧令飾固陋之姿操尋常之具住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絺絲枲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廈待群材而後構朝廷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

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梗楠然後取大廈不立矣必傑賢俊髦然後用官常曠矣頑材凡質以片文隻字隨群隊而取一第年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者策名乃七八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半銖之績施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爲者固當碌碌隨衆人而出處甘退守乎無庸之軀猶離所分去衆人爭頭露腦進說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刻景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竊念頓天聖五年登第初命通判軍事推官未行有先兄之憂亦滿秩逢先君

之喪自江左扶護靈櫬挈提諸孫來鄉里涉履艱苦極凶屯喪制未畢又失母氏天窮如此生意若何而況先人遺其清白家世傳於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耕而取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十口騃稚圍繞衣食煎熬心如石焉積瀋亦穿腸如鐵焉百鍊亦耗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噫人有血氣以動乎內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誰不能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得出焉萬萬敢前顧胸臆盤折久雖未脫夫窮塞湮厄且不甘盛時明世晦晦瞶瞶埋棄草萊不能與夫耀耀者爭光明矣故有是說進於銓管之下將雪夫屯邅而求通亨惟閣下念之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尫者曰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殃於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瘁欲死民無以爲食尫者至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鄉天天猶哀之而雨天之仁於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不能充朝夕日暴其妻子稚女十餘口於窮餓間則

爲一發聲大叫於當塗者雖其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爲生遺時右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效一官孤拙自持粗懷廉節故亦無大過前年罷滁州錄事參軍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令從之邑俟八月始許往鄉里在趙州方屬凶飢歸無所依寓於雷澤旅貧何託稚騃十數口朝夕嗷嗷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者類也執事方

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十九州之內可死生之可休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之水可活某雖老朽無所用至於專一局分一職亦庶幾可無敗廢矣唯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祿活此十數口如已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縻便使得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扈諫議書

知府諫議閤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蓋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親也貴故天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內足慕者君也一家之內足愛者親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爲榮人子以事親爲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孰榮如之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孰樂如之然內外之事不可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埸臣之義也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內者蓋不以守疆埸爲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爲苦也外者蓋不以服勤勞爲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爲傷也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凡衣衾棺槨之具待祿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以取休佚猶獨僶俛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既老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闕乎誠罪人矣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蓋亦不得而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爲業田薄牛弱常苦貧窶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力纔大人與介兩人祿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祿仕大人獨食不足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餒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憫矣恭惟閤下輟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閤下之福施之必有先後之次以大人可稱爲老者矣則受閤下之福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一二瞻望門戟不勝歡忭欣躍之至介頓首再拜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子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

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至哉子羽之愼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爲愼易爲容難愼以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爲易夫犂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爲是國之民征賦教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覲不謁在禮近於傲與慢容之爲難介爲奉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月先就見介於徂徠草廬中介懼得傲與慢之罪不敢蹈子羽之節因一謝馬大夫於縣馬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爲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予病予疵予

是君以若病與疵遺我也自玆屢牽介過縣然介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格勉強一往焉且以謂政雖出大夫而及於吾民病雖在於民苟有養民之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告雖然未及於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草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師弟子禮求傳其道焉太平鎭進士姜潛倜儻有奇節馬大夫重之時引在坐與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於籠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爲介三人嘗與馬公事具以惡名加焉噫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宜乎以爲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人言雖然不可不愼也執事臨縣介因欲遂蹈子羽之節不唯懼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之敬不可忘也一拜執事於縣之庭得禮而退然後願守子羽之節終焉惟執事容之

上潁州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

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於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

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耶咈於事耶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寄道閤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其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閤下敺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閤下

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閤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閤下仁育陶寧爲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爲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閤下之門爲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張安石書

歲庚辰十一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吏奉符民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一日凡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在大暑思滌清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日大夫被免民以千數環立大哭若以久餓方食而奪其脯大寒始衣而刼其纊哭已咸曰吾大夫奉身儉行已廉守法平操心公養民舒閑約吏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於里閭晏眠飽食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殖之時不害吾生養之道經歲村巷雞不驚犬不吠盜賊不入吏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爲急隣縣督責頻數敲扑之聲相聞里胥纍纍繫於道人流血滿令廳階猶出期不克辦吾大夫但斂手坐席上時名耆叟至其前與之相約所謂里胥者皆放於田畝嚴禁戒不得與民相見不遣一吏走不施一杖笞常見期賦登數治吾邑者育吾曹

可謂勤且至矣可謂義且恩矣吾曹在下觀吾大夫無絲髮辜天負民無分寸枉道欺心而無罪免去豈非吾大夫之不幸也吾曹之不幸也於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既而又聞大夫無資不能行盡貨易其帷幬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曹之西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大夫及夫人若女若兒若姨監皂隸十數口衣不纊而炊不繼朝訴飢而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忍坐視之乃群走隊趨就徂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曹嘗聞晉田横能養士當横之難五百人死之今

大夫之憂幸未至㨯吾曹亦未嘗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夕有饑寒之慮吾曹民爾無智力爲營其衣食君在吾鄉號爲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大夫之窮介聞之大蓋媿且惻然悼之悼者悼馬大夫之窘媿者媿此民之義雖悼且媿而方逮遭大憂在困躓憔悴中旦暮自虞就死何得錙銖勢力解馬大夫之憂慰此民之勤勤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勤勤至矣皆義不可已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心豈不有意乎介白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八目次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續李常序

送劉先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磐自希

錢塘江德成季魏

仁和喬良槐庭三同校

三朝聖政錄序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太宗眞宗相勤養理之功致唐自天寶迄於天祐百五十年間祿山朱泚黃巢秦宗權相接爲冦中原擾亂生民荼苦甚唐者非有拯溺撥亂之心殘

暴愈甚連綿五代干戈日尋戎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下塗炭實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揚州四年取荆渚下湖南六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致淮海北降并汾蠻□□□震攝請貢海内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祖基焉眞宗章聖皇帝於是成二祖之基以格於可大隆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眞宗繼之太平之業就矣若太祖之英武太宗之聖神眞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周而登虞夏者也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唯是草茅之下里閭之中聽田父農叟歌詠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以來時接搢紳大夫語其說三聖之政益詳然三聖之德三朝之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三聖致太平之要道或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唐史臣吳兢嘗爲正觀政要臣竊放之作三朝聖政錄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

稱治世者必曰夏商周臣觀太祖武皇帝之神武太宗文皇帝之睿聖眞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於堯舜乎觀建隆開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道咸平之醇醲豈復羨於夏商周乎恭惟景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帝陛下有太祖太宗眞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於三聖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伏惟陛下聰明神聖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於古不法於今固已高視軒農遠超羲昊苟更能斟酌祖宗垂憲放而行

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聖主留意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緖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迭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

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觀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盻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景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於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顚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

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宮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

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頹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郁迫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鳳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闔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宇軒豁遇事

輒詠前後所爲不可計其逸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爲二冊一日觴子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曲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也嚴乎不可諱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人之道妖惑耶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爲難守之爲難守之不爲難行之爲難行之不爲難久之爲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

不爲難篤之爲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矣輔之且往仕於孟州因以爲離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既於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衆[illegible]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爲明復之壽[illegible]昔先君之銘於石以爲勤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

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
顏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於擇之而
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耶明復謂無以謝
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
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據
於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
霸明復之報爲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
又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
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乞不爲見之孟軻

尋邑三公舜欽高爵不作符命甘投於閣見之子
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
吏部嗟嗟李勳徇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覲
而始節豈爲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與予
說蘊淡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
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
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
日淡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
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
子辭官職而違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

寵祿爲諱而鼎鑊鈇鉞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
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
予所以云姑爲報之資爾康定二年七月十五日
序

送張續李常序

孔子之大道爲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十年諸
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
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
攻之我寡彼徒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illegible]

虎動吻而狼磨牙賴聖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濮
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於
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爲如是得禍如是輒不
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
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太史正崔杼之罪
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往太
史初正杼之罪知爲史者然猶未知必得誅於杼
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
者矣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爲孔子者然亦未知必
得罪於害孔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見予之所得

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眞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進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六軍而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畜施可式可畏當與予周旋焉達也以孔氏之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通乎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綽然有餘裕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微遵道直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迂其必達矣去舉進士予辭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序

送劉先之序

予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於予曰館陶之政孰爲大曰館陶魏邑也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部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惟仲塗居魏東郊著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爲如京使死其遺纔施其一二今聞柳氏之子孫尚在且有賢者魏之人猶能記識仲塗之居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爲柳氏子孫及魏之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於天地間無有不宜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子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旣能知之而肯緘藏於其家必能傳之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於天地之間矣館陶之政此爲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内沓而嬉癯而肥瘠而良匱而昌玆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予告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於介因名士龍易曰雲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於六合作爲膏潤澤液萬彙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徒然也卷收其雲畜密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爲霖雨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於是乎在先朝爲侍讀學士烈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爾祖能濟其美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借三品服知邛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固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里君能

簡削苛政懐以仁恵舒我王澤浸其幽遐是亦兼濟於一方也異日得大位行其志兼濟天下可矣字曰兼濟豈無意哉名以定體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名之羞公其戒之苟保祿位以利其妻子苟殖貨財以肥而家厚而身不思致吾君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矣月日序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八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九目次

記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廟夫子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新濟記　太二畫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柘城縣廵檢廨署記
鄆城縣新堤記　祭堂記
拜掃堂記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聲自希
錢塘江德成季魏
仁和翁良棟庭三同校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豔真宗聞之曰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國家道蒞天下化成域中斂百行於人倫

闡六經於教本冀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豔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爲學之道夫博聞強識豈可讀非聖之書脩辭立誠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爲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制刻鏤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誤於後學式資誨誘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内文士看詳可者卽

具本以聞又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集中有送楊序説其年十一月建州名試授秘書省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下道路拭目或歎以歌頌上美更期清貫者則掉臂不顧或以其早成風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歎然曰吾將勉力庶幾子雲退之長驅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乎又崔椽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正柳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本朝文人稱孫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爲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

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勝獨驅海内爲古文之雄有仲塗黃州漢公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爲遂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推揚雄鋭惟胡大監繼周在旦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於上乞名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繼周既至眞宗命上殿賜坐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後

用御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卽拜謝於殿上眞宗亦不之罪繼周旣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他制誥矜傲輕忽旁如無人眞宗以繼周素無行尚疑之潛令小黃門一人隨其後覘之黃門盡以告明日眞宗見文懿具道其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周自爲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楊遂肆然無復回避爲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於今矣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眞宗皇帝眞英主矣聞劉待制之說知文懿眞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爲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歟爲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懼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廟夫子記

天地吾知其易毁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易衰也一政不行則闕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絶莫亂於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凶慝虐神猾夏曰聃曰勒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至唐季梗武躍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隳圻法則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亦多矣而巍巍然中居竟不可毁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爲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爲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楊韓爲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蝕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闕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爲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於令之廳事噫其爲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瀆慢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麗焉穹穹𡰥陽耽耽閭陰

夫子被王袞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傅說伊尹呂望名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

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旣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旣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從游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蘊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大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

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逼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石陷於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於學公患田少不足又旁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於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八十三室別爲鈞㞐六十二間歲入於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公用於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於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制

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爲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檝耒耜之利棺槨之便臼杵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爲相國沿三代明王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於青立本也集賢由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宴樂兌朋友講習之義通變於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強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之其爲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爲業廣矣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秩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之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興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董用董其役作屋若鈞㞐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傭力於公家之隙不煩於府不擾於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善

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文旣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兗州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防豬於西澤滿弗受腹背溢出橫流湯湯爲江爲淮轉如天回突如山來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於水如一縷綵一毫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年京東蝗蟲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濇水東至於海尤甚州養兵十數萬倉庫空然公儲

不遠百日或出秕稗糞腐爲天子養兵食羸卒餓
軍旦夕洶洶發怒邑流怨言郡刺史已下焦然疚
於懷不知其爲徒拱手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是
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南倉轉輸於東方凡數
千艘由淮達於鄆鄆入於新濟新濟而東東方遂
濟噫春新濟成夏汶水漲新濟是賴汶水無害鄆
人適安今年新濟成明年東方饑新濟是憑兵不
匱食國不乏用民不餓死濟之爲功也如此其速
成疾效章章著見於人者故略擧之矣若夫北暨
鄆之張澤南暨濟陽郡之鉅鹿民良田百萬頃水

宅焉三十年民不得一壠耕一穗收新濟成疏其
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衣食之新濟
之功此益爲大中國之有四瀆猶人之有四支四
瀆濟其一也濟水廢弛一支矣今濟水復流地之
一支復生也地有血脉也有骨胃也不塞絶焉地
道其安矣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三十年不爲濟
矣今濟水復流復爲濟矣海不受濟之朝三十年
海亡一濟三十年矣今濟水復朝於海海復得一
濟矣地生一支濟復爲濟海復朝濟功格於地矣
及於濟矣及於海矣功又益爲大也當濟源涸此

功落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此可謂禦大菑矣捍大患矣則公宜受天百祿世
世祀之傳子傳孫浚隆浚昌公盡忠三朝白首彌
固勳望風迹終焉允臧在太宗朝講經璧水數助
文治觀學王宮啓發孝德在眞宗朝嘗上疏陳十
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朱能以道事
君有犯無隱陛下纘服日以孔子之六經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說於上前以輔聖德歷事三世
將逾四紀年甫及致政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
不得請又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

官職之事許之旣告老去猶以鄆人被水患三十
年濟不爲濟濟不朝海地廢一支在公家之利爲
不了卒能成功澤生民利萬物及國家被來世春
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謂之不朽若公
之立德立功可稱於不朽矣宜刻諸石垂之無窮
謹按濟水出於河南府王屋縣溢於東出於陶丘
北會於汶入於海嘗黃河溢并濟爲一河水一石
其泥六斗泥淤爲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故道
不復能流入於海乃傳於鄆之西南爲大澤作民
患三十年公久思乂之數不合外庭衆口曉曉爲

不可至是復白於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畱後陳公堯咨時治於鄆受成於公不敢異公議克同於公天聖十年正月以鄆州之須城中都平陰壽張陽穀東阿齊州之歷城合三萬人起鄆魚山盡下杷四十里齊州接下杷而下又五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克成厥功督後則有鄆州通判比部員外郎張舜元齊州通判國子博士王隲平陰知縣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常丞董儲壽張知縣右侍禁王師顏鄆州駐泊右班殿直張政中都縣主簿劉允介自謀始及成功實預焉故能

備述其事景祐元年月日記

去二畫本記

畱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嘗觀來視學於東庫謂非聖人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惑亂其心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之況非聖人乎且自伏羲至於神農神農至於黃帝黃帝至於堯舜堯舜至於禹湯禹湯至於文武文武至於周公周公至於孔子中國猶一人治也道由一塗出也有老子生然後仁義廢而禮樂壞有佛氏出然後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悖中國之治者也公所謂非聖人之書者老與佛之書也老與佛之書猶不可使學者見況使學者見老與佛之像乎書庫有舊存三教畫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老氏佛氏等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書猶懼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於吾聖人豈知不易吾衣冠棄吾父子捨吾尊親廢吾祭祀相與同歸於口也三教畫本獨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之庶幾知吾師之尊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今悉去之後來者將謂吾不恭失二畫本吾故書石以告

宣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軍使虞部員外郎張景雲作清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為之舟則人利舟也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復通故為之橋救舟弊也善哉其達權也歟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焉有因焉有變焉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失故變變者救其失也漢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弊非無弊也得救之之道也毀舟為橋善變者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是之謂矣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絕如綫淺不濡軌廣不逾丈非如

彭蠡洞庭之險而人病涉則甚於彭蠡洞庭實舟之爲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爲十五家家率七口爲百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於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動吻伸頸書距以搏以噬憧憧往來人罕完膚吁上下相容州縣無政孽苗遂成姦府遂成凡此橋歷二年更六人成輙壞者三卒成於君如此其艱孽苗大而難拔也姦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孰克哉初天章閣待制知淄州軍州事郭公勸侍御史京東轉運使張公奎始謀毀舟建橋授謀於縣而郭以憂去張徙河東其後虞部郎

中胥君穀繼來爲州國子博士霍君某通判州事虞部員外郎韓君穀爲縣雖逮六公之志而橋再成輙再壞逮君橋卒成當二公之去橋再壞人咸曰橋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會與廢存諸時成敗繫於天皆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爲不然苟與廢成敗皆不在人則救壞襄之患者非禹也歟定管蔡之亂者非周公也歟平諸呂之難者非勃也歟去鱷魚之暴者非吏部也歟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推諸天患誠不至而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上且嘆曰州縣之政莫大於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縣之大者方百里政之善惡不出千里之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孰不由此塗出也苟有利焉天下享之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周官則曰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孟子則曰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在春秋傳則曰啓塞從時況二公謀於初三君作於後願竭才卒成此橋且舟爲害也遠矣吾爲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已不可苟作梓材以新制度以侈夏六月己酉明日落成其夕橋又壞君曰天固助予非有姦橋何壞韓君再爲橋橋再爲壞壞有

故也吾一爲橋橋一壞壞於姦也吾未討姦者然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而奪姦人之心暴姦人之罪益勤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惡斧斤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焉毋不良日入歸如此九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噫衣乎舟食乎舟者百有五爪距森森牙齒頗頗相與橫跂盤錯於其間崇姦浹樹孽大非君智果姦府不破非君特達孽苗不拔始其再壞三壞也衆口嚚嚚咸請罷由於克斷君聽不亂由於克誠此橋卒成嗚

呼君之功茂焉十月初九日記

柘城縣巡檢廨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旰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而行命士晝夜走以赴命況庶人乎天下無事也農閑於野工遊於府商嬉於市士大夫不酔駟不駕不兼味不食高冠寛衣恬愉舒緩爲事況天子公卿乎帝宋有天下八十年矣艱難於太祖勞於太宗汲汲於真宗逸於陛下始於胼胝中於癯瘠今至於安樂泰舒内外官萬餘員無所事事食天子廩禄而已不矜車輿不飾第宅安爲哉右

侍禁韋君濤朝廷命檢察南京之宋城楚丘下邑寧陵柘城穀熟虞城盜賊治所在柘城舊是廨宇卑圮風雨弗蔽韋君至則曰天子賜禄厚非獨奉臣身亦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今居無厚墻完廬日暴溼其身體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耶況海寓富康薦歲豊稔家給人足盜賊不作幸外無職事内置吾親於康寧緑髮不亦可矣舊署之嚚塵湫隘者悉更之高明爽塏於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廐庫井竈罔不有秩上以荷大君育養内以逸樂其親及於其妻兒韋君中無歉不足者非我列聖相勤養理寓内無事而然歟假若有事韋君當如前所述晝夜走赴職弗暇豈及於此乎予吏睢陽韋君以新署成乞文爲記因感太平之人各得其所且嘉韋君之能厚於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畧焉云耳時景祐四年六月二日記

鄆城縣新堤記

太祖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如山丘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聖勳臣勞告天地宗廟外内文士得取爲歌詩頌讚刻於金石播諸管絃荆諱臣俟既閩内屬蜀師來

降李煜渡江吳人慕化並俘納社天覆地載之内一用宋正朔罔敢貳志真宗以文守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物豊遂積穀豊實海内恬嬉閑暇習於俎豆寛儒薀藉尚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闢土地者學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歳月竟無有卓卓勤烈可稱紀載夏四月予臥睢陽公舍鄆城縣令劉君準遣使致書於予曰故鄆城爲水溼敗予作新城於故城西南十五里遷其民而居之兩踰月不止水如故城謀再遷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爲大澤之一周視邑内高燥

無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遷之水亦隨去與其勞民而再遷遷不遠水不若借是民力擇久安之計民無頻遷水不爲患斯亦可也於是環城築長堤千九百步高二十尺厚九尺以捍城足以禦水矣堤成予復念曰今雖作堤堤久必壞歲須補之乃無壞若一歲一補堤薪芻取於民令苟不恤民吏因緣爲姦盡傷吾民是吾作堤非以爲利也反以爲害也因卽堤上下城裏外樹楊萬有三百栽曰它日堤之薪芻是供可以緩民之憂矣今堤旣成且固柳皆青青榮活葉可蔽日太平爲吏不從軍

邊塞効萬死一生立尺寸功勞求名書國史此爲績雖細猶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山上轉圓石至縣門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博可存願得君文以記歲月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卓卓勳烈可紀載劉君之功雖非卓卓者刋之於石亦無媿焉遂紀之景祐四年六月一日

祭堂記

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唐制三品以上乃許立廟天寶十年四品清官亦許立廟介今官爲節度掌書記柱國家官驛令從七品說者謂適士上士也官師中下士也庶人府史之屬也介爲庶人則嘗命於天子又未至於適士其官師乎在周制得立一廟唐制則未得立廟今祭於寢則介之烈考嘗爲東宮五品官且鬼神之道尚嚴於寢實爲黷神將立廟則介品賤未應於式貴賤之位不可犯求其中而自爲之制乃於宅東北位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馬夫人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人居焉薦新及於烈考五夫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皇考妣王考妣咸坐緣古禮而出新意也推神道而本人情也慶曆元年辛巳十一月十七日建

拜掃堂記

石氏旣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八日舉大王父以下爲三十二墳葬於祖塋復立祭堂於宅東北位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石氏從周得姓遠於今二千有餘年矣自滄徙居至於今百五十有年矣祀遠唯介之烈考能談其譜討源及流實爲詳盡小子嘗受之烈考終不有識大懼墜落又爲石高五尺廣二尺三寸厚一尺列辭二千三百六十八字

表於墓前以傳千萬世風雨燥溼石久必泐字久必闕不可無蔽覆且歲時必上塚出必告於墓反拜於墓則皆有祭不可以無次設乃直塋前十四步爲堂三楹一以覆石一以陳祭總謂之拜掃堂云慶曆二年壬午三月五日記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十九終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十目次

啓 表 文

謝益州張密學啟

謝益州韓運明學士啟

謝兗州李相公啟

謁兗州通判孟虞部啓

上南京夏尚書啓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鄆州知州祈雨文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移府學諸生

後學錢塘丁詠淇衛瞻校訂
桐城張鴻擧自希
錢塘江德戊季魏
仁和喬良棍庭三同校

謝益州張密學啓

右介啓介自八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兩到府城共住九日五次伏謁旌下一賜食華亭寺每請見皆特優禮待九日費公膳十一人及來赴官守而復遠借舟檝盛送囊饋精米嘉麵醇酒肥肉率皆豐餘盡室九口在舟四夕日以饜飽猶不盡三之一噫飲食雖禮之末禮非飲食不將記曰禮始諸飲食易曰物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又曰頤養正則吉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若然飲食豈其細與故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置而申公去古人豈專於飲食哉所以爲禮也恭惟知府密學望高中外德服西南出以甸定四方入將陶宰萬物上養君后必以道道者何忠信之謂也不以道則徒資口腹之欲與飼衆人何異哉下養士類必以禮禮者何仁義之謂也不

以禮則徒取豢肥之意與畜犬豕何異哉介所以拜賜以來爲榮且喜非榮一卮酒之旨非喜一梜肉之味蓋知府密學養不肖以禮也又府從事當以介小詩塵於几閣密學俯爲屬和雖不獲賜本而親奉玉音是何蕢桴土鼓之踈輒邀咸池大韋之作斯又希世之幸而非常之榮也以州縣賤小吏見國大臣以屬郡下執事見大尹自當畏汗恐慄趨走階下望塵而來拜塵而去何得禮如矩步以賓客禮進退從容近坐欵密奉對聲什唱和飲食衎衎來有勞去有送處具室廬行具舟檝若僚友者焉迥出素望皆逾常等爲榮且喜不亦宜哉密學既以禮養士願服勞厥官夙夜勉勉使卒無曠敗以報萬一此則小人以力養上之效也敢勤而不怠近瞻府城遠阻旌戟卑情無任戀恩荷德激切依歸之至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啓

介去年赴任嘉州未期月母氏訃至入蜀之計已匱任蜀之計未就而出蜀之計又迫凶喪之家稚騃十餘口寄於五千里外其未墜於淵谷者如以一寸髮維之矣學士賜之大德不惟振其將死之

命又從而衣食之使有餘溫餘飽焉當日之凍者今燠而壯當日之匍匐而行者今躍而走當日之孩乳而生者今坐而食堂有親且康寧以逸以樂庭有子孫懽然熙熙石氏閨門之內晏安如也學士之德也嗚呼夫施之爲也有憫其人饑窮而爲之者有取其人道德而爲之者憫其人猶仁一魚鱉卵胎犬彘鳥鼠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惻焉而憫之之爲也施之細也取其人道德而爲之者非不忍其無故就死地惻焉而憫之之爲也蓋以其人之有智勇焉生之也可使之立功庸以其人之

有學術焉生之也可使之施敎化以其人之有忠信焉生之也可使之輔君子以其人之有仁義焉生之也可使之養蒸民斯以爲施也施之大也施之細也君子不求其報施之大也君子將求其報不求其報者君子之私也將求其報者君子之公也私者私於一物也公者公於天下也魚鱉卵胎犬彘鳥鼠之得生焉不過魚鱉卵胎犬彘鳥鼠之報故君子不求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得生焉必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報故君子求焉不求焉所以私於物也求焉所以公於天下也立功庸施敎化輔君子養蒸民斯非天下之公歟學士之施於介非憫其饑窮而爲之也取其道德而爲之也學士不求其報於介也是以魚鱉卵胎犬彘鳥鼠待介也求報於介也介則將以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以報於學士也區區之心盡在此矣蜀雖國家之疆土其風氣不得中國之正伏惟學士履此嚴凝頤養以持固大中之福不任瞻戀拳拳之心

謝兗州李相公啓

介頓首百拜資政相公閣下孟冬漸寒伏惟台候

萬福介五月中過府中得獲參覲伏蒙相公恩遇如常介不勝感銘之至恭以相公之德兗州之人衣食之矣衣食之厚且足無如介者生景德之乙巳歲介生之年相公爲狀元由大匠丞通判於兗逮今三十五年相公凡四來其殖衣食於兗州也富且饒矣自相公初殖之介則衣食之介今生三十五年衣食相公三十五年矣先介一年生者衣食多於介一年後介一年生者衣食少於介一年何況有先四十年五十年生者後三十四十年生者是兗州之人衣食相公無如介厚且足者也介

於兖州之人衣食相公最厚兖州於天下衣食相公又厚蓋相公來兖州四矣陶宰天下再矣故衣食之有厚薄焉旦暮相公三正台席推兖州衣食以及天下天下衣食相公其亦如兖州之人矣夫衣食乎天下福德爵祿寧有窮時伏惟相公倍加慎重

謁兖州通判孟虞部啓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執事於介言乎爵則貴言乎齒則長言乎德則優斯三者皆宜拜

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執事所治郡則介父母之邦此又一宜拜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言敬父同志如事父執事與介先君同年登科又宜一拜也介於執事宜拜之禮有五而執事臨政逾一時矣介收五代以禮改葬自經始至卒事二百一十日不敢一日怠忽故未及一候門墻今幸會車騎過於里中敢俯伏馬前敘孟子詩人禮家之說以修勤拜

上南京夏尚書啓

留守尚書光奉制書徙居畿近伏惟慶慰伏以天子之居則謂之京而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宋爲南京其名尊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侯舜自溈汭禹自有夏湯自景亳周自岐山劉自漢中李自晉原國家自歸德其世長矣洪惟太祖開國授於太宗太宗靈承傳之先朝先朝克光付與皇帝相繼四聖垂乎百年德厚流長本固葉茂重熙累盛以至於億萬世而寖隆寖昌莫不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彌大壯是王氣建爲大都保釐東郊居守留鑰當命懿德國通臣若今丞相僕射王

公參知吏部禮部蔡公皆自此遷入爲柄輔中書堂執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尹伏惟留守尚書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次以大禹益稷皋陶之謨出納誥命次以伊尹伊陟甘茂巫咸之美彌諧機衡名書太常勳在王府今既承三公而來亦當躡三公之太自茲京邑地望益高不獨爲宋之榮觀可以使天下之聳動也介頃由學官登於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喜抃交并精爽飛越官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挽轡推轂一日而至慰邦人徯望之心瞻望旌旄不勝踴躍之至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右臣嘗讀漢書每遇災異則詔三公郡國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故賈誼晁錯公孫弘董仲舒得以極其言所以漢高昌言垂四百年今國家方惟新庶政更修百度日昃不食急於太平而蝗旱相乘仍歲饑饉朝廷憂勞哀痛若内諸隍聖德日新天災未消躬求讜言庶聞其道臣竊見本州今秋得解進士士建中能言天道人事之應能敘三才九疇之義能知太平之道能息災異之術臣具見其實輒敢薦明惟朝廷策焉

伏以建中今三十六歲專精畢力勞心苦學積二十餘年性識通敏經術演明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為文不尚其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之教故能言天地人之際知帝皇王之道通古今之術識治亂之迹懷經綸之畧有超異之才其家至貧養父母以孝聞躬營甘旨不避寒暑安貧守節窮能益堅未嘗以一介干非其人持身廉操心平睦鄉里以仁交朋友以忠内守信義外修操履不以利動不以妄進古之所謂經明行修文學孝廉建中實有之昨秋試時本州考試得合格已解發姓名入禮部貢院竊以禮部每春就試進士動有三二千人程試繁密條制謹嚴苟小有所誤便當遺落又與衆人混試復且糊名竊恐偶有所遺則建中不得以名聞天子其人遂不見用於聖朝其道遂不得施於天下文明之代使賢者有不遇之歎千載之下朝廷有失賢之名伏乞聖慈更不送禮部試特召令試策訪以王道之要咨以當世之務容其直言毋諱有司必有以補益國家者如其言可采伏望聖慈特與收擢稍不如舉狀臣甘俟朝典干冒旒扆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黄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也故一日無穀則民困且飢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自去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變乎上歲凶於下黎民阻飢皇皇焉日望其新麥已庶幾不死矣三月且不雨麥不出壠穀不生土日淒風亢陽熾炎其土其政不修邪其化不流邪刺史不德而民無告邪何陰陽逆而不順和氣塞而不來苟以政不修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天示譴則罪在

守吏凡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不敢辭民何辜而久不雨以絶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咎敢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宇厥民歲供飲食祗事於神有辜當神罰民其辭乎無罪而罹禍民肯受乎惟神其移於某身而使斯民活且神昔在炎漢以秘畧授子房建萬世基天人神並受其福其功畧大矣其德烈遠矣而有土方千里之内並在神之左右豈不能爲作福休以庇覆靑沐之守吏既不德不明不能養斯民神又其棄諸惟神仁於斯民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日月不盛大星辰不衆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嶽不磅礴江海不橫瀉無以彰地之載制度不恢廓宮室不壯麗無以示聖人之尊天明不昭衆庶何所仰也地載不厚萬物何所附也聖人不尊羣儒何所法也況藝祖始興之地先皇親狩之都鼎峙爲京自四畿相附而先聖廟齷齪僻陋不堪其憂何以壯遠人之望視四方之則哉留守尚書公下車月餘政未及施首嚴聖祠豪人承風偃化相率出錢二百萬購材於河陽涯歲得大木以新厥居輪焉奐焉京邑翼翼宋人開聾發瞽知聖師之尊且大廟作凡三月而成功有司告十二日一日吉請上棟焉公命盛食以落之兒郎偉抛梁東夫子之道岱嶽並崇抛梁西夫子之道太華與齊抛梁南夫子之道衡嶽相參抛梁北夫子之道常山北極抛梁上夫子之道如天可仰抛梁下夫子之道如地不澙伏願抛梁之後留守尚書公入持國鈞正位台席行聖師之道上以致君於堯舜之上下以躋民於仁壽之域萬斯年兮主聖臣直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土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牧也當大克惠養於斯民以流德澤惟神也當大克庇庥於斯民以作福貺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和百穀嘉登皆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庶物疵癘皆牧與神之羞今天行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於粢盛某治明也惟是夙夜祗栗改行修政庶幾菑禍自茲少弭神治幽也亦豈得安乎哉今民咨嗟咸歸咎於守吏與神守吏固不敢怠惟神念之抑陰扶陽雨不作太沴弗賊天之時弗匱地之利弗絶民之食皆神之福守吏不敢邀其

功惟神念之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焉學本也養末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焉易曰大畜養賢也又曰頤正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本而薄於末之謂也聖人置祿以待百官祿充而後責之以事故事修而國家立矣然則祿豈素出也君子崇養以居衆材養優而後責之以道故道至而敎化行矣然則養豈空具也講習

在堂朋友在庠圖籍在府器服在廳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內足以樂乎志而外足以進乎道夫志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志於忠信而忠信立志於孝悌而孝悌成志之謂也道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是養果不空具也南京學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守夏公大諫爲建學宮學之有取無不給唯養士之具未稱留守從天子請田千畝以食於學養士之具又稱則諸生不可以負二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而學乃成豈不以學

大本也殖之不演不可以維萬世道重器也舉之不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演舉之難諸生識之

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之二十終

徂徠先生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謂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鑑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而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

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歳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歳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

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乎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讀徂徠集詩

歐陽文忠公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差我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業偶自録滄溟之一蠡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幺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

面跣雙足鉏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雁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施為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雁鵝弦誦聒鄰里唐虞賡詠謌常續最高第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皓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謫謫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諠譁生為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為歌

重讀徂徠集詩

歐陽文忠公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懽切切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顔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或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子病方革詭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寃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忽開子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雜錄四條

石介徂徠先生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
講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
比者王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
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
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暮厭藜糲人之常情
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倦遊錄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
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
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守道深嫉之以爲孔門之

大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
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 東軒記
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燕矣
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
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爲京師東轉
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走北則雖孥戮
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
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介之死必有棺殮之
人及内外親戚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
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
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
中使大以爲然遂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
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
而世以夷簡爲者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
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
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
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以
報應者耶 筆談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櫑豈
視居楪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弼范仲淹爲

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
始嘆先生之知人 燕談

跋

徂徠詩向從宋詩鈔中讀之豪健伉爽實足與王黃州蘇滄浪分據一席第文不槩見正未知視宋諸公何如也燕山太守以宗裔而表章先賢特搜全集刊布淇獲從校訂之役於詩既喜窺全豹而詳玩諸文獨能排斥淫靡力追古調遠紹昌黎近翼六一賦性既剛任道殊勇其氣盛其才豪其學正先生之人可傳先生之集亦誠可傳矣然遺編久遠轉轉仍訛既無精本可証而其中疑者缺之缺者仍之確有可據者補之顛倒舛誤者正之訂之枝贅脫落而於文理有必當然者畧增刪之總計一百八十五字稿經五閱目重審訂選督良工開雕三月而竣事雖不足爲先生功臣庶無負太守雅意矣至於衆酌盡善校對精詳同人之功予不敢沒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孟夏之吉錢塘後學丁詠淇謹跋